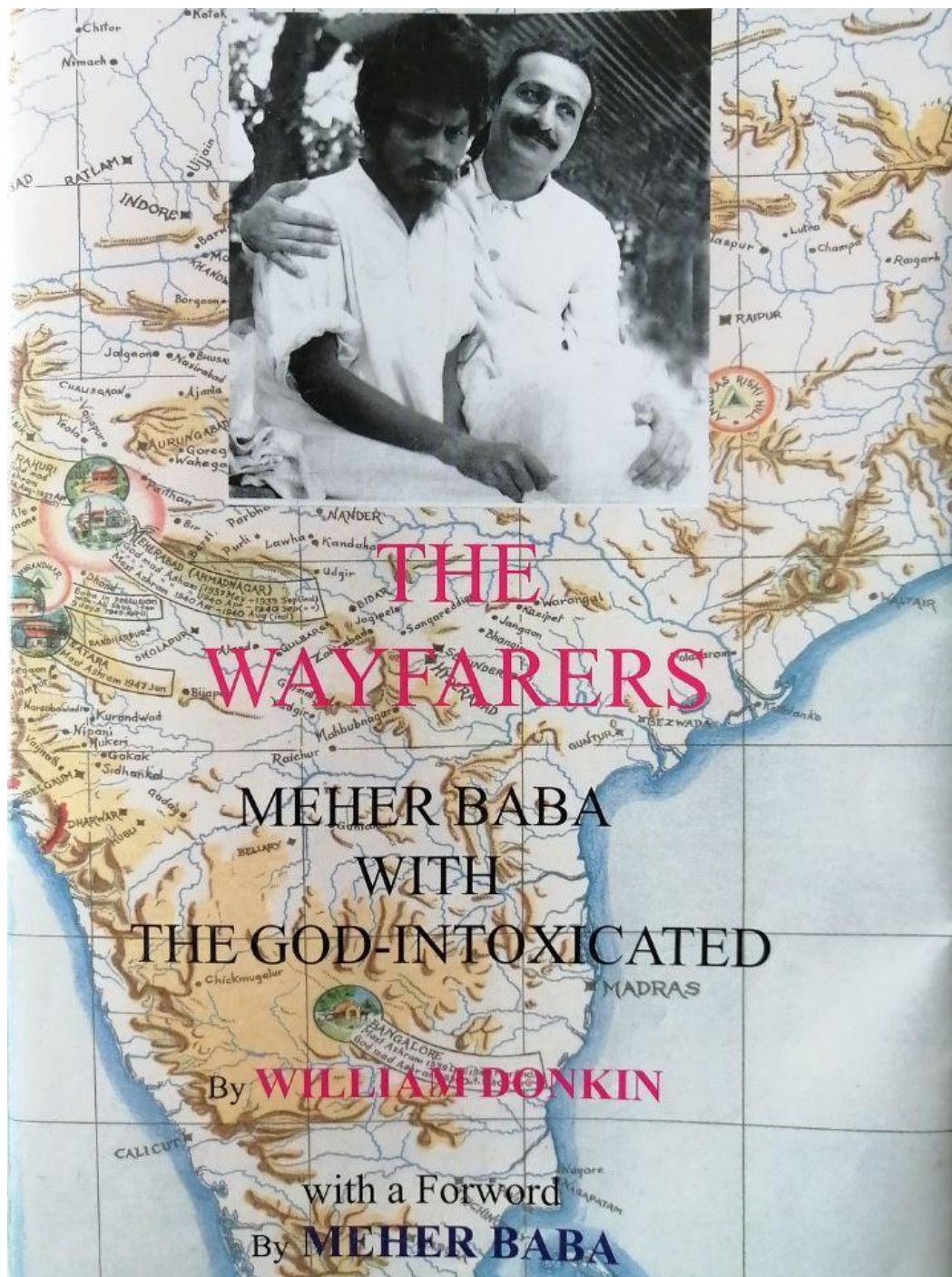


行道者

美赫巴巴与神醉者



作者：威廉·邓肯

译者：石灰 田心

目 录

献辞	3
序言	4
前言第一部分	
一般疯癫与玛司特状态之间的区别	7
前言第二部分	
玛司特对人类的功用	14
第一章 灵性高级灵魂	18
第二章 五个最爱之说明	31
穆罕默德	33
恰提巴巴	39
卡瑞姆巴巴	52
阿里·夏	57
恰恰	62
第三章 疯人埃舍	69
第四章 七个玛司特埃舍之说明	78
阿杰梅尔	
1939年2月	79
贾巴尔普尔	
1939年3月和4月	85
班加罗尔	
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底	89
美拉巴德	
1940年5月至10月	95
兰契	
1940年7月	98
马哈巴里什沃	
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	99
萨塔拉	
1947年6月和7月	106
第五章 那些见证者	108
第六章 美赫巴巴的玛司特之旅	113
旅行示意图、地名及数据	
旅行示意图介绍	119
1939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20
1940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22
1941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24
1942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30
1943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36
1944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40
1945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45
1946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149

附录说明	153
附录（一）	157
附录（二）	214
附录（三）	249
附录（四）	283
附录（五）	321
补充附录	
美赫巴巴在印度以外联系的的灵性特使	
什么是特使?	358
最新消息	361
增补	
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和穷人的工作	379
联系汇总	
1948年3月15日至5月14日	381
再增补	
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和穷人的工作	391
引言	392
第一章	
从阿美纳伽和坪坡岗出发旅行的事件及联系	
1948年6月至1949年2月	393
第二章	
从阿布山出发旅行的事件及联系	
1949年3月至5月	405
第三章	
巴巴闭关期间的联系	
1949年6月22日至7月31日	414
再增补 联系汇总	
1948年6月8日至1949年8月1日	421

献辞

导师啊美赫巴巴，

我们将头颅献您足前。

慈悲者啊，您已经亲自完美地证悟神性。

序言

为了交换思想与感受，人类发展出诸多交流的媒介。如果我们想要对别人传达一个理念或思想，我们习惯于使用手势、语言或文字；倘若我们想要传达某种复杂的情感状态，并且有足够的天赋，则可能运用音乐、绘画、雕塑、诗歌、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由此，我们通过许多明显的外部方式，得以分享他人的经验，并使他人分享我们的经验。

不过，本书试图描写的是，完美大师美赫巴巴与那些灵性高级者之间的灵性联系；在这些联系中，传统的交流渠道几乎派不上用场，因为美赫巴巴自从 1925 年起一直保持沉默。诚然，这种内在交流有着某种外部特征，因为美赫巴巴会亲手服侍这些神醉灵魂，并在隐蔽中与他们一起静坐：但不对他们说话，本质上联系是静默的。

本书有两个主要目的。前言和第一章，简要解释了何谓神醉灵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灵魂为何有那种行为举止。书的余下部分，包括附录，则包含了美赫巴巴默默联系神醉灵魂、各种类型的高级灵魂、疯人和穷人的故事。

据推测，本书的大部分读者都知道美赫巴巴是谁，以及他有怎样的教导。不过，有必要指出，本书故事中描述的理论及做法，只有置于美赫巴巴的生活和工作的更全面背景中加以考虑，才会呈现出意义。所以，新读者在对《行道者》的内容作出评判之前，应当先研读有关美赫巴巴的其他著作。

当然，在本书开篇几页的阐释中，并没有触及许多中肯的问题。在这些有意省略的问题中，有许多可以通过研读美赫巴巴的各册《语录》得以补充，更多的问题将通过一本关于神圣主题的完整书籍得以补充，阿卜度·伽尼·蒙斯夫医生，正在美赫巴巴的直接指导下就此进行写作。

或许需要解释几句，为什么美赫巴巴的一名西方弟子，本身在大师的这项独特工作中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却要着手写这本书。

1946 年秋，我想到，关于美赫巴巴对玛司特和其他高级灵魂做的工作，尚无全面且连贯的记载，而如果不把他这方面工作的细节尽快搜集起来，最终可能很大一部分将会遗失。这种想法浮现多次，以至最后驱使我提出这点。1946 年 12 月在马哈巴里什沃，我提的建议返回自身，因为有一天美赫巴巴把记录他这项工作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开始写书。

为了让本书所包含的大量细节的价值得以提升，有必要列出那些贡献各种信息者、那些在诸多方面协助我者的名单。美赫巴巴的活动覆盖了广阔的领域，有许许多多弟子以诸多不同的方式服务他。这些大批的亲密弟子，在美赫巴巴为世界做的伟大工作的各个领域提供服务，还有范围广泛的爱者，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曾亲眼见证本书所述事件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根据机会，我从一定数量的弟子和爱者那里搜集了信息，他们的帮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拜度、卡卡和埃瑞奇，至今提供了最多的详细目击叙述，如果没有这三位的耐心合作，

本书决不可能写成。此外，巴巴的很多其他亲近弟子，他的很多爱者，都帮助过我填补这里那里的空缺，很难说谁的贡献更大。故在序言末尾，列出所有向我提供过帮助或信息者的名字，排名按照字母顺序，并用记号表示他们慷慨提供的协助类型。还应当感谢巴巴的妹妹玛妮，为本书的完整手稿打字。

最重要的是，我深感荣幸能够说，美赫巴巴审核过本书的打印稿、附录及补充附录。由于他做的细心工作，为正文和附录纠正了多处错误，并增添了许多有趣的细节。

我的宗旨是忠实客观地记述美赫巴巴的这项伟大工作，并且自知，文中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外部事物，也即许多玛司特和圣人的无足轻重特征上。尽管对有形的特征存在着误导性强调，但我也尝试着重说明，真正的方面是灵性上的，根本而言这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要警告一点，即在有些事例中，美赫巴巴并没有透露，读者可能想要了解的，他工作的某个方面，或者某位伟大玛司特或圣人的特质，因此有作者的一些推测穿插在正文内容中。不过，一般我都会尽量说明，将美赫巴巴的阐述与我个人的见解予以区分。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巴巴说”、“巴巴告诉我们”等等措辞，表示文中记录的是美赫巴巴的阐述；通过“有人觉得”、“有人猜想”这种措辞，则纯粹表达个人观点。

我相信，附录可能看起来过于庞大，会被批评包含了许多貌似不重要的细节。因此，作为辩护，我觉得最好说明一下我收录这么多材料的理由。首先，我相信美赫巴巴是如此伟大的人物，以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细枝末节都很重要；其次，涉及神醉灵魂主题的出版物太少了，故哪怕微不足道的资料，都可能有助于给人类的相关知识添砖加瓦。

为了给记录美赫巴巴工作的本书增添价值，我放入尽可能多的图片，从技术观点来看，显然其中许多图片质量拙劣。对此批评者应当谅解，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是在玛司特本人强加的条件下拍摄的，由不得摄影者选择。

最后，这样一本必须大量借助对往事记忆的著作，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请发现错误的读者多加包涵。

特此感谢以下人士慷慨提供帮助和信息，他们的名字按字母顺序列出。

G=常规帮助 I=信息 P=照片 R=校对 T=打印

大阿迪-I	卡里玛玛-I/R
阿里·阿克巴-I	克基·德赛-I
巴巴达斯-I	吉蒂-I
拜度-I/P	克里希那-I
贝拉姆拜(巴巴的弟弟)-P	拉克希米-I
查干-I	玛妮(巴巴的妹妹)-I/T
达图-T/P	美赫吉和霍麦-R/G
道拉·辛-I/P	弥奴·卡拉斯-I

德希穆克-I	纳拉瓦拉-I
达克·帕尔卡-I	纳瑞曼和阿娜瓦丝-G
伊丽莎白-I/P	纳罗吉-G
埃瑞奇-I/P	尼鲁-I
费拉姆 -T/R	诺芮娜-I/P
伽德卡 -I	帕稚-I/P
伽尼-I	潘克拉吉-P
古斯塔吉-I	彭度-I
哈比卜拉-I/P	帕帕-I
海蒂 -P	拉姆玖-I
佳尔拜(巴巴的弟弟) -I	萨瓦克-I
嘉尔·科罗瓦拉-I	韦希奴-I
卡卡-I/P	

我要深深感谢，珍·艾德尔允许我使用《阿瓦塔》中的内容；以及《美赫巴巴期刊》中的许多作者，他们的文章对本书的写作有着宝贵价值；以及阿迪·K·伊朗尼为我提供已故的禅吉(F. H. Dadachanji)所著的日志。第36页波斯语诗的译文，转载自文学硕士雷诺·A·尼科尔森所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姆司-塔卜睿兹诗集》中摘选的诗。特此鸣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准许转载上述译文。

前言第一部分

一般疯癫与玛司特状态之间的区别

作者：美赫巴巴

正常性的范围

常人或多或少像其他人一样穿戴；像其他人一样坐卧，交谈，行走。他对其身体需要的关注，他形成的自我表现习惯，他对同类人所做的反应，无疑可能有少数几个不同的特点特质；但这些特点特质的变异却有着明确的界限。它们不会严重地偏离一般的方式。他们在正常性的范围之内变化。因此，普通世人因对一般的反应和行为模式的遵从，而不会引起任何特殊的兴趣：他被视为理所应当，似乎不需要什么解释。只有当他的反应和行为变异逾越了正常范围的界限时，才有必要解释。

一般的反应模式

普通世人被系缚于世界上，由世态常情所塑造。他受倾向与爱好的驱使，对世界作出反应，这些倾向爱好是世界在他心中造成的各种影响的结果。他的主要反映基础是心，它由二元对立体验——成败，苦乐——的印象所造就。普通世人的心所做出的反应，不是由真正的价值或对生活的真正理解所决定；而是由混乱与冲突的倾向所决定，这些倾向产生于未被适当地吸收与认识的体验。虽然常人的外部行为符合一般的反应模式，但他的内生活却蒙受着严重的心理冲突和痛苦，还有不断更新的焦虑感。

寻求不败的立场与可靠的方向

在外表上，常人可能似乎平衡泰然；但他的平衡仅仅是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当他对自己不加批判地接受的行为模式深感不满时，他力图获得某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败并且保证其不断和谐充实的立场。对世界及其体验的纯粹知性认识，不能给他提供这样一个不败的立场。他因此重新审视以往的观点方法，在生活中做明智而崭新的实验，以便能够在自身存在中发现并获得可靠的方向。

背离一般的生活模式

这种对生活的新实验使意识有必要与世间公认的一般模式决裂。它意味着对意识将能够在自身内发现并获得一个指导立场的信心。这是真正求索的开端。通常来讲，这样一个人在他认为比自己更先进的其他人的帮助下进行新的实验；在罕见的情况下，他有幸得到一位至师的指点。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一般生活模式的背离不特别严重，他采用从观察或传统中了

解到的求道者的某种生活模式，作为其新实验的框架。

自创的模式

然而，若是实验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进行，并失去所有的精神支柱，这个人就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和理解，采用非常规的生活模式。结果是他常常落入使之困惑的旁轨侧道，有时则进入生活的退化路径。一旦放弃一般的生活模式，就会给无限种自创与临时的生活和行动模式提供空间。这些模式可能严重地偏离正常性，出自这种模式的生活方式，根据其偏离一般生活规范的程度，甚至可能显得疯狂。但它们不一定意味着真的疯癫，或甚至是在内在寻求道路上的倒退。

神圣疯癫

这样一个人常常以个人的方式迫切地寻求上帝或真理，作为可靠的内在指导力量。在他的任性里并透过他的任性，有着他自身的逻辑；他的所有个人癖性和失常行为，只有从内在动力的角度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只有联系着他为自己创造的能动模式的目标才能欣赏。他所选择的模式可能显得怪异，非常，近于疯癫；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被抽离出其内在背景，按外在与传统的对正常性的衡量尺度，被机械地与肤浅地评价。激发这种外表疯癫者的生活的能动模式，其内在目标通常是作为内在指导力量的神，或者说真理。尽管他们外表异常，但他们却在内在灵性道路上取得很大进步。他们真诚地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呈现给他的真理；他们在寻求永恒价值中变得神圣地疯癫。他们因渴望成道而决定冒险。这样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疯癫；他们绝望地爱上了神，被称作玛司特。

玛司特与疯子之间的区别

玛司特与一般的疯子完全不同。虽然对偶然的旁观者，他们可能看上去相似，但在内在性质与意义上他们却毫不相同。尽管二者都远未达到完美，并且需要矫正或治疗，但在其内在心智状态的性质上，以及在运用矫正所获结果的灵性价值方面，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些重要的差异需要认真地认识。

一般疯癫中精神错乱的根源

在心理脆弱者或疯人那里，对一般反应及行动模式的偏离，归因于他们在心理上无力适从世故常情。由于天生的精神软弱，他们的指导努力遇到死胡同，或者遭致失败。在一般疯癫中精神崩溃事例，常常归因于生活的无目的，正如经常归因于不自足，或缺乏适当的“意志力”或精神力量。在这些事例中，通常有很多其它的促成因素。在精神病院里避难的人，一般是那些蒙受非常的精神震惊或压力的人。他们失去心的平衡，要么因为不充足的心智发展，要么因为紊乱的生理或心理力量的运作。虽然这些引起精神分裂的生理或心理力量是不可抑制的，但它们却属于普通的性质。在一般的疯癫中，心的正常功能的倒塌，由失控的冲

突或分裂的因素所导致；通过排除分裂起因所能希望达到的最好结果，是恢复以前的正常心智状态。

玛司特的精神紊乱的根源

玛司特的情况无论在根源还是潜力方面都与上述完全不同。无疑，玛司特常常表现出缺乏对付一般生活情景的能力；在这个方面，他们类似于那些心智失常者。然而，玛司特从正常行为和反应中的脱离，不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心智发展，也不是由于任何的分裂扰乱力量；而是归因于对一般生活追求的兴趣的暂停，归因于对在实现真理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灵性现实的专注。

不同类型的精神冲突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同一般精神错乱事例那样，从纯粹的理论观点看，很多玛司特事例也可能表现出精神冲突的迹象。不过，在其内在性质方面，这两类的精神冲突事例之间则存在着天渊之别。一般精神错乱的起因是与世界有关的矛盾的业相倾向之间所产生的尖锐而无法调和的冲突。而玛司特的神圣疯癫之非常精神状态的起因则是要证得上帝状态的强烈冲动所造成的业相倾向的散乱。

玛司特的心的抑制

在玛司特的神圣疯癫里，要实现至高的递增驱动，导致心智结构及其所有正常倾向和能力的彻底崩溃。这种心智状况最终带来对心的完全抑制，这引向**乌玛尼状态**(unmani state)。向真理稳健驱进的成功终止，把玛司特带入对无上大我的整合认识与直接证悟之超心状态。但这个向真理的驱进，在其过程中，还给精神领域造成影响深远的破坏。它涉及到精神结构与现存倾向的彻底瓦解与重构。难怪这些不可避免的、中介的心状态，表现为远离一般的状态，像疯人的不正常状态那样。

对衡量疯癫的二标准的混淆，造成疯癫与玛司特的表面相似

在意识的不正常与超正常状态之间的混乱，归因于对解释与衡量疯癫及其程度的两种方法的混淆。依照一个解释方法，疯癫是对一般的意识及行为模式的偏离；其程度由它对一般模式的偏离程度来衡量。而根据另一个解释方法，疯癫是意识无力认识或表现真理；其程度由它偏离真理的程度来衡量。如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混淆且同时运用，那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不正常的疯癫状态与超正常的玛司特状态之间的混乱。

精神健全与疯癫的矛盾

用一般的反应与行为模式的标准去衡量玛司特状态时，后者会不可避免地被解释为甚至

比一般疯癫更大程度的疯癫。但若是我们改变标准，它们就会得到不同的解释。用真理的实现与表现标准来衡量玛司特状态时，后者就必然被解释为程度增加的精神健全。依照真理的观点，一般的反应与行为模式——此乃衡量疯癫程度的最普通标准——本身将呈现为疯癫的真实形式。而疯癫的那些一般形式——它们甚至不能达到一般的模式——将把自身呈现为疯癫的更深层次。不过，这些展现人类意识的所有不同阶段，只有在它们的相续中，以及与实现并表现真理之终极目标的关系中来看待，才能被更好地认识。以这种方式来考虑时，一般的疯癫就被视为对真理的最模糊反映，一般的意识模式和玛司特状态，二者皆被视为心智健全的增长和向真理的靠近，而只有当心的领域被穿越时，真理才能完全地显现于其绝对的真实与圆满中。

玛司特的旅程与大师的角色

玛司特的驱动力

那些驶入玛司特路线的求道者，发现自己被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所驱使，它采取的形式是渴望，要证得作为神圣至爱的神。玛司特的精神旅程是一个神秘的飞翔，从黑暗到光明，从愚昧到知识，从孤立烦恼感到充实的体验——通过彻底地融入于至爱。即使在最初阶段，那些在玛司特道路上的人也因对至爱上帝的瞥见而陶醉。随着在内层面上前进，玛司特也越来越陶醉于神，他要与神圣至爱结合的渴望也变得极其强烈且难以抵制，这逐渐地带领他超越心的领域。

玛司特的精神骤变

在超越心的过程中，玛司特的心智构造会蒙受重大的紊乱与骤变，以致他不能正常地使用自己的心。从一切的外表来看，他坐、谈或吃的方式，以及总体举止，皆与世上最常见的模式相距甚远，以致一般人常常把他视为疯狂。玛司特为自己招来“我心”成分的猛烈颠覆。这些影响深远广泛的精神紊乱，倾覆了他的所有正常表现；那些对玛司特的心的运作缺乏直接洞见的人，会错误地把他看作十足的疯癫。

一般人的工作式折衷平衡

与普通世人相比，玛司特可能显得更缺少心智平衡；但常人并不拥有什么真正的心智平衡——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一般的世人仅仅具有某种平衡的外表，因为他能够经常在心中的冲突因素之间进行临时的调和。他一时地对冲突倾向的成功调和，建立在它们之间的工作式折衷（working compromise）之上。这种工作式折衷让常人能够将其外部的行为与既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因为他符合一般的反应模式，所以他表现出平衡的样子。

玛司特的工作平衡被扰乱

一般人在其精神的冲突业相倾向之间所达成的工作式折衷平衡，由情况的急迫需要所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对冲突倾向的认真评价。结果是这种平衡仅仅是暂时的，并且伴随有部分的焦虑感。常人心类似于一个自相分争的家庭，内部存在着持续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感。玛司特在寻求心的更高更持久的平衡，这将牢固地建立在真正的价值之上。他擅自地进行明智的精神再调整和新的实验工作。这项工作非常不同于对概念的理论操纵。它涉及到始终怀着诚实的目的，去面对自己的勇气。它还涉及到必要的高度热情，去实际上颠覆心的内容。对永恒真理的灵性渴望，给玛司特带来（一般世人所特有的）工作式折衷平衡的彻底倾覆。

在达成认识的新平衡中爱所起的作用

为了让心可能达到认识的真正平衡，任何以前的临时折衷平衡都定会受到严重的扰乱。这就是发生在玛司特生活中的情况。一个新的因素出现在他们的意识里；那就是对神圣至爱上帝的令人痛苦的爱。这种新的爱的前所未有的强度，把从前作为指导因素的一切考虑全部抛到背后。在神圣至爱里的喜悦，现在成了压倒一切的能动指导价值因素；所有其它的力量都退入背景，停止发挥效能。这种新的爱在帮助玛司特达成新的认识平衡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但是该成就是逐渐地按阶段获得的；中间阶段的特点始终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失衡意识。

神圣陶醉

玛司特是神醉的灵魂。他们对神性的瞥见由喜悦所伴随，这种喜悦能够冲破任何类型的坚强镇静。一个失衡的兴奋状态由另一个失衡的兴奋状态所取代。对神的爱这个解放人的万灵药所引起的神圣陶醉具有不同的程度。玛司特带着无法控制的幸福的感受，穿行于向他敞开的未经许可的层面，直到最后他淹没于终极融入神圣至爱的无限喜悦里。只有在终点，他的失去的平衡才最终重新被确立，因为直到旅程上的所有障碍因素被成功地攻克之前，意识的失衡是不能恢复的。

玛司特所提供的服务

尽管很多玛司特在穿越内在生活的道路时失去平衡，但他们常常能够向低于他们的其他求道者提供有效的服务。玛司特完全忘记了世俗的考虑与价值；但他们对那些接触他们的人的灵性需求却极其敏感。因为玛司特有意识地置身于高级层面上，所以他们能够给求道者提供必要类型的超自然帮助。

玛司特与意识层面

有一些玛司特搁浅在内层面上。他们被恩典与爱的流溢所压倒，而陷入一种神圣昏迷状态。他们完全地专注于“荣福直观” (beatific vision)。有一些玛司特因进入一个新的意

识层面所引发的精神筋斗被弄得彻底茫然，而在其新环境、新责任和新能力中不知所措。有一些玛司特发现其涌现的能力不可控制，而面临着新的难以克服的诱惑。他们靠自身的努力，无法进一步前进，还必须避开由不加辨别地使用超自然能力而导致突然堕落的可能性。总之，很多在内层面上的玛司特虽然已经取得很高的灵性位置，但仍然需要至师的实际引领与帮助。

大师在玛司特生活中的角色

大师对玛司特的心灵的精确运作有着直接无误的洞悉。他知道玛司特所陷入的异常心智状态的真正起源与性质。他因此能够了解玛司特的灵性需要；他能够帮助他们朝着他们正以自身的方式奋进的目标前进。大师知道旅程的所有阶段，及其陷阱、危险与加速进步的机会。他给玛司特以有效的指导和灵性推进，促成他们在道路上的前进，以便他们成为表现神圣意志的越来越合适的工具。他们成为更胜任的特使，来促成神在人间的计划。

大师的帮助带来新的整合

当玛司特从一位至师那里接受适当类型的帮助时，他们进入一种新的整合与谐调的超常状态。玛司特体验到更大的觉醒，更大的平衡，更大的喜悦，与至高真理的更接近。在一般疯癫里，通过适当的治疗，一个人只能恢复一般的正常意识功能。但如果玛司特的神圣疯癫接受大师的指导性帮助，它则成为跳板，带来更稳定且更有活力的意识平衡。玛司特状态本身具有联系与释放神性的巨大潜力，以及不断增加的充实具足，但他们需要敏感地对待——由一个已获得灵性完美的人。

玛司特从大师那里所获帮助的性质

因其完美的爱和普适的引力，大师能够立刻与各种类型的玛司特沟通。作为神圣至爱与神圣爱者，他能够进入玛司特的生活，成为新的能量的解放者，更高更健康的生活音符的给予者。他缓慢耐心地解除玛司特的“我心”中积累的业相纠葛与缠结，以达到这个结果。通过这种至善至美的工作，大师在玛司特的心智与心灵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启开新的与更强大的控制中心，释放被封锁的灵性能量。大师带玛司特进入更明晰清醒的意识，进入更深的喜悦，更纯更扩展的爱，进入更真实更强大的创造性反应。

玛司特状态所特有的一些问题

大师投入与玛司特状态有关的工作时，面临着一些为后者所特有的问题。玛司特对那些他接触的人的弱点常常极度敏感；因此，与尚未发展出这种超敏感的常人相比，他更易受环境的刺激。玛司特所拥有的对其他人的爱本身，常常迫使他采取严厉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很可能陷于自造的严厉反应习惯。这也说明了那些似乎虐待人的玛司特的状态。他们的道德义愤和表面残酷，最终会给它们的对象赋予灵性利益。然而，玛司特本人却需要对神

圣意志的更大更充分的默认，更宽广更慷慨的爱，与未进化灵魂的更完全的认同，对心的更深刻认识和更彻底控制。大师带领他超越这些他自己制造的局限，从而让他获得所有这一切。

从自足里拉出玛司特以让他服务

对于玛司特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走出其状态的自足性。他也许完全地融入喜悦，以致不需要与任何人建立联系。他也许没有欲望，也不需要。玛司特对自己的身体和物质生活环境漠不关心，他同样也对别人的身体或灵性状况漠不关心。当某个玛司特被围困于自足与无欲之中的时候，惟有大师才能在他内里唤醒一种扩展的爱，这打破一切的限制，从而把他从自己选择的孤立中吸引出来，并且帮助他准备好承担重要的责任，给那些需要灵性帮助的人提供真正的帮助。

玛司特作为转播灵性帮助的媒介

由于置身于无浊界的局限与障碍的内在层面上，玛司特能够且经常与一般人无法达到的更大数目的灵魂保持联系。玛司特的心是意识构造的核心，拥有无数的影响广大的联系。玛司特因此能够成为比浊界最有能力的人更有效的灵性工作特使。玛司特的心也常常被大师直接地用作媒介，向世界的不同地方传送灵性帮助。

赋予玛司特以灵性完美

通常，当大师帮助玛司特的时候，他也在同一个时候通过后者来帮助世界。当一个玛司特这样将自己的心臣服于大师的工作时，他实际上更加接近了作为真理的大师。他将更迅速地达到完美，这比他避免这种臣服要快得多。大师以千万种方式，来吸引玛司特的最内在生命，使之难以拒绝，并在他们身上唤醒创造性行动的不败源泉。那些偏离了正常生活路线的人，从而恢复到可靠的心智健全，以及完整的世界观；大师按照自己的形象让他们达到灵性完美。

前言第二部分

玛司特对人类的功用

阿卜度卡瑞姆·拉姆玖·阿卜度拉撰文

(1929年版《啜泣与悸动》；1933年版《美赫巴巴——他的哲学与教导》的作者)

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够为这本独特的著作略书数行作为前言，本书是我的朋友及门徒兄弟所编著，既具西方特色的研究与坚毅精神，又有东方理解的生命动力之深刻认识。

我在此讲述的，是根据过去25年里，我与美赫巴巴的密切持续联系；根据他为了本前言授述的某些要点；还根据我在他的指导下，在生意、社会及家庭生活的诸多领域从事艰辛活动和紧张事业期间，常常汲取的全部巴巴教导。

神到人——人回到神；此言概括了生命所代表的一切的故事：即它从未知过去的深处开始闪烁，时不时地通过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完美显现，带来光与爱的骤然爆发。

为了在智力、逻辑和推理的有限范围内，兼顾欣赏生活的短期和长期方面，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来研究它的复杂性，以最终将其转化为整体生活的简单性。必须毫不畏缩地面对事实，必须摆脱既定的传统习俗，以支持从自由思想和心智产生的确信。

零等于无，然而正是零的无价值之事实，使它成为计算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假如用数字一（1）代表独一无二的神，数字零（0）代表不真实的物质宇宙，我们可以给单个的数字一（神）任意加上许多个零（物质宇宙），这样的组合具有意义，比如十、一百、十万、一千万等等。换言之，数字零（物质宇宙）自身，或者与像它一样的其他事物之组合，都是无，没有意义，但是当它的前面有了数字一（神）后，不同的组合就有不同的价值。

所以同理，要有灵性思维并且理解灵性真理，无需躲避或放弃物质和物质主义。事实上，为了神性的显现，物质主义是不可避免、绝对必要的。

像穆罕默德、佛陀、奎师那、基督和琐罗亚斯德这些不朽者，在人类历史的某些短暂时期内，都有赖于他们承担的尘世牵缠，尽管最后脱离之。他们运用物质表达其神性，并完成其神圣使命。

本质上，灵性囊括了物质主义，因为一切的物质存在都依赖于灵。若剥除灵，物质就会呈现为原本作为无的非存在。有个错误在东方和西方同样常见，即把心和物看成两个独立的、泾渭分明的部分，其结果是，把生活本身错误地划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灵性生活与物质生活。人既是物质的，因为其身体纯粹由物质进化而来，同样又是灵性的，因为人的心是其内在神性的直接产物。在充斥着机器的西方，和在普遍发现人的兽性较少的灵性东方，可同样容易地认识生活的更高方面。

人要接近神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接近那些超越一般认识、推理、知识及经验的有限范围，从而已经实现与神的珍贵接近，已经建立与灵性的直接联系者。常人本能地使自己陷入上述

的有限范围，发现自己很难从中摆脱，因为人总是坚持要向外看，不论是寻求帮助与知识，还是为了自由与和平。对神醉灵魂建立一种同情式理解，比仅仅联系他们的人身更重要。换言之，出于无聊的好奇心去拜访一名玛司特，或者批评他的另类习惯，没什么价值。真正该做的，是怀着爱与谦卑去服务这些神醉灵魂，去努力了解他们内在生活的纯洁本质。方法必须是从你自己的心朝向玛司特的心，而不是从你的外部感官朝向他的表面行为。

人的肉体依赖他的精体（能量体），精体则依赖他的心，而他的心，离灵魂最近，因而是神倾注其神性的首要渠道。神的神性通过这些渠道的这种表达，被称为里拉。

神的里拉（神性的游戏）主要涉及到他的纯洁与爱的传播，以利益整个世界。为了表现并显现他的无限能力、喜悦、知识、光和爱，神需要最纯洁的精神渠道。而最纯洁的心是玛司特的心，他们已经淹没于神爱里，因而超越了淫欲、嗔怒、贪婪和其它一切弱点，这些弱点以或多或少的数量，以一个或另一个方式，无不粘连着普通人的心，直到人觉悟到自己的真性和真正生活。

一旦人的心成功地把其能量导向超越智力领域之上的存在，开始认识体验被心直接感知吸收的广大、宏伟及新奇，不使用它的普通功能，也不运用身体感官，那么当事人会变得越来越不关心身体需要及环境。之后自然而然，他的一切意识能量被用于心驰神往的内在生命进程，将维持身体交给它自己的潜意识能量，以及来自一切能量之源头即神的直接支持。

这点可通过许多的玛司特得以充分说明，尽管他们任由自己暴露在极端严酷的暑寒风雨中，承受着异乎寻常的身体磨难，却依然身强体壮，甚至能抵御一切外部的异常条件，而不会生病不会疲劳。

玛司特的目标是神，他们获得神的直接支持，只要他们个人的灵性进步及其环境的灵性进步需要，神甚至会维持他们的身体存在。有些玛司特的心变得十分纯洁，以至于它们实际成为神本身的心，而无限的神性，通过这些渠道，直接而隐秘地利益全世界，正如神的间接隐秘之影响，持续不断地利益整个造物界。这种百分之百的玛司特或完美的玛居卜，尽管对自身和宇宙死去，表面类似于儿童、疯子和鬼魂的状态，却在人与神之间提供了鲜活直接的链接。服务、接触和倾听一位完美的玛居卜，等于直接联系神本身。

当心完全清空一切欲望和念头，并摆脱一切外界的影响和牵连时，智力和推理的功能，虽然表面上失去或变得混乱，实际上乃是被超越，并进入无限的灵性领域，在这里心直接工作，无需运用其普通功能。

自然，这些超越者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大多缺乏理性、违背智力，由于他们的身体不受理性控制，而是靠无限者维持存活，愈发如此。玛司特由于对环境漠不关心，故身体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境况，而他自己不管不顾。所以，玛司特不仅漠不关心自身和他人的存在，而且他们的生活似乎完全脱离了世界及其活动。如果把他们与普通男女相比，后者在陷入人爱时，都会放弃并遗忘食物、睡眠等等身体需要，就不难理解这些爱神者和融入于神者：他们无心关注除了其神圣至爱之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

然而，并非同样容易能调和这个矛盾：这些纯洁的灵魂，总是被发现置身于污垢秽物中，

甚至十有八九，简直是污垢秽物的化身。

有个玛司特的故事，他不行净身礼，就做乃玛兹（祈祷）。他持续如此，人们就开始以违反夏里亚特教规（宗教律法）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最终他们坚持说，应当要求他举行必要的净身礼。玛司特后来开始行净身礼，却未能及时做完，因而错过聚众的祈祷。人们祈祷结束后，发现他居然没参加，就愈发恼怒，开始找他，想让他懂点事理。他们找到他时，只见他逍遥自在地坐在水池边，愉快地清洗他的肝、肾等等，逐一取出内脏，彻底清洗后放回。一见人们看着他，他就撒野喊道：“让你们的外表干净见鬼去吧！我身内有这么多脏东西，总洗不干净，从今以后，我要跟你们的祈祷说拜拜。”

众所周知，有些瑜伽科学的高阶修练者，能够并且确实把身体内部的清洁作为常规练习的一部分。

普通人日复一日地沉浸于自己的追求，会关注他身体的外部清洁（体内则充满污秽），然而他相对会忽略内心萦绕着的自私秽念。毫无异议的是，人体从子宫中的原始物质演化而来，出生后又需要持续地照料和注意，以保持全身诸窍的整洁干净。再者，清洁通常得到照顾，既是为了展示，也是为了它本身，这也是一个与视觉美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只要污垢秽物不被看见，人们就倾向于忽视之，因为“眼不见，心不烦”。如果任由儿童做主，他们肯定更愿意保持肮脏，而不是把精力从玩耍转移到清洁上。倘若人们可以像儿童一样无忧无虑，同样喜欢玩耍，那么个个都会像儿童，需要保姆来保持他的外表整洁。

一位玛司特，他的心完全专注于生活的内在现实，确实与一个天真儿童的生活有很多共同之处，正如在某些方面，他与疯子有表面的类似。如果说，常人的心很容易把自己认同为人身，而它是物质之产物，那就没有理由说，为什么玛司特的心不能把自己认同为神性——因为它实际就是，不管肉身外壳的状况如何。一个有洁净身体的人不一定有洁净的心，反之，灵性上洁净的心不一定需要洁净的身体。事实上，人在灵性觉醒之前的天性和习惯，不一定会在他内在觉醒时改变。另一方面，由神醉灵魂所表现出的许多情况是，身体习惯，不仅会自然地持续下去，而且由于之后本能地重复着几乎自动的行为，在程度上会加剧，频率上会增多。

玛司特，由于他们的心全神贯注于内在体验，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则沿着最小阻力路线运行，只愿意做需要最少意识能量的事。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的固定目的或固定习惯被打扰时，他们很容易变得激动。

没有比如下推测更错误不公的了：即认为污垢秽物是一个人的心内在觉醒且保持觉醒的必要条件。假如能巧妙地说服一名玛司特住进豪华的宫殿，并像哄孩子一般帮助他保持整洁干净，那样对玛司特的灵性并不会造成丝毫影响。事实上，照顾也可以说护理这些出于对神的爱而觉醒者的身体存在，给了人最好的机会去提供实质性的无私服务。

玛司特对人类的主要贡献是，他们对世界的当前改善和最终救赎，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功用。世界上所有玛司特的持续集体影响这一首要因素，给全世界一切众生带来的利益，与太阳的日常照耀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相比，都更为积极直接。相比从神的这些孩子直接

辐射出的爱光造福地球众生，太阳光仅仅是神之真光的间接反映，而神才是存在中一切光一切爱的源头。尽管玛司特本人的肉身独自承受着令人厌恶的环境，而且有一些个人怪癖，他们却不同于很多其他的生命和事物，对他们的同胞有着无限的用处。

诚然，对造物界的维系来说，其中每一个生命和事物在某时、某地都有某种用处。然而有一些事物和生命，他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更多是为众生的总体改善，而不是为了仅仅个人的维持生计。为了保持船的稳定，死沉的压舱物往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如果能获得同等重量的收费载荷，肯定更可取。有些人（一定程度上正确）把疯人视为其自身的负担，也是其同胞的负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失衡的心，为别人间接提供了一种很高级的服务方式，也就是为这些疯人维持运营收容所和医院。

至于玛司特，根本不存在心失衡的问题。相反，唯一平衡的心是一位完美玛居卜的心，因为它一劳永逸地彻底停止了波动摇摆，已圆满地证悟灵魂；换言之，这意味着，重新获得神性，该神性在无意识中失去，正是为了有意识地重新找到它。

一切的哲学、灵性和神秘主义，都可以用我在早期见习阶段，曾经听巴巴即席道出的这段话来概括：

“心止是神。
心动是人。
心减慢是玛司特。
心加速是疯颠者。”

按照我对这个概括的理解，关于玛司特的重要事实是：与疯子不同，玛司特非但不是自己和他人的负担或无谓重荷，而且是神的无限爱与祝福藉以持续渗透给地球上一切众生的完美工具。

众所周知，巴巴自 1925 年起一直保持沉默，但鲜有人知，二十多年来，他除了必要时签名外，还停止使用笔。因此我愈发感到，想用 1926 年 1 月他寄给我的一封亲笔来信中摘录的话来结束本前言：

“很多人在道上，很多人有体验，很多人是瑜伽士，但很少人完美……永远不要说圣人的坏话。他们是真理的标志，帮助了世界……我向所有的爱神者、圣人、瑜伽士、巴克塔致敬，向赛古鲁行合十礼！所有这些人都是不同形体中的我。”

第一章 灵性高级灵魂

本章内容基于美赫巴巴的系列授述，主要部分为 1946 年 12 月和 1947 年 1 月期间授予。每次授述的丰富细节，都是美赫巴巴通过字母板写出，而我的工作仅限于把这些原始授述的线索编织成正式图案，其中大量细节按最自然的顺序予以呈现。

自从巴巴授予原始材料后，最初我对有些要点不够明确，有幸时常获得他的指导，巴巴后续增补了许多额外信息；最后，他亲自逐字审核本章，故当前的框架和内容包括了他最后的修正。

向西方读者呈现这一主题会面临阻碍，因为英语中很少有词汇可以表述不同的灵性体验状态、不同类型的玛司特——实际上传统英语中没有玛司特一词——以及不同等级的灵性求道者。不过，虽然难免使用源自苏非教和吠檀多教的术语，巴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阐述，就如此庞大的主题而言，基本上可谓简单易懂。

首先，美赫巴巴把所有的灵性高级灵魂分为五个基本类型：

- I. 融入于神者 (GOD-MERGED)
- II. 陶醉于神者 (GOD-INTOXICATED)
- III. 专注于神者 (GOD-ABSORBED)
- IV. 与神沟通者 (GOD-COMMUNED)
- V. 神圣疯癫者 (GOD-MAD)

I. 融入于神者。融入于神的灵魂是第七层面的**玛居卜** (Majzoob)，处于终极**法那** (fanâ) 状态。他是淹没于神里的人。他的有限“我”被彻底歼灭，他仅仅存在于无限喜悦、无限能力和无限知识里。他意识不到有限的宇宙、意识不到自己的肉身，也意识不到较低的六个层面；他只是意识到自己是神。

II. 陶醉于神者。所有的玛司特都是陶醉于神者。他们因神爱而陶醉。当某个人因酒精或毒品而陶醉时，只要麻醉品在他的肌肉组织里有足够的浓度，他便享受着这个感觉：他感到快乐，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关心，只有一个主导的酒醉感觉，其中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基本上毫无意义。

然而，一旦这种一般的陶醉离去，酒醉者则经受事物的反面——宿醉。他的陶醉不可避免地是暂时的，因为它受着环境的条件、钱包的深度和体质的弹性所限制。

陶醉于神的玛司特，根据其陶醉的程度，体验着与酒醉者刚好同样的感觉，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关心；区别是他的陶醉是**持续**的，它可能**增加却从不会减少**，它没有身体或心理反应。它是一种持久的与纯粹的陶醉。

玛司特的主要感受是这种持久的神圣陶醉享受。不过，他可能还模糊地觉知到他所处的具体灵性层面，觉知的清晰度与他的陶醉程度成反比；但他对所处的层面并不在意，正如酒醉者多少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事情——这也与他的陶醉程度成反比——却对此并不怎么感兴

趣那样，因为他的主导感受是对陶醉的享受。玛司特可以在任何一个层面上。

III. 专注于神者。专注于神者的特点是不断地且无须努力地专注于想神，无论他是睡眠还是醒着，不管他的外部行为怎样。但是，他虽然想神，却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正如一个人昼夜呼吸却对此并无觉知，除非某种异常的费力让他喘不过气来。当一个人出乎意料地被迫努力时，他意识到大口喘气；同理，一个专注于神的人，当他对神的无意识专注念头被打断时，也会在片刻间有意识地觉知到他的专注，因为其有规律的节奏被打断。专注于神者的心像正常人的心一样运行，尽管他在灵性上高级，他自己却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除了在罕见的闪现中。

大多数专注于神者处在前三个层面上，有几个在第五层面；他们跳过第四层面。当一个专注于神者达到第五层面时，他便成为玛司特（陶醉于神者），并作为玛司特完成他余下的灵性旅程。因此，专注于神者通常处于前三个层面之一，在罕见的情况中可能在第五层面。

IV. 与神沟通者。像专注于神者一样，这个类型的求道者也想神，但却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他对神的专注既不是无意识的，也不是持久的，而是依赖于意志的努力，这使他与神的沟通频繁波动，并倾向于使他在道路上的进步不如专注于神者的直接。专注于神者像天鹅一样快速直飞；与神沟通者却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并且不断地因无关的吸引物转变注意力。

这个沟通过程尤其适用于王瑜伽行者（râja yôgi）和智瑜伽行者（dnyân yôgi），适用于那些被巴巴叫做初级（initiate）、高级（advanced）及心界（adept）行者的人，他们的特点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加以描述。如果与神沟通者沿着那个道路行走（他通常会这样做），他**从不会**超越第六层面。

V. 神圣疯癫者。在一般人的眼里，可能普通疯子与神圣疯癫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从灵性的方面看，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般疯子的心无力适应物质世界的问题，并且永久地逃避到假想的王国里，以逃避无法忍受的物质状况。但神圣疯癫者尽管已经失去心的平衡，以及对其不正常状态的洞悉，但他走到这一步却不是因为无力解决世俗麻烦，他失去清醒是因为不断地想神。他虽疯癫，却受崇高的愿望所驱使，尽管他从自己的大部分错觉里得不到有形的好处，但他却仍然享受着神圣疯癫状态。

巴巴把这些神圣疯癫者划为三个分类：

(a) 那些因不停地想念神和灵性道路而导致心失衡的人。他们阅读、谈论并想念神，以食物与睡眠为代价，直到他们的心在压力下崩溃。

(b) 那些因接触某个高级灵性生命而造成心瘫痪的人。这对一些接触巴巴的人来说，并不是罕见的体验，他们有时暂时表现出这类神圣疯癫的迹象。他们因接触巴巴而精神振奋，以至于连续数日或数周，他们的心成为暂时疯癫的牺牲品。在某些罕见的事例中，这种神圣疯癫状态成为永久性的，尤其是对那些毫无准备地或偶然地接触到高人氛围的人来说。这种神圣疯癫状态被苏非称作 hâl-e-dawâm。

(c) 那些在苏非术语中被称作 uftâda-e-rah, 在吠檀多语言里被称为 yôga-bhrashta 的人。当一个求道者追求灵性体验或采取激烈的灵性修炼时, 他可能要么超出心的承受能力, 要么因身体环境中爆发某个危机而突然偏离目标。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他的心里造成混乱, 致使他成为神圣疯癫者。这样的人被称为 uftada-e-rah 或 yoga-bhrashta, 并在越过第三层面之前跌倒于道路上; 但这种跌倒是暂时的, 他一旦以新的身体出生, 就会重新开始前进。

* * *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探讨了五个类型的灵性高级灵魂, 并根据他们与神的关系, 或者说根据他们走向神的方法, 对各个类型做出区分。现在我们将要探讨, 这些类型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词汇中的近义术语。

首先, 灵性道路上的所有行者被称作**拉赫拉凡** (rahravân 单数为**拉赫拉夫** rahrav), 这些行者要么由**贾兹卜** (jazb*) 主导, 即一种被征服的性质; 要么由**苏鲁克** (sulûk*) 主导, 即有意识的、自然的性质, 知道自己在灵性道路上的所作所为、去往何处。[*注: 文中所述贾兹卜和苏鲁克的意思, 是巴巴阐述的灵性含义, 不是其字面译义。]

一个由贾兹卜主导的行者被称作**玛司特** (mast), 一个睁眼行道的行者被称作**撒里克** (sâlik)。玛司特和撒里克在第六层面时, 皆处于**玛里法特** (mârifat), 即神圣觉照 (God-illuminated)、神知 (God-knowing); 但是, 玛司特和撒里克进入第七层面时, 皆是玛居卜。这意味着, 即使一个撒里克, 进入第七层面时, 也被征服。玛居卜的字面意思是处于贾兹卜状态下的人, 尽管各层面的、直到且包括第六层面的贾兹卜都是受限的, 但第七层面的贾兹卜则是无限和神圣的。融入于神者的苏非术语是**玛居卜-安拉** (majzoob Allah), 因为玛居卜是唯一被贾兹卜彻底征服者。

当行者进入第七层面时, 他把二元带入一体, 而当他重新下降时, 把一体带入二元。倘若一个第七层面的玛居卜下降到正常意识, 就成为下列三者之一:

(1) **撒里克-埃-卡弥尔** (sâlik-e-kâmil) 或**吉万莫克塔** (jîvanmukta), 没有圈子没有职责, 但能够使另一个灵魂在灵性上像他自己一样。

(2) **撒里克-埃-阿克玛尔** (sâlik-e-akmal), 确立于神的工作, 没有圈子但有职责。尽管他没有圈子, 却能够使少数灵魂在灵性上像他自己一样。

(3) **撒里克-埃-姆卡弥尔** (sâlik-e-mukammil) 或**库特博** (qutub), 有职责和圈子, 能够使任意数目的灵魂在灵性上像他自己一样。

不应该认为, 每一个高级灵魂都达到了融入于神的这一伟大目标。为了说明成道的绝对稀有, 巴巴引述了哈基姆·萨纳伊的如下诗句。

(波斯文略)

巴巴翻译如下：

“仅一位高级灵魂要证悟，就需要许多周期。”

因此要牢记成道的极其稀有，我们再来学习巴巴的阐述：那些在灵性进步的路线上始终陶醉于神者（即玛司特）当中，很少人在融入神后重新下降；但那些一开始专注于神的行道者当中，大多数人在融入神后重新下降，成为撒里克-埃-卡弥尔、撒里克-埃-阿克玛尔或撒里克-埃-姆卡弥尔。[注：要记住，一个专注于神者最远前进到第五层面，之后成为玛司特走完剩余的证神过程，而一个与神沟通者不会超过第六层面。]

对那些被贾兹卜部分地征服者，即前文所述的陶醉于神者，苏非术语称作**玛司特-安拉**（mast-Allah），为实用起见，我们可简称为玛司特。

任何层面上的专注于神者都是一名撒里克，但他对所处道路位置的意识仅偶尔闪现。他不像玛司特那样被征服，而是全神贯注地思念神，以至很少意识到身边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在写一篇很难的论文，全神贯注于他的任务，几乎意识不到外界环境。

专注于神者的苏非等义术语是**玛希古尔-安拉**（mashghul-Allah）。与神沟通者的术语是**玛-安拉**（mâ-Allah），他是撒里克，在各个层面上前进，直到且包括第六层面。玛希古尔-安拉和玛-安拉，由于两者皆是撒里克，为实用起见可归为同一类，称为撒里克式行者。

神圣疯癫者，按字面的术语叫**迪瓦纳-埃-安拉**（divâna-e-Allah），一般使用的常规术语是：**迪瓦纳-埃-哈克**（divâna-e-Haq）。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列出三栏平行术语，第一栏表示巴巴讲的五个基本类型的高级灵魂，第二栏是按字面的苏非等义词，第三栏是普遍接受的同义词或缩写。

原术语	按字面的苏非等义词	同义词或缩写
融入于神者	玛居卜-安拉	玛居卜
陶醉于神者	玛司特-安拉	玛司特(女性玛司特常称玛司特尼)
专注于神者	玛希古尔-安拉	撒里克式行者
与神沟通者	玛-安拉	
神圣疯癫者	迪瓦纳-埃-安拉	迪瓦纳-埃-哈克

苏非有一套广泛的命名系统，有着重叠交织的术语，一个不熟悉苏非词汇的人，可能会在急躁之下容易放弃，误以为毫不相干或混乱不清。但我认为，花上几分钟的耐心研究，自有回报。举个例子，一名**瓦隶**（wali），可能处于第五、第六或第七层面，可能是融入于神

者、陶醉于神者或专注于神者。瓦隶这个术语，对与神沟通者来说，仅适用该行者处于第五或第六层面的罕见情况。

一名玛司特，尽管从不会像撒里克式行者那样真正专注于神，也从不会像玛居卜那样真正融入于神，却可能兼具撒里克式行者或玛居卜的某些特征；为此，巴巴授予撒里克式、玛居卜式玛司特的术语。附录中描写的许多玛司特具有这两种特征之一，因此这两个术语都很重要。一个撒里克式玛司特，尽管其显著特征是陶醉于神，却有着撒里克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置身的环境以及处于的灵性层面。

一个玛居卜式玛司特——顺便提一下，是罕见的类型——具有陶醉于神的显著特征，也有第七层面的真正玛居卜的特质，按照其进步程度，或多或少地融入于神。关于这种状态，巴巴引用哈菲兹的对句说，倘若这种玛居卜式的玛司特被神圣陶醉征服，他就成为真正的玛居卜；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所述的对句原文如下：

（波斯文略）

巴巴将它翻译为：

“哈菲兹恐怕，今夜由于酒醉上头，他将淹没于神圣海洋。”

一个真正的玛居卜——第七层面的融入于神者——我们已经知道，乃是瓦隶；在享受与神合一者之极乐陶醉的意义上，他同时也是玛司特。这种情况就好比，一个文科硕士必然也是被大学录取者。不过，虽然一名玛居卜必然同时是瓦隶和玛司特，却不会是撒里克。

巴巴用苏非术语总结道，在第七层面的**玛居卜亚特**（majzoobiat），已经有**未拉亚特**（wilâyat）和**玛司提**（masti），却没有**苏鲁克**（sulûk）。换言之，一名玛居卜的状态包括瓦隶和玛司特的状态，却不是撒里克的状态。

还有两个术语，用于表示两种类型的成道者，第一个是**高斯**（ghous），第二个是**库特博**（qutub）。正如有一些玛司特具有玛居卜或撒里克的某些特质，还有少数的玛司特具有高斯的特质。这类玛司特被称作高斯式，当他们处于某种意识状态中，能够使自己的四肢脱离身体。巴巴讲述，这些玛司特行走时步态奇异，如鹿一般轻盈跳跃。这类玛司特喜爱僻静之地，因为有分解肢体的特点，他们宁愿隐居在普通人的视线之外。这种类型的高斯式玛司特，在苏非和吠檀多文献中有描述。例如，参见附录中，坦焦尔的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布尔汉布尔的蒙希，还有恰布拉的恰姆贝利·夏。

只有一名库特博式玛司特，他在拉瓦尔品第，被当地人称作南伽·夏·马斯坦（见附录）。

美赫巴巴的主要工作是对融入于神者和陶醉于神者，其次是对专注于神者、与神沟通者和神圣疯癫者。融入于神者当中，只有两位在印度：阿杰梅尔的恰恰，巴特的巴巴·夏哈卜丁（见附录）。除两位融入于神者之外，还有一位第七层面的撒里克-埃-卡弥尔（吉万莫克塔），处于图里亚-阿瓦刹状态，他叫作亚德吉里的伊希瓦·达如·斯瓦米（见附录）。这三位中的每一位都获得巴巴的联系。

如果我们撇开这三位成道者不谈，巴巴工作的最重要部分是对玛司特。为了实际便于我

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些神醉灵魂，巴巴主要根据其外部特征，把他们细分成八个不同的类型。

玛司特类型

有八个类型的玛司特，其中五个类型有专用名称。剩余三个类型，没有专用名称加以区分，但在描述其特征之前，用编号命名。

贾拉里型 (JALALI)

第一类 相当常见的类型

一个贾拉里型玛司特总是脾气火爆，会辱骂他人，胡言乱语。他躁动不安，会击打走近他的人。他几乎总是衣衫褴褛，居住污秽不堪的环境。白天他有时到处游荡；夜晚尽管难得睡觉，却通常躺在某个特定地方。醒来后，他喜欢以半躺姿势斜倚着，偶尔把头枕在一只手上休息。他习惯于不停地来回移动手指和脚趾，酷爱喝茶，中等喜欢抽烟。除了茶和烟，他从不索要礼物。如果给他衣服、钱等等，他会立刻扔掉；虽然饥饿时会接受食物，不饿时会把它扔掉。他在熙熙攘攘的街道和集市上很开心，有时喜爱狗的陪伴。小孩子在场会令他不快。

贾拉里型玛司特的典型例子：白沙瓦的纳嘎巴巴（见附录）。

贾玛里型 (JAMALI)

第二类 相当常见的类型

一个贾玛里型玛司特总是脾气温和，从不骂人打人。他说话常似打谜语，经常胡言乱语。夜晚几乎总是待在某个特定地方，白天很少到处走动，除非绝对必要。贾玛里型玛司特坐下时，喜欢坐在高于地面的东西上，以便可以晃腿。大多数时间，他会典型地移动手和手指，偶尔用某一个手指，在地上，在身上的方便处，比如大腿，或手边的任何物体上，比比划划。他酷爱抽烟，中等喜欢喝茶。除了茶和烟，从不向人索要东西，但若给他东西，他会留着。他最爱的环境是室内，喜爱音乐。

贾玛里型玛司特的典型例子：阿美纳伽的阿里·夏，参见第二章。

玛布比型 (MAHBUBI)

第三类 中等罕见的类型

一个玛布比型玛司特总是穿戴女性装束，比如几只镯子，手戴戒指，戴耳环，或穿旧乔里（一种紧身胸衣）。他不是女人气，也不穿纱丽。若撇开妇女不谈，纱丽为阉人所常穿，

那些是名声不雅的性倒错者，结伴到处流浪，靠歌舞谋生。玛布比型玛司特总是很快活，虽然有时胡言乱语，但说话从不打谜语（有别于贾玛里型玛司特）。也从不骂人或打人。夜晚他躺在固定住处，但白天不安分，到处溜达。他坐下时，采用普通的舒适姿势。他的手、指或脚没有典型的动作，但偶尔会耸肩。他喜爱嚼烟*，中等喜欢喝茶。他会向人索要东西，诸如食物、衣服或金钱，不管给他什么，他要么自己全留着，要么全部或部分还给施者。他喜欢住在走廊上；爱跳舞。

玛布比型玛司特的典型例子：巴赫赖奇的萨吉巴巴（见附录）。

[*注：嚼烟 Pân，是一种以多种香料制成，用芳香、光滑、翠绿色的心形萎叶（荖叶）包裹的咀嚼物。用的香料多种多样，但总有槟榔薄片、熟石灰或烟草组成。将内容物用萎叶熟练地裹起，常用一枚丁香当别针固定，做成的嚼烟即可咀嚼。]

伊特法齐型（ITTEFAQI）

第四类 中等罕见的类型

一个伊特法齐型玛司特，是没有爱或渴望，却突然意外地陶醉于神爱者。大多数伊特法齐型玛司特的胳膊或腿上戴着铁环，全身到处挂满各式各样的铁片。伊特法齐型有时暴烈，平时温和，不过进食睡眠相当有规律，交谈却很少正常。白天他略作走动，黄昏到深夜则不停地溜达。他坐下时，姿势别扭。有时他像指挥交通的警察，抡起手臂大幅度挥扫，意图却不明显。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过分的嗜好，但偏爱水果和甜食，中等喜欢茶、烟草和嚼烟。除了茶、烟草或嚼烟，他从不向人索要东西，但不管给他什么，他只保留一会儿，随后就扔掉或送人。要是饿了，他会吃给他的食物，喜欢待在城市郊区。

伊特法齐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独特特征是，由于他是意外成为玛司特的，很少有伊特法齐型玛司特表现出上述全部特点。这是因为，伊特法齐型在陶醉于神爱时，那一刻主导他的心情或行为，会给他作为玛司特的所有后续行为染色。比方说，若那一刻他在发怒，成为玛司特后，他将具有贾拉里型的特质，会骂人打人。

参见附录中描述的以下例子，会使这点更加清晰。

例子：

贝阿沃尔的那拉因巴巴（100%的伊特法齐型）

门德拉的萨巴尔·布阿（90%的伊特法齐型）

昌达的罗赫瓦拉巴巴（75%的伊特法齐型）

玛达扎德型（MADAR-ZAD）

第五类 中等罕见的类型

一个玛达扎德型生来就是玛司特。他看似普通疯子，大多数时间赤裸，通常在肮脏泥泞之处溜达。对食物的品味反常，甚至会吃生肉。非常躁动，不分昼夜游荡，难得坐下或休息。肢体没有特别的姿势，对每一样事物的喜恶皆根据心情。他会向人索要东西，给他什么都接受，但马上要么原样扔掉，要么将它毁坏后丢弃。饥饿时他会接受食物。至于环境的选择和任何嗜好，他太任性无常，以至每一样事物都会（或者没什么事物会）让他时而高兴，时而不悦。

玛达扎德型玛司特的例子：

拉瓦尔品第的南伽·堪·马斯坦·白沙瓦里，一个高级的玛达扎德型。巴尼伯德的几个中级玛司特（见附录）。

（无名称）

第六类 非常罕见的类型

与圣人的灵性阶层相比，玛司特没有灵性阶层，但有一个等级的数目固定。造物界的这个周期里，这一类型的玛司特保持五个；每一个新周期之初，数目要多两个。这些特殊的玛司特中，有三个在印度，一个在埃及，一个在阿拉伯。这五个玛司特的特征，混合了上述所有五个类型，是全部八个类型中最高级的。每当五个之一去世，立刻由一个继任者接替。

印度的三个获得过巴巴的联系，分别是：

安拉阿巴德的巴希尔·玛斯坦，
比利皮特的丘普·夏，
克什米尔（秦得鲁）的奴尔夏。

参见附录中对这些玛司特的记述。

（无名称）

第七类 罕见的类型

这一类玛司特也很少，但数目不固定。他们具有同等比例的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特质，虽然是好玛司特，实际却不是很高级，因为纯贾拉里型和纯贾玛里型更为高级。不应该把这类罕见的玛司特，与那些主要属于某一类型、兼具另一不同类型少许特征的玛司特相混淆。后者在附录中常有描述，并不罕见。

巴巴联系过第七类玛司特的唯一例子，是拉杰果德的马克伊瓦拉巴巴（见附录）。

（无名称）

第八类 最常见的类型

这是最常见和最低的类型；一半是玛司特，一半是神癫者，没有具体特征可以辨别。实际上，附录和其它地方提到的，巴巴联系过的所有玛司特中，诸如“不是特别有趣”、“中级的”、“无特别之处”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大致占联系过的全部玛司特的四分之三。

* * *

一个有探究精神的人可能想知道，在世界其它地方能否找到玛司特，假如不能，那么为什么惟独印度才有这类灵魂。巴巴对弟子解释这一反论时，曾告诉他们：印度离“创世点”最近，因此在灵性领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他解释说，正因为这个原因，印度之外很少有玛司特；欧洲或美洲没有，尽管那里有神秘主义者、圣人和爱神者。他还告诉弟子，不过阿拉伯有少数玛司特，埃及有少数，伊朗有极少数（主要在麦什德和大不里士），西藏有极少数。

所以并不奇怪，据我所知，西方世界没有关于这些神醉灵魂的传统，当一个西方人首次面对玛司特的古怪特征时，他的反应很可能是怀疑甚至憎恶的。

这些衣衫褴褛、举止古怪的男女在灵性上高级吗？他们在垃圾和污秽中度日；胡言乱语；常常裸体走动；会辱骂击打别人；不做世间的工作；吸烟，喝茶，嚼非常大量的嚼烟和烟叶；似乎对任何一切事物都品味异常——我们应该相信这些人比聪明、有文化、文明、正常的男女更接近神吗？

答案是，确实如此。借助巴巴授述的某些笔记，我们可以至少试着理解，这些神醉者为什么会身体肮脏，为什么有某些举止古怪的习惯。我打算基本原封不动地引用巴巴的原话，因为它们再简洁不过了。

“好坏的标准，依时代标准而定，会因时间和环境而变化。灵性上，大众认为好的，从灵性视角看常常是坏的；大众认为坏的，从灵性视角看常常是好的。比如，盗窃按一般标准是坏的。但假设一个人盗窃，去帮助某个刚生完小孩的饥饿母亲，它是好的。还有，按一般标准，打人不好。但你打人若是为了调教他，并无恶意和愤怒，这个打就是对他的祝福。

“从社会、宗教、健康、道德等一般标准来看，身心的洁净必不可少。然而，保持身体洁净很容易；但心的洁净确实相当难。仅为了自私原因愈执著于身体洁净，就愈不可能拥有洁净的心。

“然而，如果一个人完全致力于心的纯净，意味着摆脱低级、自私、不纯的欲望和淫欲、贪婪、嗔怒、背后中伤等念头，他的心就愈少执著于身体需求和身体洁净。这一切都适用于普通人。

“在融入于神者、陶醉于神者、专注于神者、与神沟通者、神圣疯癫者这五个类型当中，专注于神者和与神沟通者，或多或少能够保持身体洁净。由于专注于神或与神沟通，他们的心几乎会自动净化。但神圣疯癫者、陶醉于神者和融入于神者总是身体肮脏，生活在污秽的

环境，会有不洁的身体习惯。神圣疯癫者有纯净的心。陶醉于神者有心，却没有念头，因为他的心完全享受陶醉状态。融入于神者没有心——完全融入于神。所以这三种情况中，他们内心的纯净毋庸置疑。

“那么他们的身体和环境为什么会是肮脏的？你们会发现，大多数普通疯子很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普通的心在疯癫时，都不关注身体的洁净，那么这三类属神者，他们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知道整个宇宙是零、身体是影子，而且他们的心完全不依附于身体，所以不可能期望他们保持身体和环境的洁净。

“当心不关注身体时，身体会自然自动地存活，照顾它自己。现在由于浊层面上的一种普遍运作，产生一种自动的引力，使一个对清洁漠不关心的人被吸引到肮脏的环境中。他并不是故意选择不洁的地方，而是倾向于被它吸引，因为他自己对物质层面上的洁净或肮脏一概漠不关心。对那些神圣疯癫者、陶醉于神者或融入于神者，这种肮脏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因为心不依附于身体。

“对于这些灵魂，好或坏、净或垢、宫殿或茅屋、一尘不染的大街或污水沟，都一样。他们因境况所迫，置身于这些地方。很自然玛司特的身体会弄脏，也很自然他会被迫处于肮脏的环境中；但如果玛司特的某个信徒为他提供舒适和洁净条件，因为这是被迫的，他也会接受——但对此无动于衷。

“另外，这三个类型中，贪婪、嗔怒、贪财和淫欲都不存在，因为神圣疯癫者和陶醉于神者的心始终朝向神，融入于神者则没有心；他们的身体活动不受自己控制。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因此他们的活动要么无拘无束，要么由神控制。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从世俗标准来看是好是坏，都没有自私动机或个人考虑。因此，如果这些人笑或哭，显得开心或阴郁，爱抚或击打他人，他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举止。尽管如此，他们愤怒中的行为却帮助了其无意识的愤怒施加的对象，因为其无私的愤怒摧毁了承受者的嗔怒业相。通常情况下，假如甲发怒且击打乙，乙的嗔怒红色业相便附着于甲；甲损失，乙得益。假如乙也发怒并击打甲，则双方抵平。假如一个玛司特打了甲或乙，后者的嗔怒业相被摧毁，但这些业相不会反弹给玛司特；但假如甲或乙打了玛司特，那是很糟的束缚。

“那么何故一个玛司特会成为贾拉里型，另一个会成为贾玛里型，另一个会成为玛布比型，如此等等？每一个人都不得经历无数世。如果一个人，前世生活在充满冲突和活动的环境中，今生成为玛司特，则会是贾拉里型。如果另一个人，前世在一个宁静的村庄或者可能在乏味闲散的环境中度过，今生成为玛司特，则会是贾玛里型。如果有个人前一生是单身汉，可能有过、也可能没有性行为，今生成为玛司特，则会是玛布比型。这是因为，他前世喜爱女性的业相未得到表达，在这一生，会通过穿戴一些女性装束、或某些方面举止像女性来寻求表现。

“图克拉姆了悟往昔特征的继续存留，写道：

（马拉地语原文略）

“意思是：‘图克拉姆自幼会唱巴赞，陪伴圣人。后来他成道，然而继续唱巴赞；原有

性格依然在。’ ”

* * *

我们看到的前面几段，是巴巴对各种类型慕道者的古怪举止的阐释，接下来也许适合引用十三世纪的苏非大诗人夏姆司-埃-塔卜睿兹，关于这些神醉灵魂的诗作。巴巴告诉我们，以下颂诗是指玛司特，各行重复的“属神者”一词是诗意的表达，实际指“玛司特”。

（波斯原文略）

此颂诗的以下译文摘自（剑桥大学出版社）R·A·尼科尔森的著作。

属神者无酒而醉，
属神者无肉而饱。
属神者狂躁茫然。
属神者不食不眠。
属神者乃僧袍下的王。
属神者是废墟中珍宝。
属神者不属于地与风，
属神者不属于水与火。
属神者乃无边的海洋，
属神者无云洒落珍珠。
属神者拥有无数月空
属神者拥有无数太阳。
属神者由真理开智慧，
属神者知识无关书本。
属神者超越有无信仰；
属神者眼里对错等同。
属神者已驰离非存在，
属神者受到殊胜照顾。
属神者销声匿迹，夏姆司丁；
属神者你果真寻找就寻见！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其它类型的灵魂之前，有两个要点值得记录。第一点，一个玛司特会始终是玛司特吗？巴巴给我们的答案是：一个玛司特会一直保持是玛司特，不过有些时候可能变成玛居卜式的，有些时候则是撒里克式的，而如果联系到一位灵性大师——这种情况并不总是会发生——便获得帮助，继续前进。

第二个要点是，某些玛司特和某些撒里克式行者，被称作灵性负责人。如果读者浏览一

下附录，里面记述了不同的玛司特和撒里克式行者，将发现许多人被冠以这样的称谓。一个这样的人负责所在地区的灵性及物质福利，即当地的灵性负责人。小地方的灵性负责人是一名玛司特，大地方的负责人则是一名撒里克式行者，而某些特别重要的中心地区，则由一名玛司特和一名撒里克式行者共同负责。这个系统——即一名玛司特或一名撒里克式行者通常是某个城市或地区的灵性负责人——乃是印度独有的；其它国家则有灵性特使。这些特使，由于他们与本章的主题不完全相关，故在主附录之后的补充附录中予以描述。

关于玛司特就写这么多，我恳切希望，前面几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些爱神者不符合约定俗成的标准。有些巴巴弟子熟悉苏非及吠檀多文献，说他在本章中对不同类型玛司特的阐述相当新颖，据他们所知，之前从未由一位权威的灵性导师揭示过。因此，这样的阐述做了两件事：一是有助于我们带着同情和理解去阅读本书后面的很多内容；其次，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它具有喜马拉雅山黎明般的清新，照亮了新启示的山巅。

结束本章之前，我打算借此机会介绍一些新术语，为了便于理解，我会描述一下其历史渊源。这些术语的诞生，是在将巴巴联系的大量各种类型的灵魂予以分类的期间，最终形成现在本书末尾的附录。已经清楚地说过，巴巴的大部分工作是对陶醉于神者，但在工作过程中，他联系过成千上万其他类型的慕道者。

这些人当中，至今数量最多的是普通的苦行僧或萨度，这一类慕道者广为人知，故我认为不必多加解释。但还有其他类型的、高级程度不等的行道者，他们要么是专注于神者，要么是与神沟通者，即撒里克式行者。当时觉得，这些术语，专注于神者和与神沟通者，以及苏非等义词撒里克式行者，虽然它们为这些慕道者走向神的方式做了分类，在某些方面却不适合用于附录，因为它们无法表明某个慕道者在灵性道路上的进展阶段。

因此想到，最好在巴巴的指导下创造一些新的术语，不予考虑专注于神和与神沟通之间的区别（虽然这些区别依然是真实的）。这些新术语提供了一种标尺，可用来对撒里克式行者的灵性进展做精确分类，它们很重要，因为经常地应用在本书末尾的附录中。

在灵性进步的上升顺序中，使用的术语有：

- (1) 哈瓦 (Hawâ)
- (2) 求道者 (Seeker)
- (3) 初级行者 (Initiate pilgrim)
- (4) 高级行者 (Advanced pilgrim)
- (5) 心界行者 (Adept pilgrim)

读者应记住，这五个术语仅适用于专注于神者和与神沟通者，我们在本章前文，将他们归入撒里克式行者这个总称。

(1) 哈瓦

这是最低的状态。一个有哈瓦的人，与灵性道路建立了永久关系；他尚未入道，但离它

不远。

(2) 求道者

这是一个中间状态。求道者仍未入道，但比处于哈瓦的人更接近。就像一个人在寻找小径的起点，到处漫游，真诚地决定要找到它。

(3) 初级行者

指在第一层面的，在第一与第二层面之间的，或在第二层面的行者。

(4) 高级行者

指在第三层面的，在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的，或在第四层面的行者。

(5) 心界行者

指在第五层面的，在第五与第六层面之间的，或在第六层面的行者。

* * *

本章一开始，我们描述了高级灵魂，根据他们与神的关系，或者说走向神的方式，将他们分成五种类型，然后探讨了一些相关的苏非术语，最后详细地扩展主题，最突出强调了对陶醉于神者的分类和描述。

我相信，巴巴给予我们的各种分类，尤其他对玛司特奇怪习惯的合理解释，会有助于中和有些读者思想中的怀疑毒素，以便他们继续阅读本书的后文。就巴巴的知名爱者来说，我希望这一章会使本书的其余部分对于他们更具意义，因为虽然我们谁都无法测量巴巴对神醉者不朽工作的终极灵性深度，但至少我们可以略微深入表面之下，试着感受一番它的重大意义。

第二章 五个最爱之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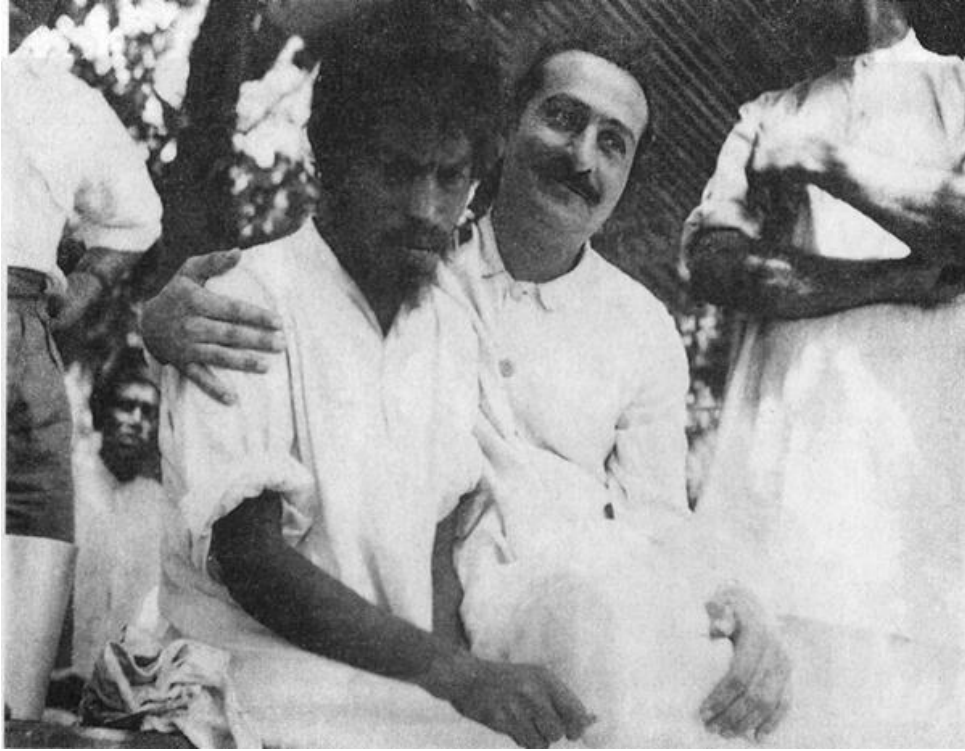
本章记述的五个玛司特，看起来似乎得到的重视超过其应得的，故我认为说明几句可能有助于消除这个合乎逻辑的异议。

那些不辞麻烦从附录的丰盛食粮中摄取养分的读者，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其中隐藏着许多玛司特和圣人的故事，他们的灵性进展远远高于本章描写的几位。那么何故附录中那么多的伟大灵魂被寥寥几笔带过，而本章中的少数几位却被给予不成比例的重视？

答案是双重的。首先，这五位玛司特，比其他任何玛司特，都更经常长期地伴随美赫巴巴生活并且工作，而由于本书主要致力于记载美赫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仅凭这点，他们也理当获得这种关注。其次，与一些非常高级的玛司特的联系通常太短暂，对他们与巴巴的联系几乎没什么可记录的，故附录中对他们的描写往往简短又枯燥。会见这类玛司特，顶多只有几个小时，巴巴身边的弟子鲜有机会，去挖掘除了他们的灵性及个人史的最醒目特点之外的东西。

可惜的是，一个玛司特不可能、也不会对我们讲述他的灵性体验，故下面的几页势必会把重点放在这些玛司特的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上，然而使他们值得描述的部分，即他们的灵性状况，则可能三言两语带过；这一点，虽然我像其他人一样感到惋惜，却无从弥补，除非我们自己获得充分发展，能直接体验我们目前谅必属于信仰的境界。

每个玛司特所用的页数也相当不合理不均衡，因为恰提巴巴比其他人受到更多关注，而对更高级更罕见类型的恰恰，记述却简短得多。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倘若我们撇开穆罕默德不谈，到目前为止，恰提巴巴与其他人相比，跟巴巴的联系时间最长久；其次，有些玛司特的行为和特征提供了更多可写的内容；第三，作者偏见的人性因素，使其更关注他最了解或最喜爱的对象。



巴巴和穆罕默德，摄于拉乎里埃舍



穆罕默德在找“地喜”。注意他脚前方的疏松地面，他为了找“地喜”挖过。



如今的穆罕默德（1947年8月）

1

穆罕默德

就像一个问题儿童需要咨询精神科医生，以引导他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穆罕默德曾是个问题玛司特，被灵性道路上的荆棘缠住；是巴巴来解救了他。

穆罕默德是一个有异常特征的玛司特，因此我们必须求助巴巴，以便对他的灵性背景有所了解。巴巴曾解释，穆罕默德的情况不同于其他玛司特。圣人、瓦隶、初级行者、高级行者或心界行者，总之那些不是玛司特的行道者，会从一个层面前进到另一个层面，也可能会经历一个层面与下一个层面之间的状态。因此，这些灵魂可能处在，从第一至第七的任何层面上，或者处在层面之间。而一个玛司特正常只在层面上前进，不会经历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之间的状态，直到抵达第六层面，之后则可能进入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状态，最后融

入于神（例如，基拉喀莱的帕鲁克拉巴巴、贾斯吉冉的南伽巴巴、罗赫里的大师纳穆拉吉，参见附录）。[译注：三个例子皆为处于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状态。纳穆拉吉，在《美赫主》中为纳穆拉姆吉。]

然而，穆罕默德，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情况，则是个例外。1936年他被带到拉乎里时，不仅是个玛司特，而且处在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前面解释过，通常只有圣人、高级行者等等，才会经历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的阶段，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变得迷醉。该阶段代表道路上的姆卡穆-埃-海拉特（muqâm-e-hairat）部分。因此，穆罕默德的过去和现在，在一切必要细节上都是一名玛司特，但曾卡在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之间，是值得注意的特例。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概括，在这方面，巴巴引用了哈菲兹的诗句：

“道路上有成千上万个微妙要点，比头发丝还精细。”

由于巴巴联系的结果，穆罕默德没有进入第四层面，而是跳到第四与第五层面之间的状态，然后进入第五层面。巴巴解释说，他现在处于第五层面，今生将不再前进。这些就是穆罕默德的灵性史概要，我们现在来看他伴随巴巴的外部生活。

首先，自从1936年8月穆罕默德被带到拉乎里埃舍，距今已有11年，没有其他玛司特跟巴巴有过如此漫长的联系；而且尽管巴巴联系过许许多多的玛司特，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被证明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耐心。巴巴出于他自己的某些灵性原因，强调说应当满足一个玛司特的最微小心血来潮，而在所有的玛司特当中，穆罕默德的行为举止似乎表现出最匪夷所思、变幻莫测，使那些负责照顾他者的耐心受到最大限度的考验。

穆罕默德生于拉特纳吉里，印度教徒出身，陶工阶层，据说真名叫图克拉姆·查万。他似乎在拉特纳吉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注：拉特纳吉里位于印度西海岸，孟买以南约130英里]。他成为玛司特后，便离开家庭和制陶工作，去了孟买。在孟买，后来一些尊敬他的穆斯林把他称作穆罕默德，从那以后他一直用这个名字。

他很可能在孟买流浪了多年，那些专门赌押“棉花日价格涨跌”的赌徒，经常围在他身边，希望他时不时给他们一些指点。像这样，任何奇人异士，尤其公认的灵性高道，都会被那些小投机者纠缠，他们会把最简单的手势或者一句偶然的话，看成可能发大财的提示。穆罕默德曾深受这些人的烦扰，如今他的意识能更好地适应世间事物，有时他会谈起当年在孟买的日子，那些棉价赌徒不断地向他端茶递食的故事。

1936年8月，普利得首先在孟买发现穆罕默德，把他带到拉乎里埃舍。巴巴在那里的日常工作，通常是给埃舍居民剃须、洗澡、喂食，并和他们静坐，穆罕默德也被同样对待，但马上被给予明显的优先权。穆罕默德充分利用巴巴的指示，即居民要什么就给什么，那时他的每日进食量是：十二根香蕉、四磅煮甜菜根、四盎司开心果、两大盘米饭豆糊*，六只生洋葱、十二只薄饼、满满十二盘的熟蔬菜、六杯早茶、六杯下午茶！

[*注：豆糊 Dal，是一种碎豆加香料做的食物，通常与米饭同食。薄饼 chapatti，是用粗磨麦粉做的无酵薄面饼；在印度相当于面包，为健康营养的食物。]

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会坐在埃舍的门旁，一有人走近，他就厉声辱骂，并朝其吐口水。夜间，他会三番五次叫拜度给他拿毯子，虽然显而易见，他的身上无需盖更多毯子。整个拉乎里阶段，这个荒唐行为一直持续，次年4月埃舍迁至美拉巴德后，程度未减。后来他开始用手在地上挖洞，并且屡次命令拜度拆掉埃舍，被告知不可这样做时，他会放声大哭。凌晨4点，埃舍人员正忙着点火煮茶时，穆罕默德会不耐烦地喊人，帮他如厕。他会从早上6点一直站到8点刷牙，任性地叫人取一整桶水，用来清洗口腔，水刚送到，又要人拿走，几分钟后又嚷着要水。上午，巴巴会召他去洗澡，通常需要三名男子花上一小时，才能把他哄到浴室。

也许穆罕默德最为人熟悉的姿势——即便时至今日，他的行为举止与早年相比有了天壤之别——就是弯腰或蹲着，注视地面，用手指抠着地里的东西。他经常一连几小时这样做，这种时候，若问他在做什么，他会回答：“Deesh (drishta) pãhato。”大致意思是“在看我想要的东西”。

他总是称巴巴“大大”（Dada），早年每当他找“地喜（deesh）”时，常嘟囔说：“大大要我这样，我能怎么办？”有时候他会解释，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要看“地喜”，而是他背后的神圣力量要他这样做。由于不断地抠地，穆罕默德的手指皮肤变得粗糙角质化，指甲几近磨至嫩肉，且增厚破裂。

那些熟知巴巴生平历史的读者，会记得1937年夏，他曾率大批东西方弟子前往夏纳，逗留数月。巴巴抵达夏纳后不久，致电指示把穆罕默德带过去。读者现在可能懂得，穆罕默德会是怎样的麻烦，故可以想象出，要领着他办完申请护照的流程一定有多么困难。这意味着让他面见一名威严的官员，办事弟子都提心吊胆，怕任性的穆罕默德会突然辱骂并朝官员吐口水。不过一切顺利，办完手续，为穆罕默德准备好行程，告诉他即将赴法国见他的“大大”。

在指定日子，穆罕默德准备就绪，由拜度领着登上客轮的跳板，立即被带往他的客舱。有关他古怪可疑的流言传到船医的耳中，后者来到客舱，要求让穆罕默德住船上的医院。阿迪作为负责人，设法说服医生，表示他会为穆罕默德的行为担责，最终穆罕默德获准住在客舱。

拜度的任务是照顾穆罕默德，现在发现自己一天24小时被他“拴牢”。穆罕默德的饭送到客舱时，他不仅会拒绝吃饭，而且盛气凌人地下令，立马拿走。大约半小时后，拜度的饭送进来时，穆罕默德坚持要吃他这份，可怜的拜度只好挨饿。穆罕默德被带到甲板上时，他会惹人注目地弯腰抠“地喜”，捡甲板上散落的废火柴梗和烟蒂，拜度试图把他拉走时，穆罕默德会给他一通臭骂。

到了马赛，乘客们排队通过官方审查时，穆罕默德又开始捡“地喜”，即登岸棚地上散落的烟蒂、火柴梗、脏纸片等，令众人人为之侧目。被拜度拉走时，他爆发一连串辱骂，一把扔掉手里捡来的零碎垃圾，火气用劲之大，使之直接落到几个无辜的同船乘客身上。

穆罕默德一到夏纳，巴巴就开始一贯的例行工作，即给他洗澡、喂食。他寄居在车库上

方的一间小室，一个小房间被改造成印式浴室。平时洗澡的主要困难，是洗完后给穆罕默德穿衣，因为他会一丝不挂站着，试着拿定主意让人给他穿背心。他看上去好比一个过于谨慎的孩子，在游泳池边犹豫，不愿跳入冰凉的水中。他会叫巴巴给他穿背心，而背心一举到他头上，要套进他的头时，他像个受惊的孩子，会突然嚷道，“不要，不要”，并把它推开。终于，让大家松了口气，给他穿上背心后，他又会突然要求，再把它脱掉。这种事天天发生，通常要花一个小时，才能为穆罕默德穿上一套便服。轮到给他穿凉鞋时，同样的过程又会重演。他穿帕坦皮凉鞋，后跟有可调节的带。必须把带子拉紧，松开，拉紧，松开，脱下清洗，又穿上，清洗，拉紧，松开，如此等等。毫不夸张地说，精神上令人作呕，让人担心会没完没了。关于他行为的这些例子并没有夸张，这些事情说明，巴巴多么重视要对玛司特百依百顺；他们的癖好必须予以满足，哪怕最微小的愿望也决不能否定。

我们将避而不谈穆罕默德在返印航程中的表现，因为他的行为会考验“约伯的忍耐”，实际上，几乎让船上负责照顾他的同伴身心交瘁。

1937年11月返回印度后，直到1940年秋，穆罕默德的历史都与巴巴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年间，巴巴所到之处，基本带着他随行。

我已尝试描写，穆罕默德早年伴随巴巴时那种典型的令人难堪行为。而我现在发现，无法恰如其分地描述，从这个早期阶段如何逐渐转变到当前阶段，即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总体世界，他的态度都变得友好合作。该转变的外部面貌类似于光谱，其中一种颜色与下一种颜色微妙地交融，并没有精确的界线。

直到1940年10月，穆罕默德都紧密依偎在巴巴的羽翼下，从那以后，似乎他身上的灵性培育工作大致已完成，因为在10月底，穆罕默德被送往孟买，他随阿里·阿克巴（译注：亦称阿婆巴）在那里居住几个月。后来，将他从孟买送回沿海的老家拉特纳吉里，不过1942年1月，又被带回到美拉巴德，现今是那里的永久居民。

没有人会坚持说，今天的穆罕默德是正常的，但尽管如此，他的行为举止里仍有着根本的变化。过去，他的火爆易怒脾气让人感到他在跟某个内在问题扭打，当你把他从对这个问题的专注中拉出时，他变得不知所措，爆发出难以控制的阵怒。从中立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穆罕默德早年的缓解特征是，他对巴巴或他常称的“大大”的爱。不管对其他人多么桀骜难处，他似乎真正爱戴巴巴，盼望他每日来访。每天巴巴来时，就好像明亮的火焰在穆罕默德的生命深处点燃，一时照亮黑暗和缠结的路径，慢慢地这些内在光辉的时刻变得越来越持久，以至今天的穆罕默德，大部分时间是埃舍里很合作随和的人。他如今散发出某种非同寻常和迷人的东西，他敏锐聪明，很少错过埃舍里发生的事件，他对每个人的事情，都表现出一种长辈般的兴趣。

他以古怪的方式，试图表示他认出巴巴的灵性伟大，以下是他关于巴巴的一些话，如前所述，他总是称巴巴“大大”。

“大大是神。”

“大大是大师。”

“一切都依赖大大的意愿。”

“因为大大在那儿，世界也在那儿。”

“大大是慈悲大师。”

时至今日，虽然穆罕默德在性格上有巨大变化，对身体的控制依然十分笨拙。他走路时，身子前倾，胳膊在两侧晃荡，脚趾有点朝内，故步履蹒跚，看似学步的孩童，随时可能摔倒。或许由于一连数小时地站着看“地喜”，他的脚弓下垂。他的手呈篲形，手指和指甲由于无休止地抠“地喜”而被磨破。

他的说话习惯，不知何故，像一张有瑕疵的留声机唱片，因为几乎每段话都要重复好多遍。每当他说出一句慧语，似乎对其聪明颇为自得，这种重复习惯就格外明显，一段话要重复说十多遍，声调洪亮，抑扬顿挫。他发辅音也有困难，面对棘手的单词发音，会将其锐角一滑而过，就像孩童的做法。他不是真的口吃，而是像寒冷早晨里的自动启动器，必须蹬八到十下，穆罕默德对一句话的首个音节会“踢”好几下，随后干净利落地说完剩余部分，不过如前所述，带着孩子气的辅音简化。所以，当他用马拉地语（母语）说“Dada Dev ahe（大大是神）”时，会说成这样：“Da-da-da-da-da-da-da-da-dada Dev ahe”，然后同样笨拙地开始，重复同一句话很多很多遍。

现今他的心情通常不错，但就像我们中许多人，一大早不会是最爽朗的，穆罕默德在起床后的一两个小时里，总是脸色阴沉。那时如果你对他讲话，他要么不理你，要么叫你闭嘴，但不像早年那样大爆粗口。

他的习惯是，有时身披毯子，连续站着两三个小时，身体向前弯成直角甚至更低。有时候，他同样全身覆盖毯子，蹲着，身体前弓，两肘搁在地上，脑袋应该是在两肘之间（是推测，因为身体在毯子下）。这一幕看上去极为古怪：这形状奇怪之物被一条棕色土布毯盖着，一动不动的外观使人联想到一件古怪的家具，而不会想到是一个被遮盖的静止人体。

这些时候，穆罕默德若被问起他在做什么，他要么骂一通好奇的提问者，要么解释说他的习惯就是这样站立或蹲着，最后大声嚷道：“你不会懂的。”

专心找“地喜”时，穆罕默德很少注意身边发生的事。不过现在，他会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站立或坐在美拉巴德的后廊上，从那里留意着往来的人们。如果有小牛逃出牛圈，他就喊农场雇工把它逮住；一场阵雨倾盆而下时，若有东西遗落在户外，他会叫人拿到避雨处。对那些来回走动忙碌的人，他会以友好愉快的态度使唤他们。用餐的锣声一响起，他会叫滞后者去吃饭。他熟知埃舍里的所有男弟子、所有的正式农场雇工及佣人、所有牲畜的名字，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着活跃而审慎的兴趣。

虽然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依然缺乏判断力。我们可以举个下面的事例。他对1937年访问法国记忆犹新，过去两三年里，他凭空认为，自己必须再去一趟法国。每次巴巴过来，他都央求巴巴带他去法国。同巴巴和彭度谈过多次后，穆罕默德现在相信，已经拨款710万卢比作为他的费用，正为此行专门包租一艘轮船。本书写作时（1947年9月），穆罕默

德的计划是，将于“迪西姆拉 (Dissimla)”——他对 12 月这个词 (December) 的发音——前往法国。他相当担心，那里有没有米饭吃，因为他被告知，欧洲的经济因为战争被扰乱。而将来到了“迪西姆拉”时，会给他某种别的理由，解释何故他还不能去法国。大概一年前，他曾迫不及待地想出发，天天焦急地询问护照和船票的办理进展。不过现在，这股出国旅行的激情似乎在慢慢消退，或许到了年底，告诉他行程再度耽搁，他也不会太在意。几年前，他有想过主意，想娶个胖妻，养几个娃，但这个早期愿望，现在已被渴望重访法兰西的美丽国土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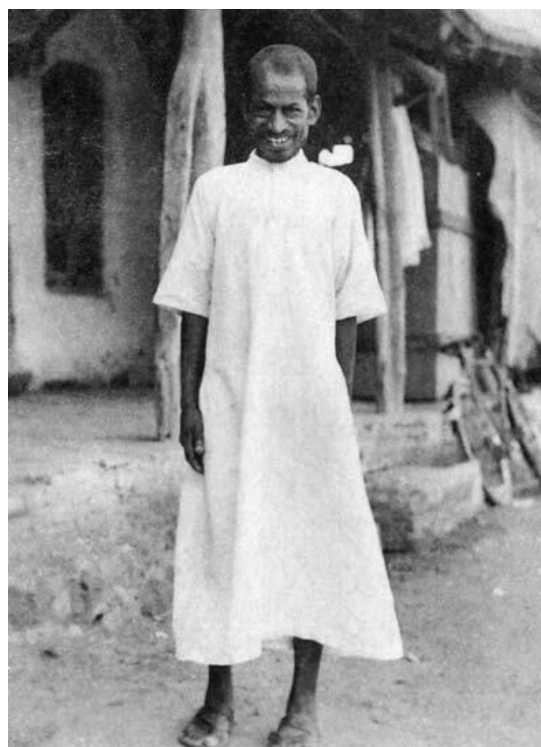
这样骗他可能听上去可怜又不公，但如果正儿八经地告诉穆罕默德，诸如此类的事是行不通的，他会变得郁闷伤心，有时甚至失声哭泣。就像空虚的希望鼓舞着一个人从摇篮一路走到坟墓，穆罕默德似乎也是靠这些简单的梦想支撑；这些梦想在我们看来可能显得幼稚，但也许对他起到的作用，就好比我们的抱负对我们起到的作用；它们给了他一些盼头。

无论人们在智力上如何评价这个儿童、男人与圣人的奇怪混合体，穆罕默德总能博得人们的喜爱。总之，虽然他有着不可思议的行为举止，人们依然爱他，而通过其扭曲个性的缝隙，旁人不时地隐约看见灵魂之美，这种美使他的性格缺点变得无足轻重。从这方面来讲，当然他与任何玛司特都非常相似，要么因为神爱的讽刺，要么因为某种特定的神圣目的，这些神醉灵魂的灵性状态，被一件古怪斗篷的厚厚褶层所遮蔽，不为我们所见*。

[*注：有关穆罕默德伴随巴巴生活的诸多事件及日期，参见附录的拉乎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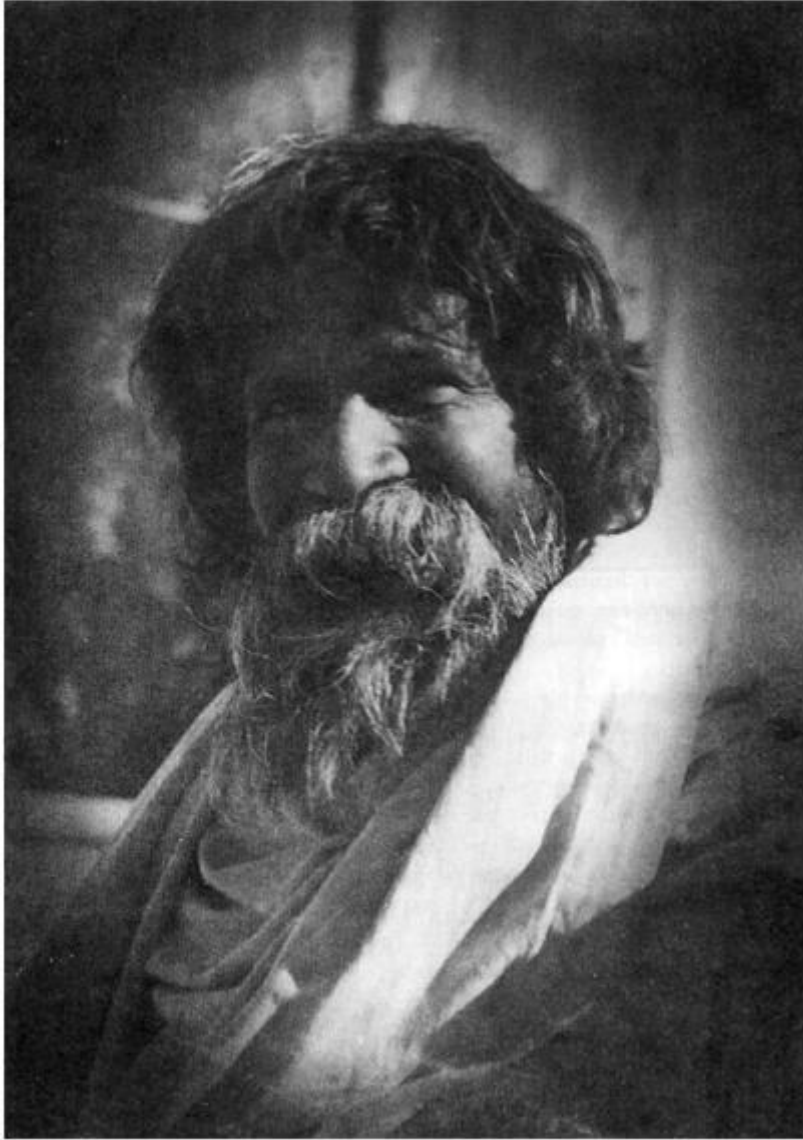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 1936 年在拉乎里



穆罕默德 1947 年在美拉巴德

对比两张照片，体现出穆罕默德的变化

恰提巴巴



恰提巴巴在班加罗尔，1940年

在恰提巴巴的这个故事里，我借此机会完成两个任务。首先，记述恰提巴巴是如何被发现的；第二，至少讲述一些他伴随美赫巴巴生活的轶事。

巴巴亲自出发联系玛司特之前，会派遣他的一名或多名弟子，通常是拜度、卡卡或埃瑞奇，作为使者去侦察某个地区，为巴巴的工作挑选合适的玛司特。这些调查远征决非易事，因为不可能描写其中的每一趟征程，故我冒昧地希望，对本次远征的叙述——最终在巴巴的

帮助下，他们将恰提巴巴带回班加罗尔的埃舍——将有助于表明，要预先联系本书末尾附录所列的几乎每一个玛司特所付出的辛劳程度。它表明双倍的艰辛劳动，一开始是侦察队的，最后是巴巴和几名被选男子的。同样我希望，它证明这样的辛劳有时赢得的胜利纪念品，比如像恰提巴巴这样的珍宝，必定值得为获得他付出的努力。

1939年11月在班加罗尔的一天，巴巴召见卡卡和埃瑞奇，解释说他要他们协助，聚集一批核心的高级玛司特，而且命中注定，由他们立即出发远征，去搜寻这些玛司特。他提醒他们，过去在拉乎里的工作主要是针对疯人，但他们中间有穆罕默德这样的实例在，作为一名真正玛司特的样板。他要求他们记住穆罕默德的行为举止，虽然他的态度难以取悦，他与一个普通的疯子却有着诸多不同点。巴巴还明确表示，在寻找过程中，他们的判断基石终将依赖于一种直觉反应。“你们把这点交给我。”他说。

他告诉他们的另一点是，怎样接近一名玛司特，怎样哄劝玛司特跟他们走。首先，他们应该观察当地民众如何表示敬意，然后效法其举止；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惹恼他的做法；应该向其侍者或信徒打听玛司特的怪癖嗜好，尤其是为人熟知的，他喜欢的任何特别东西。然后他们应该去为他买一些东西，比如糖果、茶、香烟，或者任何可以取悦他的东西，再把礼物献给他；最后，他们应该尽一切办法，开始哄劝玛司特跟他们走。但有一条禁令，就是他们不可以对任何人、甚至玛司特本人讲是美赫巴巴派他们来的，也不能讲他们要带他去见美赫巴巴。

巴巴接着选了南印度的几个地方，告诉他们要搜寻这些城市，并在第十一天，随身带几个一流的玛司特，按时无误地回到班加罗尔。最后一点，这十天期间，他们每天只可在日落后吃一顿固体食物，但白天可以喝两次茶。卡卡和埃瑞奇随即启程，可以想象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天里，厄运将一直追踪着他们的脚步。

旅程之初并无要事，直到他们抵达特里奇诺波利，冒险经历才变得丰富，既艰苦，又接触到有趣重要的灵性人物。

刚开始，天下着倾盆大雨，更大的考验是，当地语言他们不懂，他们会印地语、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及英语，显然派不上用场。到达后不久，他们在车站，对着一群同情却不解的听众费劲地解释他们的来意，幸运的是，一名男子挤开人群上前，用乌尔都语作自我介绍。他叫萨达·萨赫伯，是奈伽帕塔姆的穆斯林，马车车主。他不仅主动解答他们的询问，还愿意做他们的向导。他告诉埃瑞奇和卡卡，多年来他的爱好，就是会见印度那个地区的圣人和有趣的灵性人物。故卡卡和埃瑞奇犹豫片刻后，便接受他的提议，由他来安排。

萨达·萨赫伯来特里奇诺波利，是为奈伽帕塔姆的一名地主取轿车的，车似乎在维修，他的打算是，他们一起乘这部轿车返回奈伽帕塔姆，去见那里的一位著名玛司特莫提巴巴。

萨达·萨赫伯热情高涨，准备立即出发，而我们的两名男子发现很难说服他，让他们先在特里奇诺波利搜寻他们需要的那类玛司特或圣人。不过，他们成功地把出发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在该市穆斯林居住区的泥泞小巷里穿梭跋涉，寻找一个叫尤素夫的玛司特。经过长久搜寻，他们未能找到，于是返回车站，与萨达·萨赫伯会合。

三名勇士随后开车前往奈伽帕塔姆。数日来连降暴雨，使笔直的马路和两侧平坦的田野几乎完全淹没在雨水中，水面被忧郁的风儿吹皱。黄昏时分，驶离特里奇诺波利约 20 英里处，剩余的大地“孤岛”已被一片汪洋彻底覆盖。在一个被水浸泡的路边村庄，看见两个农民朝他们蹚水而来，一边高声呼喊，比划手势。多番劝说后，他们明确告诉萨达·萨赫伯，当晚继续向前驱车无异于自杀，面对这些谨慎农民的坚持恳求，他们同意折返，因为假如他们继续沿着水淹的路线前往奈伽帕塔姆，似乎没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他们涉水行驶到邻近的火车站，把车留给一名可靠人士保管。他们登上火车，事实上是最后一班列车，之后水位上涨便冲毁了铁路线。当天深夜，他们抵达奈伽帕塔姆，湿透的衣服贴着身子。

次日，他们会见了莫提巴巴两次。莫提巴巴是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尽管他们未能说服他跟他们走，此行经历却颇不寻常。

上午首次碰面时，未发生难忘之事，他们走时承诺当晚回去。日落时分，他们到玛司特的屋子前，和一批信徒及访客一起，等待莫提巴巴回家。过一会儿，听闻他拖着脚步走近，聚众静默下来。这位目光明亮的矮小老者走上门廊，立刻开始脱湿漉漉的外衣。衣服包括七件上衣和七条裤子，他把两件一起脱掉，一件上衣套另一件里面，同样把一条裤子和另一条套在一起。

然后他斜倚着，只剩一套皱巴巴的内衣蔽体，一时默然，享用了几支土烟。之后，吩咐一名侍者做饭并端来。食物端到他们面前，该侍者从前是一名麻风病人，曾乞求莫提巴巴为他治病。他被吩咐留下，当一名侍者，每天用莫提巴巴脚上的尘土擦自己全身的病斑，如今显然已痊愈。他献出余生，服侍这位赐恩治愈他的玛司特。

用餐后，卡卡和埃瑞奇，抓住契机，重提上午的请求，让莫提巴巴跟他们离开几天。玛司特的反应很奇怪。他指着脚，示意上面的泥巴污垢，叹息一声，告诉他们说：他是多么疲劳，因为他刚拜访过那位派他们来的人，现在才回来，故无需让他跟他们走。

过一会儿，表面上无缘无故，他相继点燃三根火柴，并递给卡卡。卡卡照章办事，即圣人给的东西应保管好，遂将火柴梗放入口袋。时值午夜，莫提巴巴突然要巴巴的弟子为他备茶。前麻风病人（侍者）赶忙进城备料，煮了两大烧杯，一杯茶，另一杯咖啡。莫提巴巴后来邀请他们三人睡在他身边的地上，但他们由于面临的计划，便谢绝，动身去火车站。卡卡仍觉得他们不该拒绝邀请，因为他认为，他们可能会获得某种重大的灵性体验。不过这种机会一旦回绝，就不会给第二次。

次日一早，一行人从奈伽帕塔姆出发，去会见恰提巴巴。他们听说，通常可在奈伽帕塔姆附近的公路上找到他，因为他在乡间各地备受尊敬，三人没有太费事，就追查到了他的下落。

这位可爱的老人神态纯朴、精神饱满，身上只裹腰布，拿着一只小壶和一包破布。土话把这两样物件称作“恰提”和“穆萨”，因此本地人叫他恰提巴巴或穆萨巴巴。[注：腰布 lungi，缠裹在腰间，长及小腿或脚踝，常见于南印度。]

记着巴巴的话，三人先在不远处停下，观察乡民问候他的方式。恰提巴巴，当时正沿着繁忙的公路边，慢慢地往前走，路过的村民基本都五体投地，拜在他跟前。恰提巴巴会从地上取一撮尘土，递给每人。他们会把尘土涂在额上，或撒在头发上。恰提巴巴对每人最后都笑着说：“去，兄弟，去吧！”身体灵活、肤黑的乡民们，恭敬地一一起身离开，去忙自己的事。

卡卡、埃瑞奇和萨达·萨赫伯随后走近恰提巴巴，按目睹乡民们的做法，五体投地拜在他跟前。恰提巴巴给他们每人一撮尘土，他们将其涂在额上，然后开口邀请他们去班加罗尔。萨达·萨赫伯做翻译，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提出此事，可令人窘迫的是，恰提巴巴忧郁地回答，他在这里的孩子们中间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无法成行，不过几天后可以去。

三人怀着失望的心情，随后返回奈伽帕塔姆，并前往纳戈雷造访了另一个玛司特，其指甲长似香烟。之后他们准备返回特里奇诺波利。

从奈伽帕塔姆到特里奇诺波利的铁路，途经古老的坦焦尔市，在往返坦焦尔的路段，洪水冲垮并淹没了大部分的铁道设施。火车行驶到第一个豁口的边缘，那里挤满了被困的乘客。埃瑞奇、卡卡和萨达·萨赫伯决定，与其和这批群众一起遥遥无期地等待铁路修好——由于凄风冷雨仍在继续，时间不确定——宁可蹚过大片被淹的土地。于是他们脱掉裤和鞋，变成两栖的旅者，涉过 6 英里的被淹乡野，来到相对干燥之地。在这里，他们幸运地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找到庇护，被载到坦焦尔，到后他们立即继续寻找玛司特。

当地有个叫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的玛司特，以拥有高斯式特质而著称。因时间所剩不多，他们决定于黎明前，夜阑人静之际去拜访他。找到他在平时的住处，一个屠户家的门廊上休息，埃瑞奇和卡卡一走到他跟前，他双手上翻、举至须髯（该动作表示尊敬），并充满深情地柔声惊叹道：“美赫巴巴，美赫巴巴！”他们向他致敬，但很可惜，未能说服他们跟他走，不过他像恰提巴巴那样，许诺几天后他会去。

这是第三次未能说服玛司特跟他们同行，故他们心情郁闷，着手准备返回特里奇诺波利。

又是被冲垮的路线，两地之间的大片地带被淹，汽车火车都无法运营。不过他们成功地搭乘了一列道碴车的检查车厢，来到第一个豁口的旁边。此地又挤满了大量的被困乘客，疾病已在他们中间肆虐。没有新鲜淡水，邻近村庄储备的食物已耗尽，只剩下烘烤或油炸的绿大蕉，成为唯一的营养来源。

我们三名男子与这批群众一同被困 36 小时，后来决定，最好是冒险自行穿越被淹的地带。于是他们又脱掉裤子，雇两名苦力扛铺盖卷，出发蹚过 16 英里的被淹地区。他们沿着遭破坏的铁路线前行，越过垮塌的桥梁，破败涵洞的乱碎石，一些地方得抓住悬在半空中的线绳。雨终于停了，洪水退去，足以使他们能通行——不过仍水淹及膝——傍晚，他们抵达豁口的另一端，蹒跚着走入那座被浸水、凄凉的火车站。这时埃瑞奇发现站长是他的老校友，对方离得不远，也认出浑身泥巴、湿透又疲惫的埃瑞奇。站长的家，正巧坐落在一块高地上，是那里唯一未被水淹的建筑。他家与车站之间隔着一片水洼和泥地，他朝车站这边站着的埃瑞奇、卡卡和萨达·萨赫伯喊话，说他会备茶，茶好了，就叫他们过去。

隔一会儿，大概茶已沏好，站长招呼他们过去一起饮茶，但建议他们，从两地之间的水洼处过去，不要走露出水面的隆起泥地，虽然这条路线看似更佳。然而，三人中有一位无视警示，经由泥地走，却发现腿越来越深地陷入那片吞噬一切的泥沼。经过一番惊险的挣扎，他把腿抽出，顾不上尊严，趴在泥面上，把自己平推到安全地带。他走到站长家时，不仅从头到脚浑身泥浆，活像一头从村庄池塘里爬上来的水牛，而且处于极度憎恶的心情。他发现端来的茶（站长费尽周折才备好的），竟然装在一只平常专用于清洁私处的旧壶里，理由很充分，因为厨房成了孤岛，其他厨具全被洪水冲走了。

这种“希贵”饮品，装在一只有这样的壶里端给他，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冲着这壶难以启齿的茶一通谩骂，为了这壶茶他跨越了一片炼狱般的泥沼，险些葬身其中。

幸运的是，化现为善恶二元的摩耶，最终离去。当晚他们征雇了一辆牛车，将他们载到特里奇诺波利的蒙福避难所。二人在此辞别萨达·萨赫伯，最初从特里奇诺波利出发，在这些艰辛的日日夜夜，他一直是他们的不倦旅伴及向导。他们飞快绕道至拉姆斯瓦兰，依旧未果，两手空空，失落地返回班加罗尔。

考虑到洪水造成的破坏，就埃瑞奇和卡卡而言，哪怕随身带一名玛司特，要从奈伽帕塔姆穿越归途上的重重危险，都需要超人的能力。就他们经历的艰辛而论——读者不该忘了他们只在日落后吃一顿固体食物——他们身边没有玛司特增添负担，可能实乃大幸，因为即使情况最佳时，面对一个玛司特的不可预测怪癖也要求付出英勇的耐心。

巴巴，鉴于卡卡和埃瑞奇未能完成使命，后来率领一批弟子，从班加罗尔出发，去联系卡卡和埃瑞奇见过的那些玛司特，如果可行的话，带一个或更多玛司特一起回埃舍。

巴巴、卡卡、埃瑞奇、嘉尔·科罗瓦拉和古斯塔吉，途经特里奇诺波利联系了尤素夫，之后一路未遇大事，来到奈伽帕塔姆。最后一段坐出租车，因为虽洪水已退，铁路尚在抢修。未遇大碍，便与莫提巴巴建立联系；在旅馆做了必要准备，巴巴为他洗脚、喂饭，同他静坐一会儿。

然而，前辈恰提巴巴，并不那么容易被神圣大师的网诱捕，只有靠那些被派去寻找他者的耐心与坚持，最终才把他带到巴巴跟前。德高望重的圣人们，很少留意普通民众的奉承及邀请，正常他们不会按任何人的要求离开自己的环境。有时被一股更大的灵性力量牵拉，才会迫使他们放弃多年的惯常生活和住所。两大灵性力量之间的这种拉锯战，在恰提巴巴的事例中尤为突出，是他和巴巴长达两年亲密关系的一个特点。

三名巴巴弟子乘两部出租车，从奈伽帕塔姆城区行驶约5英里，来到据说通常可以找到恰提巴巴的那段公路。一开始他断然拒绝他们的邀请，不肯坐上车，提着他的包袱和“恰提”，闷闷不乐地往前走，直到因疲劳在路边坐下。他们接着又说尽好话、苦口婆心地恳求跟他们走，即便只一小会儿，他最终同意，坐入一部出租车，被送到旅馆，立即给他喂食。

在奈伽帕塔姆本地，他似乎默许巴巴对他的所有要求，并答应去班加罗尔。于是大家乘两部轿车前往坦焦尔，日落时分抵达，在一家免费客栈*宿夜。夜间恰提巴巴焦躁不安，凌晨2点，告诉大家他饿了。卡卡为他做饭，当时按巴巴要求，他们随身携带补给品和行李。

饭后，恰提巴巴表示想去散步，遂在嘉尔·科罗瓦拉的陪伴下，在黎明前的微光中出发。四小时后，二人未返，但嘉尔派人给巴巴送来一张绝望的字条，称恰提巴巴在大街小巷不停地溜达，不肯朝客栈方向走。于是卡卡坐出租车，赶到嘉尔寄出紧急字条的地方，他也试着哄恰提巴巴回到大家身边，却失败了。二人跟随老人走了几英里，远离多沙而臊臭的城郊，渐渐来到清新的乡村地带。到这里，恰提巴巴终于疲惫不堪，在路边坐下，出于自己的原因，他给了嘉尔 10 安那，表示这是给他的薪酬，因为嘉尔陪他走了这么远。卡卡现在风尘仆仆，疲惫又绝望，就告诉恰提巴巴：他要么带他回家，要么去班加罗尔，但无论如何，不会把他留在陌生地的路边。这个最后通牒，幸运地解开了他拒不服从的魔咒。恰提巴巴被带上一辆车，终于被送回客栈的阴凉院子。

[*注：免费客栈 dharmashala，是旅行者住的免费招待所。通常由慈善家所建立且维持。]

在几小时的等待期间，巴巴抓紧机会，联系了坦焦尔的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第六层面的高斯式玛司特，之后回客栈，等候逃离的恰提巴巴归来。

恰提巴巴一被送回客栈，巴巴就用了近 50 桶水为他洗澡，之后喂他吃饭。恰提巴巴伴随巴巴旅居期间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这样每天用大量的水给他洗澡，该先例是从坦焦尔的客栈开始的。

从坦焦尔，巴巴一行前往特里奇诺波利，带上那里的尤素夫，然后赴班加罗尔。他们乘三等小车厢，到了某站，顾不上铁路规章，在车厢内用大量的水为恰提巴巴洗澡。

在某个车站，大家有数小时可以消磨，发生一起跟恰提巴巴有关的事，令人耳目一新。巴巴显然在城区忙于寻找玛司特，伴随恰提巴巴的其余人决定享受一顿丰盛的大餐。食物从茶点室送来后，按印度风格，大家坐到月台上，并认为应该让恰提巴巴给每人分食物，这样比较合适，满德里就把一盘盘的饭菜放在他前面。

其中有一种南印度人非常喜欢的酸汤，特别加了罗望子和各种辛辣佐料，被称作拉萨姆（rasam）。恰提巴巴是地道的南印度人，打骨子里爱喝拉萨姆。一道道的米饭、豆糊、蔬菜、普里饼等摆在他面前，他逐盘细瞅，发现有一只铜盆满满装着拉萨姆。给大家分餐前，他一手端起这盆汤，对围坐身边的人咯咯地笑，将盆子绕过胖胖的身子，放到背后的地上。把其余的饭菜分给自己和满德里之后，他从背后端起那盆拉萨姆，又哈哈大笑，头往后一仰，将盆子举到嘴上方，把整盘酸汤灌下喉咙。喝完，他第三次大笑，笑声中充满对酸汤本身、还有其策略成功的心满意足，然后开始和其他人享用其余的美餐，若我们撇开拉萨姆不谈，余食皆均分给了大家。

这种乐趣感，你喜欢的话，也可称为有点孩子气的自私，结合偶尔闪现的怒火，给他的可爱性格增添了浓郁风味，使他令人敬畏，同时又招人喜爱。

大家返回班加罗尔后，马上让恰提巴巴住入特别的玛司特埃舍，开始例行的日常洗澡和喂食。每次洗澡都是一场庞大的工程，为此大概要用 50 桶水。洗澡按印度的方式，洗浴者蹲在一个小房间里，地面排水通过斜坡，以及最依赖排水处的出水口。洗浴者把身边桶里的水倒入一只小盆，用肥皂擦身，最后用小盆往身上冲水，洗净肥皂的全部残余。这一套悠久

而有效的系统，总是用在巴巴给玛司特洗澡时，对一个像恰提巴巴这样的玛司特来说，唯一的不同是没有隐私可言。巴巴给他擦肥皂，冲洗身子，周围有人端水、递肥皂、拿着毛巾和干衣服：换言之，巴巴实际给玛司特洗澡，其他人则为他揩干穿衣。且不说浴室的昏暗光线和家庭式氛围，现场全神贯注的活力，会使人联想到正进行一场外科手术；“病人”（由于他是玛司特）被麻醉，没有任何不得体的感觉，而助手们太忙于眼前的任务，对进行中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超出技术及非个人层面的东西。

叫他洗澡时，恰提巴巴通常会提出异议，声称身体不适，有时会轻骂被派去他房间唤他的人。但如果巴巴亲自去叫他，他立刻笑容满面，样子像个可爱的孩子，支支吾吾犹豫片刻后，会乖乖地跟巴巴去浴室。

一开始在班加罗尔，看起来似乎巴巴、男子们和其他玛司特的在场让恰提巴巴心烦，他会沿着一间小屋背后与花园围墙之间的窄弄，慢慢移动。那是一条潮湿昏暗的小弄，杂草丛生。他会独自坐在小弄里，低声咕哝，发笑，在地上比划，显然享受他的隐居，远离他人，想做啥就做啥。



恰提巴巴用左手食指在地上比划。这是贾玛里型玛司特的典型动作。

巴巴，会细致地体察玛司特的心血来潮，看到恰提巴巴为了隐居而忍受不便，就为他安排了一间小屋，他可在屋内独处。屋内铺了大床，请他愿意时上床休息或睡觉。然而恰提巴巴不是贪图逸乐之辈，迄今一直睡的是硬地，不肯用这张床，直到巴巴反复地邀请及鼓励，最终遵从巴巴恳请，用了几天，之后恢复旧习，蹲和睡在地上，并到屋后的小弄独坐。

为玛司特埃舍保留的花园区域，由竹席围起边界，面积不会超过三十平方米。因此，为了不让玛司特感到无聊或受限制，巴巴时常注意他们的愿望，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有趣。设计建造了一个茶铺，刻意做得粗陋，以符合玛司特对破旧茶馆的喜好。用竹席搭建，摆了两三张瘸腿桌子，三四条旧长凳。茶、嚼烟、烟叶、香烟和比迪烟，任何玛司特有需要，随时免费供应。从就近的电路接线，提供电灯，屋前钉了一块旧木板，上有手绘告示牌，宣告此为“玛司特酒店”。氛围确实使人联想到，在印度拥挤城市的贫穷街区，可大量找到的那种简陋餐馆。这座特别的玛司特埃舍（恰提巴巴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最终收容了六七个玛司特，大多数来自南印度，本书的另一部分对此有描述。不同的玛司特，都有其个人特点，每一位都给埃舍贡献了欢快活跃的气氛，他们不分昼夜，随时会聚在“玛司特酒店”，索要茶、香烟、嚼烟或者他们看中的东西。

“酒店”开张前，恰提巴巴基本上独来独往，白天大部分时间，自个儿待在那条潮湿的过道里。可是，当“酒店”成为埃舍的社交中心后，恰提巴巴会站在它前面，有时好几个小时，显然被玛司特同伴们的举动逗得大乐。

恰提巴巴被带到班加罗尔后，大约过了两周，从阿美纳伽请来一名歌手。在约定时间，巴巴会把全体玛司特召到他自己的房间，为恰提巴巴则提供了专用长榻。最初三四天，恰提巴巴出席这些非正式的音乐会，随着一首接一首的歌，狂喜之泪盈满他的眼眶，顺着脸颊滑落。过了最初的三四天后，他不再出席这些音乐会，似乎听音乐的苦乐交织太过强烈，故他宁可待在屋外。

据我所知，巴巴从未解释过，为什么他和玛司特同坐时，他要求其他任何人不得在场。不过，从埃瑞奇讲述的经历，说明在这种时候打扰他可能有某种有形的、身体的危险，这发生在恰提巴巴在班加罗尔的期间。巴巴多次劝说恰提巴巴，到他房间与他单独静坐，恰提巴巴拒绝多次后，有一天终于同意。

他们二人关在巴巴房间里，在寂静中待了近两小时，那段时间结束时，埃瑞奇听见巴巴开门的动作后，便起身从外面松开门闩。恰提巴巴随后出现，从他身边擦过，回自己房间。他走过时，埃瑞奇说，他感到一股可触而剧痛的震动穿透他的身体，类似于电击。印度有许多传统说法，述及打扰那些处于超意识状态中的圣人的危险性，也许这个经历只是略尝了两人会面期间曾达到的最强大能量的微量残滓。

1940年4月初，巴巴一行将全部家当迁往美拉巴德。巴巴和一直伴随他在班加罗尔的绝大部分人，乘轿车沿着曲折迷人的路线旅行，穿越高山峡谷，在卡沃、果阿等沿海中心涉足各地，并于5月初抵达美拉巴德。

恰提巴巴和玛司特同伴一起乘火车，被送到阿美纳伽。巴巴抵达时，他们已被安置在山上的专用房间。马上恢复日常洗澡的惯例，每天用150至200桶水为每人洗浴。像以前一样，总是需要哄恰提巴巴去浴室，不过一到那里坐下，当一桶接一桶的水倒在他身上时，他会咯咯地笑、叹息并且轻笑。

恰提巴巴的一个特点是，不喜欢把他的头发吹干。他一头乱蓬蓬的乌发，夹杂着少许银

丝，浓密地缠结一起，长得足以遮耳，给人深刻印象。每天通常洗完澡后，他会坐到可找到松土的地方，手捧泥土举高，将土撒到头上。看着这位老人将一把又一把的泥土撒到低垂的头上，碎泥块从他的肩膀散落地上，令人感到奇怪。似乎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受苦，这点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领会，这种貌似幼稚的游戏会给他带来平静和安慰。鉴于该习惯，巴巴指示玛司特的侍者克里希那，每天在恰提巴巴的房间准备 15 筐泥土。

恰提巴巴在灵性觉醒之前，据说是一名火车站站长，他早年职业的记忆，时不时会以支离破碎的方式复苏。比如，他会用固定窗户的钩子敲击摩尔斯电文，在夜间或白天无规律的时间，他会用英语或泰米尔语对想象中的铁道部门下属发号施令，仿佛正从记忆深处挖掘某些生锈的遗迹。有时，他会呼喊“Allah hu Akbar, Allah hu Akbar（神最伟大，神最伟大）”。

他习惯说巴巴是他的大哥，一天他告诉克里希那，巴巴是一位富有的伟人，全世界都没有像他那样的人。

1940 年在美拉巴德期间，是欧洲遭受蹂躏和可怕事件的黑暗时刻，当时法国沦陷。

我不想提示，我将要描述的事件会证明，巴巴通过他对玛司特的工作，影响了世界时事；但我相信，至少它表明：伟大的圣人们与人类和谐相处，与后者一起承受着痛苦考验的时刻。巴巴明确说过，在他联系玛司特的过程中，他们帮助了他，他帮助了他们，他们爱他，他爱他们。并且同意说，弟子们对他的工作之意义的推测，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他没有进一步解释。每个玛司特为巴巴做了什么，是巴巴与该玛司特之间的私事，与我们无关。他说过，他的工作类似于 20 年代中期在美拉巴德学校做的工作，但是玛司特，由于他们的高级状态，知道他们在为他做的事，因此对他的帮助更大。

在美拉巴德有几周，恰提巴巴反复告诉克里希那，欧洲人正经受大苦大难，不过他们会得救，再享幸福时代。恰提巴巴虽然识字，据大家所知，从不读报，表面上对任何时事完全脱离接触，尽管如此他似乎知道欧洲当时发生的可怕事件。一天他一边往头上撒土，一边说：将出现大麻烦大困苦，很多人都将死于饥饿，但巴巴最终将缓解世界的苦难。

1940 年 6 月 9 日夜，恰提巴巴突然变得暴烈、吵闹、骂骂咧咧，从他的小房间出来，处于混乱发狂的状态。他直奔巴巴的房间，宣称他的房子现在彻底毁了，他来巴巴这里避难。这番话从字面来看根本讲不通，因为他的房间还是原样，小而空，却整洁无损，他喜欢一连数小时独坐的地方。巴巴立刻下令，让他单独和玛司特在一起。可以听到恰提巴巴对巴巴诉说争辩了几个小时，最后他安静下来。他单独和巴巴度过这一夜。

次日早晨他平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巴巴后来解释：恰提巴巴与法国有着灵性联系，在命运攸关的这几天，由于法国遭受大灾难，他极度紧张绝望。也许需要提醒读者，大约 6 月 5 日法国军队开始溃败，德国人于八天后，6 月 13 日进入巴黎。

1941 年 7 月，恰提巴巴伴随巴巴一行前往兰契，从此时起，直到他最后回奈伽帕塔姆，他与巴巴的联系史，是伴随巴巴旅居印度和锡兰的诸多城市。各地之间的旅程通常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因为恰提巴巴几乎总有一次或多次试图逃避大家，让他住进为他准备的房间尤其困难。

在兰契，大家携带全部行李抵达住所，各自马上安顿入住。在忙乱中，恰提巴巴举止像个孩子，不愿去睡觉，哭哭啼啼，转来转去，到处乱逛。有人被派去哄他，恳请他入住巴巴为他挑选的一个简朴小房间，对此他充耳不闻。这样持续了两小时，直到他明显疲于继续抵抗，最终像个任性的孩子，闷闷不乐，不情愿地让人领他去房间。

在兰契，日常工作继续进行，但尽管巴巴努力想让恰提巴巴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后者却似乎很不安，自称背负着巨大的麻烦。巴巴一向很少讲起他的玛司特，在兰契却有一天告诉满德里，全世界没有人比得上恰提巴巴，他在巴巴的工作中提供的帮助极其宝贵。

这位伟人的心境不同凡响，表面上无缘无故，会从乐天豁达的态度一下子变得蛮横无理。他像个孩子，为一点琐事快速变脸，但他身上有一种迷人的魔力，获得所有人的喜爱。其他重要的玛司特都有其魅力，有某种性格使他们具有吸引力，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博得大家的一致喜爱。恰提巴巴在这方面独一无二，即使如今，他离开巴巴多年后，满德里，还有巴巴本人，都经常愉快地回忆起他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他那轻快而富有魔力的笑声。巴巴后来解释说，恰提巴巴是一位完美的贾玛里型玛司特，有少许贾拉里型的特点，是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

当时，由于恰提巴巴显然很不自在，让人以为他会很高兴从兰契返回美拉巴德，因为从他的话中听出，好像是这个地方使他不快。然而并非如此，下文描述把他送回美拉巴德时遭遇的困难，将说明这点。因此，这种痛苦的心情，一定是与他的灵性工作有关，该工作显然关系到他与巴巴的联系。一开始回美拉巴德的行程，没太费事就把恰提巴巴和他的玛司特同伴，从兰契埃舍送到火车站，尽管需要一趟近 60 英里的巴士之旅。车站很普通，位于加尔各答与孟买之间的主干线上。在昏暗中找到铺位，并带着全体人员和零杂行李上车，该联合行动必须在 20 分钟内完成，这是列车预定的停靠时间。乱中添乱的是，捉摸不透的恰提巴巴拒绝上火车，坐月台上，背对火车，一脸倔强，眼里含泪，将床单盖在头上。多名满德里成员，单独或协力，试了又试，想把恰提巴巴带上车厢，可每次恳求都遭到更固执的拒绝。20 分钟结束了，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只是喘息之间，警卫的哨声在我们耳际响起，他在月台尾端的黑压压人群中间，来回挥动绿灯。火车缓慢而巍然地加速，开始驶出车站。经飞快协商，拜度、考特沃和我，决定将我们的行李留给其余同伴照管，待在恰提巴巴身边。我们目送列车深红色的圆尾灯渐远缩小，之后把视线转向可怜的恰提巴巴，发现他仍弓着背，床单盖头，坐在站台上。他毫无做作地哭泣，就像个孩子，以此方能表达他的痛苦和绝望。看到这位前辈处于这种境地，让人感觉好像心窝处压着一块石头，我们三人都深切感受到他的痛苦。

拜度和卡卡，他们所做的玛司特工作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认为只有巴巴给他们“钥匙”，他们才能够带着玛司特跟他们走。他们拥有的这个钥匙，是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力，迫使玛司特跟他们走，即使违背其意愿。或许钥匙当时没在我们身上，或者锁暂时出了故障，因为我们不得不诉诸低劣的手段，将恰提巴巴一起带走。不过我相信，尽管恰提巴巴很想逃避我们，我们的坚持是正当的，因为要是把这位亲爱的老人留在一个离家至少 900 英里的火车站月台上，那是说不过去、不仁道的。

他以同个姿势在站台上坐了一整夜，次日，又拒绝乘下一班列车，我们只能说服一名警察将他赶进车厢，不是靠肢体上动粗，而是通过治安警员惯用的咆哮。然而，这远非故事的结局，因为我们遗憾地选了一班令人昏昏欲睡的慢车，蜿蜒行驶在漫无边际的印度景色中，每站都要停 15 分钟到两小时不等。一整天，每到一站，以及列车行驶速度比平常慢的时候，恰提巴巴都会挤到一道或另一道门前，试图下车。拜度坐守一道门，我守另一道门，我们不仅得面对恰提巴巴的愤慨情绪，还得面对其他乘客的指责，他们认为我们对恰提巴巴的管制是侵犯他的人身自由权。

这趟单调漫长的旅程持续了三天，不过每过一天，恰提巴巴都变得容易管些，偶尔心情愉快。对此我们的心情多少会有反应，他高兴时，我们也感到欣慰，虽然身子脏又累。可怜的考特沃第二天患了急性痢疾，由于我们一心顾着恰提巴巴，无暇给他很多同情，也提供不了很多帮助。尽管如此，他以斯多葛式的坚忍，忍受着病痛和虚弱。这群衣衫褴褛、满脸污垢、胡子拉碴的旅者，于第四天抵达美拉巴德的安身处，而恰提巴巴，就像对睡眠食物漠不关心的所有那些玛司特一样，明显是众人中气色最好的。

接下来三个月，恰提巴巴住在美拉巴德，每天洗澡的用水量比以往还要大。正是这段时期，他开始在洗澡之前就往头上撒土，而且总是很难说服他去浴室；不过一到那里，随着一桶接一桶的水往他身上浇，他会开心地坐着，咯咯地轻笑，因为在这个时期，每天大约用 200 桶水为他洗澡！也是在这个时期，他食欲大增，不知饱足，不管给他多少食物——在用配给卡之前的那些丰足日子，也不是小数量——他反复地要更多，反复地抱怨没有吃够。

1940 年 11 月初，巴巴开始一系列的旅行，先去锡兰，后去印度的不同城市。为使读者免于难以消化的地名及日期部分，本章没有罗列太多细节；但在本书末尾大地图右下角的小印度地图中，读者可以了解不同旅居地点的顺序和日期。所有这些旅程中，恰提巴巴都伴随着巴巴一行，直到 1941 年 9 月他返回奈伽帕塔姆。

在锡兰，大家先在一个椰子种植园的荫凉庄园居住几天。恰提巴巴平常每天由巴巴给他洗澡，在那里他却说，因为巴巴给他带来那么多麻烦，他现在要给巴巴洗澡。故近一周时间，恰提巴巴果真每天用十多桶水，给巴巴洗澡。

没多久，全体搬到康提周边的山间，某茶园山坡上的一栋房子。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恰提巴巴的心情现在变得异想天开，不稳定。一天下午，毫无缘由，他勃然大怒，火气之大前所未见，敲碎房间的每一块窗格玻璃，把全部东西扔出窗外，开始用扫帚乱敲地面。巴巴被请来，可恰提巴巴将自己锁在房内，叫嚷说他感觉不舒服，叫巴巴走开。

可是就像一阵雷雨，很快雨过天晴，他又恢复一贯的开朗快活心情。到晚上，巴巴给他送去晚饭时，房门忽然大开，恰提巴巴温和地笑着。

或许正如法国溃败时期，他在美拉巴德的那次奇特重大爆发，现在恰提巴巴再次感到苦难世界的脉搏，因为他经常会喊道：“救救他们，噢救救他们！”

另一次，他说：“我很穷，我所拥有的，都是因为我大哥。”这番话被认为是指巴巴，他总是把巴巴称作他的大哥。

从此以后，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很听话爽快，无论被带往何地，不会太抗拒就会跟随巴巴，但他似乎偶尔有一种感觉，他被释放的时间快要到了。在卡利卡特，他经常说：“我待不住，我得走。我快淹死了，我得走。”之后这些情绪会过去，他又像以往一样迷人可爱，好像乐意继续参与。

从卡利卡特去斋浦尔的旅途中，大家必须在马德拉斯换火车，恰提巴巴的不合作情绪又短暂发作，突发奇想地坐到机车旁边的站台上，谁也拖不走他。机车司机和司炉工，好奇地看到多位满德里竭力想把恰提巴巴弄上火车，便从司机室下来，加入一起劝说。这似乎扭转了恰提巴巴的心情，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被哄进车厢。

在斋浦尔的住所，一月的夜晚气温寒冷，恰提巴巴常光着上身，彻夜坐在露天庭院里的璀璨星光下。我们这些人睡楼上，盖着三四条毛毯，会听到他的笑声，偶尔自言自语，常大声咕哝说“Thanda hai. thanda hai（天冷，天冷）”。尽管他有自己的房间，铺盖一应俱全，可他喜欢夜复一夜光着上身，坐在一月的寒冷天气中。正如多数玛司特那样，他睡得很少，身体能抵抗各种各样的外界条件和疏忽，却仍处于强健有力的状态。

在斋浦尔有一天，他又讲到巴巴（如前所述，通常称作他的大哥），说道：“我大哥在世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我自己没有力量做这样的工作。”

在奎达时，天气更冷，他会把冰水倒在铺盖上，坐上面。一天，有一场可怕的强冰雹风暴，冰雹用了三四天才融化，就在风暴过后的那天夜里，恰提巴巴光着上身坐在冰雹上，从凌晨4点坐到7点。当天他说：“世界上将发生大灾难，大得谁都想象不到；甚至兄弟之间都会自相残杀，将有大苦难。那时全世界都会想念我大哥（巴巴）；那时他将拉开面纱，所有的人都将向他俯首称臣。”他经常高呼“神最伟大，神最伟大”。有一天，当时巴巴外出几日，恰提巴巴说了句哀怨的话，也许表明他怎样有所分担巴巴的灵性负担，因为他说：“巴巴要回来了，到时我会有更多麻烦。”

离开奎达的时候，巴巴和大部分人乘巴士，让恰提巴巴随其余人坐火车。在拉克萨尔联轨站，他顽抗不从，旧习复萌，拒绝上车。一名旅伴找到两个警察，往他们手里悄悄塞了四安那，请他们吓唬一番恰提巴巴，用威胁痛骂把他赶进车厢。恰提巴巴遵从了他们的命令，虽然他似乎不可能看到暗中给警察的小费，却指责警察说：“哦你们这些家伙，为了四安那就找我麻烦。”

下个阶段，在德拉敦，看来似乎他和巴巴在做某种奇特的内在工作，因为这21天期间，巴巴禁食，在此期间他继续每天给恰提巴巴洗澡。巴巴还下令，把恰提巴巴的房间窗户用纸糊上，有两天恰提巴巴也拒绝进食，说：“他（巴巴）不吃，我也不吃。”一天他还大声说：“现在路被堵了，我没法去。”

之后一个月左右，在下一停靠站阿杰梅尔，克里希那——他专职照顾恰提巴巴，那里住宿条件差而且气候难熬，使他的工作格外困难——有一天十分恼火，打算离去。那时恰提巴巴轻声责备他，说：“你想离开是不是，但那有什么好处；整个世界都在巴巴的掌控中，你能去到哪里？现在就服侍他，他是海洋，因为有朝一日当众人都蜂拥来看他时，你可能再没

有机会遇见他了。所以现在就抓住你的机会吧。”

从那时起，恰提巴巴似乎比以往更渴望返回他的家乡，因为不管在阿杰梅尔，还是几周后在美拉巴德，他都反复表示想要离去。

不过，高潮一再推迟，直到 1941 年 9 月，巴巴一行在盘奇伽尼。就在这里，某种内在危机导致巴巴与恰提巴巴之间亲密联系的中断。一天，恰提巴巴十分生气，拔腿朝房屋周围的光秃山顶走去。几个人紧追其后，他们对他们大声说，他现在必须走了。

经多番劝说，他答应再待一周，但在第八天的夜晚，他沿着漫长山坡，朝山下的瓦伊走了 3 英里。几个满德里乘出租车跟着他，以承诺马上送他去奈伽帕塔姆，引诱他上车。他们先驱车下山到瓦伊，再沿漫长的山路，上山返回盘奇伽尼。巴巴当时在闭关，出来看望他，可恰提巴巴拒绝下车，大声哭泣，并告诉巴巴他非常非常累，是时候让他走了。巴巴随后在车内给他食物，亲手喂他，同时拜度和克里希那匆匆收拾铺盖卷，立刻前往奈伽帕塔姆。

就这样，近两年的亲密联系后，告别时刻到了。随着车影消逝，飞扬尘土在路边落定，在目送恰提巴巴离去的人们心中，笼罩了一层忧郁的灰色面纱，因为大家深爱的这位老人已经离去。他们感到，正如巴巴一定远远比他们更深地感到：一位不可替代的人离开了他们的生活*。

[注：关于恰提巴巴伴随巴巴生活的日期及其他细节，以及他离开盘奇伽尼后，在奈伽帕塔姆的三次联系，请参阅附录的奈伽帕塔姆部分。]



卡瑞姆巴巴从美拉巴德返回后，在加尔各答的人行道上，摄于1940年8月。注意他露出一根手指蓄着长指甲，脖颈缠绕一束束铁丝，脚踝缠着破旧布条及铁丝。

3

卡瑞姆巴巴

“你眼中的熊熊火焰
来自多远的深渊或高空？”

那些见过卡瑞姆巴巴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玛居卜式、第六层面的贾拉里型伟大玛司特，因为他的脸庞和眼睛散发着熊熊的火焰与光辉，在他面前，即使一个粘液质的人也会被深深打动。这不是诗画式的夸张，在满德里中间，把卡瑞姆巴巴叫作“虎人”，因为他确实具有一种力量，能激起令人钦慕又害怕的情绪；可惜的是，他的相片呈现不出这种品质。相机曝光的那一刻，卡瑞姆巴巴的头猛地一动，尽管试着做了润饰，最终的翻印照片揭示不出他扫视中的那种不可估量的光辉——但也许没有任何照片，能真正反映出他的这种惊人品质。

卡瑞姆巴巴拥有一个完美的贾拉里型玛司特的全部特质，还有伊特法齐型的少量特征，比如不停地抽烟，身体到处挂着铁物件。1940年6月，巴巴首次在加尔各答联系他。他坐人行道上，背靠着墙，衣服污秽不堪，周围堆着旧铁桶、破布和杂乱垃圾。他的喉部绕着一束束缠绕的细钢丝，脚踝、脚趾和手腕缠着破旧布条。他的指甲很长，头发须髯乌黑浓密，脏兮兮，乱蓬蓬。尽管他身上很脏，还有这些奇怪不洁的“饰件”，他那超凡的脸容，和犹如利剑的炯炯目光，令人忘却其余一切。那时据说，卡瑞姆巴巴在这段人行道上坐了6年，始终待在那里，任由日晒风吹雨淋。那一次，巴巴喂他吃饭，给他香烟，联系他四五遍，还解释说卡瑞姆巴巴是加尔各答的灵性负责人。

同年7月初，巴巴一行搬到兰契三周，其位于比哈尔邦*中部的花岗岩高原，离加尔各答西北200英里左右。[译注：今属恰尔肯德邦。]

在兰契，设立了小型玛司特埃舍，这在本书其他部分有描述。巴巴一行安顿住宿后一两天，卡卡被派往加尔各答，遵令把卡瑞姆巴巴带到兰契。

卡卡，几周前陪同巴巴去过加尔各答，当时首次联系了卡瑞姆巴巴，故他非常清楚身负任务之艰巨，对此人的桀骜不驯性格不抱幻想，他不得不哄诱玛司特抛弃过去6年来固守的环境及生活方式。

卡卡和拜度，为巴巴做的玛司特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二人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拿定一位如此伟大的玛司特，是因为巴巴暂时把“钥匙”给了他们以实现目标。就好比，他们临时成为携带大师所授证书的全权大使，通过他们，玛司特感受到一种强迫性的灵性力量，该力量把他（通常违背他的意愿）拉向巴巴。

卡卡一到加尔各答，就把行李留在旅馆，着手执行任务。一开始试着诱使卡瑞姆巴巴跟他走时，玛司特只是笑笑，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卡卡离开一会儿，买了新卡夫尼*和腰布。他已经撒下罗网，从一家隔壁餐馆里找了两名穆斯林帮忙，还安排了一辆维多利亚式出租车，停在附近的街上。这种维多利亚式马车，是出租汽车为人熟知之前的昔日遗物，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替代印度其余地方常见的，比如通伽（tonga）、贾特卡（jatka）、埃卡（ekka）等等五花八门的马车。

[*注：卡夫尼 kafni，是一种衣摆长近脚踝的外衣。参见本章穆罕默德的照片，他穿着

卡夫尼。]

卡卡带着卡夫尼和腰布回来后，先开始劝卡瑞姆巴巴起身，把他的脏旧衣服换成新的。让卡卡惊喜的是，卡瑞姆巴巴立刻站起，未置一词，在露天街上让卡卡给自己换衣。

卡瑞姆巴巴是加尔各答的知名人物，虽然他也许不为富人的小圈子所知（其眼界局限于办公室、俱乐部及家庭），却受到加尔各答的贫民和底层民众的极大尊敬。因此理所当然，卡卡的举动会引起注意，当时卡瑞姆巴巴站立人行道上，穿上新卡夫尼和腰布，一副帝王气派，有大概百余群众观看这个过程。卡卡，对卡瑞姆巴巴的易变脾气本来就心里没谱，现在则殷切希望，这群人会保持好心情。这样的玛司特备受尊敬，被认为掌握着一个地方的物质和灵性福祉，本地居民往往会把玛司特的迁移看作对其家乡繁荣兴旺的威胁。不过，幸运的是，这批民众只是处于一种好奇和惊讶的心态，因为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段人行道上坐了六年的卡瑞姆巴巴，现在将要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带走。

下一步是，占据卡瑞姆巴巴的注意力，以说服他坐入维多利亚式马车。一开始，他只坐在马车的踏板上，脚搁地上，但一点点地被哄诱，使其壮硕的身躯挪进车内，但即使那时，他还是蹲坐底板上，拒绝坐到卡卡身边的乌黑发亮座垫上。就实际目的来讲，这对于卡卡已经可以，他脚边坐着这位无价珍宝，两名穆斯林助手上车坐他身边，卡卡就命令车夫赶往火车站。

在车站，卡卡找到一节符合他需要的三等小车厢。派一名穆斯林助手到旅馆结账并取来行包铺盖后，他遣离两名助手，带着卡瑞姆巴巴进入车厢。到现在为止，卡瑞姆巴巴对卡卡言听计从，至此一语未发。火车驶离前不久，卡瑞姆巴巴突然简短地说了一句：“Tikat nikal gaya aur gari chut gai（车票已买，火车启程）。”卡卡认为这句话有着双重意义，虽然外部表面上是指旅行即将开始，内在实际意思是：他（卡瑞姆巴巴）现在必须去见巴巴，巴巴会给予他灵性“推动”。

火车启程后不久，卡瑞姆巴巴变得非常不安，有一两次，抬起一条腿伸到车窗外，似乎想要离开车厢。他什么都没说，默不作声是他的习惯，但这种行为上的突然改变让卡卡感到困惑。接下来的事件，我打算讲述的事发经过，有可能会让太过讲究的读者不快，但实在太独特，若予以省略，那么卡瑞姆巴巴的画面将是不完整的。

卡卡，一开始对卡瑞姆巴巴的这种烦躁举动感到困惑，接着突然怀疑他可能想上厕所，于是带他过去。卡瑞姆巴巴马上解手，接着从粪便中捡出3或4枚一两安那的硬币，1枚单独的铜币，放水龙头下彻底清洗，扔嘴里吞下。后来发现，卡瑞姆巴巴每天会仔细察看他的大便，隔三四日，他就会这样拉出几枚硬币，接着重复这一套奇异的熟练动作，清洗并吞下硬币。

有些人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某儿童误吞下六便士硬币后，心急如焚的母亲把孩子匆匆送往医院。对这些读者而言，这种有规律食用硬币的成瘾——某种循环的食币症，一遍遍地用同样的硬币——有可能揭示了一个玛司特可以不顾健康和卫生惯例而安然无恙的原因。因此，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行为有违他的观念中一位灵性高道应有的举止，那就应当重读巴巴在

第一章中，关于这些神醉灵魂对污秽之物、对世间总体事物无动于衷的阐释。

当今时代，弗洛伊德和其他深度心理学家的学说已足够广为人知，一个聪明人不会否认，尽管他对世人，甚至对自己的显意识心，可能表现得道貌岸然，但不管他喜不喜欢，他终究是被可耻的原始冲动所驱动的。一般人会试图遮掩他的基本冲动，不使其显意识心和世人知晓；但一个玛司特，其存在之泉源被神爱陶醉，他不在于任何人任何事，知道世界是个短暂的梦，毫不掩饰他的行为。一般人衣着得体，却佯装忘记他的心中沸腾着原始冲动，他的身体有着令人羞耻的功能——而且他美其名曰的自尊，大部分只是虚荣心罢了。一个玛司特则完全没有虚荣心，像个孩子，让身体以自身的方式运作，他自己对它完全无动于衷。他也不是古怪的裸露症患者，因为他的行为与旁观者在不在场无关。必须承认，印度有许多堕落的投机分子，会模仿圣人或玛司特的某种外部特征，以博得群众的顶礼膜拜，但是这些可鄙的伪君子，与他们模仿的真正玛司特和圣人相差十万八千里。

关于卡瑞姆巴巴的这个怪习惯，我们也许适合记住拿撒勒人耶稣的话：“为什么你看见兄弟眼里的微尘，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作为西方人，笔者想到，对许多玛司特的怪诞外表和行为，多么有必要抛弃很多旧观念的废物，因此也许上述注解看似离题，却可能有助于一些读者克制嫌恶感，因为对他们而言玛司特是一种新奇事物。

关于卡瑞姆巴巴的这个不寻常习惯，就写这么多。未经更多困难，卡卡和他到达兰契，那天人们首次看见这名“虎人”，无不激动地祝贺卡卡大功告成。每个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到那股无形电缆的拉力强度，把一名如此伟大的玛司特终于拉到巴巴的足前。

现在巴巴的身边，有两个第六层面的玛司特。第一个是我们挚爱的恰提巴巴，现在加上这个强大可畏的卡瑞姆巴巴。因此，在兰契，以及几周后在美拉巴德，巴巴先前说的话已应验，因为他曾告诉满德里，有朝一日他会有两个第六层面的圣人伴随他生活*。[注：当然，在班加罗尔和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埃舍，曾有两个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即恰提巴巴和普瓦拉（见第四章），但普瓦拉无法同卡瑞姆巴巴相比。就是在兰契，巴巴确实让大家注意，他最初就这方面对普利得讲过的话。]

在兰契，卡瑞姆巴巴居住一个特别的小房间，巴巴每天会多次去喂他吃饭，单独与他静坐。卡瑞姆巴巴平常一声不吭，但时不时会突然冒出只言片语，犹如煮沸的水壶冲开盖子。虽然他沉默寡言，当巴巴和他同坐时，他经常又笑又唱。常有夜阑人静之际，也不知几点钟，有人会醒来，听到他自个儿柔声唱着甜美的歌。听到他的嗓音如此甜美，令人莫名地感动，因为听者知道他的外部面貌是那么强大可畏，能感觉到这是他内在本性之光辉的流露。

不像被带到巴巴这里的绝大多数玛司特，卡瑞姆巴巴从未接受洗澡，不过巴巴每天多次喂他吃饭，同他静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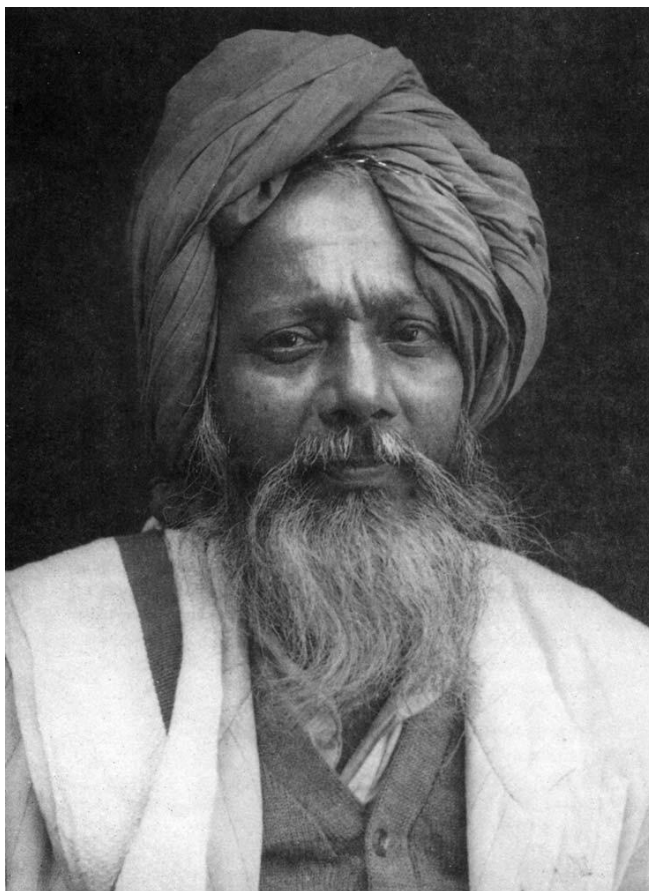
7月底，巴巴一行短访加尔各答后，返回美拉巴德。卡瑞姆巴巴与兰契的小型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一起被带去，安置在美拉巴德山上。

在兰契期间，巴巴就致电美拉巴德的彭度，让他在山上的旧医院建筑内，为卡瑞姆巴巴建一间特殊的笼屋，用结实的竹杆做成格子围屏，通过它可以方便地把食物、水及其他必需品传给卡瑞姆巴巴。玛司特被带到美拉巴德后，让卡瑞姆巴巴舒适地住笼屋里。巴巴使用隔壁房间，每天多次去与他静坐，并亲自照顾他的需要。

大约两周后，巴巴表示他对卡瑞姆巴巴的工作已结束，命卡卡把他送回加尔各答。说来也怪，玛司特似乎不愿意去，随着列车越来越驶近加尔各答，卡瑞姆巴巴变得愈来愈焦躁不安，两次重重地掴卡卡耳光。到加尔各答后，卡卡把他送回那段人行道，并为他安排了日常照顾。旁边有一间医生的诊所，该医生答应每天有规律地喂他两顿饭，为此接受了足够的钱。卡瑞姆巴巴的照片就是这次拍摄的，因为是他与巴巴联系之后拍的照，看得出他穿着干净的卡夫尼。

巴巴与这位钻石般灵魂的联系史就此结束，后者回到加尔各答的肮脏人行道，因为自1940年后，尽管巴巴曾两次赴加尔各答，既为穷人施食，又联系了高级灵魂，但他再也没有会见卡瑞姆巴巴*。

[注：读者若想了解巴巴对卡瑞姆巴巴工作的精确日期，可参阅附录的加尔各答部分。]



阿里·夏在马哈巴里什沃，1947年1月

4

阿里·夏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马太福音十八章

这位令人愉快的第五层面玛司特很有趣，不仅因为他与巴巴的许多联系，而且因为他是一位贾玛里型玛司特的完美范例。尽管他酷爱抽烟，性格平淡温顺，外表像个玩具娃娃，却拥有一种孩子般的单纯品质，让人彻底打消戒备心。这种单纯并非故作姿态，而是他里面的一种内在品质，巴巴经常让我们注意之，这点或许是对他内在仁慈高度的外部衡量。

大约 25 年前，阿里·夏来到阿美纳伽，由另一个玛司特陪同，他们各自手提一只小水壶。他们抵达当天，住在萨杰普拉免费客栈。几天后，另一个玛司特离去，从此在阿美纳伽销声匿迹。最初几天坐在角落里的阿里·夏，现在过来，使用客栈中央的一块地方。几个月后，人们开始敬戴他，有些人愿意，会在他面前献歌，另一些性格更朴实的人会照顾他的身体需要。

后来几年，阿里·夏成为公共巴士司机的特宠对象，由于当时在阿美纳伽，运营公共巴士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行业，多条线路的终点站，都设在阿里·夏住的免费客栈旁，那片尘土飞扬的露天场地。印度的公共巴士司机和售票员普遍是一批粗人，因业务所迫，他们不得不头晚在一个村过夜，第二天在另一个村过夜。他们的习惯往往不像体面的户主那样，因此这个职业名声不好。但虽然他们品行有问题，心肠却蛮好，很多极为粗俗的无赖对圣人们也怀有一丝温柔。正是这样一些人特别尊敬阿里·夏，这种情况令人想起，税吏和罪人如何与基督为伴，祭司们却密谋将他钉上十字架。

我发现自己不知如何恰如其分地描写阿里·夏，因为就像所有文静的人的故事，没有多少可讲的。他最喜欢的，就是待在房间里，若可以他就坐在椅上，整天不停地抽烟。他的动作完全是贾玛里型玛司特的，在空中、地上或腿上比划，仿佛用想象的字母，以一种含糊简略的方式，写着什么东西。他偶尔喃喃自语，如果问他一个问题，他先停顿几秒钟，似乎在考虑他的答复，之后使你懊恼的是，他会逐字地重复你的问题，仿佛那只是无需回答的反问。他的嗓音温和、轻柔又慈祥，一边说，一边露出平静的微笑，不过他的话会让普通人听得一头雾水。他的口头禅是，重复动词 bolna（说）的语气和时态变化，大致是这样：“Bolta tha, bolneko laga, bold wuh ke…”这可能有诸多意思，不过近似的翻译是，“他在说，他开始说，他实际说……”

我记得，他有一次在马哈巴里什沃，站在巴巴面前，说道，“Bolenge, bolenge, lekin kab bolenge malum nahin”（他会说的，他会说的，但他何时说，我不知道）。或许这番话是指巴巴的打破沉默，但就像大多数玛司特顺便说的话，几乎可以用任何方式解释。

鉴于巴巴缄默不谈他对玛司特做的确切工作，不用说，要推测巴巴为何经常把阿里·夏召去的原因是不可能的，不过很显然他发现后者有帮助，因为从1943年首次联系到1947年7月底期间，他曾在二十次不同的场合将阿里·夏召去。

我记得有一次对巴巴说，他与阿里·夏会面后出来，看上去多么疲劳。巴巴随即解释，他不得不额外辛苦地对阿里·夏工作，原因是后者易瞌睡、怠惰的脾气。不过从好的方面说，阿里·夏的一贯温顺可能是个帮助，因为他容易感到满意，而巴巴经常解释，为了达到他工作的目的，首先必须让玛司特尽可能处于最佳的心情。

阿里·夏给人的印象是，当巴巴有紧迫的灵性工作要做时，会把他用作第一线预备的玛司特。他居住阿美纳伽，许多巴巴弟子也住那里，故很方便找到他；他不会难弄，从不拒绝来巴巴这里；只要有个安静房间，有充足的香烟，他似乎随遇而安。

或许全部二十次联系中最有趣的一次，是巴巴在安吉拉斯睿希山上闭关的那段时期。那是一座森林覆盖的高山，位于中部省那最荒蛮的地区之一，赖布尔以南约100英里处。想象一下，青葱的森林遮盖着崎岖山地的粗糙轮廓，曲折的山谷里，小溪涧水潺潺流过乱石，汇入神圣的马哈纳迪河，该河源头就在几英里外。

传说在古代，有四位伟大的睿希，在这些孤寂的森林以及山间的零散村落里生活，这些大圣人的故事依然代代相传。四位睿希被称作安吉拉斯睿希、希润吉睿希、穆克昆达睿希和

昆玛戈睿希。

嘉尔·科罗瓦拉，巴巴委派其挑选并准备一个合适地点用于闭关，他挑选了那座与安吉拉斯睿希有关的山。他下令在山顶建一间小屋，修好通向山脚的崎岖路径，使轿车可以通行，安排人员将水、牛奶和蔬菜送上山，总之确保所有的细节让巴巴的闭关顺利又方便。

巴巴和男子们于 1945 年 10 月的最后一日，来到此处荒蛮的山顶。有四天，巴巴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单独同阿里·夏在一间小屋内静坐，这是在较低的山坡上为玛司特准备的小屋。之后阿里·夏被送回阿美纳伽，最后一周巴巴在山顶的专用小屋内，独自继续做他的静默工作。

后期的一天，巴巴在彻底闭关中坐了数小时，之后出来时，他的脸色极为憔悴疲倦，是阿迪记忆中从未见过的。巴巴说，一场巨大的灾难将席卷世界，会消灭四分之三的人类。阿迪深受震动，不仅因为巴巴脸上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一从闭关出来，就立刻自发授述这些话，似乎在闭关期间所做的工作，与他谈到的世界受难有着明确的关联。

阿里·夏与巴巴分担的另一次不寻常的闭关期，是在希瓦吉从莫卧儿人手中夺取的一座重大堡垒上。随着旅行者从南面接近普纳，离它不到 40 英里时，道路爬升到一个小山隘，然后盘山而下 800 英尺，来到尼拉河畔的暗褐色可耕地。从该山隘远眺，北部地平线耸立着不规则的绵长山脊，上面坐落着一对布兰达尔和瓦兹伽尔古堡，其中布兰达尔堡更高，顶峰海拔达 4500 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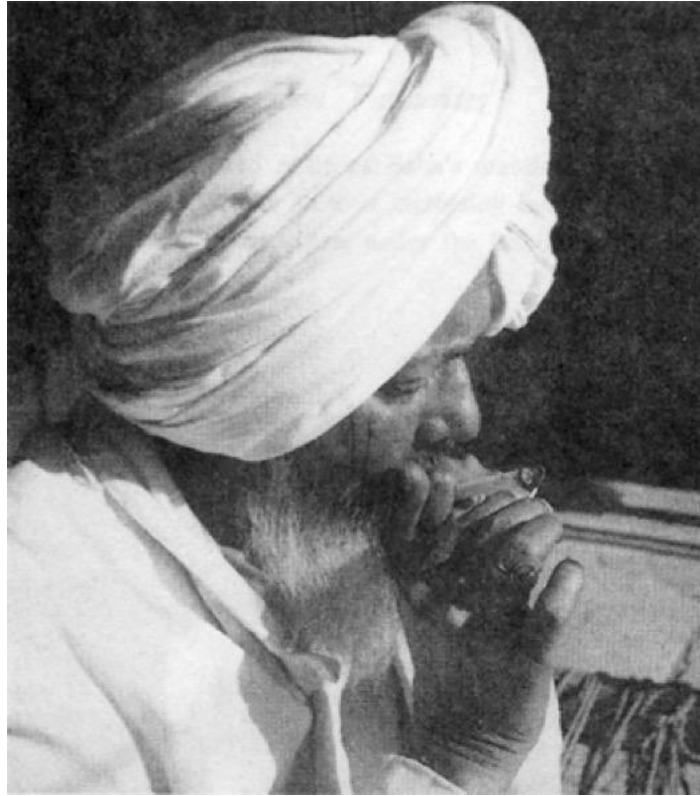
1947 年 3 月，巴巴宣布他想在一个与希瓦吉有关的地方闭关，由于各种实际原因，布兰达尔被选作最适宜之地。阿里·夏从阿美纳伽被接去，和巴巴在那里待了八天。时值 4 月中旬，太阳按部就班，从日出到日落都在蔚蓝的天空中燃烧；但由于众神的心血来潮，一股猛烈的气旋从阿拉伯海吹来，以不寻常的狂暴袭击印度西海岸。布兰达尔堡遭遇这场风暴的边缘，山顶消隐在迷雾中，其峡谷被浑浊的激流所冲刷。

在这座被风暴横扫的山上闭关八天后，巴巴带着阿里·夏，往南搬到萨塔拉待五天。一天，巴巴在阿津基亚-塔拉古堡的遗址墙内，单独静坐数小时，此堡位于城区背后的陡峭山上。萨塔拉，如同布兰达尔，与希瓦吉的生平有诸多联系。希瓦吉的灵性导师，赛古鲁斯瓦米·罗姆达斯，就是在 8 英里外的萨简伽山堡上圆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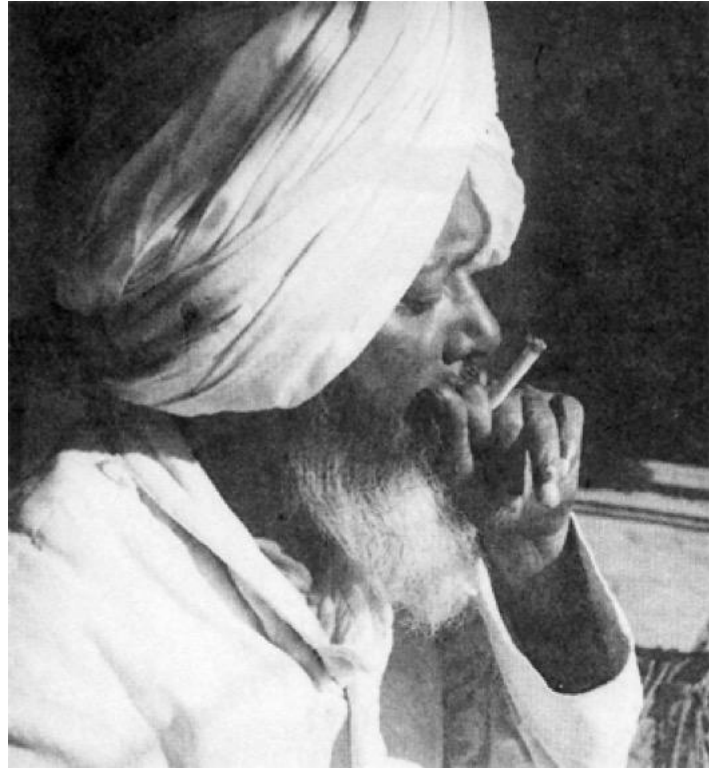
上述这些，仅仅是阿里·夏与巴巴之间二十次联系中的两次，若读者喜爱了解详细日期，应参阅附录的阿美纳伽条目下，所列举的全部各次联系。

本书写作之际（1947 年 9 月），阿里·夏，按巴巴的指示，到美拉巴德居住。无疑在最近数月，他的行为变得愈来愈正常。他依旧用极为古怪的方式，将动词 bolna（说）的语气和时态混合一起，但现在他讲话通常理智而清晰，会提出恰当的问题，作清晰的答复，对人事发表机敏的评论。他有自己的专用房间，尽管行为上有明显改变，通常他是那么安静，人们几乎意识不到他的在。他这方面，当然与穆罕默德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从第一缕曙光直到夕阳落下西山，不断地用荒唐而敏锐的玩笑，宣告表示：他，穆罕默德，充满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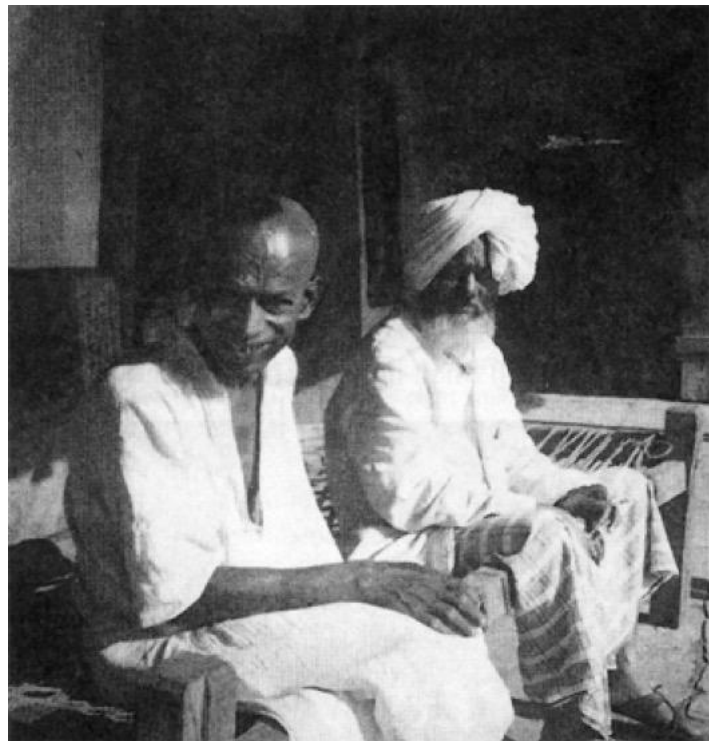
就这样，两位伟大的玛司特——巴巴曾和他们一起做过大量工作，或许他们有所分担了巴巴的多种多样负担——现在一起居住美拉巴德，并被巴巴的爱与指导所鼓舞，对这里的日常生活和在此居住工作的人们，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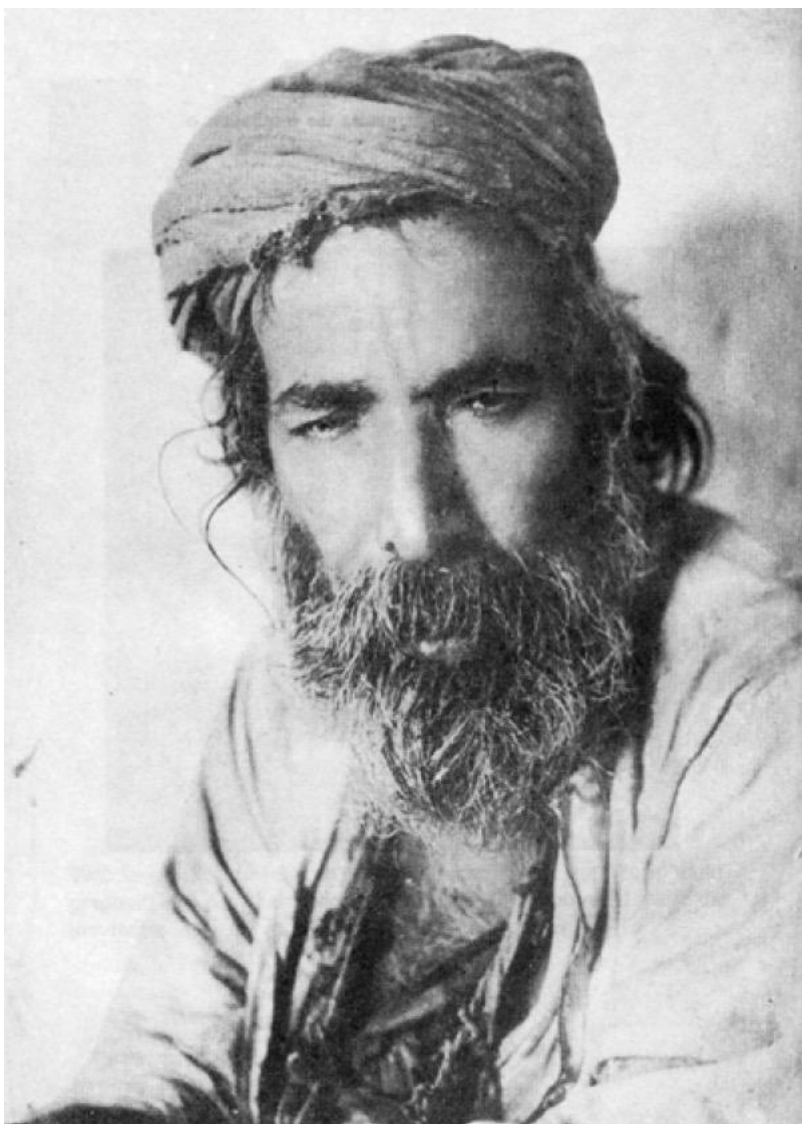
阿里·夏点燃一支香烟



他享受第一口烟



两个最爱在美拉巴德，穆罕默德以被拍照为乐，阿里·夏则疑惑地瞪视穆罕默德。
注意阿里·夏手里必备的香烟。摄于 1947 年 9 月



恰恰在萨塔拉，1947年7月

5

恰恰

（奴尔·阿里·夏·帕坦）

“你外在的形貌掩盖了灵魂的浩瀚。”

——威廉·华兹华斯（公元1770-1850年）

美赫巴巴曾解释，在整个印度*，除了库特博之外，还有三位第七层面者——两位玛居卜，一位吉万莫克塔*——而恰恰，是两位伟大的玛居卜之一。这无疑是个讽刺，一位淹没

于神者，对我们来说，本质上应该始终是个谜；但是，当一个人试图了解这位帕坦老人时，他的思想会被这样的愿景激发：即去探寻并赢得，在恰恰饱受摧残的肮脏身体深埋着的无限喜乐之圣杯。一个人的智力可能会反抗，但直觉之耳语会在内心的走廊上回响：即恰恰真正已经登峰造极，而我们依旧在僵化思维习惯的雾谷中摸索。对于一个熟悉苏非或吠檀多学识的人，或者对于少数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这种灵魂的存在，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对于一个不精通这些教导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困难重重。对这些读者，我只能建议他，应该重新阅读巴巴在第一章的解释，其中阐明了为何一个像恰恰这样融入于神的灵魂，对世间环境完全漠不关心。

[注：此处印度指现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另一位玛居卜是巴特的巴巴·夏哈卜丁，吉万莫克塔是亚德吉里的伊希瓦·达如·斯瓦米，参阅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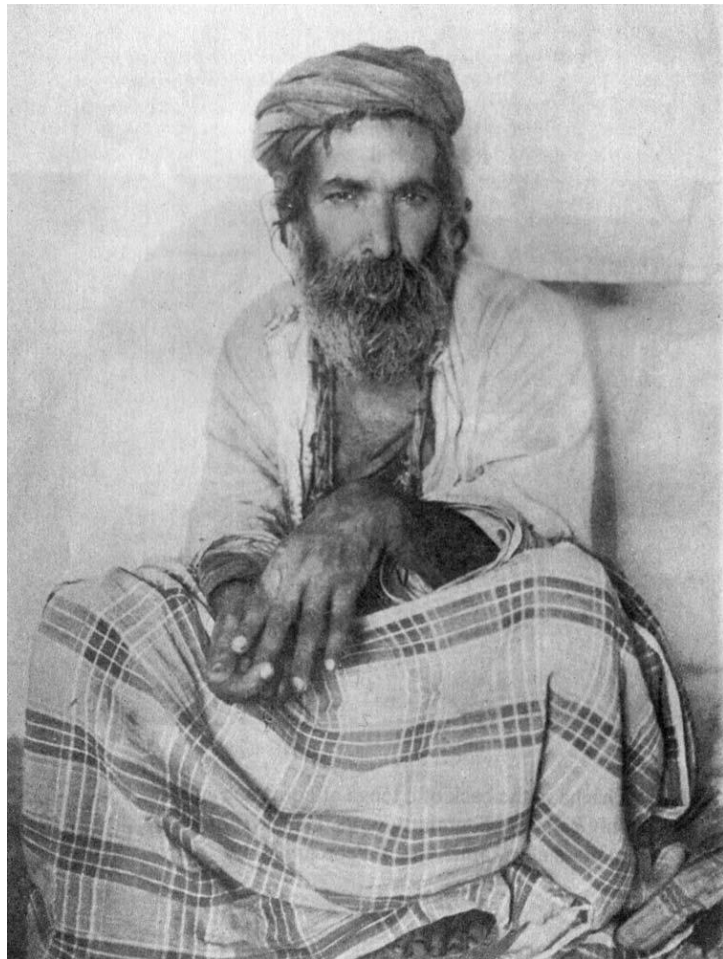
有关恰恰历史的以下笔记是拜度讲述的，他从阿杰梅尔的诸多人士搜集得来。恰恰是帕坦人，真名是奴尔·阿里·夏，许多年前从白沙瓦附近的家乡来到阿杰梅尔。他的妻子和儿子仍在世，儿子有时会从白沙瓦来，探望年迈的父亲。恰恰曾是一位“哈菲兹”，即能熟背古兰经者，来阿杰梅尔教授阿拉伯语。到后不久，他去了著名的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的圣陵，并似乎感到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居住那里。有十二年，他一直待在克瓦伽·萨赫伯圣陵里的索拉-卡姆巴（solah khamba）墓地，期间他的身上似乎发生了什么，因为从那以后他成了玛居卜。十二年后，他从圣陵出来，在一个地方坐了六年。之后的一年，他去了阿杰梅尔后面高山上的塔拉加尔大古堡。

从塔拉加尔，他往南大约 300 英里，来到印多尔。有个奇异而难以置信的故事：他在那里死去，并被埋葬。在印多尔，他被叫作甘贾巴巴（ganja 指秃顶）。据说他死后一年左右，一些民众从印多尔前往阿杰梅尔，参加克瓦伽·萨赫伯圣陵的年庆活动，期间他们震惊地发现：恰恰，印多尔人称呼的甘贾巴巴，依然活着，坐在圣陵旁的水龙头边上。据说，他们把其他印多尔人叫来，这些人同样认识甘贾巴巴，曾见证他死去被埋葬，他们也确认了他的身份。这个死而复生的奇闻随后开始广为流传，恰恰名声大振。故事是不是纯属虚构，我不知道，无疑读者将根据自己的倾向，接受或否认之。至少这是个例子，说明围绕一个像恰恰这样的人物可能兴起的那种传奇故事。在水龙头旁边坐了几年后，恰恰最终搬到一间小棚屋，过去 16 至 18 年来，一直住在里面。

巴巴与恰恰之间的联系始于 1939 年 2 月。1938 年 12 月，巴巴率领一批东西方弟子，驾车外出旅行。从美拉巴德启程，他们先去海得拉巴，其坐落在德干高原心脏地带的新月形花岗岩群山之间，从那里他们加速北上，经过中部省邦的贾巴尔普尔和森林地带，前往贝拿勒斯、阿格拉、马图拉和德里。参观过这些宏伟的城市（其城墙曾被无数军队的箭矛枪炮摧残），之后他们调转往西，穿越拉吉普塔纳的沙质平原，来到阿杰梅尔。阿杰梅尔依偎在干旱的阿拉瓦利群山中，是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之寓所，他的圣陵闻名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



近 30 年来唯一一次洗澡后，恰恰坐在马车后座，身穿一尘不染的新卡夫尼。
摄于 1939 年 2 月，阿杰梅尔



恰恰在萨塔拉，1947 年 7 月

他们抵达后过了几天，巴巴开始联系许多玛司特，并建立一个小型玛司特埃舍。此埃舍在其他地方有描写，故我在下文所述，将仅限于巴巴对恰恰的工作。

当时，恰恰住在克瓦伽·萨赫伯的圣陵附近，那间虱蚤滋生的肮脏小棚屋里，从未听说他离开过。一个侍者照顾他的需要，恰恰自身脏得难以置信。他戴着旧帽，身上衣服散发异味，被变质的茶及腐食的碎屑，浸透弄脏。之所以叫他恰恰，是因为他嗜好喝茶（cha），每当他想喝茶，经常喊道“茶，茶”。大量的茶没有被咽下，而是被泼在他的衣服上，并且——天晓得怎么回事——泼在他的帽上，久而久之变质的茶和糖结成硬壳，粘着头皮揭不掉。

卡卡被派去带恰恰来巴巴这里，也许正如卡瑞姆巴巴的事例，他被赋予内在钥匙以开启恰恰的意识之门。不管怎样，卡卡把恰恰带到巴巴的住所，令本地人大为惊奇，因为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这点，自从许多年前恰恰来到阿杰梅尔，从未见他应任何人的要求去过任何地方。

恰恰一带到住所，巴巴和满德里就准备给他洗澡，但这样做之前，必须先用剪刀将他的帽子和衣服剪掉，因为如我们所知，衣帽由于茶、食物和污垢而变硬、粘在身上，要去除他的衣帽别无他法。

那天，恰恰经历了近30年来首次洗澡的独特经验，事实上，这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洗澡，因为即使1947年他逗留萨塔拉期间，都坚决拒绝洗澡，而以前或之后，相信都不会有人给他洗澡。这次洗澡后，给他穿上新卡夫尼。他随后向巴巴要了一道特别的素菜和粟米面包。食物送来后，巴巴亲手喂他。饭后，恰恰要叫马车，车被叫来，他上了马车，叫巴巴坐他身边，二人一道出发。恰恰简短地吩咐马车夫，把他们送到塔拉加尔。不过巴巴似乎不想和恰恰一直乘到该古堡，只把恰恰送到他的棚屋，把他留在那里。

初次联系后，有两周左右，巴巴每晚凌晨3点半起来，经过昏暗无人的街道，到恰恰的棚屋，单独同恰恰坐一个小时。这些夜间访问实属不得已，因为白天群众太多，不便私下联系。

从1939年2月的这些最初会面到1947年恰恰造访萨塔拉，期间巴巴多次去看望恰恰，单独同他静坐，读者想了解各次会面的日期，可参阅附录的阿杰梅尔部分。

具有批判思维的读者可能会想知道，巴巴为何不安排把恰恰的脏乱不堪棚屋打扫干净，或者让他搬到更有益健康的环境。实际上，巴巴曾多次命令满德里，将他的屋子打扫并布置一番，可恰恰驳回所有这些努力，命令他们走人。1947年恰恰在萨塔拉时，他貌似执著于脏衣服，同样的态度显而易见——实际上反抗把他衣服脱掉的尝试——那时巴巴解释说，玛司特穿的衣服和身边的零碎物品，有着某种内在意义，为此原因，他们才固执地抓住不放。

1942年7月，巴巴访问阿杰梅尔，联系恰恰和另两个玛司特中的一个，当时做了精心安排，给恰恰充足供应茶。一如既往，巴巴后半夜去与恰恰静坐，那时的街上没有白天的拥挤人群经过他的棚屋。一只可容纳上百杯茶的大茶炊——有龙头取茶，烧着木炭使茶保持滚烫——被摆在他的房间一隅。把茶炊摆在近处的目的是，如果恰恰需要茶（他通常每隔几分钟就要），巴巴不必离屋，可以立刻倒一杯茶，因为立即回应了恰恰对茶的迫切要求，他的心情会保持最佳状态。在本章早些对穆罕默德的记述中，我已经提到，巴巴强调他必须满足玛司特最微小的心血来潮，假如未做到这点，玛司特一旦感到他的意愿受挫，一怒之下会损

害友好关系。在这方面，玛司特就像儿童，有着极不合逻辑的喜好，若这些喜好受阻挠，就会变得恼火。

然而这次，恰恰似乎存心要跟那只醒目地立在房间一隅的茶炊作对，推翻了所有预测，整整两小时联系期间，他只要了两三次茶。因此，巴巴做完静默工作后，出来时下令，将剩余的九十七或九十八杯茶，免费赠送几个晚到的朝圣者，他们仍在进出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的圣陵。

另一次访问阿杰梅尔，巴巴和男子们在拂晓前一两小时，单独前往恰恰的棚屋。棚屋是一间小室，高约五英尺，上方是另一间小室，墙上有几级台阶，故不会太困难，就可以上下攀爬。上方小室住着一人，他相当于恰恰的侍者。他会喂恰恰，大体上照顾其微薄的需要，那些尊敬恰恰的信众会给他小费。巴巴每次过去，会给此人5卢比小费，故他会很乐意地期待着巴巴来访。这天凌晨，侍者在上方的小室睡得正香，但是，将其耳朵听觉与以往小费的愉快记忆联系一起的某种反射，使他突然醒来，听到下方巴巴弟子们的说话声。他急欲下来见巴巴，在半醒状态下，忘了他的小室地面与下方街道路面的距离近五英尺，一下跃出门外，倒栽葱摔在街道上。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这一幕令巴巴和男子们哈哈大笑。他得到了5卢比！

1946年7月，巴巴再度访问阿杰梅尔，卡卡讲到当时恰恰表现出心情十分愉快。巴巴一手拿杯碟，另一手提着满满一壶热茶，进入他的房间。恰恰却拒绝了茶，要羊肉和面饼（他是帕坦种姓，帕坦人爱食羊肉）。送来肉和饼后，给他，他又要了三次。之后巴巴同他坐了近一个半小时，能听到恰恰一直笑个不停。

巴巴的满德里，从晚餐至就寝之间的愉快时光里，会闲坐着，谈论白天的事，或者随便闲聊，话题常转向巴巴和他的玛司特工作。这些时候，大家普遍承认，卡卡的突出功绩是1940年把加尔各答的卡瑞姆巴巴带到巴巴这里。拜度的圆满工作，无疑是1947年6月将恰恰从阿杰梅尔一路带到萨塔拉，这个简直奇迹般的成就。

也许根本不可能让读者了解，一个像恰恰这样的玛居卜的那种任性顽固，或者你想说实话说，即那种十足的顽固不化。就他们与世界及其普通民众的关系而言，这样的人毫不在意任何人。他们表现出要么对人类怀有一种精神上的轻视，要么如同一个新生儿般，只是根本不在乎人类；只有当他们感到一股更伟大的灵性力量——比如巴巴——的牵拉，才偶尔会依从巴巴满德里的请求。这方面，埃利奇布尔的古拉卜巴巴——1939年被卡卡带到贾巴尔普尔的埃舍——非常有趣，因为古拉卜巴巴的话表明，他感到巴巴在拉他，他作了反抗，却被迫来到巴巴身边，尽管他的一部分个性与之抗争。

1947年5月底，巴巴一行从马哈巴里什沃迁至萨塔拉。巴巴一到，就开始筹建玛司特埃舍。拜度被派往阿杰梅尔，遵令争取把恰恰带到萨塔拉。

到5月底，印度大地上的风景被晒焦、令人生畏，干旱的土壤似乎渴望着未来6月季风雨的滋润。当拜度前往阿杰梅尔，穿越途中沉闷的风景时，读者可以想象，随着他越来越接近恰恰的住处，反复萦绕在他脑际的希望与怀疑思绪。他于5月末周抵达阿杰梅尔。克瓦

伽·萨赫伯的年庆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天气酷热，供水不足，前来拜谒此重要圣陵的人群熙熙攘攘。

有三四天，拜度频繁拜访恰恰，虽百般尝试劝他走，皆徒劳无果。5月31日夜晩，他又过去，现在他颇为消沉，相信无望完成任务。恰恰叫他取些米饭、羊肉及凝乳，并且喂他。拜度照做，之后恰恰又要一些。要求获得满足，他最后吩咐，给他一点冰水。之后拜度突发灵感，集结他的说服力，直接对恰恰的顽固发动最后的正面进攻，并攥住恰恰的手，吩咐他跟他一起走。令拜度惊讶的是，恰恰立刻起身，从地上捡起一块脏毯，跟他走到街上。二人坐上一辆马车，立刻前往火车站。

除非一个人见过印度的宗教集会，否则几乎不可能想象，形形色色的朝圣人群怀着愉快放松的心情四处游逛的场面。如果他是人群中的一员，不忙于特殊任务，观察这些朴实的民众蛮有意思。然而拜度，有着明确目标，要把恰恰带给巴巴，发现这些人群给他的路上添堵。火车站——绝大多数来阿杰梅尔的朝圣者，必须通过这个门户往返——已经被摩肩擦踵的旅客堵塞。显而易见，根本不可能带恰恰进入车站，或乘上任何赴孟买的列车。于是拜度雇了一辆出租车，把恰恰哄上车，驶往西南约30英里外的贝阿沃尔。

在贝阿沃尔，他设法让恰恰上了火车，在多个联轨站多次换车，他携带着这位珍宝，越来越接近巴巴。每当他要把恰恰从一部列车换到另一部，会要来专用椅子，那是各重要车站都备有，用于运送病弱人士的。他会扶恰恰坐上椅子，推到另一部列车。6月3日二人抵达萨塔拉，巴巴对恰恰的日常联系就此开始。

想象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四壁刷白，凉爽的灰色沙哈巴德石地板，两扇窗，一道门直通房子后面，与低矮的厨房之间，那一片洒满阳光的砂石空地。房间前面，用竹席围屏隔成一小块封闭区，面积和房间本身差不多，形成一个有点私密的院子，使房间保持隐蔽，不受那些在埃舍来回走动做各种事务的人打扰。

在这个朴素房间的一隅，恰恰坐在一块长条席子上。他逗留萨塔拉的五周，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尽管白天大部分时间，他坐在习惯的角落，面朝门口，偶尔会自发地挪动几码，坐到房间的对角角落。

每天，巴巴用大部分时间，力劝恰恰喝茶进食，或者与他静坐。这几周期间，巴巴与阿里·夏，尤其与恰恰，静坐一两个小时后，出来时面色苍白疲惫，衣服往往被汗湿透。似乎他与这些伟大玛司特一起静坐时，必须利用身体之透镜，以聚焦他的无限能力之光线——故身体感受到压力。

有一天发生一件趣事，说明恰恰过的那种反射式肉身生活。那天上午，巴巴一直给他茶，恰恰突然开始要更多茶，并把茶递给巴巴，叫他喝。连续喝了十多杯，之后巴巴觉得很难再喝下。于是每次恰恰让他再取茶，巴巴就拿着杯碟到门外，过一会儿重新进屋，把空杯碟小心地递给恰恰，仿佛盛满茶。接着恰恰会做出，把茶由杯倒入碟的动作——印度常见的饮茶方式——然后把茶碟，他显然相信倒满了茶，递给巴巴。巴巴会做出喝茶的动作。这幕滑稽剧演了五十来遍，恰恰对此显然并不知晓。

在萨塔拉，他不仅拒绝洗澡，而且过了几周，才肯让人脱掉他的脏破衣服。这位伟大的玛居卜，在一间脏乱不堪的棚屋里，几乎一动不动地坐了近二十年，尽管无视基本的卫生准则，却依然有着强健的体格，这真是了不起。

在萨塔拉期间，恰恰不大喜欢说话，基本整天坐着，双腿要么相当笨拙地折叠着，要么膝盖靠近胸口，单肘或双肘搁在大腿或膝上。他的头部通常略前倾，故蓄须的下巴几近抵着胸口，大多数时间，他的头会略微上下摆动，好像列车上的打盹者。他的眼睛通常半开着，正如老年人常见的，角膜边缘有一圈模糊的乳白色环。他的脸和头较长，下方身躯（对帕坦人而言）却不同寻常地小，面部表情好像一个人正做着奇异而可爱的梦——眼睛却开着。那张大的半身照，体现出这种神情，有一种温和单纯。他说话简练，音节模糊不清，像一个说梦话的人，说的话很少超出“*Ao, ao*（来，来）”、“*Jao, jao*（去，去）”、“*Cha, cha*（茶，茶）”或者“*Nahin, nahin*（不，不）”。

关于他的肮脏，关于他的拒绝洗澡，还有关于他的不愿穿干净衣服，也不让人给他的铺盖和周围保持清洁，已经说得够多了。很显然，他意识不到身体功能，有着新生儿一般的满不在乎；但与幼儿不同的是，他既不在意喂没喂他，也不在意睡眠，也不在意身体的冷暖干湿；可尽管如此，他体格非常健康。

7月首周结束，巴巴解释说，他对恰恰的工作已完成。7月10日，派拜度将他送回阿杰梅尔。

拜度讲述，当列车驶入阿杰梅尔车站时，恰恰突然变得喜气洋洋，自动地下车，快步走过站台，出站后，立即坐入马车。拜度上车坐他身边，欣慰地发现如此省事，二人遂前往恰恰的棚屋。

然而现在，恰恰的心情似乎变了，他们抵达棚屋时，他却坐在马车后座，对请他下车充耳不闻。马车夫耐着性子，等了近半小时后，抱怨说他该给马喂食喂水了，便解下马具，把车体连轴一起搁在地上。可恰恰依旧别扭地高高坐在后座，于是拜度抓住车轴，轻缓地抬起，故按重力法则，恰恰被倒出座位。

阿杰梅尔的民众欣喜地看见，他们的恰恰又回到他们中间，因为一般人不晓得他是被带到萨塔拉去见巴巴。拜度被告知，当地有个金匠十分敬爱恰恰，在恰恰离开期间，此人每晚来到他的棚屋，坐在那儿流泪。

就这样，这位伟大的玛居卜重返阿杰梅尔。个人觉得，他与巴巴之间的联结将会时不时更新，巴巴要么会再度召见他，要么会再度去访问他，正如之前他常做的，亲临克瓦伽·萨赫伯的圣陵附近那间奇特肮脏的棚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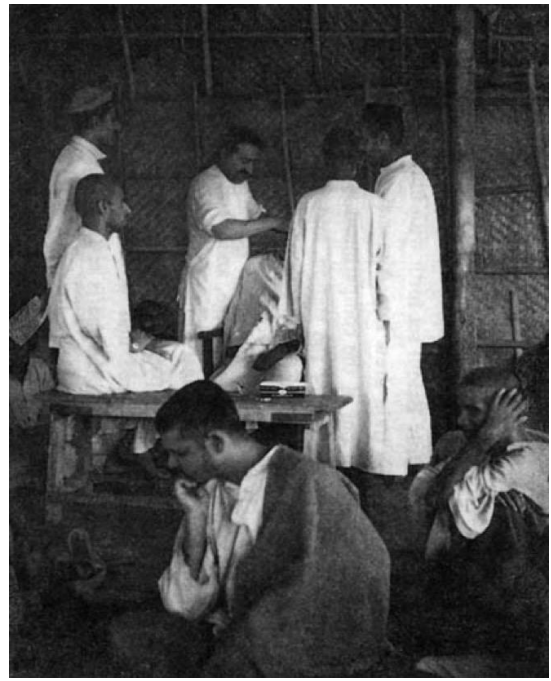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夏姆司-埃-塔卜睿兹的诗句，虽然按字面上，该诗适用于玛司特，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视之为适合这位伟大的玛居卜。

（原波斯文略）

“属神者是废墟中珍宝。”



拉乎里埃舍的居民



巴巴在拉乎里工作。他给居民们理发。那名身穿卡夫尼，背对镜头站立，观看巴巴工作的虎头虎脑男子，就是穆罕默德。

第三章 疯人埃舍

1936年8月至1940年9月

在拉乎里，美赫巴巴奏响了他生命交响乐中一个新乐章的初始音符。他通过美拉巴德的学校取得蓬勃有力的成就后，1930年代初用于打造与西方世界的最初链接。完成此事后，1936年，他转向对疯人和神癫者的服务。

拉乎里埃舍，主要是为了周边村镇的疯人、普通精神病人。下文可以看到，有几个真正的玛司特和几个神癫者，但大部分只是这样那样的精神病人，没有什么灵性。不过，尽管这个埃舍有别于后期的玛司特中心，却跟它们有一个共同因素，即其外部常规工作的性质；正因为这种外部工作的相似，拉乎里在某种意义上，是后期玛司特工作的起点。

这个疯人埃舍的历史颇为复杂，因为虽然它开始于拉乎里，该地在巴巴的活动中占据了首要位置，但后来迁往美拉巴德及班加罗尔，而且是在美拉巴德，它的事业达到高潮。似乎这一高潮就是1938年9月居民们的表演戏剧，因为紧随这场演出之后，大概一半埃舍被解散，从那以后，巴巴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其他任务上，而疯人埃舍（正如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能会说的）进入缓慢的衰退，直到1940年秋最后消亡。

在这篇对疯人埃舍的记述中，我打算先描写拉乎里，然后就更有意思的居民略写几行；最后我会用几段文字描述埃舍的多次搬迁。

拉乎里位于阿美纳伽以北大约 30 英里，在连接阿美纳伽与纳西科的路上，所以特别便利，因为它处于美拉巴德的永久总部与纳西科的静修所之间，该静修所为了接待西方组弟子正在准备中。

拉乎里是个乡村小镇，位于神圣的戈达瓦里河的支流岸边，树木繁茂，格外喜人。埃舍同享此福，建于一片橘林中，还有许多老芒果树，枝广叶茂非常高大，更添宜人气氛。

正是在这个别具魅力的环境中，搭建了埃舍的临时棚屋，并为巴巴本人建造了专用的单间小屋。还设立了免费诊所，开业不到一两周，就蜚声乡间各地。每天有数百名病人，其中很多来自零星散布的穷乡僻壤，纷纷涌至诊所。尼鲁负责诊所，从早到晚忙于照料病人。

1936 年 8 月，住处收拾得井然有序后，多名男子被派去寻找疯人和神癫者，把他们带到拉乎里。埃舍的管理交给普利得和拜度，主要由拜度照管实际细节，因为普利得时不时会外出，去挑选带回他认为适合巴巴工作的对象。

巴巴的工作，他的可见外部工作是：每个居民一到，就给他刮脸、洗澡、穿衣并喂食。每天他会洗刷埃舍的厕所，给一定数目的旧居民洗澡，并同他们静坐闭关。就这样，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各种卑微的工作，确实既是众生之主，又是众生之仆。

居民们有各种自由，但不可以走出埃舍花园的大片地界。他们要什么都会提供，且吃饱喝足，食物有益健康又营养，比之前大多数人见识过的都好。或许忠实地侍奉这些人的身体需要并不稀奇，但巴巴的工作不止于此，事实上，那方面是最不重要的。巴巴所做的，是对最平凡无奇的杂务，赋予人性和神性的光辉。就像夜间花园的芬芳，他无私之爱的精华渗入这些破碎扭曲的黑暗心灵。居民们开始感受到这点，并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回馈巴巴给予他们的爱，许多人开始把他当作神圣化身崇拜。

巴巴的无私服务和超凡之爱这两个因素，足以让一个不经意的旁观者明显感觉到它们的影响，但除此之外，弟子们一直有一种印象，即巴巴对玛司特、高级灵魂及疯人工作的终极目的是灵性上的，这方面的努力远远超出了他外部可见劳动的范围。遗憾的是，要证实这个假设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当有人找巴巴解释，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含糊作答，显然他对所作所为并不想透露奥秘。但这种感觉确实存在，毫无疑问，从这些早期的拉乎里岁月起，巴巴对高级玛司特所做的工作，充分增强了这一信念，即他的努力带来的不可见成果，远远超出其直接的、有形可见的结果。关于他对神癫者和玛司特的工作，巴巴只是说：他爱他们，他们爱他；他帮助他们，他们帮助他。有了这句简洁的阐述，我们将放弃进一步的推测，转而描述更为重要有趣的疯人埃舍居民。

埃舍开设后不久，穆罕默德被带到拉乎里。他是真正的玛司特，作为巴巴的五个最爱之一，在第二章已有完整记述。

除穆罕默德之外，疯人埃舍还有四个真正的玛司特：阿君，达度·布阿，拉尔·萨赫伯，

还有一个，从孟买被带来，只住了几天，是第一个接受巴巴洗澡的玛司特。阿君是后期在美拉巴德加入埃舍的，很容易从众人中认出他，因为他蓄着又黑又长的乱发和长指甲，这两样东西他不让剪短。他总是口渴，每天要喝满满两桶水。他是中级的玛司特。

达度·布阿在拉乎里加入，似乎喜欢有人称呼他“宝”（译注：兄弟），那时他会耸肩挺胸，幸福满面。早期，每天他会爬到花园里的某棵大树上，坐在树顶的不牢靠细枝上，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

埃舍搬到美拉巴德后，他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堆堆泥土从院子的一处移到另一处。有段时间，他似乎认为埃舍的大厅不够干净，或者没达到应有的洁净度，故他每天会奔忙五六遍，用扫帚做大扫除。这意味着，坐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受扰，因为他似乎做事一丝不苟，每当被某个斜躺着的居民同伴挡道，他会让对方挪位置。他是中级的玛司特。

拉尔·萨赫伯在拉乎里加入。他会俯伏在巴巴脚前，热烈拥抱巴巴，称巴巴为神。他是普吉亚的好朋友，后者是一个可爱的弱智者，我很快会写到。拉尔会对普吉亚许诺，要送他一马车金银珠宝，让他娶个王公的女儿。他还会把手伸进口袋，说里面有一千万卢比，问普吉亚，他要不要马上拿出来给他。普吉亚总会回答：“不要，还用不上。”拉尔·萨赫伯是一名好玛司特，埃舍于1940年关闭后，他被送到纳西科。至今他依然在纳西科，广受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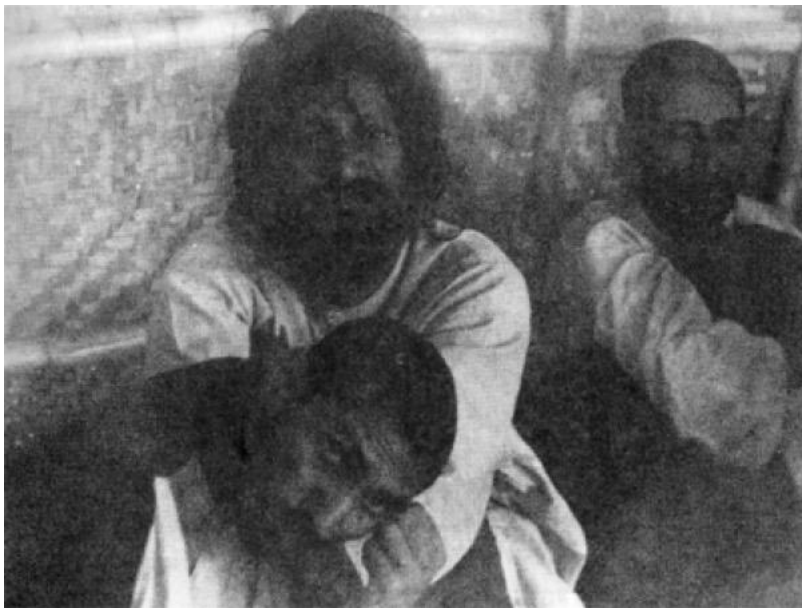
那名来自孟买待了几天的玛司特，习惯给全身涂满火灰和熟石灰，是接受巴巴洗浴的第一个真正的玛司特。

普吉亚，可能是疯人当中最可爱有趣的。他是傻笨的乡里人，智力发育障碍，却是个绝妙的伙伴，成为埃舍的活跃分子。他是拉乎里本地人，第一个被带到埃舍。他生性活泼爱闹，一逗就傻笑。他喜爱声音和身体节奏，很少见他脖子上不挂着个煤油铁桶，用作打击乐器，一边咚咚地敲，一边随伴奏乱舞。普吉亚太爱他的即兴桶鼓了，若他有失检点，只要威胁将鼓没收，就能让他改过。

埃舍解散后，普吉亚被送回拉乎里，他身边总带着铁桶，会边跳舞，边喊巴巴的名。拉乎里发生大洪水时，他被淹早逝。1946年11月1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导致河流决堤，大半个拉乎里镇被彻底摧毁。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露天市场里，死去的普吉亚保持坐姿，右手捂着鼻孔。也许他曾在上涨的洪水中玩耍，水面淹到他的鼻子时，他一定捂住鼻孔阻止水涌入。显然他并未试图救自己，而是背靠一处石台坐下，所以最终，洪水漫过了他的头，高出大约15英尺。



拉乎里的一些面孔。左起第二个，剃光头，眼窝深陷，注视镜头者，是拉尔·萨赫伯。中间后排，毯子盖头的微笑者，是达度·布阿（宝）。这两人是拉乎里埃舍的真正玛司特中的两个。最左侧，手抵脸颊，注视镜头者，是拉姆赞。



拉乎里的更多面孔。蓬头乱发者是阿君，拉乎里的少数真正玛司特中的另一个。



拉乎里的阳光和荫影。觉悟者巴巴，在逗普吉亚玩耍。注意普吉亚膝上的煤油铁桶。



拉乎里的法吉尔·布阿。注意后面的围屏，是用竹席做的。

一名巴巴弟子居住拉乎里，洪水期间，他和全家人逃到屋顶被困三天，讲述了这个普吉亚去世的故事。他还讲到，洪水发生前那几天，普吉亚头痛，为给他止痛，他给了普吉亚药物和一杯茶。他问普吉亚想不想去巴巴那里，他答道：“想，我很快要去巴巴那里。”

除普吉亚之外，还有许多人。古拉姆·侯赛因，把一个年轻守夜人吓得魂飞魄散，他在黑暗中走到后者跟前，指给他看撒旦，惊叫说他变得何其巨大。法吉尔·布阿，颅骨有一处旧的凹陷性骨折，有茶碟大小，他时不时会打其他居民。一次，他满脸带笑走向拜度，一拳打中他鼻子。然后问拜度何故鼻子流血，并建议他往头上撒土来止血。

还有许多其他人。他们的怪癖不够有趣，故无需在此重述，读者想了解他们的古怪习惯，可参阅附录的拉乎里部分，其中对大多数居民都作了简短记述。

1937年4月底，巴巴决定，由于种种原因，将埃舍迁往美拉巴德，新住处的一切运转正常后，巴巴就开始对居民做一贯的日常工作。穆罕默德是全埃舍的骄傲，巴巴的大部分活动集中在他身上。在埃舍的这项集中工作，明显着重于穆罕默德，一直持续到8月巴巴前往

法国。此后的疯人埃舍，基本不可能对它做到简明连贯的记述，因为人们对埃舍兴趣的涨落，有赖于巴巴在不在那里。

1937年8月，巴巴离开印度前往法国，穆罕默德——拉乎里埃舍的皇冠钻石——9月过去跟随他。从此时起，直到1938年秋上演“高毗迁达王”戏剧，巴巴只是间歇地关注疯人埃舍。

我认为，我们最好略写几行，来总结接下来14个月的埃舍生活，以表明当时巴巴是否在那里。

1937年8月至11月	巴巴在法国；穆罕默德被带往法国；美拉巴德的埃舍在普利得的管理下运行。
1937年11月底	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在疯人埃舍做了短短几周的集中工作。
1937年12月	巴巴在古吉拉特进行九天的旅行；疯人埃舍照常运作。
1938年1月至3月中	巴巴又在美拉巴德；将精力集中在疯人埃舍，当然在穆罕默德身上。
1938年3月中至6月中	巴巴在盘奇伽尼，穆罕默德跟他在那里；美拉巴德的埃舍在运行。
1938年6月中至1938年9月25日	巴巴又在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他密切关注度的曲线图骤升至顶峰，9月25日上演“高毗迁达王”戏剧。

人们不应该设想，巴巴不在的这些阶段，期间的疯人埃舍在各方面就疏于管理，因为日常工作都遵照巴巴的详细指示一丝不苟地执行。当然，漫长的数月期间并无新的进展，但是在埃舍工作的人们，都全力以赴履行诚实无私的服务。

6月巴巴从盘奇伽尼返回后，开始计划上演“高毗迁达王”戏剧时，产生变化。这几个月里，活动渐强，巴巴活跃地恢复他的密切慈爱联系，直到1938年9月25日这个至关重要的演出日。

该戏剧是高毗迁达王的经典故事，主角们由疯人扮演。首要功劳——即给这些疯人的紊乱头脑灌输各自的台词、提示、动作、舞台上的位置等等——必须归于普利得，他不厌其烦，连哄带逼地训练每个演员。戏服和布景从一家戏剧公司租赁。见证最后演出的观众相当多，因为巴巴邀请了阿美纳伽、纳西科、普纳乃至孟买的许多信徒，来美拉巴德观剧。演出虽然比不上专业水准，但绝对是成功的。



正上演“高毗迁达王”戏剧。1938年9月，美拉巴德

这场演出显然标志着巴巴对这些疯人的工作跨越分水岭，因为从那以后，他开始逐步撤回对他们的密切关注，从缓坡下山，从那里可以看到前方屹立着的新任务之顶峰。不过，我们在本章并不关注遥远的前景，而是满足于顺着埃舍的梯度下降，直到1940年秋它最后被遗忘。

刚开始，“高毗迁达王”演出过后几天，大约一半居民被遣送回家，故余下20人左右。

1938年12月，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广泛旅行，途中开始在印度各地联系真正的玛司特。埃舍居民中，唯有穆罕默德随行。在这段空位期，埃舍本身仍在美拉巴德，巴巴不在时，主要由拜度照管。直到次年5月，巴巴才返回美拉巴德，随后短暂的一个月左右，他间歇地关注疯人埃舍。他的来访就好比，经历他长期不在的冬季之后春天的阳光绽放。几周期间明显有大量的电报，满德里成员每天频繁进出巴巴的小屋，个个面容刻板，预示着在酝酿新的活动。

总之，巴巴于7月底搬到班加罗尔，而疯人埃舍，当时有近20名居民，9月被带到那里。他们被安置在满德里住房后的几个马厩里。虽然居民们可以自由去庭园，可他们似乎满足于整天坐在昏暗的马厩里，或者在宿舍外的附近贫瘠草地上。起初，巴巴每天会来一次，给一两个居民洗澡，给个亲切拥抱，或者深情地拧拧耳垂，给居民们注满他的热情圣酒。

埃舍居民抵达后，过了几天，隔壁住宅的一名老寡妇，被歪曲夸大的流言蜚语误导，以为埃舍窝藏了一群极危险的狂徒，便派人送来一张便条，写道：她惊愕地目睹一批如此危险的人在附近，表示对她本人和家佣的安全不胜担忧。作为答复，诺芮娜亲自登门拜访，老太太看到她富于魅力又有同情心，貌似成功地消除了其最深的恐惧。尽管如此，没过几日有人看见，一名男子在她的庭园与埃舍院子之间的围墙上安插玻璃碎片。

巴巴抵达班加罗尔后，没过多久，在主屋的庭园一隅，开设了特别的玛司特埃舍。此埃舍在第四章有记述，不过它与疯人埃舍有某种关系，因为不可避免地，巴巴的兴趣愈来愈集

中在较小埃舍的几名伟大玛司特身上，而疯人埃舍——虽然未被忽略——逐渐成为次要的工作。在班加罗尔的后期几个月，当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达到顶峰时，常连续数日不来疯人埃舍，但每天上午拜度会把穆罕默德和另五个疯人带到玛司特埃舍，由巴巴亲自给他们洗澡。

在班加罗尔，穆罕默德不属于任一埃舍的居民，而是跟满德里一起住他们屋，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厅周围转悠。他在那里颇受欢迎，因为到了1939年底，他已经变得比较合作，没人觉得他在屋里是个负担。

1940年4月初，巴巴离开班加罗尔，驱车返回美拉巴德。路线迂回，引人入胜，沿着崎岖小道，穿梭于西高止山脉的峰顶与康坎海岸线之间经纬交织的群山峡谷。

玛司特埃舍、疯人埃舍成员和大多数满德里，直接乘火车前往美拉巴德。那个年代印度的铁道系统，大型团体旅客可以包租一整节三等车厢。有些车厢一端有厨房，大家可以自己做饭，设备齐全。禅吉最精于处理旅行事务，包了一节大车厢，供大家返回阿美纳伽。人人都说，旅程本身就是一桩趣事，因为无论此前还是之后，在这条还是任何铁路上，在这种车厢——事实上任何车厢——的硬板座上，都很少有一群如此古怪的五花八门乘客光临过。

满德里，二十个古怪疯人，五六名玛司特，一头羚羊，一只孔雀，一只绵羊，一只白兔，几只鹅，五条狗，三只猴子，两只宠鸟，全都挤在这一节车厢，身边紧挨着铁皮箱、包装箱、桌椅、以及一批难免杂乱的家用和烹饪设备。缺席的友伴，只有原先从美拉巴德带到班加罗尔的两头宠物猪，奴提和谷提。离开班加罗尔前，它们被送给一个农夫，讲明条件，他不能屠宰它们，也不能把它们交给任何可能结束其生命的人。列车一开动，玛司特夏里亚特·堪，就给脚踝系上铃铛，随着普吉亚敲击煤油铁桶的节拍，跳起舞来。普吉亚边击鼓边跳舞，还让埃瑞奇和拜度加入。有一两次，偶有陌生乘客试图进来，可透过窗子扫一眼后，立马改主意。

再度回到美拉巴德，疯人埃舍的运作一如既往，但现在几乎完全丧失巴巴亲身联系的振奋气息。1940年5月巴巴一抵达美拉巴德，就到山上闭关，尽管他每天亲自联系身边的玛司特，却让疯人埃舍自行运作，不再提供外部帮助。在这几个月，疯人埃舍被安置在现今称作的“家属宿舍”，即阿冉岗村郊外的几间小屋和棚舍，从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宿舍步行过去约需五分钟。

近8月底，卡瑞姆巴巴（第六层面的贾拉里型伟大玛司特）被送回加尔各答后，疯人埃舍的其余居民又被召到巴巴身边，安置到山上的玛司特埃舍，接受密切联系。之后短短几周，这些最后的幸运居民，每日每刻享受着巴巴临在的激励，可到9月份，疯人埃舍最终永久关闭。未预先通知，巴巴就派几名男子，命他们护送居民回到各自村镇。

疯人埃舍的最终解体，事实上并没有让满德里太伤心，我在探究那些最积极参与疯人埃舍运作者的记忆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经过很大的犹豫，才想起埃舍最终关闭的大致日期。毫无疑问，巴巴连带及后续做的玛司特工作之辉煌，使他联系这些疯人的相对卑微光芒，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我相信拉乎里和美拉巴德的疯人埃舍，与巴巴的后期工作就具有这样的关系。

在这篇对疯人埃舍的记述中，我故意避免回答一个未说出的疑问，我敢肯定，该疑问在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会浮现。该问题自然就是：这些疯人由于与巴巴的联系，究竟有没有改善，变得更正常？如果并没有改善，那么埃舍有什么用处？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合理，而答案呢，也许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首先，我不认为巴巴对这些人工作的主因是要改善或治愈他们的精神病，我倾向于认为，少数确有改善的病例，只是事物自然的发展过程。当然，他们的改善可以归因于，巴巴个人对他们的爱的强大整合力量。爱能创造奇迹，而巴巴确实给予他们大量的无私之爱，超过任何普通凡人所能给予的。我的个人看法，或多或少，与绝大多数巴巴弟子的推测相吻合，我的感觉是，充其量只是直觉：即巴巴利用这些疯人作为无意识的参与者，以创造一种灵性现实，其终极价值将远远超出他们与他相处的短暂外部利益。这种评价最终依赖于直觉和信心，因为正如我已多次指明的，巴巴不会解释他的活动的真实目的，故一个人的推测不具备资格给自己的言论赋予权威性。因此，既然在巴巴对我们授予他自己的解释之前，该问题尚无定论，无疑不如放弃进一步的推测。

第四章 七个玛司特埃舍之说明

在给巴巴的总体玛司特工作——尤其其他的玛司特埃舍——搜集细节的过程中，一个早期发现是：不可能死板地划分，哪个是玛司特埃舍，哪个不是。巴巴访问过那么多城市，大大小小遍布印度，在这些地方，曾有一个或多个玛司特被带到他身边，在他的密切联系中度过一天、一周或一年，故做出武断的区分，断言他在此地或彼地有“埃舍”，或许并不公正妥当。

尽管如此，本章还是武断地做了划分，将七个不同的中心归类为埃舍。看上去这七个中心的玛司特工作总量，巴巴密切联系过的玛司特数目，证明有必要将其列入首要位置，并作为命名的埃舍，而其他可能的候选地，比如博帕尔、斋浦尔、罗纳乌拉及许多其他地点，则不大具备资格。但界线是人为的，巴巴本人从未做过这种明确的划分，当然他对本章打印稿是做过审核的。后面书页中，也着重描写了某些埃舍，对其余埃舍的描写则简短得令人失望，主要是早期埃舍有这样的损失，因为其日常活动的很多内部细节现已被遗忘。

同样遗憾的是，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在这些神醉灵魂的中心幕后的灵性现实；巴巴做这一切工作的终极原因；大师的绝对完美存在，与玛司特的从属灵性能力之间的无形相互作用——所有这些东西，尽管可以被直观地感知到，却无法诉诸言语，故在本书内容中找不到相关解释。

不过这样的秘密，无疑是巴巴的事务和玛司特的事务，个人觉得，即使巴巴对它们做出智力上的解释，本质上我们还是不明白，因为这些奥秘必须以超越智力的方式体验，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理解。因此，我们最好是，仿效陶醉于神者，争取被神爱征服，或者像专注于神者那样，快速直飞越过无量天空，抵达无限的美妙故乡，而不是把我们的智力和精神实质浪费在无益的奇思幻想中。

阿杰梅尔

1939年2月

关于阿杰梅尔玛司特埃舍的以下记述，遭受双重不利因素：其一，那里埃舍运营期间我不在印度；其二，搜集埃舍细节时，那些提供者现在除了最显著的事件，已经遗忘一切。当然，它是一个简朴的临时机构，尽管如此，在巴巴对玛司特工作的历史中，它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随着阿杰梅尔埃舍的成立，巴巴从对疯人工作的低速档，换到对神醉者工作的更高转速；在该中心，虽然是临时的，他第一次将少数这样的灵魂召集到他的屋下。拉乎里埃舍当然有几个玛司特，但基本是疯人的中心，而在阿杰梅尔埃舍，第一次只限于对作为独特类别的玛司特工作。

1938年12月，巴巴率一批形形色色的弟子出发，驾驶汽车旅行。他们先赴海得拉巴，后往东北，到贾巴尔普尔。在贾巴尔普尔逗留几周后，他们前往贝拿勒斯，从那里加速驶过恒河平原的平坦笔直道路，到马图拉、阿格拉和德里。从德里，他们转向西，越过拉吉普塔纳的沙质荒原，于1939年2月初抵达阿杰梅尔。阿杰梅尔位于阿拉瓦利山上，是个多尘、充满阳光的城镇，虽然没有特别的商业重要性，却由于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其时代的撒合卜-埃-瓦克特 Saheb-e-Waqt）的圣陵，闻名全印度。据说这位人物的灵性影响力，使大量的印度人皈依伊斯兰教，数量超过在武力威胁下的任何强制皈依，因此阿杰梅尔是一个灵性中心和朝圣地。

巴巴的住所是租来的一栋平顶房，墙壁雪白，空间紧凑，房东是一个本地的银行家。西方读者应当明白，印度有不计其数的小型私人银行，一名银行家未必比中等富裕的商人更富。阿杰梅尔这个银行家的房子，实际上并非精致的宅邸，而是很简朴、干净又凉爽，或许对同巴巴一起住的这批弟子来说，相当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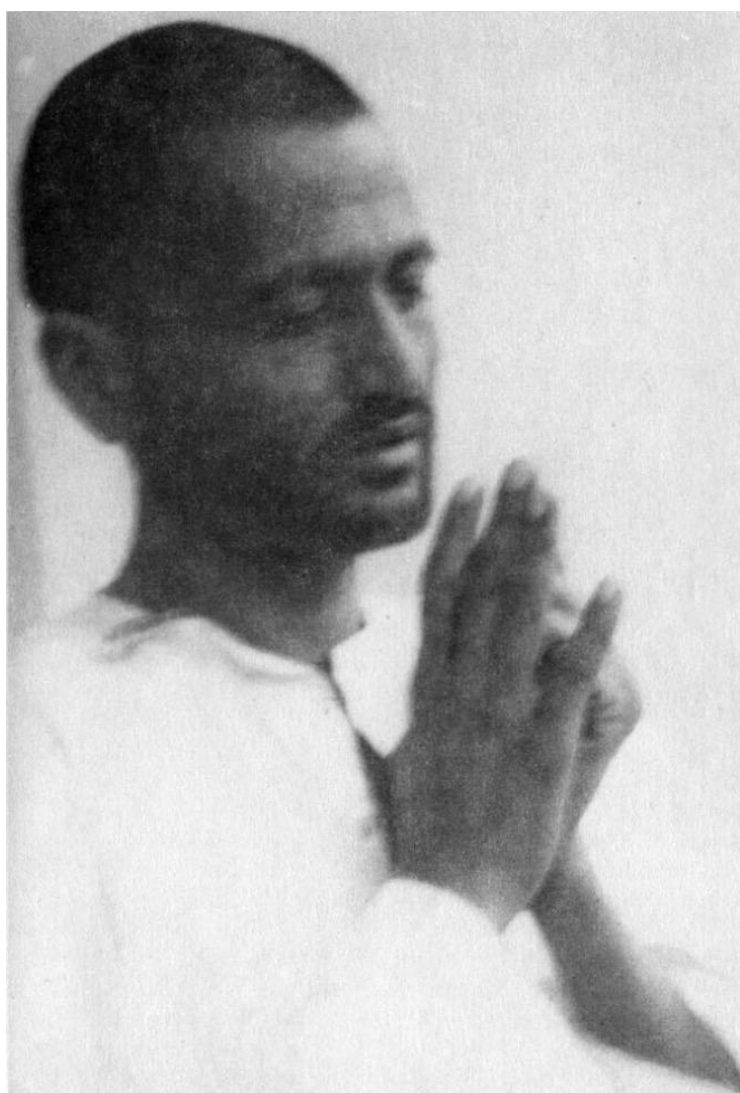
大家一安顿入住，多名弟子就被派往城里的大街小巷，寻找玛司特并把他们带给巴巴。最大的珍宝是无与伦比的恰恰，融入于神的第七层面玛居卜。不过既然另一章已描写过，这回在阿杰梅尔的首次联系，此处无需赘述。

在阿杰梅尔带给巴巴的许多其他玛司特当中，有两位特别杰出：拉克罕·夏和夸卜林斯坦瓦拉。拉克罕·夏是第六层面的玛居卜式玛司特，他的特征主要属于贾玛里型，有少许贾拉里型特质。巴巴扼要地描述，他是75%的贾玛里型，25%的贾拉里型。早在1922年巴巴访问阿杰梅尔，那时他指出集市里的一个高个子玛司特，据阿迪认为，这个玛司特可能就是拉克罕·夏。1939年巴巴在克瓦伽·萨赫伯的圣陵外，初次把他指给随行的女弟子看。他衣衫褴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巴巴，当时第一次看见他的女子们都被他脸上的光辉所震撼。此次街头邂逅不久，卡卡将拉克罕·夏带到巴巴住所。他身材高大修长，椭圆脸，眼神恍惚令人震撼，喜爱唱歌，歌喉十分悦耳，充满深情，令听者无不感到获得奇妙提升。

他一带到，巴巴就给他刮脸、洗澡并喂食。第一晚他躺在巴巴的房间睡觉。卡卡也在房

内，巴巴命他保持警觉，以免拉克罕·夏或夸卜林斯坦瓦拉（也在那里），在夜幕掩护下溜走。卡卡，睡得像阿拉伯的伊本·沙特，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警醒采取行动。他浅睡着，被有人悄悄拉开门闩的声音惊醒。他抓起手电筒，朝门一照，吃惊地看到拉克罕·夏，被抓个现行，正朝房外走。

卡卡跟着他，来到凉爽明朗的夜空下，问他去哪儿。拉克罕·夏回答说他想上厕所，把卡卡弄糊涂了。他办完这方面的事，不情愿地走回屋里，对卡卡说：“卡卡，你好细致。”所以，看来拉克罕·夏很可能打算溜走。这种态度——即玛司特的一半生命把他引向巴巴，另一半则怂恿他溜之大吉——已经屡见不鲜，显然这是大师与神醉者之间关系中的常见反应。



拉克罕·夏在阿杰梅尔，1939年2月

随后几天，拉克罕·夏享受着巴巴的时常关注。一次，巴巴给他按压腿时，他对巴巴说：“大师，别那么做。”有人曾问他，他被带来见谁，他简单地说：“我来到大师这里。”

他在巴巴身边待了一周左右，后被赠予一条毯子、一条精美的孔雀蓝羊毛披肩，被遣送离去。按巴巴指示，还安排一个本地人，每天给拉克罕·夏喂饭。同年6月，巴巴汽车旅行结束，返回美拉巴德后，拉克罕·夏被带去，居住近15天。他的全脸照，巴巴给他洗澡的照片，是那时拍摄的。此次联系后，拉克罕·夏被送回阿杰梅尔，自那以后他似乎销声匿迹，推测不是去世，就是离开阿杰梅尔赴未知之地。

夸卜林斯坦瓦拉*身材矮小，貌似50多岁，居住一个小陵墓（qabar）。那是一座小型圣陵，大概三英尺高，建在墓的上方，一侧有低矮的出入口。夸卜林斯坦瓦拉上身裸露，下身只裹着脏破的腰布。他喝阴沟里的水，说来甚奇，似乎这种不卫生的污水让他身强力壮。他带着一只旧罐，会向路人讨一两枚硬币；但如果他没讨，你就给他钱，他会拒绝接受。他会向店主和户主索讨糖果和剩碎食物，由于备受尊敬，几乎总会得到他要的东西。他个子小，天性快活，拥有最幸运的天赋，即似乎总是很开心，而且拥有使他人也开心的秘诀。由于他颇为滑稽的面孔和矮小身材，巴巴昵称他“苏格拉底”，解释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第五层面玛司特。[注：在阿杰梅尔本地，夸卜林斯坦瓦拉通常被叫作库拉·夏（库拉的意思是陶罐）。]

卡卡先去接触他，从低矮的入口爬进昏暗的陵墓，蹲在里面，与苏格拉底柔声攀谈，试着说服他去巴巴住所。就这样，卡卡最善于用哄骗的艺术，来突破玛司特心理防护栏上的缺口，可他发现苏格拉底一开始有点推托。他给卡卡一枚“派”（pie），印度最小面值的硬币，相当于1/12便士，1/6美分，然后爬出陵墓，沿着多尘的街道往前走。最后他被哄诱坐上马车，和拉克罕·夏一道，被带到巴巴住所。

在阿杰梅尔的旅居令人难忘，首先是因为巴巴在那里做的玛司特工作，但该工作得到一个叫法塔赫·堪的马车夫的极大帮助，而且变得十分有趣。法塔赫·堪生来是印度教徒，但年幼时父母去世，一个穆斯林收养他，让他皈依伊斯兰教，在他自己家把他养大。他长大成人后，得到一辆马车，在阿杰梅尔赶马车，挣钱谋生。过了几年，他无视信仰的律法，染上极大酒瘾，成为出名的大酒鬼。虽然如此，他极为尊敬圣人，似乎有三大爱好：烈酒、他的马车、（多尘却为他所热爱的阿杰梅尔市的）玛司特及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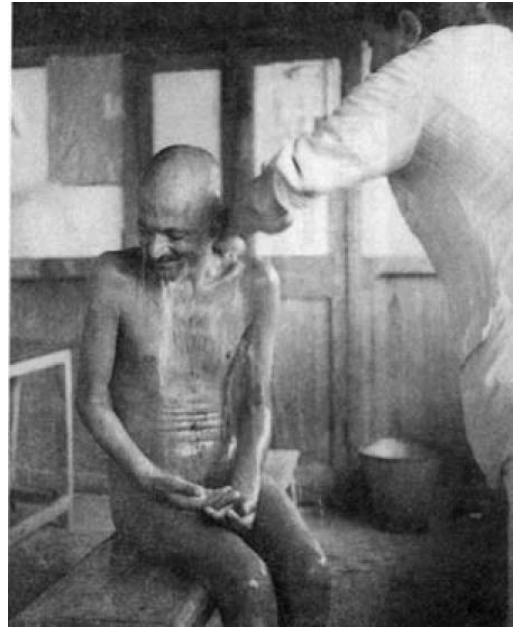
法塔赫·堪是寻找玛司特的宝贵向导。当时巴巴夜复一夜，要去克瓦伽·萨赫伯圣陵旁的棚屋联系恰恰，法塔赫·堪会在凌晨两三点钟，用马车载巴巴往返。他对巴巴生发了深厚敬意，拜度被告知，近年他在阿杰梅尔去世的感人故事。似乎大概两年前（1945年），法塔赫·堪患了重病，弥留之际，他叫人拿来一直放床边的巴巴照片。还告诉他兄弟，只要巴巴来阿杰梅尔，他应当常向巴巴致敬。说完，他深情地注视着巴巴相片，溘然辞世。

正是坐在法塔赫·堪的马车里，拉克罕·夏和夸卜林斯坦瓦拉，首次一道被送往巴巴住所。可以想象这个有意思的场面：一个醉汉，一名弟子，一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全都挤在一辆马车里，沿着尘土飞扬的小巷，缓慢地驶向巴巴住所。

夸卜林斯坦瓦拉在巴巴身边居住近一周，在这些日子里，巴巴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对前者、同时在那里的拉克罕·夏、穆罕默德、还有大约10天每晚去探访的恰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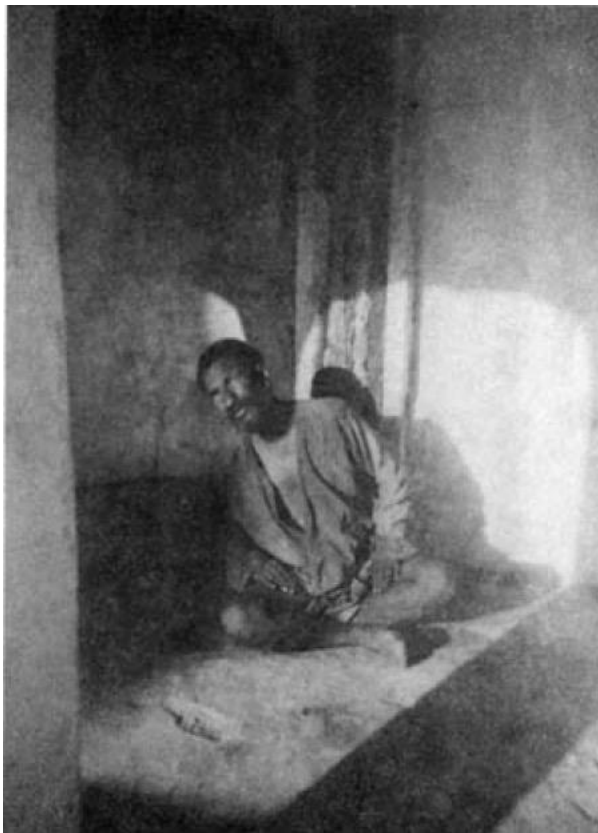


拉克罕·夏在美拉巴德。摄于 1939 年 6 月



拉克罕·夏在美拉巴德，由巴巴给他洗澡。注意他的头和下巴，洗澡前巴巴给他剃过。

摄于 1939 年 6 月



夸卜林斯坦瓦拉。

照片摄于 1947 年 10 月。

他此时只穿一件旧衫。照片中，夸卜林斯坦瓦拉坐在他墓屋附近一座小清真寺的地上。此时的他显然睡在光地上。



巴巴生日之际，被带到阿杰梅尔埃舍的两人。摄于 1939 年 2 月 15 日



巴巴生日之际，被带到阿杰梅尔埃舍者之一，被捕捉到一个戏剧性动作。
摄于 1939 年 2 月 15 日

把拉克罕·夏和苏格拉底送走时，安排让人每日有规律地给他们喂食，但可怜的苏格拉底那时深深爱上巴巴，极不情愿离去。他恳求巴巴把他留在身边，显然他深感离别将至。最终他被说服返回他的小墓屋，也获赠一块毯子，作为巴巴的临别礼物。卡卡为他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让人每天喂他两顿饭，并把需要的钱交给那个答应照顾他的人。

巴巴的生日于 2 月 15 日庆祝，近 20 人被召集带到住所。几个是中等玛司特，大多数是疯人，少数是穷乞丐，靠微薄的施舍勉强维生。每人由巴巴洗澡并喂食，巴巴本人以及全体弟子禁食，直到下午 2 点工作完成。

“我们的”穆罕默德也被带到阿杰梅尔，巴巴逗留那里的整个期间，他享受着巴巴的日

常联系。巴巴怀着无比的耐心，有规律地给他洗澡喂食。时不时，其他玛司特被带到埃舍，虽然也由巴巴洗澡喂食，他们的品级却不如恰恰、拉克罕·夏和夸卜林斯坦瓦拉。实际上，有关他们的回忆很少，故本书后面的附录仅仅提到这些来往者的人数。

显然，当巴巴结束对三位伟大玛司特的联系后，他在阿杰梅尔的工作，至少暂时已经完成。提前派出多个侦察队，诸多计划最终形成一个决定，往南迁至博帕尔。2月底，银行家住宅的白墙内，响起把锅碗瓢盆塞入袋子的咣当声，还有一些使用榔头的生手，给箱子敲钉时，发出不均匀的“叮叮当当”声。人们很清楚，每当埃舍迁往新地方前的那两三天，随处有这种荒弃混乱感，地上散落着废细绳和旧报纸碎片，而工作、吃饭、睡觉的日常程序，都被打包行李的紧迫任务扰乱得不成样子。人们盼着凌晨，那时光滑的蓝车车顶，将堆上一层又一层的辎重，低层被上面部分压得简直面目全非。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升起，徘徊的夜色退至西边群山时，居民们最后一次涌出屋子，谢天谢地终于上车，坐在习惯的座位。

一行人就此离开阿杰梅尔，他们因为在那里做的工作、学到的教训而更为明智，此时沿着永恒印度大陆的多尘公路，奔赴几百英里外，许多面孔则渴望着在一个新环境中面临的新阶段。

贾巴尔普尔

1939年3月和4月

1939年2月，巴巴离开阿杰梅尔后，率大批弟子由公路赴博帕尔，在那里逗留数日联系玛司特，其中没有特别突出或重要者，之后他快速前往贾巴尔普尔。此次旅行始于1938年12月，巴巴于1939年1月“北上”时初访贾巴尔普尔，3月“南下”再访；就在第二次访问期间成立玛司特埃舍。它从3月中旬左右开始，持续到5月上旬，不过最活跃时期似乎在3月和4月。

笔者在尝试描写此中心时，正如阿杰梅尔埃舍的情况，也遇到同样的缺陷：即我没有亲眼目睹过，故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叙述，在我的脑海里想象之。记忆会耍荒谬的花招，有时一个人会遗忘那些可能很重要的事件，然而一件古怪的平凡琐事，也许会令他铭记一辈子。在回忆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的外观时，记忆的这种棘手性似乎起了作用，因为见过它的所有人一致同意的唯有这点：它处在一座蛮不错的房子里，周围有宜人的花园。故我们不妨就此作罢，因为巴巴置身其中做工作的物质框架，毕竟是次要的。

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埃舍，贾巴尔普尔埃舍的主要特点是，除了穆罕默德，他一直伴随巴巴旅居贾巴尔普尔，所有其他玛司特，除两三个之外，只逗留一两天，有可能是这个因素（超过其他任何因素），使人们很难回忆起这个埃舍的主要事件。

日常工作就像巴巴专为玛司特设立的所有中心。对蓬头乱发、满脸胡须的新来者，会用剪子将其须发剃短，洗过澡后，往他们头上套一件新卡夫尼。之后由巴巴亲手给他们喂食，最后与他们同坐，默默会面。除新来者的这种待遇之外，居住埃舍的少数玛司特基本每天由巴巴给他们洗澡，而多年的最爱穆罕默德，则每天总会占用巴巴的大量时间。

埃利奇布尔的古拉卜巴巴，或许是带到埃舍的所有玛司特中最有趣的；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第六层面的重要玛司特，而且因为他又是一个伟大灵魂挣扎的例子，就像一匹野马被迫为国王效力时，反抗给它套上嚼子缰绳。

古拉卜巴巴住在离埃利奇布尔8英里左右的卡朗吉岗，当时卡卡和佳尔（巴巴的弟弟）去见他，他看上去约摸35至40岁。佳尔和卡卡走进古拉卜巴巴的屋子时，有25或30人坐在他周围，因玛司特备受尊敬，民众纷纷涌来，有幸达善。古拉卜巴巴马上说：“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们，明天会有两人来找我？瞧，他们来了。”并指着巴巴派去的两人，表明他的意思。卡卡和佳尔随即从这群村民中间挤过去，坐到古拉卜巴巴身边，后者接着说：“有人要给我涂上神性颜色，但我不想要。”卡卡认为，此言是指巴巴，通过巴巴的联系，会给古拉卜巴巴最后的灵性推动。卡卡随后给古拉卜巴巴按摩脚，以示极大尊敬，一边按摩，一边说“美赫巴巴”。古拉卜巴巴接着大声说：“他已捕获我，但我不想去；他想把我送到伟大的家乡（神），但我不想去那儿。”

也许对这种貌似不愿与神合一的态度，在这里略述几句并无不妥。巴巴曾用以下比喻描述求道者在道上的进展。他把道路比作：有三个台阶通向房屋的前门，这三个台阶是前三个层面。之后，第四个台阶通到前门的门槛。该门槛是第四层面，属于棘手危险之地，行者在这里若不慎，就可能失去平衡，跌回前三个台阶。不过若成功地跨越门槛，就进入屋内的安全平地，即第五层面。他往前走，直到抵达屋子的另一端，那里有一道关闭的门。他走到屋后的这道门时，前额就开启视见中心，由打开这道门来代表；他现在见神，处于第六层面。可他不但见神，还看见一道深不可测的幽谷，把处于当前位置的他与彼岸的神光分隔开来，而他不知道怎样跨越此鸿沟。在这里，他需要一位灵性完人的帮助，带他跨越最后这个巨大障碍，它比道路上之前的所有障碍之总和还要大。

我不知道，把对道路的这一描述与古拉卜巴巴的话相提并论，是否合理。不过巴巴解释过，一个第六层面的行者，会畏惧跨越把他与神隔开的这道鸿沟。并非他不渴望与神结合，而是他做不到最后的一跳。当他看见这个深谷时，似乎会对自己说：“不可逾越。”

不过，让我们回到古拉卜巴巴的故事。卡卡再次道出“美赫巴巴”，并轻轻抓住古拉卜巴巴的双手。古拉卜巴巴立刻起身，二话不说，跟着卡卡和佳尔走出屋子，被带到该村的巴士站。

之后他们坐首班巴士，往北近 100 英里到伊塔尔西，从那里可以乘夜间列车前往贾巴尔普尔。在某些村子，巴士会停靠近半小时（印度巴士会在奇奇怪怪的地方耽搁，只要司机在那里有朋友），一个穆斯林认识且尊敬古拉卜巴巴，恳请他去他家吃饭。古拉卜巴巴却断然拒绝，骂了他一通。卡卡稍后买了三只拉都*，古拉卜巴巴吃了半只，剩余的递给佳尔和卡卡。[注：拉都 laddu，是橘黄色甜球，大小如高尔夫球或小橙子不等。]

在伊塔尔西，一行人要等几个小时，才能上火车。在车站，古拉卜巴巴竭力劝说佳尔和卡卡睡一两小时。但卡卡马上察觉，这是玛司特耍的诡计，他想逃离，不想被带给巴巴。于是对古拉卜巴巴提出：是他，而不是他们，应该睡上一觉。古拉卜巴巴随后转向近旁的墙，仿佛当它是神，对着墙说：“您为啥派这人跟着我？他不让我独自待上片刻！”说完这话，他显然仍把墙当作神，又对着它骂了一通脏话。此事引来车站上游手好闲者的注意，但也许他们中谁都不认识古拉卜巴巴，因为卡卡和佳尔只说他是疯子，就打消了他们的好奇心。

凌晨 3 点，他们抵达贾巴尔普尔，一走入玛司特埃舍的门，古拉卜巴巴打量房间，就嚷道：“这是他的收容所。”

上午，巴巴去看望古拉卜巴巴之前，派人送去三色糖果，有绿、红、黄的，还有一只垫子。可古拉卜巴巴拒绝用垫子，说：“我不能坐那上面，因为他亲手给的。”他同样推开糖果，但卡卡设法劝他吃了几颗。

不一会儿，巴巴进入房间，古拉卜巴巴指着巴巴，对卡卡说：“他是神本人，我中了你的计。”巴巴随后坐在垫子上，示意古拉卜巴巴坐到他身边，可玛司特不肯，说：“我不配坐在他身边。”

经一番温柔慈爱的劝说，古拉卜巴巴同意，由巴巴给他剪发、洗澡、穿衣并喂食。在关

着门的房间里给他喂食，不一会儿，门被猛然推开，古拉卜巴巴激动地发狂，冲出房间，喊道：“我看不到出路，我瞎掉了！”尽管他十分激动，卡卡温柔相劝，设法把他送回屋，以便巴巴可以继续喂他。终于喂完，没再出事。巴巴随后命令卡卡，把古拉卜巴巴直接送回埃利奇布尔。去巴士站途中，古拉卜巴巴要卡卡跟他去，陪他一起住。但卡卡回复说，未经巴巴准许，他不能这样做。

一名乌贾因的玛司特（几周前巴巴在那里联系过他），由查干带到贾巴尔普尔。

尽管他的名字如今已无人记得，却是一名第六层面的重要高级玛司特。在乌贾因的拥挤街道上，他给那些首次看见他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相当健壮，50岁左右，除了腰布全身赤裸，坐在街边，面前有一大堆的破布及旧纸片——起码3英尺高。他不停地从杂物堆捡起破布，将它撕碎。巴巴驱车路过时，让车停下，指给随行者看，说他是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并派一名满德里拿一卢比钱币给他。

巴巴在埃舍外联系玛司特时，通常会做三样事情；三样外部的事情，因为当然，人们不可能有幸看见他工作的内在真实面。他会给玛司特一枚金属币，因为金属以某种方式起着联系媒介的作用；并给他喂食；可能的话，在就近便利之处，单独与他静坐几分钟。自保持沉默以后，巴巴从不碰钱，除了这样给玛司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他只通过代表给玛司特一枚钱币，不过可以推测，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某种联系。

这位乌贾因的玛司特，是在贾巴尔普尔埃舍居住近10天的少数者之一，巴巴对他的工作完成后，查干把他送回乌贾因。

卡拉·玛西是一名老妪，很高级的玛司特尼。查干把她从塞奥尼带来，她似乎认出巴巴的灵性伟大，因为一看见他，她就站起，亲切地拥抱巴巴，接着用手按两鬓，这通常是女子只献给爱人的手势。巴巴给她洗澡、穿衣并喂食，单独与她静坐一会儿。她对巴巴说：“您是海洋，从里面给我几滴喝吧。”

阿姆劳蒂的达达·马哈拉吉，是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居卜式玛司特，约摸80多岁，年迈体弱不能行走，不得不将他背来。他由查干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待一天。他在阿姆劳蒂和周边地区备受尊崇，常提着一个大包袱，上面有顶帽子，会把包袱和帽子称作他的父母。他嗜抽印度大麻，该习惯使他在某些圈子里遭到批评。他常一手拿着一副扑克牌。

人们普遍相信，他通过灵性影响力，控制着中央省邦该地区的司法，比如谁应该被警察逮捕，谁应该被法官及陪审团判刑或宣判无罪，最终决定都由他说了算。由于相信这点，许多恶人犯下这样那样的罪行后，出于懊悔，会去见他，恳求他的宽恕。普遍认为，如果他宽恕了他们，后者就不用惧怕法律的力量。

像这种信仰，或许最好不予置评，因为一个人对这种事情不可能保持中立；他要么站在所谓健全常识的讲坛上，将它斥为迷信胡说，要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当地村民的信仰深信不疑。不管一个人持何种看法，此信仰确实广为流传，若遗漏这点，对达达·马哈拉吉的叙述就不完整。

只让他在贾巴尔普尔逗留几个小时，因为他认出了巴巴，事实上极为尊敬他。德希穆克教授，常把达达·马哈拉吉接到家中，曾讲述：他家客厅墙上的醒目位置，挂有一幅巴巴照片，玛司特会顶礼巴巴照片。巴巴还曾经通过德希穆克，给达达·马哈拉吉捎去此讯：“你是知我者。”

达达·缅是阿姆劳蒂的另一个玛司特。查干未能把他带到贾巴尔普尔，因为他一听要带他去见美赫巴巴，就拒绝去，并说道：“他（巴巴）是皇帝，我怎么能去？”

萨格尔有个玛司特，其真名如今谁都不记得，巴巴赐他绰号“马伽玛司特”（鳄鱼玛司特）。他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35至40岁左右，肥胖高大，沉默寡言，全身赤裸。巴巴3月初在萨格尔首次联系过他，抵达贾巴尔普尔后不久，他亲自同卡卡赴萨格尔，将他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

他被巴巴亲自赐绰号“马伽玛司特”，大概是因为在各种气候下，他都裸身坐在露天，也许因为食物不足，或者两种因素结合，导致他的皮肤有坚硬、粗糙的厚鳞，立即令人想到鳄鱼皮。在贾巴尔普尔，巴巴每天用油按摩他的皮肤。经一周治疗后，陌生人会问，为何叫他鳄鱼玛司特，因他的皮肤不再使人联想到那种凶猛的爬行动物，由于巴巴的逐日照顾而变得柔软健康。

关于这个埃舍的最有趣人物就写这么多，热爱细节的读者可参阅，附录部分对其他来往者的粗略评注。

遗憾的是，笔墨不足以体现这个埃舍的总体氛围，以及贯穿于巴巴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的，那种微妙的爱之精华。他的亲身临在和领导才华，拥有金石般的不可思议品质：即通过其神奇的触碰，把最平凡的日常事务之贱金属，转化成爱的服务之珍宝。这也许是用华美的文辞描述了那样的东西：它是那么真实，以至让人觉得，可以很简单容易地描述；同时又那么超验，以至其精神不为言语所及。但这种神奇力量，这种无法估量的东西，如同一根金线，绵延贯穿于巴巴所做的点点滴滴每一件事中，而当巴巴某个生平阶段的事实细节，被深埋在一个人的记忆余烬里几乎被遗忘时，对这种美妙东西的回忆却依然鲜活。

班加罗尔

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底

在班加罗尔，巴巴的能量洪流被导入三个主要外部渠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拜拉曼伽拉灵性中心的规划，另两个是对疯人埃舍和玛司特埃舍的日常管理；而这三者中，似乎玛司特埃舍最贴近巴巴的心。

班加罗尔位于海拔约3000英尺的花岗岩高原上。它是先进的迈索尔大邦*的行政首府，可谓花园城市，有公园景观，漫长的林荫道，宽敞的房屋；亦是兵站，散布着兵营，军车的喇叭声和轰鸣声不绝于耳；也是商业城市，街巷繁忙，两侧是白色小房，彼此紧拥沐浴在阳光下。[译注：现今的卡纳塔克邦。]

为巴巴和一批女弟子租下一栋白色的方形大住宅，它坐落在方形大花园里，俯瞰高尔夫球场，故被称作“球场”屋。1939年8月初，巴巴一行抵达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是逐步发展的，故不能说它于某个精确日期成立。

在印度的大户住宅，佣人住区通常与主屋分离，往往靠着后花园的围墙而建。“球场”屋的情况即是如此，由于是大户住宅，挨着后墙有多间小屋及棚舍。巴巴挑选了花园一隅，那里有几个棚舍，一块空地，大概30码见方，用竹席围屏当墙，将这些棚舍围入，形成封闭区。

这里还建了一座小茅舍，供巴巴使用。茅舍空间紧凑，铺石地板，茅草搭的墙及屋顶，风一吹过，会发出叹息声。新建的这种茅舍（巴巴的茅舍即是），颇为凉爽，有股清香。这间茅舍先建好，以便巴巴可以禁食静坐，闭关一段时间。后来它成为玛司特埃舍的中枢，十分宝贵。

前文提到，这个埃舍起初很不显眼，是逐步发展成熟的，故我将跳过其胚胎学的琐碎细节，主要因为，现在似乎无人记得关于它的太多事情。该成熟的有机体，与居住其中的玛司特的生活、与巴巴的工作密切相关，故也许最好先描述一下埃舍的主要人物。

在叙述那些埃舍居民的故事之前，我感觉有必要记述班加罗尔的一位第六层面伟大玛司特，他实际上与埃舍没有关系，反而是巴巴在班加罗尔联系的第一个玛司特。他就是班加罗尔的灵性负责人，名叫查达巴巴。

查达的意思是布单。一个玛司特通常被叫的绰号，体现出其习惯或衣着的某种怪癖。他的真名要么不为人知，要么满足不了公众的想象力，只要他逗留在当地附近，民间奇才迟早会给玛司特取个绰号。查达巴巴是个不错的老人，一头剪短的白发，稀疏白须，衣衫褴褛，不管去哪里，总带着布单（chaddar）。布单被随意地搭肩上，或者手攥一角，任大部分布单拖在地上。

就像许多有名的玛司特，查达巴巴有一些施奇迹的故事，其中一个奇迹故事讲到一个出

租车司机。一天，查达巴巴吩咐此人，开车送他到班加罗尔附近的某个村。出租车司机说不行，当时油箱里汽油不足，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加仑汽油的。查达巴巴于是给他5安那，叫他去买一加仑。司机指出，5安那才勉强够买四分之一加仑，但玛司特要他去加油站，看看会发生什么。他去了加油站，给油箱加了一加仑汽油，把手伸进口袋，令他惊奇的是，发现手里的钱恰好够买一加仑汽油，不多不少。这就是他的故事，不管你称之为童话，还是相信它是事实，都不重要。巴巴的教导是，高级灵魂，尤其处于第四层面的行者，能够施奇迹，但那些奇迹无关紧要。

巴巴先派卡卡，指示他把查达巴巴带到“球场”屋。卡卡找了一名大胆的出租车司机帮忙，成功地将查达巴巴带到前门。然而玛司特断然拒绝下车。次日，阿迪和卡卡费尽周折，设法从城区集市把查达巴巴接来，而这次一到“球场”屋，他就自发地下了车，并直接走向巴巴的房间。

当时巴巴在房间，查达巴巴走向一把椅子，上面放着巴巴的头巾和字母板。他把这些东西拿起，在手里翻个面，随后看着巴巴，突然说：“现在我的账结清了。”接着他出去，走到厨房，又四处查看一会儿，最后回到巴巴房间。巴巴想给他喂食，可他拒绝了，不过答应第二天来，由巴巴亲手喂他。于是巴巴下令把他送到满德里宿舍，大约位于四分之一英里外，沿一条巷子往前，拐角处一座布局凌乱的大房子。他坐进车被带去，却拒绝进屋，最终按他自己的要求，被送回市区。

次日，卡卡去集市找他，请他来巴巴住所，可查达巴巴拒绝，打了卡卡，还朝他吐口水。当晚，巴巴派卡卡再去，让他提醒查达巴巴，他曾承诺来接受喂食。这也无济于事，这次查达巴巴轻踢了卡卡一下，辱骂他，并叫卡卡裸身来他面前。此事就此作罢，查达巴巴再也没有来见巴巴。不过巴巴解释说，查达巴巴处在第六层面，为了最后的灵性推动来见他，并且不久将会去世。

18天后，查达巴巴从兵站走向城区，在他喜爱的茶铺喝了杯茶。半小时后，在露天街上，他用手指抵压喉咙底，吐出茶水，并吩咐一名随行少年，在人行道铺个舒适位置让他躺下，因为他现在要去天堂了。之后他躺下去世。

他去世的消息，如野火般传遍城区和兵站，他在这些地方备受尊敬。实际上，他常坐在首席部长办公室的门廊下，因深受崇敬，谁都不敢驱逐他。在整个班加罗尔，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一个如此受尊敬的人物，城区和兵站在商议他的安葬事宜时，双方自然都宣称享有所有权。经多番辩论，查达巴巴被葬在兵站地界内，并建造了纪念圣陵。

巴巴的班加罗尔埃舍里，两名最重要的玛司特，是恰提巴巴和普瓦拉。恰提巴巴在另一章已经描述过，因此无需赘述，这位第六层面的老玛司特身上的优秀品质。

普瓦拉（花人）是韦希瓦那施在贝尔高姆发现的，他给巴巴写信汇报。按巴巴指示，彭度和尼鲁随后去贝尔高姆，将普瓦拉带到班加罗尔。一个普瓦拉这样的玛司特，不是那种容易被说服、肯听命于他者的人。巴巴的两名弟子，在韦希瓦那施的协助下，按最佳侦探小说

的传统手法诱捕他。他们把玛司特诱入一辆出租车，他一坐进后座，尼鲁就上车坐到一边，彭度坐进另一边，车门砰砰关上，发动车子，一行人疾驰前往班加罗尔。

普瓦拉是一位典型的贾拉里型玛司特，处于第六层面。巴巴曾称赞他：“看看普瓦拉，他只要一巴掌，就能即刻把你提升到第六层面！”他的长相很戏剧性，深红褐色头发，古铜色皮肤，眼睛里有一种几乎不堪忍受的狂喜神情，似乎该狂喜随时可能使他粉身碎骨！他喜爱花（故得此名），还有熟石灰，会一口口地嚼。每天上午，会给他送去鲜花，他会用玫瑰、茉莉、古茄芮（gulcheri）、小茶花做的花环，缠裹着头巾。他会把石灰与糖混合，用布卷裹好，一连嚼上几小时。他的态度和嗓音令人敬畏，咄咄逼人，如帝王一般发号施令，似乎不容违抗，使人们都怕他。他有一个令人惊恐的举动：走到某人跟前，平视对方，猛地伸出胳膊，食指威胁地指向对方的眼睛，仅离几英寸，接着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道出只言片语，或者仅用他炯炯发亮的眼睛，令人心悸地打量对方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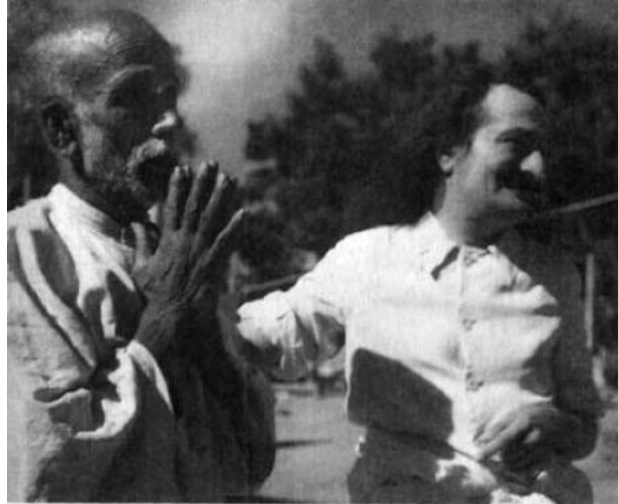
他会把碎旧布，系在腿、脚、趾、腕和手指上，是许多玛司特共有的习惯。一开始他拒绝巴巴给他洗澡，但最终同意，不过始终站着洗。他也不肯刮脸，但有一天向埃瑞奇要剃须刀片，自己直接用刀片刮下巴。



普瓦拉在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他在嚼裹在布里的熟石灰。注意他右脚缠着的碎布。



普瓦拉戴着花。拍照现场光线昏暗，但照片有所体现普瓦拉的狂喜神情。



奇纳斯瓦米和巴巴在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巴巴和夏里亚特·堪在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后来他的行为变得更正常，会融入埃舍的气氛，不过其专横态度依旧。他会讲自己当初曾是木匠。一天埃瑞奇在修一张破床，普瓦拉要来工具，熟练地修好床，令埃瑞奇信服他从前一定是职业木匠。他偶尔会记起早年生活的瞬间，谈起可爱的妻子和儿女。一次，似乎谈到他成为玛司特的经过。据说一天，他坐在一间咖啡店里，有人给他一杯咖啡，他从杯中呷饮的那一刻，肯定发生了某种事情，因为他叙述此事时，突然停下，瞪视前方，似乎表示他从那以后遗忘了世界。

1940年4月，玛司特埃舍迁往美拉巴德时，普瓦拉被带去，最后于同年6月被送回贝尔高姆。

奇纳斯瓦米是第三层面的玛司特，四分之三的贾玛里型和四分之一的贾拉里型，他和夏里亚特·堪，给埃舍增添了乐趣。巴巴于1940年1月在特里凡得琅首次联系奇纳斯瓦米，非常喜欢他，便把他带回班加罗尔埃舍。他是个消瘦的老者，脸似猕猴，皮肤黝黑，酷爱嚼烟，故嘴巴常溢出香甜的红沫。他喝茶之烫，非别人所能忍受。抽香烟时，常把燃着的那端烟头放入口中，一支烟抽完后，他会把燃着的烟蒂嚼碎，来熄灭烟。

一间小屋后的弄堂里，有一根电线杆有绝缘缺陷。其他人都避开这根电线杆，因为若碰到，会给人不舒服的电击，而奇纳斯瓦米会用双手搂住电线杆，围着它跳舞，似乎玩得很痛快。

他热爱音乐，常唱歌跳舞。为了玛司特消遣，由一名歌手每天给他们演唱两三个小时，期间奇纳斯瓦米会尽情投入，狂野地乱舞，有时边跳边升入灵性狂喜，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因此，必须看着他，以免他摔倒，导致年老脆弱的身子骨折。这些时候，巴巴会提醒满德里，阿杰梅尔的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也会在跳舞时融入狂喜。

奇纳斯瓦米虽然年迈，却像十岁的男孩一般淘气。一天，他试图跳过花园围墙，栽了跟头，唇部严重破裂，不得不做缝合。缝了两三针，针穿过伤口边缘时，他似乎毫不在意那种穿针的剧痛。奇纳斯瓦米好玩又可爱，但无法跟成天活蹦乱跳的夏里亚特·堪相比，后者是一名玛布比型的高级玛司特，兼具贾玛里和贾拉里型特征。

首次联系夏里亚特·堪，是在迈索尔西北的奇克马加卢尔。这是个迷人的小镇，置身其中，你可以从阳光明媚的街道，举目远眺该镇后方，那森林覆盖的起伏群山。他被带回班加罗尔埃舍，由于他和奇纳斯瓦米的共同影响，使埃舍充满活力，如波光粼粼的山间小溪。夏里亚特·堪并不合乎每个人的口味，因为他从醒来到夜晚躺下休息，总是不停地说话、唱歌或跳舞。他是年轻人，身材矮小匀整，总戴着一顶劣质的旧费兹帽，头塞帽里太紧，耳朵被迫露在侧面，像奖杯的柄。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喋喋不休地说话，嘴巴像连珠炮似的发出一串串奇怪、无意义的乱语，就像在一个多风的秋日，纷乱飞舞的树叶。他不断重复的一个词，就是夏里亚特（故得此名），但会把这个词跟其他词或短语混杂一起，使人根本听不懂他的话。因此，最初他从奇克马加卢尔被带来，被问起名字时，他就回答“夏里亚特”，后来他声称自己有90万个妻子，90万个孩子，被问起他们都在哪儿，回答又是：“在夏里亚特。”

他会突然唱起歌来，不过这是委婉说法，其实是不断地重复一句，一遍又一遍地唱同个曲调。也喜爱跳舞，会给脚踝系上铃铛，生龙活虎地唱、跳、旋舞。他听话，重感情，几乎永远有好心情。在班加罗尔整个时期，以及后来在美拉巴德和兰契，夏里亚特·堪只有一两次心情失落。

还有几个居民，不过他们较沉闷，性格更严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的班加罗尔部分对他们的记述。

埃舍本身有两个主要中心：茅屋，玛司特每天一次在此聚集，围着巴巴，听一名职业歌

手唱歌；还有“玛司特酒店”。“酒店”是个茶点铺，按玛司特要求，随时供应茶、香烟、比迪烟及嚼烟。茶铺刻意造得粗陋，样样东西都有点歪斜，棚顶低矮，柱子歪扭，桌凳瘸腿。其设计和制作，旨在让玛司特感到，自己就在他平常喜爱光顾的那种简陋茶铺里。这样的茶铺在印度的大多数城市相当普遍，该“酒店”背后的用意是，为玛司特在埃舍期间受到自由方面的限制，给予尽可能多的补偿。在这里，毕竟巴巴给玛司特的生活引入新的节奏，为了使他们更容易适应，巴巴不遗余力地满足他们的癖好，而“玛司特酒店”就是他们乐趣的主要源泉之一。

我们说不清，首先，是什么冲动驱使巴巴走遍印度（现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每一个角落，搜寻这些神醉灵魂；其次，巴巴为什么会怀着比父母还要深沉的爱，比最忠实的仆人还要勤奋，亲自去服侍他们。因为明显的事实是，巴巴会照顾每个玛司特的最微小需要，给他们刮脸、洗浴、喂食、穿衣，亲自用温柔活跃的双手做每一项服务，并且给这些日常事务沾染上那种爱与幽默的色调，即使最冷淡的旁观者，也会被他全然无私的服务之美所打动。可惜的是，我们由于灵性盲目，只看到他工作的外壳部分，看不到其内在意义。

当时在班加罗尔，巴巴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这些特殊玛司特工作，对疯人埃舍只给予次要关注。早在东边天际绽露第一缕青光，鸟儿迎着曙光啼鸣之前，埃舍的日常工作就已开始，并不懈地进行，直到夜晚9点玛司特上床睡觉。

巴巴身边的那些工作者，深感荣幸如此亲近他，如此亲近这些灵性道路上的奇特探险者；但一个人不应该设想工作者的任务很容易。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做一天的工作并不是很难，只要它有某种例行程序，身心就会适应每日的节奏。但巴巴很少给予固定的例行程序，一项方案刚敲定，就会一遍遍地修改，所以极简单的任务，也变得跟极复杂的任务一样难。这些因素，使得在这样的埃舍做服务，成为对性格的巨大考验，而玛司特——他们张口要什么，就得提供什么——决不会使工作更容易。因此，在这种埃舍工作的人们，人格上必须结合海格力斯的力量和约伯的忍耐，并且为了保持人性，他们必须以一种如如不动的幽默感之酵母，使前两种坚强的美德变得轻松，因为如果没有这三样品质，他们很可能在面对身体短处的沉重包袱，尤其可能在面对情绪反应的飓风中，打一场必输的战役。

总而言之，有三样事情要记住。首先，班加罗尔埃舍的最伟大玛司特，无疑是恰提巴巴。本章提到他不多，因为他在第二章已有充分描述，但他是班加罗尔的玛司特中最伟大的。

其次，除了本章描写的玛司特之外，还有其他几人。这几个人，虽然各有特色也是好玛司特，却被认为不够重要，故不必列入前文几页。不过，这些玛司特在附录的班加罗尔部分有记述。

最后，这个玛司特埃舍，于1940年4月初在班加罗尔关闭，并于5月巴巴抵达美拉巴德后重新开设，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扼要介绍第二阶段。

美拉巴德

1940年5月至10月

我们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看待美拉巴德，首先它是美赫巴巴的总部，其次是“家”。在这里，巴巴将工作和影响力甚至注入土地本身，它也是巴巴生平故事中的历史胜地。

我们可以在铁道附近，漫步走过绿草覆盖的地基，那里一度矗立着校舍，或者站在楝树*的绿色长辫底下，晒白的柚木笼屋旁*，巴巴曾在屋内撰写，对他灵性体验的阐述——一部尚未面世的智慧著作。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因此当你熟悉这个地方后，它的朴素无饰，就会被巴巴影响力的不朽火焰所点亮。

[注：楝树 neem tree，也叫苦楝树，让人联想起灰树；羽状叶子类似灰树，但总体效果更柔和轻盈。译注：文中笼屋，现称桌屋。]

综观巴巴对玛司特（也就是说，对有别于疯人的真正玛司特）工作的历史，会有个惊人发现，即这类工作在美拉巴德做得相对非常少。事实上，自1938年底以来，巴巴在阿美纳伽附近的这些大本营逗留的时期很短，在美拉巴德的唯一阶段，配称作玛司特埃舍的，就是从1940年5月首周开始、同年秋季关闭的这个埃舍。

对美拉巴德的这个玛司特埃舍，有三个原因难以描写。首先，它实际是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搬迁到美拉巴德的，而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在本章前一部分已描述过；其次，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埃舍于7月迁到兰契三周，使其历史复杂化，故我觉得，有必要将本章的下一部分用于记述兰契埃舍；第三，这个埃舍的居民，无一不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描述过。

在本章和其他章节我已经讲述，巴巴于1939年4月初离开班加罗尔，乘轿车前往美拉巴德，行程用了一个月左右。

巴巴启程后，玛司特埃舍随即撤离班加罗尔，于4月上旬抵达美拉巴德。因此，有两三周，居民被安置在美拉巴德山上的宿舍，那些负责埃舍者着手整理，使之适合巴巴做工作。必须为恰提巴巴、普瓦拉、夏里亚特·堪、穆罕默德和拉姆希虚安排住处，他们都从班加罗尔带到。所有这些玛司特，在第二章对班加罗尔埃舍的记述中，或者在附录中，都有描写，故我不打算在此赘述。

在美拉巴德山上，几乎就在白色圆顶屋的后方，有一间长方形棚舍，约50英尺长20英尺宽，一度用作小型产科医院。墙体用沙质带色土砖建成，屋顶为瓦楞铁皮，房门都朝向庭院。院子里，德干高原的风不停地刮来，扬起尘土旋涡，像学校操场上的孩童一般四处飞奔。沿着院子剩余的两边，有几间平常无奇的小棚屋，入口近旁的一个角落有间浴室，这是巴巴对神醉者工作时必不可少的设施。

上述的五个玛司特，从班加罗尔埃舍一来到，就被安置在院子周边的各个小房间。也设立一个新“玛司特酒店”，类似班加罗尔的，但也许不像它那么活跃。在长方形棚屋里，为

巴巴准备了一个专用房间，因为他提前这样交代过，以便他可以就近居住，密切联系这些玛司特。巴巴于5月首周抵达，在幸福谷休息几日后，几乎马上到山上的旧医院建筑内，进入严格闭关。他每天对玛司特工作，只有在玛司特埃舍的满德里，和其他一两人，每天能看见他。

那些时常密切为巴巴工作的人，很快适应了这点：离普通人睡醒还有几小时，他就开始一天的劳作；但在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埃舍，最初几周的日常程序一定创造了记录。最初几天，早晨5点半，巴巴来给玛司特洗澡——这对巴巴来说，是他平常开始工作的时间——确实有一周左右，他遵循这个时间表。然而此后，毫无预兆，他开始每天更早来到，最终达到一个阶段：午夜12点半就到，开始做晨间工作！就在这段时期，用150至200桶水为恰提巴巴洗澡，埃舍人员遵令将一切准备就绪，以便巴巴一到就可以开始工作。

这种强制节拍和日程变动产生一种压力感，要求一种无异于战争中需要的适应能力：人们必须不分昼夜，随时准备好，只要巴巴一声令下，就采取行动，或者更改计划，适应新形势。这种推翻并否决既定惯例的特点，自然是每一位伟大的世界推动者的显著品质之一，而且作为无数子孙后代的新生活方式的缔造者，巴巴无疑首先要摧毁许多旧生存模式。

在玛司特埃舍最初六周的闭关工作，与战争中极具戏剧性的一章巧合，在可怕的几周之内，比利时投降，法国战败沦陷。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巴巴特别细心地跟踪每日新闻，他有本地图册，与新闻报道一并研究。就在美拉巴德埃舍的这个时期，6月9日夜，恰提巴巴突然爆发危机，巴巴解释，这是他与法国的灵性联系所致。这一事件，在第二章描写恰提巴巴的部分有完整叙述。

6月初，埃舍历史发生中断，因为普瓦拉被送回贝尔高姆，巴巴出人意料地访问加尔各答，首次会见卡瑞姆巴巴，第六层面贾拉里型的伟大玛司特。他随后返回美拉巴德几周，继续在玛司特埃舍工作，7月份，他前往兰契，居住三周。除拉姆希虚和普瓦拉之外，美拉巴德埃舍的玛司特也被带到那里，因此兰契埃舍，实际上是美拉巴德埃舍的一个阶段。

在兰契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因为卡瑞姆巴巴，第六层面贾拉里型的伟大玛司特，被带到那里的埃舍，故在7月底，巴巴和兰契埃舍的居民返回美拉巴德时，这位伟大的玛司特也被带来。满德里预期，会让卡瑞姆巴巴住几个月，可他在美拉巴德仅逗留两周后，就被送回加尔各答，故令他们甚为惊讶。卡瑞姆巴巴是一名贾拉里型玛司特，可能造成潜在的人身威胁，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让他住在一间特制的笼屋。在卡瑞姆巴巴面前，且不说他的犀利目光，令人感到焦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长指甲，会让人感觉，他可能用狰狞的利爪朝人猛戳，造成惨重伤害。根据巴巴本人所述，我们得知，一个玛司特的心情，对他为巴巴工作发挥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你可以想象，一个纯粹的贾拉里型，在这方面是所有玛司特中最困难的。与一个贾拉里型的玛司特近距离生活，（夸张一点说）就像生活在一座活火山的斜坡上。

到8月中旬，卡瑞姆巴巴被送走后，巴巴现在只有恰提巴巴、夏里亚特·堪和穆罕默德。拉姆希虚，5月被安置在玛司特埃舍后，开始出现各种困难，大约两周后，被转移到疯人埃舍。不管怎样，他没什么特别优点，确实与其他玛司特并不相称。卡瑞姆巴巴离开后，阿君，

即疯人埃舍的那个蓄长发、长指甲的玛司特（此旧埃舍的少数真正玛司特之一），被带到山上，伴随巴巴居住，直到埃舍于 10 月解散。

就在 1940 年秋的这个时期，即疯人埃舍的关闭阶段，玛司特埃舍聚拢，有短短几周，疯人埃舍的剩余居民被带到山上，与恰提巴巴、夏里亚特·堪、穆罕默德和阿君一起住。对于他们，这是“小阳春”的意外礼物，每日沐浴在巴巴的临在在阳光下，直到最后把他们送回各自家乡。

遗憾的是，要生动地记述美拉巴德玛司特埃舍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期间巴巴几乎持续处于闭关。很少人看到进行中的事，而卡瑞姆巴巴离开后，似乎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事件。对关闭该埃舍的细节，没有人记得清，也许因为居民不定期地逐一被送回家乡，最后只剩下恰提巴巴和穆罕默德。

巴巴的亲密关注现在几乎完全集中在恰提巴巴身上，因此很显然，这位第六层面的伟大玛司特是唯一要紧者。这种对恰提巴巴至关重要价值的印象，随后得到确认：即 1940 年 11 月初巴巴迁往锡兰后，从那以后直到 1941 年 9 月，这位伟大的玛司特一直处于巴巴的亲密联系中。

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埃舍，且不说卡瑞姆巴巴来到的新奇兴奋感，其实是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延续；而兰契的中心，就像连字号，连接着美拉巴德埃舍的两个阶段，实际上，它无非是埃舍迁至比哈尔高原的这个小型山间避暑地，度过几周。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背景综观这个埃舍，就会发现它于 1940 年秋的逐步解散标志着，巴巴于一年前，即 1939 年 9 月，在班加罗尔开始的特殊玛司特工作的最后阶段。但它还标志着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读者将会发现，下一个玛司特埃舍，直到 1946 年巴巴赴马哈巴里什沃之后才建立，中间跳过整整六年。因此美拉巴德埃舍，是早期重要玛司特埃舍中的最后一个，它关闭后不到几个月，正如我们会在后面一章看到的，巴巴就开始做重大的玛司特旅行工作。

兰契

1940年7月

这个小型埃舍，在巴巴的玛司特工作历史中颇为重要，因为卡瑞姆巴巴，这位加尔各答的贾拉里型伟大玛司特，第一次被带到这里伴随巴巴生活。

兰契位于海拔约 2000 英尺的花岗岩高原上，绿油油的稻田如同拼图，被树丛和偶尔凸现的花岗岩打破。为巴巴租的住所，虽然属于某王妃，其实位于半遗忘之地，既不在空旷乡野，也不在城区。房前对着一条马路，屋后的花园，延伸至稻田边的杂草丛。惟一可取之处是，紧挨花园的一侧，立着一根约 100 英尺高的光洁花岗岩石柱，给一个原本不太有趣的环境带来一种不寻常的感觉。主屋是暗红色砖房，满德里和玛司特，因为缺少其他空间，只能挤居庭园角落的一排矮小房间里。

兰契埃舍只有四个玛司特，其中三人从美拉巴德被一起带来。首先是无与伦比的恰提巴巴，这位宝石般的老玛司特，在别处有完整记述。此外，有夏里亚特·堪和穆罕默德。夏里亚特·堪，相处一两小时无疑是好伙伴，可继续下去，他就惹人烦了。他成天兴致勃勃地喋喋不休，胡言乱语，讲话累了，就跳舞唱歌；他总是奇怪地重复某一句，一遍又一遍地唱同一个曲调。愈加刺耳的是，穆罕默德会模仿夏里亚特·堪唱歌，可他唱的每个音都跑调，这粗野的二重唱在小庭院的墙壁之间持续回荡，院子周围有七个小房间，巴巴、满德里、玛司特和佣人都挤居在一起。

我已经解释过，兰契埃舍最突出的人物是卡瑞姆巴巴。这位杰出的贾拉里型玛司特在第二章已有描述，这里说一点已足够：在带给巴巴密切联系的所有神醉灵魂中，他绝对是最具君王威仪者。

在这篇简短的记述中，我可能表现出对兰契的玛司特埃舍抱有偏见，但或许我把它标记为玛司特埃舍，已经夸大了巴巴本人的意图。事实上，在那里为玛司特建立周密的机构并不是巴巴计划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他必须访问印度的那个地区，并随身带一些玛司特做他的工作。在兰契的旅居勉强持续了三周，自然没必要为玛司特做非常详尽的计划。

它的重要性（如前所述）是由于卡瑞姆巴巴，光凭这点，它就值得与其他更周密持久的埃舍并肩而立。

马哈巴里什沃

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

1946年4月巴巴开始闭关，同年晚秋，他为走出闭关的计划做最后润色。在马哈巴里什沃租下一座大房子，此地处于西高止山脉，海拔4500英尺的山脊上。房子坐落于一块空地，四周是低矮的油柑子树林，树干曲折、苔藓遍布，叶子富有光泽。向南眺望，视线越过一排排远近的群山，是蔚蓝的地平线。一整天，林间回荡着无数鸟儿的鸣唱，由红颊鹑的宛转变音调主导；黄昏时分，胡狼偷偷溜过长满蕨类的空地；夜间，守夜人时不时看到，鬼祟的黑豹悄悄穿越矮树丛，或者优雅地纵身跃过庭院围墙。

在迷人的林间，离住房约一百码外，是一间围院而建的方形旧马厩，瓦楞铁皮屋顶，高高的石墙刷着红褐色涂料。进入马厩，要经过两扇褪色的柚木大门，推门时，转轴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声。

巴巴一行抵达后，就召工人改造马厩，以适合玛司特埃舍的要求。彻底清扫干净后，竖起竹席隔板屏风，安装烧水的壁炉。紧靠马厩墙的外面，竖起竹席墙，浇了水泥地面，作为一间小浴室。便于巴巴对玛司特工作所需要的种种设施——这儿一只挂钩，那儿一盏灯，放水桶处，厕所附属设施，坐的地方，睡觉场所，以及许多别的——由外雇工人和满德里，在巴巴指导下，一天天地安装。韦希奴基本每天去集市，购置必要的家居用品，比如本地农民编织的深棕毛毯、新卡夫尼、沐浴洗衣用的肥皂，餐盘茶杯等；日复一日，一间接一间，埃舍的错综结构逐步成形。

几周前，巴巴对一些弟子下达指示，要求各人前往指定地区，一人去古吉拉特，一人去印度中部，一人去孟买，如此等等，寻找一种高级的玛居卜式或撒里克式的玛司特，于12月20日，预定埃舍启用之日，将总共九个玛司特带到马哈巴里什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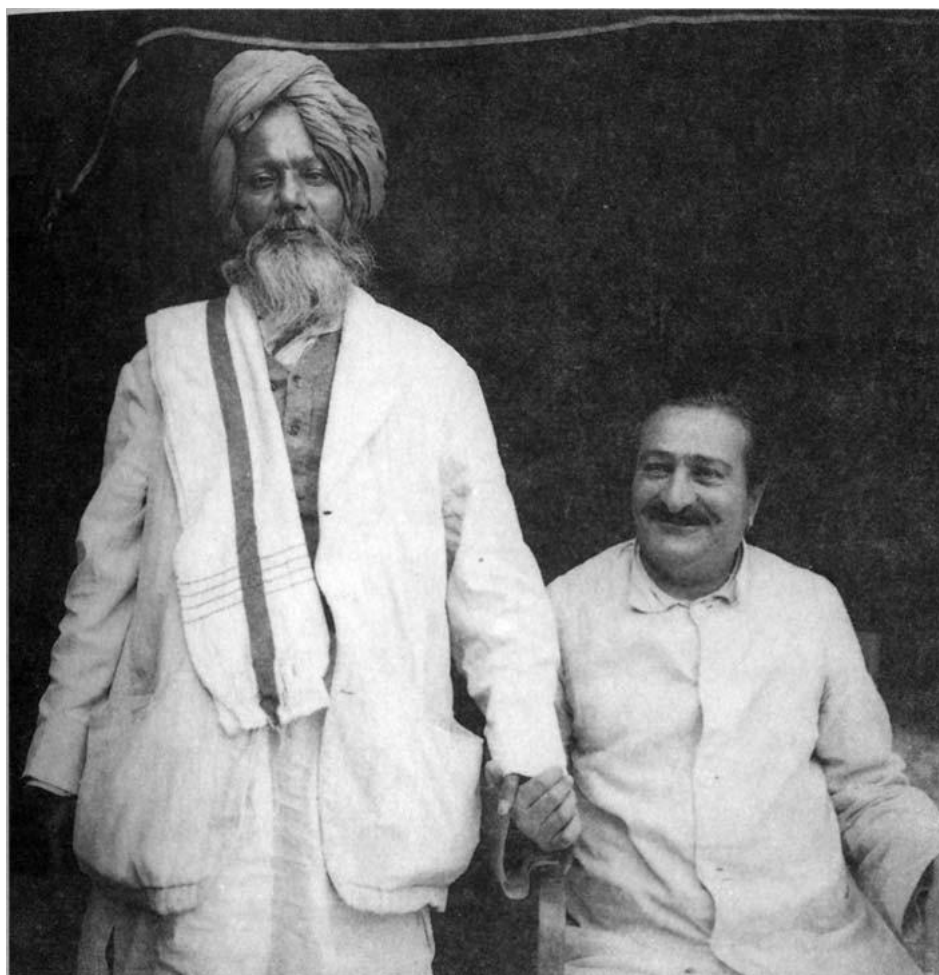
究竟是摩耶之手给巴巴的计划施加了重压，还是被派去找玛司特的弟子运气太差，或者太不称职，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几乎个个都徒劳无获。虽然玛司特埃舍于12月20日准备就绪，当天唯一带到的人是巴希尔，一个患帕金森症的可怜老穆斯林，被误认成玛司特。因此很自然，埃舍有一种消沉的氛围，巴巴遂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结果是，要从阿美纳伽把伟大的玛司特阿里·夏接来，再次派一些满德里成员去带玛司特，要求每人至少带一个，不得空手而返。巴巴还决定，将埃舍分成三部分，一个用于玛司特，一个用于神癫者，一个用于真正的穷人和残疾老人。巴巴定的目标是每类6人，其他巴巴弟子还被派往普纳和阿美纳伽，寻找神癫者和残疾贫困老人。

巴巴和那些获选执行计划者，付出加倍努力后，取得预期效果。几天后，埃舍开始有居民入住，喧闹起来。很快从阿美纳伽接来的阿里·夏，白天大部分时间坐在垫上，如雕像般超然，一包接一包地抽香烟。其他人三三两两地带到，有几个留下，那些不适合者，用餐宿夜后被送走。

我不打算列出所有来往者的详细清单，不过若读者想查阅主要居民的名单，可参见本书后面的附录。罗列名字和日期过于冗长乏味，我只会尝试勾勒一下埃舍的大体画面和几个较活跃的人物。那么首先，来讲每日例行事务。

每天凌晨，当拂晓清风的急促旋涡，吹得埃舍屋顶的树叶沙沙作响时，拜度*会挑亮油灯，走到每个居民跟前，推摇其肩膀。随后，许多人伸伸胳膊，可以听到人们一边不情愿地掀开身上的毯子，一边叹息打呵欠，还有那些呼吸道不适应冬季寒气者的清喉声。然后是上卫生间，洗脸漱口，最后6点半，给每个居民一大杯茶。

[注：最初两周拜度负责埃舍，之后被巴巴派出，做其他工作。拜度离开后，埃舍由卡卡和贝拉姆夏·杰萨瓦拉（Behramshah Jessawala “帕帕”）联合管理。]



巴巴和阿里·夏在马哈巴里什沃埃舍，1947年1月

8点至9点，巴巴的主要工作开始。给一些人洗澡，用推剪给新到者剪发刮脸，然后剥下脏衣，洗澡，扑上杀虫粉（许多人长虱子），穿上干净卡夫尼。

接着一两小时，巴巴会与阿里·夏，有时与别的玛司特，在房间里闭关。在这些静默的

会面期间，马厩大门会关闭，埃舍人员待在外面。

上午 11 时许，一两个身带香料味的佣人，头顶铝锅或手工铜锅，会把午饭送到埃舍门口。拜度或在场的某人，会帮忙把这些锅排在门边的阴凉角落，将一叠铝盘放在旁边。巴巴从静默会面出来后，会坐到矮凳上，往每只盘里盛食物。

巴巴总是提早近一小时，单独给阿里·夏喂食。集体用餐时，巴巴有时会亲手喂这个或那个特别的玛司特。神癫者和穷人，通常自行用餐，在马厩院子蹲成一排，有的默默地吃，有的说着奇怪的独白，有的跟旁人胡诌。

午餐后，在冬日暖阳下，几个老人会晒晒消瘦的身子，一些人披毯午睡，其他人随意地坐在阴凉处或阳光下。玛司特和神癫者会学样，睡午觉、抽烟或聊天，直到下午 2 点用茶。他们闲着没事，自取其乐。下午 3 点左右，巴巴通常再过来，与某个玛司特静坐，用一两个小时忙于照顾他们身体或灵性上的需要。

5 点至 6 点，早早地用晚餐后（通常也是由巴巴亲自盛给他们），居民们又可自由消遣，他们似乎满足于闲坐着，做点啥，或啥都不做。许多人，尤其神癫者和玛司特，会不停地抽烟，沉迷于各自的思绪。

这是一套简单的日常例行事务，表明巴巴和那些负责埃舍者，对居民的舒适、清洁及营养方面的照顾。关于这些日常联系的深远和最隐秘的影响，我们也许只能这样说：给予和接受的外部帮助，仅仅是为某座隐形的大厦搭建的脚手架，而该大厦的设计，只为建筑大师巴巴所知晓。

关于居民，我已经解释过，他们被分成三类：玛司特、神癫者和贫困老人。他们的来往依据各人的适宜性或居住意愿而定。一些职业乞丐，因年迈体衰被带来，但由于他们性格不安分，惯于寄生，通常不愿居住，其实也不适合巴巴的工作。

在居住的穷人当中，有个阿美纳伽的贫穷老人，子女都疏于照顾，老人身边只有一个盲儿子，父子每天乞讨，靠微薄的施舍，免于饿死。另一个是体弱的老校长，因患失忆症，难处又古怪，靠亲属施舍度日。只让他住了几天，因为恐怕马哈巴里什沃的冬季气候，会给他的心功能失代偿增添更大的压力。

这些老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来自普纳的老者，他高大须白，白发垂肩，熟小麦色皮肤，精致的蓝眼睛，和蔼的微笑，有着摩西式的风度和身材。他是求道者，真诚致力于灵性追求，嗓音悦耳，常用奉爱歌曲愉悦他人。

神癫者当中，其实仅两人有独特之处。一个是笨小丑，埃舍的开心果。他叫“帕尔万”（摔跤手），在阿美纳伽的后巷溜达时，被人找到。他貌似 25 岁左右，身高约 5 英尺 6 英寸，脱衣洗澡时，可以看出为何叫他“帕尔万”，因为他肌肉发达，身材匀称。在他偶尔严肃的时刻，他的猿猴式相貌和健壮身躯，给人一种感觉：他可能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然而，他的天性其实如同一个重感情的孩子，一部分，是就他的智力发育无疑低于正常水平而言，而且因为他真的喜爱愉悦别人，帮助他们，让他们开心。被吩咐做事时，他会逐

字地复述指令很多遍，仿佛想确定：那真是要他做的。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幽默观，让每件事，甚至坐下或站起，都显得有趣。他喜欢有人来关注他，就像受宠的混种犬，会耍弄最蠢的把戏，以取悦主人。他必定通过种种锻炼才练就一身健美身材，因为只要略提一句，他就会站到你面前，做几个体操动作，边做边笑。

他对埃舍的所有居民都很友善，乐于助人，会给他们拿香烟和比迪烟，为他们点烟，在一些简单小事上做到有用。你若问他神在哪儿，他会答道：“在心里。”

该类型的第二个是瓦苏德乌·斯瓦米，这名小个子老瑜伽士来自阿勒，该村位于普纳与纳西科之间的路上。他是那种因为灵性修炼导致的神癡。这个可怜的小老头，皮肤白皙柔嫩，灰白头发剪得很短，驼背，左侧臂腿瘫痪。双腿上弯，样子奇特，膝盖纤维性强直，无法动弹。必须由两三人抬着他，进行日常洗浴，维持各种基本功能。他的膝部疼得厉害，基本做不到搬他时不造成他剧痛。

他身穿橘黄色衣服，有许多玩具，喜欢摆在面前。比如，在马哈巴里什沃，他有个拨浪鼓，两个玩具娃娃，一只只会摆头的黑斑白木狗，还有三四个零杂部件，可能曾是他喜爱的玩具上的。他有五枚戒指，其中两枚很贵重，正如喜爱玩具那样，他似乎很喜爱这些戒指。他总是用马拉地语说话，嗓音颇为哀伤，话题会从现前的身体需要，切换到印度教圣典的语录。

他的铺盖，从阿勒随身带来，一尘不染，质量也好，显然当地村民对他关爱照顾有加。他从不躺下，但在睡觉时，背驼得更甚，身子前俯，垂在枕子上，姿势十分别扭，让人好奇他怎么睡的。他个子那么小，那么虚弱，因身体损坏受限，显然深受其苦，任何敏感之人目睹他的状况，无不产生怜悯之情。只让他在马哈巴里什沃住了三四天，因为考虑到，显然他的体能太弱，不宜让他暴露在那里的冬季气候下。

玛司特当中，也许丹迪·布阿是最有趣的。他从瓦伊带来，那是个相当大的迷人乡镇，位于马哈巴里什沃山的东坡脚下，克里希纳河两岸。他50来岁，灰白短发，面色白皙红润，眼睛深陷，眼神慈祥而发光，仿佛在微笑，不过虽然目光带着笑意，脸部却没有跟着笑。他的脸上有一种迷醉、略带困惑的神情。前额有细纹，时不时会蹙额，仿佛阵风掠过湖面，眼角有细鱼尾纹。他穿着旧多蒂*和衬衫，宽大的棉外套袖子太长，使双手大部分被遮住。外套侧面的口袋塞满了零杂物品，他有两捆布，捆扎得十分细致，很少让其离开视线。

[注：多蒂 dhoti，是印度的诸多传统服饰之一，用一段布灵巧地缠腰，并宽松地分别裹住双腿，遂作为现成的裤子。]

他的嗓音轻似呜咽，简直像一只想让你带它溜达的狗的声音。讲话时，吐字简短断续，语调哀伤，让人以为他随时会哭出来。他的一只衣袋围着少量硬币，其习惯是：谁合他的意，他就给谁几安那。

他有着贾玛里型玛司特的举止，会用手比划奇怪的动作。其最显著的习惯是，弯腰用单手或双手触地，然后双手合十，触摸额头。他不仅会这样触摸地面，还会触摸碰巧在近处的任何东西。

他平素的温和，偶尔会被突如其来的愤怒打断。他似乎格外讨厌，在埃舍干活的小伙们吩咐他去做事，有一两次甚至朝他们掷石块，使他们开始怕他。在成人和满德里身边，他会像小孩那样使性子，但从未蛮横到那种地步。

巴巴解释说，丹迪·布阿处于第五层面，并且即将进入玛居卜式状态。他在马哈巴里什沃不是十分开心，一直提出要回瓦伊。他居住约三周后，被送回家乡。他好像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瓦伊度过，早年在本地的政府部门办公室做过雇工（门警）。

如果说丹迪·布阿，除了偶尔发脾气外，基本是胆怯谦卑的话，那么卡比尔就是他的反面。卡比尔是那种令人永远难忘的玛司特。他有着人们听过最洪亮、最粗哑的笑声。一天二三十次，他那刺耳的狂笑会在林间回荡，令人想到，一定会吓到方圆半英里的鸟兽。

他原来一直在本特尔布尔。1940年8月，马萨吉把他带到美拉巴德，在巴巴身边待了一天。1947年，有人把他从离本特尔布尔不远的古尔杜瓦迪，带到马哈巴里什沃。他初到埃舍时，不由使人产生担忧，因为他肤如黑炭，几乎赤裸，一头蓬乱浓密的黑发。此外，他一直张着大嘴巴，露出两排又丑又黄的牙齿，头往后仰，发出可怖的笑声。他过去居住本特尔布尔的火葬场，据说会食用未焚化完的尸体残骸。故读者将会理解，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无不感到他的人生观，至少可以说，必定跟自己相去甚远。

刮脸、洗澡、穿上卡夫尼后，让他看上去更合常规，但笑声依旧。不过，日复一日，有人对他大笑时的表情做过研究后，开始理解巴巴说的话：即他的大笑，是某种真正内在快乐汨汨流溢的结果。尽管他外表令人生畏，笑声粗哑，却让人感到一种内在光明，是他的外部躯壳难以反映的。

用餐时，他会蹲着，俯在盘子上方，一手在地上或空中比划几分钟，然后将手插入食物，抓起满满一把，塞入嘴里。下巴动一两次，就满嘴咽下，随后放声狂笑。卡比尔一直让大家惊奇，因为从未有人见过一个如此奇怪的混合体：内在充满光辉，外表却狰狞可厌。他在埃舍逗留近十天，后被送回古尔杜瓦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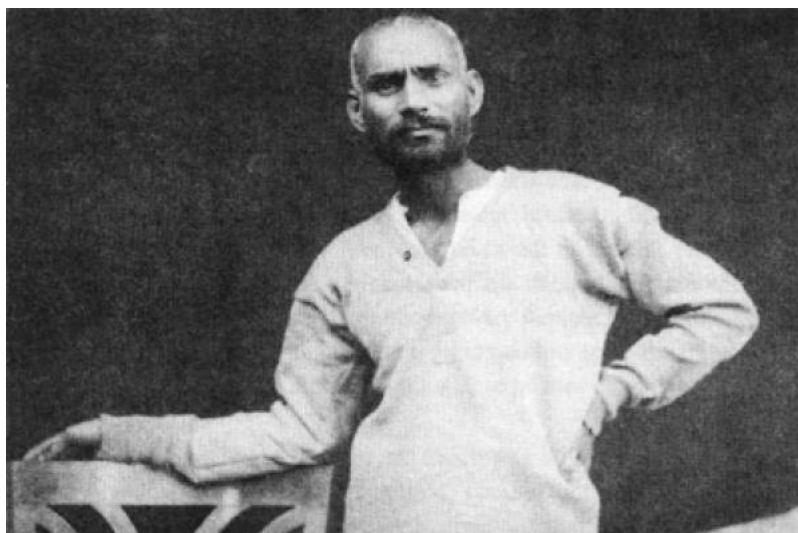
第三个有趣的玛司特是朱马，属于玛达扎德型，有些贾玛里型的特征。作为一个玛达扎德型，他生来就是玛司特。故对一般人来说，看起来他无异于疯子。他大约25岁，还年轻，脸色苍白，因患过天花，留下少许凹痕，眼神茫然却有光彩。身材纤细，但他好像几乎意识不到身体。

他满足于一整天坐在埃舍的任何地方。拉着他的手，领他走时，他很听话合作。唯一不安分的特征是，没完没了地移动其前臂、手和指，样子怪诞、扭曲，显然毫无目的。他的胳膊、手和指头很修长，关节非常软，故动作就像蛇的扭动。除了断断续续、轻声说些只言片语（旁人听不清也不懂），他基本沉默无言，全然迷失在神圣陶醉中。

一天，埃瑞奇将伯尔的一位心界行者伯尔瓦拉巴巴，带到马哈巴里什沃见巴巴。他是个消瘦的老穆斯林，面容聪慧和善。动身去马哈巴里什沃之前，埃瑞奇为了不泄露美赫巴巴的名字，就告诉伯尔瓦拉巴巴，要带他去见他大哥。伯尔瓦拉巴巴却立即答道，不是带他去见埃瑞奇的大哥，而是见美赫巴巴。还追加说：“美赫巴巴自身拥有整个宇宙，他是每一个人

的大师，他在每一个弟子内里。他是这个世界，它上面的与下面的世界；他在我内里，在每个人内里。他是圣中之圣，他是塔俱丁巴巴；他一眼能扫视整个印度大陆。”

一到埃舍，埃瑞奇就把玛司特的这些话报告巴巴，而巴巴，由于玛司特认出了他，决定不见伯尔瓦拉巴巴。让人给他送晚餐，并指示，让他休息一夜，次日用早餐后，要把他送走。时不时会遇到，对巴巴灵性伟大的这些独立证言，它们出现在意料不到的地方，由于这些证言对巴巴的爱者具有特殊的价值及利益，我将它们汇集成简短的一章，放在本书其他地方。尽管巴巴不一定避免联系这种在外部认出他的高级灵魂，但一般情况下，他宁愿不见他们，因为从某方面来说，他们不符合他工作的需要。而恰提巴巴和许多其他人，也对巴巴的伟大不吝赞美之辞，在这些人当中（虽然他们都认出巴巴的身份），哪些人适合他工作，哪些人不适合，两者之间的界线，除了巴巴本人，所有人都不清楚。



夏·萨赫伯面对相机，似乎有点疑惑。
摄于 1947 年 1 月，马哈巴里什沃埃舍

夏·萨赫伯，我在此记述的最后一位玛司特，没什么特别优点，属于第八类，半神癫半玛司特。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感觉到巴巴的重要，不愿离去。玛司特埃舍于 1 月底解散后，为此原因，将夏·萨赫伯留下。5 月底，跟巴巴一行搬到萨塔拉。

他大概 35 岁，高大，体格强健，椭圆脸，五官端正，杏眼深陷。他的眼睛有种茫然的神情，似乎他内心的某种东西，或者看见外界的某种东西，让他困惑。他经常喃喃自语，令人记忆尤深的是：每隔几分钟，无缘无故地，他会发出一种奇异而低沉的笑声。其真名叫阿卜度·悉地克，尽管他是从几英里外的盘奇伽尼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的，但似乎最初要么来自印度北部，要么可能来自非洲。他讲话极其含糊，有一两个单词发音清晰，句子的其余部分则叽里咕噜，谁都听不懂。有一两次，问他出生地，他咕哝几个字，听着像非洲和索马里。有可能他设法到了孟买，再从那里来盘奇伽尼。

他住在马哈巴里什沃的最初几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要么坐在埃舍的角落里抽烟，要

么躺在毯子下，从底下嘟哝说话，发笑，似乎在享受某种内在生活。后来，他逐渐对埃舍生活产生兴趣，其他居民离去后，他开始照顾自己，能力令人惊讶。他会待在埃舍任何地方，享受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可一有满德里成员过来，他立马起身，把椅子给他们用。他喜欢翻阅书报，有时可以看见，他嘴里衔着香烟，舒服地靠在扶椅上，埋首翻看《英国外科杂志》或《印度时报》。就像阿里·夏，他也是老烟枪，衣服和身上散发着过度吸烟者的难闻臭味。

对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就写这么多。记述远非完整，因为缺乏日常生活的大量细节，仅仅记述了比较有趣的居民。对其他居民的扼要描述，读者可参阅附录的马哈巴里什沃部分。

最重要的是，本篇记述有个不可弥补的缺陷，即它体现不出，大师的意识与居民的心灵之间，那种不可见的灵性相互作用。对此，我们只能局限于巴巴本人说的话：他与玛司特的关系，是他与他们之间的事情。所以，正如一块冰山，我们只看见浮在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淹没于水下的八分之七，事物的真正重大部分，不为我们的眼睛所见。

萨塔拉

1947年6月和7月

对这个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会很简短，不是因为该埃舍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主要与恰恰和阿里·夏有关，而这两位的故事在本书其他地方已经讲过。

1947年5月25日，巴巴一行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萨塔拉。萨塔拉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因为它与希瓦吉的联系而闻名，这位马拉地帝国的伟大创建者，曾让德里的莫卧尔王朝末代大帝奥朗则布感到芒刺在背。

萨塔拉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也许因为它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10英里之遥。但尽管如此，它有种乡村小镇的淳朴秀美。紧挨城镇后方，耸立着阿津克亚-塔拉的陡峭草坡，高达上千英尺。坡顶是一面险峻的德干黑玄武岩壁，壁高五十英尺，在这天然要塞上，矗立着一座宏伟古堡，其外墙石块，是从同一面黑岩壁切割下来。其名为，阿津克亚-塔拉(Ajinkya Tara)，意思是“不可征服之星”，而往昔的莫卧尔人，习惯叫它阿兹玛特-阿拉(Azmat Ara)，“伟大之饰品”。

为巴巴的各组人员租下的三四栋房子，位于萨塔拉的某个区，此处多年前曾是军营，大多数房屋都很宽敞，带宜人的花园，但有些房子外观俗气，难得有人住。其中一座，虽是旧屋，却刷白并漆过，房间高又通风，简朴的石地板，成为被带到萨塔拉为巴巴工作的玛司特居住的惬意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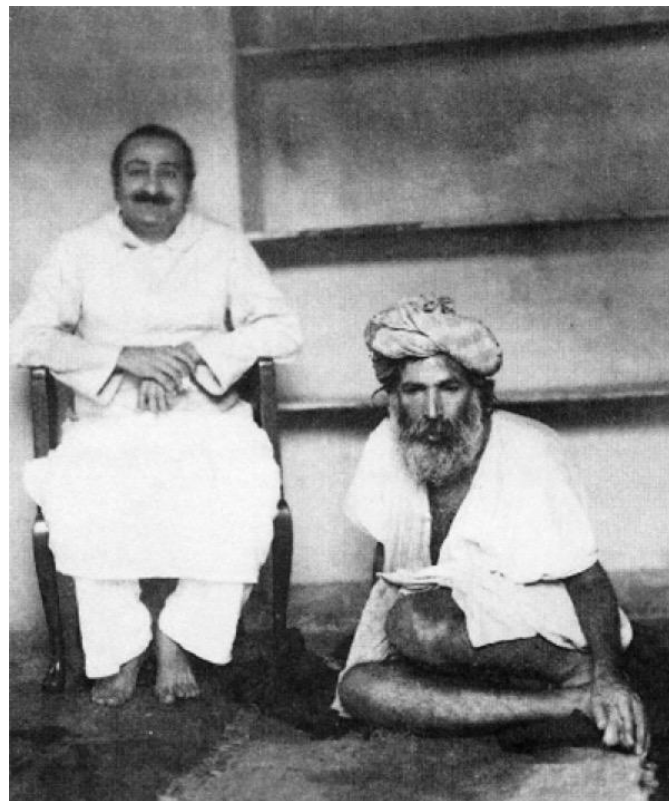
巴巴给多名弟子下指示，从印度多个地点，甚至克什米尔和信德，带玛司特过来。但正如在马哈巴里什沃的情况，即使是最艰苦的劳动，也没什么成果。没过几天，便把阿美纳伽的阿里·夏接来，巴巴马上开始，每天同这位愉快的贾玛里型老玛司特静默工作。

这个玛司特埃舍，可能比其他埃舍要高出一截，因为拜度，不是被幸运垂青，就是靠巴巴的内在帮助，把阿杰梅尔的第七层面伟大玛居卜恰恰，成功带到了萨塔拉。恰恰在埃舍住了五周左右，似乎巴巴对满德里、对全世界的整个态度，都取决于他同恰恰的工作。毫无疑问，当恰恰表现得反应积极又随和的时候，巴巴就无比开心，事实上，最让巴巴开心的事莫过于：一流的玛司特处于一流的心情。一位完美大师不仅是灵性完美者，而且是深爱人类以至自愿地成为完人，并作为人享受苦乐者。巴巴同一个好玛司特工作期间，他会全神贯注，暂时彻底忘记进餐、睡眠、衣服、满德里，乃至似乎整个世界。满德里，虽然乐于分享这些明显的幸福时刻，却常常惊叹于他以毫不松懈的干劲推进工作。这种时候，巴巴会使劲把油门踩到底，不会顾及可能会对他复杂的身体机器造成损害。

这正是，恰恰在萨塔拉期间，巴巴的生活方式。巴巴告诉拜度，为了这项工作，恰恰的价值抵得上一百个普通的玛司特。巴巴做的是什工作——在那些奇异的静默时刻，出入埃舍的人们会踮着脚尖走路，压低声音说话——我不得而知，因为他不会告诉我们，那些漫长

的闭门会面背后的原因。不过，他所做的工作肯定需要持久且极大的专注，因为几乎每次会面出来，他都脸色苍白，显然疲惫不堪，衣服常被汗湿透，与白天的温度极不相称。

除了恰恰和阿里·夏，被带到萨塔拉埃舍的其他玛司特，只有来自卡拉奇的两个。与恰恰和阿里·夏的高度相比，这两人是中级的玛司特，不是特别重要。巴巴让他们住了两天，给他们洗澡、穿衣、喂食并联系，之后将他们送回卡拉奇。他们属于第八类，半玛司特半神癫，似乎巴巴宁愿把他的力量集中于恰恰和阿里·夏，而不是对这两个卡拉奇的玛司特。他们叫帕亚吉和巴巴吉，附录的萨塔拉部分有记述。



巴巴和恰恰在萨塔拉埃舍。注意恰恰的坐姿，这是他很典型的姿势。

7月10日，巴巴宣布他同恰恰的工作已完成，遂将他送回阿杰梅尔。阿里·夏也出现身体上各种轻微不适，使巴巴发现很难同他工作。因此，近7月底，阿里·夏被送回阿美纳伽，随着他的离去，萨塔拉的玛司特埃舍就此结束。

第五章 那些见证者

本章内容是从本书的主要章节和附录里提取的，因为我相信这些奇异的证言对巴巴的爱者和弟子具有特殊的价值。

在阅读这些简短的段落时，一个人应记住，在寻找玛司特的旅行中，巴巴几乎总是隐匿身份，而且，当某个玛司特见证巴巴的灵性伟大时，他通常没有任何外在的媒介来认识巴巴是谁。有一些言论引自于在外部就知道巴巴是谁的人之口，比如像恰提巴巴这样的伟大圣人；但这些人，像那些没有外在确认手段的人一样，都以玛司特或圣人著称，其名声独立于他们与巴巴的接触和关系；这一点，我相信，大大地增加了他们所说之言的价值。

阿高里巴巴 (AGHORI BABA)

西姆拉 (Simla) 的一个第六层面玛司特
1946年8月

他指着巴巴，对卡卡说，“你将看到将会发生什么，有一天你将知道他（巴巴）真正是谁。”

阿兹穆·坎·巴巴

(AZIM KHAN BABA)

马图拉 (Muttra) 的一个高级玛司特
1946年10月14日

巴巴联系他时，阿兹穆·坎·巴巴说：“您是安拉，您带来了造物界，每一千年，您都下来一次看看您所造物的游戏。”

伯尔瓦拉巴巴

(BHORWALA BABA)

伯尔 (Bhor) 的一个心界行者
1947年1月

他这么描述巴巴，“美赫巴巴在自身里拥有整个宇宙，他是每一个人的大师，他在每一个弟子的内里。他是这个世界，它上面的与下面的世界；他在我的内里，在每个人的内里。他是圣人中的圣人；他是塔俱丁巴巴；他一眼就能扫视整个印度大陆。”

卜罗曼南迪吉·玛司特

(BRAHMANANDJI MAST)

马图拉 (Muttra) 的一个心界行者
1946年10月14日

他触摸巴巴的双足，并说，“看啊，忠爱怎样把奎师那主吸引到我身边，至师来了。”他随后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取出一本崭新干净的坡德穆著的《至师》，翻到有巴巴照片的那一页。

班窠·夏 (BUNDLE SHAH)

普纳的一位第六层面玛司特
1943年

巴巴的一个男门徒把这个伟大的玛司特带到他在普纳的房子里，准备领他去见巴巴，当时巴巴在马哈巴里什沃。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班窠·夏在一本练习簿里，看见夹在纸页之间的巴巴的照片（这本练习簿是应他要些纸用的要求递给他的）。这张照片上没有写名字或称号表示是谁的照片。班窠·夏在这张照片的背面上写了一长串儿数字，用加号与减号连接，结尾是=7=神。他随后指着神这个字，并把相纸翻过来，指着巴巴的像片说，“神等于美赫巴巴。”

恰提巴巴 (CHATTI BABA)
奈伽帕塔姆 (Negapatam) 的一位第六层面
玛司特, 巴巴的“五个最爱”之一。

1940年6月, 他一边往自己头上倒土, 一边说,
“将出现大麻烦大困苦, 很多人都将死于饥饿,
但巴巴将缓解世界的苦难。”

1941年3月, 在奎达, 他说, “世界上将发生
大灾难, 大得谁都想象不到, 甚至兄弟之间都会
自相残杀, 将有大苦难; 那时全世界都会想念我
大哥 (巴巴); 那时巴巴将拉开面纱, 所有的人
都将向他俯首称臣。”

1941年6月或7月, 在阿杰梅尔 (Ajmer), 他
对当时情绪不佳的克里希那说, “你想离开是不
是, 但那有什么好处; 整个世界都在巴巴的掌控
中, 你能去到哪里? 现在就服侍他, 他是海洋,
因为有一天当众人都蜂拥来看他时, 你可能再没
有机会遇见他了; 所以现在就抓住你的机会吧。”

邱图·缅 (CHOTU MIAM)
森格姆内尔 (Sangamner) 的一位好玛司特
1943年6月1日

他是由拜度带到美拉巴德的。当拜度在森格姆内
尔初遇他时, 邱图·缅对他说: “你的先知非常
伟大; 他比基督和穆罕默德都伟大, 全世界都将
信他。”

达达·缅 (DADA MIAN)
阿姆劳蒂 (Amraoti) 的一位玛司特
1939年4月

查干 (Chhagan) 试图把这个玛司特带到在贾
巴尔普尔 (Jubbulpore) 的巴巴那里。他拒绝去,
并且说道, “他 (巴巴) 是皇帝, 我怎么能去?”

高库尔巴巴 (GOKHALE BABA)
伊斯梅尔坡 (Ismailpur) 的一个第六层面
玛司特
1941年10月9日

当巴巴最后一次访问他时, 高库尔巴巴深情地地
望着巴巴说, “神来到了。”

古拉卜巴巴 (GULAB BABA)
埃利奇布尔 (Ellichupur) 的一位第六层
面玛司特
1939年3月

当巴巴走进房间时, 古拉卜巴巴指着巴巴, 对卡
卡说, “他 (巴巴) 是神本身, 我中了你的计。”
过了一会儿, 巴巴要古拉卜巴巴坐在他旁边, 后
者抗议说, “我不配坐在他身边。”

戈达特·辛 (GURDAT SINGH)
库尔岩 (Kulyan) 的一位高级行者
1929年7月29日

在去克什米尔的路上, 巴巴让车在库尔岩村子附
近停下。这位锡克教徒站在路边, 指着巴巴, 对
(巴巴的门徒) 拉姆玖说, “他是大师, 他是真
正的大师, 他的恩典已经赐予我。”最后他说,
“但愿我牺牲在他脚下的尘土里。”

**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
(KESHWANANDJI MAHARAJ)**
瑞希克什 (Rishikesh) 的一位心界行者

巴巴的门徒普利得 (Pleader) 给克希瓦南迪吉
的侍者看了巴巴的照片, 侍者把照片递给自己的
古鲁。克希瓦南迪吉看了巴巴的照片, 把普利得
叫过来, 对他说他一般从不让人走近自己; 但看

1934年4月

卡拉·玛西 (KHALA MASI)

塞奥尼 (Seoni) 的一位高级女玛司特

1939年3月

迈·巴普 (MAI BAP)

奥兰加巴德的一位高级玛司特

1939年5月

麦·萨合卜 (MAI SAHEB)

苏库尔的一位很好的女玛司特

1924年6月17日

毛拉那·夏姆苏丁·乌勒玛

(MAULANA SHAMSUDDIN)

莫拉达巴德 (Moradabad) 的一位心界行者

1942年2月

缅·萨赫伯 (MIAN SAHEB)

阿旃陀 (Ajanta) 的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

1944年11月

米拉克·夏 (MIRAK AHAH)

斯利那加 (Shrinagar) 附近的沙里玛村

(Shalimar) 的一位高级行者

1944年8月

穆罕默德 (MOHAMAD)

巴巴的五个最爱之一

到这张照片后，因为他知道美赫巴巴的神性，所以他必须得叫普利得过来，因为巴巴是世界的大师，并把整个造物界的负担扛在自己肩上。

查干把她带到贾巴尔普尔，她对巴巴说，“您是海洋，从里面给我几滴水喝。”

他被带到巴巴那里，巴巴给他洗澡穿衣之后，单独跟他坐在一个房间里。在这次联系中，迈·巴普有一两次大叫道，“我着火了，我在燃烧。”离开时，卡卡问他在哪儿吃的饭，他回答说，“今天我来到神的宫廷，被施与饭吃。”

她问拉姆玖他的“辟尔” (Pir, 灵性导师) 是谁。她对她说，“美赫巴巴”，她答道，“Badshah-Shahenshah (王——王中之王)。”

莫拉达巴德的这个年迈的圣人是在夜间被联系的，他从睡中被叫醒见巴巴。他凝视着巴巴说，“在深夜的黑暗里，我看见神的光明。”

当美赫巴巴来到时，缅·萨赫伯拥抱他，流着眼大声诉说，“khud be khud azad budi: khud gireftar amadi”这是一对波斯语的诗句，可意译为，“您已经获得自由，然后让你自己被束缚着。”这是指已经与神合一，为了人类而自愿回到世上的巴巴。

他给巴巴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巴巴是神，他希望来跟巴巴一起生活。

他总是称巴巴“大大” (Dada)。他讲过很多有关巴巴的话，最引人注意的是：

“大大是神。”

“大大是大师。”

“一切都依赖大大的意愿。”

“因为大大在那儿，世界也在那儿。”

“大大是慈悲大师。”

(译者注：1936年当他第一次被带到巴巴身边时，他位于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作为巴巴联系

的结果，穆罕默德跳过第四层面，进入第四与第五层面之间的一个状态，随后进入第五层面。巴巴解释说，他此生将一直在第五层面，不再前进。穆罕默德后来成了美拉巴德的永久居民，直到2002年去世。）

穆罕默德·阿里·玛司特

(MOHAMMED ALI MAST)

瓦尔达 (Wardha) 的一位好玛司特

1944年7月19日

先去见他的拜度拿着一条巴巴给他的手杖。这个玛司特对他说，“给你手杖的那个人非常伟大，一定要照管好手杖，别用它打任何人。”

芒萨吉·马哈拉吉

(MUNGSAJI MAHARAJ)

达曼岗 (Dhamangaon) 的一位心界行者

他对巴巴达斯 (Babadas, 巴巴的一个门徒) 说，巴巴是皇帝。

纳迪尔·阿里·夏

(NADIR ALI SHAH)

奎达的灵性掌管人

(Spiritual chargeman of Quetta)

1941年3月

他拒绝来让巴巴联系他，并且说，“我的船只只会淹没在那个海洋里。”

南伽巴巴 (NANGA BABA)

贾斯吉冉 (Jasgiran) 的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位于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

1943年9月

他指着巴巴说，“他是我大哥；他调整并且保护着整个世界。”

帕坦·玛司特 (PATHAN MAST)

孟买的一个好玛司特

1942年

卡卡在孟买见到他，打算把他带到在罗纳乌拉 (Lonavla) 的巴巴那里。卡卡邀请他来，他回答说，“你的灵魂和我的都在他 (巴巴) 那里，那我为什么应该去？”他随后递给卡卡一只桔子，又说，“开启整个世界的钥匙都在他 (巴巴) 手里，所有的国家，俄国，德国 (等等) 都按照他的指示行事。”

辟尔·法兹尔·夏

(PIR FAZL SHAH)

科塔尔 (Kotah) 的一位心界行者

1946年10月12日

他对巴巴说，“在您到来之前，没有一个人用神爱之箭触动过我的心。您有能力毁灭并淹没整个世界。没有人完全知道您的伟大极限，你是本时代的灵性权威，我若是死去，但愿再生为人来亲近您。”

萨吉巴巴 (SAKHI BABA)

巴赫赖奇 (Bahraich) 的一位好玛司特

1942年3月

当巴巴出现时，萨吉巴巴把舞铃戴在脚踝上，边唱边舞，大声说道，“神来施舍达善。”

苏班·马图 (SUBHAN MATTU)

他被带到房子里，看见巴巴时，他倒地打滚，叫

克什米尔，斯利那加的一位好玛司特
1944年8月20日

（马图拉附近）温达文的一位第三层面的玛司特
1939年1月28日

阿杰梅尔的一个玛司特
1939年2月

贾姆纳格尔（Jamnagar or Navanagar）的一个很高级的玛司特
1941年1月

盘奇伽尼（Panchgani）的一位初级行者
1941年10月26日

第五层面的一位玛司特在“闭关之地”
1946年5月（？）

道，“他是神。”

当巴巴和一组女门徒到达有名的温达文寺庙时（该寺庙与奎师那的生平事迹密切联系），这个人开始跳舞，并吹起笛子，他喊道，“看，主奎师那和他的挤奶女来了。”巴巴说，“他是我一个真正爱者。”

有一天当巴巴出现在阿杰梅尔街头来联系玛司特时，这个人叫道，“噢，瞧，商喀（Shankar）来了；你们全都过来，接受神的达善。”

巴巴两次联系他，第二次联系是夜间在镇外的乡间。在第二次联系中，这位玛司特大声哭泣，然后叫道，“我在旷野中遇见了神。”

他在路上遇到巴巴，说道，“您是神毗湿奴的阿瓦塔（化身），祈求您恩赐给我大师之言，让我默记念诵。”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工作已完成，”并接着说，“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您；我看见过您，认出您是毗湿奴的阿瓦塔。祈求您也要想着我。”巴巴通过身边的一个满德里告诉他，“我知道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来到你这里。”此人合掌鞠躬，说道，“我生命的愿望实现了；向您致意，神毗湿奴！”

他被带往巴巴的房子，到大门口时他说，“我们来到天堂乐园（Gulistan）。”巴巴走出房子，他凝视着巴巴的脸，眼里含泪笑着，拥抱巴巴。随后他指着巴巴，对旁观者说，“看这个人的脸和额，它们像太阳一样照耀着，难道你们认不出他是谁？”

译者注：在《行道者》里，

心界行者（Adept Pilgrim）指第五层面上的，在第五与第六层面之间的，或第六层面的行者。

高级行者（Advanced Pilgrim）在第三层面的，在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的，或在第四层面的行者。

初级行者（Initiate Pilgrim）指在第一层面的，在第一与第二层面之间的，或在第二层面的行者。

第六章 美赫巴巴的玛司特之旅

印度是一个辽阔而复杂的国土，像我希望在下面书页里所表明的那样，美赫巴巴在各种特别旅行中做的工作也同样地辽阔而复杂。因此，一个人不可能对他在这些伟大行程中所做的一切给予简要明晰的叙述，而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个概貌，其中他希望读者的同感与兴趣将不会被过量的事实细节所覆没。

因此，本章有着很明显的局限性。大致说来，前面几页试图列出巴巴在一次旅行中所做的主要事情，最后部分试图介绍一下这些旅行对巴巴及跟他一起旅行的那些人所蕴含的巨大辛劳与艰苦。

最后，我希望说明有关巴巴旅行的详细记录包含在本书的三个地方——本章结尾的若干小地图和旅行列单，附录，以及书尾的大地图。

美赫巴巴的爱者们知道，自从巴巴于 1937 年 11 月从法国返回后，他走遍了印度（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带领不同的门徒小组，在不同的地方逗留几个月。在书尾的大地图右下角的小型印度地图上，注明了从 1939 年 8 月直到 1947 年 8 月这些逗留之地的顺序。

前面各章表明，如果我们排除早年的几次联系，那么美赫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作为独特的类别，可以从拉乎里（Rahuri）的疯人埃舍的穆罕默德和其他四个真正的玛司特，以及 1939 年 2 月在阿杰梅尔（Ajmer）的第一个玛司特埃舍算起。

所以，如果我们说他对玛司特的工作首先从穆罕默德那里，之后尤其是在阿杰梅尔埃舍变得明显的话，我们发现从这些开始时期，直到 1940 年底，巴巴安排让玛司特不断地呆在他身边——在他所到之处为他们建立埃舍，玛司特被不同的门徒带到这些埃舍让他联系。在第四章描述的七个玛司特埃舍中，五个是在 1939 和 1940 年这两年，我们随后跳到 1946 年 12 月进入马哈巴里什沃（Mahabaleshwar）埃舍，六年的间隔，没有一个玛司特埃舍，至少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

这六年，1941 至 1946 年，是重要的玛司特之旅年间，巴巴几乎走遍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联系了每一个类型的高级灵魂。这个期间玛司特很少被带到他跟前，而是他亲自出去去联系他们，本章谈论的就是这六年的工作。

因此，虽然在 1939 年和 1940 年有过几次玛司特之旅，但是大规模的旅行乃是始于 1941 年 1 月，当时巴巴的基地在斋浦尔（Jaipur），浏览一下本章结尾的示意图及其数据，将会明白这一点。从 1941 年起直到 1946 年底，这项伟大的工作一直继续着——自从萨塔拉（Satara）玛司特埃舍关闭以来，如今在 1947 年它仍然在较小的范围内继续着。（译者注：本书的写作时间是 1947 年。）

在这些旅行中，虽然我们一般把它们称为“玛司特之旅”，巴巴实际上联系了四个类型的人：首先是各个类型的玛司特；其次是那些即将踏上道路的人（hawa），求道者，初级、

高级、及心界行者（也就是说，各个等级的撒里克式的行者）；第三是萨度（sadhu）和苦行僧（faqir）；第四是穷人。我认为“玛司特之旅”这个词是个正当的错用，这是因为，虽然巴巴无可否认地对这四类人做工作，但几乎每一次旅行的显著特征始终是对神醉灵魂的联系。

因此，如果这些遍及印度的惊人旅行的首要原因是联系玛司特，次要原因是联系撒里克式的行者（salik-like pilgrim）的话，那么他对成千上万的萨度和穷人所做的工作则需要一些额外的解释。然而，一个人只能说，对萨度和穷人的联系不是巴巴工作的常规特征，而是时不时地冒出来，它发生时似乎与他的玛司特工作有着明确的关系。因此，巴巴有时以联系一些穷人开始或结束一次玛司特之旅，他与萨度的联系通常是大规模的，却不是频繁的。这样，1941年12月底在安拉阿巴德大壶节（Allahabad Kumbh Mela）上，巴巴在短短两天之内联系了7,000多个萨度，他还不时地访问哈德瓦（Hardwar）和瑞希克什（Rishkesh）的重要印度教朝圣中心，并在那里联系了众多的萨度。

巴巴在联系这些不同类型的灵魂时做些什么？或者换言之，我们在本书重复那么多遍的“联系”这个词表示什么？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一个人立刻居于劣势，原因有二：首先，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测量巴巴在联系时所做的灵性工作的真正意义；第二，巴巴很少让任何人目睹他的联系的所有外部特征。就内在意义而言，我们必须满足于他的说明，即他爱玛司特，他们爱他；他帮助玛司特，他们帮助他。因此内在方面只有这些——当然这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么外部是怎样的呢？在外部，巴巴在旅行中联系某个玛司特或撒里克式的行者时，通常做三件事情：喂他吃饭；给他一枚金属钱币；同他坐在隐蔽处，无人能看见这个静默的交流。自从保持沉默之后，巴巴已经停止碰钱，除了在他递钱给玛司特、撒里克式的行者、萨度和穷人的时候。这种给钱根本上有别于慈善行为，它是一种联系的媒介，巴巴使用的是金属币，尤其是对玛司特。他解释说，金属以特殊的方式起着联系媒介的作用。那些在玛司特之旅中伴随巴巴的人，经常痛苦地意识到金属币的必要，因为他们的胳膊和手指因携带装满各种面值的金属币的沉重袋子而酸痛难忍。[注：他不会总是喂撒里克式行者吃饭，不过会给他们钱，同他们隐蔽静坐。]

对于萨度和苦行僧，隐蔽的需要不总是那么明显，巴巴只是用双手触摸一下他们的双脚，再用自己的手触摸一下自己的额头，他或许给钱，或许不给。通常来说这是公开做的，被任何一个碰巧路过的人所见证，尽管巴巴的门徒几乎总是被命令在巴巴工作时不可观看。

对于穷人，隐蔽的需要似乎随情况而变化，比如1937年2月在纳西科的大型生日庆贺中，巴巴的外部行为被所有想看的人视见。不过在后来的年间，他在旅行期间联系了数目庞大的穷人，虽然该工作的一部分由某些门徒公开地协助，但是给穷人的任何礼物都是在最严密的隐蔽中，由巴巴亲手递给他们的。这样，他经常为穷人洗脚，也许50或100人，一个接一个，满德里会协助他做这个，正如他们协助他给玛司特洗澡那样。他也许还喂他们吃饭，满德里也会在这项工作中协助他，然而当他给他们钱或某个特殊礼物时，则总是避开人们的视线，在这种时候，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依次走进巴巴单独坐在里面的房间，接受礼物，再走出来。

所有这些联系玛司特及其他人的工作，不是从一地到一地的即兴旅游，而是细致计划的果实，鉴于巴巴的沉默，自然他身边必须有两个或更多的门徒伴随。很难说巴巴提前多久计划行动的细节，但就开始讨论具体某一次玛司特之旅的话题而言，他通常在一两个月之前简要提及，他计划在某某月出门多少个星期。这些初步暗示会慢慢地发展出形状和细节，在为某个旅行规定的“D日”之前两或三周，巴巴会叫来“玛司特专家”三巨头之一或全体——当然是如果他们不是已经在那里的情况下。

这三位“玛司特专家”是跟随巴巴做了大量玛司特工作的三个门徒。这三个人中间，拜度（Baidu）所做的工作很可能比所有其他人做的加在一起还要多，附录里的信息主要是从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忆里，以及从他对巴巴联系的很多玛司特的大捆个人笔记里汇集而来的。

其他两位是卡卡（Kaka）和埃瑞奇（Eruch）。巴巴早期的玛司特联系，特别是1940年秋季疯人埃舍解散之前，尤其是卡卡的劳动果实，他是巴巴与很多伟大玛司特之间的灵性联系的环节，比如恰恰（Chacha），拉克罕·夏（Lakhan Shah），古拉卜巴巴（Gulab Baba），莫提巴巴（Moti Baba），恰提巴巴（Chatti Baba），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Abdul Qadir Jilani），卡瑞姆巴巴（Karim Baba），瓦兹尔巴巴（Wazir Baba），以及一批较次要的玛司特。

埃瑞奇的工作早年主要是在各个玛司特埃舍，但他的强壮体格，特别是他那雷打不动的镇静，使他成为巴巴的绝大多数玛司特之旅中的不可估量资产。他是不知疲倦的克己的化身，而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沉默不宣，所以在巴巴的最直接的满德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在这个和其它领域为巴巴做了多么多的工作。

除了这三巨头，巴巴的大多数亲近男门徒都参加过他的这次或那次玛司特旅行，虽然我没有精确地询问过在上述提及的三人后面紧接着是谁，但我相信古斯塔吉（Gustadji）很可能是下一个，然后是阿迪（Adi），彭度（Pendur），佳尔（Jalbai），嘉尔·科罗瓦拉（Jal Kerawala），萨瓦克·考特沃（Savak Kotwal），最后是巴巴的几乎每一个亲近男门徒。

因此，计划好某一次玛司特之旅后，巴巴首先选择他的时间，然后挑选一队门徒伴随他，从来不少于两人，且常常比这个数目多得多。他随后命令一位专家，即拜度、卡卡或埃瑞奇，先行侦察某些城市或地区，问询、会见或挑选似乎合适的灵魂，并在“D日”前回到他的基地，或者在行动计划上第一个城镇的火车站与他会合。在第二章中对恰提巴巴的报导里，我描述了这些侦察旅行之一，虽然那次比大多数的侦察旅行都更考验人，但每一次的侦察远征都是在紧迫的时间下进行的，且极其艰苦费力。你若是在拜度或卡卡畅怀的时刻堵着他们，刺激他们描绘一番有些旅行，你将听到徒步穿越不毛沙地和漆黑森林，爬过山岭和峡谷的故事；骑骆驼、骡子、马驹和驴子的故事；坐牛车和马车在炼狱般的小路上颠簸数英里的故事；在超载的三等火车厢里日夜饱受臭汗与脏乱的故事；总之，你将听到旅行的每一种疾苦，而这些仅仅发生在巴巴的几乎每一次玛司特之旅的初步侦察中。

当然，这些初步征程的计划和实施都是为了节省巴巴的宝贵时间，因为玛司特不会神秘地从每一簇树丛后面现出身来，也不会每个城市里发现他们身上贴着标签。一个好玛司特

乃是一颗罕见的宝石，即使拜度、卡卡和埃瑞奇在选择时也时而会犯判断错误，给巴巴提供不合格的联系候选人，后者可能在当地被誉为伟大的玛司特，但巴巴却把他们判为疯子、神圣疯癫、或无足轻重的玛司特而驳回。

侦察远征就谈这么多。那么随同巴巴的 75000 英里旅行和 20000 多次的联系是怎样的呢？要知道这些侦察劳动正是为了这些才付出的。

我在前面试图对侦察旅行的考验磨难提供一个大致概念，然而，与巴巴做真正工作时的最后旅行相比，这些只不过是悠闲轻浮的假期而已。旅行可以是好玩的，困苦也含有某种刺激，如果允许一个人用适当的睡眠和食物来恢复身体与神经力量的话。但在跟巴巴的玛司特旅行中，一个人很少能做到这个。从黎明到黄昏连续地工作，经过两三天很少或根本不吃饭，经过两三夜很少或根本不睡觉之后，世界简直变得不复真实，一个人过着一种反射生活，只是他的身体部位在移动并工作着；但那种对生活的兴致，那种健康感——应该说这依赖于被睡眠所恢复的神经系统和被适当食物所滋养的身体组织——简直是荡然无存。但玛司特旅行不仅仅只有两三天，它们持续两三周，这种工作节拍继续不停，巴巴总是驱策着身边的那些人，使之达到能力的极限。在 1946 年的一次玛司特旅行中，拜度估算了一下，在 8 天中他们总共睡眠 14 个小时，平均每天近 2 个小时的睡眠。最后，在所有这些之外，还要加上热带气候的折磨，以及不停流汗对人的活力的耗损，你将得到对玛司特旅行状况的大致答案。

所以，在巴巴的亲近门徒圈子之外，他的爱者很少有人意识到巴巴给自己及身边那些人所施加的巨大困苦，在这些伟大旅行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认出他们的疲惫不堪、风尘仆仆的大师。作为领导兼大师，在这些旅行中，巴巴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为了他自己的灵性原因而规定步调，他则制定了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节拍。

因此，你看到巴巴同三四个门徒出发，踏上玛司特之旅，个个强壮而精神，当他们两三周之后走进院门时，你去迎接他们回家，帮助他们把行李拿进屋；你会看到他们的疲倦、未刮胡须的脸，和巴巴的脸；他们的疲倦的眼睛，和巴巴的眼睛；你会看见他们的衣服，还有巴巴的衣服，脏，尘土渗进布料里，因多日的汗浸而凝固其上；你看见衣服挂破之处，那些神奇的日日夜夜的纪念与小标记，行动与工作，工作与行动——日日夜夜，大师主动地承受肉身存在的最极限，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人类。

晚上，刮脸，洗澡，吃饭，并休息几个小时之后，你会看见巴巴加入满德里，你会听到对刚完成的旅行的机智而引人入胜的回顾。正是这个时候你会听到难以置信的艰苦；连续的无眠之夜；在火车、马车和牛车里单调的守夜；骑骆驼，马驹和驴子（有一次竟然骑大象过河！）；在尘土或泥泞中艰辛的长途跋涉；雨打日晒，寒冷酷热的变迁——总之，你听到巴巴和门徒所经历的至少某些事情，他们遇到的最好的玛司特的特质与怪癖，巴巴与这些奇怪的神醉灵魂的简短会见的生动描述。

当跟随巴巴旅行的满德里添上他们的描述贡献时，你会听到，在所有这些艰辛中，巴巴怎样始终是所有人里面最精神饱满的，听到每一次联系到一个真正的好玛司特时，他怎样格外地荣光焕发，好像完成了某项伟大的工作，或卸下了某个重大的包袱。

当然，一个人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驱使巴巴行遍全印度去寻找这些玛司特，也不知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每一次玛司特之旅中需要联系的玛司特数目。不过，在这个方面，埃瑞奇说，巴巴怎样在旅行开始时，经常说他必须联系一定数目的玛司特，比如说 25 人或类似的大概数目，但一周或更长时间后，也许联系了大约 17 人之后，他突然说他的工作现已完成。他随后从脏兮兮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显示几个匆匆涂写的数字，似乎他已提前算出刚好需要 17 人，但却告诉门徒去找 25 个，这样才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或者说这样寻找这些玛司特的努力才不会提早放松。

对全部 75000 英里的行程和近 20000 次的联系，是不可能在这一章里逐一叙述的。不停累积的随后事件，已经埋葬了很多的回忆，从而难以自发地忆起。但我觉得应该在本书里对每一次旅行的轮廓概要做个记录，本章后面的那些小地图和地名单即是为了这个目的。它们未注明巴巴在每一次旅行的每一个地方联系了哪些玛司特，但若是结合附录中的细节，它们也能够显示这一点，对巴巴生平的有心的研究者，通过结合本章的名单与附录里的细节，就能够做出对几乎每一次玛司特旅行的编年史。

因此，本章对巴巴旅行的叙述，不过是附录的开场白，希望它成为某种补剂，也许会刺激读者的食欲，去吞食本书后面的实质性信息。虽然附录的意图是巴巴对玛司特、撒里克式的行者、萨度、苦行僧及穷人工作的完整记录，但主要是对他在不同旅行中所做的成千上万次联系的记录。

这样，读者无须在通向贾斯吉冉（Jasgiran）的二十英里长的石头山路上，拖着疼痛而布满尘埃的脚行走——那里南伽巴巴（Nanga Baba）赤身在山顶坐了 25 年；他只需要惬意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指翻动几下书页，就到了附录里的贾斯吉冉，并在想象中降临到那座荒凉的山上，与巴巴、他的门徒及当地的村民坐在一起，在心灵的眼睛里观看南伽巴巴吞食他的饭食——粉碎的木头和石头。

也不必像巴巴和他的门徒一样，坐在印度的拥挤不堪、汗味熏人的三等火车厢里，浑身骨头酸疼，捱过一个又一个小时；也不必沿着格喳格喳的稻田埂去班西（Bansi），那里长生的瑜伽行者如一尊蜡像坐在暗房里。读者只需把台灯稍微拉近一些，他若是躺在床上阅读的话，只需把枕头调换一个角度，把书页翻到班西，并想象自己在那间奇怪的房屋里。

无须让手指或衣服被马车篷和马车坐垫的不可预料晃动所拧夹或划破，无须在没完没了的乡间小道上承受牛车旅程的颠簸晃荡，因为用灵敏的手指和快速的目光，读者就可以在几分钟内从瑞希克什——那里克希瓦南迪吉（Keshwanandji）站在恒河灰水边的那个山谷里，飞到最南部的基拉喀莱（Kilakkarai）——那里帕鲁克拉巴巴（Pallukollah Baba）深得村民敬畏，因为他不用游泳或船只就渡过河。

如果在翻阅附录的书页时，你发现这里和那里很少有让你感兴趣的灵魂，你可以推断美赫巴巴和他的门徒在寻找这些次要的灵魂时，所花费的连续数小时和数日的劳动更有多么乏味。那些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灵性进步的圣人，也许不是很难发现，但是伟大的玛司特就如同珠宝，包裹在怪异及身体脏污之外装的垃圾里，需要大师的技术与眼力，不仅去穿透琐屑的外部面纱，而且将真正的珠宝与似真的假货分开。

因此我希望，读者在阅读附录时，将让想象力自由地翱翔，因为只有想象力才能给这些简短的笔记赋予生命，它们记录了完人美赫巴巴与这些在通向无限的道路上的奇异行者之间那么多的联系。

旅行示意图、地名及数据

旅行示意图介绍

后文的八张示意图，试图形象地展示，巴巴自 1939 年至 1946 年，为了联系玛司特、撒里克式行者、萨度、苦行僧及穷人进行的特别旅行。

因此，这些地图并未包括，其他时间在印度各地附带做的任何玛司特联系，当然，也不包括任何玛司特埃舍；它们只是对特别玛司特旅行期间所做工作的概要示意图。

每张地图顶部的统计数据，不能视为完全准确，因为汇编所依据的记录有时难免不完整。里程是按火车时刻表计算的，最后显示的数值，是最近似的整百英里数。

显示的联系人数，作为总计结果，然而是个粗略指标，可能会有百分之十的误差。

“玛司特及其他行者”这个短语，包括联系过的玛司特及撒里克式行者。与萨度及穷人加以区分。

每次旅行访问地点的名单予以列出，因为我觉得，应当把每次旅行的概要列入记录，而在那么小的地图上，不可能用一系列的虚线做到这点，即标明每次旅行走的实际路线。关于这些地点名单，需要注释以下几点：

(1) 某一次旅行开始与结束的地点，分别在该段地名的首行和末行，用斜体字注明。

(2) 在巴巴居住的某一地点的联系，简单地用斜体字注明该地名。

(3) 某一次旅行中，貌似偏离明显路线的地点（巴巴路过却没有做玛司特工作），这种情况下，该地名标在括号内。

(4) 少数例子中，某一次旅行于某月开始，另一月结束。这种情况，整个旅行列入旅行开始的月份下面，但在访问地点的名单中插入一条简注，以表明新的月份从此地开始。

(5) 参照数值，表示相关地点在专属地图上的位置。每张地图上的方格，按照底边的字母（A 到 F）和侧边的数字（1 到 8）的组合，予以编号。因此，每张地图的左上角方格是 A/1，其右侧方格是 B/1，以此类推，凡是位于 A/1 或 B/1 内的地点，用各自的数值作为其参照。

参照数值 En1/A 或 En1/B，表示相关地点，位于该年份的专属地图底部，标有 A 或 B 的放大部分。这些放大部分有时不可避免，因为如果主地图列入这些地名，则太过拥挤。任何所述地图中被放大的特定区域，也在主地图上标记成 A 或 B 的小块区域，这听来费解，但只要看一下带有上述放大部分的地图，则一清二楚。

1939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4 月

贾巴尔普尔 *Jubbulpore* D/4

萨加尔 *Saugor* D/4

贾巴尔普尔 *Jubbulpore* D/4

11 月

班加罗尔 *Bangalore* C/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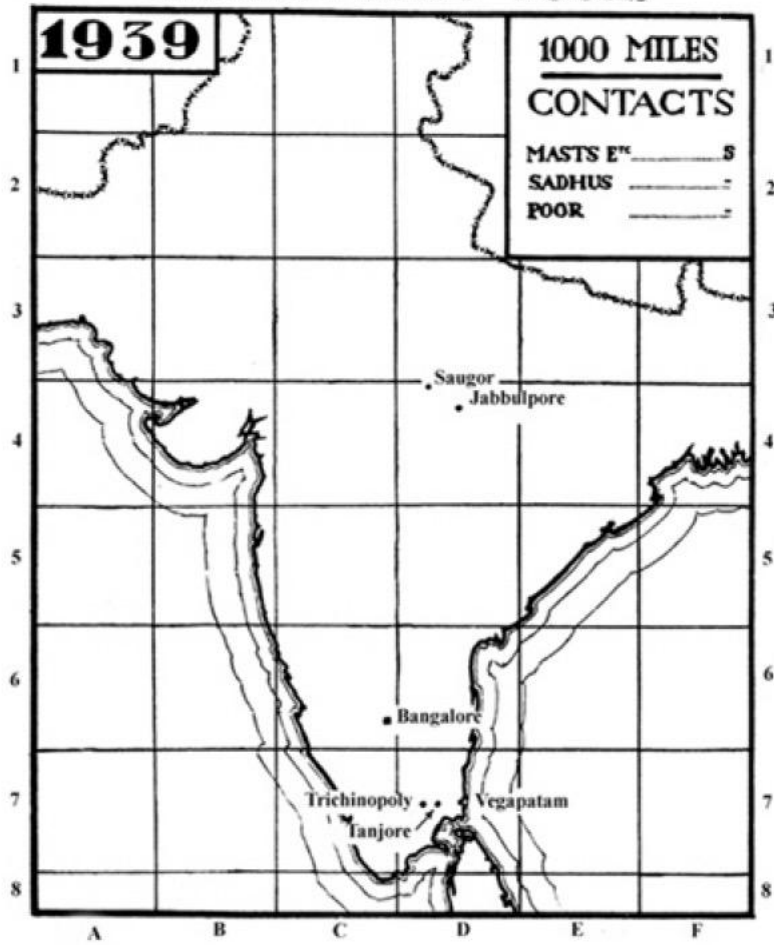
特里奇诺波利 *Trichinopoly* D/7

奈伽帕塔姆 *Negapatam* D/7

坦焦尔 *Tanjore* D/7

班加罗尔 *Bangalore* C/6

SPECIAL MAST TOURS



里程：1000 英里

联系：5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

(译注：地图中 D7, Vegapatam, 字母 V 有误, 应为 N)

1940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1 月

班加罗尔 *Bangalore* C/6

特里凡得琅 Trivandrum C/7

(科摩林角 Cape Comorin)

马杜赖 Madura D/7

班加罗尔 *Bangalore* C/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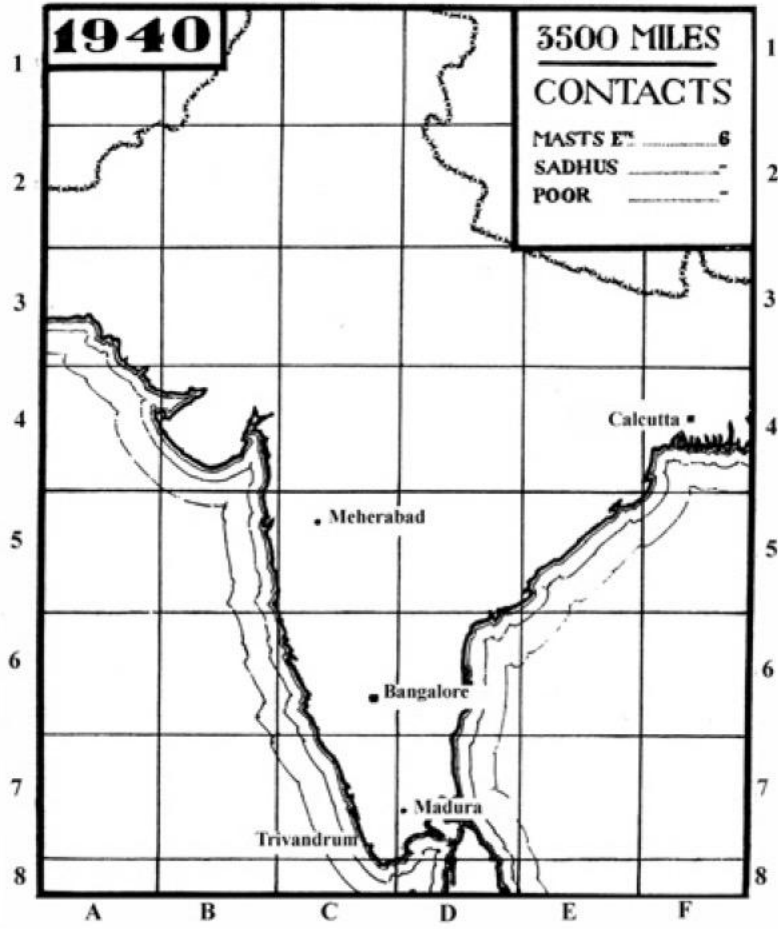
6 月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加尔各答 Calcutta F/4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SPECIAL MAST TOURS



里程：3500 英里

联系：6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

1941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1 月

斋浦尔 *Jaipur* C/3

阿尔瓦尔 Alwar C/3

斋浦尔 *Jaipur* C/3

斋浦尔 *Jaipur* C/3

伊斯迈普尔 Ismailpur C/3

斋浦尔 *Jaipur* C/3

斋浦尔 *Jaipur* C/3

焦特布尔 Jodhpur B/3

斋浦尔 *Jaipur* C/3

斋浦尔 *Jaipur* C/3

艾哈迈达巴德 Ahmadabad B/4

拉杰果德 Rajkot B/4

朱纳格特 Junagadh B/4

贾姆讷格尔 Jamnagar B/4

奥卡 Okha A/4

斋浦尔 *Jaipur* C/3

2 月

斋浦尔 *Jaipur* C/3

斋浦尔 *Jaipur* C/3

(德里 Delhi)

勒克瑙 Lucknow D/3

贝拿勒斯 Benares E/3

(加尔各答 Calcutta)

普里 Puri	E/5
沃尔代尔 Waltair	E/5
(马德拉斯 Madras)	
基拉喀莱 Kilakkarai	D/7
(那格浦尔 Nagpur)	
德里 Delhi	C/2
斋浦尔 Jaipur	C/3

4 月

德拉敦 Dehra Dun	D/2
哈德瓦 Hardwar	D/2
坎卡尔 Kankhal	D/2
瑞希克什 Rikhikesh	D/2
德拉敦 Dehra Dun	D/2

5 月

德拉敦 Dehra Dun	D/2
阿杰梅尔 Ajmer	C/3
德拉敦 Dehra Dun	D/2

6 月

阿杰梅尔 Ajmer	C/3
索杰德 Sojat	C/3
米拉-达塔 Mira Datar	B/4
阿布罗德 Abu Road	B/3
阿杰梅尔 Ajmer	C/3
阿杰梅尔 Ajmer	C/3
阿杰梅尔 Ajmer	C/3
雷瓦里 Rewari	C/3
伊斯迈普尔 Ismailpur	C/3

尼默杰 Nimach	C/4
阿尔瓦尔 Alwar	C/3
奇托尔 Chitor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普什卡 Pushkar	C/3
吉申格尔 Kishengarh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纳西拉巴德 Nasirabad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比瓦尔 Beawar	C/3
索杰德 Sojat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7 月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艾哈迈达巴德 Ahmadabad	B/4
索杰德 Sojat	C/3
马尔瓦尔 Marwar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i>阿杰梅尔 Ajmer</i>	C/3
伊斯迈普尔 Ismailpur	C/3
雷瓦里 Rewari	C/3
德里 Delhi	C/2
坎普尔 Cawnpore	D/3
阿里格尔 Aligarh	D/3

阿杰梅尔 *Ajmer* C/3

10 月

盘奇伽尼 *Panchgani* B/5

纳索巴瓦迪 *Narsobhawadi* C/5

库如德瓦得 *Kurandwad* C/5

(塞康德拉巴德 *Secunderabad*)

(海得拉巴 *Hyderabad*)

伊塔尔西 *Itarsi* D/4

安拉阿巴德 *Allahabad* D/3

奈尼 *Naini* D/3

朱西 *Jhusi* D/3

法特普尔 *Fatehpur* D/3

坎普尔 *Cawnpore* D/3

(德里 *Delhi*)

伊斯迈普尔 *Ismailpur* C/3

阿杰梅尔 *Ajmer* C/3

印多尔 *Indore* C/4

堪得瓦 *Khandwa* C/4

盘奇伽尼 *Panchgani* B/5

盘奇伽尼 *Panchgani* B/5

达伊岗 *Dahigaon* C/5

盘奇伽尼 *Panchgani* B/5

11 月

塔尔瓦尔 *Dharwar* C/6

比加普尔 *Bi japur* C/5

绍拉布尔 *Sholapur(?)* C/5

塔尔瓦尔 *Dharwar* C/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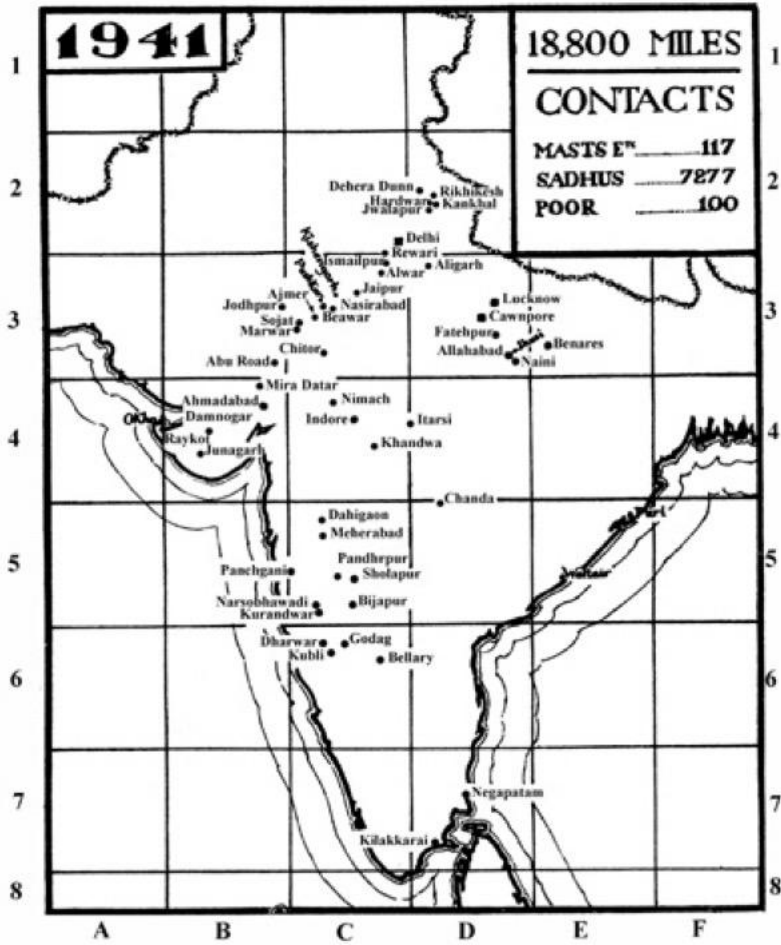
塔尔瓦尔 *Dharwar* C/6

(贝尔高姆 Belgaum)	
(桑格利 Sangli)	
胡布利 Hubli	C/6
奈伽帕塔姆 Negapatam	D/7
(班加罗尔 Bangalore)	
贝拉里 Bellary	C/6
格德格 Gadag	C/6
塔尔瓦尔 Dharwar	C/6

12 月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纳索巴瓦迪 Narsobhawadi	C/5
本特尔布尔 Pandharpur	C/5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安拉阿巴德 Allahabad	D/3
奈尼 Naini	D/3
(1942 年 1 月开始)	
昌达 Chanda	D/5
(塞康德拉巴德 Secunderabad)	
绍拉布尔 Sholapur	C/5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SPECIAL MAST TOURS



里程：18800 英里

联系：117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7277 个萨度，100 个穷人

1942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1 月

美拉巴德 <i>Meherabad</i>	C/5
胡布利 Hubli	C/6
奈伽帕塔姆 Negapatam	D/7
纳戈雷 Nagore	D/7
(钦格耳普特 Chingleput)	
(古尔杜瓦迪 Kurduvadi)	
纳索巴瓦迪 Narsobhawadi	C/5
(古尔杜瓦迪 Kurduvadi)	
美拉巴德 <i>Meherabad</i>	C/5

2 月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哈德瓦 Hardwar	En1/A
鲁尔基 Roorkee	En1/A
兰道拉 Landhaura	En1/A
萨哈拉普尔 Saharanpur	En1/A
贾拉拉巴德 Jalalabad	En1/A
塔纳巴万 Thana Bhawan	En1/A
密拉特 Meerut	En1/A
阿杰梅尔 Ajmer	C/3
焦特布尔 Jodhpur	B/3
阿里格尔 Aligarh	D/3
巴雷利 Bareilly	En1/A
莫拉达巴德 Moradabad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3月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阿约提亚 Ajodhya	E/3
法扎巴德 Fyzabad	D/3
曼卡普尔 Mankapur	E/3
贡达 Gonda	D/3
巴赫赖奇 Bahraich	D/3
戈勒克布尔 Gorakhpur	E/3
西万 Siwan	E/3
戈巴尔根杰 Gopalganj	E/3
恰布拉 Chapra	E/3
穆扎法布尔 Muzaffarpur	E/3
巴特那 Patna	E/3
勒克瑙 Lucknow	D/3
巴雷利 Bareilly	En1/A
兰布尔 Rampur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奇坦瓦拉 Chitanwala	C/2
杜里 Dhuri	C/2
帕蒂亚拉 Patiala	C/2
穆扎法尔讷格尔 Muzaffarnagar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4月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瑞希克什 Rikhikesh	D/2
哈德瓦 Hardwar	En1/A
贾拉勒布尔 Jwalapur(?)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阿姆利则 Amritsar	En1/B
韦尔卡 Verka	En1/B
伯达拉 Batala	En1/B
伯坦果德 Pathankot	C/1
巴尔玛 Bharmar	C/2
贾朗达尔 Jullundur	En1/B
讷戈德尔 Nakodar	En1/B
霍希亚普尔 Hoshiarpur	En1/B
戈拉亚 Goraya	En1/B
卢迪亚纳 Ludhiana	En1/B
库普 Kup	En1/B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哈德瓦 Hardwar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	C/1
(1942年5月开始)	
古杰拉特 Gujrat	C/1
锡亚尔科特 Sialkot	C/1
伯斯鲁尔 Pasrur	C/1
古杰兰瓦拉 Gujranwala	C/1
拉合尔 Lahore	En1/B
萨哈兰普尔 Saharanpur	En1/A
哈德瓦 Hardwar	En1/A
瑞希克什 Rikhikesh	D/2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5月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沙贾汗普尔 <i>Shahjehanpur</i>	D/3
布道恩 <i>Budaun</i>	En1/A
比利皮德 <i>Pilibhit</i>	En1/A
巴雷利 <i>Bareilly</i>	En1/A
塞奥哈拉 <i>Seohara</i>	En1/A
纳吉巴巴德 <i>Najibabad</i>	En1/A
纳吉纳 <i>Nagina</i>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6月

瑞希克什 <i>Rikhikesh</i>	D/2
哈德瓦 <i>Hardwar</i>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瑞希克什 <i>Rikhikesh</i>	D/2

瑞希克什 <i>Rikhikesh</i>	D/2
巴尼伯德 <i>Panipat</i>	En1/A
萨哈拉普尔 <i>Saharanpur</i>	En1/A
瑞希克什 <i>Rikhikesh</i>	D/2

7月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加特戈达姆 <i>Kathgodam</i>	En1/A
波瓦利 <i>Bhowali</i>	En1/A
巴雷利 <i>Bareilly</i>	En1/A
纳吉巴巴德 <i>Najibabad</i>	En1/A
雷瓦里 <i>Rewari</i>	C/2
阿杰梅尔 <i>Ajmer</i>	C/3
普什卡 <i>Pushkar</i>	C/3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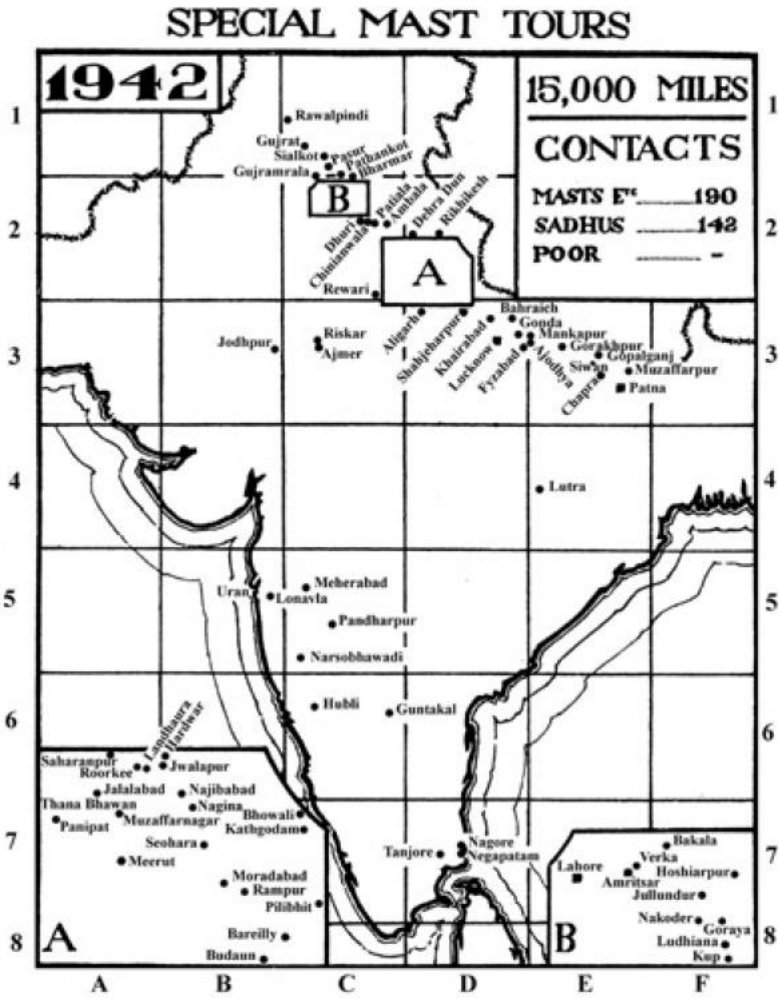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安巴拉 <i>Ambala</i>	C/2
哈德瓦 <i>Hardwar</i>	En1/A
德拉敦 <i>Dehra Dun</i>	D/2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乌兰 <i>Uran</i>	B/5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10月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阿尔戈讷姆 <i>Arkonam</i>)	
坦焦尔 <i>Tanjore</i>	D/7
奈伽帕塔姆 <i>Negapatam</i>	D/7
(钦格耳普特 <i>Chingleput</i>)	
贡德格尔 <i>Guntakal</i>	C/6
胡布利 <i>Hubli</i>	C/6
(米勒杰 <i>Miraj</i>)	
本特尔布尔 <i>Pandharpur</i>	C/5
(古尔杜瓦迪 <i>Kurduvadi</i>)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12月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赖布尔 <i>Raipur</i>)	
鲁特拉 <i>Lutra</i>	E/4
(赖布尔 <i>Raipur</i>)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罗纳乌拉 <i>Lonavla</i>	B/5
本特尔布尔 <i>Pandharpur</i>	C/5



里程：15000 英里

联系：190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142 个萨度

1943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1 月

美拉巴德 <i>Meherabad</i>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美拉巴德 <i>Meherabad</i>	C/5

3 月

马哈巴里什沃 <i>Mahabaleshwar</i>	B/5
贝兹瓦达 Bezwada	D/5
贡土尔 Guntur	D/5
博勒沃勒姆 Polavaram	D/5
考塔兰卡 Kottalanka	D/5
加济贝德 Kazipet	D/5
马哈巴里什沃 <i>Mahabaleshwar</i>	B/5

4 月

盘奇伽尼 <i>Panchgani</i>	C/5
苏拉特 Surat	B/4
贾尔冈 Jalgaon	C/4
纳西拉巴德 Nasirabad	(贾尔冈附近)
布萨瓦尔 Bhusaval	C/4
查利斯岗 Chalisgaon	C/4
盘奇伽尼 <i>Panchgani</i>	C/5

7 月

拉合尔 <i>Lahore</i>	C/2
库甸卡斯 Khudian Khas	C/2
库摩卡尔 Kul Mokal	C/2
堪干布尔 Kanganpur	C/2
卡苏尔 Kasur	C/2

拉合尔 *Lahore* C/2

拉合尔 *Lahore* C/2

巴特 Bhat C/2

拉合尔 *Lahore* C/2

拉合尔 *Lahore* C/2

古杰兰瓦拉 Gujranwala C/2

古杰拉特 Gujrat C/1

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 C/1

曼德拉 Mandra C/1

拉合尔 *Lahore* C/2

8月

拉合尔 *Lahore* C/2

赫里布尔 Haripur C/1

白沙瓦 Peshawar B/1

哈桑-阿布达尔 Hasan Abdal B/1

拉合尔 *Lahore* C/2

拉合尔 *Lahore* C/2

拉合尔 *Lahore* C/2

卡特普尔 Kartarpur En1/A

拉合尔 *Lahore* C/2

9月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阿奇巴尔 Achhibal (Kashmir) C/1

考伊尔 Koyil (Kashmir) C/1

曼戈姆 Mangom (Kashmir) 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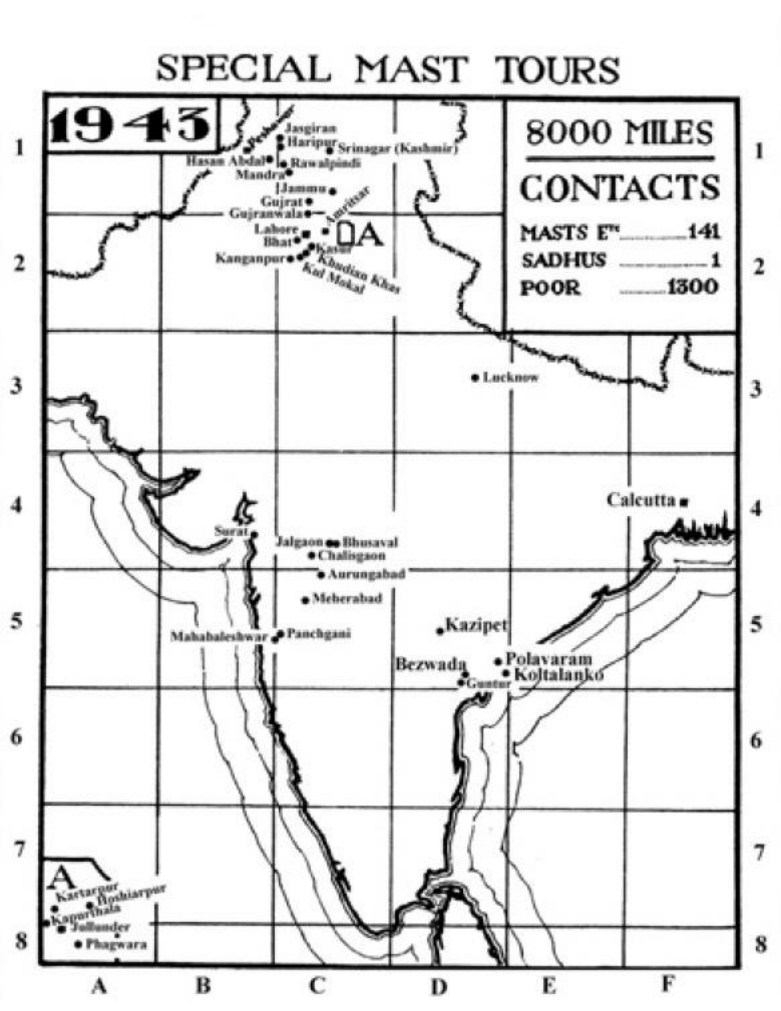
马坦德 Martand (Kashmir) C/1

图拉姆 Tulamul (Kashmir)	C/1
(后续访问不详)	
斯利那加 <i>Srinagar</i>	C/1
拉合尔 <i>Lahore</i>	C/2
赫里布尔 Haripur	C/1
贾斯吉冉 Jasgiran	C/1
古杰兰瓦拉 Gujranwala	C/2
阿姆利则 Amritsar	C/2
拉合尔 <i>Lahore</i>	C/2
拉合尔 <i>Lahore</i>	C/2
卡苏尔 Kasur	C/2
库摩卡尔 Kul Mokal	C/2
拉合尔 <i>Lahore</i>	C/2
拉合尔 <i>Lahore</i>	C/2
10 月	
拉合尔 <i>Lahore</i>	C/2
加尔各答 Calcutta	F/4
勒克瑙 Lucknow	D/3
卡普塔拉 Kapurthala	En1/A
珀瓜拉 Phagwara	En1/A
贾朗达尔 Jullundur	En1/A
拉合尔 <i>Lahore</i>	C/2
拉合尔 <i>Lahore</i>	C/2
拉合尔 <i>Lahore</i>	C/2
霍希亚普尔 Hoshiarpur	En1/A
拉合尔 <i>Lahore</i>	C/2

11月

- 拉合尔 Lahore C/2
- 查谟 Jammu C/1
- 贾朗达尔 Jullundur En1/A
- 霍希亚普尔 Hoshiarpur En1/A
- 拉合尔 Lahore C/2

- 拉合尔 Lahore C/2



里程：8000 英里

联系：141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1 个萨度，1300 个穷人

1944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3 月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比尔 Bir C/5

伯尔珀尼 Parbhani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拜滕 Paithan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拜滕 Paithan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4 月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占西 Jhansi D/3

瓜廖尔 Gwalior D/3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肯德瓦 Khandwa C/4

伯岗 Borgaon C/4

伯尔瓦 Barwaha C/4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5 月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外贾布尔 *Vaijapur* C/5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那拉延岗 *Narayangaon* C/5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阿勒 *Ale* C/5
坪坡岗 *Pimpalgaon* C/5

7 月

赖布尔 *Raipur* D/4
阿姆劳蒂 *Amraoti* C/4
埃利奇布尔 *Ellichpur* C/4
巴西姆 *Basim* C/4
阿科拉 *Akola* C/4
伯德内拉 *Badnera* C/4
瓦尔达 *Wardha* D/4
塔塔纳伽 *Tatanagar* E/4
比拉斯布尔 *Bilaspur* E/4
赖布尔 *Raipur* D/4

赖布尔 *Raipur* D/4

8 月

穆尔德扎布尔 *Murtazapur* C/4
达曼岗 *Dhamangaon* D/4
伯德内拉 *Badnera* C/4
穆尔德扎布尔 *Murtazapur* C/4

穆尔德扎布尔 *Murtazapur* C/4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比阿霍姆 Biahom (Kashmir) C/1

图拉姆 Tulamul (Kashmir) C/1

甘达巴 Gandarbal (Kashmir) C/1

曼戈姆 Mangom (Kashmir) C/1

查尔万 Charwan (Kashmir) C/1

巴纳伯格 Barnabug (Kashmir) C/1

堪干 Kangan (Kashmir) C/1

曼戈姆 Mangom (Kashmir) C/1

丘旦伽姆 Chhundangam
(Kashmir) C/1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苏姆巴尔 Sumbal (Kashmir) C/1

阿贾斯 Ajas (Kashmir) C/1

古鲁尔 Gurur (Kashmir) C/1

瓦那伽姆 Wanagam(Kashmir) C/1

卡瑜尔 Kayul (Kashmir) C/1

巴拉穆拉 Baramula (Kashmir) C/1

纳迪哈尔 Nadihal (Kashmir) C/1

(9月开始)

秦得鲁 Chindlur (Kashmir) C/1

斋纳库特 Zainakut (Kashmir) C/1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9月

斯利那加 *Srinagar* 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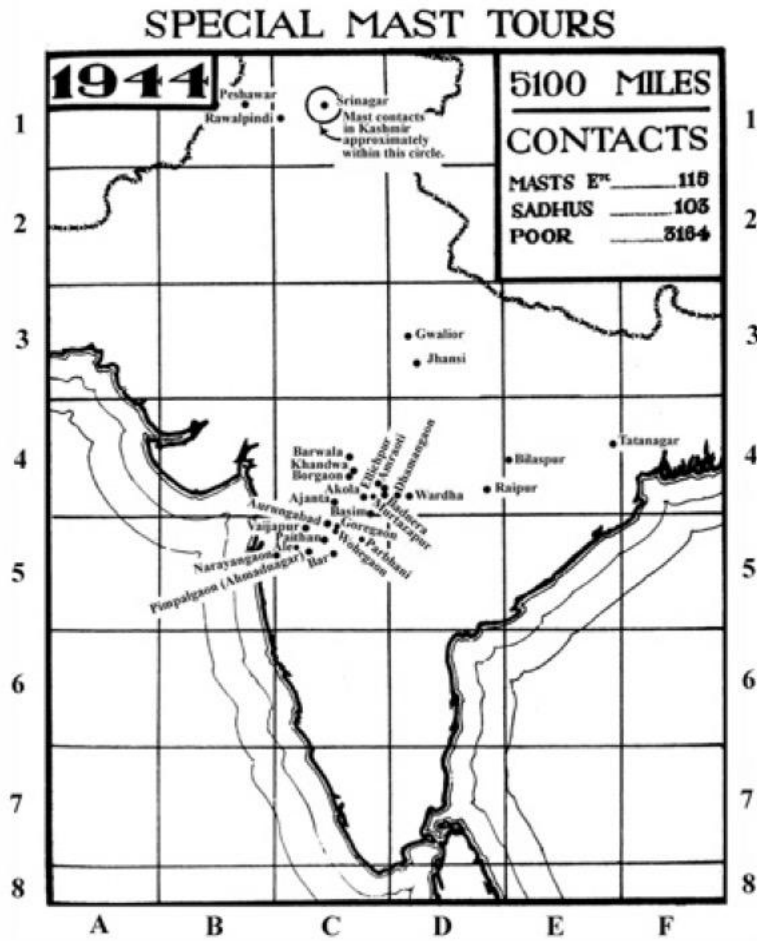
帕姆普尔 Pampur (Kashmir)	C/1
布赫 Buh (Kashmir)	C/1
卡那巴尔 Khanabal (Kashmir)	C/1
阿奇巴尔 Achhibal (Kashmir)	C/1
马坦德 Martand (Kashmir)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卡达穆 Khadarmunh (Kashmir)	C/1
普如苏 Purusu (Kashmir)	C/1
考伊尔 Koyil (Kashmir)	C/1
普奇哈尔 Puchhal (Kashmir)	C/1
普瓦玛 Pulwama (Kashmir)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达万 Dalwan (Kashmir)	C/1
<i>斯利那加 Srinagar</i>	C/1
<i>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i>	C/1
白沙瓦 Peshawar	B/1
<i>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i>	C/1
10 月	
<i>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i>	C/5
瓦赫岗 Wahegaon	C/5
戈勒岗 Goregaon	C/5
<i>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i>	C/5

11月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阿旃陀 Ajanta C/4

奥兰加巴德 Aurungabad C/5



里程：5100 英里

联系：115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103 个萨度，3164 个穷人

1945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2 月

阿美纳伽 <i>Ahmadnagar</i>	C/5
占西 Jhansi	D/3
阿美纳伽 <i>Ahmadnagar</i>	C/5

4 月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比德尔 Bidar	En1/A
扎西拉巴德 Zahirabad	En1/A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坎达哈 Kandahar	En1/A
楠德尔 Nander	En1/A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蓬吉尔 Bhongir	D/5
金冈 Jangaon	D/5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	-----

5 月

海得拉巴 <i>Hyderabad</i>	D/5
乌德吉尔 Udgir	En1/A
比德尔 Bidar	En1/A
(香卡帕里 Shankarpalli)	
桑格雷迪贝德 Sangareddipet	D/5

焦吉贝德 Jogipet C/5

(梅德格 Medak)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6月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贝兹瓦达 Bezwada D/6

瓦朗加尔 Warangal D/5

加济贝德 Kazipet D/5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7月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阿兰德 Aland En1/A

古尔伯加 Gulbarga En1/A

亚德吉里 Yadgiri En1/A

古尔默德格尔 Gurmatkal En1/A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马德拉斯 Madras D/6

赖久尔 Raichur C/6

马赫布卜讷格尔 Mahbubnagar D/5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8月

海得拉巴 Hyderabad D/5

(楠德尔 Nander)

拉乌哈 Lawha	En1/A
布尔利 Purli	En1/A
比德尔 Bidar	En1/A
<i>海得拉巴 Hyderabad</i>	D/5

<i>海得拉巴 Hyderabad</i>	D/5
-----------------------	-----

9月

<i>海得拉巴 Hyderabad</i>	D/5
-----------------------	-----

10月及11月

<i>瓦伊 Wai</i>	C/5
---------------	-----

(赖布尔 Raipur)

迁帕 Champa	E/4
-----------	-----

加尔各答 Calcutta	F/4
---------------	-----

米德纳布尔 Midnapore	F/4
-----------------	-----

比什努布尔 Bishnupur	F/4
-----------------	-----

班古拉 Bankura	F/4
-------------	-----

班西 Bansi	F/3
----------	-----

巴拉索尔 Balasore	F/4
---------------	-----

巴德拉克 Bhadrakh	F/4
---------------	-----

克塔克 Cuttack	E/5
-------------	-----

赖格尔 Raigarh	E/4
-------------	-----

比拉斯布尔 Bilaspur	E/4
----------------	-----

(赖布尔 Raipur)

安吉拉斯-睿希 Angiras Rishi	D/5
-----------------------	-----

占西 Jhansi	D/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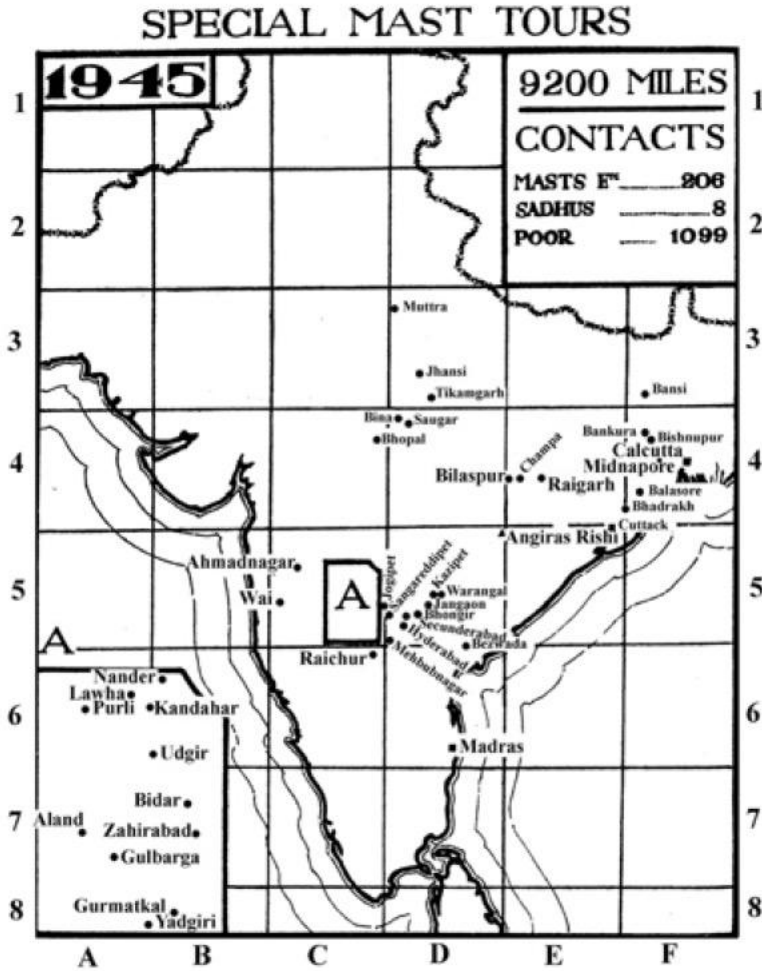
马图拉 Muttra	D/3
------------	-----

萨加尔 Saugor	D/4
------------	-----

比纳 Bina	D/4
---------	-----

蒂格姆格尔 Tikamgarh	D/3
-----------------	-----

博帕尔 Bhopal	C/4
------------	-----



里程：9200 英里

联系：206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8 个萨度，1099 个穷人

1946 年特别玛司特旅行

每个地名对应的参照数值的相关解释，参见示意图介绍中的注释 5。

3 月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柯尔岗 Kolgaon C/5

贾姆岗 Jamgaon C/5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米拉吉岗 Mirajgaon C/5

美拉巴德 *Meherabad* C/5

4 月及 5 月

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

瑞希克什 Rikhikesh D/2

哈德瓦 Hardwar D/2

巴尼伯德 Panipat C/2

安巴拉 Ambala En1/A

卢迪亚纳 Ludhiana C/2

菲拉奥尔 Phillaur C/2

珀瓜拉 Phagwara C/2

韦尔卡 Verka C/2

阿姆利则 Amritsar C/2

拉合尔 Lahore C/2

锡亚尔科特 Sialkot C/1

帕斯路尔 Pasrur C/1

查谟 Jammu C/1

沃济拉巴德 Wazirabad C/1

古杰兰瓦拉 Gujranwala C/1

萨哈兰普尔 Saharanpur C/2

勒克瑙 Lucknow D/3

坎普尔 Cawnpore D/3

德里 Delhi C/2

代奥本德 Deoband C/2

切奇劳利 Chhachhrauli En1/A

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

7月及8月

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

哈德瓦 Hardwar D/2

瑞希克什 Rikhikesh D/2

阿姆利则 Amritsar C/2

韦尔卡 Verka C/2

密拉特 Meerut D/2

布兰达夏 Bulandshahr D/3

萨哈兰普尔 Saharanpur C/2

安巴拉 Ambala En1/A

品贾尔 Pinjaur En1/A

加尔加 Kalka En1/A

西姆拉 Simla En1/A

安巴拉 Ambala En1/A

那罕 Nahan En1/A

萨陶拉 Sadhaura En1/A

瑞希克什 Rikhikesh D/2

哈德瓦 Hardwar D/2

(包括坎卡尔和贾拉勒布尔)

(Kankhal and Jwalapur)

萨哈兰普尔 Saharanpur C/2

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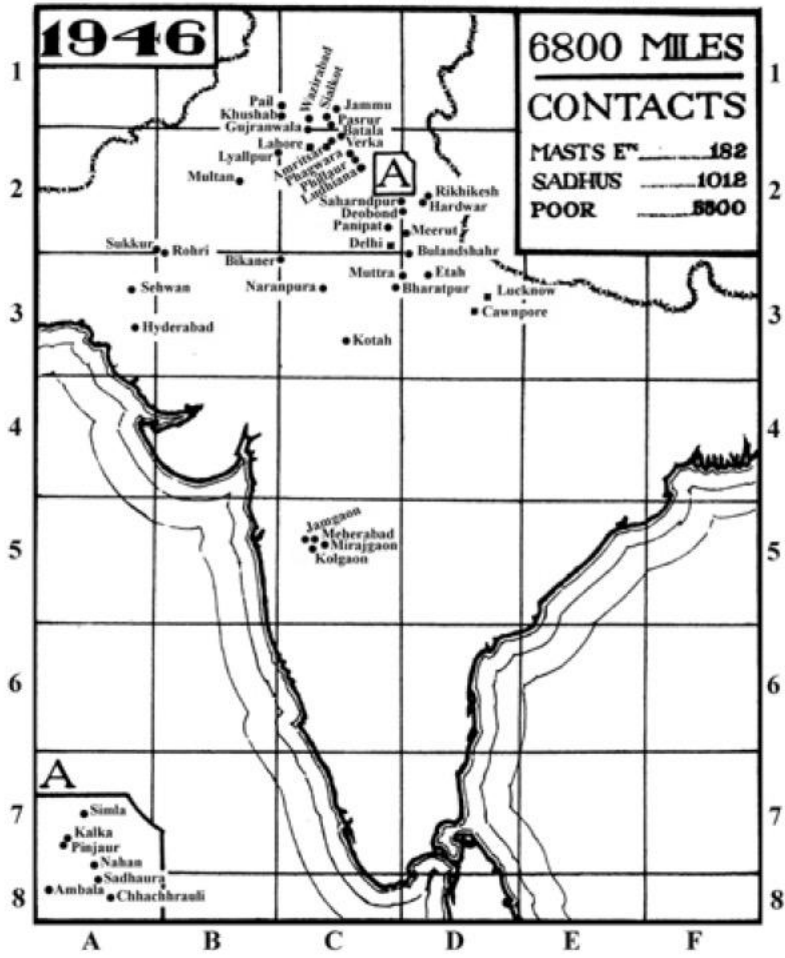
9月及10月

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

(拉合尔 Lahore)

海得拉巴 Hyderabad(Sind)	A/3
塞赫万 Sehwan	A/3
苏库尔 Sukkur	A/2
罗赫里 Rohri	B/2
木尔坦 Multan	B/2
莱亚普尔 Lyallpur	B/2
胡沙布 Khushab	B/1
佩尔 Pail	B/1
比卡内 Bikaner	B/3
纳兰普拉 Naranpura	C/3
(前往米特里 Mitri)	
科塔尔 Kotah	C/3
埃达 Etah	D/3
马图拉 Muttra	C/3
珀勒德布尔 Bharatpur	C/3
<i>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i>	

SPECIAL MAST TOURS



里程：6800 英里

联系：182 个玛司特及其他行者，1012 个萨度，5500 个穷人

附录说明

后面的附录，试图对美赫巴巴联系的各种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及穷人，进行系统而完整的记述。

文中搜集的资料，原本可以用诸多不同的方式排列，例如按年月顺序。可以想象，有些人可能希望用那种方式排列。不过，考虑过诸多可能性之后，显然展示如此多样之资料的最实际方式，就是按照地名的字母顺序来排列。当然，对那些从未在印度生活或旅行过的人来说，这些地名确实意义甚微，主要因为这个原因，已将一份地图编入本书。

第二个考虑是，记载所联系的各种人物时，尽可能免去奇怪的名字和令人生畏的日期，可以感觉到，这些细节几乎会让最坚强的读者厌倦。为了达此目的，将大部分统计数据（即名字和日期）列在与记载分开的栏目下，以便记载本身尽可能少地包含这类信息。

第三个考虑是，帮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附录内容中一眼挑出较为有趣重要的记载。为此，某些例子中，在记载的开始处添加了星号。这些星号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意见加的，与所记载人物的灵性地位并没有一致的关系。星号仅仅表明，记载当中阅读材料的所谓“趣味等级”。请原谅稍作说教——两颗星，表示读者一定要阅读所标注的记载；一颗星，表示读者应该阅读；没有星号，表示读者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决定阅读与否。

至于记载栏中的某些语句，以及联系日期中的某些日期，为何采用斜体，读者可以参见注释（5）末段和注释（6）首段的相关说明。

本附录是从1922年巴巴的早期联系开始，直到1947年7月中旬关闭萨塔拉的玛司特埃舍为止的完整记录。我用了“完整”一词，不过当然，有些遗漏或许永远不会被发现。应当记住的是，直到本书出版为止，几乎从未有对美赫巴巴这项工作的书面记录，因此难免会有相当一部分的次要联系被遗忘。不过我相信，这是现在所能做到的，尽可能完整的记录。

附录的布局中，有些含糊或不协调之处，以下注释会有助于澄清。

（1）关于标为“地点”的栏目：

所有的地名，都遵照1947年8月15日修宪之前的地名字母顺序排列，未提及该地点现属于印度联邦还是巴基斯坦。

各个地名的拼写，一般遵照印度测绘局的地图。有时测绘局的地图，在不同比例尺的地图上，对同一个地点给出不同的拼写。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关地点在1:100万系列的“国际地图”上有标明，则遵照该系列地图的拼写。

（2）关于标为“地图索引”的栏目：

此栏的索引编号，是本书末尾大地图上的编号，看一下所属的方格可显示相关地点。“En1/A”和“En1/B”，指该地图右上角标着“A”和“B”的两个放大部分。未给出地图索引之处，则美赫巴巴未访问相关地点做玛司特工作等等，因此没有标在地图上。该规则的唯

一例外，是锡兰的班达拉维拉（1933年巴巴联系过一个灵性特使）、康提和未扬哥达（也在锡兰，巴巴对恰提巴巴工作过）。这几个地点未能录入主地图，因为它们超出了地图底边。

（3）关于标为“名称”的栏目：

各个地点的被联系者，通常按照其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如果不知道名字，则记为“名字不详”，这类联系一般列在各个地点的名单末尾。如果某个地点有多个名字不详者，通常按联系日期的时间顺序排列。

不应过于依赖所给的名字。本栏标为“名称”，是因为玛司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其实往往是昵称。换言之，他们的真名（就普遍接受的词义而言）常常不为人知。有些情况下，知道他们不止一个名字或昵称，则列在主要名字后的括号内。

许多玛司特名字的意思，对那些不懂印度语言的读者来说，当然很难领会。不过，某些例子中，一个特定名字的含义，可以按以下方式解释：比如，有若干个玛司特叫罗赫瓦拉巴巴（Lohewala Baba），字面意思是“铁人圣徒”。这样的昵称，通常给予一个全身显眼地挂着铁片的玛司特。在描述这样一个玛司特的过程中，出现“iron”（铁）这个词时，后面会有带括弧的“lohe”一词（表示罗赫的意思是铁），这样后面纳入的词，是为了解释该玛司特叫罗赫瓦拉巴巴的原因。不过，有许多玛司特的名字都未予解释，我只能为自己辩护：本书并不是印度语言方面的专著。

撰写这类著作的困难之一（事实上也是阅读的难处），就是几乎每一页都充斥着一般英语词典里查不到的单词。正如希腊语和拉丁语，是创造医学和科学词汇的传统语言；东方语言，则是最适合创造灵性词汇的传统语言。印度读者很可能知道本书使用的大多数非英语单词和名字的正确发音，而且也可能知道，一个西方人尝试其中很多单词的发音时，在他听来一定会显得很滑稽。

将一门东方语言音译成罗马文字时，元音的音值通常最具误导性，故本书正文使用了抑扬音符号，该符号放在那些拥有长音的元音上方。

不过，本附录中的任何一种音调符号，在标为“记载”的栏下都予以省略，而仅仅用于标为“名称”的栏中。该栏中，长元音上方有一条横线，应该理解一点：即在正文使用抑扬音符号，而在附录的该栏使用横线，并没有特别的原因，无非是方便得到的铅字字体所致。该栏使用的音调符号只有：“—”。[译注：关于音调符号的注释，主要针对英文书。中译本中，附录的名称栏下保留的英文名，采用抑扬音符号，而非使用横线。]

每个长元音上方的抑扬音符号。抑扬音符号通常不会放在字母“h”后面的那些元音上方，因为这一类元音本身几乎总是长元音。“巴巴”这个词（Bâbâ），也没有标音调，因为其正确发音被认为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作为该栏名字读音的粗略指南，长短元音有着下列近似的音值：

a（短 a）如英语单词‘must’中的‘u’

â（长 a）如英语单词‘after’中的‘a’

- e (短 e) 如英语单词 ‘bed’ 中的 ‘e’
- ê (长 e) 如英语单词 ‘cave’ 中的 ‘a’

- i (短 i) 如英语单词 ‘him’ 中的 ‘i’
- î (长 i) 如英语单词 ‘peace’ 中的 ‘ea’

- o (短 o) 如英语单词 ‘box’ 中的 ‘o’
- ô (长 o) 如英语单词 ‘ball’ 中的 ‘a’

- u (短 u) 如英语单词 ‘put’ 中的 ‘u’
- û (长 u) 如英语单词 ‘boot’ 中的 ‘oo’

为节省空间，未添加额外栏目来注明，被联系者是玛司特还是撒里克式行者等等，因为这点普遍在记载中有说明。标为“名称”的栏下，若出现“穷人”、“萨度”或“疯人”这些词，即这种明显的不协调时，我希望不会引起读者的不适感。这些萨度、穷人或疯人的名字，要么不为人知，要么未记录。这种情况下的替代做法是，把“名字不详”放入“名称”栏下，可是我觉得，（例如）若在安拉阿巴德联系 7000 名萨度的记载中，用“名字不详”一词会显得荒谬。

附录中，玛司特和撒里克式行者的名字，被列入他们接受巴巴联系的各个地点下面。此外，任何特定的玛司特，与巴巴的所有联系，不管在印度还是其他地方，完整清单都列在各个玛司特的“家乡”下面。因此阿里·夏被列在他的“家乡”阿美纳伽下面，那里可以查到他与巴巴在印度不同地方的全部诸多联系的记录。也可查到，他的名字被列在（德干）海得拉巴、美拉巴德、萨塔拉和许多其他地点下面，他曾被带到这些地方，配合巴巴的工作和联系。唯一没有照此列入一切相关地点的人物，就是拉乎里疯人埃舍的居民。作为唯一例外，拉乎里的全部居民仅仅列入并记载在拉乎里下面，主要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家乡”都不为人知。穆罕默德，由于他在巴巴工作中的重要性，是拉乎里居民这个单项体系中的例外，他的名字出现在，他与巴巴工作过的一切相关地点的附录内容中。另外，穆罕默德伴随巴巴生活的一切重要日期的完整清单，都列在拉乎里下面，严格而言，该地并不是穆罕默德的“家乡”，因为他是从孟买被带去的。这样做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初即是拉乎里埃舍的重要部分，故这份完整的日期清单，连同对其他拉乎里居民的记载，都列在拉乎里下面。

(4) 关于包含星号**或*的栏目。

在本附录说明的篇首第四段，对此有充分解释。

(5) 关于标为“记载”的栏目：

这些记载，最初是从美赫巴巴的不同弟子那里搜集来的。美赫巴巴后来读过每篇记载，做了许多更正和增补，在大多数重要的例子中，他还对玛司特的类型授予权威评注，有时还对他们的灵性进展予以评注。因此，每当描述到，某人处于第六层面，是玛居卜式玛司特，是贾拉里型玛司特，是高级行者，是求道者等等，这些描述总是美赫巴巴亲自授予的。

本书正文描述过的那些玛司特和其他行者，在附录中只简短地提及；即必要的日期等等信息，总是会呈现在附录中，他们同巴巴工作过的那些地点下面。为了避免重复，记载栏中会有一条备注，让读者参阅本书正文中的有关章节，可在那里找到对所述玛司特或高级灵魂的记述。

读者将注意到，在附录的许多地方，记载栏中的某些语句全部使用了斜体。只有把它们同“联系日期”栏中的对应日期一并阅读，这些斜体语句的含义才会清晰。

(6) 关于标为“联系日期”的栏目：

此处给予的日期，是美赫巴巴联系相关者的具体日期。某些例子中，尤其那些一直与巴巴密切联系的玛司特——比如穆罕默德、阿里·夏、恰提巴巴等人——“联系日期”栏中显示的某些日期，严格来说，并不是联系的日期，但仍然是这些玛司特与巴巴工作的历史中的关键日期。这些情况下，将日期纳入括号，月份则用斜体。

每个日期首先写年份，因为这通常最为确定，然后是月和日。如果月或日不清楚，则省略。如果年、月或日拿不准，则在有疑问的年、月或日之前标上问号。

如果一个玛司特并不是由巴巴本人直接联系，而是由巴巴的某个弟子联系，由于该玛司特颇为有趣，故记载在附录中，但“联系日期”栏中没有写日期。这种情况下，日期通常收录于记载栏。另外，就拉乎里埃舍的居民来说（穆罕默德除外），没有（在日期栏中）显示日期。当然，这些居民获得巴巴的频繁联系，可是涉及的日期并没有记录，故不可能将它们列入附录。

(7) 关于脚注：

这些是逻辑上不适合列入任何栏目的五花八门注释。

* * *

在主附录结束后，可以找到补充附录，其独立于主附录，因为它记载了在印度（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联系过的灵性特使。巴巴在印度联系过的那些灵性特使，记载在主附录中。

附录（一）

标有**的条目是特别有趣的

标有*的条目是有趣的

按地名首字母顺序

（A至F）

地点：阿布罗德（Abu Road） 地图索引：C/6

名称：**库达·巴克希（Khudâ Bakhsh）**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一位大概75岁的老者，衣衫褴褛，睡在一间面包店里。面包师敬爱他，并照顾他的少量需要。库达·巴克希白天在村里闲逛，夜晚睡在面包店里，但之前他在一座圣陵里坐了40年，整个期间没对人讲过话。因此他在阿布及周边乡镇很有名气。他是好玛司特，爱喝茶，但喝得很少，不接受任何礼物。

地点：阿格拉（Agra） 地图索引：E/5

名称：**希朗巴巴（Hillan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2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在阿格拉很有名，被“棉价”赌徒追逐。不杰出，但真诚。

名称：**玛司特尼·麦（Mastâni Mâi）**

联系日期：1941年3月1日

记载：** 一位真正高级的玛司特尼。她独自住在，离著名的泰姬陵四分之一英里处，几间废弃的古旧马厩内。泰姬陵的一名园丁为巴巴和随从做向导。他们走近马厩时，听到一声虎啸般的嚎叫。他们走近找到老妪，她虽年迈，却魁梧健壮，双臂戴满手镯，有一张明亮动人的脸。模样奇异的她来回踱步，一直在做手势。巴巴到达后，她就停止嚎叫，尊敬地招呼巴巴，显得很高兴见到他。巴巴叫埃瑞奇问她是否感到开心，她回答说很开心见到他们。巴巴明显很高兴联系到她，说她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尼。她现已去世。

名称：**莫修丁·玛斯坦（Môhiuddî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2日

记载：据称是一名好玛司特，但没有具体记述。

名称：**毛拉·达斯巴巴（Mullah Dâs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2日

记载：无记录。

名称：**拉贾那姆·圣雄（Râjâ Nâm Mahâtâmâ）**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2日

记载：他独自住在亚穆纳河床的沙地上、一间孤零零的堡垒似小屋里，是高级行者。

名称：**拉吉·玛斯坦 (Raj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2日

记载：路边的一个赤裸玛司特，是中级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7月29日

记载：一个少年，除腰布外，全身赤裸，涂满灰；站在吉纳拉市场的一间糖果店旁。巴巴指着他，说他处于第二层面。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7月29日；1929年8月16日

记载：* 见过上述少年后，巴巴沿阿格拉的街道返回时，经过此人身边，指着他说：“阿格拉仅有的一名神醉者。”还说他是第六层面的玛居卜式玛司特。1929年8月16日，他们从克什米尔返回时，又见到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1月

记载：三或四个中级的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2月26日

记载：两或三个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地点：艾哈迈达巴德 (Ahmadabad) 地图索引：C/7

名称：**阿巴简 (Abbâ Jân)**

联系日期：1941年1月；1941年7月

记载：一个很高级的玛司特，住在一间免费客栈附近。他用陶制烟斗吸烟，并把它传给坐房间里的其他人吸。现已去世。

名称：**巴德夏·巴普 (Bâdshâh Bâpû)**

联系日期：1941年1月；1941年7月

记载：* 巴巴叫他“锡壶巴巴”，因为他坐在街边的凹坑处，前面放一只锡壶。巴巴将他与纳索巴瓦迪的瓦兹尔巴巴相比，说他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他年迈，矮胖。现已去世。

名称：**哈巴西·巴德夏 (Habsî Bâdshah)**

联系日期：1941年1月；1941年7月

记载：一个肥胖年迈的玛司特，兼具贾拉里和贾玛里型，由一些户主留在他们家中照料。好

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月；1941年7月

记载：四个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未留下记录。

地点：阿美纳伽* (Ahmadnagar) 地图索引：D/8

名称：阿里·夏 (Alî Shah)

记载：这个令人愉快的玛司特，巴巴的五个最爱之一，在第二章有完整描述，可参阅。他是完美的贾玛里型玛司特，拥有该类型的全部特征，处于第五层面。巴巴对他的联系和工作始于1943年，从那以后常召他来，做特别工作。巴巴在多次闭关的特殊场合，都带着他：一次在安吉拉斯-睿希山，一次在布兰达尔堡，一次在马哈巴里什沃，以及在萨塔拉。诸多联系的日期参见下一栏。

联系日期：

1943年5月29日	被带到美拉巴德1天。
1944年4月18日	被带到坪坡岗2或3天。
1944年10月23日	被带到奥兰加巴德5天。
1944年12月5日	被带到坪坡岗；（住到1944年12月21日）。
1945年1月1日	被带到坪坡岗；（住到1945年1月25日）。
1945年2月28日	被带到坪坡岗1天。
1945年4月21日	被带到海得拉巴（德干）；（住到1945年5月1日）。
1945年6月16日	被带到海得拉巴（德干）；（住到1945年6月25日）。
1945年8月21日	被带到海得拉巴（德干）；待3天。
1945年9月24日	被带到瓦伊1天。
1945年10月31日	被带到安吉拉斯-睿希山（住到1945年11月4日）。
1946年1月5日	被带到美拉巴德7天，从每天上午9点至中午。
1946年11月2日	被带到巴巴的“闭关地”4天。
1946年12月	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3或4天。
1947年1月	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10天。
1947年2月19日	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住到1947年2月22日（与巴巴闭关）。
1947年3月23日	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2天。
1947年4月9日	被带到布兰达尔，住到1947年4月19日（巴巴闭关）。
1947年4月21日	被带到萨塔拉5天（巴巴闭关）。
1947年5月28日	被带到萨塔拉，住到1947年7月14日。

名称：巴巴简 (Baba Jân)

联系日期：1929 年 10 月 3 日；1929 年 10 月 5 日

记载：* * 两位赛古鲁赫兹拉·巴巴简与师利美赫巴巴的一次短暂相遇。巴巴坐轿车从托卡去纳西科，驶近阿美纳伽的著名圣人巴普·萨赫伯陵墓时，另一部轿车从对面驶来，里面坐着赫兹拉·巴巴简。两部轿车都减速，未停车，随后加速前行。

另一场短暂相遇，仅在两天后发生。当时巴巴正从纳西科返回托卡，在阿美纳伽的一名爱者家稍停休息。下午 1 点半许，巴巴去专门房间歇息，不一会儿突然从房间出来，独自坐到院子里的椅子上。全体待在远处，想必他不希望被打扰。巴巴走入院子的原因马上揭晓。一部轿车沿着公路快速驶来，突然停在巴巴前方。巴巴喜形于色，在场者看见巴巴简在轿车内。有人对本次和前次造访提出疑问，巴巴简单地回答：“巴巴简又来到这里，故我自由了。”

名称：玛尼·拉姆 (Manî Râm)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一个贫困的老人，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居住几周。参阅附录的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描述。

名称：帕尔万 (Pahlwân)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神癫者，一个极为有趣可爱的家伙，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居住几周。对他的描述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

名称：西坎德·夏 (Sikander Shah)

联系日期：1947 年 3 月 18 日

记载：一个不是特别有趣的老玛司特，令人腻烦地重复这句：“哈密德打败了我。”被带到美拉巴德，让巴巴联系。

名称：索纳 (Sônâr)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另一个贫困的老人，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居住几周。参阅附录的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描述。

[*注：1938 年，巴巴率一大批弟子在阿美纳伽的公共工程部灌溉房，居住了数月。1945 年 1 月 31 日至 3 月 9 日，巴巴率一小批弟子在阿美纳伽的鲁西（鲁西·J·伊朗尼）家居住。]

地点：阿旃陀 (Ajanta) 地图索引：D/8

名称：緬·萨赫伯 (Miân Saheb)

联系日期：1944 年 11 月

记载：* *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闻名邻近乡间。他看似 70 或 80 岁，可本地人说他不止 100 岁。在阿旃陀备受尊敬，他要什么，人家就给他什么。一个本地的马尔瓦尔人送他一个

花园。巴巴从奥兰加巴德驱车到阿旃陀，一行人抵达后，由一名随从介绍了巴巴，并提出巴巴想联系他。緬·萨赫伯提议，用一名霍加派信徒家的楼上房间。当时在场的这个霍加派信徒，因蒙宠不胜欣喜，速去取自家的钥匙。送来钥匙开门后，巴巴和玛司特到楼上房间，在里面待了一会儿。緬·萨赫伯领巴巴进房间后，请他坐沙发上，自己在巴巴旁边坐下，深情地拥抱他，大声哭泣良久。楼下等候者听到玛司特哭，一度大声呼诵波斯对句：“Khud be kud azad budi, khud gireftar amadi”；可意译为：“您已得自由，却自愿受束缚。”指巴巴的无限状态，以及他为了帮助人类自愿受束缚。

地点：阿杰梅尔* (Ajmer) 地图索引：D/5

名称：巴巴·玛斯坦 (Baba Mâstan)

联系日期：1942 年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恰恰 (奴尔·阿里·夏·帕坦) Châchâ (Nûr Alî Shah Pathân)

记载：对这位伟大的第七层面玛居卜的专门记述，请参阅第二章。巴巴告诉我们，印度除了库特博之外，还有三位第七层面者——两位玛居卜，一位吉万莫克塔（苏非同义词：撒里克-埃-卡弥尔）。恰恰是其中一位玛居卜，巴特的巴巴·夏哈卜丁是另一位玛居卜（参见巴特部分），亚德吉里的伊希瓦·达如·斯瓦米是吉万莫克塔（参见亚德吉里部分）。自 1939 年 2 月首次会面后，巴巴与恰恰有过多种多样的联系，首次和后续的联系日期参见下一栏。

联系日期：

1939 年 2 月，多次访问，并带到巴巴住所两次。

1941 年 5 月 5 日

1941 年 6 月，当月多次访问。

1941 年 10 月 10 日

1942 年 2 月 15 日

1942 年 7 月 27 日

1942 年 7 月 28 日

1946 年 7 月

1947 年 6 月 3 日，被带到萨塔拉；住到 1947 年 7 月 10 日。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î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5 月 17 日)

记载：这位伟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在第二章有完整记述。他与阿杰梅尔的仅有关联是，自 1941 年 5 月 17 日至 7 月 16 日，他跟随巴巴居住那里。

名称：德里·达瓦扎瓦拉·玛司特 (Delhi Darwâza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2 年 7 月 28 日

记载：在德里门旁边找到。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蒂巴巴 (Hathî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拉克罕·夏 (Lakhan Shah)**

联系日期：1939 年 2 月，1939 年 6 月 2 日

记载：这位令人愉快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在第四章对阿杰梅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详细的描述。1939 年 6 月 2 日，被带到美拉巴德 15 天。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联系日期：（1939 年 2 月）

记载：这位当然是“我们的”穆罕默德，1939 年 2 月跟随巴巴居住阿杰梅尔，在那里的玛司特埃舍期间，每天由巴巴洗澡喂饭。穆罕默德在第二章有完整记述，他所有活动的日期在附录的“拉乎里”下面。

名称：**夸卜林斯坦瓦拉 (苏格拉底) Qabristânwâlâ (Socrates)**

联系日期：1939 年 2 月；1941 年 5 月 5 日；1941 年 10 月 10 日；1942 年 7 月 28 日

记载：这位令人愉快的第五层面玛司特，阿杰梅尔的伟大玛司特中的第三位，在第四章阿杰梅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完整描写。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 年 2 月

记载：* 巴巴在城区联系玛司特时，此人指着巴巴，喊道：“看啊，商羯罗来了；大家快来达善神。”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5 月 5 日

记载：其人是穆斯林，别无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 年 7 月 27 日

记载：四名玛司特，别无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 年 2 月 11 日

记载：六名玛司特，由巴巴洗浴、穿衣并喂食。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2月15日

记载：共20名男子，其中一些是玛司特，一些是神癫者，几个疯人和穷人；在巴巴生日之际，接受洗澡、穿衣并喂食。巴巴和弟子们禁食，直到下午2点工作完成。此事件在第四章阿杰梅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载中有扼要提及，并附有两张插图。

[*注：以下时期，巴巴率不同批的弟子居住阿杰梅尔。

(1) 1939年2月，期间在阿杰梅尔有小型玛司特埃舍。

(2) 1941年5月17日至1941年7月16日。]

地点：阿约提亚 (Ajodhya) 地图索引：G/5

名称：本伽利·玛司特尼·麦 (Bengâlî Mastâni Mâi)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肤色黝黑的老妪，身躯、胳膊、腿都挂满了铁圈。住在一间小屋，深受本地民众尊敬；好玛司特尼。

名称：伽瑞瓦拉巴巴 (Gâr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一个没牙齿的老人，在一间小屋住了25年，屋子建造得像一节火车车厢——甚至有车轮！本地人服侍他，送他水和食物，他从不离屋。他是初级行者，在当地备受尊敬。

名称：马施·马哈拉吉 (Math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老人，住在一间萨度的寄宿舍 (math)，好玛司特。

名称：那拉因巴巴 (Nârâin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老人，居住河边的庙里。初级行者。

名称：圣马哈拉吉 (圣拉姆) Sant Mahârâj (Sant Râm)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在河畔找到的一名真诚求道者。

名称：希梵·马哈拉吉 (Shivan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住在一座供奉哈奴曼的庙里。

地点：阿科拉 (Akola) 地图索引：D/8

名称：恰姆那·麦·玛司特尼 (Chamnâ Mâi Mastâni)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记载：一个胖女子，闻名阿科拉，白天在城区闲逛。夜晚母亲带她回家。她是好玛司特尼。

地点：阿兰德 (Aland) 地图索引：D/9

名称：夏·萨赫伯·玛斯坦 (Shah Saheb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6 日

记载：一个不是特别有趣的玛司特，不过据说过去 30 年来，他一直容颜未改。巴巴在一间茶铺给他茶，联系他。

地点：阿勒 (Ale) 地图索引：C/8

名称：瓦苏德乌·斯瓦米 (Vâsudêv Swâmi)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4 年 5 月 28 日，被带到坪坡岗 3 或 4 天；巴巴亲自到阿勒，将他带回坪坡岗。

1946 年 12 月，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 3 或 4 天。

这个令人同情的矮小老人，在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载中有描述。

地点：阿里格尔 (Aligarh) 地图索引：E/4

名称：阿格尼瓦拉巴巴·玛斯坦 (Agniwâlâ Baba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 一个老玛司特，住在一间废弃店铺里；养着五六只幼犬，房间里总燃着火 (agni)。他向巴巴要木柴，巴巴给他一莫恩德 (80 磅) 柴，玛司特自己头顶木柴，从货摊走到住处。巴巴还喂他吃饭，阿格尼瓦拉巴巴像那些身边养狗的玛司特一样，先喂狗，再让巴巴喂他。他是好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2 日

记载：* 一个貌似穆斯林的蓄须男子，当巴巴和随行满德里乘巴士经过时，他立正站着。巴巴指出，他是阿里格尔的灵性负责人。这次奇异而短暂的联系，是 1929 年夏赴克什米尔巴士旅行途中的诸多联系之一。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7 月 11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点：安拉阿巴德 * (Allahabad) 地图索引：F/5

名称：巴希尔·马斯坦 (Bashîr Mastân)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记载：* * 这位玛司特特别重要，因为他是印度三个第六类型玛司特（第一章有描写）中的一个。他还是安拉阿巴德的灵性负责人，全身赤裸，年迈，身材较矮，酷爱嚼烟。总能在市场里找到他。他很不情愿过来让巴巴联系，但最终在一个医生的诊所里进行了联系，医生喜欢该玛司特，他也喜欢该医生。他是一位很好的玛司特，正如第一章解释的，兼具前五个类型玛司特的全部特征。他自然是我们想了解更多的玛司特之一。

名称：南嘎玛司特（南嘎萨度）Nangâ Mast (Nanga Sâdhu)

联系日期：1941 年 12 月 31 日

记载：* 一名裸体的萨度，可能被认为是玛司特，而实际上是高级行者。巴巴说，他处于第四层面。他走路时眼睛朝天，故只能看见他的白眼珠。他这样走路，怎么做到不撞到人或东西，确实是个谜。此次联系是在 1941 年 12 月大壶节期间。卡卡安排，让巴巴和南伽玛司特一起坐在大法会的一顶空帐篷内，约半小时后，他出人意料地从帐篷一侧底下爬出，并走开。他的谈话莫名其妙。巴巴把他称作“大圣”。

名称：那拉因巴巴（Nârâin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记载：一个稍胖的白须老人，只穿短腰布，坐在河边念诵：“那拉因，那拉因。”他是求道者。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记载：一个胖男子，约 55 岁，光着上身，住在副税务官办公室的门廊上。一名政府官员服侍他，供他食物。好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2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身上背着土制小床（charpai），边走边摇铃，想要时，就坐小床上。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萨度（近 7000 名）

联系日期：1941 年 12 月 30 日；1941 年 12 月 31 日

记载：* * 这 7000 名萨度，是巴巴在安拉阿巴德每 12 年举办一次的大壶节上联系的。安

拉阿巴德是一座圣城，因为最古老的两条圣河，恒河和亚穆纳河，在此汇流。大壶节或大法会，在两河汇流点附近的一片空地上举办，来自印度各地的萨度和求道者聚集在此。最近的法会在1941年12月。12月30日，巴巴联系了约360名萨度，次日早上6点至11点，下午6点至9点又工作，联系6700人左右；故在法会上，他实际总共联系了7000多名萨度。他触摸过每人的脚，光就身体劳作来说，都是莫大的成就。这是巴巴联系萨度人数最多的一次。另参阅《美赫巴巴期刊》第四卷，177页及后几页。

[*注：另参阅安拉阿巴德的郊区，朱西（Jhusi）和奈尼（Naini），巴巴也在那里做过玛司特工作。]

地点：阿尔瓦尔（Alwar） 地图索引：D/5

名称：马斯坦巴巴（Mastân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月

记载：四个玛司特，别无记录。

地点：安巴拉（Ambala） 地图索引：D/3

名称：巴巴·简克达斯（Baba Jânkidâs）

联系日期：1946年8月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本伽利巴巴（Bengali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8月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伽施瑞瓦拉巴巴（Gath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8月3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菲兹吉（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6年8月3日

记载：* 一个老人，将各种盘、罐和古怪的小摆设悬挂树枝上，自己则坐在树荫下。被带到旅社，由巴巴联系。中级玛司特。

名称：马朗·赛因（Malang Sâi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3日；1946年8月3日

记载：* 巴巴说，他是安巴拉的最高级玛司特。帕坦人，个子像多数帕坦人那样高大，脸刮得干净，戴着脏兮兮的旧帽，穿着大衣，常年不脱——即使最热的天气。夜晚他睡在面包店。

名称：**马斯坦·考基 (Mastân Kôki)**

联系日期：1946年8月8日

记载：不特别有趣。

名称：**品吉夏巴巴 (Pinjîshah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8月8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夸育姆巴巴 (Qayûm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9月4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特别有趣。

名称：**拉姆赞·堪 (Ramzân Khân)**

联系日期：1946年8月8日

记载：不特别有趣。

名称：**托普卡纳瓦拉巴巴 (Topkhâna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8月8日

记载：* 一个高大、肤黑、赤裸的玛司特，浓密乌发。一年四季住在麦丹（露天广场），任日晒雨淋。身边常有十多只狗，饭前他先喂狗。他有时心情好，会邀请本地的放牛牧羊人，跟他一起喝茶。他是很好的玛司特，巴巴同他坐了45分钟。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5月3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点：**安伯 (Amber)** 地图索引：**D/5**

名称：**纳嘎巴巴 (Nangâ Baba)**

联系日期：1939年2月8日；1941年1月或2月

记载：** 巴巴第一次把这名玛司特指给女子组看，是在1939年2月，他们驶入斋浦尔的途中。巴巴命令伊丽莎白把巴士停在安伯村的路边，路上方的高耸山岩上，矗立着雄伟的宫殿古堡。故大家可以观看，一列王公的卫队在军乐伴奏下，朝山上宫殿行进。当时巴巴指向山谷对面的山丘，这位赤裸的玛司特正缓步下山，他蓬头乱发，手中持棍——令人想起施洗者圣约翰的形象。巴巴称他是“斋浦尔的灵性负责人，一个很高级的灵魂”。1941年1月或2月，巴巴一行再次逗留斋浦尔，派埃瑞奇争取把他带来见巴巴。埃瑞奇对他的描述如下：

“他一丝不挂，扛一根带叉的棍，上面系着脏布片。他生活在安伯宫对面的山上，每天早晨下山到安伯村，从一家店主处拿些施舍的甜食，不和人讲话就返回山上。在半山腰的一座小庙旁，有一处泉眼，他洗濯一番，吃甜食，喝水，再走上山顶。在这座小庙，每天他吃喝休憩后，就会搓泥球。我问他这些泥球作啥用，玛司特告诉我，他受令要向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投掷‘火球’，因此他很忙，不能跟我去。我又问他，他那古怪的叉棍有何用，他回答说棍子和上面的旧布结，有助于他瞄准要投掷‘火球’的城市。他要我离开，但许诺他改天造访斋浦尔时会来联系。我又力劝纳嘎巴巴马上跟我走，可他拒绝，打了我。”

然而几天后，在斋浦尔的埃瑞奇发现，纳嘎巴巴朝巴巴住所走来。玛司特被哄进车库，并由巴巴联系。因此玛司特履行了诺言，虽然他平常从来不来斋浦尔！

地点：安泊里 (Amboli) 地图索引：C/10

名称：贾姆皮亚 (Jampiâ)

联系日期：1940年4月

记载：* * 这名玛司特是，巴巴在1940年4月蓝车旅行期间从班加罗尔去美拉巴德，驶近贝尔高姆时，在路边带上车的。他的举止更像顽皮的猴子，而不像人。巴巴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是由于他的身体意识与灵性状态在协调上有困难。他会蹲在吃饭的人旁边，只要他们注意力离开盘子超过几秒钟，贾姆皮亚就把手伸到他们的盘中，偷抓一大把食物，马上塞入嘴里，飞快咽下。他会把鞋扔出窗，拔出墙上的挂钩，摇松支架的搁板，乱打松散物品，通常不分昼夜地躁动活跃，不知疲倦。他灵巧似猿猴，会爬上高架子，蹲在上面，令众人惊愕；还会抓起自己的粪便，垂直抛向空中，并试着站起，让它落在头上。他实在不可理喻，回想起来比当时更有趣，因为他在的那几天，简直快把所有人逼疯了。最终将他送回贝尔高姆，因为他实在太难管束。他满口胡言乱语，没有人听得懂。

名称：那拉因·巴特 (Nârâin Bhat)

联系日期：1940年4月

记载：* 一个神癫的婆罗门，从纳索巴瓦迪被带到安泊里，巴巴一行逗留几日之地。他是个有趣的健谈者，有点疯狂，夹杂着精通的英语，还有梵语、马拉地语和印地语。他曾是博学之士，后来变得神癫。他伴随大家到萨卡尔帕，但半夜时分被古斯塔吉发现，他爬到驿站旅社花园的一棵大树顶上，故大家认为最好将他送回纳索巴瓦迪，因为古斯塔吉觉得他太难管控。

地点：阿姆劳蒂 (Amraoti) 地图索引：E/7

名称：巴吉朗巴巴 (Bajrang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7月

记载：一个老萨度，坐在阿姆劳蒂的一座庙内，真诚的求道者。

名称：达达·马哈拉吉 (Dâdâ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39年3月或4月

记载：这位奇特的第六层面玛居卜式老玛司特，被带到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在第四章该埃舍的记述中有描写。现已去世。

名称：**达达·缅 (Dâdâ Miân)**

记载：* 1939年4月，查干试图劝说达达·缅去贾巴尔普尔埃舍；可他拒绝去，并说道：“他（巴巴）是皇帝，我怎么能去？”

地点：**阿姆利则* (Amritsar)** 地图索引：D/3

名称：**巴拉·赛因 (Bâlâ Sâi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6日；1946年7月28日

记载：* 一个好玛司特，年迈，高大肤黑，赤身裸体，须发剃光，坐在一座旧圣陵旁的脏水沟边上。他有时用香油，有时用散沫花汁，涂抹身体，偶尔被看到往头和肩上撒尘土。他生来是霍加派。

名称：**伯拉纳施巴巴 (Bhôlânâth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7月2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奇尼瓦拉巴巴 (Chîn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4日

记载：在坟场联系，他向巴巴要一百卢比，巴巴给了他！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古尔扎·玛司特 (Gulzâ Mast)**

联系日期：1946年5月6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名称：**卡拉·赛因 (Kâlâ Sâin)**

联系日期：1942年4月；1943年9月14日；1946年5月6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闻名阿姆利则，传闻有110岁左右。他有正常意识，因此不是玛司特，而是心界行者，但尽管他有正常意识，难得对人说话。最初两次联系，他在阿姆利则郊区荒僻处的一座圣陵里；但1946年，被发现裸身坐在树荫下。巴巴很喜欢他。

名称：**卡利卡姆卜利瓦拉 (Kâlîkambliwâlâ)**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马斯坦·夏 (Mastân Shah)**

联系日期：1946年5月6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6 日

记载：禁语沉默 (mauni)，此外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穆纳施玛司特 (Muâlnâth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6 日；1946 年 7 月 28 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裸体，在阿姆利则的一座庙旁坐了许多年。

名称：纳瓦伯·赛因 (Nawâb Sâin)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6 日

记载：吸大麻烟 (Cannabis indica)，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奴鲁丁玛司特 (Nûruddîn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6 日

记载：瘦高个子，其怪癖是，若给他东西，他会马上递给别人。

名称：萨度·木尔坦·拉拉 (Sâdhû Multân Lâlâ)

联系日期：1946 年 7 月 28 日

记载：一名萨度，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记载：* 1941 年 3 月，从斋浦尔到奎达的蓝车旅行期间，在阿姆利则的一座桥上联系此人。巴巴看见他后，让车停下。他长得很像恰提巴巴，但皮肤很白皙，巴巴下车联系他时，他笑容满面。他的志愿侍者说，他一早就预料有人来，并亲自打扫小屋，准备迎接访客。

[*注：另参阅韦卡 (Verka)，阿姆利则的一处郊区。]

地点：安吉拉斯 - 睿希山 (Angiras Rishi Hill) 地图索引：F/8

名称：阿里·夏 (Ali Shah)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5 年 10 月 31 日，阿美纳伽人，被带到安吉拉斯 - 睿希山。

(1945 年 11 月 4 日)，离开安吉拉斯 - 睿希山 (参见第二章相关描述)。

巴巴从 194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2 日，在这座森林覆盖的山上闭关。最初五天，他让阿里·夏和他一起。剩余日子，巴巴独自闭关。本次闭关的相关特色，在第二章对阿里·夏的记述中有描写。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6 日

记载：来自周边乡村的 51 个穷人被带到这座山上，由巴巴为他们洗脚，给每人 5 卢比。钱礼是巴巴在房间里，隐蔽递给每人的。本次联系穷人，是前文所述巴巴闭关期间的特色之一。

地点：阿奴拉达普勒（锡兰）Anuradhapura (Ceylon) 地图索引：F/13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 年 11 月

记载：一名老人，坐在一座大佛教舍利塔附近，没有更多记录。

地点：奥兰加巴德* (Aurangabad) 地图索引：D/8

名称：**阿卜度·卡瑞姆 (Abdul Karîm)**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23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阿度·緬 (Adu Mi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2 月 25 日

记载：楠德尔人。他被带到奥兰加巴德 5 天，是一名好玛司特，身穿脏卡夫尼。他在楠德尔流浪，人们给他东西，他都用卡夫尼兜着，但会忘记兜着东西，故不会留意许多宝贝掉到地上。他是老人，爱抽大麻。1945 年在楠德尔当地也联系了他（参见楠德尔）。

名称：**艾哈迈德·萨赫伯 (Ahm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23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阿里·夏 (Ali Shah)**

联系日期：1944 年 10 月 23 日

记载：阿美纳伽人。这位当然就是阿里·夏，五个最爱之一。被带到奥兰加巴德 5 天，让巴巴联系。参见第二章对他的记述。

名称：**阿姆度·迈因 (Amdû Mâin)**

联系日期：1944 年 3 月 10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巴普·赖 (Bâpû Râi)**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23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巴希尔 (Bashîr)**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一个贫穷老人，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几天。（参见马哈巴里什沃）

[*注：巴巴曾于下列时期居住奥兰加巴德：

(1) 1943年1月25日至1943年2月3日，仅几名满德里随行。

(2) 1944年2月5日至1944年4月10日，一大组人随行。

(3) 1944年10月8日至1944年11月28日，一大组人随行。]

名称：**电影院瓦拉巴巴 (Cinema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3月3日

记载：一个坐在电影院旁的老人，故得此名。不是特别有趣，被称为一半玛司特。

名称：**胡胡·马斯坦 (Hûh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4月23日

记载：名字奇特，尽管如此，现在却无人记得他！很可能没有特别之处。

名称：**卡奇巴巴 (Kachî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4月23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卡瑞拉巴巴 (Karigar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1月30日

记载：* 与其说高级，不如说古怪。他戴着巨型头巾，如阳伞一般大。不许别人在他面前盘腿而坐，若他们这样做，他就命令他们伸出腿。要是看到街上凌乱堆着石块，他会把它们摆整齐。白天他不说话。他有个弟子，会演奏西塔琴（印度的七弦乐器）。

名称：**迈·巴普 (Mâi Bâp)**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39年5月，被带到库尔达巴德，巴巴居住的驿站旅社（离奥兰加巴德约15英里）。

1943年1月，多次被带到巴巴的住所，进行联系。

** 这位高级玛司特，是1939年5月卡卡在奥兰加巴德首次发现并带给巴巴的，当时巴巴居住库尔达巴德的政府招待所。他身上很脏，怪癖是收集杂物，有25至30捆旧破布和陈食。你若问他名字，他会答道：“迈-巴普”（母亲-父亲），故人们叫他此名。若给他新衣服，他会穿几天，然后用来做新的一捆布。他时值中年，住在奥兰加巴德的一些亲戚家。巴巴为他洗澡、穿衣并喂食，他单独和巴巴在房间时，一两次大声喊道：“我着火了，我在燃烧！”当天晚些，卡卡坐伊丽莎白的轿车，将他送回奥兰加巴德时，问迈·巴普在哪里吃了饭，后者回答说：“今天我来到神的宫廷，被赐予食物。”

1943年1月，巴巴在奥兰加巴德的一间农舍居住几天，阿迪将迈·巴普带来再度联系。他单独和巴巴在房间坐了20分钟左右，随后冲出房间，嚷道：“这片丛林有很多荆棘。”他又被说服，再和巴巴坐了大概15分钟，之后又出来，说：“钉子刺穿了我，我疼得受不了。”

卡卡认为，这些话表明巴巴将某种艰难而痛苦的灵性工作，交给了迈·巴普。恰提巴巴偶尔也会说类似的话，表示他在协助巴巴处理灵性难题，有时负担超出他的承受能力。至于玛司特为巴巴做什么，他们为巴巴做些什么，巴巴从不回答这类问题，只是说他们相互帮助。结束后，迈·巴普被送回家，巴巴吩咐卡卡，接下来七天，每天带他过来。虽然巴巴给卡卡指示时，迈·巴普并不在场，几分钟后他就对卡卡说：“我将跟你来七天。”接着用手背碰卡卡的手掌，意思是空口承诺！次日，他拒绝跟卡卡来，于是巴巴每晚到他家联系。

名称：玛司特·尤吉 (Mast Yôgi)

联系日期：1944年4月23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莫尔维·阿卜度·瓦哈伯·穆达瑞斯 (Mâulvî Abdul Wahâb Mudâris)

联系日期：1944年3月14日；1944年

记载：** 拜滕人。巴巴和小批弟子去拜滕，安排给当地的数千穷人发粮救济。他们在拜滕遇到此人，让他上车，带回奥兰加巴德。他受雇当小学教师，仍在领工资，不过从未正常履职。他只叫男孩们复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有时会给他们烤谷物，劝他们祈祷。政府当局为他提供一名侍从，每天一次带他去学校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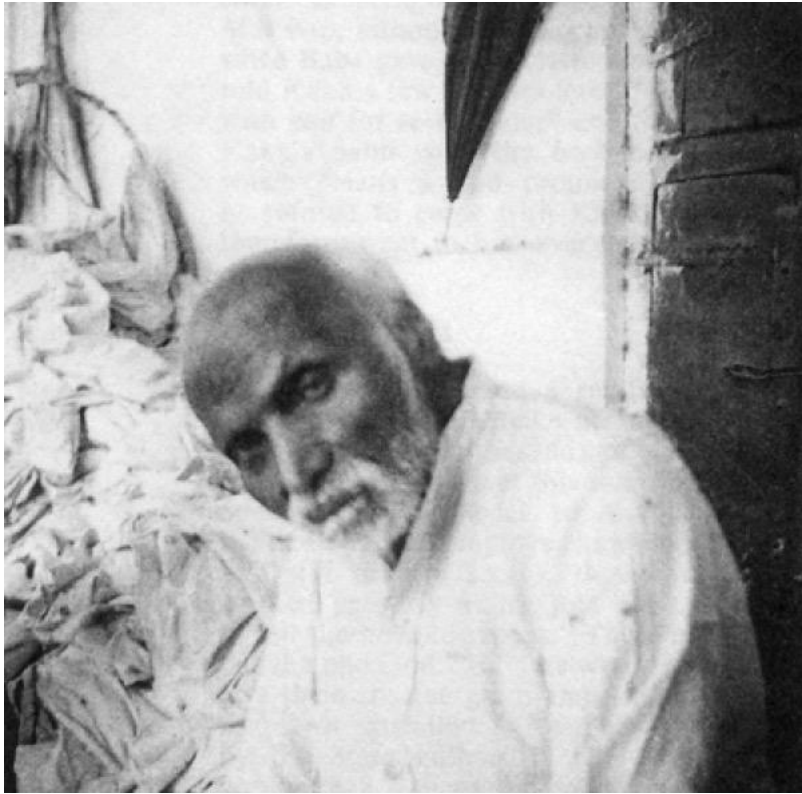
首次会面时，阿卜度·瓦哈伯对巴巴和拜度解释，他之前曾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写过一些灵性体验笔记。他现在的状态会波动，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政府将他的一大半工资发给他妻子，每月约15卢比给一名店主，此人负责供他食物。巴巴喜欢他。

几天后在拜滕联系他，给他衣服和钱，把他送回家。首次会面他一到奥兰加巴德，就要求在市场下车，并承诺当天晚些来见巴巴；不过他溜走了，拜度最后在某个中间站找到他，将他带回到奥兰加巴德的巴巴身边。

名称：库特博·夏 (船长) Qutub Shah (Captain)

联系日期：1943年1月

记载：** 一位矮瘦的老者，非常脏，穿着脏旧的衣服，坐在一位辩护律师家的门廊上，逢人就说：“Jao, Jao”（走开，走开）。旁边有一捆捆破布。他是很好的第六层面玛居卜式玛司特，意识不到其身体功能。律师会亲自为他清洗，尽量让他保持洁净。参见照片。



奥兰加巴德的库特博·夏（船长）。

注意他身后的一捆捆破布。

名称：瓦隶吉 (Walîjî)

联系日期：1943年1月30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平常住在奥兰加巴德的某个警察局。他拿着棍，马车夫会载他兜风。他在奥兰加巴德很有名。

地点：伯德内拉 (Badnera) 地图索引：E/7

名称：巴椎巴巴 (Badri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7月；1944年8月12日

记载：* 一位老人，很好的玛司特，玛居卜式和撒里克式类型的混合，习惯在一个地方以一种姿势连续站立一两天，有时会在一个地方躺着两三天。

第二次联系，给他六杯牛奶。他在离伯德内拉几英里的朱纳村。

名称：卡利·卡姆伯利瓦拉巴巴 (Kalî Kambl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7月

记载：一个年迈的好玛司特，坐在街上，身边有两三个包袱和一只大金属盘。他被带到一座清真寺，巴巴同他坐了一小时，并给他喂食。

地点：巴赫赖奇 (Bahraich) 地图索引：F/5

名称：卡切瑞瓦拉巴巴 (Kache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老人，除腰布外全身赤裸，居住当地法庭 (kacheri) 的车库里，他向巴巴要一件多蒂，因为没时间买，一名警员自愿把自己的多蒂给他，费用照付。他是好玛司特。

名称：罗赫巴巴 (Lohe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身材奇瘦的中年人，除腰布外赤裸，全身和四肢挂着零碎的铁片 (loha)。还带着一块大铁板，上面凸印着多语言、多宗教的各种各样神名。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中年玛司特尼，小个子，身材丰满，习惯坐在一个公园钟塔的底座旁。她四肢也戴满了铁圈。被带给巴巴，巴巴喂她饭。一名中级玛司特尼。

名称：萨吉巴巴 (Sakhî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 一个极有趣的人，是好玛司特，完美的玛布比型玛司特。他是个很胖的老人，拎着一只陶罐，有人给他吃的东西，他都放罐里，肩上扛着麻袋。他让大家想起肥胖版的恰提巴巴。巴巴过去时，他从袋里取出铃铛，戴到脚踝上，开始对着巴巴跳舞，用甜美的嗓音唱道：“Allah darshan dene ko aye” (神来施达善)。巴巴的随从叫来马车，把萨吉巴巴带到城外的一座圣陵，巴巴在那里联系他。

地点：巴拉索尔 (Balasore) 地图索引：I/7

名称：本伽利巴巴 (Bengâlî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6日

记载：他从前在一个地方裸身坐了12年，啥都吃，或啥都不吃。现已年迈，穿着衣服，会在城里溜达。好玛司特。

名称：达塔·萨赫伯 (Datâ Saheb)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6日

记载：一位老人，在巴拉索尔备受尊敬。夜间联系他，为此把他叫醒。高级行者。

地点：班达拉维拉 (锡兰) Bandarawela (Ceylon)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3年1月

记载：* 这次奇异的会面，让在场者感到意义重大。巴巴一行从西方返回，抵达科伦坡后，前往班达拉维拉。在那里巴巴想进入一座佛庙。一个年轻人要巴巴脱鞋，他们就此进行协商。

于是，一名极年迈的老者从洞窟对面的小屋出来，吩咐年轻人让巴巴一行进庙，不必脱鞋。老者接着用奇怪的手势与巴巴交流，指向屋外的木床架，再指向床上的垫子，最后指向地面。巴巴回复，叫老者等候命令，直到他返回。巴巴后来解释，老人处于第四层面，是负责锡兰中部的特使之一，巴巴离开锡兰前，会把他推到第五层面。他是一名间接特使，相关定义请参阅本附录之后的补充附录。

地点：班加罗尔* (Bangalore) 地图索引：E/11

名称：查达巴巴 (Chaddar Baba)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39年8月24日，被带到班加罗尔的“球场”屋——巴巴的住所，由巴巴联系。

这位伟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班加罗尔的灵性负责人，在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完整记载。

名称：恰提巴巴 (穆萨·斯瓦米) Chattî Baba (Mutha Swami)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39年12月1日)，抵达班加罗尔的玛司特埃舍。

(1940年4月)，和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一起，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美拉巴德。

这位是恰提巴巴。他的完整历史，请参阅第二章。他伴随巴巴的不同活动及联系的日期清单，请参阅奈伽帕塔姆部分。

名称：奇纳斯瓦米 (Chinnaswâmî)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0年1月6日，在特里凡得琅，由巴巴联系。

(1940年1月10日)，抵达班加罗尔的玛司特埃舍。

(1940年(?)3月)，由禅吉的兄长将他送回特里凡得琅。

这位活泼有趣的第三层面玛司特，在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完整记载。

[*注：巴巴一行于1939年8月12日抵达班加罗尔，1940年4月1日离开。疯人埃舍于1939年9月19日从美拉巴德搬来，1940年4月初迁回美拉巴德。

“球场”屋的玛司特埃舍，约于1939年10月初开始，持续到1940年4月迁往美拉巴德。对疯人埃舍居民的描述，请参阅附录的拉乎里部分，对疯人埃舍的总体描述，则在第三章。玛司特埃舍的居民，在本文，还有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载中有描述。]

名称：伽富尔·萨赫伯 (Ghafûr Saheb)

联系日期：1939年9月(?)6日

记载：* 马德拉斯人。被带到班加罗尔一天。

这是一名好玛司特，贾拉里型和玛布比型的罕见混合，甚为独特。他是老人，胳膊戴镯，常穿女式紧身胸衣。还往身上涂熟石灰。1939年9月，巴巴首次联系他，当时阿迪和卡卡，

按巴巴指示驱车去马德拉斯，带一两名玛司特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他们找到伽富尔，听说他喜爱花，便用一些花引诱他上车，立刻驱车赴班加罗尔。他在班加罗尔才住一天，巴巴突然命令阿迪，尽快把他送回马德拉斯。他们驶抵后，发现那个帮他们找到伽富尔的人，正遭严重威胁。似乎有几个帕坦人，十分尊敬伽富尔这位伟大的玛司特，威胁那人说，如果两天之内他交不出伽富尔，他们会杀了他。阿迪和卡卡，在该威胁付诸实施之前，及时赶到。伽富尔出人意料地被送回，大家几乎能听到，那个焦急的人肯定发出如释重负的呐喊。那些威胁他的帕坦人也悔悟过来——总之，最终皆大欢喜。1945年，巴巴在马德拉斯本地再度联系这个玛司特（参见马德拉斯部分）。

名称：**穆罕默德（Mohammed）**

联系日期：（1939年8月）

记载：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他在班加罗尔住到1940年4月，随疯人及玛司特埃舍的居民返回美拉巴德。

名称：**普瓦拉（Phûlwâlâ）**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39年10月10日，从贝尔高姆来到班加罗尔的玛司特埃舍。

（1940年4月），随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美拉巴德。

这位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在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完整记载。

名称：**拉姆希虚（Râmshish）**

联系日期及记载：

* 1939年10月10日，从芒格洛尔来到班加罗尔的玛司特埃舍。

（1940年4月），随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美拉巴德。

拉姆希虚最初被带到班加罗尔时，给人印象是，颈部上方只有毛发——一头浓密的黑发，头顶扎成一束，浓密的黑色须髯——故人们只看得见他的鼻子，从这些乱蓬蓬的毛发中间，两只恍惚而明亮的眼睛向外张望。他很少有身体意识，听任巴巴给他剃发洗澡，此后明显更多地意识到环境。不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一件有惊无险的插曲之后。在玛司特埃舍，拉姆希虚和普瓦拉同住一个房间，有时他们会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一天晚上，普瓦拉把一根点燃的土香烟放在床上，垫子着火了。人们突然听到普瓦拉的喊声，而此前几乎总是默不作声的拉姆希虚，也开始喊叫。两人最后想到，把原本从里面扣住的门猛地推开，故埃瑞奇和伙计们可以跑进去灭火。此事之后，拉姆希虚开始经常说话，会加入埃舍的生活，玩游戏，听音乐，有时还会唱歌。他嗓音不错，笑起来很迷人。他是中级玛司特。

名称：**夏里亚特·堪（Shariat Khân）**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0年1月18日，在奇科玛加鲁获得巴巴联系，并被巴巴一行带到哈桑的驿站旅社。

（1940年1月20日），从奇科玛加鲁，被带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1940年4月)，随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被带到美拉巴德。

这位有趣又高级的玛布比型玛司特，在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描写。

名称：**尤素夫 (Yûsuf)**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39年12月1日)，和恰提巴巴一道，来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1940年(?)3月)，被送回特里奇诺波利。

在特里奇诺波利把他接上车，巴巴在那里首次联系他，并把他带到班加罗尔埃舍，住到1940年3月，之后将他送回特里奇诺波利。他是一名年轻高瘦的第三层面玛司特，很少有身体意识。酷爱喝茶，吸土香烟(比迪烟)，是老烟枪。通常几乎不说话，偶尔需要这些东西时，会脱口而出：“茶，比迪烟！”等等。他听话易管。

地点：**班古拉 (Bankura)** 地图索引：**I/6**

名称：**阿曼德·阿里·夏 (Ahmad Ali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5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毛拉那·巴克什 (Mâulânâ Bakhsh)**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5日

记载：一名老玛司特，对能否得到食物漠不关心。

地点：**班西 (Bansi)** 地图索引：**I/6**

名称：**班西巴巴 (Bansi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5日

记载：* 一位高龄的心界瑜伽士。巴巴一行经历诸多麻烦，才抵达他的村子，那里离班西有数英里，最后2英里不得不徒步穿过被洪水淹没的稻田，非常难行。

班西巴巴住在楼上的房间，一个叫“麦”(母亲)的老妪服侍他。每天有大量的人从周边地区来达善班西巴巴，这在规定的举行。不过，埃瑞奇在屋后找到这位麦，她向班西巴巴求情，允许他们马上见他。我们必须记住，在所有这些玛司特旅行中，巴巴的真实名字从不透露，满德里把巴巴称作他们的大哥，他们扮成一群兄弟或朋友，从孟买来拜访圣人和玛司特。

他们被领到楼上一个灯光黯淡的房间，先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房间之暗。房间的一头，班西巴巴坐在法座上，一只脚搁在脚凳上。在昏暗房间里，他显得容光焕发，有一股压倒性的和平与爱，被巴巴身边的人强烈感受到。他上半身裸露，裹着棕色头巾，穿短腰布，昂贵的凉鞋。班西民众不知道他的年龄，但据认为他有250岁左右。他坐在类似法座的椅上，纹丝不动，像尊雕像。他极其瘦削，皮包骨头，可皮肤白皙，没有一丝皱纹。故巴巴描述他，说他的样子像蜡像。他极具君王威仪，其临在主宰那间暗室，散发的喜乐和平令人难忘。巴巴说，他们那天见到一位真正的好灵魂，为找他而经历的麻烦完全值得。

地点：巴拉格兰 (Baragran) 地图索引：E/3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6 月

记载：一位瑜伽士，高级行者，除腰布外一丝不挂，居住比亚斯河岸的一间小屋，四周是高耸秀丽的库鲁山谷。比亚斯河是一条山间激流，上方柳树悬垂。一开始见面时，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巴巴，二人一起进入瑜伽士的小屋，默默会面了半小时左右。

地点：巴拉默蒂 (Baramati) 地图索引：E/3

名称：朱马 (Jummâ)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玛司特埃舍，待了 10 天左右。在第四章该埃舍的记述中，有对他的描写。

地点：巴雷利 (Bareilly) 地图索引：E/4

名称：巴希尔·緬 (Bashîr Mi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1942 年 3 月；1942 年 7 月

记载：* * 一位心界行者。他年迈精瘦，因为吃得很少；蓄着长指甲，据说夜间从不睡觉。有 30 至 40 个弟子，男女都有，在他跟前时，用屏风把男女弟子隔开。所有的男弟子都蓄须。每晚这些弟子聚在巴希尔·緬身边，其中一人演奏簧风琴*，唱起波斯对句，“Gunahgaram walekin khush nasibam”（我有罪，但我幸运）；随着聆听或加入吟唱，弟子们逐渐心醉神迷。男子们上下摆头，呼吸奇异。白天某些时间，弟子们会呼喊“呀呼！”巴希尔·緬本人，有个令人难堪的习惯，偶尔呼吸时发出哼鼻声。他有个公共厨房，为穷人施食。

[*注：印度的簧风琴，不是人们可在基督教堂看见的那种精致乐器，而是像箱子，大约两英尺长，一英尺宽，一英尺高，背部是风箱。演奏者蹲坐地上，左手拨动风箱，只用右手演奏，通常边唱边演奏。键盘有黑白键，总共只有 39 个键。]

名称：伯卡瑞·夏 (Bokhârî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他坐在法庭职员附近，身边放着成捆的布，胳膊戴着玻璃镯子。一个中级的玛布比型玛司特。现已离开巴雷利，据说去了勒克瑙。

名称：哈菲兹吉 (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伽拉·夏 (Jârâ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记载：* * 一个很好的贾拉里型玛司特，总是拒绝让巴巴联系他。一天，拜度去找他，想劝他去接受巴巴的联系，他说：“撒合卜-埃-扎满（阿瓦塔）来了，他的时间已近，我将拔出利剑，帮他消灭败类。”他是老人，典型的火爆型玛司特，在巴雷利随便走进谁家，都备受尊敬。

名称：**穆拉·夏（班格里瓦拉）Mullah Shah (Bāngrîwâlâ)**

联系日期：1942年5月；1942年7月

记载：一个中级的玛布比型玛司特，胳膊戴镯子。他总是愉快地笑着，在巴雷利火车站的三等候车室进行联系。

地点：巴尔西（Barsi） 地图索引：D/9

名称：**穷人、玛司特等等**

联系日期：1943年3月11日

记载：近20个穷人、神癫者和玛司特被带到巴尔西的驿站旅馆，由巴巴给他们洗澡、穿衣并喂食。这是在他访问当地的公开达善期间。

地点：伯尔瓦哈（Barwaha） 地图索引：D/7

名称：**查姆贝利·玛斯坦巴巴（Chambêlî Mastân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4月28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备受本地民众和王储的尊敬。他是老人，住在一间商店对面。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4年4月28日

记载：大约40名穷人，由巴巴的弟子们召集到驿站旅馆。巴巴为每人洗脚，给每人钱礼。

地点：巴西姆（Basim） 地图索引：E/8

名称：**迪那纳施巴巴（Dinânâth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7月

记载：一名很胖的穆斯林玛司特，看似50来岁，常坐在一家印度教徒餐馆里，好玛司特。

名称：**拉马尼·玛玛（Lâmânî Mâmâ）**

联系日期：1944年7月

记载：* 他在巴西姆周边很有名气，一个很好的老人，好玛司特。他在政府土地上自建了小屋，虽被施加压力，也拒绝搬走。他采用吉万三摩地，把自己浸没在井里；也就是说，把自己淹没井里，自愿放弃身体。高级灵魂采用的这种自愿放弃身体，在印度受到广泛认可，被认为完全不同于自杀，因为其动机截然不同。

名称：**那拉因巴巴（Nârâin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记载：一个中级玛司特，很瘦，吃得很少。

地点：伯达拉 (Batala) 地图索引：D/3

名称：拉合瑞巴巴 (Lahôri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1946 年 5 月 29 日

记载：* * 一名印度教徒，很好的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大概中年，几乎赤裸，只穿一条破多蒂。他住在伯达拉的清洁工聚居区，在那里吃饭。据说他曾是印度公务部门的一名专员，他的亲戚多次开车来，试图带他回家，可他总是拒绝跟他们走。清洁工领班对他有些影响力，通过其帮忙，巴巴最终联系了他。玛司特极不安分，在一个地方不会超过几分钟，在乡间到处溜达。巴巴首次去联系他时，他就走开，最后逃进一个收税亭。在那里他和巴巴坐了几分钟，随后放声大哭，走开。巴巴第二次造访时，他们四处追他近 10 英里，最终在离伯达拉 5 英里外的田野里联系了他。这是个好例子，说明要“逮住”有些玛司特多么难，而如果他们是好玛司特，巴巴会怎样坚持不懈，直到联系过他们，让巴巴满意。

名称：罗赫·夏 (Lohe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一个年轻、壮实、肤黑的玛司特，住在坟场的一间小室。全身到处挂着铁物件，臂、腿、颈、胸，只要有地方可挂，都挂着铁圈和铁块。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赛义德·赛因·夏 (Saiyid Sâin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6 年 7 月

记载：* 不是玛司特，因为他有正常意识，不过是初级行者。他一身色彩华丽的丝质衣服，昂贵的鞋，优质头巾，拿着伞。似乎无人知晓，他从哪儿得到这些衣物的，还经常更换。1942 年在火车站联系他。1945 年发现他坐在一间苏打水店旁，他领巴巴进入一个空房间进行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7 月

记载：* 一个有哈瓦的爱神者。他是年轻人，自幼喜爱灵性事物，曾在地洞里苦修静坐 12 年。他出来后，举办大型宴席，那天伯达拉民众都去赴宴。他依然年轻，父母造了一间带栏杆的特别房间。谁都不许越过栏杆，或碰触他的身体。他住的村子离伯达拉有 8 英里。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7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年迈，衣衫褴褛，坐在离伯达拉 2 英里山丘上的小庙里。他住在那里多年。巴巴对他满意。

地点：贝阿沃尔 (Beawar) 地图索引：C/5

名称：拜伊·玛司特尼 (Bâi Mastâni)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一名老玛司特尼，无特别之处，住在一个竹商家的房间，竹商会照顾她。她有三四个苦行僧弟子。

名称：那拉因巴巴 (库特博 - 埃 - 简伽尔瓦拉) Nârâin Baba (Qutub-e-jangalwâlâ)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 * 一个好玛司特，十分典型的伊特法齐型，年轻消瘦，上身赤裸，剃光头。他日夜生活在乡间，但每天一次来城里。在乡下，他会脱掉腰布，一丝不挂。拜度找到他时，给他一卢比，玛司特生气地扔还给他。他不断地念诵“那拉因，那拉因”，由此得名。（那拉因是神名之一。）

地点：贝尔高姆 (Belgaum) 地图索引：C/10

名称：马拉巴瑞·夏 (Malabârî Shah)

联系日期：1947 年 3 月 12 日

记载：他坐在肉市场一个屠户的摊位里，深受屠户们及其他民众的尊敬。他脾气温和，是好玛司特。该市场四面敞开，到处是苍蝇。不过对那里的腐肉气味和成群苍蝇，马拉巴瑞·夏似乎一概无动于衷。

名称：普瓦拉 (Phûlwâlâ)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39 年 10 月 10 日)，由彭度和尼鲁带到班加罗尔。

(1940 年 4 月)，随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一起，被带到美拉巴德。

(1940 年 6 月)，被送回贝尔高姆，从此没有人见过他。

参阅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对这位优秀的第六层面玛司特的描述。

地点：贝拉里 (Bellary) 地图索引：D/10

名称：夏·马斯坦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1 年 11 月

记载：* 一个好玛司特，为联系他，经历一番喜剧式搜寻。他在贝拉里很有名，通常可在坟场找到他。坟场在森林中的空旷之地，巴巴和弟子夜晚过去。那是新月之夜，按民间信仰，如果你在新月夜去坟场，会迷路。他们进去后，到处找遍，掉进沟里，迷失方向，却未能找到玛司特。重复了四遍，皆未成功。最后，马车夫找来一个穆斯林，此人认为他知晓玛司特在何处，却拒绝进入坟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纯洁。他最终答应进入坟场，条件是其他三人跟他一起去，还说其中一人必须是古斯塔吉；于是他们都进去，却依旧找不到玛司特。最后

卡卡独自进去，还是找不到。最终当晚他们放弃，次日早晨再来时，发现玛司特就在坟场——显然他自始至终都在那里——随后联系了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1月

记载：某种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地点：**贝拿勒斯*** (Benares) 地图索引：G/6

名称：**哈瑞哈尔巴巴** (Harîhar Baba)

联系日期：1939年1月21日

记载：* * 巴巴率一批弟子沿着神圣恒河的河岸，来到达萨瓦梅朵河坛 (Dashashwamedh Ghat)，此地用于火葬，以及死后第十天举行的各种仪式。这位老玛司特是盲人，坐在一条船的顶上，他处于第五层面，是贝拿勒斯 (迦尸) 的灵性负责人。巴巴派卡卡和诺芮娜传口讯给他，说美赫巴巴想要见他。卡卡传讯给他后，哈瑞哈尔巴巴用饱含深情的嗓音，反复道出：“美赫，美赫，美赫”。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1月21日

记载：贝拿勒斯的一名萨度，巴巴给他一安那，并对随行者解释，他已把萨度从第一层面推进到第二层面。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1月

记载：大概3或4名萨度，巴巴给他们钱币。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2月

记载：巴巴本次访问时，联系了一些玛司特或萨度，别无记录。

[*注：巴巴在贝拿勒斯联系玛司特的记录，据知并不完整，不过本附录未记录的联系可以假定是次要的。]

地点：**贝兹瓦达** (Bezwada) 地图索引：F/9

名称：**达达·辟尔** (Dâdâ Pîr)

联系日期：1943年3月；1945年6月4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是个老人，大概90岁，闻名贝兹瓦达及周边地区，当地会举办献给他的年庆。为他建了圣陵，他夜间睡里面；白天坐在一间圆顶小屋里。

地点：**巴德拉克** (Bhadrakh) 地图索引：H/7

名称：阿杰梅尔瓦拉·达塔 (Ajmêrwâlâ Dâtâ)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7 日

记载：一个非常年迈的求道者。

名称：本伽利·恰恰 (Bengâlî Châchâ)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7 日

记载：他在这些地区相当有名，通常可在离巴德拉克几英里的洛卡肖尔村找到他。巴巴一行冒雨过去，浑身淋湿，见了此人。一名中级玛司特。

地点：珀勒德布尔 (Bharatpur) 地图索引：E/5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1 年 5 月 16 日

记载：从德拉敦至阿杰梅尔的汽车旅行途中联系。无更多记录。

名称：乌迪亚巴巴 (Udiâ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6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是个老人，独自坐在一处田间小屋后，离城区近 4 英里。巴巴喜欢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5 月 16 日

记载：从德拉敦至阿杰梅尔的汽车旅行途中联系的两个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6 日

记载：两个求道者，各有自己的埃舍，没有很特别之处。

地点：巴尔玛 (Bharmar) 地图索引：D/3

名称：伊特·夏 (Itte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 一个很强大的玛司特，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他是盲老人，衣服肮脏，坐在昏暗房间里，故不容易看清楚他。数英里外的民众会来达善他，顶拜他。巴巴和男子们去的那天，有个女信徒在巴巴联系时，拒绝离开房间，始终在场。伊特·夏住的村子离巴尔玛车站有 8 英里左右，巴巴一行返程时，骑矮马有困难，最终徒步走到车站，故当天总共徒步了 16 英里。

地点：巴特 (Bhat) 地图索引：C/3

名称：巴巴·夏哈卜丁 (巴特瓦拉巴巴) Baba Shahâbuddin (Bhât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7 月

记载：* * 一位成道者——他是印度的两位第七层面玛居卜之一。故可惜的是，这里关于他的记录太少。他年迈，相当壮实，走路时通常一只胳膊搭在某人肩上，以支撑自己。巴巴先为他洗澡，接着单独同他坐了一小时。洗澡后，巴巴·夏哈卜丁自己领巴巴到一个合适地方，做隐蔽的联系。

传说多年前，巴巴·夏哈卜丁坐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这时一辆满载的牛车驶来。车夫冲巴巴·夏哈卜丁吆喝，叫他让路，可他没有动，农夫盛怒之下，赶着沉重的牛车碾过夏哈卜丁的身躯。但巴巴·夏哈卜丁安然无恙地坐起，农夫懊悔莫及，乞求宽恕，此后夏哈卜丁声名远扬。此事被视为奇迹，因为人被牛车碾过，通常不是死，就是受重伤。

巴巴·夏哈卜丁本人处于玛居卜状态——淹没于神——但他有许多弟子，他们支持运营着一个公共厨房，给穷人提供免费食物。

有个相貌凶恶的男子，单独住在埃舍的一间小屋。据说多年前的一天，他来对夏哈卜丁说，他谋杀了人，乞求巴巴·夏哈卜丁帮助他。巴巴·夏哈卜丁简单地吩咐他，伴随他住在那里，于是此人一直住那里，不过据拜度描述，他有一副饱受折磨且令人生畏的面孔。

地点：蓬吉尔（Bhongir） 地图索引：E/9

名称：阿卜度·伽尼（Abdul Ghani）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4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玛司特尼·比比（Mastâni Bîbî）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4 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尼，也有一半正常意识。跟许多玛司特一样，她攒着一捆捆零碎杂物，坐在一座清真寺庭院的树下。她年迈目盲，有位毛拉（学者）照顾她。她几年前从海得拉巴来到蓬吉尔。

名称：赛义德·瓦隶（Saiyid Walî）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4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坐在小房间里，那儿有他收集的五花八门杂物。

地点：博帕尔（Bhopal） 地图索引：E/6

名称：巴希尔（Bashîr）

联系日期：1939 年 3 月 5 日

记载：1939 年汽车旅行期间，巴巴在博帕尔逗留数日，让这个玛司特住了两天。巴巴给他洗澡、穿衣并喂食。无特别之处。

名称：比阿·麦（Biâ Mâi）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22日

记载：一名玛司特尼，此外无更多记录。

名称：**勒图斯（Lettoos）**

联系日期：1939年3月4日

记载：* 1939年汽车旅行期间，在博帕尔，他伴随巴巴住了一周左右。问他名字时，他回答这个奇怪的词“勒图斯”，故给他取此名。他是个矮瘦的中年人，胡须短黑，衣衫褴褛，戴着脏兮兮的毡帽。他时常问时间，向巴巴要一只表，巴巴给了他。一天，满德里在议论世界局势时，他脱口说道：“他们都会被连根拔除，一切将拨乱反正。”他是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玛玛·玛司特尼（Mâmâ Mastâni）**

联系日期：1939年3月5日

记载：一名第二层面的玛司特尼。巴巴给她洗澡喂食。她是老妪，鼻子被狗咬破。

名称：**穆罕默德（Mohammed）**

联系日期：（1939年3月）

记载：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1939年3月，跟随巴巴一行在博帕尔逗留几日。

名称：**纳奴·緬·萨赫伯（Nannû Miân Saheb）**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22日

记载：一名失明的老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在一个房间坐了多年。

名称：**萨迪克·阿里·辟尔（Sâdiq Alî Pîr）**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22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

名称：**提普·苏丹（Tippû Sultân）**

联系日期：1939年3月5日

记载：他拒绝让巴巴洗澡，别无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3月5日

记载：一个有哈瓦的老人，由巴巴洗澡喂食。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3月9日

记载：一个苦行僧，由巴巴洗澡。

地点：伯尔（Bhor） 地图索引：—

名称：**伯尔瓦拉巴巴（Bhôrwalâ Baba）**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一位心界行者，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一天。未由巴巴直接联系，但颇为有趣。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地点：布萨瓦 (Bhusaval) 地图索引：D/7

名称：马瓦瑞·玛斯坦 (Marwâr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4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城里溜达，手拿一只铝杯，盛放人们给他的食物或茶。他光着上身，夜间睡在印度教火葬场。

地点：伯瓦利 (Bhowali) 地图索引：F/4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7 月 14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在伯瓦利附近的纳拉-达姆延蒂，有一间埃舍。禁语多年。

名称：南提巴巴 (Nant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7 月 14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住在离伯瓦利 5 英里，一个叫马赫拉伽姆的村子。

地点：比德尔 (Bidar) 地图索引：E/9

名称：巴班·萨赫伯 (Baban Saheb)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0 日

记载：一位白发老人，身穿长外套，肩扛一只装满杂物的麻袋。白天到处溜达，夜晚睡在一口井旁。中级玛司特。

名称：查迪瓦拉·玛居卜 (Chaddiwâlâ Majzoob)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0 日

记载：除一条短裤 (chaddi) 外，全身赤裸，故得此名。他到处溜达，不跟人说话，不在乎任何人。中级玛司特。

名称：毛拉那·阿卜度·哈克 (邓禄普) Mâulânâ Abdul Haq (Dunlop)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0 日；1945 年 8 月 30 日

记载：* * 一名中级玛司特，样子很好玩。他是小个子，身穿层层叠叠的衣服，裹着巨型头巾，活像邓禄普 (原文如此) 轮胎广告，故昵称他“邓禄普”。他喜欢把商店打扫干净，尊敬他的店主们会供他食物。(推测他的绰号应为米其林，而不是邓禄普。)

名称：悉地克·夏·玛居卜 (Saddîq Shah Majzoob)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0日；1945年5月15日；1945年8月30日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居卜式高级玛司特。他脾气温和，年迈高瘦，戴着毡帽。爱吃烤鹰嘴豆（chena），备受本地人尊敬，他们施计把他留在比德尔。此计很简单，只要给他5卢比。悉地克·夏想离开比德尔时，会带着5卢比去见捐款者，试图把钱还给他。捐款者坚决不肯收回，悉地克·夏于是决定，不离开比德尔（虽然他想走），而他依然有属于此人的5卢比。一天大多数时间，悉地克·夏都在乡间溜达，身穿脏衣破衫。

他有个滑稽的同伴，跟他形影不离，通过其举止判断，此人可能是个半玛司特，因为悉地克·夏会和他一起胡言乱语。这个同伴自认为是一名警长，他和玛司特会商量想象中的犯罪案件，而悉地克·夏是想象中的法官，两人讨论应当如何处置罪犯。同伴每天去火车站，一有列车进站，就给人们提行李，却不肯收小费。

名称：**失明穷人**

联系日期：1945年8月30日

记载：7个失明穷人被带到比德尔的驿站旅馆，巴巴为他们洗脚，给每人3卢比。

地点：比加普尔（Bijapur） 地图索引：D/9

名称：**库昂瓦拉巴巴（Kuân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11月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喜欢垃圾。他收集了一堆垃圾废品，靠墙堆放，躺在顶上。市政当局隔一段时间派人过来，清理垃圾堆，于是他收集更多的垃圾废品，躺在新的垃圾堆顶上，夜间睡在上面。

地点：比卡内（Bikaner） 地图索引：C/4

名称：**阿度·缅（Adû Miân），丘尼巴巴（Chûnî Baba），哈菲兹吉（Hâfizjî），贾瑞拉巴巴（Jarîlâ Baba），缅·马克杜姆（Miân Maqdûm），南伽巴巴（Nangâ Baba），尼若拉玛司特（Nirâlâ Mast），夏·萨赫伯（Shah Saheb），乌达希巴巴（Udâsî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10日

记载：比卡内的全部9名玛司特，都是低级或中级的玛司特。巴巴对随行者说，联系这全部9人的总效果，等于联系一名单独的好玛司特。

地点：比拉斯布尔（Bilaspur） 地图索引：G/7

名称：**艾哈迈德·阿里·玛司特（Ahmad Ali Mast）**

联系日期：1944年7月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布拉玛查瑞·马哈拉吉（Brahmachâri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4年7月

记载：一个住在庙对面的老人。他有很多弟子，巴巴对他满意。在比拉斯布尔很有名，是求道者。

名称：**玛司特·拜 (Mast Bâi)**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6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马斯坦巴巴 (Mastân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记载：* 一名跛足的老人，好玛司特。酷爱吃巴吉（一种蔬菜拌面糊的油炸小馅饼），只吃这种饼，不吃别的。白天常坐在一个布商的店里，夜间睡在店外。巴巴凌晨 4 点去联系他，同他坐了一个多小时，并喂他巴吉。警察看见，深夜之际，两三个男满德里在店铺旁等候巴巴，便怀疑他们到底有何企图；不过，当他们看到巴巴同玛司特坐着、喂他吃饼时，疑虑顿消，未打扰他们，让一行人做完工作。

名称：**纳基巴巴 (Nakkî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拉贾·帕萨德 (Râjâ Prasâd)**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26 日

记载：求道者。

地点：比纳 (Bina) 地图索引： E/6

名称：**马斯坦巴巴 (Mastân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19 日

记载：一名神癫者，在比纳到处溜达。

名称：**苏克尔·阿里·夏 (Shukr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由一位毛拉照顾。

地点：比尔 Bir (Bhir) 地图索引： D/8

名称：**禅度·缅巴巴 (Chandû Miân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3 月 11 日

记载：一个不错的玛司特，对食物的口味不合常规，因为其食谱包括粟米面包、生洋葱和酸辣酱，还有他非常爱喝的棕榈酒。最初他拒绝去接受巴巴的联系，告诉拜度他有职务在身，无法前往。他给拜度一条围巾。后来到一间棕榈酒店接受联系。一个第八类玛司特的例子—

一半神癫，半玛司特。

名称：香塔•拜 (Shântâ Bâi)

联系日期：1944年3月11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尼，备受尊敬，身边总养着五六只狗。当地妇女常为她洗澡、穿衣并喂食，有时还赠送她好纱丽。这种礼物，她要么马上送给某穷困妇女，要么把它撕碎。正如所有养狗的玛司特和玛司特尼，她本人吃饭前，会先喂这些狗。

地点：比什努布尔 (Bishnupur) 地图索引：I/6

名称：甘格哈•马哈拉吉 (Gangâdhar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4日

记载：这名玛司特，曾多年处于玛居卜式状态。现在他有意识，但不完全正常。没有很特别之处。

名称：斯瓦米•阿南德 (Swâmi Anand)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4日

记载：一名萨度。

地点：孟买* (Bombay) 地图索引：C/8

名称：阿拉伯巴巴 (Arab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10月

记载：被卡卡带到罗纳乌拉一小时。参阅罗纳乌拉部分的相关描述。

名称：拜因德瓦拉巴巴 (Bhainder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月

记载：被带到美拉巴德4天。参阅美拉巴德部分的相关描述。

名称：库拉瓦拉巴巴 (Kurlâ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月

记载：被带到美拉巴德4天。参阅美拉巴德部分的相关描述。

名称：马希姆瓦拉巴巴 (Mahîm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月

记载：被带到美拉巴德4天。参阅美拉巴德部分的相关描述。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联系日期及记载：

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

(1936年8月)，由普利得带到拉乎里埃舍。

(1940年10月30日)，从美拉巴德来到孟买，跟阿里·阿克巴(阿婆巴)住到4月14日，后被送往拉特纳吉里。

[*注：1922年6月7日至1923年4月19日，巴巴同一批弟子居住孟买市郊达达尔区的一座房子，即大师之家(Manzil-e-Meem, Meem的M指默文，意为默文之寓)。]

名称：**帕坦玛司特(Pathân Mast)**

记载：* * 这名玛司特未得到巴巴联系，而是卡卡在孟买发现，并打算把他带到，当时巴巴在的罗纳乌拉。卡卡竭力劝他去见巴巴，可帕坦玛司特拒绝，说：“既然你我的灵魂都和他(巴巴)一起，我去干嘛？”还给了卡卡一个橘子，又说：“他(巴巴)手中掌握着全世界的钥匙，所有的国家，俄国、德国(等等)都照他的指示做。”(这是在1942年? 10月。)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2年

记载：一名玛居卜式玛司特，常坐在达达尔区的金币铸造厂(Gold Mohur Mills)附近，离大师之家不远。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2年

记载：这名玛司特坐在孟买的一间公共厕所旁，其主要特征是，经常从指缝间吐口水。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年8月

记载：被带到美拉巴德1天。参阅美拉巴德部分对他的描述。

名称：**贫困者、麻风病人、盲人等等**

联系日期：1922年

记载：巴巴居住大师之家期间，有很多次，把穷人、盲人、麻风病人等等带到住所，为他们洗澡、施予衣服和食物。逗留大师之家整个期间，保守估算有500人左右受此待遇。

地点：伯岗(Borgaon) 地图索引：D/7

名称：**希瓦南达·卜拉玛查里·斯瓦米(Shivânand Brahmachâri Swâmî)**

联系日期：1944年4月27日

记载：* 巴巴一行夜晚坐牛车，驶过崎岖的乡村小路，来到此村。斯瓦米是一名高级行者，似乎认出巴巴的身份，为表示尊敬，巴巴走近时，他起身迎接，并招待巴巴食物。巴巴谢绝食用，联系后迅速离去。出于某种原因，每次巴巴被认出是美赫巴巴，会使他的工作更困难，通常马上离去，有时不再联系玛司特或圣人。

地点：温达文(Brindaban) 地图索引：E/5

名称：奥瑞亚巴巴 (Oria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18 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完全有意识的高级灵魂。外表上，他是个中等身高的男子，穿萨度式赭色衣服，剃光头。他亲自领巴巴到楼上房间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 年 1 月 28 日

记载：* * 巴巴和一组女弟子在温达文观光。这名矮小的玛司特，被一名巴巴弟子比作沃尔特·迪斯尼的著名电影《七个小矮人》中的“糊涂蛋”，一看见巴巴就不离左右。他指着巴巴和女弟子们，喜乐地喊道：“看啊，主奎师那和他的挤奶女来了。”他还攥住巴巴的手，跟在他身边往前走，对他吟诗。巴巴忙着观光，或同随行者交流时，玛司特会坐在寺庙台阶上吹笛子。巴巴说：“他是我一个真正爱者，处于第三层面。”

[*注：这是著名的温达文，离马图拉很近。巴巴在马图拉也联系了许多高级灵魂。参见马图拉。]

地点：布道恩 (Budaun) 地图索引：E/4

名称：帕巴蒂·玛司特尼 (Parbatî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2 年 5 月

记载：一名年轻的玛司特尼，衣服很脏，白天大部分时间坐在一间店里。中级玛司特。

地点：布兰达夏 (Bulandshahr) 地图索引：E/4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记载：* 一名高级行者，是布兰达夏调查办的官员。他是有家室的已婚男子，每天去上班。据说他一直热衷于灵性事物，多年来已脱离一切世俗欲望。大概 55 岁至 60 岁，埃瑞奇进去见他时，他穿着破衣旧裤，脚搭在前面的桌上。显然他没在办公室做工作，但在当地备受尊敬。他通常不在办公室见人，因为他有名气许多人会来拜访，不过他被说服，让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他。

地点：布尔汉布尔 * (Burhanpur) 地图索引：E/4

名称：蒙希 (Mûnshî)

记载：* * 1939 年 3 月，卡卡和佳尔前往布尔汉布尔，争取带一些玛司特到巴巴的贾巴尔普尔埃舍。这位蒙希是中年人，中等身高，有点壮实，除腰布外全身赤裸，面容讨人喜欢，短须。卡卡首次在布尔汉布尔的一家餐馆遇见他，蒙希给他食物，并问佳尔和卡卡俩人从何处来。他们对他讲，从贾巴尔普尔来，他回答说，自己也刚从那儿来。卡卡认为这话的意思是，他内在已联系巴巴，因为巴巴当时在贾巴尔普尔。

布尔汉布尔的民众相信（据巴士司机和偶尔最近的旅行者讲的故事），每天晚上，蒙希会从布尔汉布尔走 12 英里到阿西尔格尔，有一段路程，会有两头老虎来跟他同行，两侧各一头老虎。还传闻，有人看见他夜间待在奇怪的地方，四肢脱离躯干，散落在地上。这种奇异而罕见的现象，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广泛相信，他们的密传著作中，有描写到这种状态。巴巴把这种玛司特称为高斯式的。读者应该记得，一名真正的高斯是库特博级别的成道者。当我们说一个玛司特是高斯式的时候，意为他是第五或第六层面的玛司特，而且其特征之一，就是一位真正高斯具备的那种特征。该特征就是，在某种特定时刻，处于一种特殊意识状态，有肢解身体的能力。

蒙希曾叫卡卡夜间去跟他散步。深夜 11 时许，两人出发，朝阿西尔格尔走去。然而出城 1 英里后，蒙希叫卡卡回去，卡卡便往回走。次日上午，卡卡又去见蒙希，玛司特对他说：“告诉派你们来的人，他曾让我衣不蔽体，一无所有，现在我安然坐在家中，他为何派你们来戏弄我？”之后他拒绝陪伴卡卡和佳尔，此次会面后，他们离去。他处在第六层面。

[*注：巴巴没有去过布尔汉布尔，但 1939 年卡卡和佳尔（拜）试图带给巴巴的这两名玛司特，被认为足够有趣，值得收录，因为其中一个第六层面的高斯式玛司特，另一个传闻是高斯式玛司特（但实际不是）。]

名称：**劳吉（Rào jǐ）**

记载：这是 1939 年 3 月布尔汉布尔的第二个玛司特，也拒绝跟佳尔和卡卡去贾巴尔普尔。人们通常发现他在车站附近，卡卡和佳尔在那里找到他，给他食物。他是一名矮瘦的老人，属贱族种姓，讲古吉拉特语。他接过食物后，掴了卡卡一记耳光，尽管此举相当粗暴，他倒是同意跟他们去贾巴尔普尔，不过后来又改主意，不肯去。据本地人传闻他是高斯式玛司特，可其实他不是处于那种状态，也没有上述的蒙希玛司特那么了不起。

地点：**加尔各答（Calcutta）** 地图索引：**I/7**

名称：**阿里·夏·马斯坦（Alî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无记录。

名称：**安拉·巴克希·马斯坦（Allah Bakhs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他会把水泼在房间地面上，然后坐在湿透的地上；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巴拉·马斯坦（Bar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0 日

记载：沉默不语，别无特别之处。

名称：**巴图·马斯坦（Bat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在城区溜达，别无特别之处。

名称：**查干玛司特 (Chhagan Mast)**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杜勒·夏 (Dûle Shah)**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提姆巴巴 (Hâtim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伊夏克巴巴 (Ishâq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0 日

记载：流浪多年。

名称：**卡鲁·玛斯坦 (Kal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全身赤裸，无更多记录。

名称：**卡瑞姆巴巴 (Karîm Baba)**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0 年 6 月，巴巴在加尔各答联系他。

（1940 年 7 月 7 日或 8 日），被卡卡带到兰契玛司特埃舍。

（1940 年 7 月底），随兰契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被带到美拉巴德。

（1940 年 8 月 16 日）按巴巴命令，卡卡带他离开美拉巴德，返回加尔各答。

这位伟大的第六层面贾拉里型玛司特，乃是五个最爱之一，在第二章有完整描述。

名称：**奇亚利玛司特 (Khiyâli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人如其名，任性无常。比如他要食物，若未快速送到，送来时便拒绝不要。作为玛司特，没有很特别之处。

名称：**“市场瓦拉”玛司特 (Market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0 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穆斯林，坐在市场里，不断地点头。现已去世。

名称：**马斯坦·达达 (Mastân Dâdâ)**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i Mâi)**

联系日期：1940 年 6 月

记载：* * 一个挺好的老玛司特尼，样子很像赫兹拉·巴巴简。她是一名小个子老妪，微胖，脸布满皱纹，浓密白发，近乎失明。她坐在人行道上，总体说话神智还算健全，穿着普通衣服。巴巴联系她两次，给她茶和饼干。也给她钱，可她还给巴巴。现已去世。

名称：**毛拉·巴克希 (Mâulâ Bakhsh)**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0 日

记载：一名流浪者，无更多记录。

名称：**毛拉·辟尔先生 (Mâulâ Pîr Saheb)**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一个老人，可能是高级行者，住在木材市场里的一间小屋。通常要特别预约才能见到他。

名称：**毛拉那先生 (Mâulânâ Saheb)**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一个高龄老人，住在一名政府官员家的专用宿舍，官员会照顾他。巴巴联系他时，他在生病，巴巴喜爱他。一名初级行者。

名称：**穆罕默德先生 (Mohammed Saheb)**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一个老人，始终住在一座清真寺的房间里，离群索居。初级行者。

名称：**纳迪尔·夏 (Nadîr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尼姆卡巴巴·玛斯坦 (Nimkar Baba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除腰布外全身赤裸，无其他记录。

名称：**帕特朗巴巴 (Patrân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在马路上坐了许多年。

名称：**佩肖瓦拉·玛司特 (Peshôre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辟尔先生 (Pîr Saheb)**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一位心界行者，巴巴极为高兴见到他。让随行者感到，他是最佳的穆斯林典范。他在加尔各答广受尊敬，常有富贾权贵来拜访。他是老者，接见预约过的访客。巴巴也通过预约会见了她。

名称：**辟夏尼巴巴 (Pishânî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住在花园里，无更多记录。

名称：**旁遮比·达塔 (Punjâbî Dâtâ)**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苏非先生 (Sûfî Saheb)**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酷爱嚼烟。曾有 25 年，没人见他坐过。他不是到处走，就是站着，连睡觉都站着。不过，他现在有个小房间，整天坐里面。

名称：**特利瓦拉·玛司特 (Têlî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全身到处涂食用油，并且喝油 (tel)，由此得名。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2 日

记载：达克希涅希瓦庙里的一个盲者，巴巴给他喂食。（1924 年漫长旅行全印度途中。）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 年 6 月

记载：此次联系了两名玛司特，相关细节没有记录——本次访问期间，首次见到卡瑞姆巴巴。

名称：**饥民和穷人**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 * 1943 年加尔各答发生可怕饥荒，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在它历史上的这个黑暗时期，巴巴和大批弟子访问了加尔各答。本次访问期间，巴巴做了三件主要事情：一是设宴招待近 1000 个民众；第二，组织派发了 10000 只面饼；第三，离开前，安排为 2000 名儿童购买背心。宴席是在兰士登路 44 号普朵普库尔救济中心安排的。宴请的是 1000 名中下层民

众，他们由于社会地位，通常羞于乞求或要求慈善赈济。应当记住的是，当时的孟加拉粮食价格飞涨，连中层家庭也无力负担，因此这些人也行将饿死。

宴席设在校舍内，全体入座时，一些传统人士中间出现麻烦，因为招待他们的是一位非印度教徒，即巴巴，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不过，加尔各答的几个社会工作者（其帮忙安排宴席），对客人解释，这些人（巴巴及弟子们）是从孟买远道而来宴请他们的，之后基本全体都接受了食物。事实上一些人深受触动，赈济的组织者竟亲自来招待他们，并监管事务；而大多数施者，充其量只是捐些钱款，不在乎如何花钱。宴后，巴巴亲自给每人衣物（按性别给多蒂或纱丽）和钱礼。

与宴请并行，准备了 10000 只面饼，由巴巴的弟子们，乘人力车走街串巷派发。德希穆克，协助巴巴达斯做这项工作，曾目睹一件事深受感动。有个模样像玛司特的男子，走近载着面饼的人力车，先触摸一下车轮，后双手合十举到额前，表示敬意。他未索要什么，连面饼都没要，随即离去。派发面饼持续了四五天。一日，巴巴订了甜食，切成大量小块，下令每个领面饼者，也要领一块甜食，领取者必须把甜食放入嘴里。即使领取者不吃，也要这样做，因为巴巴知道，挨饿者不能多吃固体或油腻食物；不过他命令，他们必须放入嘴里，不管之后如何处置。当然巴巴从未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但他经常说，每当他救济贫困者，给予的物质帮助微不足道，但领取者起到媒介的作用，他能够通过他们做某种宇宙灵性工作。离开加尔各答前，巴巴给当地的救济中心委员会捐款，以便给 2000 名贫穷儿童购买并派发背心。他还亲自访问了加尔各答运营中的每个救济中心。从前面的玛司特记述可以看出，本次访问期间他还联系了四名玛司特。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1 日

记载：* 这是对印度这个最大城市的另一次特别访问，目的在于联系并济助穷人。601 名男子和 400 名女子，即共 1001 名穷人，被召集到卡利神庙的客栈。巴巴，在满德里协助下，给每人洗脚，然后单独在一个房间，给每人 2 卢比。1001 人逐一走过房间，领取此钱礼。巴巴和全体随行满德里禁食，甚至不喝水，直到工作完成。他们于早晨 8 点开始，飞速地工作（这些场合巴巴一贯如此），下午 3 点半结束。工作结束后，巴巴和满德里打破禁食。本次访问，巴巴也联系了许多玛司特。

地点：**卡利卡特*** (Calicut) 地图索引：**D/12**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 年 12 月 11 日

记载：* 一个好玛司特，由卡卡从城区带到巴巴的住所。巴巴称赞他说：“看他的眼睛，洋溢着神。”

名称：**巴巴达斯 (Bâbâdâs)**

记载：一场喜剧式误会。

这位当然是“我们的”巴巴达斯，巴巴的弟子之一，其行遍印度，对人们讲巴巴。他相貌堂

堂，头发灰白，白髯飘逸，穿简朴的卡夫尼，赤脚步行。巴巴逗留卡利卡特期间，恰巧巴巴达斯也在那里。卡卡正为巴巴寻找玛司特，听一个马车夫说，几天前，有个很棒的玛司特新到卡利卡特。于是卡卡和马车夫满街地找，直到车夫突然喊道：“他在那儿。”——原来是巴巴达斯！这是在 1940 年 12 月。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î Baba)**

记载：（1940 年 12 月 9 日或 10 日），抵达卡利卡特，随巴巴一行居住此地，12 月末周随他们离开，前往斋浦尔。

[*注：自 1940 年 12 月 9 日左右，直到 23 日，巴巴一行在卡利卡特居住几周。]

地点：坎普尔 (Cawnpore) 地图索引：F/5

名称：**阿卜度拉巴巴 (Abdulla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丹迪·斯瓦米 (Dandî Swâmî)**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法鲁克·夏·玛斯坦 (Farrûkh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7 日

记载：在穆尔-伽里 (Mul Gali)，无更多记录。

名称：**高德瑞瓦拉·玛司特 (Gôdrî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吉·法塔赫 (Hajî Fateh)**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库安瓦拉·赛因 (Kuânwâlâ Sâin)**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7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坐在一口井 (kuan) 旁的小屋内，故得此名。

名称：**穆罕默德·萨迪克 (Mohammed Sâdiq)**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7 日

记载：这名玛司特，多年前全身赤裸，推测当时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现在是一半玛司特，一半正常意识，衣着精美，昼夜随时有各种人物来拜访，备受尊敬。大概 50 至 60 岁。巴巴

喜欢他。

名称：**马斯坦·夏·萨赫伯（旁遮比巴巴）Mastân Shah Saheb (Punjâbi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7月；1941年10月7日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裸身坐在一个木材货摊的土制床上。摊主的妻子会照顾他。货摊位于坎普尔的佩奇巴格地区的皮革市场内。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1年10月7日

记载：在监狱附近找到，无更多记录。

名称：**莫尔维·萨赫伯 (Mâulvi Saheb)**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8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无更多记录。

名称：**緬·科拉瓦拉 (Miân Kêlâwâlâ)**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7日

记载：* 一个卖香蕉 (kela) 的求道者，故得此名。他似乎漠不关心香蕉卖没卖掉，却是一名真诚的求道者。

名称：**南伽巴巴·赛因 (Nangâ Baba Sâi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7日

记载：裸身，无更多记录。

名称：**南伽·帕特拉·玛斯坦 (Nangâ Patl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8日

记载：裸身，无更多记录。

名称：**帕坦巴巴 (Pathân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7月；1941年10月7日

记载：他属于一半玛司特、一半正常意识者。居住一座清真寺旁，项戴多串念珠，全天读古兰经，备受尊敬。

名称：**珀度巴巴 (Pôdû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7日

记载：一名高个、肤黑、全裸的中级玛司特，坐在人行道边沿，或街道中央。

名称：**萨维亚·拉姆 (Savia Râm)**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夏·萨赫伯 (Shah Saheb)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7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白须老人，身穿黄衣。

地点：查利斯岗 (Chalisgaon) 地图索引：D/8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3 年 4 月

记载：* 一名老妪，好玛司特尼。在一条街上坐了多年，后来到处流浪。巴巴凌晨 3 点联系她，给她茶，和她坐了两小时。1944 年，拜度要把杜利亚的阿卜度·卡里克·玛斯坦带到坪坡岗的巴巴那里，在查利斯岗（换乘火车），让玛司特上火车时，遇到困难。当时这名玛司特尼·麦在车站，见到拜度遇困难，她马上双手叉腰，命令阿卜度·卡里克上火车，后者迅速照做（理应如此）。她还给拜度两只芒果。人们说，她曾经结过婚。

地点：迁帕 (Champa) 地图索引：G/7

名称：塔帕斯韦·马哈拉吉 (Tapasvî Mahâraj)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6 日

记载：一名老萨度，住在河边的庙里。求道者。

地点：昌达 (Chanda) 地图索引：E/8

名称：罗赫瓦拉巴巴 (Lohe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1 月 3 日

记载：* * 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兼具贾玛里型和伊特法齐型。巴巴称他有 75% 的伊特法齐型。他酷爱囤积大大小小的旧铁件。他会收集一截截的铁轨，铁道枕木，旧车轮，能找到的各种铁件，用这些东西搭成洞窟，并居住其中。还会把铁物件绑在树上，然后坐着，望着那些东西。昌达位于中央省邦的广袤森林中，如果你到森林里散步，会在这里那里发现，有奇怪的枕木或车轮，被绑在高高的树梢上。全是罗赫瓦拉巴巴所为，人们好奇，他是如何把这些重物提到如此危险高处的。

他是中年人，头发浓密，半裸着到处溜达。昌达的铁路职工，显然尊敬他是玛司特，不会干涉他搬走各种零杂废铁。他现已去世。

地点：恰布拉 (Chapra) 地图索引：H/5

名称：恰姆贝利·夏 (Chambêlî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 * 他是一名处于高斯式状态的第五层面玛司特。他走路时，步态特别有弹性，也就是说，身体灵活地上下跳跃。巴巴解释说，这是高斯式玛司特的典型步态。坦焦尔的阿卜

度·卡迪尔·吉拉尼，亦是高斯式玛司特，也这样走路。恰姆贝利·夏居住恰布拉的娼妓聚居区，一有人靠近他，他就跑开。巴巴想联系他时，就遇到这个困难，后来有人说，他酷爱嚼烟草和青柠。取来少许，恰姆贝利·夏一看到，就忍不住走近，于是得以联系。

地点：切奇劳利 (Chhachhrauli) 地图索引：E/3

名称：**布卡瑞·缅 (Bukhâri Miâ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20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乔塔·南伽·玛斯坦 (Chotâ Nang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20日

记载：一名中年男子，好玛司特，一直居住一个小房间里。很多人尊敬他，常拜访他。

名称：**马希塔巴巴 (Mashît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5月20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他住在城外一间昏暗肮脏的茅屋。本地王公会带他乘轿车兜风，民众会带他坐马车游览。老者仪表堂堂，体格清瘦，衣着得体，尽管茅屋破败。他闻名切奇劳利及周边地区，很多苦行僧来拜访他。

名称：**拉姆·辛格·玛斯坦 (Râm Sing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20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点：奇科玛加鲁 (Chikmugalur) 地图索引：D/11

名称：**夏里亚特·堪 (Shariat Khân)**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0年1月18日，在奇科玛加鲁联系，并被巴巴带到哈桑驿站旅馆。

(1940年1月20日)，被带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1940年4月)，随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被带到美拉巴德。

(1940年7月首周)，被带往兰契玛司特埃舍，7月5日抵达。

(1940年7月第四周)，返回美拉巴德玛司特埃舍。

(1940年10月26日)，被送回奇科玛加鲁。

这位有趣、高级的玛布比型玛司特（有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特征），获得巴巴的联系，并带回班加罗尔的玛司特埃舍。参阅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地点：钦坦瓦拉 (Chintanwala) 地图索引：D/3

名称：**巴巴吉 (Bâbâjî)**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个很胖的老人，住在古堡顶的一个房间，据说在那里坐了 51 年，全靠牛奶、水果和水维生。初级行者。

名称：**贤卡纳施 (Shankarnath)**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点：奇图尔 (Chitor) 地图索引：D/6

名称：**帕尼瓦拉巴巴 (Pân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一个秃顶老人，好玛司特，坐在街上，为路人提供水。

地点：克塔克 (Cuttack) 地图索引：H/8

名称：**阿南塔南德·萨度 (Anantânand Sâdhu)**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求道者，住庙里。

名称：**阿瓦度特巴巴 (Avadhut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一名老人，好玛司特，穿赭色卡夫尼。

名称：**哈菲兹吉巴巴 (Hâfizjî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一名很瘦的老者，躺在一间棚屋里，该屋用一辆废弃公交车的车身做成。他被带到餐馆，给他茶和饼干。一名中级玛司特，也有一半正常意识。

名称：**贾内緬·玛司特 (Jâne Miân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玛司特尼·格里 (Mastânî Ghêli)**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一个肥胖的马德拉斯妇女，常坐在一家药局的门阶上。中级玛司特尼。

名称：**穆罕默德巴巴 (Mohammed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百分之百的贾拉里型。他坐在克塔克的一间茶铺里，

从未离开，一直待了 26 年。巴巴两次过去，想要联系他，可玛司特骂人，很难对付；但第三次尝试，获得部分成功。他是老人，衣服脏又破。茶铺的货架上，堆放着属于他的很多捆破布。

名称：**帕格拉巴巴 (Pag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 此人在克塔克备受尊敬，巴巴对他很满意。他体格清瘦，蓄小胡子，穿卡夫尼。一半玛司特，一半正常意识。他有间埃舍，信徒在他面前举行阿提和普佳仪式。他颇为高级，联系期间，他给巴巴糖果。

名称：**赛义德·阿卜度·卡迪尔 (Saiyid Abdul Qâdir)**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塔科尔·麦 (Thâkore Mâi)**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一个赤裸的玛司特尼，闻名克塔克，头顶一捆破布，到处溜达。好玛司特尼。

地点：达伊岗 (Dahigaon) 地图索引：D/8

名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Upâsan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17 日

记载：* * 这是巴巴同伟大的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最后会晤；因为两个月后，1941 年 12 月 24 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便逝世。读者若不清楚美赫巴巴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密切联系，应参阅其他巴巴著作。本次最后会晤，在《美赫巴巴期刊》（1941 年 11 月第四卷 56 页）有完整记载。在此，为那些可能没有上述期刊的读者，作简要复述。

本次最后会晤之前的几年里，马哈拉吉有时会对顾麦说，他迫切想见默文吉（他这么称呼巴巴）。巴巴告诉顾麦，他会单独见马哈拉吉，只见一次，地点在萨考利与美拉巴德之间（萨考利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埃舍的所在地），而且由于他立誓沉默，会晤期间不会对马哈拉吉说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答应全部条件，并带顾麦看了达伊岗的一间小茅屋，建议作为会晤地点。巴巴随后定下 10 月 17 日周五，作为会面日子。

萨若希开车送巴巴，从盘奇伽尼（巴巴同一批弟子居住那里）到阿美纳伽以北 40 英里左右的达伊岗，下午 4 点抵达。巴巴先去小屋，它位于一个宜人的乡民花园中央。巴巴告诉随从，他对此地氛围很满意。

巴巴随后指示顾麦和萨若希，去萨考利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单独接来。他们载马哈拉吉一起，大致 5 点半返回。巴巴在小屋等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随即单独走入小屋，两人一起在屋内待了近半小时。这期间，在场者遵照巴巴指示，都待在花园外，不得朝小屋方向张望。听到巴巴拍掌时，他们就进入花园。约半小时后，他们听到拍掌，便进入花园，看见两位大师从小屋出来。顾麦向两位献花环，全体随从顶礼他们。萨若希和顾麦随后送乌帕斯尼·马

哈拉吉返回萨考利，之后巴巴一行坐萨若希的轿车，返回美拉巴德，再去盘奇伽尼。就此实现了巴巴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最后会晤，两个多月后，1941年圣诞节前夜，马哈拉吉放弃肉身逝世。



巴巴在达伊岗的小屋外，最后会晤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来到达伊岗。

地点：达罗赫 - 卡斯 (Daroh Khas) 地图索引：D/3

名称：伊赖奇巴巴 (Ilâich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6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心地真诚慷慨，经营着一个公共厨房，给穷人施食。他在康格拉山谷地区很有名。

地点：德拉敦 * (Dehra Dun) 地图索引：E/3

名称：阿丹·阿里·玛司特 (Adam Alî Mast)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每晚在竹林下度过。

名称：阿高里巴巴 (Aghôr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不管给他什么食物，健康还是肮脏的，他都吃；由此得名阿高里，意思是不分别。他昼夜住在一张脏破的土制床 (charpai) 上，不管天气雨晴，床一直摆在露天街上。他是一半玛司特，一半正常意识。中级玛司特。

[*注：以下期间，巴巴率各批弟子居住德拉敦：

1941 年 4 月 9 日至 1941 年 5 月 15 日。

1942 年 2 月 4 日至 1942 年 5 月 26 日。

1942 年 6 月 30 日至 1942 年 9 月 10 日。]

名称：巴巴·尼尔·夏 (Baba Niâl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记载：一位高龄老人，求道者，有个女弟子。

名称：拜拉吉巴巴 (Bairâg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18 日

记载：一名萨度。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î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

记载：大约 4 月 9 日从奎达抵达德拉敦，随巴巴一行居住到 1941 年 5 月 15 日。这是恰提巴巴。

名称：奇姆塔瓦拉·萨度 (Chimtâwâlâ Sâdhû)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17 日

记载：一名萨度，拿着长铁钳 (chimta)，无特别之处。

名称：**贾鲁瓦拉·玛斯坦 (Jhâruwâl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17 日

记载：一个老人，躺在街上，一顶用烂麻袋做的篷下。无特别之处。

名称：**卡利纳施巴巴 (Kâlinâth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一个高龄老人，在一间小屋坐了 20 年，仅靠水果维生。消瘦憔悴，有哈瓦。

名称：**圣雄吉·松克 (Mahâtmâjî Sônker)**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18 日

记载：有哈瓦，别无记录。

名称：**玛奴·夏 (Mannû Shah)**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1942 年 3 月

记载：* 他平常生活在德拉敦之外 6 英里左右的拉杰布尔。不过第一次是 1941 年 4 月他在鲁尔基，被帕帕* 和拜度发现的。玛奴·夏当时去鲁尔基，参加马克杜姆·阿里·艾哈迈德·萨比尔 (Maqdam Ali Ahmad Sabir) 的逝世周年庆。帕帕和拜度把他带到德拉敦见巴巴。他是个魁梧壮实的老人，秃顶，赤脚，蓄白须，穿长大衣。他过去在拉杰布尔有间店铺，多年前的一天，他把店铺交到“神的名下”；意思是店里的货品要按神意处置。因此自然，本地人会过来，随意豪取。玛奴·夏在德拉敦及周边地区很有名。

[*注：帕帕是贝拉姆夏·杰萨瓦拉的呢称。]

名称：**玛桑伽特瓦拉·巴巴 (Masângghât 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 一个年迈的萨度，生活在印度教火葬场 (masanghat)，由此得名。据说他在那里一直住了 35 年，建火葬场之前，就在那里。建造火葬场时，不得不为他做出特别安排，因为他拒绝搬走。他养了一只猫，一条狗，一头奶牛，身边总燃着一堆火。他习惯先喂猫、狗及奶牛，然后自己果腹；甚至会喂在火葬场奔窜的耗子。有三四个弟子，是一名初级行者。现已去世。

名称：**纳奴·缅 (Nannû Mi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1946 年 8 月；1946 年 9 月

记载：** 德拉敦的灵性负责人，一位跛足老人，穿靴子和卡夫尼，腹系围巾。他在德拉敦备受尊敬，每次他问店主来东西（常这样做），就放入卡夫尼。这样收集来的所有东西，全锁在他住的小房间里，钥匙随身携带。他有几个弟子，夜间他在城里溜达，会骂人或跟人吵架。常见到他矮小驼背的身影在城里转悠，扛着一根系着碎布的大棍子，蹒跚前行。他特别喜爱孩子，会给他们糖果，常看到成群的孩子围着他。他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

名称：**旁遮比巴巴 (Punjâb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1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桑雅士巴巴 (Sanyâs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一个萨度，居住庙里，也经常在城里溜达，无特别之处。

名称：**希瓦南德·马哈拉吉 (Shivânand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 年 6 月 18 日

记载：又一个萨度，也无特别之处。

名称：**希兀吉·马哈拉吉 (Shivj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1942 年 6 月 18 日；1942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

记载：* 一位高级玛司特，但也有一半正常意识。夜晚他睡在乡下，白天坐一家嚼烟店里。8 月 12 日至 18 日（含当日），他每天被带给巴巴，为他洗澡喂食；巴巴每天也会同他静坐。后来便逝世。

名称：**乌得曼 (Uderm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8 月 4 日

记载：加特戈达姆人，被带到德拉敦 21 天。参阅加特戈达姆部分对他的描述。

地点：**德里 *** (Delhi) 地图索引：E/4

名称：**巴希尔·緬 (Bashîr Mi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14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古拉卜·玛斯坦 (Gulâb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14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菲兹吉·那贝纳 (Hâfizjî Nâbeenâ)**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3 日；1939 年 1 月；1941 年 2 月 18 日

记载：* * (1929 年 7 月 23 日)，巴巴指出他是德里的灵性负责人。

这位玛司特是德里的灵性负责人，失明全裸，可虽然目盲，他会走遍德里旧城。有个与他裸身有关的奇闻。似乎德里的某些权贵人物告诉警方，此人一丝不挂在街上走动，很不雅观；于是警察把他带到警察局。在那里正告他，他将被交给法庭，受到控告，于是他要求用轿子抬他去法庭。见他是盲人，又颇受许多民众尊敬，警方遂答应要求，可轿子抬到地方法院后，掀开帘子，他们发现里边只有一块石头，躺在轿子底板上。警察返回警局，遭到上司一顿痛骂后，便搜遍德里街道，又找到哈菲兹吉。这次他们央求他们去法庭，因为他的缘故，

他们惹了一身麻烦。于是他过去，出庭，被判罪，押入牢房。然而当晚，有警察发现哈菲兹吉又出现城里，得知他当天已被关押入狱，便把此事汇报警局。调查表明，哈菲兹吉的牢房空空如也，而门锁完好无损，依旧锁着，显然未遭破坏。从那以后，哈菲兹吉的名声传遍全城，他获准自由随意活动。1929年巴巴率几名满德里访问克什米尔途经德里时，首次指出此人。自那时起，巴巴联系过哈菲兹吉五次，但这些联系的记录都没有留下。

哈菲兹吉于1941年7月6日去世，他名闻遐迩，甚至孟买的主要日报《印度时报》都报道了他的死讯。

[*注：巴巴在德里联系玛司特的记录，很遗憾并不完整。巴巴不时地经常路过德里这个城市，往往在赴印度其他地区的途中，而随行弟子通常忙于考虑玛司特之外的事务；他们帮助巴巴做工作，却很少把所做的工作记下来。不过，我认为附录中的记录大概有75%的完整度。]

名称：**哈菲兹吉 (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1年

记载：这是哈菲兹吉·那贝纳的一名弟子，坐在哈菲兹吉本人一贯坐的位置。他是老人，样子像毛拉，边数念珠，边念祷文。他很真诚。联系他的精确日期不能确定。

名称：**卡姆鲍珀希巴巴 (Kambalposh Baba)**

联系日期：1939年2月6日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圣人，按巴巴的分类，属于心界行者。他是中年男子，高大白皙，身裹毯子，坐在新德里附近，赫兹拉·尼扎姆丁陵墓的一个小房间里。

巴巴访问圣陵时，让随行的一组女弟子看望了卡姆鲍珀希巴巴，给她们带来很深刻的影响。这座优雅可爱的圣陵，属于印度古代最伟大的圣人之一，由于内部有一位在世圣人的临在，更令人难忘。巴巴也单独同他在房间里坐了几分钟。卡姆鲍珀希巴巴有8或10名弟子。

名称：**堪萨赫伯·玛斯坦 (贾瑞瓦拉) Khân Saheb Mastân (Jarîwâlâ)**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4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住在“德里门”外的小房间里。

名称：**马德拉西·玛斯坦 (Madrâs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14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联系日期：(1939年2月6日)

记载：来自拉乎里。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巴巴的最爱之一。1938-39年，蓝车旅行期间被带到德里，巴巴居住德里期间，给他洗澡喂食。

名称：**讷卡比·哈菲兹吉 (Neqâbî 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4年8月14日

记载：* * 巴巴说，自从哈菲兹吉·那贝纳去世后，这位很高级的玛司特，现在是德里的灵性负责人。他夜间在德里的街道到处溜达，白天坐在街上。他脸上总盖着一块布巾（neqab），故看不到其脸。他衣着精美，出身好家庭。很难联系他，但巴巴最终于清晨时，在一口井旁，成功地会见了她。

名称：旁遮比巴巴（Punjâbî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8月14日

记载：全身赤裸，此外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赛因·玛斯坦（Sâi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14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2月6日

记载：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从贾玛清真寺的台阶带来（德里的这座宏伟清真寺由沙·贾汗所建，他也建造了泰姬陵）。他被送到巴巴一行居住的旅馆，巴巴给他洗澡，穿上新卡夫尼，并喂食。一名好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8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点：代奥本德（Deoband） 地图索引：E/4

名称：哈吉·莫尔维·萨赫伯（Hajî Mâulvî Saheb）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9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老人。

名称：卡伽兹瓦拉巴巴（哈菲兹吉）Kâghazwâlâ Baba (Hafizjî)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9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有趣的习惯是，一只手收集废纸（kaghaz），另一只手不停地给自己扇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燃着火，故室内浓烟弥漫。他是老人。

地点：达曼岗（Dhamangaon） 地图索引：E/8

名称：蒙萨吉·马哈拉吉（Mungsâj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4年8月12日

记载：* 他闻名中部省邦，是一位心界行者。他坐在墓穴内，那是为他死后作为陵墓掘好的。每周一次举行节庆，民众过来达善他，还有一间公共厨房，给穷人免费施食。

去联系他的旅程很艰难，因为正值季风雨时节，巴巴一行不得不跋涉 3 英里的泥泞田野。返程愈加漫长乏味，大家必须坐牛车，驶过 18 英里路程。坐牛车驶过崎岖泥泞的小道，此番旅途难以诉诸笔墨，是那些辛苦的亲身体验之一，必须经历才能理解。最近传闻（1947 年 6 月），蒙萨吉·马哈拉吉应信徒之邀，客居孟买。巴巴的一名弟子，巴巴达斯，去见蒙萨吉·马哈拉吉，后者告诉他：巴巴是皇帝。参见照片。



达曼岗的蒙萨吉·马哈拉吉

地点：通德（Dhond） 地图索引：D/9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 1942 年？ 1 月

记载：* 一名老人，蓄长须发，处于玛司特与正常状态的边界上。他是基督徒，求道者。他听说巴巴想要联系玛司特和圣人，就告诉巴巴（照例匿名旅行），应沿着这条路线前往阿美纳伽，拜见大圣人美赫巴巴。严格意义上，巴巴并没有联系此人，而是在埃瑞奇跟他说话时，看到他。老人在通德火车站的水龙头下冲澡时，进行了此番交谈。

地点：杜利亚（Dhulia） 地图索引：—

名称：阿卜度·卡里克·玛斯坦（Abdul Khâliq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15 日

记载：* 被带到坪坡岗，伴随巴巴一天。他是一名求道者，当时身上有长蛆的伤口。蛆掉落时，他会捡起，将其放回伤口，跟它们说：“这是你们的食物，干嘛下来？”拜度在查利斯岗劝他换乘火车时，遇到困难，他不愿意上联运列车，当时玛司特尼·麦（查利斯岗本地的女玛司特）自发前来救场，命令阿卜度·卡里克上火车。（参阅查利斯岗部分，对这位玛司特尼的记载。）

地点：杜里 (Dhuri) 地图索引：D/3

名称：布拉玛查瑞·马哈拉吉 (Brahmachâr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中年萨度，为人真诚。

名称：夏吉巴巴 (Shahj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一个仅几平方英尺、带墙的小围场里，坐了 15 或 16 年。

地点：埃利奇布尔 (Ellichpur) 地图索引：E/7

名称：古拉卜巴巴 (Gulâb Baba)

联系日期：1939 年 3 月 17 日

记载：被带到贾巴尔普尔见巴巴一天。一名高级玛司特，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关他的描述。

名称：玛司塔克·緬 (Mastak Mi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17 日

记载：* 1939 年 3 月，卡卡试图把这名高级玛司特带到贾巴尔普尔见巴巴，可玛司特找借口，最终起身，吩咐卡卡去叫辆马车，让卡卡坐上车，指示他去别处，说道：“你会完成你的工作，我会做我的。”卡卡后来去找古拉卜巴巴（见上文），确实把他带到贾巴尔普尔见了巴巴。玛司塔克·緬平常坐在一座清真寺外的矮墙上，进寺祈祷的人们会吻他的手。他对他们说，清真寺里没人听他们祈祷，问他们干嘛进寺。巴巴在清真寺里联系了他，但对联系不完全满意。

名称：夏哈达特·緬 (Shahâdat Mi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17 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传闻拥有高斯式状态。他未得到巴巴的适当联系。

地点：埃达 (Etah) 地图索引：E/5

名称：南嘎巴巴 (Nangâ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 他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赤身裸体，大概 60 岁，在城里四处游逛。对食物毫不在意，却酷爱嚼烟，由于嚼烟，脸被萎叶汁染红。常坐在一间嚼烟店里。据说他继任了一位玛司特尼的灵性职位，后者之前住埃达，现已去世。很难联系他，但最终成功联系，巴巴对此很欣慰。

名称：**夏·萨赫伯·马克布尔·缅·布道姆瓦拉 (Shah Saheb Maqbûl Miân Budâûmwâlâ)**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3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在埃达住了十来年。前不久，他被一辆驶过的轿车撞伤了腿，却拒绝治疗腿伤。他坐在街边的土制床上，衣服很脏，联系他时，腿上伤口长满蛆，用脏布包扎，不许任何人碰。照料他的穆斯林，在床上挂起一块布帘，以便巴巴可以满意地联系他。

地点：**法塔赫布尔 (Fatehpur)** 地图索引：**F/5**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7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一半正常意识，35 至 40 岁，居住车站附近。

地点：**法扎巴德* (Fyzabad)** 地图索引：**G/5**

名称：**阿米尔·缅 (Amir Mi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巴勒·缅 (Bare Mi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菲兹吉 (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年迈，衣服脏，坐在一家餐馆对面。

名称：**马斯坦·阿里夏 (Mastân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莫尔维·萨赫伯 (Mâulvî Saheb)**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巴巴说：“他有对神的爱”。

名称：帕尔万 (Pahlw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库尔班·阿里 (Qurbân Alî)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注：法扎巴德的所有这些玛司特，都是在夜间匆匆联系的，故相关记忆很少，记录很少。]

附录（二）

作者：威廉·邓肯发布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

按地名首字母顺序

（G 至 J）

地点：格德格（Gadag） 地图索引：D/10

名称：**朗格拉·玛斯坦（Langr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1 年 11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跛足，蓄须，穿着多蒂。在一座私人住宅联系他，房主欢迎巴巴和玛司特，联系进行期间，也坐在现场。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1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点：果阿（潘吉姆和旧果阿）Goa（Panjim and old Goa） 地图索引：C/10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 年 4 月 11 日

记载：* 这又是一次与奇特人物的不期而遇，这次是一名间接特使。（对间接特使的定义，请参阅主附录后的补充附录。）

巴巴一行进入旧果阿的郊区，那里有古城废墟，据说鼎盛时期的它，比里斯本还要宏伟富有。如今，这座伟大城市的废墟上，触目所见，惟有长满苔藓的断壁残垣，被茂密的草丛覆盖，半掩藏在椰子林的浓荫下。

轿车驶过宏伟的果阿大教堂时，巴巴吩咐伊丽莎白停车，并指着一家路边餐馆，让她进去打听去旅馆的路。

她走到餐馆门前，迎面遇到一个高大的老人，灰白长发垂肩，蓄灰白长髯。他戴着旧遮阳帽，身穿旧西装，令人想起教堂窗户上的摩西肖像——但穿着旧西装。她问老人去旅馆的路，对方用纯正的英语，极详细地说明。

当晚，巴巴和全体随从出发，到这座教堂参观圣方济·沙勿略的陵墓，他们正要离去，那位老人又出现，加入来访者，到巴巴和伊丽莎白站着的地方，开始极为奇怪的交谈。他解释说，他是天主教徒，从卡拉奇来，是剧作家，写过多部剧本，是为写作到果阿的，打算在果阿至少住六个月。他谈到各种事情和人物，谈萧伯纳，谈这个那个，其他等等。但他讲话的语气颇为奇怪，不太令人信服，还频频地、意味深长地偷瞥巴巴，其神态让人本能地知道，他对巴巴的兴趣远甚于对别人的。巴巴（通过一名满德里授述），偶尔说些奇特话，并问他需不需要钱。老人回答，他不需要。这一奇怪的交谈持续了近 15 分钟，老人向大家恭敬道别后，随即离去。巴巴问各位，对老人有何看法，大家各抒己见。巴巴随后说，诸位皆蒙在鼓

里，此人乃一名重要的灵性特使，是来传达一条讯息，并接受他指示的；关于剧本等等的谈话，都是向巴巴传递讯息的象征手法。最后巴巴解释，此人已完成任务，次日会离开果阿（虽然他讲要住六个月）。

次日，伊丽莎白在潘吉姆（果阿当前的现代化市区），又遇到老人。他礼貌地寒暄几句后，告诉伊丽莎白：当晚他要离开果阿。他说实在是不同寻常，他认为是炎热，或许是他的胡须（原文如此），反正他发现果阿难以忍受，必须马上离开。

巴巴头天的话就此应验，此事使那些见证本次奇遇的弟子信心弥坚。

名称：**玛司特尼·麦**（Mastâni Mâi）

联系日期：1940年4月14日

记载：* 巴巴说，此女子持有果阿灵性事务的钥匙。诺芮娜和卡卡遵令出门，找一名女玛司特，把她带给巴巴。经过打听，他们发现该女子正沿路走着。她魁梧强健，是基督徒，40来岁，剪短发，身穿黑薄绸衬衫和大褶裙。她大步流星，使诺芮娜想起现代“女性解放主义者”，或亚马逊女战士，仪表孔武有力。诺芮娜不懂葡萄牙语，用意大利语对她说“Mamma”，可她打手势要诺芮娜走开，并继续往前走。她拒绝上车，而直接走向巴巴住的旅馆，巴巴正站在房间阳台上。她走到旅馆前，停步，抬头看着巴巴一会儿，之后大步走开。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年4月13日

记载：被带到旅馆，巴巴为其洗澡。

地点：**戈卡克**（Gokak） 地图索引：**D/10**

名称：**林伽帕**（Lingappâ）

联系日期：1947年5月14日

记载：* 一个年迈老人，有妻子儿女，成天把自己锁在家中一个房间里，唱奉爱歌曲（巴赞）。据说12年来，他天天这样做，独自待在房间里。不过，现在他允许民众每晚8点来见他，对他们讲述灵性道路。除这些谈话外，他保持静默，只念诵“Om Shiva namo”（向希瓦顶礼）。巴巴在他房间联系他，他深情地抚摩巴巴，非常开心。巴巴也很高兴联系到他。一位高级行者。

地点：**贡达**（Gonda） 地图索引：**F/5**

名称：**艾哈迈德·阿里**（Ahmad Alî）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一名贾拉里型的好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脾气火爆，身材矮小，年迈，衣衫褴褛，留着很长的指甲。很难联系他，直到几个穆斯林用威严的口气命令他坐下，吃巴巴给的食物，他才乖乖照做。

名称：**兴都·玛司特**（Hindû Mast）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住在路边的小屋，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莫因·玛斯坦 (Môei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中年、瘦削的中级玛司特，通常被发现在火车站。

名称：**努洁罕 (Nur Jehân)**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中年的好玛司特尼，衣服肮脏，胳膊和腿戴着许多镯子。拜度最初看见她，发现她坐在地上，头部和身体前倾，以至头部触地。巴巴联系她时，她笑了。

名称：**朗格拉巴巴 (Range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中年，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也有一半正常意识。他身穿丝绸衣服，有一座美观的小房，由本地人赠予他，因他备受尊敬。他很喜欢饮土酿烈酒，也会给别人喝。巴巴过去时，朗格拉巴巴骑着马来迎接他，带路到他家，让巴巴联系，持续约一小时。

名称：**赛因巴巴 (Sâin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一位好玛司特，裸身坐在一处炮楼里。巴巴登上炮楼，联系他。他处于第五层面。

地点：戈帕尔甘杰 (Gopalganj) 地图索引：G/5

名称：**法塔赫巴巴 (Fateh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一位高级玛司特，在戈帕尔甘杰地区闻名遐迩，许多村庄甚至为他留着专用房间。他非常年迈，裸身，巴巴过去时，他在睡觉，没有醒来。他有15或20名弟子，极为尊敬他，但巴巴过去时他们不在，故无人叫醒玛司特。因此，联系只达到部分满意。

地点：戈勒克布尔 (Gorakhpur) 地图索引：G/5

名称：**奇尼·夏·玛居卜 (Chinî Shah Majzoob)**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一位很好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坐在市场里，每天一次到城区溜达。现已去世。

名称：**玛居卜·夏 (Majzoob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位好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非常年迈，白须长发，坐在免费客栈里。

名称: **图提·夏 (Tûtî Shah)**

联系日期: 1942 年 3 月

记载: 一个老玛司特, 整天待在一个单人房间里。

地点: 戈拉亚 (Goraya) 地图索引: D/3

名称: **阿姆比巴巴 (Ambî Baba)**

联系日期: 1942 年 4 月

记载: 一个裸身年迈的玛居卜式玛司特, 是锡克教徒, 住在一个牧牛人的小屋。他是好玛司特, 巴巴联系他一小时。

地点: 戈勒岗 (Goregaon) 地图索引: D/8

名称: **德瓦达斯·马哈拉吉 (Dêvadâs Mahârâj)**

联系日期: 1944 年 10 月 22 日

记载: 一名真诚的求道者, 在戈勒岗有间埃舍。

地点: 古杰兰瓦拉 (Gujranwala) 地图索引: C/3

名称: **马斯坦·勒玛图拉巴巴 (Mastân Rehmatullah Baba)**

联系日期: 1943 年 7 月 22 日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 很脏, 住在一间车库。

名称: **南伽·夏 (南伽巴巴·玛斯坦) (赛因·焦普瑞瓦拉巴巴) Nangâ Shah (Nangâ Baba Mastân) (Sâin Jhop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 1942 年 5 月; 1943 年 7 月 22 日; 1946 年 5 月 13 日

记载: 一位真正的玛居卜式玛司特, 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 好玛司特。他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屋, 靠鹰嘴豆 (生豆)、爆米花及夏巴特 (甜饮料) 维生。他酷爱抽烟。

名称: **谢赫·马兰巴巴 (赛义德·侯赛因·玛斯坦) Sheikh Malang Baba (Saiyid Hussein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2 年 5 月; 1943 年 7 月 22 日; 1943 年 9 月 14 日

记载: * 他是一位很高级的年迈玛司特, 贾玛里型玛司特的完美范例。他住在库德·夏的圣陵里, 早年曾是副职法官。他是老烟枪, 因其爱吸烟和温和脾气, 巴巴把他比作阿美纳伽的玛司特阿里·夏。他现已离开古杰兰瓦拉。

地点: 古杰拉特 (Gujrat) 地图索引: C/2

名称: **贝瑞瓦拉·侯赛因·夏 (Bêriwâlâ Hussein Shah)**

联系日期: 1942 年 5 月

记载：一个求道者，房间里有各式各样的旧衣服、锅碗瓢盆、五花八门的小摆设。

名称：**古拉卜·夏 (Gulab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5月；1943年7月22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住在法院里，无特别之处。

名称：**赛因·雷赫曼·夏·巴巴 (Sain Rehman Shah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5月；1943年7月22日

记载：* 一位很好的老玛司特。早年曾是地主，但慷慨大方。作为玛司特，他的性情像个孩童，喜爱唱歌，高兴的时候，会把手放在对面腋窝下，胳膊猛地一夹，从形成的凹腔挤出空气，发出好玩的声音。这是印度的学生爱玩的小把戏。他现已去世。

地点：古尔伯加 (Gulbarga) 地图索引：D/9

名称：**菩提·曼 (Budhi Man)**

联系日期：1945年7月6日

记载：他是男子，名字却像女的。他是一名好玛司特，年迈，会乘坐国营铁路，在尼扎姆士邦到处旅行，因为列车警卫尊敬他，让他随时随地自由旅行。

名称：**高赫·夏 (Goher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7月6日和7日

记载：一名真正的玛司特，非常瘦，嗜饮棕榈酒和土酿烈酒。有人给钱，他就花在喝酒上。每次联系他，都是在一间棕榈酒店里。

名称：**古鲁·阿帕斯瓦米 (Guru Appaswami)**

联系日期：1945年7月6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多年前，他在比加普尔的乡间，裸身到处流浪近10年。现在他在离古尔伯加6英里的堪达村，身穿衣服，通常站在一口井附近，捡起一粒粒烤鹰嘴豆，那是村民们为他放地上的。巴巴去联系他时，一名满德里拿着手电筒，阿帕斯瓦米想要。巴巴给了他，他拧开后盖，取出电池，倒着放回，旋紧盖子，试图开灯，却发现没有亮，就厌恶地把它还给巴巴，因为“没有用”。巴巴随后将他带到一座小庙联系，他告诉巴巴该坐在哪里，并问巴巴为何沉默，叫他说话。巴巴同他坐了两个小时——阿帕斯瓦米不肯让他走。从古尔伯加到堪达村的旅程非常艰苦，因为正值季风雨盛行，道路泥泞又崎岖，马车到处晃动颠簸。他们夜晚返回，不顾被抛出马车的危险，而卡卡和拜度不得不步行，打手电照路。

地点：古纳 (Guna) 地图索引：E/6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7月18日

记载：这是1929年巴巴赴克什米尔的巴士旅行途中。在古纳巴巴去散步，会见了古纳的“灵

性负责人”。未有更多记载。

地点：贡德格尔 (Guntakal) 地图索引：E/10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 年 10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无特别优点或有趣之处。

地点：贡图尔 (Guntur) 地图索引：F/9

名称：玛居卜·阿里夏 (Majzoob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3 年 3 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年龄约 45 岁，瘦削，穿卡夫尼，住在一间靠墙而建的草席小屋。之前他习惯坐在路边，没有遮风挡雨处。

名称：纳瓦伯·阿里夏 (Nawâb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3 年 3 月

记载：* 一位好玛司特，大约 60 岁，脚上绑着布，全身衣服层层叠叠，脑袋也裹着许多布条。似乎嫌这些衣物的古怪外表还不够，他还“锦上添花”，在一个木炭商的店铺里睡觉，躺在成堆的木炭上面，因此身体和衣服都是黑乎乎的。他挑选谁应该供他食物，由于他备受尊敬，被指定者总会提供。

地点：古尔默德格尔 (Gurmatkal) 地图索引：E/9

名称：项特维·斯瓦米 (Shântvîr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8 日

记载：一名萨度，真诚的求道者，有间埃舍，还有免费药局。在本地很有名。

地点：瓜廖尔 (Gwalior) 地图索引：E/5

名称：艾哈迈德·緬·巴巴 (Ahmad Miân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一名老人，衣服脏破，好玛司特。

名称：阿君 (Ar jûn)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中年，带着成捆破布。被带到旅馆联系。

名称：巴德朗吉巴巴 (Badrangî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昌德瓦拉巴巴 (Chând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一个高瘦的中年男子，灵性上不是特别重要。他全身挂满了裁成新月 (chand) 形状的饰品，由此得名。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潘迪特·古鲁吉 (Pandit Gûrûjî)**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一个 55 岁左右的男子，坐在市场里。求道者。

名称：**萨度巴巴 (Sâdhû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4 日

记载：他住在一处平台上，旁边是通向神庙的台阶。求道者。

地点：哈德瓦* (Hardwar) 地图索引：En1/A

[*注：巴巴曾在不同时期，带不同弟子，很多次造访哈德瓦、坎卡尔和杰瓦拉布尔。对所做的全部工作，并没有连贯的资料来源。以下的细节，可能是现在所确定，尽可能准确的。哈德瓦位于恒河岸边，离喜马拉雅山麓的河流源头不远，是印度教徒的伟大圣城之一。坎卡尔和杰瓦拉布尔属于哈德瓦的“近郊”，在这两处的联系，列在附录的各自地点下面。]

名称：**博伽梵·纳什·科恩巴巴 (Bhagwân Nâth Kône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6 日

记载：一个品贾尔的玛司特，被带到哈德瓦见巴巴一天。参阅品贾尔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布达·本伽利巴巴 (Bhudhâ Bengâli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2 年 6 月 11 日

记载：* 一位高级行者。1942 年 4 月，老人住在离车站不远一座房屋的露台上。他习惯整天坐着，用一种语言不停地书写，在拜度看来似乎是梵文。他看到巴巴时，招呼巴巴走近，说：“您想见我，我也想见您。”

同年晚些 (6 月)，拜度被派去，带他来见巴巴，他对拜度说，“不，我不去，我知道那工作是为了啥”，又说：“你 (拜度) 是经纪人，你也获益；我不去。”巴巴得知这番对话后，笑了。最后玛司特被带到一间在建的免费客栈，巴巴同他坐了整整一小时。次日，派拜度给他捎去巴巴的一份水果礼物。1946 年搜寻过他，但他已从哈德瓦销声匿迹。

名称：**查特利瓦拉巴巴 (Chhat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4月

记载：* 他裸身坐在哈德瓦的沐浴河坛上，旁边是留给妇女的区域。（该沐浴河坛是通往河里的一段石阶，朝圣者会在神圣的恒河中沐浴，它跟西方人认为的沐浴无关。）许多女性朝圣者提出投诉，说这个裸身男子太靠近河坛的女士区域，于是官员给他一把大伞(chhatri)，现在他坐在伞下，遮挡了视线，因为他拒绝离开那里。他受到的尊重，迫使官员们在对立意见之间作此妥协。查特利瓦拉巴巴，现在一直坐在这把大伞下，不管什么天气，甚至气温接近冰点的冬季，都赤身裸体。巴巴夜晚去联系他，称他是一位很好的灵魂。他是初级行者。

名称：**道吉·马哈拉吉 (Dâuji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年6月7日

记载：一位老人，闻名哈德瓦，深受崇敬，民众会在他面前举行阿提仪式。他给巴巴夏巴特 (sherbet 多种特别配料做的甜饮料)。他是高级行者。

名称：**迪瓦那·萨度 (Divânâ Sadhû)**

联系日期：1942年4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哈德瓦的邮局附近。

名称：**高德瑞瓦拉巴巴 (Gôd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4月或5月；1942年9月5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总是待在户外，从未听说他进屋。1941年，发现他坐在一处十字路口的大石板上。他会在一天的特定时间过来，坐在石板上，巴巴在那里联系他，给他食物。1942年第二次联系，他在一座小桥旁，那里不再有石板。他是老人，脸被晒黑，是好玛司特。现已去世。

名称：**戈文德巴巴 (Gôvind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6月7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坐在树荫下，身披虎皮。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4月

记载：静默止语，无更多记录。

名称：**南伽巴巴 (Nang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9月5日

记载：* 一个裸体的玛司特，不管任何天气，都躺在一面六英尺高的墙顶上。巴巴爬上墙，联系了他，喂他吃饭。他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巴巴后来，命令两名弟子赴哈德瓦，服侍他一段时间。现已去世。

名称：**南伽萨度 (Nangâ Sadhû)**

联系日期：1942年6月7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赤身裸体。

名称：**罗摩克里希那（Râmakrishna）**

联系日期：1946年8月

记载：巴巴首次看到此人，是他和随从乘坐马车，沿着杰瓦拉布尔路缓缓行驶，去寻找另一名玛司特的时候。巴巴让马车停下，叫埃瑞奇跟他搭话。那人目光低垂，沿路前行，对埃瑞奇的请求没有答话，因为他已立誓止语，但做手势表示谢绝联系。大约半小时后，巴巴沿原路返回时，又遇到他，此次他答应巴巴的请求。巴巴喜欢此人，他是求道者。

名称：**罗摩巴巴（Râm Baba）**

联系日期及记载：******

1941年4月或5月

1942年6月7日，每天联系，直到1942年6月15日。

1942年9月5日

他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1941年4月或5月，首次联系时，他非常脏，裸身坐在屋里的一堆草上，小屋破败不堪，位于城区后方的高地上。他看似50至60岁之间，坐在破屋里，一手握着两块石子相击，给唱诵罗摩的歌打拍子。整个白天和大半夜，他都用非常迷人的嗓音，不断地向罗摩倾诉虔诚的赞歌。

任何人来到他跟前，他会重复这句话，“Beta, bachan pal”（儿子，履行诺言吧），他身边摆着人的颅盖骨，来访者被要求往里面吐口水——罗摩巴巴随即喝下这些唾液！他还会抓住任何来见他者的脚，把它搁在他的头上片刻。

从1941年到1942年6月巴巴第二次联系期间，罗摩巴巴被赶出山上的破屋，该屋随后被拆除，腾出空间，以建造一栋新房。巴巴一行遂寻遍哈德瓦的大街小巷，直到深夜他们听到，夜幕下传来罗摩巴巴招呼陌生人的声音：“儿子，履行诺言吧。”当时他坐在一家免费客栈对面的路边树下。（免费客栈 dharmashala，是为旅者提供免费住宿之处，在瑞士被称为 hospice，通常由富人的慈善机构所建。始终提供免费住宿，较好的免费客栈，会以合理的价格供应优质食物。免费客栈不一定很干净，因为其服务比较穷的旅者，不过对夜间找住宿的旅者来说，实属幸甚。）后来，为了接近罗摩巴巴（巴巴现在希望尽可能经常地联系他），巴巴一行搬入罗摩巴巴对面的这家免费客栈。有四五天，巴巴每隔半小时就过去，同罗摩巴巴静坐，进行密切的灵性联系。6月15日，巴巴下令租下一个房间，租期四个月，之后让罗摩巴巴连同他那堆零杂脏物，搬入此房间。

接下来，或许是这个玛司特故事的最离奇部分，因为它有所暗示巴巴帮助这些神醉灵魂的方式。仅三个月后的9月，巴巴和几名弟子又来到哈德瓦，去了他们为罗摩巴巴租的房间。埃瑞奇讲，他发现一个衣着得体的男子坐在房间里，现在房间一尘不染。于是他问隔壁房间的租客，罗摩巴巴在哪儿，并解释他们已预付租金，租下这位衣冠楚楚的陌生人占用的房间。隔壁租客随后告诉埃瑞奇：这位仪表整洁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罗摩巴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他衣着考究，戴着绣银线的帽子，房间则如人人希望的那样，整洁又干净。显然他能自如地指挥身体功能，拥有正常意识，一眼看去是个普通世间人，但实际现在是一位高级的

撒里克式玛司特。这是与巴巴的最后联系，1946年，他们打听他的情况时，得知他已去世。

名称：**雷玛图拉巴巴 (Rehmatullah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8月23日

记载：萨哈兰普尔人。被带到哈德瓦一天，由巴巴联系。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参阅萨哈兰普尔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1年4月或5月

记载：哈德瓦和瑞希克什的约275名萨度，获得联系。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2年2月

记载：8名萨度获得联系。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2年6月8日

记载：125名萨度，被带到巴巴房间，巴巴联系并且给每人1卢比。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年7月26日

记载：约200名萨度获得联系。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年8月24日

记载：32名萨度获得联系。

名称：**图尔西巴巴 (Tûlsî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6月7日

记载：一名萨度，求道者，别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4名玛司特，不是特别重要，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4月

记载：一名男子，除腰布外一丝不挂，远观似普通萨度。巴巴从旅馆房间的阳台，对埃瑞奇指出此人。埃瑞奇下去，把他带来见巴巴。他来到旅馆，却拒绝上楼。他似乎是一半玛司特，一半正常意识。

地点：赫里布尔 (Haripur) 地图索引：C/2

名称：巴巴·古拉卜 (Baba Gulâb)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一名玛布比型玛司特，胳膊戴镯子，住在池塘边的小屋。

名称：巴巴·卡瑞姆·堪 (Baba Karim Kh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一个老人，穿着长卡夫尼，住在路边的小屋。他有哈瓦。

名称：巴巴洛克 (Bâbâlôk)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一名中年人，中级玛司特，在赫里布尔备受尊敬。巴巴联系他，并给他喂食。

名称：雷玛图拉巴巴 (Rehmatullah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9 月

记载：一个求道者。

地点：哈桑-阿卜杜勒 (Hasan Abdal) 地图索引：C/2

名称：巴巴·法吉尔 (Baba Faqîr)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6 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苦行僧。

名称：兴都·玛斯坦 (Hind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6 日

记载：一名玛司特，无特别优点或有趣之处。

地点：霍希亚布尔 (Hoshiarpur) 地图索引：D/3

名称：巴巴·哈桑·瓦隶 (Baba Hasan Walî)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11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住在离霍希亚布尔近 5 英里的哈摩亚村。他大概 60 岁，一丝不挂，很胖，坐在村里一棵树下。他闻名乡间各地，有很多弟子。多年前，有个妇女请求收她为徒，反复恳求令他恼火，以至有一天他打了她，令她丧命。哈桑·瓦隶被判过失杀人罪，入狱多年。出狱后，他来到哈摩亚，定居此地。

名称：巴巴·玛斯坦 (Baba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8 日

记载：一个老人，好玛司特，住在离霍希亚布尔 7 或 8 英里的西索里村。他在那里住了 10

至 15 年。

名称：**高拉卜·夏 (Gorâb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住在坟场。

名称：**克什米里·玛司特尼 (Kashmîrî Mastâni)**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3 年 10 月 28 日

记载：一位年轻的好玛司特尼，面容漂亮，身穿鲜红衣服。有许多弟子。

名称：**林吉·玛斯坦 (Linj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11 日

记载：一名矮个男子，45 岁左右，中级玛司特，头戴土耳其毡帽，提着包袱四处溜达。

名称：**玛司塔尼·巴巴 (Mastânî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11 日

记载：一名老妪，好玛司特尼，有许多弟子。她衣着得体，坐在城门旁，吸着水烟。巴巴喂她饭。

名称：**那玛·玛斯坦 (Nâm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11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萨度巴巴 (Sâdhu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11 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两个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地点：**胡布利 (Hubli)** 地图索引：**D/10**

名称：**斯瓦米·悉达鲁得的切拉 (Chela of Swâmî Sidârudh)**

联系日期：1941 年 11 月；1942 年 1 月；1942 年 10 月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曾发誓长期沉默及禁食。他大约 35 岁，是已故著名的斯瓦米·悉达鲁得的弟子。

名称：**乔塔·马斯坦 (Chot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1 年 11 月；1942 年 1 月；1942 年 10 月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他是年轻人，联系时大概 22 岁。坐在街头一块石头上，面朝一处自来水龙头，赤身露体，风雨无阻。他会模仿很多乞丐，向路人露出肚子，索要钱；可一给他钱，他就扔掉。胡布利的民众叫他帝瓦·普如希，即神圣者。他们讲了他童年的奇特故事。他出生后，生母显然不想要他，因为有人发现，这个用布裹着的婴儿被丢在垃圾堆上。是一名清扫工发现了，见男婴仍活着，就把他送给一个渴望要孩子的不育妇女。该妇女待他如亲儿，把他养大。可他 10 岁那年，就成了玛司特，离家而去。其中一次联系时，巴巴把他的上衣送给乔塔·马斯坦。可次日上午，巴巴再去联系时，发现上衣不见了；乔塔·马斯坦已把它送人，赤裸依旧。

名称：**马斯坦·緬·萨赫伯 (Mastân Miân Saheb)**

联系日期：1941 年 11 月

记载：一个老人，仅穿腰布，中级玛司特。他无牙齿，只吃软食，故巴巴给他一种糖浆软甜食 (gulab jambul)。

地点：**胡凯里 (Hukeri)** 地图索引：**C/9**

名称：**悉得·拉姆 (Sidh Râm)**

联系日期：1947 年 5 月 14 日

记载：他发誓在一个地方静坐 12 年，求道者。

地点：**海得拉巴* (德干) Hyderabad (Deccan)** 地图索引：**E/9**

[*注：1945 年 3 月 10 日至 1945 年 9 月 6 日，巴巴逗留 (德干) 海得拉巴。他在海得拉巴邦各地，以及海得拉巴市区，联系玛司特。巴巴在海得拉巴联系的玛司特，比在印度的其他城市都要多。]

名称：**阿卜度拉 (Abdullah)**

联系日期：1945 年 8 月 10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到处溜达。

名称：**阿克巴瑞 (船长) Abkârî (Captain)**

联系日期：1945 年 3 月 18 日；1945 年 9 月 3 日

记载：* 一位很好的玛司特。老人高大，皮肤黝黑，戴着墨镜，穿蓝色棉布衣服，像个海员。他提着罐子，“咚咚咚”当鼓敲打。凡夫俗子听不懂他的胡言乱语。他睡在一位纳瓦伯的家里。巴巴第二次联系他时，玛司特要求坐车 (阿迪的轿车) 兜风，他挥动手臂，亲自指挥行车路线。先开到一座房子前，他走进屋，引起深闺女子们的一阵慌乱。之后驱车到塞康德拉巴德火车站。最后从火车站，送他返回海得拉巴，到那里的一座圣陵，他下车离去。

名称：**阿布里瓦拉巴巴 (Abl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7 日

记载：在查尔米纳拱门（Char Minar）附近，无更多记录。

名称：**阿卜度·卡迪尔（Abdul Qâdir）**

联系日期：1945年8月7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坐在瑞卡卜甘吉（Rikabganj）一座老房子的门廊栏杆背后。

名称：**艾哈迈德·阿里·巴巴（Ahmad Alî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8日

记载：一名玛司特，无特别优点。他会向路人讨100卢比纸币，如果遭拒，就讨50卢比，以此类推，逐步减到1卢比。巴巴给他5卢比和一件上衣。

名称：**阿里·夏（Alî Shah）**

联系日期及记载：阿美纳伽人。

1945年4月21日，被带到海得拉巴，住到1945年5月1日。

1945年6月16日，被带到海得拉巴，住到1945年6月25日。

1945年8月21日，被带到海得拉巴，住三天。

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安拉瓦拉·穆希德（Allahwâlâ Murshîd）**

联系日期：1945年4月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阿姆度·马斯坦（Amd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阿米尔·雷赫曼·莫尔维（Amîr Rehmân Mâulvî）**

联系日期：1945年8月6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50来岁，肥胖，扛着一根大棍，身穿高领长外套（sherwani 海得拉巴的穆斯林常穿的长外套）。在海得拉巴的一条主干道，阿比德路，联系了他。

名称：**阿夏克·缅（Ashaq Miân）**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7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中年人，睡在一座清真寺外，整天在城里四处溜达，很有名。

名称：**拜瓦拉·马斯坦（Bhaiwâl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8月6日

记载：一名年轻人，大概25岁，住在“麦加-麦地那”（海得拉巴的一个区）一座清真寺附近。他是中级玛司特。

名称: **查曼·阿里夏 (Chaman Alî Shah)**

联系日期: 1945 年 3 月; 1945 年 (?)

记载: * 一名高级行者, 大约 40 岁, 高大蓄须, 身穿黑卡夫尼, 养着宠物鸽子。他的居住地, 比阿拉伯军队营房还要远, 在一座圣陵外的底座上。他大声自言自语, 不断变换嗓音, 偶有路人听见, 会以为有五六个不同的人一起交谈。最后一次去找他让巴巴联系, 无意中听到他说: “默文本该昨天来, 不过他今天来了。” 他要巴巴的伞, 就给了他。

[注: 不确定他的名字是否正确。]

名称: **乔司 (Châous)**

联系日期: 1945 年 8 月 11 日

记载: 此人只有哈瓦。他是乔司, 来自阿拉伯南部 (也门) 的一名阿拉伯人。

名称: **乔司·马斯坦 (Châous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16 日

记载: 一个阿拉伯人玛司特 (见上一条目), 无特别之处。

名称: **邱奴·緬 (Chunû Miân)**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13 日; 1945 年 8 月 11 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 嗜饮棕榈酒。他被尼扎姆土邦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关在自家的一个专门房间里。巴巴和随从登门拜访军官家, 以便联系玛司特, 被要求等候几分钟, 之后被领到玛司特的房间。军官让邱奴·緬穿着漂亮的高领长外套、好鞋子等等, 衣着整洁。每天, 玛司特会在海得拉巴溜达。巴巴第二次联系时, 追踪到他在一家棕榈酒店, 被带去让巴巴联系。若给他钱, 邱奴·緬马上把钱给别人。

名称: **达塔尔·萨赫伯 (Dâtâr Saheb)**

联系日期: 1945 年 2 月 23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甘伽拜 (Gangâ Bhâi)**

联系日期: 1945 年 6 月 10 日

记载: 一个老人, 住在巴巴·夏拉夫丁的圣陵附近。求道者。

名称: **古拉姆·侯赛因 (Ghulâm Hussein)**

联系日期: 1945 年 3 月 18 日; 1945 年 4 月 15 日; 1945 年 8 月 9 日; 1945 年 8 月 11 日

记载: ** 一位很高级的撒里克式玛司特, 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他衣着精美, 一名巴巴随从把他称作“绅士玛司特”。他中等身高, 大概 50 岁, 闻名遐迩, 深受众人尊敬, 人们经过他身边时, 几乎都会向他致敬。他被允许随意走动, 甚至进入穆斯林住宅中的闺房, 这些地方通常从不许陌生人进入。

名称: **贡达瓦拉巴巴 (Gunda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4月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古奴巴巴 (Gunû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比卜·乔司 (Habib Châous)**

联系日期：1945年8月11日

记载：一个阿拉伯老人，有哈瓦。在苏丹沙希陵园联系。他很有名。

名称：**哈密德·乔司 (Hamid Châous)**

联系日期：1945年8月8日；1945年8月23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也是阿拉伯人，在米尔-阿拉姆大坝附近找到。

名称：**希拉拉尔·邱尼拉尔 (Hirâlâl Chunilâl)**

联系日期：1945年8月11日

记载：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无特别之处。

名称：**伊斯兰·乔司·马斯坦 (Islam Châous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8月7日

记载：一名阿拉伯求道者，性情快活，跟谁都开玩笑，总是很开心。通常发现他白天在查尔米纳拱门附近，夜间睡在坟场。巴巴喜欢他。

名称：**朱贝夏·马斯坦 (Jubbe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6月13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卡拉·纳瓦伯 (Kâlâ Nawâb)**

联系日期：1945年4月7日

记载：一个年轻人，可能有哈瓦，在海得拉巴到处溜达，放弃了世俗关系。

名称：**克希瓦南德吉·萨度 (Keshwânandji Sâdhû)**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5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在印度教火葬场坐了许多年。

名称：**卡基·萨赫伯巴巴 (Khâkî Saheb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6月10日；1945年8月8日

记载：一个老人，多少有些正常意识，高级行者。住在圣人巴巴·夏拉夫丁圣陵对面的自家小屋，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房间度过。

名称：拉克希曼·达斯·马哈拉吉 (Lakshman Dâs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6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麦·玛司特尼 (Mâi Mastâni)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玛居卜·萨赫伯 (Majzooob Sahe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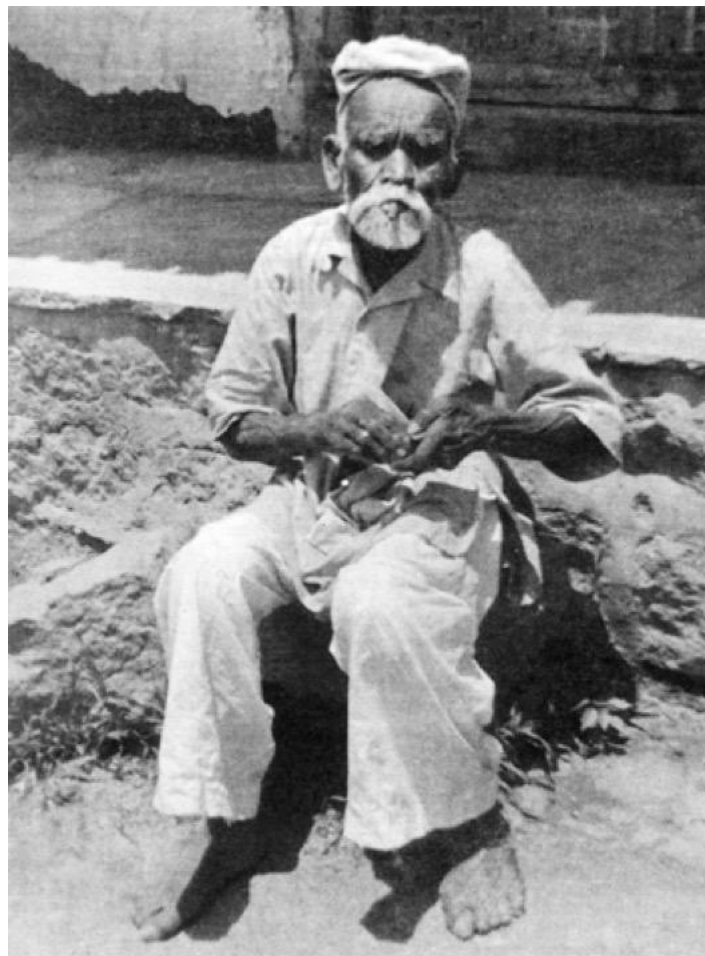
联系日期：1945 年 3 月 17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玛玛·玛司特 (Mâmâ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3 月 17 日；1945 年 4 月 8 日

记载：* 一位干瘦的小个子老人，好玛司特。他无法走路，爱抽雪茄。一些店主会照顾他。
参阅照片。



(德干) 海得拉巴的玛玛·玛司特。他在抽雪茄。

名称: 马克杜姆·阿里夏 (夏·萨赫伯) Maqdûm Alî Shah (Shah Saheb)

联系日期: 1945 年 5 月 17 日

记载: * 一位老人, 大约 80 岁, 身材矮小, 穿着杂色长袍, 拿着一把大铁钳, 时不时呼喊“呀, 侯赛因!”他住在监狱附近的一间小室, 屋里收集了五花八门的零杂废品, 身边还养着几只幼犬。他面容很帅, 神采奕奕, 是一名高级行者。

名称: 米斯金·夏 (Miskin Shah)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15 日

记载: 在尼扎姆的宫殿附近, 无特别之处。

名称: 玛司特巴巴 (Mast Baba)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8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ai)

联系日期: 1945 年 8 月 6 日; 1945 年 9 月 3 日

记载: 一位好玛司特尼, 在乌贾拉·夏的圣陵附近的一个房间坐了很多年。

名称: 莫尔维·阿卜度·拉扎克 (Mâulvi Abdul Razzack)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7 日

记载: 一名求道者, 不是特别重要。

名称: 莫尔维·布卡瑞瓦拉 (Mâulvî Bukharîwâlâ)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7 日

记载: 一名求道者。

名称: 莫尔维·瓦哈卜 (Mâulvî Wahâb)

联系日期: 1945 年 4 月 7 日

记载: 一名求道者。

名称: 米尔·萨赫伯 (Mîr Saheb)

联系日期: 1945 年 3 月 17 日; 1945 年 4 月 8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 年迈, 衣着体面。现在有时处于玛居卜式状态, 有时处于撒里克式状态。以前他完全处于玛居卜式。他在海得拉巴闻名遐迩, 有大批跟随者。

名称: 姆伊奴丁巴巴 (纳内·缅甸) Môleinuddin Baba (Nanne Miân)

联系日期: 1945 年 3 月 17 日; 1945 年 8 月

记载: 一位好玛司特, 巴巴给他取昵称“品吉拉瓦拉巴巴”, 因为他坐在一间笼式棚屋里 (pinjra 意为笼子)。白天他会在城区到处溜达, 夜晚坐在这间奇异笼屋里。他一直赤身裸体, 出行时拿着棍子。

名称：**穆罕默德（Mohammed）**

联系日期：（1938年12月）

记载：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1938年12月开始的蓝车旅行期间，他随巴巴一行在（德干）海得拉巴住了几天。

名称：**穆罕默德·侯赛因（Mohammed Hussein）**

联系日期：1945年4月7日

记载：在城区到处溜达，无更多记录。

名称：**穆罕默德·谢里夫（Mohammed Sherîf）**

联系日期：1945年8月8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老人略胖，蓄着精致白须。戴着脏帽，腋下夹着一捆破布。有个少年，可能是他儿子，随他到处走，会照顾他。很难联系他，但最终一天夜晚，发现他睡在门廊上，就在那里联系他。

名称：**纳瓦伯·亚库布·阿里（Nawâb Yaqûb Alî）**

联系日期：1945年8月11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来自卡尔万村，被带给巴巴联系，并给他5卢比。

名称：**奴鲁丁（Nûruddîn）**

联系日期：1945年7月；1945年8月

记载：* 一个高瘦的玛司特，难忍长久不去棕榈酒店。他被带上马车，去巴巴那里联系，途中他瞅见一家棕榈酒店，坚持要下车喝两杯。尽管如此，他是好玛司特。

名称：**帕特林瓦拉·玛司特（Patrîn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5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夸迪尔·緬（Qâdir Miân）**

联系日期：1945年2月23日

记载：无特别有趣之处。

名称：**拉吉阿·玛斯坦（Raji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8月；1945年9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相当有趣的家伙。他除了腰布和脏兮兮的大头巾，全身赤裸，颈部有个洞，可能做过喉部切开术。他提着一大捆旧破布和许多旧瓷盆碎片，有人问他要帕萨德（有灵性意义的礼物），就给一块碎瓷片。

一天，拜度和埃瑞奇乘人力车尾随巴巴（巴巴与上述的奴鲁丁乘马车），他们发现路边的拉吉阿，便让他坐上人力车。拉吉阿坐在人力车里，俨然像个国王，这时街上一群欢声笑语的

小学生涌向人力车，笑啊喊啊，热切地伸出小手，沿街推拉人力车。就这样，拉吉阿被带去让巴巴联系，巴巴和弟子们则十分享受这群玩闹孩童的热烈欢迎。拉吉阿也似乎喜欢成为嬉戏的焦点。

名称：拉朱拉·夏·萨赫伯 (Râjullah Shah Saheb)

联系日期：1945年6月12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在海得拉巴闻名遐迩。

名称：雷玛图拉·夏 (Rehmatullah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萨度·乌帕斯瓦拉巴巴 (Sâdhû Upâs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4月7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好灵魂。

名称：赛义德·阿卜度·莫尔维 (Saiyid Abdul Mâulvî)

联系日期：1945年8月7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年迈，住在清真寺，备受尊敬。

名称：赛义德·阿米鲁丁 (钦迪瓦拉巴巴) Saiyid Amîruddîn (Chind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8月7日

记载：一名挺好的老玛司特，爱收集旧布片和破布 (chindi)，故得别名：钦迪瓦拉巴巴。

名称：赛义德·加拉鲁丁 (Saiyid Jalâluddîn)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8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到处溜达，故很难联系。

名称：赛义德·麦赫迪·萨赫伯 (Saiyid Mehdi Saheb)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7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赛义德·姆依奴丁 (玛居卜·缅) Saiyid Môleînuddîn (Majzoob Miân)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8日；1945年7月9日；1945年8月7日

记载：**海得拉巴的灵性负责人，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居卜式玛司特，典型的贾拉里型。他是跛足老人，住在海得拉巴的法塔赫门，一处木材摊位里。他徒手清扫马路，喜爱吃巴非 (barfi 一种颇似软糖的甜食)，专抽一种劣质廉价的本地品牌香烟。由于他性情火爆，一向不易联系。第一次尝试联系他时，巴巴一行被驱离，遭到辱骂叱责。次日上午，拜度又尝试带他去联系，遭受石击。不过拜度毫不畏缩，递给玛司特一根他钟爱的品牌香烟，玛居卜·缅接受了，后来他要同样喜爱的甜食。从邻近店里买来甜食，玛司特的心情从此变得比较

顺从，于是巴巴能够成功地联系他。四个月后的第二次联系，是在一间理发店附近的街上。第三次即最后的联系，或许属于最佳事例之一，不仅说明一些玛司特的苛求和不可理喻行为，而且表明巴巴怎样不知疲倦地回应他们荒谬透顶的心血来潮。巴巴解释过，为了达到联系玛司特的目的，他必须让其处于尽量最佳的心情。玛司特在许多方面就像小孩，他会随时突发奇想，索要任何东西，而如果这个意愿未得到满足，玛司特会像小孩一样受挫生气，这种心情下，就不可能达到巴巴工作的目的。最后一次联系姆依奴丁，巴巴先等候三小时，直到玛司特肯让他喂饭。经过这番漫长乏味的守候，巴巴终于能够亲手喂他好好吃一顿。不过，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因为刚吃完饭，姆依努丁又要肉末和面饼。送来给他后，他还要茶，也送来茶给他。他要甜食，也取来给他，接着他要香烟，也送来给他。最后他要一种特别的面包，很难找到，略微耽搁后，也买来给他。就这样，最终满足了他的全部心血来潮之后，巴巴达到他的目的：玛司特满意，从而使巴巴工作满意。

名称：**贤卡达斯·斯瓦米 (Shankar Dâs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6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悉塔罗摩·马哈拉吉 (Sîtârâm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年5月17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住在花园的一间小屋。

名称：**萨普莱瓦拉·玛丹 (Supplywâlâ Mardân)**

联系日期：1945年4月7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斯瓦米·马德拉西 (Swâmî Madrâsî)**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8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常被发现在海得拉巴的纳姆帕利车站附近，但也常在城区溜达。

名称：**辛达瓦隶·巴巴 (Zinda Walî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6月10日

记载：一位高级行者，住在巴巴·夏拉夫丁圣陵的一间小屋。据说，此前他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期间住在夏拉夫丁圣陵所坐落的山后一个洞窟里。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8年12月

记载：1938年巴巴率一批女弟子作蓝车旅行时，去了巴巴·夏拉夫丁的圣陵。在通向圣陵的台阶底部，坐着一位老者，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巴巴。巴巴说，他是很高级的行道者。

名称：**名字不详**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尼，被普利得发现。海蒂和瓦尔特·默敦斯被带去看望她。

巴巴本人未联系她，但派一些弟子去见她。她现已去世。这是在 1938 年 12 月。参见照片。



(德干) 海得拉巴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尼。这位玛司特尼，未由巴巴直接联系。



(德干) 海得拉巴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尼。在繁忙的街上拍摄的快照

名称: **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 1945 年 8 月 11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 老人, 处于玛居卜式状态, 衣衫褴褛, 常站在钟塔附近。

地点: **海得拉巴 (信德) Hyderabad (Sind)** 地图索引: A/5

名称: **阿马德·阿里·夏 (Ahmad Alî Shah)**

联系日期: 1946 年 9 月 30 日

记载：一位高级玛司特，有时玛居卜式，有时撒里克式，坐在床上喃喃自语，抽水烟。他十分年迈，据说超过 100 岁。过去 15 年，他一直待在古堡正门旁的这张床上。

名称：**巴布·戈库阿南达 (Bâbu Gôkulânanda)**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30 日

记载：一位高级行者，另一名百岁老人，民众认为他有 130 岁左右。他是盲人，坐在睿希山隘上的一间小屋里。此屋是一些尊敬他的本地良民为他建的。巴巴喂他吃巴吉 (bhaji 一种蔬菜加面糊做的油炸小馅饼)。

名称：**朱马·玛司特 (Jumâ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一位高级玛司特，巴巴说朱马是他工作需要的那类玛司特。据说他 90 多岁，快成百岁老人。他所住的“花园房”，属于海得拉巴市政府的一名高官，该高官十分尊敬他，会照顾他。之前很多年，朱马·玛司特露天坐在一条河的岸边。该河是发源于西藏要塞的伟大印度河，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作战后，离开印度时曾顺着此河航行。

名称：**拉尔·赛因·玛司特 (Lâl Sâin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所见过最胖的玛司特。巴巴的一名随行者描述，他胖得像是十月怀胎；真像个巨人。他坐在街上，对面是一家餐馆，实在太胖，只能脑袋垂在胸口睡觉，因为无法躺下——也挪不了地方，因为体形庞大无法行走。尽管如此，他是好玛司特。

名称：**玛玛·玛司特 (Mâmâ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一名肥胖、跛足的老玛司特，有时玛居卜式，有时撒里克式。白天坐在市场里，夜晚睡在古堡对面。他整天坐着缝衣服及布料。他会问路人讨一派士 (四分之一安那)，但不囤积钱。一位好玛司特。

名称：**努尔·夏 (Nûr Shah)**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30 日

记载：一位好玛司特，蓄长发须髯，光着上身，坐在伽迪-卡塔-莫霍拉 (海得拉巴的一个区) 一个草贩的店里。他不要任何人的东西，在路边坐了多年，后来才接受现在的住处。

名称：**辟尔·夏·赛义德 (Pir Shah Sayid)**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他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海得拉巴最好的。老人大约 80 岁，除了腰布，全身赤裸，胡须头发皆被散沫花染色 (这是穆斯林中常见习惯)。他受到海得拉巴民众的高度尊敬，住在托尔-卡切瑞-莫霍拉 (海得拉巴的一个区)。

名称：**辛达瓦隶 (Zinda Walî)**

联系日期：1946年9月30日

记载：* 一位高级行者，在古堡里住了35年，期间从未离开。他在那里有间自己的小屋，养着各种各样的宠物——狗、鸟和猫——会照顾它们。他显得年轻力壮，但据说已上年纪。

地点：印多尔（Indore） 地图索引：D/7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7月16日

记载：一名男子，躺在河畔的路边。巴巴指着此人，说他在灵性道路上。这是1929年赴克什米尔途中。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8月18日

记载：这是1929年乘专用巴士，从克什米尔返程途中。巴巴一行在帕西客栈外停车。一个模样疯癫的穆斯林青年，貌似乞丐，一边唱，一边走近他们。巴巴给他一个橘子，并且说他“刚入行。”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0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肥胖，55岁左右，穿旧衣服，爱喝土酿酒，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免费客栈。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0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点：伊斯拉姆普尔（Islampur） 地图索引：C/9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7年5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是巴巴顺路发现的。他是消瘦的中年男子，表情空茫恍惚，全身赤裸，被发现站在田野里。埃瑞奇问他，在何处吃饭，因为他在乡间野外。他回答说，他既不吃饭，不要钱，也不喝水，而是完全托付给神。

巴巴很高兴联系他，并把这位无名氏因为爱神而长期禁食，与一些政治领袖时不时采取禁食作为宣传手段，加以比较。十分典型的玛达扎德型。

地点：伊斯迈普尔（Ismailpur） 地图索引：D/4

名称：**戈卡勒巴巴（Gôkhale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1月；1941年6月；1941年7月9日；1941年10月9日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属于贾玛里型。他貌似也可能确实有 100 多岁。许多年前，他曾结婚成家，有妻子儿女，还开店谋生；可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古鲁，由于那次联系，成了玛司特。在伊斯迈普尔，他住在村外一座小庙里，身边总养着五六只狗。这些狗会趴在他身上，把脑袋搁在他胳膊或腿上，挨着他睡觉。

方圆数英里的乡民们，都极为崇敬爱戴戈卡勒巴巴，人们会从许多遥远的村子过来拜谒达善他。有些人天生嗓子好，经常献歌给他。人们相信，他会回应他们的祈祷。给他食物时，戈卡勒巴巴先会喂他的狗，狗吃完后，他自己用同个盘子吃饭。

巴巴对他的访问，有一次因暴雨格外费事。一行人坐一辆满载薪柴的牛车，从最近的凯塔尔火车站出发，行程约 11 英里。大家浑身湿透，颠簸得全身快散了架。离开凯塔尔前，他们订了晚餐，在返回前做好。可是他们深夜抵达车站后，发现晚餐没法吃，因为厨工加了大把的辛辣佐料。他们疲惫不堪，全身湿透，又没有美食可慰劳解乏，故只能抢睡几个小时，准备次日继续旅行。早期一次访问时，巴巴捐了一笔钱，用于赡养戈卡勒巴巴的家属，他们依旧生活在伊斯迈普尔。最后一次访问时，巴巴一走近戈卡勒巴巴，后者就深情地看着巴巴，说“Bhagwan a gaye”（神来了）。

地点：伊塔尔西 (Itarsi) 地图索引：E/7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i Mâi)**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5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尼，穿着长卡夫尼，胳膊戴着铁镯，项戴铁条做的圆环。大约 45 至 50 岁，现已去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5 日

记载：一个在坟场的求道者。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5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没有特别之处。

地点：斋浦尔* (Jaipur) 地图索引：D/5

[*注：1940 年 12 月 26 日至 1941 年 2 月 25 日，巴巴同大批弟子逗留斋浦尔。]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î Baba)**

联系日期：(1940 年 12 月)

记载：12 月末周，从卡利卡特抵达斋浦尔，在巴巴逗留斋浦尔期间，始终住在那里。

名称：**邱坦夏 (Chuttan Shah)**

联系日期：1941 年 1 月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很脏，住在该市红灯区附近，深受妓女和屠户的尊敬，在整个斋浦尔都有名气，广受尊敬。他大概不到 50 岁，平常穿着肮脏的长卡夫尼，身材矮小，有着点头的怪习惯。用伊丽莎白的轿车，送他去见巴巴。经过好一番哄诱，邱坦夏才被说服坐入车中。可轿车，之前好好的，居然启动不了。一群略带敌意的闲汉们，观望着这一幕，认为（事后归因）：轿车出故障的原因，是玛司特被带走。不过，似乎只是化油器里有颗小沙粒，迅速清理后，遂把邱坦夏带给巴巴，给他洗澡、喂食并联系。他在住所待了一两天，夜间多名满德里轮流，每人陪他坐两小时。邱坦夏以脾气暴烈著称，据说他曾投石击打一名男子，将其杀死。虽然他年纪不老，好像现已去世。不确定邱坦夏这个名字是否正确。

名称：**塔姆巴库瓦拉 (Tambâkûwâlâ)**

联系日期：1941 年 1 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中年，高大，嗜好嚼烟草——不如说吃烟草——因为他会吞食整撮的烟草。他在斋浦尔很有名，备受尊敬。被带给巴巴，洗澡、喂食并联系。他向巴巴要信物，得到一些糖果。现已去世。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1 年 2 月 2 日

记载：大约 50 个穷人、残疾者或盲人，从斋浦尔各区用巴士接来，由巴巴给他们洗澡、穿衣、施予甜食。

地点：贾拉拉巴德 (Jalalabad) 地图索引：E/4

名称：**罗赫·夏 (Lohe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高瘦，穿长袍，胳膊系着铁物件 (loha)。他要巴巴给他取水，自己要洗脸洗手，于是巴巴取来水。

地点：贾尔冈 (Jalgaon) 地图索引：D/7

名称：**朱马 (Jummâ)**

联系日期：1943 年 4 月；1947 年 1 月

记载：这名玛司特是 1943 年 4 月在贾尔冈联系的。1947 年 1 月，他被发现在巴拉默蒂，并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的玛司特埃舍。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地点：贾姆岗 (Jamgaon) 地图索引：C/8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6 年 3 月 16 日

记载：该村的 1000 个穷人，由巴巴给每人 16 磅花生和两码布，还亲自联系每人。正如在柯尔岗村，巴巴的工作，是在一个专用房间里隐蔽进行的。那天下午天气很热。另可参阅柯尔

岗。

地点：查谟 (Jammu) 地图索引：D/2

名称：奇鲁姆瓦拉巴巴 (Chillum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

记载：这名求道者，即 1943 年 10 月巴巴首次联系的，(拉合尔)沙赫德拉的纯吉瓦拉巴巴 (Chungiwala Baba of Shahdara)。11 月 9 日，在查谟发现他，人们叫他奇鲁姆瓦拉巴巴，由巴巴再次联系。参阅沙赫德拉下面，对他的记载。

名称：法莱瓦拉巴巴 (Fala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1946 年 5 月 11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总是坐在他的小房间里，由一名女信徒服侍；平常有五六人坐在他身边，因为他备受尊敬。

名称：克什米里巴巴 (Kashmîrî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

记载：静默止语，故得此名 (mauni 意为静默)，别无特别之处。

名称：桑库巴巴 (Sankû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塔劳瓦拉·玛斯坦 (Talâowâl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

记载：一名赤裸的中级玛司特。

名称：托皮·辛 (Tôpî Singh)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9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戴着莲草帽，锡克教徒。在私人住宅里联系他。

地点：贾姆讷格尔 (纳瓦讷格尔) Jamnagar (Navanagar) 地图索引：B/7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 月

记载：** 他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贾姆讷格尔的灵性负责人。巴巴说，他与联系过的所

有其他玛司特截然不同。他住在坟场，怪癖是从不脱衣，若给他新衣，他就穿在旧衣外。全身衣服层层叠叠，胳膊从两侧伸出，像个稻草人，既不能动臂，也不能弯肘，因此巴巴给他钱时，他用嘴接住。据认为，本地尊敬他的民众会喂他饭，因为他显然做不到自己吃饭。巴巴联系他两次，一次白天在一家餐馆，第二次当晚在城外的乡下。第二次联系时，玛司特大声哭泣，充满感情地高喊：“Khuda jangal men mil gaya（我在荒野遇见神）！”

地点：金冈（Jangaon） 地图索引：E/9

名称：阿卜度拉·堪（Abdullah Khân）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4日

记载：一名年迈的求道者，穿卡夫尼。就近找地方联系他，恰好是一个手相师的店！

名称：谢尔·迪尔·玛斯坦（Shêr Dil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4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很难找到，因为他会在荒野游荡。他爱喝棕榈酒。巴巴正要离开金冈，在站台上等火车时，谢尔·迪尔·玛斯坦出现在车站。巴巴联系他，给他钱。

地点：贾斯吉冉（Jasgiran） 地图索引：C/2

名称：南伽巴巴（Nangâ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9月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在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25年来，南伽巴巴一直赤身裸体，蹲坐一座山顶上。贾斯吉冉小村，海拔约2500英尺，位于印度河左岸的荒凉崎岖山区，冬季通常会下三四场雪。25年来，南伽巴巴裸身坐在光秃的山顶，听任风吹日晒，雨雪袭击。他的食物简直难以置信，但巴巴和随行者实际看到一名侍者为他准备食物。他只吃干面包、木头和石头！干面包无需解释，木头和石头则需要解释制做过程。先把木头浸泡水里几个小时，将石头磨成粉，然后侍者将两者拌成一种糊。最后将糊揉成糕饼，给南伽巴巴吃。

遗憾的是，有很多人围在南伽巴巴身边，虽然巴巴在他旁边坐了三小时，却未能如愿单独联系他。即使夜晚，他的身边也睡着一名侍者，故巴巴遗憾地未能成功达到去见他的真正目的——私下联系。巴巴和男子们到达后，坐在南伽巴巴跟前，不一会儿，玛司特指着巴巴说：“他是我大哥，他调整和保护整个世界。”

往返贾斯吉冉的旅程相当麻烦，因为该村位于赫里布尔以北约20英里，唯有一条多石小径可以通行，只能坐矮马、骡子，或者徒步。上山时有一段路，大家用矮马，但他们返回时徒步，只用一匹矮马驮行李。这条小径，就像这些荒芜地区的任何小道，要翻越多个山峰，下行到曲折山谷，必须涉过一些没有桥的溪流。

巴巴联系他后的第二年，1944年南伽巴巴去世。

地点：占西（Jhansi） 地图索引：E/5

名称：**阿卜度拉·玛斯坦 (Abdull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一位孩子般的老人，中级玛司特。

名称：**阿拉乎丁 (Allahuddîn)**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3 日；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一位蓄着长发和胡须的赤裸玛司特，多年背靠一座旧塔壁坐着。他坐在那里，凝视天空，你若给他食物，他叫你放他身边。他很难联系，直到拜度递他一根香烟，他笑着接过，之后巴巴成功地联系他。

名称：**安纳·玛司特 (Annâ Mast)**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3 日；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一名中年、肥胖的中级玛司特，坐在离印度教火葬场不远的的一个池塘边。

名称：**阿特玛巴巴 (Atma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一个不错的老玛司特，别无更多记录。

名称：**奥利亚巴巴 (Auliyâ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3 日；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过于衰老，无法走路，只能在地上拖行。身上衣服很脏，坐在一个饮用水站附近。有时会骂人，其他时候似乎心情快活。

名称：**禅德·夏 (Chand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他提着包袱。有哈瓦。

名称：**纯·夏·玛司特 (Chun Shah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16 日

记载：他坐在一个房间里，别无更多记录。

名称：**贡格鲁·夏 (Gûngrû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2 月 4 日

记载：一个温和的老人，衣着得体（就玛司特而言），坐在小房间里。他是中级玛司特。

名称：**哈尔库·緬 (Halkû Mi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3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洛巴·玛司特 (Lôbâ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2月4日；1945年11月16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中年人，坐在树下，身边收集着一堆旧壶、锅、铁桶等。除腰布外，赤身裸体。

名称：**玛奴·緬 (Mannû Miân)**

联系日期：1944年4月3日；1945年2月4日

记载：一名中级的玛布比型玛司特，胳膊戴着许多镯子。

名称：**马斯坦·夏 (Mastân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2月4日

记载：他白天在城里到处溜达，夜晚睡在一座清真寺。在那里联系他。中级玛司特。

名称：**旁遮比·麦 (Punjâbî Mâi)**

联系日期：1944年4月3日

记载：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尼，坐在菜市场附近的路边，喃喃自语。她面容可爱，因年迈布满皱纹，头发雪白。现已去世。

名称：**旁遮比·麦 (Punjâbî Mâi)**

联系日期：1945年2月4日

记载：一名中年玛司特尼，容貌美丽。有时说话明理，坐在街上，是好玛司特尼。占西民众说，老旁遮比·麦（见上文）去世后10多天，这名玛司特尼就来到，如今在前者待的地方。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给她取了跟老玛司特尼一样的名字。

名称：**赛义德·阿玛德·玛司特 (Saiyid Ahmad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16日

记载：一名中年玛司特，坐在树下，周围有大堆的垃圾，作为玛司特无特别之处。

名称：**塔劳瓦拉巴巴 (Talâo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4月3日

记载：坐在城外的一个池塘（talao）边，一名中级玛司特。

地点：朱西* (Jhusi) 地图索引：F/5

[*注：另见安拉阿巴德和奈尼。朱西和奈尼皆属于安拉阿巴德的郊区。]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10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45岁左右，发誓沉默止语。他给巴巴一个苹果。

地点：焦特布尔（Jodhpur） 地图索引：C/5

名称：玛司特尼·麦（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1年1月7日；1942年2月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尼，闻名整个拉吉普塔纳。她很年迈，携带大包小袋，戴着许多金饰、银币及其它小饰品。这些饰品是女信众给的，她们向她祈祷得到回应。渴望生子的不育妇女，尤其会拜访她；因为在印度普遍相信，圣人的代祷能使不育妇女怀上孩子。正是因为这些妇女实现了心愿，玛司特尼·麦收到许多金饰和旧银币（戴在身上）。据说她施过很多奇迹。

为她留出专用门廊，她住在那里，政府（焦特布尔是印度土邦之一）做了安排，每天供她食物。她现已去世。

名称：南嘎·萨度（南嘎巴巴）Nangâ Sâdhû (Nangâ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1月7日；1942年2月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好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是赤裸的中年男子，头发浓密，蓄须，坐在一间废旧马厩外的沙堆上。他习惯以手捂脸，透过指缝偷窥人。第二次联系时，他住在一个军官家的房间里，军官会照顾他，喂他饭。南嘎巴巴现已去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月7日

记载：一名中级的老玛司特，离上述的南嘎·萨度不远，坐在一堆垃圾上。现亦已去世。

地点：焦吉贝德（Jogipet） 地图索引：E/9

名称：苏非·萨玛司特·齐布拉·夸迪里（Sûfî Sarmast Qiblâ Qâdirî）

联系日期：1945年5月16日

记载：一位老人，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有30或40个弟子。巴巴说，他是好玛司特，并给他50卢比。他住在花园里的一间小屋。

地点：贾巴尔普尔*（Jubbulpore） 地图索引：F/6

[*注：1938年12月19日至1939年1月15日，以及1939年3月中旬至5月15日，巴巴一行逗留贾巴尔普尔。贾巴尔普尔的玛司特埃舍，在1939年3月和4月最为活跃。]

名称：达达·马哈拉吉（Dâdâ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39年3月或4月

记载：阿姆劳蒂人，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被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一天。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古拉卜巴巴（Gulâb Baba）

联系日期：1939年3月17日

记载：埃利奇布尔人，1939年3月17日，被带到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这位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在第四章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有完整记载。

名称：**卡拉·玛西 (Khâlâ Mâsî)**

联系日期：1939年3月31日

记载：塞奥尼人。一位高级的老玛司特尼，由查干从塞奥尼带到贾巴尔普尔。参阅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她的记载。

名称：**马伽玛司特 (Magar Mast)**

联系日期：1939年(?) 3月

记载：1939年3月13日，巴巴在萨格尔联系了这名玛司特。贾巴尔普尔的玛司特埃舍启用后不久，巴巴和卡卡前往萨格尔，把他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让他住了一周左右。马伽玛司特的名字，是巴巴给他取的。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米泰巴巴 (Mithâi Baba)**

联系日期：1939年4月

记载：一个16至18岁的小伙子，神癫，极不安分，酷爱吃甜品 (mithai)。一天他从埃舍销声匿迹，经过旋风式搜寻，向见过他的沿途民众打听线索，最终在60英里外找到米泰巴巴，并在他出走后不到24小时，将他带回贾巴尔普尔。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记载：拉乎里的。

(1938年12月19日)，被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住到1939年1月15日。

(1939年3月中旬)，被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住到1939年5月15日。

这又是“我们的”穆罕默德。巴巴在贾巴尔普尔期间，他一直住在那里的埃舍，每天巴巴给他洗澡喂食。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Upâsani Mahârâj)**

记载：* 萨考利的。1939年1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途经贾巴尔普尔，当时巴巴逗留此地。他通过一名弟子带讯给巴巴，说：“告诉默文，今天我途经他的住所。”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1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来贾巴尔普尔见巴巴。他讲述，几个月前，他在哈德瓦时有一次内视，看见巴巴沿路朝他走来。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3月

记载：* 卡特尼的。一名不错的老玛司特，第五层面的伊特法齐型，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的特征。他瘦削，除腰布外赤裸，扛着棍子和几个包袱。他被卡卡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

住了三四天。起初卡卡试图劝玛司特跟他走时，玛司特从一只包袱里取些破布给卡卡，然后打了他。不过，最终他被说服来贾巴尔普尔。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年3月

记载：一名乌贾因的玛司特，被查干带到贾巴尔普尔，住了一周左右。之前巴巴在乌贾因联系过他。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一位高级玛司特。

地点：**贾朗达尔 (Jullundur)** 地图索引：**D/3**

名称：**巴巴·赛因·玛斯坦 (Baba Sâi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2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布达·夏 (Budhâ Shah)**

联系日期：1943年11月10日

记载：一名老人，无更多记录。

名称：**菩提·玛司特尼 (Budhî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2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菩提亚·玛司特尼 (Budhiâ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26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尼，住在贱族聚居区，在那里深受尊敬。

名称：**杜尔伽·杜尼亚·玛司特尼 (Durgâ Dunyâ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26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也住在贱族聚居区，在那里深受尊敬。人们在她跟前唱巴赞，很多人来拜谒她。

名称：**伽尼·夏 (Ghani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4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坟场。

名称：**克什米里·夏 (Kasmîrî Shah)**

联系日期：1943年11月10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穆罕默德·阿里夏·玛斯坦 (Mohammed Alî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年11月11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中年，衣着精美，住在一个地主家的房间，靠食用烤鹰嘴豆维生。

名称：**玛司特尼·麦（米尼·拜）Mastânî Mâi (Minnî Bai)**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25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尼，中年，在离贾朗达尔几英里的嘉姆希尔村。她住在一个织布工家，此人会照顾她的需要。

名称：**蒙吉巴巴（Mûnjî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4月

记载：被发现坐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棵树下，无更多记录。

名称：**纳图拉姆·玛斯坦（Naturam Mastan）**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2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普鲁·夏（Pullû Shah）**

联系日期：1943年11月10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非常年迈，已给自己建好墓。巴巴同他坐了近一小时。

地点：**朱纳格尔（Junagarh）** 地图索引：**B/7**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1月

记载：一名瑜伽士，林伽祭司，无特别之处。

地点：**杰瓦拉布尔*（Jwalapur）** 地图索引：**En1/A**

[*注：杰瓦拉布尔是哈德瓦的郊区。]

名称：**马哈拉吉（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6年4月

记载：一名很年迈的求道者，坐在小房间里的土制床上。

名称：**罗摩禅德（Râmchander）**

联系日期：1941年4月或5月；1942年（？）4月；1942年9月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平常被发现在恒河运河附近，一片停放牛车的场地。他不管日晒雨淋坐着，非常脏，面前燃着一小堆火，上面有只锅，把给他的任何食物都放锅里。第一次联系时，他被带到一个房间，一进去他就喊道：“把我的狗带来。”拜度找了一会儿，找到狗，把它带到房间。巴巴给罗摩禅德穿上新卡夫尼。后来一次联系，又给他一件新羊毛卡夫尼。这类玛司特被称作萨邦吉（sarbhangi），即认同一切种姓及信条者。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记载：一名年迈老人，高级行者，据说大概 100 岁，在河岸边的埃舍里，坐在一块木板上。巴巴很喜欢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年迈肥胖，坐在一个小平台上，位于通往河坛的道路上的某个隐蔽处。他是萨度，除腰布外，赤身露体。巴巴很高兴见到他，联系时给他 5 卢比。

附录（三）

作者：威廉·邓肯发布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

按地名首字母顺序

（K 至 L）

地点：加尔加（Kalka） 地图索引：D/3

名称：**马赫波伯巴巴（Mahbûb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一家酒类商店走廊上坐了许多年。

名称：**萨度·纳施（Sâdhû Nâth）**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3 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

地点：坎达哈（Kandahar） 地图索引：E/8

名称：**法特鲁·缅（Fatruh Mi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4 月 12 日

记载：* *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会一连数小时站在水里，大声诵读古兰经。巴巴过去联系时，他叫巴巴走开。不过，当晚法特鲁·缅的兄弟跟他争论，告诉他必须见巴巴，因为巴巴从海得拉巴远道而来联系他，一定要让巴巴与他同坐。法特鲁·缅光明正大地打他兄弟一下，以结束争论，随后哈哈大笑，同意坐着让巴巴联系。

从坎达哈，巴巴和男子们为寻找另一名玛司特，进行了一趟无果之旅（尼乌鲁提·马哈拉吉，后在拉乌哈附近联系）。夜间坐牛车行驶一条极糟的乡村小径，给人印象是，一路上的沟渠及干涸河道，比世界上任何一条路都要多。他们坐着牛车来回颠簸 7 英里后，抵达某偏远小村，据说尼乌鲁提·马哈拉吉所在地，却发现他当天动身去了未知之地。于是未见到尼乌鲁提·马哈拉吉，他们只得掉头，返回坎达哈，深夜又一次驶过 7 英里的极糟小路。

地点：康提*（锡兰）Kandy（Ceylon） 地图索引：—

[*注：自 1940 年 11 月 16 日至 1940 年 12 月 5 日，巴巴一行逗留康提（锡兰）。康提未标在本书末尾的大地图上，因为它超出地图边缘。不过，它在大地图右下角的小地图上有标明。]

名称：**恰提巴巴（Chattî Baba）**

记载：（1940 年 11 月 16 日），恰提巴巴从未扬哥达抵达康提，随巴巴一行住到 1940 年 12 月。

地点：堪干布尔 (Kanganpur) 地图索引：C/3

名称：赛义德·勒玛图拉·巴巴 (Saiyid Rehmatullah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7 月 16 日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住在离堪干布尔几英里的贾姆谢尔村。巴巴和随从一出现，玛司特就开始高兴地跳舞，对他们说：“来吧，我正等着你们，我准备好了。”他请巴巴和每位满德里，依次坐到他的床上，然后带巴巴去一英里外的坟场，他在那里有间住所，巴巴联系了他。返回后，他给巴巴一只脏旧袋子，里面有一块铁和木头，他说为了巴巴，已将这些东西保存多年。巴巴接过这袋东西，马上离去，催随行满德里尽快赶回车站。

地点：坎卡尔 * (Kankhal) 地图索引：En1/A

[*注：坎卡尔是哈德瓦的郊区，面朝哈德瓦时，其位于恒河左岸。]

名称：禅尼·斯瓦米 (Dnyânî Swâmî)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2 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求道者。

名称：古鲁·古鲁穆克·辛 (Gûrû Gûrûmukh Singh)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1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巴巴联系他两次，锡克教徒。

名称：马桑瓦拉巴巴 (Masân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4 月或 5 月

记载：一名很年迈的萨度，坐在火葬场。求道者。

名称：帕拉玛南德·阿瓦度特 (Paramânand Avadhût)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1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

名称：圣马哈特玛 (Sant Mahâtm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1 日

记载：一名萨度，真正的求道者。

名称：斯瓦米·克里希那南德 (Swâmî Krishnânand)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2 日

记载：一名萨度，初级行者，备受尊敬。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22 日

记载：135 个各种各样的萨度，得到巴巴联系。

地点：卡普塔拉 (Kapurthala) 地图索引：D/3

名称：法塔赫巴巴 (Fateh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5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赤裸，约 25 岁，其父母是园丁，会照顾玛司特儿子。

名称：穆罕默德·法吉尔 (Mohammed Faqîr)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5 日

记载：一名老人，在当地入市税征收处，无特别优点。

名称：图里拉姆巴巴 (Tûlirâm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5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坐在小房间，里面闷燃着一堆火，故屋内熏烟弥漫。

地点：卡拉奇 (Karachi) 地图索引：—

名称：巴巴 (Baba)

联系日期：1947 年 6 月 13 日

记载：被弥奴·卡拉斯带到萨塔拉玛司特埃舍两天，参阅萨塔拉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帕亚吉 (蓝格提巴巴) Pâyâjî (Langôtî Baba)

联系日期：1947 年 6 月 13 日

记载：被弥奴·卡拉斯带到萨塔拉玛司特埃舍两天，参阅萨塔拉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卡塔布尔 (Kartarpur) 地图索引：D/3

名称：邱瑞巴巴 (Chûrî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29 日

记载：一名年迈老人，贱族，在路边一间小屋生活多年。他是中级玛司特，多年来一直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凌晨 2 点联系他。

名称：哈吉·玛斯坦 (Hâj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28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中年，赤裸，在离卡塔布尔 3 英里的阿姆岗找到。他被发现坐在两堆稻草垛之间，巴巴给他甜食。

地点：卡瑟岗 (Kasegaon) 地图索引：C/9

名称：马哈拉吉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7 年 5 月 11 日

记载：他是马哈尔人，年迈老人，作为苦行，在一个地方静坐 12 年，初级行者。巴巴联系

他，给他 1 卢比。

地点：克什米尔 (Kashmir) 地图索引：En1/B

[*注：克什米尔标题下的地名，都属于克什米尔境内，也在本书末尾地图的放大部分 B 中。故将它们一起列入附录“克什米尔”标题下的部分。克什米尔的其他几个地点，未收入地图放大部分 B 的，则按首字母顺序列入本附录的各自适当位置。

1944 年 8 月 18 日至 1944 年 9 月 26 日，巴巴率小批弟子逗留在克什米尔(沙里玛村附近)。]

名称：**托图·玛图 (Tôtû Mattû)**

联系日期：1943 年 9 月；1944 年 9 月 4 日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大概 40 至 45 岁，住在水磨坊附近的一间小屋。他身材矮小，有时处于撒里克式状态，更经常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有些民众祈求，他会为他们写祷文和护身符。来小屋居住之前，他曾在克什米尔山谷流浪多年。他是克什米尔的第六位伟大玛司特，也就是说，巴巴没有把他包括在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中，但他仅次于他们。

地名：阿奇巴尔 (Achhibal)

名称：**马斯坦·夏 (Mastân Shah)**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31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阿贾斯 (Ajas)

名称：**拉姆赞·萨赫伯 (Ramzân Saheb)**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31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独自住在离马路一英里的一间小屋。联系时，他给巴巴一些水果。

地名：阿贾斯 (Ajas)

名称：**艾哈迈德·萨赫伯 (Ahm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31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

地名：巴拉穆拉 (Baramula)

名称：**古鲁吉 (Gûrûjî)**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31 日

记载：** 一名老人，往全身到处和衣服上倒食用油，并且喝油。他的衣服被油浸透。巴巴给他 5 卢比用于买油。一名中级玛司特，油乎乎的。

地名：巴拉穆拉 (Baramula)

名称：**赛因·古拉姆·侯赛因 (Sâin Ghulâm Hussein)**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17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从头到脚挂满小玩意儿和廉价饰品。

地名：巴拉穆拉（Baramula）

名称：**萨比尔·萨赫伯（Sâbir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9日

记载：一名高级玛司特，有很多弟子，有点耳聋。大概100岁，住在阁楼。

地名：巴纳伯格（Barnabug）

名称：**兴都·玛斯坦（Hind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8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被发现在路上溜达。

地名：比阿霍姆（Biahom）

名称：**阿纳德·萨赫伯（An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4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中年，衣服脏臭。平常坐在布赫警察局对面的桥上。据说，即使在寒冬气候（克什米尔冬季很冷，常有霜冻和雪），他也穿着同样的衣服坐在那里。他被带到警察局进行联系。

地名：布赫（Buh）

名称：**安瓦尔·萨赫伯（Anwar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4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布赫（Buh）

名称：**萨度·玛斯坦（Sâdû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9日

记载：他住在山坡上的小屋，一名中级玛司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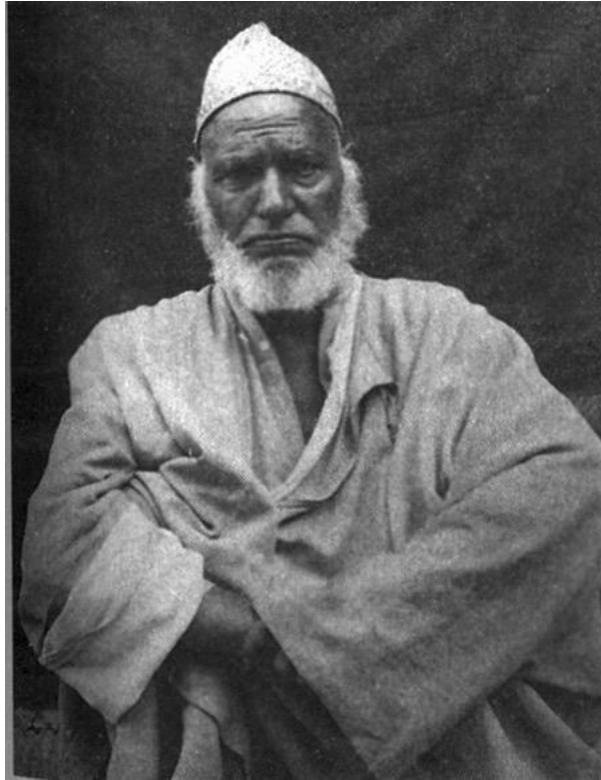
地名：查尔万（Charwan）

名称：**纳伯·萨赫伯（古拉姆·纳比）Nab Saheb（Ghulâm Nabî）**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8月29日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大概60岁，住在他家楼上，老母和儿女也一起住。巴巴过去时，他摘下巴巴的帽，戴到自己头上，把自己脏兮兮的帕坦帽（kullah）戴到巴巴头上。他是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参见照片。

地名：丘旦伽姆（Chhundangam）



克什米尔（丘旦伽姆）的纳伯·萨赫伯。
克什米尔的几位伟大玛司特之一。

名称：奴尔夏（Nûr Shah）

联系日期：1944年9月1日

记载：* * 一位高级玛司特，几乎总是一丝不挂，属于最罕见的第六类型。他住在一间木屋，联系时，给巴巴一根黄瓜，那天幸运的是，他处于难得的好心情时期。他是一名高瘦老者，大概70岁。巴巴后来让人煮一煮黄瓜，然后吃掉。这位玛司特有双倍的重要性，既是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又是所有玛司特中，最罕见的第六类型（三个在印度）玛司特之一。参见照片。

地名：秦得鲁（Chindlur）



克什米尔（秦得鲁）的奴尔夏。所有玛司特类型中，最罕见的第六类型者之一。

名称：**阿哈德·萨赫伯·马斯坦（Ahad Saheb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9月12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达万（Dalwan）

名称：**哈瑞·哈拉南德（Harî Harânand）**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8日

记载：一名老人，求道者。

地名：甘达巴（Gandarbal）

名称：**艾哈迈德·萨赫伯（Ahm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31日

记载：一名托钵僧，灵性上的真诚求道者。他在一个房间里坐了30年，闻名克什米尔。

地名：古鲁尔（Gurur）

名称：**拉姆巴·玛斯坦（Râmb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9日

记载：一个略胖的老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好玛司特。参见照片。

地名：堪干（Kangan）



克什米尔（堪干）的拉姆巴·玛斯坦

名称：**安瓦尔·萨赫伯（Anwar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31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住在一间小屋，对食物和天气漠不关心。

地名：卡瑜尔（Kayul）

名称：**贾玛尔·萨赫伯（Jamâl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7日

记载：不是特别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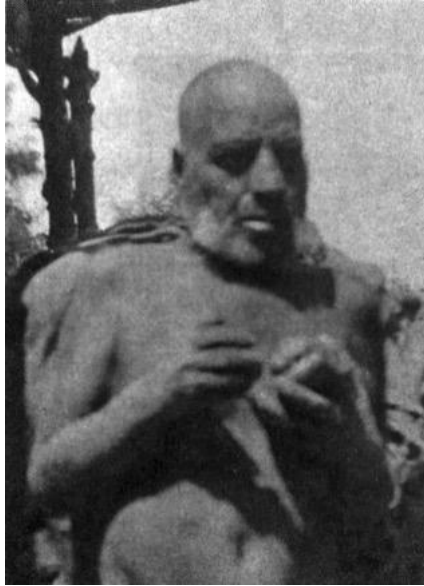
地名：卡达穆（Khadarmunh）

名称：**瓦哈伯·萨赫伯（Wahâb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4日

记载：一名赤裸的玛司特，怪癖是收集垃圾，并焚烧。巴巴喂他饭，联系他。参见照片。

地名：卡那巴尔（Khanabal）



克什米尔（卡那巴尔）的瓦哈伯·萨赫伯

名称：**伽尼·萨赫伯（Ghanî Saheb）**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9月7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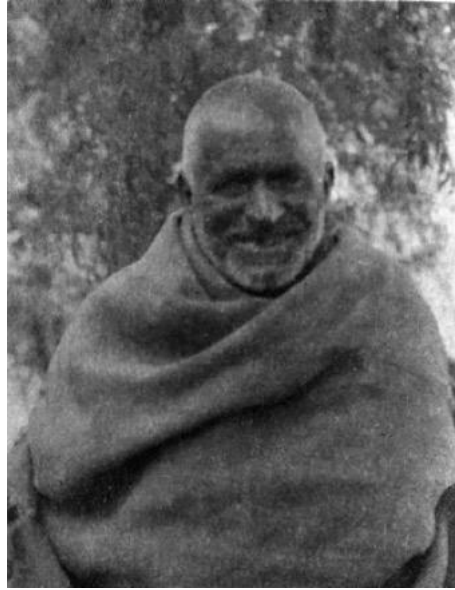
地名：考伊尔（Koyil）

名称：**潘迪特·卡希卡克（Pandit Kashkâk）**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8月28日；1944年8月29日

记载：** 一位很高级又强大的玛司特，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有时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有时处于撒里克式状态。他大概70岁，中等身高，外表让大家想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他拥有贾拉里型玛司特的大部分特征，有时就会发火。他常坐在曼戈姆一座桥附近的路边。第三次联系，他给巴巴一只苹果。参见照片。

地名：曼戈姆（Mangom）



克什米尔（曼戈姆）的潘迪特·卡希卡克。
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

名称：阿米尔·萨赫伯·玛图（Amîr Saheb Mattû）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9月4日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非常年迈，据说不止125岁。他基本一年四季赤裸，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住在树下的一间小屋，身边养着十多只狗，吃饭前，会先喂狗。实际上给他的大部分食物，好像都是狗吃掉的。参见照片。

地名：马坦德（Martand）



克什米尔（马坦德）的阿米尔·萨赫伯

名称：桑雅士巴巴（Sanyâsî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9月4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求道者。

地名：马坦德（Martand）

名称：**拉希姆·萨赫伯（Rahim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1日

记载：身穿旧衣，厌恶进食。

地名：纳迪哈尔（Nadihal）

名称：**阿哈德·萨赫伯（Ah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4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跟家畜一起坐在谷仓里。

地名：帕姆普尔（Pampur）

名称：**西坎德尔·萨赫伯（Sikander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7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地名：普奇哈尔（Puchhal）

名称：**孙·萨赫伯（孙·玛图）Sun Saheb(Sun Mattû)**

联系日期：1944年9月7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现已去世。

地名：普奇哈尔（Puchhal）

名称：**阿齐兹·萨赫伯（Azîz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7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中年，高大肤黑，衣衫褴褛。有时说话明理，更多是胡言，性情温和。当天巴巴联系他三次，是在前往普瓦玛的路上遇见他的，路况糟得无以复加。

地名：普瓦玛（Pulwama）

名称：**萨拉姆·谢赫（Salâm Sheikh）**

联系日期：1944年9月7日

记载：赤身裸体，很有名。

地名：普如苏（Purusu）

名称：**苏丹·玛图（Sultân Mattû）**

联系日期：1944年8月17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巴巴喂他饭。

地名：兰布尔（Rampur）

名称：**阿哈德·萨赫伯（Ah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4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住在一间不便的小屋，要爬梯上去。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艾哈迈德·萨赫伯（Ahmad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5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艾哈迈德·夏·索普瑞（Ahmad Shah Sôprî）**

联系日期：1944年9月5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第七座桥附近。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阿里夏·哈卡尼（Alî Shah Haqâni）**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一名中年求道者，坐在小房间里，四周有大堆的垃圾。他在斯利那加备受尊敬。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阿塔·萨赫伯（Atâ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阿齐兹·萨赫伯（Azîz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5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一个房间里待了许多年。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伽法尔·萨赫伯（Ghaffâr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5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哈巴·玛图（Habâ Mattu）**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斯利那加（Srinangar）

名称：**哈比卜达尔（Habîbdâr）**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8日

记载：在蒂尔巴伽姆（Tilbalgam），无更多记录。

地名：斯利那加（Srinangar）

名称：**哈瑞哈尔·那姆达（Harîhar Nâmdâr）**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9月4日

记载：* 一位高级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非常年迈，据说有105岁左右，赤裸，坐在树下。他是玛罕特（教派领袖），也是一间埃舍的主持，住着很多弟子。

地名：斯利那加（Srinangar）

[译注：《美赫主》中，此人名字为：哈萨尔·那姆达（Harthar Namdar）。]

名称：**伊斯巴特·玛斯坦（Isbat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名：斯利那加（Srinangar）

名称：**拉克希曼·达斯（Lakshman Dâs）**

记载：*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例，说明一名求道者怎样错过被巴巴联系的机会。一天，巴巴隐瞒身份去了他的埃舍，却被告知拉克希曼·达斯在沐浴，不见任何人。几天后，拉克希曼·达斯听说美赫巴巴在附近，就派一名女弟子过去，请求巴巴面见。巴巴拒绝了，说他一开始已错失机会，一旦失去，现已无法挽回。这是在1944年。

地名：斯利那加（Srinangar）

名称：**麦·玛司特尼（Mâi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0日

记载：* 一名不错的老玛司特尼。她的怪癖是吃草和米，饮无奶茶。拜度先去见她，她给他25只面饼，巴巴将饼分给满德里。

地名：斯利那加（Srinangar）

名称：**米拉克·夏（Mîrak Sha）**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8月

记载：* 一名高级行者，在整个克什米尔闻名遐迩。他在沙里玛村有间埃舍，靠近著名的沙里玛花园。他曾致信巴巴，表示他（巴巴）是神，自己想来和他一起生活。他皮肤白皙，脸型窄长，中年，衣着精美。从来访者那里收钱，时常宴请穷人。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马特拉·德薇（Matrâ Dêvî）**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能背诵古兰经（哈菲兹）。她是个老妪，也是地主，但关注灵性事物甚于土地。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夸迪尔·玛图（Qâdir Mattû）**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在一座清真寺里，无特别之处。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萨比尔·萨赫伯（Sâbir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9月5日

记载：在斯利那加市的一个区，巴特玛纳的一处坟场。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夏班·玛斯坦（Shaba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希亚尔·萨度（Shiâl Sâdhû）**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一个萨度，中级玛司特。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希德·萨赫伯（Shid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苏班·马图（Subhân Mattû）**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8月20日

记载：* *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总是很开心。大概50岁，脸上涂满泥巴和散沫花。1943年卡卡先去看他，他给卡卡一只橘子和一安那，然后巴巴联系他。1944年马萨吉带他来见巴巴，他一到巴巴跟前，就在地上打滚，望着巴巴，喊道：“他是安拉。”据说他曾被看见，在相隔短时间内，现身在克什米尔山谷相距很远的地方，人们相信他通过某种特殊能力，以

神秘的方式到处活动。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韦德拉姆·马图（Vêdrâm Mattû）**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3日

记载：不是很特别。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瓦哈伯·马图（Wahâb Mattû）**

联系日期：1944年8月26日

记载：神癫。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3年4月

记载：* 这是1933年，西方组赴印度的旅行期间。大家从哈万返回，途经著名的沙里玛花园大门时，注意到一个剃光头的矮瘦男子。他正扮着鬼脸，同一群小孩嘻哈胡闹，孩子们十分享受他的嬉闹。他走向巴巴，伸出手来，一边笑着，巴巴朝他微笑，打手势回应他。巴巴后来解释，他是一名借用特使，能够现身在任何地方，即他是一名阿卜道，专门在儿童和年轻人中间工作。（对借用特使的阐释，参阅本附录后的补充附录。）

地名：斯利那加（Srinagar）

名称：**拉尔·萨赫伯·玛图（Lâl Saheb Mattû）**

联系日期：1944年8月31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村里溜达，无特别之处。

地名：苏姆巴尔（Sumbal）

名称：**阿克拉姆·夏（Akram Shah）**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8月28日

记载：一名高级行者，常坐在图拉姆村附近的山上，会睡在坟场，巴巴在那里联系他。大多数日子，会有25至30人在他家，因为阿克拉姆·夏闻名整个克什米尔。有时他会乱说几句，就像个玛司特，但总体上能自如掌控外部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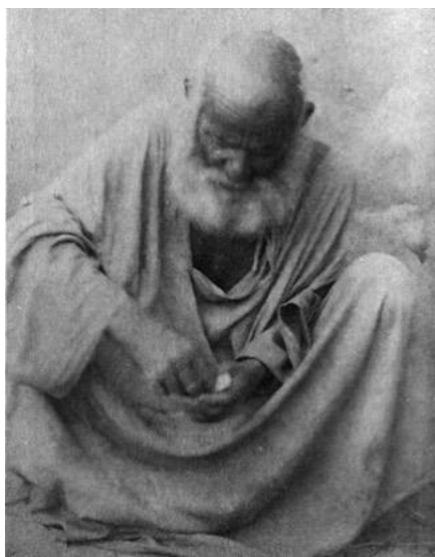
地名：图拉姆（Tulamul）

名称：**拉希姆·萨赫伯（雷赫曼·萨赫伯）Rahîm Saheb（Rehmân Saheb）**

联系日期：1943年9月；1944年8月29日

记载：** 他是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常在图拉姆村的田间巷子里溜达。联系期间，他给巴巴一把旧刷子和一块砖，给拜度一小块木头和少许牛粪。他是一名老人，作为伟大玛司特，在克什米尔很有名。参见照片。

地名：图拉姆（Tulamul）



克什米尔（图拉姆）的拉希姆·萨赫伯。
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

名称：**阿萨特·萨赫伯（Asat Saheb）**

联系日期：1944年8月31日

记载：* * 他也是克什米尔的五位伟大玛司特之一，赤裸，中年，皮肤干燥有鳞屑，住在楼上的走廊里，颇为不便。巴巴联系他时，阿萨特·萨赫伯要求给他挠痒——要求被满足。

地名：瓦那伽姆（Wanagam）

名称：**纳巴·夏（Nabâ Shah）**

联系日期：1944年9月1日

记载：一名老人，好玛司特，下楼见巴巴，并领巴巴上楼，到他房间联系。

地名：斋纳库特（Zainakut）

地点：卡苏尔（Kasur） 地图索引：D/3

名称：**邱达瑞·拉施（Choudharî Lâth）**

联系日期：1943年9月28日

记载：* * 一位贾拉里型的很高级玛司特，衣着臃肿，他坐在一个小房间，除了衣服层层叠叠，还披盖五六条毯子。不管是何季节，即使最热的月份，他也穿着这些衣物，裹得严严实实。他性情易怒，很难联系，拜度被他用凉鞋揍过后背。任何妇女走近，也会被他打。虽然难处，却是好玛司特。

名称：**蒙达巴巴（Mundâ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7月16日

记载：* 一名高级行者，18岁，巴巴解释说，其往世曾是瑜伽士。他身穿赭袍，不肯让巴巴离去。他追上巴巴，让他坐下，奉上酪乳。巴巴解释他们得走了，要赶火车，小伙子回复说：“我会让火车停住，您必须留下。”巴巴坐了一会儿，蒙达巴巴开始唱歌，并叫巴巴的满德里唱。巴巴示意伽尼医生唱，伽尼，则像那些不习惯对陌生听众唱歌者一样，难为情地勉强唱了。蒙达巴巴住在离卡苏尔几英里的皮特尼村。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3年9月28日

记载：三个玛司特，无特别之处。

地点：加特戈达姆* (Kathgodam) 地图索引：F/4

[*注：巴巴于1942年7月，在加特戈达姆的一间农舍闭关10至12天。其中很多天，他同（下面记载的）乌得曼·玛斯坦静坐。1942年7月17日，巴巴在加特戈达姆一处山腰上独自静坐一小时。]

名称：**巴尔巴瑞·玛斯坦 (Barbar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年7月12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喜爱叽里咕噜，胡言乱语，由此得名巴尔巴瑞·玛斯坦：“乱语”玛司特。

名称：**緬·萨赫伯·玛斯坦 (Miân Saheb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年7月12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乌得曼·玛斯坦 (Udermâ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年7月12日；1942年7月13日；1942年7月15日；1942年7月16日；1942年7月18日；1942年7月19日；1942年7月20日；1942年7月21日；1942年7月22日；1942年8月4日；1942年9月12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脾气和蔼，真正的贾玛里型。他是老人，山民出身。7月12日首次被带来见巴巴，次日他自发来到巴巴的农舍。故从那天起，巴巴每天同他静坐闭关数个小时。

8月4日，乌得曼被带到德拉敦，住了三周左右，巴巴每天给他洗澡喂食。（当时巴巴率大批弟子逗留德拉敦。）9月12日，他被带到罗纳乌拉见巴巴，却在那里患上痢疾，被送到美拉巴德治疗。遗憾的是，美拉巴德的几名医生，虽然投入大量的精力为他治疗，似乎未见效果，故让能干的查干把玛司特送回加特戈达姆。不过，在返程途中，乌得曼由于痢疾急性加重，在布道恩车站去世。

地点：卡特尼 (Katni) 地图索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 年 3 月

记载：被带到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 3 或 4 天。一名好玛司特，参阅贾巴尔普尔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加济贝德 (Kazipet) 地图索引：E/9

名称：海达瓦隶 (Hyder Walî)

联系日期：1943 年 3 月；1945 年 6 月 7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圣陵里。

名称：瓦隶海达 (Walî Hyder)

联系日期：1943 年 3 月；1945 年 6 月 7 日

记载：* 名字正好与上述的玛司特前后颠倒，但这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爱饮棕榈酒，对食物漠不在乎，故不得不由别人喂他。他会礼貌地行礼，说“赛俩目”，以此欢迎所有来者。他住在一个地主家，地主会照顾他，也在乡间到处溜达，不易追踪。

地点：堪得瓦 (Khandwa) 地图索引：D/7

名称：古拉卜·夏 (Gorâb Shah)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12 日；1944 年 4 月 27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老玛司特，身材矮小，住在一个面对清真寺的小房间，实际年龄不为人知。有个老人告诉拜度，他少年时，古拉卜·夏已经是老玛司特。古拉卜·夏从不坐轿车。不过，一次他想访问某村，有一辆车开来，供他用。古拉卜·夏拒绝坐入，而叫开车者直接驶往该村。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驶抵时，古拉卜·夏已经在村里。

平常古拉卜·夏不收任何人的东西，但拜度给他糖果和钱时，他破了例。他现已去世。

名称：哈瑞哈尔·达达吉 (Harihar Dâdâjî)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是度尼瓦拉·达达的传承人。他按度尼瓦拉·达达的习惯做法，一直燃着圣火 (dhuni)。卡卡给他糖果、花环和椰子，达达吉把花环给卡卡戴上，并把椰子放到圣火上。

他住在萨那瓦特 (离堪德瓦 4 英里的小村)，有一间非正式的埃舍，还有侍者和弟子。参见照片。



堪得瓦的哈瑞哈尔·达达吉

名称：卡鲁巴巴·玛斯坦 (Kallû Baba Mastân)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12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面包店。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27 日

记载：大约 100 名穷人，由埃瑞奇和卡卡召集一处。巴巴给每人洗脚，然后在一个隐蔽房间给每人 2 卢比。

地点：卡纳 (Khanna) 地图索引：D/3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3月

记载：两名玛司特，其中一个是好玛司特，另一个一般。

地点：汗布尔（Khanpur） 地图索引：B/4

名称：**巴巴（Baba）**

联系日期：1946年9月28日

记载：* * 他是一名第三层面、贾拉里型的好玛司特，在一趟沉闷的旅程中意外联系到的。美赫巴巴同几名满德里乘火车前往（信德）海得拉巴，日落后不久，美赫巴巴吩咐卡卡，火车停靠车站时，就到站台上寻找玛司特。在汗布尔，卡卡发现月台上有个胖老头，朝车厢走来。卡卡叫他上车，可老头不肯，并向美赫巴巴要100卢比，对他说：“对您这样的皇帝来说，讨这点钱可谓九牛一毛，因为我想去麦加朝觐。”车里的本地人听到此言，不禁笑了，但他们也说，许多去麦加朝觐的人都见过他，他会去麦加，在那里迎接他们，不过无人知晓他究竟怎样前往麦加的。玛司特就此话锋一转，说他想为朝觐者买古兰经。美赫巴巴表示，若玛司特跟着他一直到（信德）海得拉巴，就给他100卢比。他拒绝了，可火车快要开动时，他拉起车站上的某男孩，两人挤上了车。玛司特随后坐到美赫巴巴的身边，答应去海得拉巴。接着他开始跟美赫巴巴搭话，向他讨钱，先要10卢比，再要20卢比，如此等等，以种种借口，最后得到100卢比。之后他把这笔钱给身边的男孩，吩咐他拿10卢比给某某人，30卢比给某某人，就这样，他似乎将全部钱款用于贫困家庭。美赫巴巴叫玛司特祝福他在海得拉巴的工作，玛司特同美赫巴巴握手，并要他的布单，便给了他。

再驶过三个站后，他起身触摸美赫巴巴的足。美赫巴巴也同样摸他的脚，玛司特随后下车。这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例，说明美赫巴巴会尽力满足我们可能视为一个无赖的狡猾要求或者一个疯子的心血来潮；此人是好玛司特，故美赫巴巴会不遗余力地满足他的最微小心血来潮。

地点：库甸-卡斯（Khudian Khas） 地图索引：C/3

名称：**巴巴·霍希·阿里夏（Baba Hôsh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3年7月15日

记载：* 一名赤裸的老人，却是高级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住在离库甸-卡斯几英里的乔克特（chorkot）小村。往返乔克特的旅途非常累人，实在难忘。返程时租了驴子，载两名巴巴弟子回车站。这二人皆年过半百，一前一后坐驴背上，可驴儿往前没走几步，两人就失去平衡，掉到地上。

他们只好笑笑，叹口气，徒步走向车站，巴巴领路。天气酷热，走了几英里，车站遥遥在望，他们看到火车已到站，显然即将开动。拜度赶紧往前跑，请求站长延迟几分钟发车，以免其余同伴被落下。站长答应请求，他们全都及时赶上火车。不过，从乔克特出发时从驴背摔下的两人，其中一位，最后在车上晕过去，“昏倒”近半小时。

地点：库尔达巴德 (Khuldabad) 地图索引：D/8

名称：麦巴布 (Mâi Bâp)

联系日期：1939 年 5 月 18 日

记载：奥兰加巴德人。从奥兰加巴德被带到库尔达巴德，巴巴所住的政府招待所，在那里联系。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参阅奥兰加巴德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库尔贾 (Khurja) 地图索引：E/4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5 月

记载：他是一名好玛司特，别无记录。这是 1941 年 5 月，从德拉敦赴阿杰梅尔的汽车旅行途中。

地点：胡沙布 (Khushab) 地图索引：C/2

名称：卡西姆·阿里·巴巴 (Kâsim Al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6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有时玛居卜式，有时撒里克式。他住在离胡沙布近 7 英里的小村，贾拉勒布尔。很难去该村，因为只有一条车辙很深的沙石路。这位玛司特据说拥有秘术能力，人们相信他无需游泳或乘舟，就能过河。他似乎还有一种支配群众的神秘能力，因为每当他对听众讲话，人人都感到独自一人，而且卡西姆·阿里的话是特别对他说的。

卡西姆·阿里·巴巴来到胡沙布后不久，据说一些本地农民做了同样的梦，梦中一位已故圣人（他们常去他的圣陵祈福）显现并告诉他们，现在能力在卡西姆·阿里手中，他们今后应该去找他祈福。

卡西姆·阿里是一位老人，大概 80 岁，衣服脏又破。来胡沙布之前，他曾到处流浪近 30 年。

地点：基拉喀莱 (Kilakkarai) 地图索引：E/13

名称：帕鲁克拉巴巴 (Pallûkollah Baba)

联系日期：1940 年 12 月 6 日或 7 日；1941 年 2 月 15 日

记载：** 一位非常伟大的玛司特，处于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巴巴曾经（从宽泛的意义上）把他称作“玛司特之王”。

他是一名南印度的穆斯林，讲泰米尔语，因此巴巴弟子（很少人懂泰米尔语）不容易与他交谈。巴巴初次想找帕鲁克拉巴巴，是早至 1940 年 1 月，实际上当时巴巴专程追踪他，远至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

不过一直未果，直到 1940 年 11 月，巴巴一行在锡兰时，卡卡获得帕鲁克拉巴巴下落的线索，遂动身出发，渡过锡兰与印度相隔的浅海，来到基拉喀莱村。他找到这位伟大的玛司特，一位年迈体弱的老者，据说有 115 至 120 岁。他过于虚弱，无法走路，必须抬着从一处到另一

处。因此，原计划带这位伟大玛司特跟他去锡兰见巴巴的卡卡，被迫改主意。卡卡因而在基拉喀莱过夜，当晚他听到关于伟大的帕鲁克拉巴巴的许多故事。传闻这位玛司特不用辅助就能过深河，以下故事是该神秘能力的一个例子。多年前，帕鲁克拉巴巴习惯每月两次，由一名穆斯林船夫摆渡过一条附近的河，再造访对岸的某个村。一天，帕鲁克拉巴巴来到河边，叫船夫自己撑船过河，马上到对岸的某村，找他的朋友。于是船夫过了河，马上去朋友家，令其惊讶的是，发现帕鲁克拉巴巴已经在那里，跟他朋友坐一起。帕鲁克拉巴巴过于年迈体弱，不可能游过那条无桥之河，当时那里似乎也没见着别的船。这件事——帕鲁克拉巴巴用某种方法，先于他来到朋友家——使船夫确信自己见证了奇迹。由于此事，还由于许多其他的个人奇迹，帕鲁克拉巴巴逐渐声名远扬，享有盛誉。

巴巴首次联系他，是在 1940 年 12 月 6 或 7 日从锡兰返回时，一行人在拉姆纳德逗留了一两天。那次巴巴单独同他坐了半小时。第二次联系就在两个月后，巴巴从拉吉普塔纳的斋浦尔，千里迢迢来到印度半岛的这个最南端。巴巴于 2 月 15 日（他的生日）抵达基拉喀莱，当天上午要求随行者禁食，直到他联系过帕鲁克拉巴巴。同玛司特坐了一小时后，巴巴一行返回本地的驿站旅馆，打破禁食。这是最后一次联系这位伟大的玛司特，他后来已去世。参见照片。



基拉喀莱的帕鲁克拉巴巴

地点：吉申格尔（Kishangarh） 地图索引：D/5

名称：巴亚巴巴（Bhâyyâ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表现出不愿被巴巴联系。联系其他玛司特，尤其奥兰加巴德的麦巴布，有时候的恰提巴巴，表明他们对巴巴的反应是矛盾的，而且他们有时承受的某种灵性负担几乎超出其忍耐力。巴亚巴巴起初是在一家餐馆遇到的，他拒绝去接受巴巴联系。请他坐巴巴身边时，他回答：“我知道您同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不去。”巴巴随后想亲手喂他饭，他却应道：“给我饭吧，我自己这就吃。”最后他离开这家餐馆到另一家，又稍作温和劝说后，最终满意地联系了他。

地点：柯尔岗 (Kolgaon) 地图索引：D/8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6年3月16日

记载：* 该村的1000名穷人，各被给予一包16磅的花生，用两码白布裹着。巴巴在一个专门准备的隐蔽房间，将一包包礼物给每人——男、女、老、幼——有的目盲，有的跛足驼背，都是穷村民，因贫困生活及体力劳动变得麻木。一组工作者提前选好每人，发给一张编号的票，交票后进门，走入巴巴所坐的房间。

地点：科塔尔 (Kotah) 地图索引：D/6

名称：辟尔·法兹尔·夏 (Pir Fazl Shah)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12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据说近117岁，但联系时，仍身康体健。巴巴一行抵达后，法兹尔·夏开始语无伦次，而且费解，似乎心情过于激动，难以自抑。他随即恭敬热情地接待巴巴和弟子，搬来椅子，请巴巴单独坐下，似乎他马上认出巴巴是大师。不一会儿，法兹尔·夏和巴巴进房间，单独坐一起。房外的人听到，法兹尔·夏开始饱含深情地哭泣。他对巴巴说：“您来之前，没人像您这样以神爱之箭触动我心。您有能力毁灭并淹没世界；没人完全知道您的伟大程度。您是时代的灵性权威，我若死去，愿再生为人亲近您。”接着恳求巴巴，一回家就给他写信，又说在收到信之前，他会寝食难安。他坚持让巴巴记下他的地址，由一名弟子写好地址后，他递给巴巴，随后巴巴一行离去。法兹尔·夏不管住哪里，都自己打扫房间，受到千万民众的广泛尊敬。据说他后来已去世。

地点：克塔兰卡 (Kottalanka) 地图索引：G/9

名称：赛义德·阿玛德·阿里夏 (Saiyid Ahmad Ali Shah)

联系日期：1943年3月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该地区的灵性负责人。他非常年迈，无牙齿，裸身坐在一个婆罗门家的门廊上。这位婆罗门尊敬并照顾赛义德·阿玛德·阿里夏，并在自家对面，为来访玛司特的民众建了免费客栈。

拜度先去见玛司特，对他说：鲁斯特姆来了（意指巴巴）。玛司特回话：“不，乌鸦来了。”

（乌鸦出现某人面前是吉兆，预示朋友要到了。）

拜度起身要走时，摸了玛司特的脚以示敬意。玛司特随即站起，一拳打在拜度肚子上，叫他再坐下。拜度等待约半小时，再次起身要走，被准许离去，但要保证晚些回来。稍后巴巴来联系，离开前给婆罗门 20 卢比，为玛司特买一块垫子，再买些他喜爱的香水。

地点：库摩卡尔（Kul Mokal） 地图索引：C/3

名称：巴巴·赛义德·阿玛德·夏（Baba Saiyid Ahmad Shah）

联系日期：1943 年 7 月 16 日；1943 年 9 月 28 日

记载：* 一名瘦小的贾玛里型老玛司特，身高仅四英尺左右，骨瘦如柴，爱抽鸦片。尽管如此，他是一名好玛司特，在该地区备受尊敬。他养了牛，有间埃舍，住着很多弟子。他近乎赤裸，勉强用一条床单遮身。联系玛司特的旅程也很难忘，因为一名锡克教餐馆主人的举动令人赞赏。店主为巴巴一行做了饭菜，时至午夜，把它送到 2 英里外的火车站。他还不肯收钱，说乐意效劳。但在巴巴的坚持下，他被说服收取费用。巴巴当然是匿名旅行，符合他联系玛司特时的一贯做法。

地点：库尔岩（Kulyan） 地图索引：C/2

名称：戈达特·辛（Gûrdat Singh）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9 日

记载：** 此次联系，是在 1929 年巴巴同一批满德里赴克什米尔的巴士旅行途中。临近库尔岩，他们从一名锡克教徒身边驶过，此人朝巴士行礼致意，巴巴遂命令停车，说：“此地具灵性氛围，即使从物质角度来看。”巴巴和满德里下车，拉姆玖走向仍站路边的锡克教徒。戈达特·辛指着巴巴，对拉姆玖说：“他是大师，他是真正大师，他的恩典已赐予我。”最后又说：“愿我牺牲在他足下的尘土里。”当时巴巴表示，此人是一名高级灵魂，有家室。现在巴巴解释，按第一章授予的分类，他是一名高级行者。

地点：库普（Kup） 地图索引：D/3

名称：托塔普瑞（Tôtâpûrî）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第六层面贾拉里型玛司特，闻名遐迩，全身赤裸。他住在一条灌溉渠附近的小屋，首次联系时，给他香蕉和一些香烟。他常到处溜达，身边养狗。1946 年巴巴去看他，但未真正联系他，因为他拒绝一切友好表示。拜度还给托塔普瑞的一只狗喂食，希望此举会让玛司特心情愉快，可他对此也恼火，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联系他的尝试。

地点：库朗瓦得（Kuranwad） 地图索引：D/9

名称：克里虚纳（Krishna）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1 日；1942 年 1 月

记载：* * 一名伊特法齐型的好玛司特，有些贾拉里型特质，巴巴说他在别处从未见过如此不安宁的玛司特。本地王公照顾他，见他需要时，就常给他新衣。第二次联系时，克里虚纳住在王公的宫殿，打听到他的下落后，他们被带入宫殿。玛司特被领出来，衣着精美，他们几乎认不出他。巴巴在一家餐馆联系他，半小时后他们发现他在另一条街，又是衣衫褴褛。每当给他新衣，他会尽快脱下衣服，扎成一捆，放在某间屋子。一捆捆衣服（数量很多）都堆集在此屋。克里虚纳是中年人，高瘦肤黑，是好玛司特。

[译注：《美赫主》中的地名为库隆得瓦得（Kurundwad）。]

地点：拉合尔*（Lahore） 地图索引：C/3

[*注：1943年7月（？）7日至1943年11月21日，巴巴一行逗留拉合尔。]

名称：阿米尔·禅德（Amîr Chand）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上了年纪，住在楼上房间，非常脏。身边通常有5到10人，有的人会照顾他的需要，有些则希望得到“棉价”方面的提示（这是印度常见的赌博形式）。他平常养着几只狗。现已去世。

名称：巴巴·海厄特·玛司特（海厄特·夏·巴巴）Baba Hyât Mast（Hyât Shah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5月；1946年5月7日

记载：1942年首次联系，他裸身坐在公园的一棵树下。他是一名好玛司特，据说在那棵树下生活了近20年。1946年联系时，他还在树下心仪的老地方，但此时身穿黄衣。

名称：巴巴·卡姆卜利瓦拉·玛斯坦（Baba Kamblîwâlâ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年8月21日

记载：一个好玛司特，总是到处溜达，常坐在赛义德布拉的一座清真寺里（在此联系他）。

名称：巴里·玛斯坦（Bal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年9月22日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扛着一面红旗，几根棍子。有时他在铁路边溜达，并挥动红旗，故不认识他的司机会停下火车！他会坐火车在旁遮普各地旅行，在许多地方都很有名。他被带到巴巴住所联系。

名称：巴布·迪克拉瓦拉·玛司特（Bâp Dikrâ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6年5月8日

记载：* 这名字是巴巴取的，意思是“父子玛司特”。儿子是真正的玛司特（一名好玛司特），35至40岁，赤身裸体。父亲怀着深爱和尊敬照顾他儿子，并自称是儿子的弟子，说他是孩子的灵性之子。父亲似乎也即将成为玛司特，两人是很有喜感的一对。儿子是典型的玛达扎德型玛司特。

名称: **本伽利·麦 (Bengâlî Mâi)**

联系日期: 1942 年 5 月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尼, 坐在阿纳卡里一家医院旁的路上。现已去世。

名称: **邱拉·赛因 (Churâ Sâin)**

联系日期: 1943 年 11 月 4 日

记载: 一个年迈老人, 清洁工阶层, 中级玛司特, 住在德里门附近, 备受本地清洁工的尊敬。

名称: **法朱·玛斯坦 (Faju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3 年 10 月 7 日

记载: 一名中年玛司特, 无特别优点, 在伊奇拉的坟场联系。他要么躺着要么站着, 从未见他坐过。

名称: **梵提玛司特 (Fantî Mast)**

联系日期: 1943 年 10 月 7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法朗费瑞·玛司特 (Farânferî Mast)**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8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吉达瑞·马哈拉吉 (Girdhâr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8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贡达瓦拉巴巴 (Gundâwâlâ Baba)**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贡度玛司特 (Gundu Mast)**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23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兴都·赛因 (Hindu Sâin)**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7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 无更多记录。

名称: **伽斐尔·玛斯坦 (Jâffer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身穿黑衣, 扛着大棍, 备受尊敬, 其实却没什么特别优点。

名称: **伽斐尔·夏 (帕唐瓦拉巴巴) Jâffer Shah (Patangwala Baba)**

联系日期: 1942年5月; 1943年(?)8月; 1946年5月7日

记载: * 一名高大、肥胖的玛司特, 蓄长发白须, 穿卡夫尼, 酷爱放风筝(patang)。最后一次联系时, 他住在古城区北端的古堡附近。他是好玛司特。每次联系, 巴巴都给他几只纸风筝。(放风筝的运动, 深受印度儿童喜爱。)

名称: **佳尼·玛司特尼 (Jânî Mastânî)**

联系日期: 1943年9月30日; 1943年11月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尼, 近乎裸身坐在緬·米尔(Mian Mir)的圣陵里。若给她衣服, 她会扔掉。

名称: **卡拉·玛斯坦 (Kâlâ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3年10月7日

记载: 一名到处溜达的中级玛司特。

名称: **卡拉·赛因 (Kâlâ Sâin)**

联系日期: 1943年11月4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克什米里巴巴 (Kashmirî Baba)**

联系日期: 1943年9月17日; 1946年5月5日

记载: 无特别之处。

名称: **拉巴·赛因 (Labâ Sâin)**

联系日期: 1943年10月7日

记载: 在拉合尔的郊区伊奇拉。无特别之处。

名称: **拉伽·玛司特 (Lagâ Mast)**

联系日期: 1942年5月

记载: 在灯门(Batti Darwaza)附近, 无更多记录。

名称: **洛巴·玛司特 (Lôbâ Mast)**

联系日期: 1943年9月26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 但年迈体弱, 坐在伊奇拉的一座圣陵里, 由圣陵所在的坟场看护者照顾他。

名称: **洛伊·玛斯坦 (Lôyî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6年5月8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麦·库里 (Mâi Kûlî)**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26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尼, 面前燃着圣火 (dhuni)。年迈有名, 有很多弟子。

名称: **玛纳·玛斯坦·帕坦 (Manâ Mastân Pathân)**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 一个高大老人, 中级玛司特, 一身行装颇为滑稽。他肩扛被子, 手提水壶、油灯及炊锅, 四处走动; 身边带着两三只大狗。每当他发现流浪幼犬 (这在印度任何城市的街上都很常见), 会把它们抱在怀里, 一边提着他的油灯、水壶及炊锅, 或者用绳套住小狗的脖子, 牵到他的屋。他最爱聊的话题是回家乡白沙瓦, 一个谈论多年的话题, 不过好像继续住在拉合尔。

名称: **曼度·玛斯坦 (Mandû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23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 1941 年 3 月

记载: **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尼, 在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地方坐了 25 年。周围民众说, 现有的店铺建成之前, 她就在那里。1941 年, 她坐的地方后面, 紧挨着一间修车行。她头上戴着一条披巾, 因泥巴尘土变得很硬, 积满污垢, 看着几乎像硬纸板。她的脸被披巾遮住。一天夜晚, 巴巴带诺芮娜 (斋浦尔赴奎达的巴士旅行途中) 去看这名玛司特尼, 他掀开她脸上的披巾。她面容黝黑, 奇特的淡蓝色眼睛, 她崇拜地抬头望着巴巴, 双手合十, 说: “安拉。”她有个怪习惯, 有食物给她, 她就埋到身边的土里。对巴巴送她的一盘食物, 她也这样做。(据说她现已去世。)

名称: **玛司特尼·麦 (Mastânî Mâi)**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7 日

记载: 一个姑娘, 求道者, 坐在拉维河的岸边, 一间用旧铁路枕木搭成的小屋。她孤身住在那里, 尽管该地区很乱, 有失贞的风险; 但她纯洁, 爱神。

名称: **米斯金巴巴 (Miskin Baba)**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17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莫修丁 (Môhiuddin)**

联系日期: 1943 年 8 月 1 日

记载: 一名老人, 求道者, 发誓沉默多年, 有很多弟子。将他带到巴巴住所联系, 离开前给他一卢比。

名称: **莫提巴巴 (Môtî Baba)**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7 日

记载: * 一名高瘦的男子, 脸刮得干净, 55 岁左右, 有许多包袱, 天晓得里面放着什么。他在堪贾瑞-莫霍拉, 靠着一面墙而坐。有时赤身裸体, 有时穿着几件脏旧衣衫。他是一位心界行者, 深受妓女的尊敬, 她们供他饭食。

名称: **蒙迪亚·玛斯坦 (Mundiâ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27 日

记载: 一名伊奇拉的求道者, 被带到巴巴住所, 洗澡、穿衣、喂食并联系, 给他一套茶杯和茶碟 (他索要的) 及一些钱后, 被送走。

名称: **穆尔里·赛因 (Mûrlî Sâin)**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17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纳瓦伯·阿里夏 (Nawâb Alî Shah)**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30 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 在拉合尔的郊区巴格班布拉。拜度先骑车去见他, 跟他有一番神秘的交谈。他对拜度说: “我想去阿里格尔, 但是道路对我关闭; 拉合尔有一位世界闻名的医生, 我会请求他的准许, 如果他批准, 我就去。”拜度问起医生的名字, 他回答: “牟尼 (沉默者)”, 并告诉拜度, 他 (拜度) 是从他那里来的, 所以他 (玛司特) 非常高兴。拜度随后明白, 纳瓦伯·阿里夏一定是隐秘地指巴巴, 因为一些玛司特时常这样做。这名玛司特非常高兴, 给了拜度一卢比、一片嚼烟叶和一包香烟。9 月 30 日巴巴过去, 联系他。

名称: **尼姆·玛斯坦·巴巴 (Nimû Mastân Baba)**

联系日期: 1943 年 9 月 23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 **南伯达尔 (Numberdâr)**

联系日期: 1943 年 11 月 4 日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 在清真寺里, 多年前曾是地主。

名称: **潘度朗 (Pândurang)**

联系日期: 1943 年 11 月 1 日

记载: 一个年迈老人, 住在小屋, 求道者。

名称: **帕坦·玛斯坦 (Pathân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3 年 11 月 4 日

记载: 无更多记录。

名称：**拉姆扎尼·麦** (Ramzânî Mâi)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11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尼，在一个地方坐了许多年。现已去世。

名称：**赛义德·玛斯坦** (Saiyid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5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胡祖里门 (Huzuri Gate)。

名称：**赛义德·玛斯坦** (Saiyid Mastân)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21 日

记载：他坐在一家电影院附近的树下，无特别优点。

名称：**谢鲁巴巴 (谢拉里·夏) Shêrû Baba (Shêrâlî Shah)**

联系日期：1943 年 11 月 4 日；1946 年 5 月 7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裸身在公园里溜达。首次在一家餐馆联系他，他索要水烟抽，接着要茶和饼干。1946 年在花园再次联系他，又给他茶和饼干。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5 日

记载：在阿纳卡里的人行道上，巴巴指出这名“高级行者”。这是 1929 年赴克什米尔的巴士旅行途中。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5 日

记载：在车站附近，巴巴指出这名“完人”。也是 1929 年赴克什米尔的巴士旅行途中。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记载：1941 年从斋浦尔赴奎达的巴士旅行途中，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3 年 9 月 21 日

记载：八名玛司特，除一人外，其他无特别优点。他们被带到巴巴住所，洗澡、喂食并穿衣后，七个中级玛司特被送回城区。一名好玛司特留在住所，巴巴对他工作，两三天后被送回。

地点：拉克萨尔 (Laksar) 地图索引：En1/A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7 日；1924 年 8 月 18 日；1924 年 8 月 19 日；1924 年 8 月 20 日

记载：四天里，巴巴和一小批弟子住在三等车厢乘客的候车室，每天巴巴联系很多萨度。这

次可能联系了数百名萨度。这是 1924 年“全印度”旅行期间。

地点：兰道拉 (Landhaura) 地图索引：En1/A

名称：**夸迪尔·萨赫伯 (Qâdir Saheb)**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 一名贾拉里型的高级玛司特，有时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有时处于撒里克式状态。老人高大蓄须，穿卡夫尼，住在荒野的一间小屋。联系时，巴巴给他 20 卢比。会面之旅非常辛苦，冒雨走过泥泞田野。

地点：拉乌哈 (Lawha) 地图索引：E/8

名称：**尼乌鲁提·马哈拉吉 (Nivrût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 年 8 月 29 日

记载：** 一位瘦削的老人，身穿脏衣，挨村流浪。他是很高级的玛司特，在该地区乡间很有名，但很难找到，因为他惯于走村串乡。他有个怪习惯，每月只洗一次、最多两次澡，但洗澡时有一套复杂的程序，要用 200 桶热水。让一个印度村子提供如此奢侈的沐浴，必定是不堪重负，然而他深受崇敬，任何意愿都能马上实现。巴巴首次从坎达哈来试图联系他，却经历一趟徒劳而疲惫的旅行。此事在坎达哈下面有记载。

地点：罗纳乌拉 (Lonavla) 地图索引：C/8

[*注：1942 年 9 月 12 日至 1942 年 12 月 22 日，巴巴一行逗留罗纳乌拉。]

名称：**阿拉伯巴巴 (Arab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10 月

记载：孟买人。一名好玛司特，被卡卡从克拉巴（孟买最南端）带到罗纳乌拉。他当时 40 岁左右，蓄长发胡须，很脏，穿长卡夫尼。巴巴喂他饭后，他从住所逃走，推测他自己返回了孟买。

名称：**马哈尔·玛司特 (Mahâr Mast)**

联系日期：1942 年 10 月

记载：一个平凡、沉默的中年玛司特，清洁工阶层，不乞讨也不收取钱，习惯捡碎纸片。

名称：**马斯坦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10 月

记载：一个年轻人，有哈瓦，会讨钱，再给别人。现已去世。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联系日期：（1942 年 10 月 8 日）

记载：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巴巴派人把他从美拉巴德接来，他在罗纳乌拉住了几周。

巴巴以一贯的方式同他工作。

名称：**夏拉瓦提 (Sharâwaty)**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一名神癫者，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几天。参阅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乌得曼 (Uderm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9 月 12 日

记载：加特戈达姆人，被带到罗纳乌拉 5 或 6 天。他患了病，被送到美拉巴德。（参阅加特戈达姆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勒克瑙 (Lucknow)** 地图索引：F/5

名称：**安拉瓦拉巴巴 (Allah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1943 年 10 月 21 日；1946 年 5 月 16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衣衫肮脏破旧，坐在一座清真寺旁的小壁龛里。有人靠近，他就举起手，说“安拉”，期望对方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他。

名称：**巴瑞·碧维 (Barî Bîwî)**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1 日

记载：一名胖老妪，穿长卡夫尼，提着包袱。白天她喜欢坐在一个地方，夜晚在市区街上溜达。一名好玛司特尼。现已去世。

名称：**戈德里瓦拉巴巴 (Gôdr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6 日

记载：一名不太有趣的玛司特，坐在街边，周围有一堆垃圾，谁都不敢动或清理。他在那里坐了很多年。

名称：**玛司特尼·焦普里瓦隶 (Mastânî Jhâpriwâlî)**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6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尼，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纳西班·玛司特尼 (Nasiban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1942 年 3 月；1943 年 10 月 21 日

记载：** 一位老妪，第六层面的心界行者，现已去世。她习惯坐在勒克瑙的一座桥旁。1941 年首次联系时，巴巴送她一件特别的纱丽和一些糖果。她拿了少许糖果，把其余的还给巴巴。1942 年第二次联系时，她那天去了一个贱族聚居区，巴巴过去，送她一条围巾。她先用围巾裹头，然后马上取下，给了站旁边的一个贱族妇女。接着她又要一条围巾，同样这么做，给了在场的另一妇女。她在勒克瑙极受尊敬，据说一名王妃不时会来拜访她。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3 日

记载：* 1943 年，巴巴和一批弟子在加尔各答派发帕萨德后，返回拉合尔途中，他决定在勒克瑙停留几天，大宴当地穷人。由拉姆提萨出版联盟的成员协助，安排膳食烹饪，在沃尔玛纪念堂图书馆，招待近 300 名贫弱民众，享用一顿盛宴。勒克瑙的协助者对巴巴的身份特别好奇，由于巴巴的名字必须保密，很难避免许多人的打听，这些人都被他的人格，被他的沉默所吸引。这次宴会在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因为互不相容的诸宗教种姓的婆罗门、穆斯林、麻风病人、乞丐等，坐在一起进餐；这在印度很不寻常。巴巴在满德里的协助下亲自盛饭，餐后每位客人接受巴巴亲手递给的一卢比。

地点：卢迪亚纳 (Ludhiana) 地图索引：D/3

名称：丹德卡·巴巴 (Dandêkar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4 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穿赭袍的老人，有间埃舍，男女弟子众多。他白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每晚下楼施达善。巴巴和随从抵达时，阿提仪式正在他跟前举行。阿提结束后，巴巴单独在他房间联系他。

名称：丹迪·斯瓦米 (Dandî Swâmi)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6 年 5 月

记载：一个相当正统的求道者。他体形肥胖，整天坐在一座寺院的室内。每天阿提仪式时，他接见弟子和其他访客。巴巴一行被要求翻出口袋，取下皮带、鞋子和钱夹（这样他们身上就没有皮制品），才获准进屋见他。

名称：甘塔瓦拉巴巴 (Ghantâ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4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一座高耸钟塔附近的小屋。

名称：哈密德·玛斯坦 (Hamîd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马哈维尔·玛居卜 (Mahâvîr Majzoob)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3 日

记载：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普里·纳拉延·马哈拉吉 (Pûrî Nârâyan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3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很好的灵魂，有一间埃舍，他会施食给穷人、萨度和任何访客。他是锡克教徒，有大批的锡克教及其他教派的跟随者。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记载：两名玛司特，无更多记录。这是 1941 年 3 月从斋浦尔赴奎达的巴士旅行途中。

地点：卢特拉 (Lutra) 地图索引：G/7

名称：因桑·阿里·巴巴 (Insân Al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12 月 6 日

记载：一名高瘦的男子，好玛司特，所住的偏僻小村，离最近的公路有 5 英里。巴巴同他坐了近一小时，但后来说，他虽然是好玛司特，其实不太适合巴巴的工作。往返他住所的行程，每趟都需要在黑夜中徒步 5 英里。

地点：莱亚普尔 (Lyallpur) 地图索引：C/3

名称：法吉尔·禅德·玛司特 (Faqîr Chand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5 日

记载：一个老人，很难联系，不过是一名好玛司特。白天在城区到处溜达，夜晚睡在路上。

名称：普雷姆·禅德 (Prêm Chand)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5 日

记载：一名肥胖肤黑的锡克教徒，蓄短须，中级玛司特。在离莱亚普尔火车站一两英里的麦喀邱吉，坐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房间里。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5 日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基督徒，巴巴很想联系他。但玛司特捉摸不定，难以联系。他的一名弟子说，玛司特看见巴巴一行走近，就躺下装睡。（要记住他没有外部手段可以知晓巴巴的身份。）巴巴在那里时，一名弟子摇摇他，试图让他起来，可他坚决继续装睡。巴巴去找他两次，都发生同样情况，他解释说，只要他们说服玛司特睁眼片刻，就能进行必要的联系。所以，似乎在必要时，直接扫视一眼就足以联系。可这种情况下，玛司特执意继续装睡，于是巴巴只好离去，未达到目的。

附录（四）

作者：威廉·邓肯发布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

按地名首字母顺序

（M 至 P）

地点：马德拉斯（Madras） 地图索引：F/11

名称：阿卜度拉·玛斯坦（Abdulla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23 日

记载：在瓦拉加哈路上的瓦拉加哈清真寺内，因人群众多，很难联系。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阿夏克·缅（Ashâq Mi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24 日

记载：一名老人，带着很多包袱，四五只狗。身穿脏衣，坐在路边，和狗玩耍。他是一名好玛司特，住在舒勒-达达-夏-玛堪（Shoole Dada Shah Makan）。

名称：阿齐兹·玛斯坦（Azîz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24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矮小，中年，衣服肮脏，住在达达-夏-玛堪的一座清真寺里。

名称：邦椎瓦拉·玛司特（Bundriw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24 日

记载：四处漫游，无特别之处。

名称：伽富尔·萨赫伯（Ghafûr Saheb）

记载：1939 年 9 月 (?) 6 日，被带到班加罗尔，巴巴在那里联系他。参阅班加罗尔部分，对此次联系的记载。

1945 年 7 月 24 日，在马德拉斯联系。

这名玛司特是贾拉里型和玛布比型的混合。

名称：卡吉瑞·辟尔（韦洛尔瓦拉） Kalgirî Pîr（Vellôrewâlâ）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24 日

记载：一名老人，好玛司特。有个帕西人照顾他，让他住在罗亚布兰姆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里堆满玛司特收集的垃圾。拜度先去见他时，玛司特给他茶和一条面包。

名称：卡利·卡姆卜利瓦拉（Kâlî Kamblîwâlâ）

联系日期：1945 年 7 月 24 日

记载：身披一块黑毯，到处溜达。无特别之处。

名称：**考特瓦拉巴巴（“外套”瓦拉巴巴）Kôtwâlâ Baba（“Coat”；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令人难忘，相当滑稽，因为他走路时裤子长又松，未系紧，不断地用单手或双手往上提。一忘记提裤子，就会掉下，可他似乎也不会注意，没裤子继续前行。他非常脏，还穿着一件松垮的旧外套，由此得名。

名称：**莫尔维·萨赫伯·玛斯坦（Mâulvî Saheb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4日

记载：* * 马德拉斯的灵性负责人，一位很好的贾拉里型玛司特。他是个胖老头，衣衫裤子都很脏，在特里普里卡尼区游逛。他常坐在一栋住宅旁，位于一条整洁小巷，两边分别是穷人与中产阶级的住房。巴巴给他香蕉。因为有好奇的围观者，很难满意地联系。

名称：**穆罕默德·玛斯坦（Mohammed Mastân）**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4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会缝合碎布，再撕开，又缝合一起。他是在安德森大街旁的后巷里找到的。为了联系他，拜度和埃瑞奇把他带到最近的办公地点，碰巧是一家小私营银行。两人解释说，他们的大哥（指巴巴）想单独和玛司特坐一会儿，请求银行家可否借用一下办公室。银行家二话不说，就指示员工离开房间，他本人也跟他们走到街上。信任一个完全陌生者，这种姿态真是不同寻常，让人耳目一新。巴巴在办公室联系了玛司特，房间里到处摆着银行家和员工留下的钞票。

名称：**纳丹·斯瓦米（Nâdân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 * 一名贾玛里型的中级玛司特，不知疲倦地用粉笔涂鸦。他会在水果市场闲逛，用一根粉笔在找得到的物体表面上，涂写他喜欢的单词、短语或数字。市场方圆几百码，在路上、人行道、柱基、护栏、墙壁、牌子——总之，任何吸引他的物体表面，都可以看到涂写着数英尺长的一连串数字或无意义的文字。他只乞讨一样东西——粉笔，一些店主会提供他，需要多少给多少。

名称：**罗摩奴阍·斯瓦米（Râmânuja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4日

记载：一个老人，常躺在法院旁的人行道上，以砖当枕；求道者，可能濒临神癫。

名称：**罗摩斯瓦米（Râmâswâmî）**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无特别优点，在蒂鲁沃蒂尤尔联系。

名称：**拉姆·斯乌如普·斯瓦米（Râm Swurup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全身赤裸，皮肤黝黑，刚步入中年，完全没有身体意识。在马德拉斯郊区的考鲁克佩塔尔（Korrukpettal）车站附近，有多座冷清的小庙，他住在其中一座庙里。他会吃五花八门的食物——甚至垃圾，如果手上有。巴巴喂他饭，同他坐了近一小时，并给他一卢比。他是一名奇特的玛司特，属于伊特法齐型，兼具玛达扎德型的特质。

名称：**萨度巴巴（Sâdhû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一名裸体萨度，中级玛司特，在蒂鲁沃蒂尤尔的沙丘上，一座小圣陵里联系。他常重复说：“Sab ham Khuda hain（我们全是神）”。

名称：**赛义德·安萨里巴巴（Saiyid Ansârî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4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赛义德·夸迪尔·巴德夏（Saiyid Qâdir Bâdshah）**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一名玛布比型玛司特，胳膊戴着镯子，总是心情愉快。

名称：**萨拉姆·阿勒库姆巴巴（Salâm Alêkum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3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逢人就打招呼“Salâm Alêkum（祝你平安）”，这是穆斯林的傳統问候语。夜间在普度佩特-贝古姆市场的一家理发店里联系他。看来他养成习惯，睡在这间店里。

名称：**苏鲁瓦苏·玛司特（Suruwasûr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4日

记载：一名玛司特，有规律的习惯是站在百老汇花园的一棵树下。他站在树下4小时，离开到城区溜达一会儿，然后返回，在同一棵树下又站4小时。

地点：**马杜赖（Madura）** 地图索引：**E/12**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年1月9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身材如巨人，举止古怪。他是壮实魁梧的老者，身穿四五件外套，脚踩旧软管做的凉鞋，到处走动。他爱抽雪茄，常嘴叼雪茄，大步流星，威风凛凛。他睡在马杜赖的大神庙里，那是全印度最宏伟的神庙之一。

他被带到旅舍，脱去一层层外套等衣物，由巴巴给他洗澡。他和巴巴在旅舍待了几小时，巴巴叫嘉尔·科罗瓦拉把他的大衣给此人。

在玛司特中，喜爱香烟和比迪烟很常见，但抽雪茄很罕见。巴巴联系过的玛司特当中，另外

只有这几人嗜好抽雪茄：坦焦尔的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奈伽帕塔姆的恰提巴巴，（德干）海得拉巴的玛玛·玛司特；恰提巴巴只是偶尔抽雪茄。

地点：马哈巴里什沃*（Mahabaleshwar） 地图索引：C/9

[*注：巴巴一行于1943年2月和3月，又从1946年12月4日至1947年5月25日，逗留马哈巴里什沃。自1946年12月20日至1947年1月25日，有个小规模的重埃舍，服务三个不同类型的对象：（1）玛司特和高级灵魂；（2）神癫者；（3）贫弱者。埃舍居民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不管是玛司特、神癫者还是贫困者。]

名称：阿卜度拉（Abdullah）

联系日期：1946年12月

记载：马哈德人，神癫者。白天大部分时间，他蹲着，膝盖缩在下巴底下，抽比迪烟，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像孩子有时说着玩儿。他是个年轻人，在马哈巴里什沃住了三四周。

名称：阿卜度·悉地克（夏·萨赫伯）Abdul Siddiq（Shah Saheb）

联系日期：1946年12月

记载：盘奇伽尼人。1946年12月至1947年5月25日，他住在马哈巴里什沃，期间他随巴巴一行去过萨塔拉。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这名中级玛司特的记载。

名称：阿里·夏（Ali Shah）

记载：阿美纳伽人。

1946年12月，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3天左右。

1947年1月，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10天左右。

1947年2月19日，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住到22日。

1947年3月23日，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2天。

参阅第二章对这位特别的玛司特（巴巴常把他带在身边工作）的记载。从以上记录可看出，他被召到马哈巴里什沃四次，同巴巴一起工作。在倒数第二次（2月），为期12天的闭关期间，他与巴巴一起度过最后4天。

名称：巴赫尔（Bashir）

联系日期：1946年12月

记载：奥兰加巴德人。一名贫穷老人，患帕金森症，不安分，很难管控。在马哈巴里什沃住了几天。

名称：伯尔瓦拉巴巴（Bhîr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7年1月

记载：伯尔的一位心界行者，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丹迪·布阿（Dhîndî Buâ）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瓦伊人。他在埃舍住了三周。他是第五层面的好玛司特，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贾斯特校长（Jaste Mâster）**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普纳人。被带到埃舍住了几天。一名年迈的穷人、校长及手相师，这名古怪老头健康非常脆弱。后来在普纳去世。

名称：**朱马（Jummâ）**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巴拉默蒂人，在埃舍住了 10 天。这名玛司特是玛达扎德型，有些贾玛里型特质。巴巴的早期弟子萨达希乌·帕特尔，将他从巴拉默蒂带到马哈巴里什沃。最初 1943 年，巴巴在贾尔冈联系过朱马，自那以后，玛司特肯定移居到巴拉默蒂。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卡比尔（Kabir）**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本特尔布尔和古尔杜瓦迪的玛司特。他在马哈巴里什沃住了 10 天左右。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部分，对这名惊人的玛司特的记载。

名称：**玛尼·拉姆（Manî Râm）**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阿美纳伽人。一名贫穷老人，家属疏于照顾，性格文雅。他在马哈巴里什沃住了三周。

名称：**帕尔万（Pahlwân）**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阿美纳伽人。在埃舍受宠。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这名有趣人物的记载。他在埃舍住了三周。

名称：**辟尔·夏（Pîr Shah）**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萨塔拉人。一个任意妄为的疯人，几天后被送走，因为难以管束。他在埃舍住了两三天。

名称：**拉姆禅德·萨瑟（Râmchander Sâthe）**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瓦伊人。一个疯人，实际没有他装得那么疯。他习惯坐着，注视小镜子里反射的太阳，说这样能杀死他眼睛里的虫（有间质性角膜炎）。在埃舍住了三四周。

名称：**拉扎克 (Razzâck)**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盘奇伽尼人。与其说神癫，不如说疯狂。行为非常幼稚，纯粹由于太懒，不分昼夜都会尿床，成天躺着吸烟或打瞌睡。在那里住了三四周。

名称：**夏拉瓦提 (Sharâwaty)**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罗纳乌拉人。一个怪老头，有各种妄想，在马哈巴里什沃住了几天。他离去后，给巴巴写了一封有趣的信，称他要去拜访他的灵性大师，“他是宇宙之主，亦是太阳和月亮之主”，并请求巴巴给他寄 2000 卢比！

名称：**索纳 (Sonâr)**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在埃舍住了三周。他来自阿美纳伽。

名称：**瓦苏德乌·斯瓦米 (Vâsudêv Swâmî)**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阿勒人。这个矮小老人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几天。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描记载。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普纳人。一名求道者，皮肤白皙、仪态威严的老者。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29 日

记载：马哈巴里什沃及周边村庄的穷人。近 28 名穷人被召集到埃舍，巴巴亲手给每人 10 卢比。

地点：**马哈德 (Mahad)** 地图索引：**一**

名称：**阿卜度拉 (Abdullah)**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住了近一个月。参阅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记载。神癫者。

地点：**马赫布卜讷格尔 (Mahbubnagar)** 地图索引：**E/9**

名称：**辟拉·瓦隶 (Pîrâ Walî)**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7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心态很快活，嗜饮棕榈酒。他每天步行9英里，从某村来到马赫布卜讷格尔，在一间棕榈酒店消磨一整天，晚上走9英里返回村子。

地点：马纳里 (Manali) 地图索引：E/2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6月

记载：一名萨度，在马纳里上方的温泉边。马纳里位于库鲁山谷顶部，罗唐关口下方。

地点：曼迪 (Mandi) 地图索引：F/3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6月2日

记载：一名年迈求道者，坐在河岸边树下的一间小屋。巴巴给他一卢比。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6月2日

记载：一名中级老玛司特，在坟场附近。

地点：门德拉 (Mandla) 地图索引：F/7

名称：**萨巴尔·布阿 (Sabbal Buâ)**

联系日期：1939年1月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90%的伊特法齐型，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的特质。他身材矮小，只在腰间裹一块麻布，全身裸露，到处挂着各种铁链、铁丝、锁、旧骨头等零杂物品。腰裹的麻布上，挂着几把镰刀和大包小袋，肩扛一根铁撬 (sabbal)，由此得名。他在纳巴达河的大桥边，住树下的一间小屋里，这是本地人为他建的。本地民众会供他食物，保持小屋整洁。萨巴尔·布阿会招呼路人，去坐到他旁边，之后他会辱骂他们，管他们要钱。他有一本簿子，让给钱者签名，写下给他的款额。一名男子是他的信徒，保管着这本记账簿，而玛司特，为回报这项服务，会从河里取水给他喝。萨巴尔·布阿原是本地法院办公室的信使 (听差)，有人猜想，这本记账簿是他早年经历的遗留物。

一天巴巴驱车路过，萨巴尔·布阿将轿车拦下，巴巴遂在桥上联系了他。他惯于站在桥边，举手拦下路过的轿车。

地点：曼德拉 (Mandra) 地图索引：C/2

名称：**阿什拉夫·堪 (Ashraf Khân)**

联系日期：1943年7月

记载：一名真挚虔诚的男子，古代圣人的直系后裔。他在品多瑞亚 (Pindoria)，离曼德拉

不远的小村。

地点：芒格洛尔 (Mangalore) 地图索引：—

名称：拉姆希虚 (Râmshish)

记载：

1939年10月17日，抵达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1940年4月)，随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美拉巴德。

(1940年6月)，被送回芒格洛尔。

参阅本附录的班加罗尔部分，对这名玛司特的记载。

地点：曼卡普尔 (Mankapur) 地图索引：G/5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青年，在火车站。

地点：马尔瓦尔 (Marwar) 地图索引：C/5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年7月

记载：一名萨度，获得联系，被给予钱。

地点：密拉特 (Meerut) 地图索引：E/4

名称：禅卡尔·萨度 (Chankhal Sâdhu)

联系日期：1946年8月

记载：一名萨度，真诚的求道者。

名称：奇姆塔瓦拉巴巴 (Chimtâ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2月

记载：一个胖老人，衣着精美，握着一把长铁钳 (chimta)，整天坐在房间里，有哈瓦。

名称：法朱·缅 (Fajû Miân)

联系日期：1946年8月1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戈拉伯·夏 (Gorâb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2月

记载：一名年迈老人，大概95岁，住在清真寺。他是求道者。巴巴联系他时，戈拉伯·夏身

患痢疾。

名称：**贾米尔巴巴 (Jamîl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一个老人，好玛司特，现住在某处空地的一间小屋。许多年前，他常坐在铁路站场。

名称：**美赫班巴巴 (Meherbân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 日

记载：* 一位第五层面的高级玛司特，住在火葬场。他样子凶暴，大眼炯炯如炬，有贾拉里型玛司特的火爆脾气。身边养着十多只狗。对胆敢靠近者（因他外表令人畏惧，本地人相当怕他），他会说“美赫班”（仁慈的朋友）。

名称：**乌达西巴巴 (Udâs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 日

记载：一名锡克教徒，初级行者。夜间把他叫醒，以便巴巴可以联系他。

地点：美拉巴德* (Meherabad) 地图索引：D/8

[*注：（1）1937 年 4 月 23 日，拉乎里疯人埃舍迁至美拉巴德，在此运作到 1939 年 9 月，后迁往班加罗尔。1940 年 4 月又搬回美拉巴德，1940 年 9 月最后解散。

（2）1940 年 4 月，玛司特埃舍从班加罗尔迁至美拉巴德，在此运作到 1940 年 10 月，至此可视为结束。不过恰提巴巴留在巴巴身边，随他旅行印度各地，直到 1941 年 9 月。此处列出的是，在美拉巴德联系的各个主要玛司特。对疯人埃舍各个成员的记载，都列在拉乎里下面。

（3）1942 年 1 月的某日，巴巴坐在美拉巴德的度内（圣火）旁，就玛司特做了阐释。度内火离巴巴写书的小屋很近。对本次谈话的记载，可参阅《美赫巴巴期刊》第四卷 227 页。

读者想了解 1939 年至 1947 年间，巴巴逗留美拉巴德的各个时期的具体日期，可参考本书末尾的大地图右下角的小地图。因具体日期太多，此处未收录。]

名称：**阿里·夏 (Alî Shah)**

记载：阿美纳伽人。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1943 年 5 月 29 日，被带到美拉巴德一天。

1946 年 1 月 5 日，连续七天（每天上午 9 点至中午），被带到美拉巴德。

名称：**巴巴简 (Baba Jân)**

联系日期：1928 年 4 月 1 日

记载：** 以下对赫兹拉·巴巴简访问美拉巴德的描述，摘自 F·H·达达禅吉对美赫巴巴生平的记述（原文古吉拉特语，略有改动）。巴巴的第一位大师赫兹拉·巴巴简，常年居住普纳，除了访问过普纳兵营和郊区，从未离开过该市一天。但 1928 年首次，巴巴简表示想离

开普纳去“探访我的孩子”，意思是访问在美拉巴德的美赫巴巴。据说提前数日，她不断地提到“阿美纳伽”和“我的孩子”。

1928年4月1日巴巴简的访问美拉巴德，无疑是美拉巴德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

早晨，巴巴再三表示，当天将有重大事件发生。11点半许，一部大轿车驶近美拉巴德，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的前面。车里坐着巴巴简本人！车一停下，巴巴简就说：“报信给我的孩子。”美拉巴德的那些日子，习惯做法是，一有访客到，就要报告在山上闭关的巴巴。一接到巴巴简抵达的消息，山上的满德里都怀疑，到底真是巴巴简本人来访，还是有人弄错了。不过当巴巴本人走出闭关处，开始往山下走时，全体满德里都跟着他下山。巴巴在铁道边停下（铁道位于山上埃舍与下美拉巴德埃舍之间），在下美拉巴德的对面，他只留一名随行满德里，叫其余人去达善他的大师。个个达善过她后，巴巴简用一贯的轻柔嗓音，意味深长地喃喃自语，大多都在讲“我的孩子”。达善结束后，巴巴简喝了点水，随后离去。

她在美拉巴德的整个期间，巴巴都在铁道的另一边，有几码之遥。由于某种原因，两者都未走近对方。巴巴简离去后，巴巴评论：“今天是最重大的日子。”次日，巴巴率几名满德里，赴普纳回访巴巴简。一行人不必走远，因为巴巴简已经在普纳滨江花园的老地方。这一次，巴巴也在远处，站在穆拉姆达河的对岸。只有两位大师知道，这些访问期间做了什么秘密工作。

名称：**拜因德瓦拉巴巴 (Bhainder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月

记载：孟买人。被带到美拉巴德四天。他住在孟买附近的拜因德，盐田边的一间小屋。雨季期间，洪水会淹没这些平坦荒地，他会一直坐在盐水中。不过现在本地人在他的屋里建了平台，使他高于水位。他是中年人，蓄长发胡须，穿着脏卡夫尼，屋外燃着一堆圣火（dhuni）。他备受当地盐商的尊敬。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î Baba)**

记载：1940年5月和6月，随巴巴在美拉巴德。

1940年8、9、10月，随巴巴在美拉巴德。

1941年8月，随巴巴在美拉巴德。

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邱图·緬 (Chôtû Miân)**

联系日期：1943年6月1日

记载：* * 从森格姆内尔，被带到美拉巴德一天。

他是一名贾玛里型的好玛司特。拜度去森格姆内尔，要带他见巴巴时，当地人起初不肯让他走。但拜度夜里又去。多数民众已入睡，拜度发现玛司特睡在一间理发店外，就把他叫醒，哄他坐入车中（拜度开车去的），把他送到美拉巴德。

邱图·緬酷爱喝茶和嚼烟，衣服上染着嚼烟汁。拜度首次去见他时，玛司特自发说道：“你的先知非常伟大，他比基督和穆罕默德都伟大，全世界都将信他。”

名称：**卡比尔 (Kabîr)**

联系日期：1940年8月

记载：本特尔布尔人，被带到美拉巴德一天。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由马萨吉带来。

名称：**卡瑞姆巴巴 (Karîm Baba)**

联系日期：（1940年8月1日）

记载：加尔各答人。巴巴率弟子从兰契和加尔各答返回后，于1940年8月1日在山上的玛司特埃舍，同卡瑞姆巴巴和恰提巴巴进入闭关。8月16日，卡卡将卡瑞姆巴巴送回加尔各答。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库拉瓦拉巴巴 (Kur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月

记载：孟买人。一名中级玛司特，来自孟买郊区库拉。被带到美拉巴德四天。他习惯摇头晃脑，不停地动手指。

名称：**拉克罕·夏 (Lakkan Shah)**

联系日期：1939年6月2日

记载：阿杰梅尔人，被带到美拉巴德15天。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参阅第四章阿杰梅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马希姆瓦拉巴巴 (Mahîm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6年1月

记载：孟买人。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孟买的马希姆郊区，坐在一家餐馆前。他身材矮胖，跛足，穿长卡夫尼，备受尊敬。被带到美拉巴德四天。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记载：（1937年4月），随疯人埃舍的其他居民，从拉乎里抵达美拉巴德。

（1937年9月），离开美拉巴德赴法国。

（1937年11月），从法国返回美拉巴德。

（1938年3月），离开美拉巴德赴盘奇伽尼，随巴巴居住；1938年6月中旬返回美拉巴德。

（1938年12月），离开美拉巴德赴（德干）海得拉巴，随巴巴旅行。1939年5月返回美拉巴德。

（1939年8月），离开美拉巴德赴班加罗尔，1940年4月返回美拉巴德。

（1940年7月），前往兰契，居住兰契玛司特埃舍，7月底返回美拉巴德。

（1940年10月），离开美拉巴德赴孟买，随阿里·阿克巴（阿姿巴）居住，10月30日抵达。

1942年1月9日，被带到美拉巴德一天。

（1942年1月13日），被带到美拉巴德居住。

(1942年10月8日)，从美拉巴德抵达罗纳乌拉，随巴巴居住工作几周；后返回美拉巴德。至今他依然住美拉巴德。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

名称：**普瓦拉 (Phûlwâlâ)**

记载：(1940年4月)，随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其他玛司特，从班加罗尔抵达美拉巴德，居住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埃舍。

(1940年6月)，被送回贝尔高姆。

这是贝尔高姆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参阅第四章班加罗尔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拉姆希虚 (Râmshish)**

记载：(1940年4月)，随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其他玛司特，从班加罗尔抵达美拉巴德，在山上的玛司特埃舍居住几周。

(1940年6月)，离开美拉巴德，被送回芒格洛尔。

本附录的班加罗尔下面，有对这名玛司特的记载。

名称：**夏里亚特·堪 (Shariat Khân)**

记载：(1940年4月)，随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玛司特，从班加罗尔抵达美拉巴德，同玛司特居住山上，获得巴巴的密切联系。

(1940年7月)，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兰契埃舍，7月底返回美拉巴德。

(1940年10月26日)，离开美拉巴德，被送回奇科玛加鲁。

这位有趣的玛司特，在第四章班加罗尔埃舍的记述中有描写。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0年8月

记载：孟买人。一名中级玛司特，被带到美拉巴德一天。不适合巴巴的工作，次日被送回。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38年2月17日

记载：阿美纳伽地区的近500名穷人，由巴巴给每人一只拉都。他还触摸每个人的脚。这是1938年巴巴生日那天。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0年5月5日

记载：巴巴宴请近100名穷人，以纪念普纳的早期首批弟子之一布阿先生的去世。

地点：**米德纳布尔 (Midnapore)** 地图索引：**I/7**

名称：**布拉玛查利 (Brahmachârî)**

联系日期：1945年10月14日

记载：一名萨度。

名称：**佳干纳施巴巴**（Jagannâth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4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杰罕纳姆·夏**（Jehannam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4 日

记载：一名老人，有哈瓦，坐在荒郊野外一座古清真寺里。

名称：**曼达尔·玛司特**（Mandal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14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城区流浪，捡被丢弃的陈食吃。

地点：米拉-达塔（Mira Datar） **地图索引：C/6**

名称：**赛义德·穆斯塔法**（Saiyid Mustâfâ）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闻名米拉-达塔。一年一度，让他骑着马，被领着周游全城，为他举办盛大的节庆。他是一名仪容高贵的老者，大概 85 岁，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住在赫赫有名的大圣人米拉·达塔的圣陵。人们相信，通过接触此圣陵，可以治愈疯病和被邪灵附体，故所有种姓的民众，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帕西人，纷纷涌来。许多民众，若亲人患疯病，会把他们带到米拉·达塔，将他们绑在圣陵的围栏上，相信他们会被治愈。据说许多病人因此神智变得正常。

地点：米拉吉岗（Mirajgaon） **地图索引：D/8**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6 年 3 月 17 日

记载：该村的 2000 名穷人，各被给予用两码白布裹的 16 磅花生。工作量巨大，高效筹划，快速顺利实施。这是该项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巴巴访问阿美纳伽地区的三个重要村子——柯尔岗、贾姆岗和米拉吉岗。参阅柯尔岗部分，对救济活动的完整记载。

地点：米特里（Mitri） **地图索引：D/5**

名称：**拉克希曼·达斯**（Lakshman Dâs）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1 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高龄老人，在米特里的一座小庙住了 50 年。他长得很帅，容光焕发，热忱欢迎巴巴。巴巴随行弟子向他鞠躬致敬，拉克希曼·达斯会见巴巴时，不禁哭泣，其真情流露美好感人。他有个律师弟子，在他面前大声读《梵歌》。

米特里离纳兰普拉车站有几英里，巴巴一行租了骆驼骑行，他们轮流骑，以缓解在沙地上行

走的疲乏，这是拉吉普塔纳那个地区的典型地貌。

地点：蒙哥马利 (Montgomery) 地图索引：C/3

名称：玛司特尼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6 日

记载：* * 一名 18 岁左右的女子，高级玛司特尼。她坐在河岸边，一顶毫无特色的遮阳篷下，除一件旧裙外赤裸，周围有一堆垃圾和旧骨头。据说她在篷下住了很多年。尽管外表肮脏，她有一张可爱的脸，目光明亮火热，让见到她的人想起老虎的眼睛。

巴巴于 1941 年赴奎达的途中联系她，他叫诸位女士（陪他赴奎达者）去看她。每位女士俯身察看遮篷下的她时，玛司特尼猛地伸出一只胳膊，目光如炬，喝道：“向前！”1946 年打听过她的情况，据认为她已去世。

地点：莫拉达巴德 (Moradabad) 地图索引：E/4

名称：巴布提·马哈拉吉 (Bhâbhût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8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巴巴 1924 年“全印度”旅行期间早期联系中的一次。

名称：毛拉那·夏姆苏丁·乌勒玛 (Mâulânâ Shamsuddîn Ulemâ)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 * 一位伟大的心界行者，非常年迈，据说有 120 岁左右。他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者，当时（1942 年）得到一名政府官员家庭的良好照顾，该官员爱戴尊敬他。巴巴去见他时，他在睡觉，他们叫醒他后，他抬头望着巴巴，用波斯语说：“Dar zulmat-e-shab nur-e-Khuda mi binam（在深夜的黑暗里，我看见神的光明）。”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8 日

记载：* 这是巴巴早期联系的玛司特之一。他在火车站附近，衣服很脏，处于玛居卜式状态。

他嗜好冰激凌，要吃，巴巴给了他冰激凌。还给一家餐馆老板一笔钱（5 卢比），跟他约定，有规律地为玛司特提供冰激凌。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8 日

记载：一名萨度，在河边。

地点：莫塔卡 (Mortakka) 地图索引：D/7

名称：尼玛阿南达·斯瓦米 (Nirmalânand Swâmî)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26 日

记载：一名孟加拉的梵学家，备受本地村民尊敬。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26 日

记载：巴巴联系的几名萨度。人数未记录。

地点：**木尔坦 (Multan)** 地图索引：**B/3**

名称：**丘普·夏 (Chup Shah)**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4 日

记载：一名矮小、衣着精美的老者，面容优美、明亮而热切，住在一座清真寺里。他是求道者，好灵魂，常徒步旅行数英里，募集钱款和礼物，用于维护清真寺。

名称：**达塔·法吉尔·玛司特 (Dâtâ Faqîr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4 日

记载：一名年迈的好玛司特。身边有各种宠物，尤其狗，他不收礼物。巴巴给他一些葡萄，他拒绝了。多年来，他常年四季坐在一处十字路口，但现在住在纳瓦-巴斯提的一间小屋。虽然他原则上不收礼物，但接受某些人提供的日常食物。

名称：**赫兹拉·夏德鲁丁·夏·撒里克 (Hazrat Shadrudin Shah Sâlik)**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4 日

记载：一位心界行者，白发长老，据说近 100 岁。他是一位古圣人的传人，坐在该圣人的陵墓边。每天在圣陵有组织地给穷人施食，但他本人只喝夏巴特 (sharbat 甜冷饮) 维生。

名称：**塔帕斯韦·普兰达斯·圣雄 (Tapasvî Pûran Dâs Mahâtma)**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4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食用水果维生。住在金塔劳 (Gyntalao) 的德里门外边。

地点：**穆尔德扎布尔 (Murtazapur)** 地图索引：**E/8**

名称：**布阿吉 (巴巴吉) Buâjî (Bâbâjî)**

联系日期：1944 年 8 月

记载：一名老玛司特，还算有趣，住在清洁工聚居区。

地点：**马图拉 * Muttra (Mathura)** 地图索引：**E/5**

[*注：亦参阅温达文，其靠近马图拉。]

名称：**阿兹穆·坎·巴巴 (Azîm Khân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4 日

记载：* * 一名高级玛司特，身穿白土布衣。以前很多年全身赤裸，那时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拜度先去见他，玛司特说：“你的祈祷已被接受。”拜度随后说：“我大哥（指巴巴）想见你。”玛司特回复道：“不对，他是我父亲，他不该来的。”但巴巴去联系他时，玛司特一看见巴巴本人，就呼喊道：“您是安拉，您带来造物界，每一千年您下来一次，视察您创造的游戏。”

名称：**阿罗汉巴巴 (arhân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18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脚上绑着破布，这样走路。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4日

记载：一名萨度。

名称：**卜罗曼南迪吉·玛司特 (Brahmânandjî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18日；1946年10月14日

记载：* * 一位心界行者，住在神圣的亚穆纳河畔，一家免费客栈的马厩里。他已舍弃一切世俗物，在昏暗房间里，坐在一堆脏垃圾上。1945年首次联系时，没有值得纪念的事发生，而1946年他不知何故认出了巴巴。巴巴一进入马厩，卜罗曼南迪吉就触摸巴巴的足，并说：“看啊，忠爱怎样把主奎师那吸引到我身边；至师来了。”随后，令大家惊讶的是，他把手伸到脏旧的枕头底下，取出一本崭新干净的坡德穆著的《至师》，熟练地翻到有巴巴照片的那一页。他在如此脏的环境里，怎会有一本这么干净的书？他拥有此书的同时巴巴来访，此事是否纯属偶然？这谁都不好说，但确实让巴巴身边的人很吃惊。相比巴巴首次会见他时，即1945年11月他的健康状态，1946年的卜罗曼南迪吉（只有35岁左右），似乎身体状况很差。

名称：**邱利瓦拉巴巴 (Chôl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18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纯吉瓦拉巴巴 (Chung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4日

记载：一名年迈的好玛司特，衣衫褴褛，在火车站与市政征税亭（chungî）之间闲逛。整天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征税亭附近，身边堆着五花八门的垃圾和包袋。

名称：**德里·达瓦扎瓦拉巴巴 (Dehlî Darwâzâ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18日

记载：一名中年人，有哈瓦，坐在德里门附近的一棵树下。巴巴给他糖果。

名称：**狄珀提·玛司特 (Dipôti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18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菲兹吉 (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4 日

记载：一名盲人求道者，据说近 100 岁，有几个弟子。

名称：**因纳雅图拉·玛司特 (因纳雅特·玛居卜) Inâyatullah Mast (Inâyat Majzoob)**

联系日期：1944 年 10 月 4 日；1945 年 11 月 18 日；1946 年 10 月 14 日

记载：* * 马图拉的灵性负责人，一位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老人身材矮小，高四英尺左右，全身赤裸，爱吃甜品，坐在一家餐馆前。他在马图拉备受尊敬，许多人前来拜谒。

名称：**马尔瓦拉巴巴 (Mâl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10 月 4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奥格巴巴 (Og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10 月 4 日

记载：一名玛司特，从阿格拉来到马图拉，别无记录，可能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旁遮比巴巴 (Punjâbî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10 月 4 日

记载：一名老人，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韦希瓦米特尔 (Vishvâmitr)**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18 日

记载：在车站附近，无更多记录。

地点：**穆扎法尔讷格尔 (Muzaffarnagar)** 地图索引：E/4

名称：**阿布·缅 (Abû Mi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老玛司特，惯于沉默，住在坟场；好玛司特，巴巴喂他茶和面饼。

名称：**布拉玛查利·哈里真 (Brahmachârî Harîjan)**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瘦削，中年，穿卡夫尼。

名称：**库特瓦拉巴巴 (Kutte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 一名求道者，爱狗（kutte）如命。养着六七只狗，属良种犬，每天给狗洗澡，穿上彩色丝质夹克，带出去溜达。拜度去见他时，库特瓦拉巴巴除了腰布外，全身赤裸，正给狗洗澡。

地点：穆扎法尔布尔（Muzaffarpur） 地图索引：H/5

名称：阿丹·阿里（Adam Alî）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卡利·卡姆卜利瓦拉（Kâlî Kamblîwâlâ）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赤裸的好玛司特，中年，坐在小屋里，人们会送他食物。即使不饿，他也会收下食物，却把它扔掉。

地点：纳吉那（Nagina） 地图索引：E/4

名称：纳姆·夏（Nâm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扎米尔·夏（Zamîr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点：纳戈雷（Nagore） 地图索引：F/12

名称：纳戈雷瓦拉巴巴（Nâgôre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1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年迈精瘦，蓄长须，衣着精美。他留着怪异的长指甲，皆长似香烟。他在纳戈雷的一座圣陵旁，坐在一间比迪烟店附近。

地点：那格浦尔（Nagpur） 地图索引：E/7

名称：图克多吉·马哈拉吉（Tukdôj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37年12月27日；1944年11月11日

记载：* 一位高级圣人，因为唱巴赞（奉爱歌曲）而备受尊敬，每次他唱巴赞，会有成千上万人来听。他在中部诸省和孟买省闻名遐迩。

初次联系时，图克多吉·马哈拉吉大约 30 岁，身材魁梧。他走路摇摇晃晃，像醉酒者。当时在那格浦尔，他来见巴巴，一名巴巴弟子大声说：“巴巴您看，一个醉汉来见您了。”巴巴回复道：“他陶醉于爱酒。”

当时，图克多吉·马哈拉吉带来数百名跟随者，他当着他们的面，顶拜了巴巴，然后在巴巴跟前，用洪亮的嗓音唱起奉爱歌曲。《美赫巴巴期刊》1939 年 3 月首卷 20 和 21 页，记载了此事：诺芮娜·马切贝利王妃撰文《师利美赫巴巴在印度中部的九天之旅》。1942 年动乱期间，图克多吉·马哈拉吉被关押入狱，直到很多要人出面澄清，他的伟大影响力是灵性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才得以释放。图克多吉·马哈拉吉在狱中，曾接受一名官员访谈，他请求允许他住在狱中，因为他发现那里利于休息。

与图克多吉·马哈拉吉的再次联系，是在 1944 年 11 月那格浦尔大聚会期间。以下描述摘自一份记载此聚会的公告：

“当天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在戈拉克先广场举办，师利巴巴给大批聚集的 30000 人施达善……活动的另一特色是，由著名的师利圣图克多吉·马哈拉吉演唱巴赞。师利巴巴一到，他就迎接巴巴，在‘师利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声中，护送巴巴走向主席台……巴赞于午夜结束后，图克多吉·马哈拉吉请求巴巴往前一步，祝福听众。众目共睹，巴巴站立着，脸上焕发神圣光辉，伸手祝福……场面实在太崇高超凡，言语不足以描绘。”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7 年 12 月 26 日

记载：一个七岁的疯癫男孩，巴巴给他洗澡。

地点：**那罕 (Nahan)** 地图索引：**E/3**

名称：**阿高里巴巴 (Aghôr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0 日

记载：一位心界行者，裸身坐在一处坟场附近的池塘边，身边养着各种动物。坟场位于交通不便的小山谷，巴巴和男子们不得不冒着倾盆大雨，爬下湿滑泥泞的山坡，去联系他。

名称：**法朱·玛司特 (Fajû Mast)**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18 日

记载：一名年轻玛司特，穿着旧衣，坐在一家餐馆外，不是特别有趣。

地点：**奈尼 (Naini)** 地图索引：**F/5**

[*注：奈尼是安拉阿巴德的郊区。]

名称：**夸迪尔·緬 (茶巴巴) (茶先生) Qadir Miân (Châi Baba) (Châ Saheb)**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1941 年 12 月 31 日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能行使第四层面的能力。他住在奈尼火车站附近一名铁路职员的家，一个专门留给他的房间。他一丝不挂，相当高大，黝黑长脸，嗜好

喝茶(chai)，故得此别名。他脾气温和。1941年10月首次联系他时，巴巴同玛司特一起在房间坐了五个小时，从傍晚5点到夜间10点，期间夸迪尔·缅从里面锁上门。巴巴带来一只大茶壶，满装着三十杯茶水，故夸迪尔·缅可以尽情大量喝茶。最后，10时许，玛司特要巴巴把卡卡和萨瓦克召入房间，之后他命令萨瓦克为他取嚼烟和茶。然后指着卡卡，夸迪尔·缅问巴巴，他能否把卡卡留在身边。巴巴肯定地点头，萨瓦克送来茶和嚼烟后，巴巴同夸迪尔·缅又坐了10分钟。同年12月第二次联系时，巴巴带了更多茶，同玛司特坐一起的数小时期间，后者喝了满满两桶茶，毫不夸张！当时房间里燃着一堆火，所以简直热得难以忍受，满屋熏烟。夸迪尔·缅现已去世。

地点：纳吉巴巴德 (Najibabad) 地图索引：E/4

名称：伽尼玛司特 (Ghanî Mast)

联系日期：1942年5月；1942年7月23日；1942年7月24日

记载：* 一个年轻人，大概30岁，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是玛达扎德型，兼具伊特法齐型和贾玛里型特征。父母以为他是疯人，为他的状况感到难过。巴巴对他们解释说，他们很幸运有这样的儿子，因为他不是疯子，虽然样子像，实际是灵性高级。玛司特住在离纳吉巴巴德几英里的萨罕普尔小村。1942年7月，为前往萨罕普尔，巴巴率弟子坐着马车涉河，河水淹过马背。巴巴和阿迪尽可能蹲在后座，尽管如此，也被河水浸湿。因最近降雨，河水暴涨。

名称：卡利·卡姆卜利瓦拉 (Kâlî Kamblîwâlâ)

联系日期：1942年7月24日

记载：萨罕普尔的一名好玛司特。他每天走到纳吉巴巴德的某印度教徒家，教徒会给他食物。谁给的东西他都不要，只要此人的。

名称：利亚祖丁 (Riâzuddîn)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赤裸肥胖，皮肤黝黑，50至60岁。巴巴在一棵树下联系他，会面后，玛司特对巴巴说“工作结束”。后来一次访问，巴巴想再联系这名玛司特，追踪他3英里，可他执意拒绝再联系。他是十分典型的玛达扎德型。

名称：萨度·查特里瓦拉巴巴 (Sâdhû Chhatt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5月；1942年7月

记载：* 一名萨度，在（纳吉巴巴德附近）萨罕普尔的一处布棚下，坐了10来年。

名称：图拉·夏 (Tûlâ Shah)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 （纳吉巴巴德附近）萨罕普尔的一名老玛司特，被拜度哄入一家油店，由巴巴联系。本地人对此很惊讶，据他们所知，这是图拉·夏第一回听从别人的指示。同年7月巴巴第二次访问萨罕普尔时，图拉·夏证明先前传言非虚，他跑到村外的荒郊野地，以躲避巴巴，

执意拒绝再次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7月24日

记载：一名萨度。

地点：讷戈德尔（Nakodar） 地图索引：D/3

名称：**法塔赫·赛因（Fateh Sâin）**

联系日期：1942年4月

记载：一名不错的老玛司特，贾玛里型，在讷戈德尔很有名。他住在树下的小屋。

名称：**玛居卜·瓦隶（Majzoob Walî）**

联系日期：1942年4月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他在旁遮普的该地区极受尊崇，传说他被看见，几乎同时现身在相隔数英里的地方。他年高望重，瘦削赤裸，蓄长须，睡在达内瓦村的一个商人家里，离讷戈德尔有几英里。深夜巴巴同弟子从达内瓦返回讷戈德尔车站时，发现由于战时灯火管制，到处漆黑一片，水龙头关闭，住宅商店关门，全城居民显然已入眠。因此，经过疲惫旅行后，他们未用任何茶点，就躺下休息。

地点：楠德尔（楠代德）Nander (Nanded) 地图索引：E/8

名称：**阿度·缅（Adû Miân）**

联系日期：1944年2月25日；1945年4月12日

记载：* 被拜度带到奥兰加巴德5天。第二次联系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家。阿度·缅是一名老人，穿着脏卡夫尼，爱抽大麻，在城里到处溜达。慷慨的民众会给他喜欢的零杂物品、饭和甜食等等，他把这些东西放入卡夫尼，之后会忘记，东西掉落地上。他是一名好玛司特，住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家，后者会照顾他的需要。

地点：纳兰普拉（Naranpura） 地图索引：—

参阅米特里（Mitri）。

地点：那拉延岗（Narayangaon） 地图索引：C/8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4年(?)5月

记载：* 巴巴派一名弟子，提前数周在普纳地区的几个村镇，挑选一些财务状况告急的中层家庭。最后，巴巴前往那拉延岗的驿站旅馆一天，被选家庭的户主被带去见巴巴，由他单独联系，并给每人50卢比。共24户家庭获得济助。由以下家庭组成：

那拉延岗 5 户家庭

阿勒 4 户家庭

拉久里 4 户家庭

均讷尔 11 户家庭

地点：纳索巴瓦迪 (Narsobhawadi) 地图索引：C/9

名称：那拉因·巴特 (Nârâin Bhat)

联系日期：1940 年 4 月

记载：一个神癫的婆罗门，被送到安泊里，在巴巴身边几天。参阅安泊里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瓦兹尔巴巴 (Wazîr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1 日；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 月 22 日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他与巴巴的联系记录不完整，因为巴巴总共见了他五次。第二次联系时，瓦兹尔巴巴很高兴见到巴巴，欢喜地大声歌唱。1942 年 1 月最后一次联系，卡卡先进去见他，瓦兹尔巴巴问他：“你自个儿来的，还是跟你古鲁来的？”卡卡回答：“跟我的古鲁。”瓦兹尔巴巴接着又说：“告诉你的古鲁，他的工作很缓慢，他应该今天和我一起完成它。”当天巴巴同瓦兹尔巴巴坐了两小时。可能工作确实完成了，因为三个月后，瓦兹尔巴巴便去世。

瓦兹尔巴巴住在离纳索巴瓦迪几英里的奥瓦德村。

地点：纳西科 (Nasik) 地图索引：C/8

名称：瓦隶吉 (Walîjî)

联系日期：(?) 1929 年；(?) 1934 年

记载：* * 这名老人是一位心界行者，住在纳西科的神圣戈达瓦里河畔的一座庙里。有个纳西科居民送他一头奶牛，此人考虑周到，每天会送来牛的饲料。阿迪、卡卡和几个巴巴女弟子，会到小庙访问瓦隶吉。老人会把美赫巴巴称作“毛吉巴巴”（慷慨的巴巴），并在庙里供着一张巴巴照片。

卡卡跟巴巴赴西方旅行前不久，有一天，他照常去看瓦隶吉。当时瓦隶吉要求卡卡，在庙里建一个高台，要挨近天花板，并安装梯子，以便瓦隶吉可以攀上去，坐到台上。他对卡卡解释说，巴巴（他指着墙上的照片）已命令他，放水到纳西科。卡卡建了高台，却没有时间安装攀爬的梯子。几天后洪水暴涨袭来，瓦隶吉的庙被淹，一半被淹没在湍急水流下，故瓦隶吉无法爬上小高台——因为没梯子——只好去 5 英里外的另一座庙。卡卡从西方返回后，瓦隶吉批评他没有装梯子，不过语气很和善。最近他被猴子咬伤，住进纳西科医院。他告诉卡卡，他不想死在医院——那是“地狱”——于是被接到巴巴的静修所，几周后在那里去世。按巴巴命令，他的遗体被火化，每个满德里往火上投一片檀香木，瓦隶吉的遗体遂被火焰吞噬。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37年2月17日

记载：* 这是1937年在纳西科盛大庆祝巴巴生日之际。近10000名穷人，许多来自偏远村庄，被接到纳西科。每人被给予一只拉都，两磅（一西尔）米，两码布。巴巴逐一触摸1万人的脚，之后用摸过他们脚的手指，触自己的额。这场盛大节日在其他地方有充分描写，故此处不必赘述。但予以收录，因为巴巴不仅给每人帕萨德，而且以上述特别的方式联系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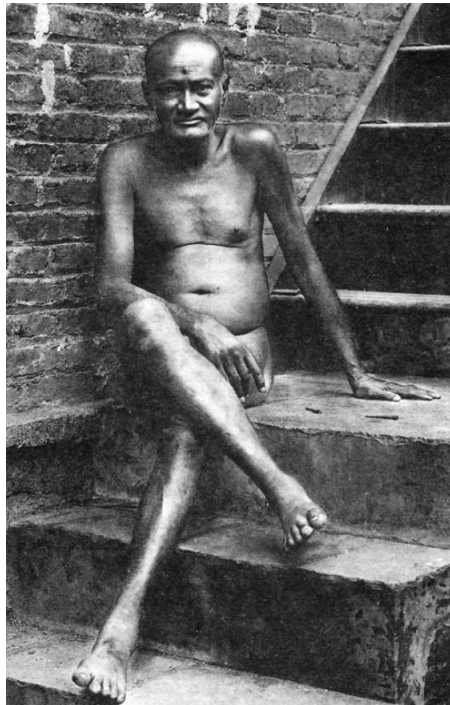
地点：纳西拉巴德（贾尔冈附近）Nasirabad (Near Jalgaon) 地图索引：D/7

名称：吉普拉巴巴（Jhiprâ Baba）

记载：** 1943年4月14日，在纳西拉巴德联系。

1943年5月或6月，被巴巴巴斯带到坪坡岗，伴随巴巴一天。

巴巴描述，吉普拉巴巴是一名“反常的玛司特”，非常罕见的类型。他原本是典型的伊特法齐型玛司特，诸多细节上都是，后来却发展出贾拉里型和玛达扎德型的混合特征。他赤裸年迈，坐在脏房间里。他向人们要比迪烟（土烟）或香烟，吸一口就扔掉，马上又要一支。任何东西给他，他都这样做；他接过后，若是食物或饮品，他吃一口或喝一点，扔掉剩余的，然后说，“还要”；东西再给他，他接过，故伎重演，再次说“还要”。他有妻子，有时来看望他。参见照片。



纳西拉巴德（贾尔冈附近）的吉普拉巴巴。一位“怪异的玛司特”。

注意他左手前方，两支几乎未吸过的比迪烟。

地点：纳西拉巴德（阿杰梅尔附近）Nasirabad (Near Ajmer) 地图索引：D/5

名称：**哈菲兹吉（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白天在荒野溜达，夜间睡一座清真寺里。他是老人，平常一手提着铜锅。巴巴尾随他到乡间，联系他，并给他糖果。

名称：**特利瓦拉（Têlîwâlâ）**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喜爱油（tel），会往全身和衣服上倒油。他会说：“我是德里的国王，我的法规管这里。”他被带到驿站旅馆，让巴巴联系，但他不肯进去，说：“我知道您要我做什么。”巴巴后来在城区联系他，喂他吃油炸甜甜圈。

地点：纳瓦讷格尔（Navanagar） 地图索引：—

参阅贾姆讷格尔（Jamnagar）。

地点：奈伽帕塔姆（Negapatam） 地图索引：F/12

名称：**恰提巴巴（Chattî Baba）**

记载：1939年11月28日，首次在奈伽帕塔姆由巴巴联系，后被带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1939年12月1日抵达那里。

(1940年4月)，随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其他居民，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美拉巴德。

(1940年7月)，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兰契埃舍，7月5日抵达兰契，7月底离开兰契返回美拉巴德。

(1940年11月1日)，离开美拉巴德，跟巴巴赴锡兰，11月首周抵达未扬哥达。

(1940年11月16日)，离开未扬哥达，随巴巴一行前往康提；住在巴巴一行所住的樱草山茶园上的一间特别小屋。

(1940年12月4日)，离开康提返回印度。次日巴巴一行乘巴士绕道前往卡利卡特。恰提巴巴跟随满德里和日用行李，直接赴卡利卡特。

(1940年12月23日)，离开卡利卡特，前往斋浦尔，随巴巴在斋浦尔住到1941年2月底，之后巴巴前往奎达。

(1941年3月)，期间随巴巴住在奎达。

(1941年4月)，月初随巴巴一行赴德拉敦，4月和5月上半月居住那里。

(1941年5月)，第三周前往阿杰梅尔，6月和7月一部分，随巴巴一行居住阿杰梅尔。

(1941年7月)，第三周随巴巴一行离开阿杰梅尔，前往美拉巴德。

(1941年9月3日)，随巴巴一行前往盘奇伽尼。

(1941年9月15日)，应他自己的请求，离开盘奇伽尼，返回奈伽帕塔姆。

1941年11月，巴巴在奈伽帕塔姆联系他。

1942年1月18日，巴巴在奈伽帕塔姆联系他。

1942年10月23日，巴巴在奈伽帕塔姆联系他。

这位玛司特的历史及记载在第二章。他是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完美的贾玛里型，带有贾拉里型特质，曾长期伴随巴巴的最高级玛司特。1939年巴巴在奈伽帕塔姆首次联系他，并把他随身带到班加罗尔后，恰提巴巴就一直在巴巴身边，跟随他旅行印度各地，直到1941年9月在盘奇伽尼，他最后要求回家。从那以后，巴巴曾三次到奈伽帕塔姆联系他。

名称：**莫提巴巴 (Môtî Baba)**

联系日期：1939年11月28日；1942年1月

记载：一位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这位伟大的玛司特，是卡卡和埃瑞奇在一次难以置信的艰辛旅程中，首先找到的。当时巴巴派他们俩人从班加罗尔出发，寻找玛司特并带到班加罗尔新建的特别玛司特埃舍。就在这次行程中，他们在奈伽帕塔姆首次遇到恰提巴巴，在坦焦尔找到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还有另几个玛司特。此事在第二章记述恰提巴巴的部分有记载。

卡卡和埃瑞奇先见过莫提巴巴后不久，1939年11月巴巴首次联系了他，1942年1月再次联系。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地点：**尼默杰 (Nimach)** 地图索引：D/6

名称：**马桑瓦拉·萨度 (Masânwâlâ Sâdhû)**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一名瘦削老者，好玛司特，住在印度教火葬场的一个脏房间里，念着神名。他吃得很少。

名称：**夸卜里斯坦瓦拉·巴巴 (Qabristân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在坟场的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鲁伊瓦拉·巴巴 (Ru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6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口袋塞满了药棉 (rui)。他到处游荡，没有明显目的。

地点：**尼帕尼 (Nipani)** 地图索引：C/9

名称：**吉玖巴 (Jijubâ)**

联系日期：1947年5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爱神者，壮实的老人，大约80岁。有12年，他有规律地反复朝觐圣城本特尔布尔。他是卖油者出身，热忱地奉爱本特尔布尔的韦多巴神 (Vithoba)。

地点：奥卡（Okha） 地图索引：A/7

名称：**马斯坦（Mastân）**

联系日期：1941年1月

记载：* 奥卡的灵性负责人，身高超过六英尺，健康体格的典范。他是一名真正的贾拉里型玛司特，非常高级。他会随身携带斧子，有时会打人，故人们担心受到袭击，通常刻意地避开他。巴巴称他是特别有趣的玛司特，因为虽然他天生火爆脾气，对待巴巴和男子们却像个温和型玛司特，如羔羊般温驯，并亲吻巴巴和每个随行者的手。当天晚些，他被带到旅舍，由巴巴给他洗澡、穿衣并喂食。

地点：佩尔（Pail） 地图索引：C/2

名称：**赛因·法兹尔（Sâin Fazl）**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6日

记载：* 一名优秀的老者，身上除毯子外赤裸，住在佩尔村的一间山顶小屋。该村离胡沙布近30英里，巴巴一行乘坐极糟的巴士，沿着险峻道路，历经艰辛旅途才抵达。赛因·法兹尔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受到本地人的极大崇敬。每天村妇们聚集在他的小屋，服侍他用午餐及晚餐。他在小屋住了40年，已舍弃一切。这位令人难忘的人物，同样受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极大尊敬。

地点：拜滕（Paithan） 地图索引：D/8

名称：**莫尔维·阿卜度·瓦哈伯·穆达瑞斯（Mâulvi Abdûl Wahâb Mudâris）**

记载：1944年3月14日，在拜滕联系，并随巴巴被带到奥兰加巴德。

1944年3月17日，在拜滕联系。

1944年，被带到奥兰加巴德。

参阅奥兰加巴德部分，对这名玛司特的记载。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4年3月18日

记载：* 拜滕及周边乡村的3000名穷人，由巴巴联系，并发给每人，用两码长的布裹着的3西尔粟米。

名称：**萨度和穷人**

联系日期：1944年3月16日

记载：属于拜滕的101名萨度和穷人，逐一由巴巴递给钱，并联系。这是在大量派发谷物及布匹（见上文）的前两天。

地点：巴格伯登 (Pakpattan) 地图索引：C/3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5 日

记载：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坐在法瑞德·萨赫伯的陵墓旁。他看似长着巨大的水疔。

地点：盘奇伽尼 * (Panchgani) 地图索引：C/9

[*注：巴巴一行逗留盘奇伽尼的时间：1938 年 3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又从 1941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28 日，第三次在 1943 年 4 月和 5 月期间（巴巴一行于 5 月 25 或 26 日离开盘奇伽尼）。]

名称：阿卜度·悉地克 (夏·萨赫伯) Abdul Siddiq (Shah Saheb)

记载：(1946 年 12 月)，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从那里被送到萨塔拉。一名中级玛司特，参阅第二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部分对他的记载。

(1947 年 5 月 25 日)，随巴巴一行前往萨塔拉，住到近 8 月底，后被送到马哈巴里什沃。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î Baba)

记载：(1941 年 9 月 3 日)，随巴巴一行抵达盘奇伽尼。

(1941 年 9 月 15 日)，离开盘奇伽尼前往奈伽帕塔姆。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记载：(1938 年 3 月)，自 3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随巴巴一行居住盘奇伽尼。这位当然是“我们的”穆罕默德，巴巴的五个最爱之一。

名称：拉扎克 (Razzâck)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神癫，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参阅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10 月 26 日

记载：* * 巴巴住所附近路上的一次意外联系。此人对巴巴说：“您是神毗湿奴的阿瓦塔（化身），祈求您恩赐给我大师之言，让我默记念诵。”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工作已完成，”并接着说，“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您；我看见过您，认出您是毗湿奴的阿瓦塔。祈求您也要想着我。”巴巴通过身边的一个满德里告诉他：“我知道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来到你这里。”此人合掌鞠躬，说道：“我生命的愿望实现了；向您致意，神毗湿奴！”巴巴逗留盘奇伽尼期间，此人常被看见在市场内部或周边溜达，但这是他与巴巴仅有的一次联系。他是一名初级行者。以上记载摘自《美赫巴巴期刊》第四卷 119 页及后几页。与巴巴商议后，把印度斯坦语原文译成英语时，略有改动。

地点：本特尔布尔（Pandharpur） 地图索引：D/9

名称：巴普·马哈尔（Bâpû Mahâr）

联系日期：1941年12月；1942年10月；1942年12月27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裸身坐在该圣城的火葬场。他是贱族种姓，嗜饮棕榈酒。

名称：卡比尔（Kabîr）

记载：1940年8月，由马萨吉带到美拉巴德1天。

1947年1月，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10天左右，之前他实际在古尔杜瓦迪。

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这名奇异玛司特的记载。

名称：纳萨亚·斯瓦米（Narsayyâ Swâmî）

联系日期：1946年3月

记载：被带到坪坡岗3天。他是一名真诚求道者，曾是政府官员，薪酬不菲。如今睡在本特尔布尔的路边，除腰布外一丝不挂，喜爱喝茶，十分享受每天洗澡数遍。老人大概有70岁。

地点：潘哈拉（Panhala） 地图索引：C/9

名称：莫格赫·马哈拉吉（拉姆·宝）Môghe Mahârâj（Râm Bhâu）

联系日期：1947年5月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有着不错的娱乐价值。他是瘦小的老头，脸孔让人想起猴子，住在潘哈拉的山上小洞窟。巴巴和男子们第一次在邮局看见他（白天他到处闲逛），他坐在柜台后面，往一名职员正在分拣的信件上吐口水。不过，邮局职员很尊敬他，不会介意或干涉他的异常习惯。多数时间他的胡须上都有唾沫，还不断地用一只手或另一只手触摸地面。他酷爱吸比迪烟（土烟）和喝茶。他被哄进巴巴的轿车，坐车里握着巴巴的手，摘下埃瑞奇的帽，戴到自己头上，胡言乱语，谁也听不懂，还往汽车座套上到处吐口水。他被送到山坡上，他住的小洞窟。巴巴同他在那里坐着联系。不过，虽然莫格赫·马哈拉吉有这些离奇行为，却是一名高级的好玛司特。

地点：巴尼伯德*（Panipat） 地图索引：E/4

[*注：巴尼伯德的特别之处是，当地所有的玛司特都是裸身的，其中三个属于玛达扎德型，从未离开过巴尼伯德。]

名称：安拉·迪亚（Allah Diâ）

联系日期：1942年6月26日；1946年4月

记载：一名高级玛司特，瘦削失明，一丝不挂，坐在布·阿里·夏·喀兰达的圣陵入口一侧的壁龛内。拉起一面布帘，以便巴巴可以私下联系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4月

记载：一个9岁左右的男孩，裸体在巴尼伯德到处流浪，玩泥巴，什么都吃，甚至吃泥。他是典型的玛达扎德型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6月26日；1946年4月

记载：另一名玛达扎德型玛司特，瘦高的年轻人，大概20岁，一丝不挂。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6月26日；1946年4月

记载：一名中年男子，中等身高，蓄小胡子，面孔滑稽，裸身在城里溜达。也是典型的玛达扎德型玛司特。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6月26日

记载：2名中级玛司特，也裸身。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4月

记载：8名中级玛司特，全都裸身。

地点：潘吉姆 (Panjim) 地图索引：C/10

参阅果阿。

地点：伯尔珀尼 (Parbhani) 地图索引：D/8

名称：**达格度·缅 (Dagdû Miân)**

联系日期：1944年3月11日

记载：一名中年求道者，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谢赫·阿敏·瓦隶 (Sheikh Amin Wali)**

联系日期：1944年3月11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喜爱狗，身边养着15至20只狗；爱饮酒，想喝时就喝。人们尊敬他是玛司特，过来见他时，他会对他们说：“我不是圣人，我只会喝酒养狗，你们为啥来见我？”他（连同他的狗）住在一座房子的门廊上。

地点：帕斯路尔 (Pasrur) 地图索引：D/2

名称：**希拉巴巴 (Hîr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一名高级玛司特。1942年，他性情温和，可以联系。1946年他变得很瘦，凶暴，拒

绝一切联系的尝试。他是老人。

名称：**露希·麦 (Rûkhî Mâi)**

联系日期：1942 年 5 月；1946 年 5 月 10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尼，年迈，体型小，白发，坐在坟场，抽水烟，基本胡言乱语。人们从很多偏远村庄来见她，每天总有许多妇女坐在她身边，因为她备受尊敬。

地点：**伯坦果德 (Pathankot)** 地图索引：**D/2**

名称：**本伽利巴巴 (Bengâl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6 年 5 月 30 日；1946 年 6 月 22 日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伯坦果德的灵性负责人。他是一名瘦削的老者，总躺在一个陶匠店里，有人走近，他都说：“走开，走开。”陶匠信奉他，尊敬他，甚至每晚回家时，都任店门整夜开着，让本伽利巴巴躺在那里。许多居民，尤其穆斯林妇女，利用机会夜间去拜谒本伽利巴巴。玛司特受到极大尊敬，故店里从未失窃过。

名称：**卡鲁·赛因 (Kallû Sâin)**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一名高级行者，老人，衣着精美，住在发电站附近的一间小屋。他在伯坦果德备受敬爱，对来访者讲话很和善。现已去世。

名称：**马斯坦·夏 (Mastân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纳迪尔巴巴 (Nâdîr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在河边，离城区约 5 英里。

地点：**帕施瑞 (Pathri)** 地图索引：**En1/A**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记载：多名萨度，数目未记录，巴巴联系并且给他们钱。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记载：* * 巴巴特意联系的第一个玛司特。巴巴说，在此人之前联系的任何玛司特，都是附带联系的。此后的每个玛司特都是有意联系的。他是一名第五层面的好玛司特，贾玛里型，住在路边小屋里，从不离开。

地点：帕蒂亚拉 (Patiala) 地图索引：D/3

名称：巴巴吉 (Bâbâjî)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一名沉默的锡克教徒，求道者，住在印度教火葬场。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2 名玛司特，不太有趣。

地点：巴特那 (Patna) 地图索引：H/5

名称：鲁希巴巴 (Rushi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据说有 100 岁高龄，一手提包袱，另一手拿扇，给自己扇风。他会骂人，但备受尊敬。住在一个孟加拉人的家。

名称：辛达·瓦隶 (Zinda walî)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现在是老人，多年来从未离开普尔瓦瑞·谢里夫的圣陵。每天一次，他会开门，给来见他的人们施达善，之后马上离去。由于人群，无法适当地联系，但巴巴很高兴见到他，对他评价很高。

地点：白沙瓦 (Peshawar) 地图索引：B/2

名称：阿夏克巴巴 (Ashâq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中年，在喀布尔路的兵站地界的铁丝网门外溜达。巴巴给他一个西瓜。后来一次访问白沙瓦时，拜度遇到一人，他记得 1943 年巴巴联系过阿夏克巴巴。他表示，自从那次联系后，阿夏克巴巴一直在小屋里，寸步不离，大小便失禁，坐在排泄物上。由此看来，他已变成玛居卜式的。

名称：伽富尔·雷赫曼·玛斯坦 (Ghafûr Rehmâ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9 月 28 日

记载：一个老人，好玛司特，坐在公园中的一间小屋里，身边堆着各种垃圾。

名称：米斯金·夏·马朗 (Miskîn Shah Malang)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住在圣陵里，燃着圣火（dhuni）。在白沙瓦备受尊敬。

名称：**纳嘎巴巴（艾哈迈德·夏）Nangâ Baba (Ahmad Shah)**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 * 一名真正的贾拉里型高级玛司特。他裸身蹲在一处坟场的小屋里，抽水烟，会虐骂走近的人。面前的地上摆着一块木头，他手握一把沉重的大刀，不断地砍击木头。他现已年迈，一直在屋里多年。巴巴去见他两次，但由于他的暴烈脾气，无法适当地联系。纳嘎巴巴的侍者解释说，虽然他（纳嘎巴巴）在白沙瓦生活多年，原先是从德干过来的。

名称：**夸义姆巴巴（Qayûm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8 月

记载：* 一名贾拉里型的好玛司特。他是老人，住在小室内，里面囤积了数百只旧铁桶。屋里总燃着一堆火，即使在最热天气，他会坐在火前，一页又一页地写字。写的内容似乎涉及他的谈话，几乎全部关乎罪与罚的话题。人们会听到玛司特大喊：“给他判两年！”；“罚他 50 卢比！”；“吊死他！”；“让他走！”，如此等等。一名侍者照顾他的日常需要。

地点：珀瓜拉（Phagwara） 地图索引：D/3

名称：**库代巴巴（Khudâi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6 日；1946 年 5 月 5 日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他是身强体健的老人，衣着像农夫，住宅自带院子，院子里养了多头牛。

巴巴联系他后，他请巴巴喝茶。1946 年又联系他，他又给巴巴端茶，搬来椅子。自 1943 年后，他的身体状况差了很多。住在珀瓜拉附近的霍拉姆布拉村。

名称：**库如夏巴巴（Khurûshâ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6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年迈，衣着像萨度，却是穆斯林。住在珀瓜拉附近的拉瓦尔品第村。

名称：**纳基夏巴巴（Nêkishah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6 日；1946 年 5 月 5 日

记载：* *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在他的小屋外坐了 25 年，（据说）从未进屋过。他身边有七个麻袋，里面装满垃圾，一袋堆在另一袋上。他一直持续燃着圣火（dhuni）。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用牛粪制做燃料饼（印度常见的燃料），来访的村民会和他的圣火送来木柴。他通常坐在圣火旁，用毯子盖着头。巴巴给他糖和谷物，纳基夏巴巴叫巴巴磨谷物，并添加水。巴巴来到磨盘旁，在拜度协助下，按玛司特的要求磨谷物。之后巴巴把谷物、糖和水磨成的糊，喂纳基夏巴巴吃，最后纳基夏巴巴递给巴巴和拜度吃了一点。屋旁有一间小埃舍，住着很多弟子，因为纳基夏巴巴深受尊敬。他住在离珀瓜拉不远的桑加特布拉村。

名称：**斯瓦米·卡利·帕尔巴特 (Swâmî Kâlî Parbat)**

联系日期：1943 年 10 月 26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老人，有间埃舍，住着弟子们。在珀瓜拉很有名。

地点：菲拉奥尔 (Phillaaur) 地图索引：D/3

名称：**阿米尔·阿里夏 (Amîr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5 日

记载：* 一名初级行者，住在离菲拉奥尔 3 英里的巴提亚。传闻他有 120 岁，看着像是。阿米尔·阿里夏为自己建好下葬的专用陵墓，他就坐在路边的这座墓旁。如果有人问他为何建好墓，他会答道：“向世人展示，死亡是一切的终点。”

地点：皮利比特 (Pilibhit) 地图索引：F/4

名称：**丘普·夏 (Chup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5 月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属于所有玛司特中最罕见的第六类型，是印度三个这种玛司特之一。拜度去见他时，他在睡觉，躺姿极不寻常，一条腿折起，盘成“枕头”垫在头下。他是老人，平常对访客霸道，会辱骂人。他向巴巴要 10 卢比，不过大部分时间沉默寡言，只对少数人说话。据说他现已去世。

地点：坪坡岗* (Pimpalgaon) 地图索引：D/8

[*注：坪坡岗村，位于阿美纳伽以北 8 英里左右，巴巴在离该村近 1 英里处有座小型埃舍，在不同时期，巴巴曾同被选的弟子们居住坪坡岗。

他居住的主要时期是：（1）1944 年 4 月 10 日至 1944 年 7 月 7 日。（2）1944 年 11 月 28 日至 1945 年 1 月 31 日。（3）1946 年 2 月 3 日至 1946 年 4 月 16 日。不过其他时期，他也偶尔在那里居住几天。有很多次，一些玛司特被带到坪坡岗，由巴巴联系，具体名字列在下面。]

名称：**阿卜度·卡里克·玛斯坦 (Abdul Khâliq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4 月 15 日

记载：杜利亚人。被带到坪坡岗一天。参阅杜利亚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阿里·夏 (Alî Shah)**

记载：阿美纳伽人。

1944 年 4 月 18 日，被带到坪坡岗两三天。

1944 年 12 月 5 日，被带到坪坡岗，住到 1944 年 12 月 21 日。

1945 年 1 月 1 日，被带到坪坡岗，住到 1945 年 1 月 25 日。

1945年2月28日，被带到坪坡岗一天。

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吉普拉巴巴 (Jhiprâ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5月或6月

记载：纳西拉巴德人，被带到坪坡岗一天。参阅纳西拉巴德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纳萨亚·斯瓦米 (Narsayyâ Swâmî)**

联系日期：1946年3月

记载：本特尔布尔人，被带到坪坡岗三天。参阅本特尔布尔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品贾尔 (Pinjaur)** 地图索引：**D/3**

名称：**阿格纳施·萨度 (Aghôrnâth Sâdhû)**

联系日期：1946年8月3日

记载：一名瘦小的老人，在一间极小的屋子住了34年，仅靠牛奶水果维生。他是初级行者。

名称：**博伽梵·纳什·玛司特 (Bhagwân Nâth Mast)**

联系日期：1946年8月3日；1946年8月26日

记载：** 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伊特法齐型，中年，高大，近乎赤裸，提着一捆捆破布，性格温和，但极不安分。巴巴首次在品贾尔联系他，发现他睡在公路涵洞的侧墙上。几周后，巴巴为了做特别工作在哈德瓦逗留几天，并派拜度和埃瑞奇去品贾尔把这名玛司特带来。因为买不到低等车厢的票，他们迫不得已，只好带他乘一等车厢。在公众心目中，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这个赤裸的玛司特，会跟通常乘一等车厢旅行的那种乘客搭上边，他的在场着实令人啼笑皆非。他在哈德瓦住了一天，可夜里溜走，扰乱了计划。派出搜寻组，在离哈德瓦9英里处找到他，将他带回后，按巴巴命令，赶下一趟火车，将他送回品贾尔。巴巴身边的一名弟子动身送他回去，但发现管不住他，遂折返。最后，精干的拜度出马（他能搞定最诡计多端的玛司特），把他送回到品贾尔，不过这是他记忆中最艰难的行程之一。

地点：**博勒沃勒姆 (Polavaram)** 地图索引：**F/9**

名称：**比库巴巴 (比库·博伽梵) Bhîkû Baba (Bhîkû Bhagwan)**

联系日期：1943年3月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玛居卜式的伟大玛司特。据说他近125岁，赤裸，有时给身上遮一条布单，住在小屋里，地上有成堆的沙。他习惯用手往自己身边挖沙，在腿间筑一堆沙，然后挪位置，重复操作；他一边挖沙，一边喃喃自语，但谁也听不懂。一年一度的丰收节，本地民众会涌到他的小屋，为他戴花环，送他新衣和钱。巴巴联系他之前几年，比库巴巴就开始说他快死了。一名富裕弟子为他建了陵墓。联系时，墓已造好七年。据说他现已去世。

名称：巴巴简（Baba Jan）

记载：* 1928年4月1日，巴巴简到访美拉巴德。参阅美拉巴德部分，对本次联系的记载。

1928年4月2日，巴巴和巴巴简之间的这次联系，是在巴巴简赴美拉巴德特别访问巴巴（见上段内容）后的次日。巴巴驱车到普纳，发现巴巴简在她的心仪之地，即滨江花园河畔附近的大芒果树下。他在离巴巴简有段距离的地方站了一会儿，随后离去。

1929年10月3日，她在阿美纳伽见巴巴，参阅本附录阿美纳伽部分的相关记载。

1929年10月5日，她在阿美纳伽见巴巴，参阅本附录阿美纳伽部分的相关记载。

名称：班窠·夏（Bundle Shah）

记载：** 班窠·夏并未获得巴巴的联系，但正如本附录记载的另几人，他谈到巴巴的话引人入胜，值得收录。

1943年初，班窠·夏生活在普纳。当时埃瑞奇按巴巴指示，要寻找玛司特并带到巴巴所在的马哈巴里什沃，便着手劝说班窠·夏跟他去那里。

班窠·夏获此绰号，是因为他腋下夹着包袱（bundle），人们要么叫他这个名字，要么简单地叫他“父亲”——用英语的 father。他大概65岁，似乎深受赛马绅士们的宠爱，他们会恭维他，请他喝茶，希望知道该押注哪些马。作为玛司特，班窠·夏对他的健康过于小题大做，会说他脾肿大，虽然他喜欢被招待喝茶，却十分挑剔该怎样供应茶，坚持茶杯要洗得一尘不染，牛奶要好好煮，如此等等。埃瑞奇拜访过“父亲”一两次，邀请他去家里，起初遭到拒绝。最后，一天夜晚，他随埃瑞奇去家里。他们到家后，埃瑞奇把他安顿好，动手为班窠·夏备茶，照例被告诫：沏茶时要一丝不苟。茶后，埃瑞奇提出带他去马哈巴里什沃的话题，不过很小心，没有提美赫巴巴的名字。班窠·夏听完埃瑞奇的提议后，要求给他一些纸，埃瑞奇拿起手边的纸簿，恰好是弟弟默文的作业簿。

虽然埃瑞奇并不知晓，有一张巴巴照片夹在作业簿纸页之间，其实照片上没有写巴巴的名字，故除非一个人认识巴巴，否则没办法知道那是谁的照片。

班窠·夏一接过埃瑞奇给的簿子，翻了翻，发现巴巴的照片后，就取出照片，专注地凝视。他反复翻看照片，凝视上面的脸容，又看背面，接着要铅笔，开始在照片背面写上一长串数字。由下列数字组成：20+15—17+12—4……等等（精确数字现在不记得），最后写着：=7=神。他随后指着神这个字，并把相纸翻过来，指着巴巴的像，说：“神等于美赫巴巴。”（他实际说出美赫巴巴的名。）

埃瑞奇知道，巴巴一般不愿联系那些认出他灵性伟大的玛司特，就不再提带他去马哈巴里什沃的话题，遂把玛司特送回家。出于好奇，埃瑞奇后来检查了照片背后的数字——那是很长的一串数字——发现最后得数恰好等于7。

巴巴后来获悉此事，指示埃瑞奇不要把班窠·夏带来。

这次会面后，这名伟大的玛司特在普纳住了几年，之后去了孟买。在孟买居住一段时期后，他又离开，现在据说在班加罗尔。

巴巴曾解释，班窠·夏是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

名称：**贾斯特校长 (Jaste Mâster)**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一个老人，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几日。参阅本附录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记载。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7 年 1 月

记载：一个仪表堂堂的老人，求道者，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几日。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布兰达尔 * (Purandhar) 地图索引：C/9

[*注：1947 年 3 月间，巴巴告诉一些满德里，他希望到一个跟伟大的马拉塔战士希瓦吉有关的地点，闭关一段时期。经过诸多可能性的考虑，选了布兰达尔山的古堡。该古堡由两部分组成，较高较宏伟的部分是布兰达尔，东面较低较小的山峰叫瓦兹尔伽，山上也有个较小、次要的古堡。两者之间隔着一个小山隘，坐落着一处小兵营，为早年马拉塔战役之后英国人所建。这些地方的建筑精良，供水充足，巴巴同阿美纳伽的玛司特阿里·夏，在其中一处闭关 10 天。有一天巴巴在布兰达尔堡上单独坐了数小时。可参阅第二章记述阿里·夏的部分，对本次闭关时期的简要记载。]

名称：**阿里·夏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7 年 4 月 10 日

记载：阿美纳伽人，被带到布兰达尔，同巴巴闭关，住到 4 月 19 日。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7 年 4 月 18 日

记载：来自邻近村庄的 18 名穷人，被带上布兰达尔，巴巴为他们洗脚，给每人 10 卢比。

地点：普里 (佳干纳施) Puri (Jagannath) 地图索引：H/8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2 月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大约 35 岁，兼具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衣衫褴褛，深受当地穆斯林的尊敬。他被带到旅社，洗澡并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2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1 年 2 月

记载：50 名穷人，其中多个麻风病人，由巴巴施予食物，并为他们洗脚。

地点：布尔利 (Purli) 地图索引：D/8

名称：**布拉玛查利·马哈拉吉 (Brahmachâr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 年 8 月 29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须发雪白的老人。过去四个月，同几名弟子住在布尔利的一座庙里。

名称：**马赫布卜·阿里夏 (Mahbûb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8 月 29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似乎即将成为玛司特。

名称：**特利·马哈拉吉 (Têl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 年 8 月 29 日

记载：一名裸体的好玛司特，住在一座寺庙隔壁的房间。人们会在他跟前，唱赞美诗和奉爱歌曲（巴赞），他在布尔利很有名。

名称：**图尔西·拉姆·马哈拉吉 (Tulsî Râm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5 年 8 月 29 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有间埃舍，坐在一个房间的窗后。他喜欢被叫作“麦”（母亲），若叫他“巴巴”（父亲），他会不悦。巴巴给他茶喝。

地点：普什卡 (Pushkar) 地图索引：D/5

名称：**本伽利巴巴 (Bengâlî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一名老人，初级行者，住在离普什卡 3 英里一座石山上的小屋里。（现已不在那里。）

名称：**马哈拉吉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 一名麻风病人，也是好玛司特，坐在一处井壁内的洞穴里。巴巴说他的麻风病是爱神的结果。这句奇怪的话，让人想起此慰藉之言：“主所爱的，他必惩戒。”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39 年 2 月 9 日

记载：* 一名玛司特，一手提着旧砂锅，身后跟着一群大狗小狗。他不停地抬起低垂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瞥视巴巴。巴巴对随行者解释，该玛司特不管得到什么食物，都会分给身边的所有狗吃。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7月28日

记载：一名萨度，从普什卡返回阿杰梅尔途中，在路边联系。

附录（五）

按地名首字母顺序

（Q 至 Z）

地点：奎达*（Quetta） 地图索引：A/3

[*注：巴巴一行于 1941 年 3 月 11 日至 1941 年 4 月 7 日逗留奎达。]

名称：纳迪尔·阿里·夏（Nâdir Alî Shah）

记载：* * 这名玛司特未由巴巴联系，但因为他的话很有趣，这里列入对他的记录。他是奎达的灵性负责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其为本地民众所提供，以庇护他度过奎达的严冬气候。帐篷内一直燃着火（dhuni），浓烟弥漫。他会用手，把度内火的烟扇向自己。拜度和埃瑞奇去找他多次，想带他去见巴巴，会被烟熏得眼泪直流，谢天谢地跑到露天外。纳迪尔·阿里·夏一直拒绝跟他们去见巴巴，有一次还说：“我的船会淹没在那个海洋里（即巴巴）。”尽管巴巴并未联系他，却乘伊丽莎白的轿车绕行帐篷，故可能终究做了某种远程联系。这是 1941 年 3 月。

名称：恰提巴巴（Chattî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记载：在巴巴逗留奎达的整个期间，居住那里。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 1924 年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居卜式玛司特，现已去世。他住在帐篷里，里面摆满了旧骨头和陈面包，他会嚼这些骨头。全身长满虱子，听之任之，从不故意杀死哪怕一只虱。巴巴命阿迪每天喂他饭。每当巴巴从住所出来（住所恰好位于玛司特的帐篷对面），玛司特会茫然地凝视巴巴。一天，巴巴过去联系他，玛司特猛烈地拥抱巴巴，令人吃惊。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3 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市场里。

地点：拉乎里*（Rahuri） 地图索引：D/8

[*注：拉乎里的疯人埃舍于 1936 年 8 月开张，持续到 1937 年 4 月 23 日，后迁至美拉巴德。1939 年 9 月疯人埃舍迁往班加罗尔，直到次年 4 月，之后又被送回美拉巴德，最终于 1940 年 9 月解散。以下几页，按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对现在记得的那些埃舍成员作了简要记载。经过这么多年，名单不是十分完整。所列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不管他们在拉乎里加入埃舍，还是之后在美拉巴德或在班加罗尔加入，但每人名字后的注释，标明了各自加入的地点。除穆罕默德之外，疯人埃舍的居民只列在拉乎里下面，不会在附录的所有相关地点下面。读

者将会看到，在附录中，玛司特通常被列入他们与巴巴的联系史相关的各自地点。应当注意，除穆罕默德之外，对疯人埃舍居民的联系日期栏中未标明日期，当然，所有这些居民都频繁地得到巴巴的联系。]

名称：阿卜度·侯赛因（穆拉吉）Abdul Hussein (Mullâjî)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除用餐时间外，他整天睡觉，偶尔会心血来潮，去骂拉姆赞。时常喃喃自语。他是疯人。

名称：艾哈迈德（Ahmad）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他会哀叹当今穆斯林的堕落，尤其会骂拉尔·萨赫伯。会对拜度说，他把钱给了其他居民，缠着拜度管他们要回钱。时常裸身闲坐。他是疯人。

名称：阿君（Arjûn）

记载：* 在美拉巴德加入。他是疯人埃舍的少数真正玛司特之一。蓄着长发，长指甲，从不让剪短，起初头发里有很多虱子。彻底用药后，才杀除这些害虫。每天他会喝满满两大桶水（24号桶），故一天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在看水，就是在大量排泄他喝下的水。与肾脏的持续运作形成对比，他患有慢性便秘，严重到平均每两周排便一次。尽管有这些怪习惯，他的健康还不错。有时他会骂人。1940年埃舍关闭后，他被送回本特尔布尔。参见第三章他的照片。

名称：巴邱·赖吉（Bachû Râi jî）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年轻小伙，会看着人，眨眨眼，呵呵笑。其不寻常习惯是，把粪便涂在厕所墙上，由于此举被批评时，他会自豪地说：自己是给墙刷白。由于该习惯，每天如厕时，受到严格监管。也会频繁地小便，曾被数过，一天小便55次。但最后他被训练到，在这方面自控在更正常的范围内。他是疯人。

名称：巴德夏（Bâdshah）

记载：在班加罗尔加入。他举止相当威严，会说自己是国王（badshah）。“我们的”穆罕默德很怕他，当他不听管束时，让巴德夏出面，往往很管用。现在他住奥兰加巴德，被人尊为玛司特，不过实际只是神癫。

名称：巴亚（Bhâyyâ）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他一直索要12000卢比和一个姑娘，而经常跟他坐一起的萨姆鲁，则承诺会让他得到这些。他有时会张开大嘴，像青蛙般瞪着你。他是疯人。

名称：比库（Bhîkû）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一名老人，会把嚼烟和烟草给其他居民，并同他们开玩笑。在美拉巴德生病去世。他是疯人。

名称：达度·布阿（宝）Dagdû Buâ (Bhâu)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他是疯人埃舍的少数真正玛司特之一。在拉乎里的早期日子，他

会爬到大树上，坐在树梢上，一天待四五个小时。如果你叫他“宝”，他会耸肩，合臂抱胸。在美拉巴德，他会把土堆从埃舍的一处运到另一处。有几天，他每天给埃舍主厅打扫好多遍，故打扰到其他居民，相当惹人厌。他还有个习惯（引起多次小小的吵架），人们午睡之际，他会摇人肩膀，把他们弄醒。参见第三章他的照片。

名称：**达塔·斯瓦米 (Dâtâ Swâmî)**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安静的老人，会喃喃自语。他是疯人。

名称：**丹迪亚 (Dhândiâ)**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一名低能智障者，很年轻。巴巴授令，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在拉乎里生病去世。

名称：**埃克纳施·斯瓦米 (Eknâth Swâmî)**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安静的中年人，不是特别有趣。他是疯人。

名称：**法吉尔·布阿 (Faqîr Buâ)**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一名纳西科的老头，疯癫，颅骨有一处旧的凹陷性骨折，有茶碟大小。他会在房间撒尿，有时打人。一天，他笑容满面地走向拜度，突然一拳重重地击中他的鼻子。拜度的鼻子开始流血，法吉尔·布阿问他鼻子何故流血，并建议他往头上撒土来止血。因为他性格危险，常很难对付。他现住普纳，被当成玛司特崇拜，虽然实际上只是普通意义上的疯癫。参见第三章他的照片。

名称：**弗朗西斯 (Francis)**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名基督徒青年，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坐着，但有时会爆发，大声喊叫，并辱骂旁边的人。他是疯人。

名称：**伽内喜 (Ganêsh)**

记载：在拉乎里或美拉巴德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甘帕特·拉姆吉 (Ganpat Râmjî)**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跛足、安静的中年鞋匠，说话慢条斯理，极为尊敬巴巴。他是神癫者。

名称：**古拉姆·侯赛因 (Ghulâm Hussein)**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他曾吓唬一名易受暗示的守夜人，在黑暗中走向他，指给他看撒旦，并惊呼其变得多么巨大。可怜的守夜人是个淳朴村民，被吓得要命，遂辞职回家。古拉姆·侯赛因会用毯子裹头，有时会严厉地斥责穆罕默德。他是疯人。

名称：**戈帕尔 (Gopâl)**

记载：在拉乎里或美拉巴德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戈文德 (Gôvind)**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古拉卜·夏 (Gulâb Shah)**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矮个子，厚脸皮的家伙，常胡言乱语。只居住一个月，似乎不愿居住，被送回家。他是疯人。

名称：**哈奴曼 (Hanumân)**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哈桑·阿里 (Hassan Alî)**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伊萨 (Isâ)**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名中年癫痫患者，说话时会打滑稽的手势。他是疯人，也是癫痫患者。

名称：**伊斯迈尔 (Ismâil)**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年轻人，会唱歌献给他爱过的女孩。若有人叫他的名字或对他说什么，他会答复“1”、“2”、“8”、“6”或一时想到的数字。他是疯人。

名称：**卡利达斯·斯瓦米 (Kâlidâs Swâmî)**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奉爱歌曲唱得不错，后阶段似乎快成为玛司特。他是神癫者。

名称：**卡鲁 (Kallû)**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很爱吵架，但有时会唱歌。他是疯人。

名称：**卡鲁 (Kallû)**

记载：在班加罗尔加入。性格安静，不是特别有趣。他是疯人。

名称：**拉鲁 (Lallû)**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拉尔·萨赫伯 (Lâl Saheb)**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也是疯人埃舍的少数真正玛司特之一。他会扑在巴巴足前，拥抱他，把巴巴叫作神。他是普吉亚的密友，承诺送后者一辆满载黄金珠宝的马车，并让他娶个王公的女儿。他会在口袋里摸索，说准备掏出一千万卢比。有时普吉亚会揍拉尔·萨赫伯，但总体上他们是好朋友。拉尔·萨赫伯现在住纳西科，作为玛司特颇受尊敬。第三章有他的照片。

名称：**马哈伽尼 (Mahâganî)**

记载：* 在美拉巴德加入。他身材高大，会坐着唱歌，一遍遍地重复某句，令人腻烦。有时他不肯吃饭，要一只狗跟他一起吃。他现住耶奥拉，身上挂满铁片，拿着一把旧剑，向人讨钱。他是神癫者。

名称：**马赫布卜 (Mahbûb)**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他夜里醒着，白天睡觉。早餐要吃 6 只面饼，喝 8 杯茶。常喃喃自语，发笑，不吸好的比迪烟（土烟），会捡别人丢地上的烟蒂吸。他是神癫者。

名称：**马内克·禅德 (Mânek Chand)**

记载：* 在美拉巴德加入。他初到时，口袋里塞着近 20 顶奇特的马瓦里帽，不肯让人扔掉。他不愿洗澡，用餐时，会把食物藏口袋里，然后要更多。经常吹牛，说他拥有很多楼房。

名称：**曼伽尔·达斯 (Mangal Dâs)**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穆罕默德 (Mohammed)**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这是“我们的”穆罕默德，相比任何其他玛司特，他更加长期亲密地享受与巴巴的联系。1936 年 8 月，他最初从孟买被带到拉乎里的疯人埃舍，至今（1947 年 8 月）依然居住美拉巴德，故伴随巴巴长达 11 年。他作为“五个最爱”之一，在第二章有完整记载，故这里只列出他伴随巴巴生活史中的重要日期。

(1936 年 8 月)，被普利得从孟买带到拉乎里的疯人埃舍。

(1937 年 4 月)，随疯人埃舍的其他居民，迁至美拉巴德。

(1937 年 9 月)，9 月末周从孟买坐船至法国；10 月 8 日抵达马赛；在戛纳（法国）住到 11 月初，后返回印度；1937 年 11 月 20 日登陆孟买。

(1937 年 11 月底)，在美拉巴德住到 1938 年 3 月中旬。

(1938 年 3 月中)，随巴巴赴盘奇伽尼，住到 1938 年 6 月中旬。

(1938 年 6 月中)，返回美拉巴德，住到 12 月初。

(1938 年 12 月)，月初巴巴乘专用巴士旅行，前往以下 ADDR:海得拉巴（德干）、贾巴尔普尔（首访）、贝拿勒斯、阿格拉、德里、阿杰梅尔、博帕尔、贾巴尔普尔（再访）、库尔达巴德、美拉巴德。穆罕默德乘火车被带去，旅行期间随巴巴逗留：海得拉巴（德干）、贾巴尔普尔（首访）、德里、阿杰梅尔、博帕尔、贾巴尔普尔（再访）。巴巴一行于 1939 年 5 月末周又回到美拉巴德。

(1939 年 6 月)，在美拉巴德住到 1939 年 8 月。

(1939 年 8 月)，前往班加罗尔，住到 1940 年 4 月。

(1940 年 4 月)，返回美拉巴德，住在山上的特别玛司特埃舍，直到 7 月初。

(1940 年 7 月)，前往兰契，住在兰契埃舍，7 月底返回美拉巴德；与巴巴的联系不再那么频繁。

(1940 年 10 月 30 日)，从美拉巴德被送到孟买，10 月 30 日抵达。与阿里·阿克巴（阿婆巴）一起住，后者照顾他。

(1941 年 4 月 14 日)，离开孟买，前往拉特纳吉里。

(1942 年 1 月 9 日)，被带到美拉巴德待一天。

(1942年1月13日)，被带到美拉巴德，自那以后一直住那里，除了短访罗纳乌拉。（见下一条目）

(1942年10月8日)，被带到罗纳乌拉，随巴巴居住几周，后返回美拉巴德。

从罗纳乌拉返回美拉巴德后，穆罕默德一直住在美拉巴德，至今（1947年8月）依然居住那里，每当巴巴去那里，就见到巴巴。

名称：**帕萨尔·布阿（Pasar Buâ）**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他会捡树叶、垃圾、纸屑、石块等等，放在房间里。用餐时，他把食物往脸上抹，有人拿水叫他洗掉，他就把水抹在头顶、眼睛和耳朵上，却不管脸上其余部分。他是年迈的疯人。

名称：**帕特尔（Pâtel）**

记载：* 在美拉巴德加入。从阿美纳伽附近村庄来的一名老人。夜里他会偷偷走近熟睡的拜度，把他身上的毯子掀掉。有时他脱个精光，躺在地上，喊道：“他们打我。”他食欲惊人，不知餍足，总要更多食物，会吃到呕吐，连那时还要更多，最后以扯高嗓门唱歌来收场。他是十足的疯子。

名称：**辟拉（Pîrâ）**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很难对付的老头，会告诉大家他牙痛，打自己的脸，还骂人。他是疯人。

名称：**普吉亚（Pûnjiâ）**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是该埃舍的首个居民。对这名有趣的智障者，第三章有很完整的记载。

名称：**拉姆赞（Ramzân）**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早期日子他很难管，会在房间的地上解大便，把卡夫尼撕碎（不管给他多少件）。最后给他一件结实的粗麻衣，他发现太粗，撕不破。他还往卡夫尼里面吐口水，用舌舔鼻尖。给他牙粉，他没用过就扔掉，假装刷过牙。若身边有人戴着帽，一旦朝反方向看，他就一把抓过帽，使劲扔得远远的，接着坐在那里，一脸无辜的表情。后来他变得相当合作，行为更得体，但始终控制不住撕衣服的欲望。他是神癫者。

名称：**雷赫曼（Rehmân）**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无更多记录。

名称：**萨姆鲁（Samlû）**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中年蓄须男子，会闲扯瞎聊，以此娱乐别人。常坐在拉尔·萨赫伯身边，对他即兴诵诗。他在居民们演出的戏剧中扮演国王。如今他在耶奥拉流浪。他是疯人。

名称：**夏·贝拉姆（Shah Behrâm）**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一个年轻人，来自孟买的伊朗尼。来印度之前，在伊朗当过校长。他

有危险性格，会打埃舍里做事的小伙。一天他凶巴巴地走向拜度，正要袭击他，但拜度警告他，自己（拜度）是摔跤手鲁斯特姆，会痛揍他一顿。此言似乎镇住了贝拉姆，从那以后变得更顺从，更少欺负人。

名称：**夏·萨赫伯·阿拉伯 (Shah Saheb Arab)**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阿拉伯人，会一边喊叫，一边在埃舍乱跑。他是疯人。

名称：**商喀 (Shankar)**

记载：在拉乎里加入。他会独自安静坐着，间歇地发出笑声，打破沉默。不管对他说什么，他只回答一个词：“商喀（神名）”，故得此名。他惯于用手指抓刨地面，把家具和家居用品拆毁，这方面令人讨厌。他是达度·布阿的好友。他是疯人。

名称：**希瑞亚 (Sheriâr)**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性格安静的伊朗尼疯人。

名称：**谢赫·曼南 (Sheikh Mannân)**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一个安静的疯人，会自称国王。难得心情不好时，会骂人。

名称：**赛义德·丁·穆罕默德 (夏) Syed Din Mohammed (Shah)**

记载：在拉乎里或美拉巴德加入。用餐时，食物在他盘里，他一口没吃，就要更多。喝茶时，洒出的跟喝的一样多。若责备他这种行为，他会骂对方。常满嘴都是唾沫。他是疯人。

名称：**瓦曼 (Wâman)**

记载：* 在拉乎里加入。一名老人，由本地村民送到拉乎里埃舍，因为他常给他们惹麻烦。夜间他会叫醒拜度，要一桶水，并把水倒在自己房间，自称房间着火了。埃舍院子里有很多树，他会在一棵树下倒立，或胳膊吊在一条低矮的树枝上。他常告诉别人，他是哈奴曼神，并主动帮他们做事。在拉乎里，他会向穆罕默德直言相告，他对后者的苛求行为有何看法。后来在美拉巴德，瓦曼变得相当正常，遂被送回家。他是疯人。

名称：**瓦桑特 (Wasant)**

记载：在美拉巴德加入。他会扔掉食物，骂人，故不得不由一名侍者极为耐心地喂他吃饭。他是疯人。

名称：**名字不详**

记载：* 孟买人。一名好玛司特，拉乎里埃舍的少数玛司特之一。被普利得从孟买带来，待了几天。他会把泥、灰和石灰抹在身上。他是巴巴给洗澡的第一个玛司特。巴巴给他洗澡，穿上干净卡夫尼，喂食。在拉乎里住几天，由巴巴联系后，被送回孟买。

地点：**赖久尔 (Raichur)** 地图索引：**E/10**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5年7月26日

记载：40 名穷人，由巴巴为他们洗脚，然后在一个隐蔽房间里，逐一联系并给每人 3 卢比。

地点：赖格尔 (Raigarh) 地图索引：G/7

名称：**巴鲁·古塔 (Bâlu Guttâ)**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22 日

记载：一个老人，性情举止像孩子，作为玛司特则一般。

名称：**布拉玛查利·斯瓦米 (Brahmachârî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22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

名称：**拉姆·辛 (Râm Singh)**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22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

名称：**斯瓦米·阿南德 (Swâmî Anand)**

联系日期：1945 年 10 月 22 日

记载：一名真诚的萨度，在赖格尔的一间埃舍。求道者。

地点：赖布尔* (Raipur) 地图索引：F/7

[*注：巴巴一行于 1944 年 7 月(?)9 日至 1944 年 8 月 9 日，逗留赖布尔。]

名称：**哈菲兹吉·玛斯坦 (Hâfizjî Mastân)**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26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被带到住所，由巴巴联系。

名称：**塔格尔巴巴 (Thâkôre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25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常坐在街上，向路人提供食物（他有食物时）。被带到巴巴住所联系。

地点：拉杰果德 (Rajkot) 地图索引：B/7

名称：**马克伊瓦拉巴巴 (Makkh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1 月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在某个地方坐了很多年。身上布满成千上万只苍蝇 (makkhi)，几乎看不见他的身体。这个名字不是本地人叫他的，而是巴巴给他取的，意思当然是“苍蝇圣人”。巴巴说他特别有趣，因为他是巴巴联系过的，唯一同等比例具有一半贾拉里型一半贾玛里型的玛司特。因此，他是巴巴联系过的唯一一个第七类型的玛司特——其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特征的比例恰好相等。

地点：兰布尔（Rampur） 地图索引：E/4

名称：玛居卜·緬（Majzoob Miân）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夏緬（Shah Miân）

联系日期：1942年3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地点：兰契*（Ranchi） 地图索引：H/6

[*注：巴巴一行从美拉巴德出发，于1940年7月5日抵达兰契，7月18或19日前往加尔各答，取道又返回美拉巴德。巴巴逗留兰契期间，那里有个小型玛司特埃舍，有四位玛司特：恰提巴巴、卡瑞姆巴巴、穆罕默德和夏里亚特·堪。]

名称：恰提巴巴（Chattî Baba）

联系日期：（1940年7月5日）

记载：奈伽帕塔姆人。从美拉巴德来到兰契，随巴巴居住那里，埃舍关闭后返回美拉巴德。

名称：卡瑞姆巴巴（Karîm Baba）

联系日期：（1940年7月7或8日）

记载：加尔各答人。一位伟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由卡卡带到兰契；对他的记载，参阅第二章。兰契埃舍结束后，他伴随巴巴前往美拉巴德。

名称：穆罕默德（Mohammed）

联系日期：（1940年7月5日）

记载：“我们的”穆罕默德，从美拉巴德来到兰契埃舍，随巴巴居住那里，埃舍关闭后返回美拉巴德。

名称：夏里亚特·堪（Shariat Khân）

联系日期：（1940年7月5日）

记载：奇科玛加鲁人；从美拉巴德来到兰契埃舍，随巴巴居住那里，埃舍关闭后返回美拉巴德。

地点：勒德兰（Ratlam） 地图索引：D/6

名称：罗摩玛司特（Râm Mast）

联系日期：1943年11月27日

记载：一名中年的好玛司特，面色黝黑，住在坟场。他有好几只陶罐，里面放食物。

名称：乌蒂麦 (Unti Mâi)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3 年 7 月 23 日

记载：* * 一名很好的高级玛司特尼。她是老妪，用一块麻袋片遮体，坐在“伴侣花园”里的一大堆砖块上。她有只狗，会跟狗分享食物，常被孩童们取笑。第二次联系时，她索要上衣，巴巴送了她一件。一般来说，无论她收到什么礼物，都会很快送给别人。巴巴说，她是 90% 的贾玛里型和 10% 的贾拉里型。她通常不让人靠近，可她一看见巴巴，就招呼他过去。巴巴爬上砖堆，在她身边坐下。她随后取出一块发霉的陈面包（看上去至少放了一年），递给巴巴吃。不管玛司特或玛司特尼给他什么，巴巴都会接受，遂吃掉这块面包。

名称：玛斯坦·夏 (Mastân Sha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3 年 7 月 23 日

记载：一个老人，安静地坐在新玫瑰影院对面。传闻有人让他理了发，玛斯坦·夏居然把头发吃个精光！他是一名普通玛司特。

名称：南伽·堪·马斯坦·白沙瓦瑞 (Nangâ Khân Mastân Peshâwarî)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3 年 7 月 23 日

记载：* * 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式的玛司特，百分之百的玛达扎德型。他一丝不挂，常一口气奔跑四五英里，在小土坑里坐一会儿，接着又跑上四五英里。本地人会在他跑过时，给他食物，他边跑边吃。他是一名很好的第五层面玛司特。

名称：南伽·夏·马斯坦 (Nangâ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1943 年 7 月 23 日

记载：* *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唯一的库特博式玛司特。他的习惯极不寻常，做任何事都要转圈子。他赤身裸体，一般来说，整天大部分时间都绕着征税亭附近的电线杆，一圈又一圈地走。若给他食物，他就蹲地上，一边坐着吃，一边转圈子；若他站着小便，会慢慢地转个不停。他会向路人讨钱，一给他钱，他就扔掉。

联系这名玛司特后，巴巴在一个叫萨特拉-弥尔（意为第 17 英里）地方的山上单独闭关 3 小时，此地处于通向穆里 (Murree) 的路上。

名称：赛因·普达 (Sâin Pudâ)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7 日；1933 年 4 月

记载：* * 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30 年来蜚声拉瓦尔品第。他会用一只手旋转扇子。1929 年巴巴赴克什米尔途中，对随行者指出此人。1933 年率小批西方弟子赴克什米尔途中，巴巴再次联系他。那次巴巴解释，这名玛司特有 7777 种隐形的工作方式。巴巴还说明，赛因·普达是拉瓦尔品第的灵性负责人。他是上述南伽·夏·马斯坦的大师。赛因·普达现已去世。

名称：夏·萨赫伯 (Shah Saheb)

联系日期：1943 年 7 月 23 日

记载：一个年迈的老人，穿着五六件大衣。他在兵站区托普卡纳路的一间小室里坐了多年。他在屋内为自己准备好墓穴，对访客说话偶尔条理清楚，但平常会坐着，语无伦次地对墙壁说话。他是一名贾玛里型的好玛司特。

名称：**夏姆萨里·德维什 (Shamsalî Dervîsh)**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7 日

记载：一名玛司特，长头发，举止冷静。1929 年巴巴赴克什米尔途中指出此人。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 年 7 月 27 日

记载：一名男子，说话嗓音洪亮。1929 年巴巴赴克什米尔途中指出此人。

地点：雷瓦里 (Rewari) 地图索引：D/4

名称：**帕坦巴巴 (Pathân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一名年轻求道者，无特别优点，大部分时间待在雷瓦里车站。

名称：**瓦隶巴巴 (赛义德·穆罕默德·谢里夫) Walî Baba (Saiyid Mohammed Sherif)**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1941 年 7 月 9 日；1942 年 7 月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住在车站附近首席检票员的家里。巴巴与他同坐联系时，他笑得很大声。巴巴给检票员 5 卢比，为他买只垫子。他是一名第六层面的贾玛里型玛司特，完全的玛居卜式。

地点：瑞希克什*Rikhikesh (Rishikesh) 地图索引：En1/A

[*注：用于哈德瓦的备注（即难以获得巴巴在当地联系玛司特和圣徒的精确记录），同样适用于瑞希克什。巴巴曾多次带领不同批的弟子，访问神圣恒河岸边的这座小型圣城，故对他的工作并非总是做了有条理的记录。不过这里列出的联系，可能有 80%至 90%的完整度。

除了其他多次访问，巴巴曾于 1942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率一大批弟子居住瑞希克什的一座屋子。

大多数印度测绘地图上的拼写为 Rikhikesh，与 Rishikesh 是相同地点（睿希之寓），该地名在印度广为人知。]

名称：**本伽利巴巴 (Bengâlî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或 5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

名称：**布拉玛查利·本伽利巴巴 (Brahmachârî Bengâlî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4 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裸身住在一间简朴小屋。

名称：**布拉玛查利·鲁希 (Brahmachârî Rushî)**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或 5 月

记载：* 一名高级行者，从前是位教授、波斯语学者。他在一家免费客栈，整天施食给贫穷或生病的朝圣者。夜里巴巴去联系他，布拉玛查利·鲁希正生病，躺在客栈医院里。巴巴是午夜去看他的，他对巴巴说：“今天您要来，神却让我病倒了，那谁来给穷人施食？”巴巴给他 10 卢比，他勉强收下，巴巴叫他把钱给别人。

名称：**迪瓦纳·萨度 (南伽·萨度) Diwânâ Sadhû (Nangâ Sâdhû)**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或 5 月

记载：* 一名赤裸的中年玛司特，是好玛司特。1941 年，他住在瑞希克什诸多埃舍中，一座埃舍的楼上房间。巴巴想喂他饭，虽然他拒绝了，联系却令人满意。1946 年 8 月巴巴去看他，却没办法联系，因为现在的他，住在离斯沃格埃舍近 2 英里的密林间，为他特制的一间笼子里。他裸身躺在笼中，一手持棍，不许人走近（侍者除外）。他现在是真正的贾拉里型玛司特，模样令人印象深刻。

名称：**贾尔·塔帕斯韦 (贾尔·三摩地·圣雄) Jal Tapasvî (Jal Samâdhî Mahâtm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2 日

记载：* * 一位很高级的瑜伽士，心界行者。他同卡卡和埃瑞奇进行了一场关于阿瓦塔的有趣谈话。谈话几乎马上转向此话题，因为埃瑞奇和卡卡对他作自我介绍，说他们从孟买来，贾尔·塔帕斯韦立刻问到，那边的情况怎样。他们告诉他，那里暴动骚乱不断。他回答说，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不可避免，是当今在世的阿瓦塔工作的结果。他说，世界上的人物，尽管有名气，常受到人类崇拜，其实只不过是阿瓦塔手中的玩偶；他们就像线上的风筝，线头都被阿瓦塔攥在手里，由他随意控制。他继续说，这些战争和动乱会继续下去，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将被消灭。因为来自地狱的人怎能与来自天堂的人相混？前者必须被消灭。阿瓦塔将在 22 年后（按他说法即 1968 年）显现，但即便那时，就像其他阿瓦塔一样，他也会被大多数人嘲笑，他的真正名声在他死后才会传开。

贾尔·塔帕斯韦曾在朝着恒河的一处岩石下生活多年。后来他移居一座矗立恒河中的寺庙屋顶。他在那里坐了许多年，头无片瓦，给什么吃什么，可以推测他在河中的栖息处难以接近，敢于前往者寥寥无几。一天，寺庙塌入河中，贾尔·塔帕斯韦既没有受伤，也不为所动，继续坐在被淹的寺庙废墟上，废墟就在水面下。他在那里坐了许多年，由此得名贾尔·塔帕斯韦，即坐在水 (jal) 中的苦行者 (tapas)。

他现为老人，大概 70 岁，很瘦，依然一头黑发，穿绿卡夫尼。在“乌塔卡西济贫院 (langar

khana) ”管理者的家中，巴巴联系了塔帕斯韦，当时他住在瑞希克什。贾尔·塔帕斯韦平常住在乌塔卡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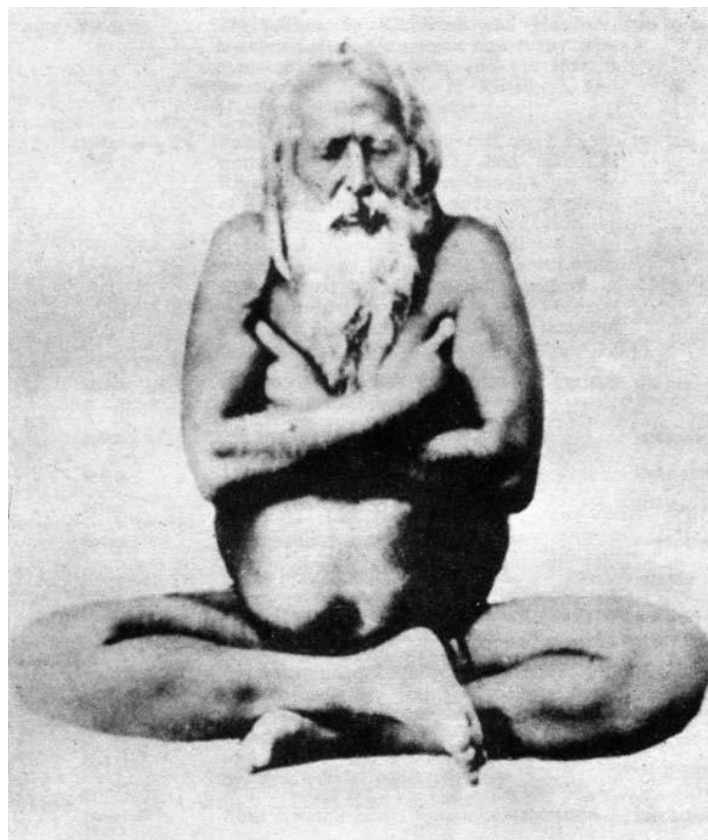
[译注：《美赫主》中，名为贾拉·塔帕斯韦。]

名称：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 (Keshwānandjî Mahârâj)

记载：* * 一位心界行者，未由巴巴直接联系，但多年前普利得见过他。他对巴巴的评论引人入胜，值得记录在此。那时普利得被巴巴派遣，游历印度各地。巴巴告诉普利得，他会在旅途中遇见一两位圣人，他们会对他讲述巴巴的灵性伟大。

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除腰布外，全身赤裸，其古铜色身躯是瑞希克什的熟悉景观，因为他会整天站着，手持竹棍，一动不动凝视太阳。他在河岸造了一个小平台，会站在上面。每年冬季，当大雪覆盖恒河流经的崇山峻岭，克希瓦南迪吉就登上高高的山谷，站立雪中，整天凝视太阳。

在瑞希克什，除了他的侍者，一般没人走近小平台上的克希瓦南迪吉。当时普利得遵照巴巴命令，在保持沉默，一开始受侍者拒绝，就设法让侍者把一张美赫巴巴的照片呈给克希瓦南迪吉看。克希瓦南迪吉随后微笑着，叫普利得过去，说他通常不让任何人走近，但看到这张照片，并知道美赫巴巴的神性，他只好叫他过来，因为巴巴是“宇宙之师”。他说，巴巴把整个造物界的担子扛在自己肩上，是何等伟大的灵魂。普利得和克希瓦南迪吉的这次会面发生在1934年4月。普利得住下并协助服侍克希瓦南迪吉一段时间。克希瓦南迪吉现已去世。参见照片。



瑞希克什的克希瓦南迪吉·马哈拉吉

名称：**尼帕利巴巴 (Nepālī Baba)**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4 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无更多记录。早期的一次联系。

名称：**麻风病人与萨度**

联系日期：1924 年 8 月 14 日

记载：1924 年这次早期访问期间，巴巴对很多麻风病人和萨度行合十礼。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或 5 月

记载：275 名萨度，在瑞希克什和哈德瓦联系。不清楚在两地分别联系多少人，故此条目皆列入本附录中的瑞希克什和哈德瓦下面。

名称：**萨度和瑜伽士**

联系日期：1941 年 5 月 12 日

记载：巴巴带领女子组赴瑞希克什一天，让她们观看许多萨度和瑜伽士。一名男子，克希瓦南迪吉的弟子，是高级行者，被看见站在河床的卵石上。另一人是瑜伽士，巴巴走过时，他掀开身上盖的床单，朝巴巴行礼致敬。严格说来，这些人并未得到巴巴的联系。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 年 7 月 27 日

记载：200 至 300 名萨度，在瑞希克什的不同埃舍联系。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3 日

记载：联系 268 名萨度。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4 日

记载：联系 20 名萨度。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5 日

记载：联系 86 名萨度。

名称：**萨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6 日

记载：联系 8 名萨度。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3名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4月

记载：5名玛司特，无更多记录。基本肯定，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5月

记载：一位心界行者，全身赤裸，约50岁。巴巴一行正要离开瑞希克什时，见此人沿路走来。拜度和埃瑞奇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入附近的花园，巴巴在那里联系他。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8月15日

记载：4名“萨度玛司特”，中级状态。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8月15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无更多记录。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8月

记载：* 一名求道者，在瑞希克什很有名，但谁都不愿泄露其下落，因为怕被诅咒。经过大量不懈打听，埃瑞奇设法找到他，并约好让巴巴去见他，可遗憾地说巴巴是他父亲。

巴巴去联系时，此人向巴巴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比如他除了埃瑞奇，还有几个儿子，故联系被这番琐碎的谈话所破坏。

据说此人年轻时，曾在丛林里流浪，只吃树叶草根，因此瘦骨嶙峋。后来定居瑞希克什的河岸边，现在整天把自己反锁在一间小屋里。每天只吃一张面饼和少许豆糊。

地点：罗赫里 (Rohri) 地图索引：A/4

名称：**安拉·巴克希·玛司特 (Allah Bakhsh Mast)**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3日

记载：* 一名高级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性情完全像个孩子。他坐在一张木桌上，此桌是为他摆的，靠着一口井的侧壁。他坐到井边之前，有许多年一直蹲在河堤墙上。现在已是老人，偶尔呼喊“安拉”，或者另一个神名，或者临时想到的任何东西。

名称：**拜·乔沃·玛司特 (Bhâi Chowâr Mast)**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3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中年，是巴巴联系过最脏的玛司特之一。他穿着污秽不堪的衣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房间的污秽程度跟“奥吉亚斯的牛圈”有得一拼。他坐在房间地上，面前有一堆生羊毛，他用棍不停地敲打。巴巴和他在脏房间里坐了 10 分钟，做联系工作。

名称：**大师纳穆拉吉 (Mâster Nemrâjî)**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3 日

记载：* * 一位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玛居卜式玛司特，在信德的该地区闻名遐迩。在罗赫里的很多路灯杆上，可以看到印着纳穆拉吉照片的告示牌，指引外乡人上哪儿找他。他是一名老者，据说有 100 岁左右，是灵性大师拜度·夏的弟子。早年他曾是一名校长，现在衣着比较得体，外表让人想起一名好萨度。他身边总有一大群男女老少，受到不同信仰民众的极大崇敬。

“首领”拜度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是 1941 年从奎达访问罗赫里，当时他试图劝某个玛司特跟他去奎达，让巴巴联系（那时巴巴住在奎达）。拜度的进展不大，权当打发时间，他就去见一见大师纳穆拉吉。拜度没有提到带另一个玛司特去奎达的打算，只是坐在纳穆拉吉住的房间里。当时纳穆拉吉以非常专横的态度对拜度说：“这里是罗赫里（强调罗赫里这个词），这里是罗赫里，而你想带他去奎达（强调奎达这个词）。”他重复说了两遍，还用手打了拜度两下！

纳穆拉吉是 80% 的贾拉里型玛司特，人们极为崇敬他，也极为怕他。他的面部特征酷似阿杰梅尔的恰恰。

[译注：《美赫主》中为纳穆拉姆吉。]

名称：**圣罗摩 (Sant Râm)**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3 日

记载：一名玛达扎德型的中级玛司特，相当年轻，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会吃各种污物。

名称：**圣图克拉姆 (Sant Tûkârâm)**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3 日

记载：一名处于玛居卜式状态的好玛司特。罗赫里的民众会邀请他到家中作客，招待他吃饭等等，相信这样可以净化他们自己。

地点：**鲁尔基 (Roorkee)** 地图索引：**En1/A**

名称：**布拉玛查利巴巴 (查塔·夏) (查塔·达斯) Brahmachârî Baba (Chattar Shah) (Chattar Dâs)**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老人，备受尊敬，有很多弟子。他住在帕姆讷尔，离鲁尔基 3 英里左右的小村。

名称：**玛奴·夏 (Mannû Sha)**

联系日期：1941 年 4 月

记载：一名高级玛司特，被带到德拉敦一两天。参阅德拉敦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萨陶拉 (Sadhaura) 地图索引：E/3

名称：**迪纳夏 (Dînâshâ)**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1 日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持续处于恍惚状态。他是中年人，穿着衬衫便裤，戴穆斯林薄帽。可是他不让巴巴正常地联系他。巴巴和男子们尝试数小时，都未能找到玛司特，最后到深夜才放弃搜寻。但巴巴嘱咐拜度和埃瑞奇，次日凌晨 4 点去据说可以找到他的地方，向他顶礼。巴巴指示他们，要密切观察玛司特的头，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或者是直视他们，他们要把结果报告巴巴。遗憾的是，埃瑞奇和拜度过于疲惫，到早晨 5 点半才醒，故错过了观察玛司特举动的机会。巴巴也从未对他们解释这种头部动作的意义。一两小时后，巴巴一行正离开萨陶拉，在路上遇见迪纳夏，巴巴终于在这里联系了他，却不是十分满意。

名称：**奎师那警卫 (Krishna Guard)**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1 日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从前是铁路警卫，对奎师那有极大的虔诚和爱。他到处涂写“拉姐-奎师那”，不停地大声呼颂“拉姐-奎师那”。遇见巴巴时他哭了，巴巴也很高兴联系到他。他相当年轻，其经历值得一叙。据说有一天，他沉醉于唱诵献给奎师那的巴赞，忘了报到上班。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缺勤了，就去找主管，为失职道歉。主管却拿出值班册给他看，该签名的地方有他的出勤签名。许多人也确认，他们看到他本人就在当天的那趟列车上。这些证据表明，他实际居然是值班的，而他对此的回复是：“我忙着向奎师那祈祷的同时，祂照顾着我的世俗职责。”自那以后，他辞去铁路职务，离开妻子和家庭，开始过着热忱奉爱奎师那的生活。

地点：萨哈兰普尔 (Saharanpur) 地图索引：E/3

名称：**艾哈迈德·阿里·巴巴 (Ahmed Al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1 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年迈老人，总坐在伽达乌里清真寺里。他备受敬爱，有很多跟随者。

名称：**巴希尔·玛斯坦 (Bashîr Mastân)**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4 日

记载：一名年轻的神癫者，在城里到处溜达，一家家地逛茶铺。

名称：**贝赫拉·苏非 (Behrâ Sûfî)**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14 日

记载：一名神癫者，会骂人，吼他们，如对待流浪狗一般。有些患病者来找他，他会开乌纳

尼药 (Unani medicines)。

名称: **布拉·玛斯坦 (Burâ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2 年 6 月 26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 曾是鞋匠。他是高龄长者, 现已去世。他住在卡珀萨, 离萨哈兰普尔近 8 英里的村子。巴巴和弟子不得不蹚过被淹的河道, 涉过数英里的泥泞田野, 才抵达卡珀萨村。

名称: **焦普里瓦拉巴巴 (Jhôpriwâlâ Baba)**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14 日; 1946 年 7 月 31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第六层面玛司特。他是赤裸的长发老人, 一手拿着小破扇。住在街头的小帐篷里, 若给他食物, 他会吃一点, 把剩余的丢进排水沟。店主们会照顾他的需要。

名称: **南伽·玛斯坦 (Nangâ Mastân)**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14 日

记载: 一个年轻人, 裸身, 蓄长须发, 躺在公园对面的垃圾桶边。他既不说话也不乞讨, 但被哄进一辆空巴士, 巴巴在那里联系他。一名普通玛司特。

名称: **帕坦玛司特 (Pathân Mast)**

联系日期: 1942 年 5 月; 1946 年 5 月 14 日

记载: 一名中级玛司特, 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 **拉吉麦·玛司特尼 (Rajî Mâi Mastâni)**

联系日期: 1942 年 6 月 26 日

记载: * 她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尼, 中年, 皮肤白皙, 容光焕发。裸身坐在坟场附近的一间污秽马厩里。她原先在德拉敦, 因光彩照人, 被称作“天使”。现已去世。

名称: **雷玛图拉巴巴 (戈德里瓦拉) (奇施拉瓦拉) Rehmatullah Baba (Gôdriwâlâ) (Chithrâwâlâ)**

联系日期: 1946 年 5 月 15 日; 1946 年 8 月 2 日; 1946 年 8 月 23 日

记载: * 一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 衣衫褴褛, 却总是快乐无忧, 性格和善。他把各种破布搁在肩上, 穿着破棉袄。

在萨哈兰普尔联系过他两次, 他常被发现伊在伊达-赛因清真寺里。8 月 23 日, 他被带到哈德瓦一天, 巴巴在那里逗留几日。

他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认出巴巴的灵性地位, 因为他触摸了巴巴的足, 这导致巴巴和弟子们商议一番, 因为巴巴不喜欢这样做。雷玛图拉睡在巴巴寄宿的哈德瓦住所外面, 早晨却不见人影。不过, 经过搜寻, 在火车站找到他。鉴于他显然认出巴巴的灵性伟大, 就把他送回萨哈兰普尔。他是一名真正的伊特法齐型玛司特, 兼具贾玛里型特征。

名称: **苏非·基法亚特 (Sûfi Kifâyat)**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5日

记载：一名老人，巴巴在联系贝赫拉·苏非的住所偶然遇到的。他是真诚求道者，远比贝赫拉·苏非更为有趣高级。

名称：**苏非·萨赫伯 (Sûfî Saheb)**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4日

记载：一名求道者，坐在他家外面的一张土制床上，离群索居。在萨哈兰普尔很受尊敬。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2年2月

记载：某种玛司特，无更多记录。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6年8月28日

记载：* 1500名贫穷男女，在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隐蔽房间，由巴巴亲手给每人1卢比，逐一联系。

提前数日由几名巴巴弟子选好1500人，把编号的票分给那些贫困者，指示每位：他们应于预定日子到何处。在这些场合，给大批穷人派发帕萨德时，巴巴通常采用这种编号的票，上面印有“帕萨德”字样（帕萨德是以神的名义施予的礼物）。不会透露巴巴的名。这些时候，巴巴会做某种内在的和宇宙意义上的灵性工作，正因为如此，有必要隐蔽地联系每人。当然，重要的是这种内在工作，因为印度有千百万穷人，给其中的几百人施予救济，并没有太大物质上的意义。

地点：萨考利 (Sakori) 地图索引：E/3

名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Upâsani Mahârâj)**

记载：1939年1月途经贾巴尔普尔，当时巴巴逗留之地，并捎讯给巴巴。对此事的记载，参阅贾巴尔普尔。

1941年10月17日，是巴巴与马哈拉吉的最后会晤。具体记载参阅达伊岗。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于1941年12月24日离世。

地点：森格姆内尔 (Sangamner) 地图索引：—

名称：**邱图·缅 (Chôtû Miân)**

联系日期：1943年6月1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被带到美拉巴德一天。对他的记载，参阅本附录的美拉巴德部分。

地点：桑伽里迪佩特 (Sangareddipet) 地图索引：E/9

名称：**阿卜度拉·萨赫伯 (Abdullah Saheb)**

联系日期：1945年5月16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矮小跛足的老人。巴巴首次在夜里联系他，次日早晨又联系。那天巴巴和男子们坐两辆牛车（最糟的交通工具），颠簸了约25英里，深夜抵达桑伽里迪佩特。他们一到当地，就成为警察的怀疑对象，他们被怀疑是一伙帕坦人，最主要由于拜度，体格外貌酷似帕坦人。巴巴和男子们为避免被逮捕，坚持要见本地督察，督察确认他们是帕西人后，遂让他们离去。他们劳顿不堪，胡子拉碴的脸上满是尘土和汗水，衣服肮脏；个个拖着疲惫的步伐；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巴巴和男子们在这些伟大的玛司特旅行中，会给偶遇的路人留下一种狼狈不堪的印象。谁都不应认为，伴随巴巴的玛司特旅行是休闲之旅，会由于联系古怪的灵性人物而充满乐趣，因为对几乎每个玛司特的追踪搜寻，都意味着长时间的疲倦旅行、最低限度的休息及饮食。

[译注：《美赫主》中地名为桑伽里迪。]

名称：**马斯坦·缅（Mastân Miân）**

联系日期：1945年5月16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地点：萨塔拉*（Satara） 地图索引：C/9

[*注：与阿美纳伽的伟大玛司特阿里·夏在布兰达尔闭关后，巴巴迁往萨塔拉5天，以完成本次闭关（1947年4月21日至4月25日）。

在萨塔拉，有一座与希瓦吉有关的山堡，叫阿津克亚-塔拉（不可征服之星），由于巴巴希望在一个与希瓦吉有关的地方结束闭关，故选了萨塔拉（类似布兰达尔），因为它与希瓦吉有往昔联系。5月25日，巴巴率大批弟子从马哈巴里什沃迁往萨塔拉。一到萨塔拉，就在一座单独屋子里建立小型玛司特埃舍，一些玛司特被带到埃舍联系。该埃舍在第四章有描述。1947年8月27日他率全体人员离开萨塔拉，前往美拉巴德。]

名称：**阿里·夏（Alî Shah）**

记载：1947年4月21日，被带到萨塔拉，伴随闭关中的巴巴5天。

1947年5月28日，被带到萨塔拉，住到1947年7月14日。

这是阿美纳伽的阿里·夏，在第二章有完整记载。

名称：**巴巴（Baba）**

联系日期：1947年6月13日

记载：卡拉奇人，由弥奴·卡拉斯带到萨塔拉玛司特埃舍2天。他是一名中年男子，中级玛司特。真实原名不为人知。他什么都不要，也不跟人说话。他会一连数小时保持同个坐姿，样子像紧张症患者，为卡拉奇火车站的工人苦力所熟识。他嗜好吸比迪烟（土制烟）。

名称：**恰恰（Châchâ）**

联系日期：（1947年6月3日）

记载：阿杰梅尔人。印度的两位第七层面玛居卜之一。6月3日被拜度带到萨塔拉，7月10日送回阿杰梅尔。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马朗·马哈拉吉 (Malang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7年4月23日

记载：* 瓦讷岗人。巴巴在萨塔拉的5天闭关期间，这名瓦讷岗的好玛司特被带到萨塔拉。他非常活跃，很不安分。刚被带入住屋，他就宾至如归般地坐到沙发上，朝大家呵呵笑。巴巴为玛司特洗手，给他食物，马朗·马哈拉吉随后要一些木灰，并给巴巴一撮灰。后来马朗·马哈拉吉要洗澡，巴巴给他洗澡，之后同他坐了一小时。这次联系后，巴巴告诉拜度，他同马朗·马哈拉吉做的工作已结束。玛司特被送回瓦讷岗村，他在那里备受尊敬。

名称：**帕亚吉 (Payâjî)**

联系日期：1947年6月13日

记载：* 一名卡拉奇的中级玛司特，由弥奴·卡拉斯带到萨塔拉玛司特埃舍2天。帕亚吉除腰布外，身体赤裸，过去30年来一直闻名卡拉奇，虽然他看着像初入中年，实际年龄肯定将近有60岁。他爱闲扯唠叨，不时大声拍掌，表情十分享受。另一个最爱的习惯是，把手指塞入一边或两边耳朵，并发出怪声，似乎在假装接发电报。他焦躁不安，会一遍遍地重复提一个问题。喜欢吸香烟，坐轿车和马车兜风。让帕亚吉在萨塔拉玛司特埃舍住了两天，由巴巴喂食并联系后，7月14日晚让弥奴·卡拉斯将他送回卡拉奇。

名称：**辟尔·夏 (Pîr Shah)**

联系日期：1947年1月

记载：一个疯人，被送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几天。他不合作，骂人，难管，故被送回萨塔拉。

名称：**夏·萨赫伯 (阿卜度·悉地克) Shah Saheb (Abdul Siddîq)**

联系日期：(1947年5月25日)

记载：盘奇伽尼人。这名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原居民，随巴巴一行到萨塔拉，同满德里一起住那里。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地点：**萨加尔 (Saugor)** 地图索引：**E/6**

名称：**赞吉尔瓦拉巴巴 (Zanjîr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11月19日

记载：* 巴巴的一名男弟子1939年在萨加尔看见这名玛司特。那时他非常凶暴，极脏，目赤如火。亲属相信他被邪灵附体，用铁链将其手脚锁在一起，并把铁链(zanjir)固定在地上。1945年巴巴联系他时，他安静温和，已被解开铁链。他是好玛司特。

名称：**马伽玛司特 (Magar Mast)**

联系日期：1939年3月13日；1939年(?)3月

记载：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由于他的鳞状皮肤，巴巴给他取名“马伽玛

司特”（鳄鱼玛司特）。他首次在萨加尔当地由巴巴联系，之后被带到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地点：“闭关地”* (place of Seclusion) 地图索引：—

[*注：1946年4月19日至1946年11月30日，巴巴率一小批弟子在印度北部一处特殊的闭关地。在此期间，他多次旅行到印度各地联系玛司特，也在闭关的当地联系了几个有趣的玛司特，这里记载了这些联系。]

名称：阿里·夏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6年11月2日

记载：阿美纳伽人，被带到闭关地4天。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马德拉西·玛司特尼 (Madrâsî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6年(?)7月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尼，会在主集市清扫道路，是那里为人熟知的人物。她意识不到身体及行为，有时会在露天街上脱掉纱丽。被带到巴巴的住所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7月

记载：一个神癫的年轻人，坐在商店的拱廊下。被带到巴巴住所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年(?)5月

记载：* * 有一天，巴巴的两名弟子在火车站，注意到一个高大蓄须、穿卡夫尼的老人。他苍老的脸上有种悲伤茫然的神情，似乎在寻找某人未果。他尾随着巴巴的两名弟子，因为他看上去有点不同寻常，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品质，他们认为巴巴会喜欢联系他，决定邀请他去住所。于是他们扶他坐上马车，把他带回住所。

一到住所大门，老人就惊叹道：“Gulistan men agaye（我们来到了花园）！”其实巴巴住所的花园根本不算高级，里面有花，但不至于吸引一个陌生人入迷到这种程度，采用诗情画意的措辞，这句话的意思不如记录为：“我们来到了天堂！”不一会儿，巴巴从屋里走出，老人疾步走向他，靠近时充满爱意地凝视巴巴，纵声大笑，眼里涌出喜乐之泪。他苍老脸庞上的每一丝皱纹似乎都被抹平了，蒙着的困惑与悲伤之面纱不翼而飞；他显得年轻，容光焕发，因看见巴巴而兴高采烈。他随后转向两名巴巴弟子，指着巴巴，惊叹地说：“看这个人的容颜眉宇，如同太阳般照耀，难道你们认不出他是谁？”

巴巴随后拉起他的手，领他进入园丁小屋的小房间，单独和他一起坐了约15分钟。可以听到，从房间里传来老人的狂喜笑声。巴巴后来带他出来，把他领向住所。园丁屋的墙角边，护栏上方挂着闪亮的铜铃，平时用于招呼屋里的人。老人取下铜铃，绕着巴巴跳起舞，一边跳，一边在自己和巴巴的头上摇铃。巴巴领他进屋一会儿后，又带他到园丁屋，同他坐了约半小时。临别前，巴巴给他10卢比，他不愿收，多番劝说后，他才收下。轮到他，则坚持

要记下巴巴的住址，要来铅笔和纸，让人写好住址。他坐马车离去时，表情极其幸福。他离开后，巴巴讲述在屋子里时，老人说：“今天神把我送给这位帕西圣人。”他是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贾玛里型和玛布比型的罕见混合。

名称：**穷人**

联系日期：1946年11月5日

记载：7个贫穷的中层民众，被召集到巴巴的住所。巴巴给每人50卢比并且联系。其中一个穆斯林老人，膝下多个子女。他长期含辛茹苦地持家，为钱礼感激地失声哭泣，当场称谢神，这下奇妙地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的感恩戴德令人动容。

名称：**疯人**

联系日期：1946年11月

记载：7个疯人，被带到巴巴住所，由巴巴给洗澡、穿衣并喂食。其中一两人有怪癖，极为有趣。这次巴巴特别授令，要带7名疯人过来。

地点：**塞康德拉巴德 (Secunderabad)** 地图索引：**E/9**

名称：**考乌里·夏 (Kowri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日

记载：* 一个年迈老人，为当地民众所熟识。他骑着一匹安静的小马到处逛，腿上有只小猫。身边常有两三个孩童，会照顾他的需要，有时他喜欢晒太阳。他是求道者。

名称：**“市场”瓦拉巴巴 (Marketwala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4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在菜市场。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ani M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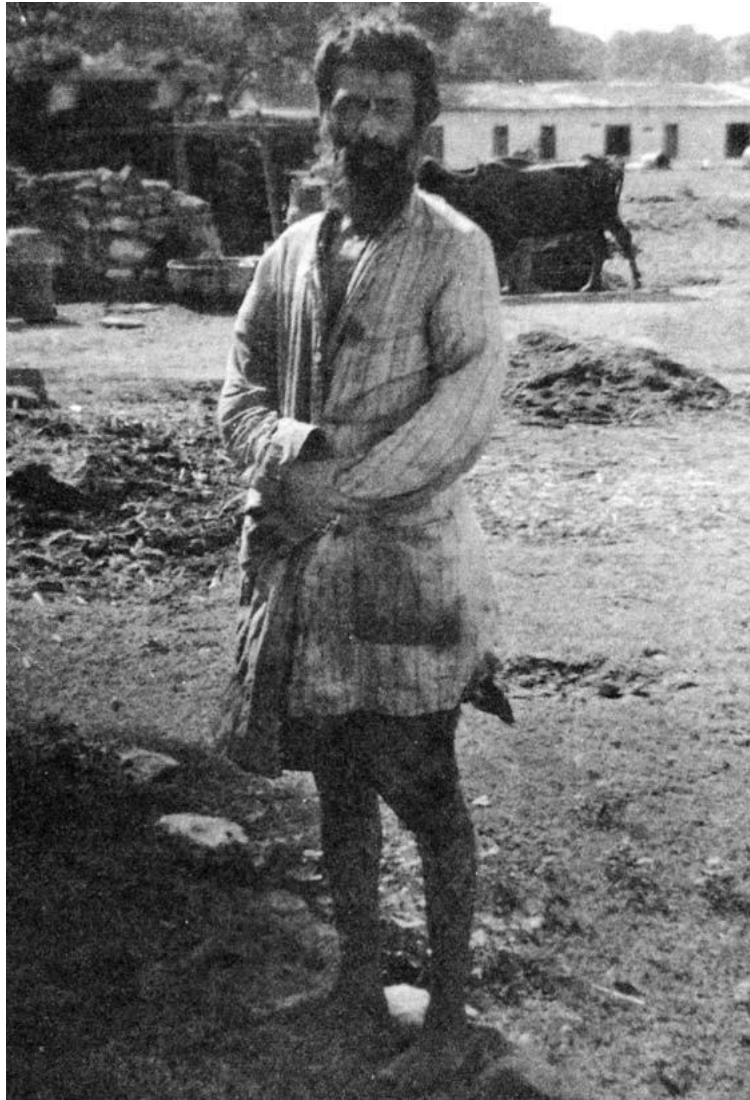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6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尼，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穆希德 (马赫布卜) Murshid (Mahbub)**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6日；1945年8月10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住在送奶工的小屋，每天到城里溜达一次。参见照片。



塞康德拉巴德的穆希德（马赫布卜）

名称：帕拉希拉姆巴巴（Parashram Baba）

联系日期：1945年3月16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夏斯特里·布阿（Shastri Bua）

联系日期：1945年2月24日；1945年4月14日；1945年8月10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衣服很脏，染有茶渍。他嗜好鼻烟和茶，会向路人乞讨一派士（四分之一安那）。他原本是一名学者，写过多本印度教主题的书。外貌很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他是第六层面的玛司特。

地点：塞赫万（Sehwan） 地图索引：A/5

名称：纳迪尔·阿里·夏（Nâdir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1日

记载：* 一名高级行者。他是马克杜姆·阿里·拉尔·夏巴兹（Makhdum Ali Lal Shahbaz）的嫡系传人，据说那是一位生活在数世纪前的赛古鲁。传说纳迪尔·阿里·夏曾经单足站在一条沟里2年，整个期间只吃流汁食物！最近12年，他靠牛奶、水和苏打水维生。他住在拉尔·夏巴兹的圣陵，护持清洁及修缮。他本人穿着苦行僧的衣服，戴着喀兰达帽（遮耳的棉帽）。巴巴同他坐了一个小时。

名称：**努尔·阿里·夏·帕坦（Nûr Alî Shah Pathân）**

联系日期：1946年10月1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第五层面玛司特。他穿着很脏的衣服，提着一捆床单。他是塞赫万的有名人物，在城里到处流浪时，总被民众围着。他喜爱坐在一条公共长凳上，现在人们视之为他的专属长凳。过去25年他一直在塞赫万。

巴巴很想私下联系他，为了实现这点，从炎热的午后2点一直等到夜里10点。只有在深夜这种时候，众多的仰慕者才离去，故巴巴能够单独联系努尔·阿里·夏。

地点：**塞奥哈拉（Seohara）** 地图索引：**E/4**

名称：**阿齐兹·緬（Azîz Miân）**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一个老人，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地点：**塞奥尼（Seoni）** 地图索引：**—**

名称：**卡拉·玛西（Khâlâ Mâsî）**

联系日期：1939年3月31日

记载：一名高级玛司特尼，由查干带到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一天。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她的记载。

地点：**沙赫德拉（拉合尔）Shahdara (Lahore)** 地图索引：**C/3**

名称：**纯吉瓦拉巴巴（Chung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10月7日

记载：* 一名中年求道者，在沙赫德拉的入市征税处门前，其颈、腹、腕部（实际上全身各处）都挂着骨头，会捡五花八门的污物和垃圾，装在一麻袋里。之后1943年11月9日在查谟又联系此人，那时他把骨头换成了陶烟斗，将一串烟斗戴在颈间。因为这些烟斗（chillum），他在查谟被叫作奇鲁姆瓦拉巴巴。

名称：**戈德里瓦拉巴巴（Gôdrî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3年11月4日

记载：** 一位老人，好玛司特，属于心界行者。术语听起来矛盾，但巴巴解释说，他是

一种复杂类型的玛司特，这样分类为最佳。戈德里瓦拉巴巴总是肩扛被子（godri），每天早上从沙赫德拉走到拉合尔，常有妓女揽客的街上。他会大声粗暴地骂妓女，每天晚上返回沙赫德拉，在那里睡觉。玛司特行踪不定，难以找到，但最终在一口井旁发现他，进行联系。巴巴给他一些葡萄和一只椰子。如今在沙赫德拉已看不到他，无人知晓他的去处。

名称：**辟尔·巴克希（Pîr Bakhsh）**

联系日期：1946年5月7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会捡旧纸片，收集成堆。

地点：**沙贾汉布尔（Shahjehanpur）** 地图索引：**F/4**

名称：**苏卡·夏·玛斯坦（Sukhâ Shah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年5月

记载：在坟场的一个玛司特，无特别优点。

地点：**绍拉布尔（Sholapur）** 地图索引：**D/9**

名称：**古利亚帕·斯瓦米（Ghuliappâ Swâmî）**

联系日期：1942年1月5日

记载：* 一名第五层面的瑜伽士。他大概80岁，尽管衣着举止富有男子气概，称呼自己却用阴性单数第一人称，仿佛他是女子。

名称：**穆拉巴巴（Mullah Baba）**

联系日期：1941年(?)11月；1942年1月5日

记载：** 一名好玛司特。他是年迈老人，指甲极长又脏，衣服污秽，会饮棕榈酒及土酿酒。他坐在比加普尔-巴西（Bijapur Basi）的一座旧体育馆的一处角落。过去15年一直在那里，从未在所坐的角落站起来。他闻名遐迩，受到绍拉布尔民众的极大尊敬。

名称：**穷人等等**

联系日期：1943年3月10日

记载：20名穷人及疯人（包括几个神癫者），被带到巴巴住所，由巴巴给洗澡、穿衣并喂食。

这是巴巴访问绍拉布尔的公众达善期间。

地点：**锡亚尔科特（Sialkot）** 地图索引：**D/2**

名称：**卡卡·马斯坦·夏（Kâkâ Mastân Shah）**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0日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他蓄长须发，穿卡夫尼，住在离锡亚尔科特2英里的塔瓦拉，一座托克·夏的圣陵里。身边堆着一捆捆的破布和陈面饼。他的状态会变，有时玛居卜

式，有时撒里克式。

名称：卡卡·赛义德·玛斯坦 (Kâkâ Saiyid Mastân)

联系日期：1942 年 5 月；1946 年 5 月 9 日

记载：* 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他住锡亚尔科特 3 英里外的赛丹瓦隶村，在一座清真寺外面待了 25 年。他极受尊敬，人们去见他，祈求祝福，发现其祈祷应验。故很多人来拜见他，遂建造一间免费客栈，以容纳他们。

名称：纳比·赛因 (Nabî Sâin)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9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谢里夫·夏 (Sherîf Shah)

联系日期：1946 年 5 月 9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点：锡丹科尔 (Sidhankol) 地图索引：D/10

名称：林伽亚特·斯瓦米 (马哈拉吉) Lingâyat Swâm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7 年 5 月 14 日

记载：** 一名老人，好瑜伽士。多年前他来到这个可爱之地，在宁静的乡村景色中坐落着一座孤庙，他在庙里坐了 12 年。他深深沉醉于崇拜，以至有一次他被看见完全失去知觉，一条蛇爬过他的身体。在庙内完成 12 年苦行后，他宴请本地所有乡民，对他们说他的工作已结束。他受到方圆数英里村民的极大崇敬。

地点：西姆拉 (Simla) 地图索引：E/3

名称：阿高里巴巴 (Aghôrî Baba)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4 日；1946 年 9 月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处于玛居卜式状态，贾拉里型。他仪表堂堂，强大有力，目光如炬，坐在一座屋子的门廊上，身上只遮一块麻袋片。周围是他收集的成堆垃圾和破布，户主是一名锡克教徒，都无法经由自家门廊进屋，不仅因为它被属于阿高里巴巴的破布和垃圾所占满，而且假如他胆敢从这条路线进屋，玛司特会骂他，予以拒绝。于是，这名锡克教徒搭建了阶梯，从上方越过阿高里巴巴厌恶他闯入的领地，用这种方式进家。阿高里巴巴吃各种食物，尤其喜欢吃甜品和凝乳，有时爱喝一杯柠檬汽水。巴巴去联系他时，阿高里巴巴指着巴巴，对一名满德里说：“你将看到会发生什么，有一天将知道他（巴巴）真正是谁。”

名称：巴巴·索罕·达斯 (Baba Sohan Dâs)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记载：一名萨度，求道者。他住在西姆拉外 6 英里左右的塔拉-德维。

名称：**夏里亚特 (Shariat)**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记载：一名疯人，白天在城里流浪，夜晚睡在坟场。被带到巴巴住的旅馆联系。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8 月 5 日；1946 年 9 月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他是赤裸的穆斯林，住在一间铁匠铺里，坐在一条发臭的破被子上，左右摆脑袋，同时会点头。几年前，他住在一个屠户的店里（屠户会照顾他）。不过，玛司特的性格逐渐愈来愈有攻击性，屠户发现生意少了，因为顾客害怕玛司特对他们施加粗暴言行，会躲开他的店铺。这名可敬的屠户做了安排，将他照顾的玛司特搬到这间铁匠铺，不过仍会照顾其所有的需要。他是好玛司特，原本是贾拉里型，现在变成贾玛里型。巴巴说，这种特征的改变有时可能会发生，取决于玛司特一生中过去与当前的环境。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6 年 9 月 6 日

记载：一名老人，裹着头巾，穿着破上衣，舍弃了一切家庭责任。他在西姆拉东部到处溜达，是求道者。

地点：锡万 (Siwan) 地图索引：G/5

名称：**希兀·马哈拉吉 (阿特玛巴巴) Shiv Mahârâj (Atma Baba)**

联系日期：1942 年 3 月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坐在一间金匠店里。夜晚在店里联系他，店主专门为巴巴开了店门（当然巴巴隐匿身份）。联系后，巴巴感叹道：希兀·马哈拉吉是很好的玛司特——真像希瓦。

地点：索杰德 (Sojat) 地图索引：C/5

名称：**玛司特尼·麦 (Mastâni Mâi)**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

记载：一名老妪，住在坟场。她先给巴巴食物，巴巴谢绝，接着给水，他接受了。她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尼。

名称：**奴鲁巴巴 (Nûrû Baba)**

联系日期：1941 年 6 月；1941 年 6 月；1941 年 7 月 6 日

记载：* * 一位第六层面、玛达扎德型的高级玛司特。25 年前，他从旁遮普的老家来到索杰德。初到索杰德时他就是一名玛司特，住到一座住宅的门廊上。该住宅的主人通过劝诱，试图让奴鲁巴巴搬走，却发现不管用，最终强迫他离开。于是奴鲁巴巴搬到一块石板上，裸

身坐着，任日晒雨淋。后来，那家主人很惨，遭受一个又一个灾难；孩子死了，妻子死了，他懊悔莫及，极度焦虑，甚至担心自己会精神错乱。索杰德的民众，开始把此人的不幸与他对待奴鲁巴巴的方式联系起来（或许是事后归因的论点），从那以后，奴鲁巴巴被尊为灵性人物，获准回到他最初选的门廊上。

他现在整天坐在门廊上，赤身裸体，身边有十来只狗，他会喂养照顾它们。奴鲁巴巴现在将近 80 岁。他生来是玛司特，故属于玛达扎德型，不过有贾拉里和贾玛里型的混合特征。对于这样的玛司特，巴巴说过：

“今日我的状况不同
明日我的衣着不同
今日我的言语不同
明日我的行为不同。”

地点：苏库尔（Sukkur） 地图索引：A/4

名称：麦·萨赫伯（Mâi Saheb）

记载：* * 这名很好的玛司特尼，未由巴巴联系，但她对拉姆玖评论巴巴的话，值得在此复述。拉姆玖在苏库尔为巴巴做些工作，1924 年 6 月 17 日傍晚，他在河边散步时，遇到这名老妪（当天早些见过她），她一边走在路上，一边喃喃自语。拉姆玖走近她，老妪目不转睛地盯视他的脸，以专横的声调问他：“你的辟尔（灵性大师）是谁？”拉姆玖回答：“美赫巴巴。”她一听到，就回复说：“Badshah, Shahenshah（王，王中之王）。”随后缓步离去。她是一名年迈老妪，满头雪白卷发，很像巴巴简。（参阅《美赫巴巴期刊》1939 年 1 月刊，拉姆玖的原始记载。）

名称：马斯坦（Mastân）

联系日期：1924 年 6 月 14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巴巴在巴查尔·夏的圣陵联系他。联系后过了几天，拉姆玖被巴巴派到巴查尔·夏的陵墓寻找这个马斯坦，并给他 5 卢比。拉姆玖根据巴巴的描述，认出了他。拉姆玖讲述，找到他时，马斯坦是怎样“一直微笑着，洋洋自得”，接着把巴巴给的钱礼给他。

名称：夸兹·萨赫伯（Qâzî Saheb）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2 日

记载：一名很好的玛司特，从喀布尔来到苏库尔。他蓄着长发和精致须髯，住在一间小屋。本地人供他食物，很多人来访，献歌给他。他的笑声奇特。巴巴去联系他时，夸兹·萨赫伯玩起“灵性象棋”，东奔西走，试图躲避巴巴，直到被堵进一所大学，最后被“将死”，巴巴在那里联系他。

名称：斯瓦米·哈瑞·罗摩（Swâmî Harî Râm）

联系日期：1946 年 10 月 2 日

记载：一位心界行者。他闻名遐迩，有一间埃舍，弟子会在他面前举行阿提、唱巴赞。他住在印度河中的撒特贝拉岛上，属于第 108 级的印度教圣人（Nam Das Udasi）。

地点： 苏拉特（Surat） 地图索引： C/7

名称： 阿卜度·雷赫曼·玛里克（Abdul Rehmân Mâlik）

联系日期：1943 年 4 月 12 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酷爱收藏小摆设，喜欢吸香烟。他除腰布外，赤身露体，坐在一座房子的楼上房间，该屋属于苏拉特的一名显要人物。房间里有多个橱柜，成盒成包的很多香烟，许多瓶香水，7 只保温瓶，11 双鞋，许许多多的披肩，还有一堆零杂物品，使房间看上去像个杂货店。阿卜度·雷赫曼总要求访者给他香烟，而且对所有来者，甚至妇女儿童，都会递上烟，坚持要他们当他的面吸一支烟。如果他们拒绝吸烟，他就叫他们马上走人。他给拜度一支烟和一瓶苏打水。本次访问苏拉特，巴巴联系他两次。阿卜度·雷赫曼·玛里克现已去世。

名称： 伽瑞伯巴巴（Gharîb Baba）

联系日期：1943 年 4 月 13 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名称： 马斯坦·哈菲兹吉（Mastân Hâfizjî）

联系日期：1943 年 4 月 13 日

记载：* 他住在一座清真寺隔壁的小棚屋里，身上到处挂着零碎铁件。每天他坐在公共厕所旁，大声地念古兰经，不时会清扫厕所，一边扫，一侧腋下夹着古兰经。让古兰经离厕所这么近，引起苏拉特一些颇为讲究的正统穆斯林的批评。哈菲兹吉是一名伊特法齐型的好玛司特。

地点： 坦焦尔（Tanjore） 地图索引： E/12

名称： 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Abdul Qâdir Jilânî）

联系日期：1939 年 11 月 28 日；1942 年 10 月 22 日

记载：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处于高斯式状态。卡卡和埃瑞奇首次见到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是在他们赴南印度旅行期间，该期间还首次发现恰提巴巴。这次见面，以及一两周后巴巴首次联系他的经过，在第二章对恰提巴巴的记述中有记载。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爱抽雪茄，住在一屠户家的门廊上，该屠户会服侍他的需要。他有高斯式玛司特的典型迷人步态，走路时富有弹性而优雅，让人想起鹿步。1939 年 11 月首次联系时，巴巴为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洗脚并喂食。大致三年后 1942 年 10 月，巴巴再次联系他。

地点： 塔塔纳伽（Tatanagar） 地图索引： H/7

名称： 布蒂·玛司特尼（Budhî Mastânî）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20 日

记载：一名年老体小的玛司特尼，喜爱嚼烟。她住在塔塔纳伽的一间小屋，在当地很有名。她把嚼烟递给巴巴。一名好玛司特尼。

名称：**纯尼·夏·巴巴 (Chunî Shah Baba)**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20 日

记载：*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年迈，每天吃两盎司烟草和酸橙混合物。他会实际吃这种混合物，不只是嚼嚼吐掉。巴巴也给他烟草和酸橙。纯尼巴巴被哄进一个防空洞，进行联系。

名称：**穆罕默德·萨赫伯 (Mohammed Saheb)**

联系日期：1944 年 7 月 20 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地点：塔纳巴万 (Thana Bhawan) 地图索引：E/4

名称：**毛拉那·阿希拉法里·奇拉格-埃-兴德 (Mâulânâ Ashrafalî Chirâgh-e-Hind)**

联系日期：1942 年 2 月

记载：** 一位心界行者，瘦削年迈，在塔纳巴万的清真寺主持祈祷。据说，他曾被独立的观察者看见，在塔纳巴万主持祈祷的同时，现身在德里的大贾玛清真寺。他有妻子儿女，衣着得体。巴巴想给他 30 卢比，他却拒绝接受。不过巴巴似乎明确想要给他这笔钱，稍后从贾拉拉巴德车站给他寄了一张 30 卢比的汇款单。巴巴解释说，他是夏里亚特道路上的一位瓦隶。

地点：蒂格姆格尔 (Tikamgarh) 地图索引：E/6

名称：**阿拉伊·夏·巴巴 (Allahî Shah Baba)**

联系日期：1945 年 11 月 20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在蒂格姆格尔很有名，当地人相信他有 125 岁左右。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最近长出一副新牙。

地点：特里奇诺波利 (Trichonopoly) 地图索引：E/12

名称：**尤素夫 (Yûsuf)**

记载：1939 年 11 月 27 日，在特里奇诺波利联系，被带到班加罗尔。

(1940 年? 3 月)，被送回特里奇诺波利。

这名玛司特，是巴巴去看恰提巴巴途中，在特里奇诺波利首次联系的。他被带回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1939 年 12 月 1 日抵达那里。参阅本附录班加罗尔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特里凡得琅 (Trivandrum) 地图索引：D/13

名称：奇纳斯瓦米 (Chinna-swâmî)

记载：1940年1月6日，在特里凡得琅联系，被带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

(1940年? 3月)，被送回特里凡得琅。

一名有趣的玛司特，被巴巴带到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参阅第四章班加罗尔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特利巴巴 (Têlî Baba)

联系日期：1940年1月6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其习惯简直难以置信，会喝整瓶的煤油。他的衣服和身上可谓浸透了煤油，嘴很脏且溃烂，口水直流。他被带到旅社联系，巴巴喂他饭，单独同他坐了两三个小时。他当时大约40岁，是第三层面的玛司特。

地点：乌德吉尔 (Udgir) 地图索引：E/9

名称：塔内·夏 (Tâne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5月14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地点：乌贾因 (Ujjain) 地图索引：D/6

名称：名字不详

记载：1939年3月2日，在乌贾因联系，巴巴让人给他一枚钱币。

1939年3月，被带到贾巴尔普尔埃舍。

参阅第四章贾巴尔普尔埃舍的记述中，对这位第六层面玛司特的记载。

名称：萨度和麻风病人

联系日期：1924年8月25日

记载：在乌贾因，巴巴联系过很多萨度和麻风病人，但数目现在不记得。有个萨度，有一定道行，不让巴巴触摸他的脚。似乎也是麻风病人，歌唱得很美。

地点：乌朗 (Uran) 地图索引：C/8

名称：甘伽吉瑞·马哈拉吉 (Gangâgîr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2年9月22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他是老人，在该海岸地区很有名。有间埃舍，弟子众多。

名称：莫修丁巴巴 (南伽巴巴) Mohîuddin Baba (Nangâ Baba)

联系日期：1942年9月22日

记载：* 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不仅在乌朗本地，而且在孟买都很闻名。他大概100岁，赤裸，处于典型的玛居卜式状态。他不是坐在自己小屋里，就是坐在路边，或者任何心仪之地。巴巴在一处坟场联系了他，玛司特当时恰好坐在那里。

地点：乌瑞 (Uri) 地图索引：C/2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7月30日

记载：* 一名年近8岁的男孩，睡得很少，不断地念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同时摇摆着头。他在乌瑞深受尊敬，人们会来找他，请他成全自己的祈祷。他被带给巴巴，联系过后，巴巴指示拉姆玖，次日给他一块床单。他是一名玛达扎德型玛司特，不过当时未充分显露该类型的典型特征。

地点：外贾布尔 (Vaijapur) 地图索引：D/8

名称：安拉瓦拉巴巴 (Allahwâlâ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5月16日

记载：神癫者。

名称：哈瑞吉瑞·马哈拉吉 (Harîgirî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4年5月16日

记载：** 一名嗜酒的好玛司特，住在庙里。每天他跋涉近5英里到一处干涸河床，捡各种白石子，装入袋里。他会把这些石子带回庙，藏在寺庙里外各个地方。每晚他去一家酒铺，喝土酿酒。他中年，身穿旧衣，闻名外贾布尔。他喝了太多酒，以至日复一日成天醉醺醺的。

地点：瓦吉纳特 (Vaijnath) 地图索引：C/10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7年3月

记载：一名求道者，中年人，气质非常虔诚。他曾漫游印度寻找真理，但四年前获得直觉，应该住在瓦吉纳特的这间小村庙，从那以后一直在那里。他会唱赞美诗，阅读《梵歌》，虔诚地赞颂神。

地点：文古尔拉 (Vengurla) 地图索引：C/10

名称：拉拉·玛司特 (Lâlâ Mast)

联系日期：1947年3月8日；1947年3月9日

记载：* 一名第五层面的好玛司特，老人，身穿旧衣，拿着长棍，说一口奇怪的印地语，没人听得懂。他住在一间破旧小屋，毗邻萨万特瓦迪的地界。他自己做饭，分给奶牛和流浪犬食用。每天去一次主集市。让他坐巴巴的轿车兜风，行驶过程中，他一直显得很享受，如

孩子般兴高采烈。

地点：韦卡* (Verka) 地图索引：D/3

[*注：韦卡位于阿姆利则的郊区。]

名称：塔利·赛因 (Tallî Sâin)

联系日期：1942年4月；1946年5月6日；1946年7月28日；1946年7月29日

记载：** 一位第五层面的高级瓦隶玛司特。他年迈矮小，身穿的衣服让人想到斋浦尔人。他一只脚穿拖鞋，另一只赤脚，拿着一根树枝和一只装有古兰经的包袱。他闻名遐迩，备受尊敬，几乎每个路人都向他致敬；轿车、巴士及马车从他身边驶过，都会减速，乘客们会向他敬礼。印度有许多乐天的赌徒，习惯去找著名的圣人和玛司特，将他们的只言片语或手势，解读成一种押注的指引。塔利·赛因被这些人纠缠不休，他会呵斥他们，吩咐他们要善待父母，莫接受不义之财，并始终善待他人。对这些人训示一番后，他指示他们原路返回阿姆利则（多数人来自那里）。若他们坚持问押注提示，他会操棍子威胁他们。有些人坐马车来，他会把他们推上后座，然后拽住马辔，掉转车头朝向阿姆利则，最后以棍击马。

巴巴联系过这位伟大的玛司特四次。1946年联系时，巴巴带去一些新鲜李子，给了塔利·赛因。塔利·赛因却走向马车，把李子递还巴巴，并叫车夫把巴巴和男子们送回阿姆利则。塔利·赛因随后走开，巴巴立刻派一名男子给塔利·赛因传讯，问他该如何处理李子。塔利·赛因传话答道：“给我李子者，最清楚该如何处理。”

巴巴对这次联系不满意，次日上午又去见他。夜间大雨倾盆，发现塔利·赛因坐在一滩水里。他的侍者（每天会从阿姆利则骑车过来，为他清扫小屋，照顾他的需要）已经在那里，正设法把水扫掉。水一扫掉，巴巴就与塔利·赛因同坐，半小时后，二人出来。塔利·赛因拉着巴巴的手，回到马车旁。巴巴解释说，他与这名玛司特的工作已圆满完成。

地点：未扬哥达* (锡兰) Veyangoda (Ceylon)

[*注：巴巴一行于1940年11月5日至1940年11月16日，逗留（锡兰）未扬哥达。未扬哥达没有标在本书末尾的大地图上，因为它超出地图边缘，但标在大地图右下角的小地图上。（译注：英文原注1941年有误，已改为1940年。）]

名称：恰提巴巴 (Chatti Baba)

记载：(1940年11月5日)，随巴巴一行抵达未扬哥达，住到11月16日，随巴巴一行前往康提。

地点：瓦赫岗 (Wahegaon) 地图索引：D/8

名称：毛尼巴巴 (Mâunî Baba)

联系日期：1944年10月22日；1944年(?)11月

记载：一名瘦削老人，求道者，穿衬衫和多蒂，胳膊戴着镯子。他递帕萨德给巴巴。他在瓦

赫岗周边乡间很有名。

地点：瓦伊* (Wai) 地图索引：C/9

[*注：巴巴一行于 1945 年 9 月 8 日至 12 月 15 日，逗留离瓦伊几英里的帕萨尼村。]

名称：阿里·夏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5 年 9 月 24 日

记载：阿美纳伽人。被带到瓦伊一天，由巴巴联系。参阅第二章对他的记载。

名称：丹迪·布阿 (Dhondî Buâ)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的玛司特埃舍，待了近 3 周。参阅第四章马哈巴里什沃玛司特埃舍的记述中，对他的记载。

名称：拉姆禅德·萨瑟 (Râmchander Sâthe)

联系日期：1946 年 12 月

记载：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的玛司特埃舍，居住几周。参阅本附录马哈巴里什沃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沃尔代尔 (Waltair) 地图索引：G/9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41 年 2 月

记载：无特别之处。

地点：瓦讷岗 (Wanegaon) 地图索引：C/9

名称：马朗·马哈拉吉 (Malang Mahârâj)

联系日期：1947 年 4 月 23 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被带到萨塔拉一天，由巴巴联系。参阅本附录萨塔拉部分，对他的记载。

地点：瓦朗加尔 (Warangal) 地图索引：F/9

名称：阿卜度·侯赛因·玛司特 (Abdul Hussein Mast)

联系日期：1945 年 6 月 5 日

记载：无特别之处。

名称：布拉玛查利·玛司特 (Brahmachârî Mast)

记载：* * 一名很好的玛司特。他未由巴巴直接联系，但他对卡卡说的话，还有巴巴给他

捎的口信，说明巴巴试图联系这些灵魂的原因之一。布拉玛查利·玛司特是小个子男子，典型的贾拉里型玛司特。拜度先去见他，被厉言警告：“不要踏进我的地盘。”卡卡接着去见他，带去巴巴的口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见你。”布拉玛查利·玛司特忿然回应道：“你就找不到别人卸下负担？我不给任何人任何东西，也不要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他严斥一通卡卡，把他打发走。之后巴巴又派卡卡去，叫他训斥玛司特的不合作行为，并问他为何只闲坐着，不承担责任。不过玛司特听卡卡说了一会儿，随后又勃然大怒，蛮横地叫卡卡走开。这是在1945年6月5日。

名称：**杰罕吉尔·夏 (Jehângîr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6月5日

记载：一名初级行者，真诚虔诚，有间埃舍，弟子很多。埃舍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杰罕吉拉巴德 (Jehangirabad)。

名称：**罗摩查瑞亚·玛司特 (Râmachâria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6月5日

记载：一个流浪者。

地点：**瓦尔达 (Wardha)** 地图索引：**E/8**

名称：**穆罕默德·阿里·玛司特 (Mohammed Alî Mast)**

联系日期：1944年7月19日

记载：* * 一名好玛司特，坐在一座清真寺前，会吹嘘自己是大富翁，在拉合尔银行有大笔存款。拜度先去见穆罕默德·阿里时，拿着一根手杖，那是在赫里布尔时巴巴给他的。玛司特对拜度说：“给你手杖的那个人非常伟大，一定要照管好手杖，别用它打任何人。”

地点：**沃济拉巴德 (Wazirabad)** 地图索引：**C/2**

名称：**巴拉维拉·赛因 (Bârâvilla Sai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3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法吉尔·赛因·杰纳布瓦拉 (Faqîr Sâin Chenâbwâla)**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3日

记载：一位仪表堂堂、和蔼可亲的老人，住在杰纳布河岸边的林间小屋。他备受尊敬。一名初级行者。

名称：**堪西·赛因 (Kânsî Sâi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3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赛因·特卡 (Sâin Têkâ)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3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名称：贤安·玛斯坦 (Shiân Mastân)

联系日期：1946年5月13日

记载：一名中级玛司特。

地点：亚德吉里 (Yadgiri) 地图索引：E/9

名称：伊希瓦·达如·斯瓦米 (提古尔·斯瓦米) Ishwar Dâs Swamî (Tilgûr Swâmî)

联系日期：1945年7月7日

记载：* * 若我们撇开库特博不谈，此人是印度的三位第七层面者之一。他是一位吉万莫克塔，处于图里亚-阿瓦刹状态。这位老者高大强健，面孔英俊，容光焕发。

许多年前，他居住沙哈巴德，显然完全是一位玛居卜。那些日子，一些顽童推断他是疯子，会扔石头打他。现在他居住离亚德吉里数英里的图姆库村。村长在一座庙旁，为他造了一个专用房间，而由于许多人来拜访伊希瓦·达如，还在那里建了免费客栈。

去村里的旅程很艰难，途中下起阵雨，巴巴一行不得不蹚过齐膝深的河流。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巴巴胸口出现剧痛，被迫走得很慢，且大汗淋漓，衣服湿透。可他们接近村子时，太阳出来，巴巴将衣服晾在阳光下晒干。抵达村庄后，他们直接前往伊希瓦·达如住的屋子。伊希瓦·达如先紧紧地握住拜度的手，巴巴走近时，他突然喜形于色，极其热烈地拥抱巴巴，令目睹者感到震惊。巴巴同伊希瓦·达如坐了一会儿，出来后，他因胸疼大为减轻，步伐轻快地走回亚德吉里。

地点：耶奥拉 (Yeola) 地图索引：D/8

名称：名字不详

联系日期：1929年8月25日

记载：一个神癫者，在汽车停靠站附近。

地点：扎西拉巴德 (Zahirabad) 地图索引：E/9

名称：查曼·阿里夏 (Chaman Alî Shah)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1日

记载：无更多记录。

名称：马赫布卜·萨赫伯·玛司特 (Mahbûb Saheb Mast)

联系日期：1945年4月11日

记载：一名好玛司特，虽脚上长疮，仍到处流浪。他近乎裸体，酷爱喝茶。

补充附录

美赫巴巴在印度以外联系的的灵性特使

什么是特使？

美赫巴巴解释说，从灵性的角度看，印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大多数玛司特在印度。此外，阿拉伯也有一些玛司特，少数在伊朗的部分地区（主要在麦什德和大不里士），还有少数在埃及、中国和西藏。

在亚洲之外的国家，除了埃及，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玛司特。

但有爱神者、少数几个高级灵魂和阿瓦塔（撒合卜-埃-扎满）的特使。这些特使担任明确而各异的职位。正如基督状态，纳卜瓦特-埃-穆罕默地（Nabuwat-e-Mohammedi）——或不管称之为什么——是每一位阿瓦塔实际担任的职位，故这些特使的状态，是由某些灵魂担任的不同职位，他们为每一位阿瓦塔执行重要工作。一名特使死去，其职位自动被一名继任者填补；正如总是有阿瓦塔（或者说撒合卜-埃-瓦克特），也总是有他的特使。

巴巴阐释，特使有三类：

- （1）直接特使，数目极少。欧洲一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非洲一个——实际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大陆都有一个。这些特使直接地接受阿瓦塔的指示。
- （2）间接特使，也很少。他们接受直接特使的命令。
- （3）借用特使，有很多。他们接受间接特使的命令。

首要特使总是在第四层面，通过运用该层面的能力，为阿瓦塔做事。他们甚至可能为阿瓦塔施奇迹，因为阿瓦塔自己几乎从不施奇迹；但如果他希望那么做，他必须在施奇迹时实际置身于第四层面。

只因为需要利用某些能力，为阿瓦塔工作，特使们才处于第四层面。他们的情况不像那些到达第四层面的行道者，后者可能会善用能力，或者滥用能力，退回到非常原始的进化状态。

下文简要记载了巴巴在印度（现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外联系的一些特使：

地点：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

时期：1934年12月

美赫巴巴解释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直接特使之一；美洲的直接特使。1934年，巴巴和几名弟子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火车在阿尔布开克短暂停靠。巴巴在手掌上拼写出“印第安人”，随后带着茹阿诺离开车站，进入附近的一条小街。在街角处，他们注意到两个美洲印第安人；其中一人在卖弓和箭，见巴巴一来就走开了。另一位印第安人身材高大，引人注目，头上系着红带，留在原地。巴巴和他面对面站着，双目对视一会儿。之后巴巴突然折返，走回车站。

地点：西班牙，巴塞罗那

时期：1933年11月

此人是第三类特使之一，借用特使。他是一名警察，巴巴来到大公共广场的那天，此人似乎任何时间都在值班。这名警察不断地朝巴巴看，眼神意味深长，难以形容。随行者向巴巴询问此人的情况时，巴巴解释说这是他的一名特使。

地点：瑞士，卢加诺

时期：1932年5月

一名借用特使。巴巴一行在卢加诺湖上乘汽船。甲板的对面有一位老人，身穿朴素磨旧的衣服，巴巴指出这是他的特使。一名随行者问巴巴何以知道这点。巴巴随即借过伽尼医生的手杖，并问身边的弟子信不信：若他用伽尼的手杖敲击，老人会用自己的手杖模仿他敲击。巴巴接着以特别的方式，用手杖敲击甲板两三下，那名老人虽然当时未看巴巴，却准确模仿了巴巴的敲击。巴巴随后用不同的方式又敲击，老人再次准确模仿他。最后第三次敲击，又准确模仿。巴巴后来派人给他送去一块面包和黄油，他吃了。

地点：法国，马赛

时期：1936年11月

一名借用特使。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天，巴巴忽然说，他必须在次日午夜之前赶到马赛，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场灵性会约。大家一到马赛，巴巴就要求带他去市公园。到了公园某处，他开始在石子路上来回踱步，诺芮娜和伊丽莎白陪伴在两侧。她们俩注意到，有个年轻人坐在小草坪另一边的长椅上。巴巴最后绕过草坪，径直走过他身边，年轻人站起来，在巴巴经过时，向巴巴颌首致敬。巴巴随后走开，解释说此人是他的特使之一。

地点：俄国，莫斯科

时期：1933年（未由巴巴直接联系）

这是一名间接特使，接受罗马的“克里斯蒂诺”（参见该条）的命令。

巴巴的一名英国弟子，遵照巴巴命令，要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他在中国有份工作）前往莫斯科，把一件物品交给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其相貌跟在圣玛格丽塔（参见该条）见过的老者一模一样。巴巴解释说，会非常难找。

这名弟子在莫斯科到处寻找了三四天，正准备离开，去换乘赴南京的火车，这时看见有个老者坐在一座教堂外，相貌符合巴巴的描述。于是走向他，把巴巴的东西交给他，随后马上前往火车站。

[译注：《美赫主》中地名是华沙，该英国弟子为赫伯特·戴维。]

地点：意大利，罗马

时期：1933年7月

这是欧洲的直接特使。巴巴和一组弟子在阿拉贡-奥柯索（译注：一家咖啡馆）。此人亲自开着一辆菲亚特轿车，缓缓地驶过。他是一名金发中年男子，身材略胖，看着像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巴巴解释说，这人同妻子在罗马生活，但妻子对他的灵性地位一无所知。巴巴把这名欧洲的直接特使叫作“克里斯蒂诺”。

地点：意大利，圣玛格丽塔

时期：1933年7月

一名借用特使。卡卡先看见他。他是一位长发蓄须的老者，手牵着一个小男孩。他从卡卡身边走过，按印度人的习惯合掌举到脸前，跟他打招呼。

过一会儿，巴巴和西方弟子在海滨时，注意到这个老者带着小男孩来回地走，老者意味深长

地频频警视巴巴。

巴巴后来解释说，这是他的一名特使，相貌很像 H*以后要在莫斯科联系的另一名特使。但 H 未能见到他，因为虽然巴巴召他来，他当时不在海滨。错过见面的结果是，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变得困难得多。（*译注：H 是英国弟子赫伯特·戴维。）

地点：美国，纽约州奥斯宁镇，辛辛监狱

时期：1931 年 12 月

一名借用特使。巴巴住在哈蒙，后来一天下午，他忽然说想去附近的辛辛监狱。驱车送他到监狱，车停在大门前。巴巴随后用一块披巾盖住头，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解释说，狱中有他的一名重要特使，他（巴巴）打破沉默时，会给他自由。

最新消息

本书的前六章、附录及地图是这样编排的：它们为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和穷人的工作（到1947年7月中旬关闭萨塔拉玛司特埃舍为止）提供了完整的记述。最后这章，则涵盖从1947年7月中旬至1948年3月7日期间。

对于1947年7月以来一系列事件的连贯完整记述，读者可参阅本章最后几页，对每次联系、每趟旅行都进行了汇总。以下几页，我打算从容地穿梭于时空之间，从巴巴的工作中挑选出几件可能普遍最感兴趣的事例，予以详细描写。

首先，就恰恰进行简短说明。第二章的告别语有所预示，巴巴与这位伟大的第七层面玛居卜很可能会有进一步联系。事实证明了这点，因为10月中旬巴巴去了阿杰梅尔，到克瓦伽·萨赫伯圣陵旁的那间棚屋里联系了恰恰。

从阿杰梅尔，巴巴往南到巴罗达，在那里进行的一场联系引人入胜，值得详述。对巴巴身边的人来说，总会揣摩这样的话题：即一位灵性完美者，为何以不知疲倦的决心追踪其他落后于他的人？还有，他在该工作的过程中，为何要对这些行道者的突发奇想，表现出如此的宽容？当然，我们拥有巴巴的解释，他之所以对这些灵魂如此耐心，他告诉我们，是因为他必须迎合他们的心血来潮，以便他们处于好心情，利于他的工作。但该工作本身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只是巴巴明显的勤奋，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巴巴很重视他对这些奇异人士的工作。因此，以下的会面是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一名玛司特可能会有怎样的行为，以及巴巴会怎样容忍这种行为。

查姆布·夏是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他住在巴罗达市的莫提瓦达区。1947年9月巴巴早先访问巴罗达时，首次联系过他。不过，尤为有趣的是10月的第二次访问。查姆布·夏很胖，圆脸，面容愉快，其外表所呈现的，与其说肮脏，不如说邈邈。他会悠哉地出入妓院，与妓女们闲聊。他惯于开色情玩笑，但他的插科打诨，若诚实地看待，乃是对人性弱点之悲喜剧的犀利评论；而他本人的贞洁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受到那些妓女的极大尊敬，而她们从事的行业，可能会比其他任何职业更多地揭露出人性弱点。

起初，10月22日，查姆布·夏向巴巴要茶和香烟，买来茶烟给他后，他要腰布和衬衫。这些衣物也买来，给了他。查姆布·夏随后脱下自己的衣服，递给巴巴，叫他穿上。当天晚些巴巴穿了。最后查姆布·夏叫巴巴明早5点回来。

次日早晨5点，巴巴和男子们准时来到玛司特的住处。查姆布·夏在屋里，门锁着。敲门后有了回应，他对窗外喊话，要巴巴在走廊上等着。巴巴和男子们在门外等了大半个钟头，直到那不倦的仆人——黎明，从天空扫去黑夜余烬。等候期间，男子们并非默不作声或闲坐着，而是不断地提醒查姆布·夏，是他叫他们5点钟来的，现在早过了时间。最后，房主（查姆布·夏住在此人的家）说服玛司特允许人开门，巴巴进屋，同玛司特坐了一会儿。

联系一结束，查姆布·夏叫巴巴下午2点再回来。故下午2点，巴巴又过去，像以前一

样，与查姆布·夏同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当我们记得这是有关一名神醉者的联系史时，至此也许没什么特别的。

但现在我们发现一反惯例，因为通常是巴巴不倦地追踪玛司特，而玛司特往往竭力躲避巴巴的联系。可这里，我们发现，查姆布·夏坚持要巴巴一遍遍地回去。因为10月23日下午联系之后，查姆布·夏立刻叫巴巴次日早晨5点再过去。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次日早晨巴巴过去后，被要求下午2点再去。这也不是最后一次，下午2点联系后，巴巴被指示次日早晨5点再去，并给他带一件班迪*和一件外套。于是买了班迪，并准备好一名巴巴弟子的外套。次日早晨巴巴将这些衣物送给查姆布·夏。联系后，现在读者能猜到，巴巴被要求下午2点再回去！[*注：班迪 bandi，是一种短的棉夹克，类似背心与外套的混合。]

早晨5点，下午2点；早晨5点，下午2点——这些重复不变的邀请会没完没了吗？巴巴最初于10月22日下午见了查姆布·夏，整整三天，他每天两次，在指定时间忠实地去见玛司特。所以拜度受令，对查姆布·夏提出抗议，说先生（巴巴）现在必须离开巴罗达。可查姆布·夏听了拜度解释后，仍顽固地坚持要巴巴下午2点回来。

不过，下午2点——现在已是25日——最后一幕上演。因为这次联系后，巴巴立即指示埃瑞奇进入查姆布·夏的房间，对玛司特说工作已结束，巴巴（当然未提他的名，而是称他先生）现在必须离开巴罗达，因为他有别的工作要做。查姆布·夏回应：“向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告诉他工作已结束，请他代我向女士们问好。”同时，他把巴巴给他的班迪、衬衫、外套、几包香烟及火柴递给埃瑞奇，又从头上解下脏头巾，也给了埃瑞奇。关于这些衣物，他对埃瑞奇说：“将头巾、火柴和香烟给先生。把外套、班迪和衬衫归还原主。”最后加上这句话：“全世界完了。”

关于衣物的指示被严格执行，将班迪和衬衫退还购买处的店主。对此事感兴趣的读者会高兴地知道，两件衣物还给店主后，他退了一半款。本书的另一处提及，巴巴解释过，玛司特穿的衣服和身边的零杂物品，有着某种内在意义。所以，很有可能，查姆布·夏与巴巴之间的衣物交换，有着我们不知道的灵性意义。遗憾的是，查姆布·夏反复联系巴巴的渴望，对我们来说一定仍是个谜。

9月前往坪坡岗后，过了几周，巴巴表示他想在一座山上静坐闭关。讨论了各座山的利弊，结果挑选了一座叫特姆比的小山，它在坪坡岗的巴巴中心后方，距离仅2/3英里。其两大优点是，首先，它靠近坪坡岗的巴巴中心；其次，它十分狭窄陡峭，很少有陌生人或本地牧羊人上山。

特姆比山的峰顶很小，上面只容得下建一间10×12英尺的方形小屋。由于巴巴希望建造两间小屋，故在山顶下方约50英尺的山肩上，搭建了第二间屋。

12月5日，伟大的贾玛里型玛司特，阿里·夏，被带到坪坡岗，日落时分被抬上山，并安顿在下方小屋里。约15分钟后，西边的天空点缀着金色卷云，遥远的群山如湛蓝宝石，巴巴来到山上。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奇异而永恒。巴巴在山上住了12天，每天早晨6点至9点，在下方小屋里，与阿里·夏同坐。除了和阿里·夏在一起的三个小时，一天的大部

分时间，巴巴都在山顶的小屋里度过。1948年1月初，新阶段开始。向数百名巴巴爱者寄去一份通告函，通知他们一项工作方案，并邀请他们在2月1日至25日的25天期间，执行某些指令。该方案分成三部分：第一，在坪坡岗对玛司特工作；第二，在安拉阿巴德联系4000名萨度；第三，对阿美纳伽地区的4000名穷人派发粮食和布匹。

1月18日，在坪坡岗开始第一阶段，阿里·夏被带去，居住10天。巴巴每天与他同坐3小时。阿里·夏离去后，另两人被带来，由巴巴联系。这两名次要人士，在本章末尾有简短记载。

2月7日，巴巴离开坪坡岗前往安拉阿巴德，以完成计划的第二阶段。附录中，简要记载过1941年12月安拉阿巴德的大壶节法会，那时巴巴联系了7000多名萨度。大法会每十二年举办一次，但一半时间，也就是说每六年，会举办一次“半法会”。1948年2月，巴巴访问安拉阿巴德，恰逢“半法会”的重大日子之一——那天称作新月节（Amavasia）——萨度们在两大圣河（亚穆纳河与恒河）汇流之处沐浴。他访问后仅过了三天，圣雄甘地的骨灰被撒入这片神圣河水。

2月9日拂晓时分，巴巴和男子们前往法会场地。估计群众的数量，从最少50万人到最多200万人不等，据说当天大约有30000名萨度在场。该法会主要是各个教派萨度的大型集会。法会场地分割成不同区域，称作阿卡达（akhada）。每个阿卡达被预留给一种教派的萨度。

一如既往，巴巴不准随行者目睹他亲身联系的劳动，故不可能描述工作本身。他命令几名弟子陪他到每个阿卡达的入口处，然后他进入阿卡达，联系里面的萨度，出来后继续到下一个阿卡达。就这样，从早晨7点开始，到10点为止他联系了4000个萨度，在三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工作结束后，他告诉身边的弟子，在他联系的所有萨度当中，只有7名高级灵魂。

在安拉阿巴德完成这项重大工作后，巴巴乘火车赴孟买。在往返安拉阿巴德的旅行中，即前往安阿拉巴德的途中和重返坪坡岗的旅程中，巴巴两次皆途经孟买，并在孟买联系了玛司特。自1922年起，巴巴没有在这座大城市联系过高级灵魂，故1948年2月7日和2月11日这两天，是可以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尤其可能对居住孟买的许多巴巴弟子而言。2月7日最有趣的联系，是对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他们当中，除了一人，全都是神醉者！

这个家庭有两个兄弟，七个姊妹，住在孟买的马希姆区，马克杜姆·夏的圣陵附近的一座房子里。家中最年长的大哥，分开居住，合乎现存的常规习俗。大哥会照顾九个兄弟姊妹的需要，后者全是玛司特（和玛司特尼）。七个玛司特尼姊妹，据说能够为她们自己和两个玛司特兄弟做饭，不过她们足不出户。七个姊妹和两个兄弟都是玛达扎德型玛司特，即生来就是玛司特，因此很难把他们与普通疯子加以区分。兄弟中的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许人进去，不过姊妹们每天会把一盘食物放在他的房门外。另一个叫阿里·阿斯伽，住在走廊上。

阿里·阿斯伽大约30岁，尽管看上去有双倍年龄。正如大多数玛司特，他满不在乎，

污秽不堪，几年前他太有攻击性，遂用铁链将他拴住。人们会送甜食给他，他把食物扔到地上，然后粘着泥土吃下。巴巴同阿里·阿斯伽坐了近5分钟，并给他一根香烟。据说这个奇特家庭的父亲是一位圣人。[译注：英文原著中，此处的阿里·阿斯伽被误写成阿里·阿克巴·巴巴。但最后增补一章的第4页末段，对名字错误有说明。中文版现已更正。]

2月7日的另一场有趣联系，是对一个在科拉巴的高级玛司特，此地靠近孟买岛的最南端。这名玛司特被叫作贾法尔·夏·玛司特，或者更常用的称呼，帕坦巴巴*。他主要讲波斯语。他是一名第五层面的玛司特，巴巴说他是75%的撒里克式和25%的玛居卜式。他对住处的选择，说明玛司特对环境的喜好有悖于常人，因为他的住处紧挨公共厕所的背后，在一顶残破帐篷下，厕所位于一个环保车辆的市政停车场。

[*注：不应把这名玛司特与1942年卡卡在孟买联系的帕坦玛司特相混淆，后者在第五章和附录中有提及。]

帕坦巴巴是个老人，长发须髯已白，性格随和。每天早晨，他用黄油和面粉涂抹自己的手脚，然后用一块块白布缠裹手脚。多年前，他似乎嗜饮醪酒，会整杯地喝下，据说毫无醉态。在巴巴此次赴孟买联系他的几周前，拜度曾试图把帕坦巴巴带到坪坡岗。帕坦巴巴却拒绝去，说道：“我总是接近他（巴巴），现在让他接近我吧。”2月7日，巴巴与帕坦巴巴坐了两次，并给他11卢比。

2月11日的联系，无疑在孟买的所有联系中最为重要。在漫长的火车旅行之后，尤其在印度，普通旅客首先总会想：洗个澡，吃顿饭，休息几个小时，以消除日夜奔波的尘劳。但对于巴巴，首先考虑的总是工作。2月11日凌晨，来自安拉阿巴德的列车一到维多利亚终点站，巴巴立刻去联系孟买的灵性负责人，乌玛尔巴巴。

乌玛尔巴巴是一名面貌凶暴的男子，第六层面玛司特，完全处于玛居卜式状态，有时太过暴烈，令人们惧怕走近他。尽管如此，他在整个孟买受到极大尊敬，闻名遐迩。他年过中年，乌黑长发，白色长须，常被人看见来回踱步，面现怒容。

直到几年前，孟买的灵性负责人曾是提普巴巴，他于1944年去世。那时候，人们常发现乌玛尔巴巴在孟买的码头，俗称宝-喀-达卡（Bhau ka Dhakka）的附近一带。当然每个印度人，可能还有印度以外的很多人，都记得：1944年4月，一场可怕的大爆炸震动了孟买，摧毁孟买的大部分码头、大片的毗邻城区和无数的生命。因爆炸造成这场大破坏的两艘轮船，停泊在宝-喀-达卡的码头，离乌玛尔巴巴居住的地方不远。就在爆炸前几天，据说乌玛尔巴巴告诉一个常供他茶水的茶铺店主，他应该马上搬离码头区域，否则定会丧命。此人听从了乌玛尔巴巴的建议。乌玛尔巴巴还叫很多其他人离开，向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这样做，否则会死去。

在爆炸前一天，乌玛尔巴巴离开宝-喀-达卡，去了格兰特路上的旧坟场（Juna Qabristan）。大爆炸灾难发生后，那些听从乌玛尔巴巴的劝告搬离码头的民众，开始传播他的预言警告，从此这位伟大的玛司特声名远扬。

此次爆炸后不久，提普巴巴去世，被葬在旧坟场。乌玛尔巴巴随后过去，居住市中心的

这处旧坟场，自从提普巴巴死后，他乃是孟买的灵性负责人。

2月11日早晨，巴巴进入坟场时，乌玛尔巴巴表面上仍在睡觉，而身边的侍者明显睡得很熟。巴巴一走近，离乌玛尔巴巴不到几码，玛司特便起来，一名巴巴弟子摇摇侍者的肩，问他：古鲁已醒来，他怎么睡着。侍者立刻站起，被要求劝说乌玛尔巴巴，与巴巴同坐联系。经劝说后，巴巴与乌玛尔巴巴坐了一会儿。工作大获成功，巴巴极为高兴，给了侍者一笔丰厚赏赐。

新年过后，1948年1月，如果你进入美拉巴德主厅隔壁的库房，会发现中央的地上堆着一大堆包裹，几乎挡着通道。每天晚上，在汽化灯的强光下，可以听到有些满德里讲述他们造访阿美纳伽地区的一些村子，并如何在这些村子对数以千计的穷人派发入场票。这些活动和讨论，是一项复杂计划的外部可见迹象，代表巴巴将给阿美纳伽地区的4000名穷人派发布匹和粮食，并且为他们洗脚。这是巴巴计划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

计划的这一最后阶段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因此巴巴的弟子们很感激有多位朋友的帮助，由于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身居要职，对社会及农村问题有着活跃的兴趣，故能够挑选经济贫困的重点目标。这些朋友的手上还有各村的社工团体。这些爽快的志愿工作者——其中很多还是年轻人——负责最终挑选哪些人应该召来让巴巴联系，并且给选定的每人一张编号的票，上面印有“帕萨德”*字样。巴巴的名字被严格保密。

[注：帕萨德（Prasad）这个词，在不同的人心目中，对它的诠释都有些细微差别，故对它的定义很难让人人满意。大体而言，帕萨德是由一位神圣人物给其他人的东西，或者说某种先献给神，再以神的名义广泛派发的东西。无论如何，帕萨德是任何人——国王或乞丐——都感到很荣幸接受的礼物。帕萨德在实际物质上或经济上的价值并不重要，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媒介，用来赐予灵性恩典与福祉的不可见礼物。]

由于4000名穷人分布在五个非常分散的中心点，整个计划太复杂，无法详述。不可避免，要进行大量的复杂准备，怀着深厚的信爱做了很多工作。或许对巴巴的这项重大工作要传达某种感受，最佳的方式是：尽量想象把读者带到科图，2月16日首个派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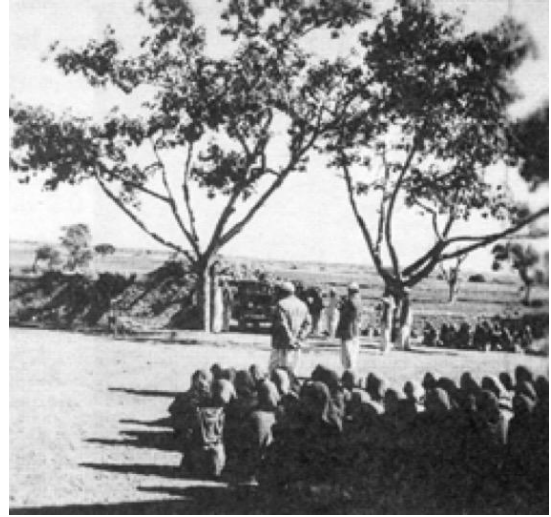
在雨后的晴朗夜晚，从坪坡岗远眺，西北的地平线上有一片交织的群山。其中一座是西高止山脉最高的喀苏拜峰，其他群峰环绕着它们的皇后，仿佛在向她致敬。这些崇山的山脚附近，座落着科图村。那是个荒蛮之地，居住着极度贫穷的农民，靠种地获得一点微薄收入。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实在太糟，每年有好几个月，靠食用野生根茎维生。

由于巴巴计划一早开始工作，分担该计划的人们于凌晨2点就起床，在凉爽芬芳的夜幕下，快速驶过80英里的崎岖道路，天刚蒙蒙亮，就抵达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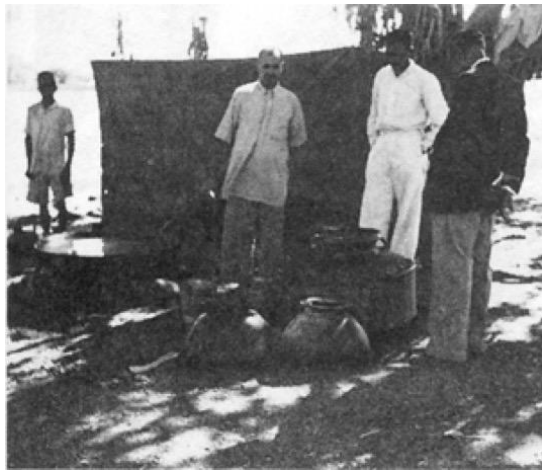
在那个吉祥之日，科图人的兴趣中心是驿站旅馆。可以想象一座方形小屋，周围是高大的芒果树，提供充足遮荫。日出后不久，院子里响起成群贫农的闲聊声，他们按要求排队坐在大树下，男子在一处，女子在另一处。一帮穿戴白衣帽、打扮整洁的年轻人，彬彬有礼、高效地执行管理群众的工作。男女队伍逐渐变长，离他们不远处，透过烟雾和阴影可以隐约看见，火上架着几只大锅，里面在烧洗脚用的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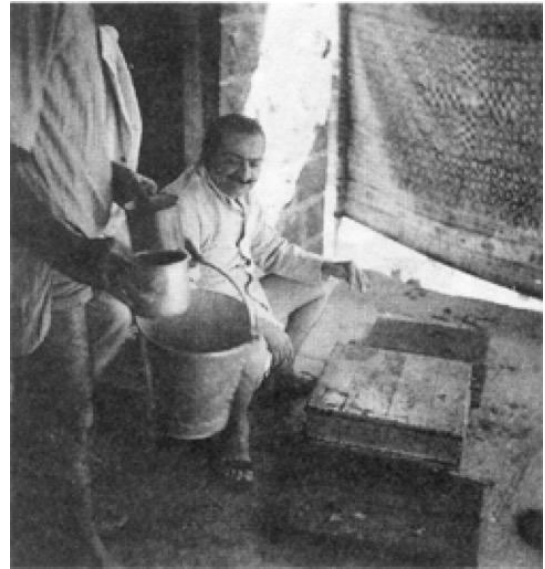
准备工作。美拉巴德库房里的包裹堆。
从右边的麻袋，可一窥其规模。



聚在帕尔纳校园的群众一角，在等待帕萨德。
巴巴的轿车驶入大门。



在加热洗脚水。2月20日在克尔达的照片。



巴巴准备开始洗脚的工作。
注意他前面的矮凳，各个男女会站到凳上。



巴巴在克尔达工作：
一名妇女站在凳上，正给她洗脚。



巴巴在克尔达，1000 多人获得联系。



两名满德里在揩脚。在克尔达派发期间



两名男子正离去，
捧着刚从巴巴手里接受的包裹。

8 点刚过，巴巴抵达，当日工作开始。这些贫农排队逐一进入小浴室，被领着站到一只矮木凳上。每人在凳上停一会儿，巴巴往他的脚上倒一杯水，用一只手倒水，另一只手轻轻抹一下他的脚。巴巴的身份未透露，故无人知晓是谁，这样极为谦卑地为他们洗脚。贫农们走出后，让人用毛巾揩干他们的脚，这项工作由不同的满德里成员分担。各个男女洗过脚，揩干后，依次出来，被邀请排队坐着，等候派发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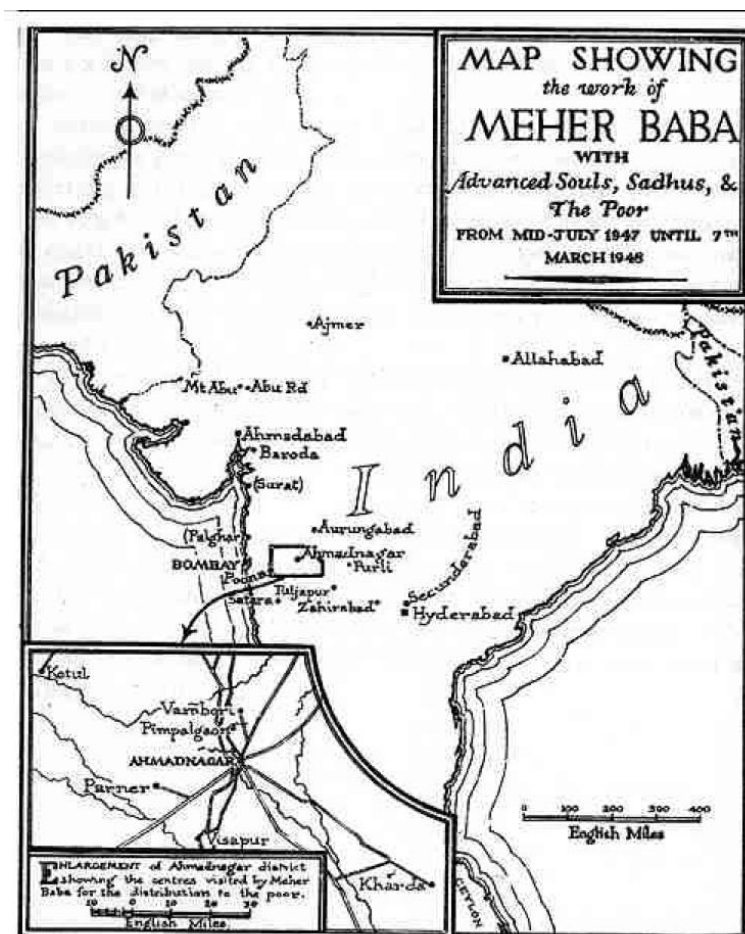
巴巴从浴室出来后，来到堆放包裹的房间。房间窗户用布帘遮蔽，相邻两边的两扇门，用两块深蓝色布帘连接一起。布帘形成一条从门到门的狭窄通道。该通道中途处，一边的连续布帘上有个缺口，故形成一个小的隐蔽凹处，地面铺着垫子，巴巴坐在垫上。他的四周堆放着包裹，每个包裹里有八磅粟米，用一段优质白布紧密裹着。

巴巴工作的最后这个方面无从描述，因为它在彻底隐蔽中进行，除了贫农们自己，谁都不准观看巴巴所做的工作。为了确保完全绝对隐秘，挂起布帘，封闭窗户。我们只知道，每个贫农从一扇门进去，走过这条狭窄走廊，接过巴巴递给包裹，再从另一端的门出来。

贫农们逐一出来时，若有人站在这一端的门边，会有空闲观察到这些穷人的处境。我不认为，那天有哪个穷人不是衣衫褴褛的，他们消瘦的脸部，如同人类颅骨结构的研究对象。深陷的眼窝流露出耐心的目光，脸颊因长年累月挨饿而凹陷。那天，1000多名男女蒙福，获得巴巴的宝贵接触，（通过少许粮食布匹）其贫困负担得以减轻，即使只是短期的。

科图的这个难忘日子，只是整个济贫工作的片断。关于巴巴访问其他地点的细节，读者可参阅本章结尾的记录。

巴巴的这项伟大工作，并未随着最后本章的结束语而告终。通过本书及附录的大量篇幅可以看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工作。但这些书面文字，只不过是偶尔传达一种提示，即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及穷人工作的外部有形模子，拥有一种内在的实质，更是不可估量地伟大。我们只能见证自己对此的信念，不过也许永远无法对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世界证明这点。



自 1947 年 7 月中旬至 1948 年 3 月 7 日，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及穷人的工作。

本地图标注了上文汇总中提及的地点

以下几页，按时间顺序，完整地汇总了自 1947 年 7 月中旬至 1948 年 3 月 7 日，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及穷人的工作。

日期：1947 年 7 月 14 日

记载：随着阿里·夏的离去，萨塔拉玛司特埃舍被关闭。

日期：1947 年 8 月 (?10 日)

记载：巴巴驱车离开萨塔拉，到海得拉巴邦联系高级灵魂。他访问了奥兰加巴德、布尔利、图尔贾普尔、海得拉巴、塞康德拉巴德和扎西拉巴德。具体细节参阅后文记录。

日期：1947 年 8 月 11 日

记载：联系奥兰加巴德的两名玛司特。在奥兰加巴德，8 月 11 日，巴巴重新联系两名非常伟大的玛司特：麦巴布和“船长”。附录中船长的照片，就是此次拍摄的。若读者对附录的棘手外观感到挫败，迄今为止敬而远之，那么我敦促他回到相关页面，阅读奥兰加巴德下面，巴巴首次联系这两名伟大玛司特的记载。对麦巴布的早期联系特别有趣。1947 年 8 月 11 日的最后这次联系，得知麦巴布的真名叫马布德·緬 (Mâbood Miân)，不过麦巴布这个名字仍是他最广为流传的绰号。

日期：1947 年 8 月 12 日

记载：在布尔利联系一名高级行者。他叫图尔西·马哈拉吉 (Tulsî Mahârâj)。是个老人，在一个地方坐了很久。

日期：1947 年 8 月 12 日

记载：在图尔贾普尔联系四人。首先是一个名叫巴拉提·马哈拉吉的老人，真诚的求道者。第二个是加里布·纳施·马哈拉吉，老人据说有 92 岁，当地一间埃舍的主持。似乎他自幼住在该埃舍，是求道者。另两人没什么特别优点，一个叫丹德卡巴巴——第八类的中级玛司特；另一个叫布拉玛查利，住在庙里的老人。

日期：1947 年 8 月 13 日

记载：巴巴抵达海得拉巴，联系那里的六名玛司特。其中五人，是 1945 年他逗留海得拉巴期间首次联系过的玛司特。五个老朋友中，最重要的三个是：古拉姆·侯赛因，很高级的撒里克式玛司特；拉吉阿，滑稽却很好的玛司特，喉部有个洞；还有玛玛·玛司特，有浓密白须的老人，爱抽雪茄。对这些玛司特的早期联系，在附录的海得拉巴下面有完整记载。当天联系的另一人，也是 1945 年巴巴初次联系过的，是品吉拉瓦拉巴巴和阿夏克·緬。品吉拉瓦拉巴巴，也叫姆伊奴丁巴巴或纳内·緬，是住在一间笼屋 (pinjra) 的好玛司特。阿夏克·緬是一名中级玛司特，住在某座清真寺外。这次访问海得拉巴联系的一名新灵魂，是个高大男子，衣服污秽，会在城里流浪，想要就坐在一棵树下。他叫穆希德，是中级玛司特。

日期：1947 年 8 月 13 日

记载：巴巴访问塞康德拉巴德，联系一个叫穆希德的玛司特。1945 年也首次联系过这个穆希德。他是好玛司特，住在送奶工的小屋。附录里有他的照片，实际是 8 月 13 日本次联系

时拍摄的。

日期：1947年8月14日

记载：巴巴访问扎西拉巴德，联系那里的一名玛司特，叫马赫布卜·萨赫伯·玛司特。他不是特别有趣，只是据说他有一次被眼镜蛇咬，却得以存活。因为被眼镜蛇咬几乎必定丧命，如果此事属实，至少可以说很不寻常。

日期：1947年8月（?16日）

记载：巴巴返回他的萨塔拉总部。

日期：1947年8月27日

记载：巴巴一行驱车离开萨塔拉，返回美拉巴德。

日期：1947年9月（?10日）

记载：巴巴率一小批弟子，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坪坡岗。

日期：1947年9月中旬

记载：巴巴离开坪坡岗，前往苏拉特，那里的数百人来达善他。对这次活动的记载超出本书范围，因此我们将接着记述，紧随此次活动结束后，巴巴对高级灵魂的联系。

日期：1947年9月20日

记载：巴巴在达善结束后，离开苏拉特，动身前往古吉拉特和拉吉普塔纳，作短暂旅行以联系高级灵魂。他访问了下列地点——巴罗达、艾哈迈达巴德、阿布鲁德、阿布山、阿布鲁德（再访），然后返回坪坡岗。参阅下文对本次旅行中联系细节的记录。

日期：1947年9月21日

记载：巴巴抵达巴罗达，联系了两名玛司特和一名初级行者。两名玛司特中，最有趣者是查姆布·夏。本章最初几页，很详细地记载了巴巴在本次最初联系后，仅过一个月即10月，对这位伟大的第五层面玛司特的后续联系。故这里无需赘述。

本次访问所联系的另一个玛司特，赛义德·巴德鲁丁·拉法伊·夏，是一位老者，在楼上一个房间里待了33年。他日食一餐，有时处于玛居卜式状态，则连续数日不吃东西。他是第六层面的玛司特。有时玛居卜式，有时撒里克式，是一位古代圣人的嫡系后裔。有关他的一个有趣怪癖是，他总是穿戴整齐，连睡觉时，都戴着红色硬毡帽。尽管如此，他一定舒适自在，因为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躺着，有时连吃饭都不肯坐起。

巴达米·巴布，有时被叫作美赫，是一名初级行者。他是老人，曾担任公职，却醉心于灵性生活，乃至辞职，献身于追求真理。他有很多弟子。

日期：1947年9月22日

记载：巴巴抵达艾哈迈达巴德，联系了四人。其中一人，之前1941年联系过两次，那年1月和7月巴巴曾造访艾哈迈达巴德。后述的这名玛司特是哈巴西·巴德夏，也叫悉地克·巴德夏。如1941年，他仍住在照顾者的家里。他是一名好玛司特。另三人是新联系者。

巴拉希德·玛斯坦会严辞责骂人，故联系他不是很容易，未让巴巴完全满意。他现在是老人，住在一个叫卡西姆·马斯特的退休铁路职工家。

贾玛鲁丁巴巴曾在一个巷子里坐了 5 年。大约 50 岁，中级玛司特。联系时巴巴给他一卢比。巴巴·缅是年轻人，真诚的求道者。

日期：1947 年 9 月 25 日

记载：上述联系结束后，巴巴离开艾哈迈达巴德，9 月 25 日抵达阿布罗德。在此，重新联系玛司特库达·巴克希巴巴（1941 年初次联系过他，参见附录中对该会面的记述），然后巴巴前往阿布山。

造访阿布山的原因之一是，巴巴历经访问苏拉特的艰苦日子后，可以在这宜人的山间避暑地休息几天。然而，巴巴总会把握时机，对他来说，联系高级灵魂本身就带来巨大的幸福与放松——联系满意时尤其如此——故在阿布山，他联系高级灵魂用的时间超过休息时间。具体联系见下文。

日期：1947 年 9 月 27 日

记载：查万迪·马哈拉吉是一名瑜伽士，在阿布山上的迪尔瓦拉。他在一个地方住了 20 年，此地景色迷人，巴巴身边的一名满德里表示，瑜伽士在那里居住多年不足为奇。他坐在一个小岩洞前，岩洞两侧各有一条小溪。凉爽清澈的水流，从岩洞两边长满苔藓的石缝间涌出。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阿高里巴巴），住在阿布山以西 7 英里外的奥瑞亚小村。他的显著特点是，有什么吃什么，不管净垢，故被人们叫作“阿高里”（不分别）。他在奥瑞亚的一处洞窟内居住近 40 年，现在已是老人。他是一名高级瑜伽士。

日期：1947 年 9 月 28 日

记载：巴巴逗留阿布山的最后一日，一些更多联系：联系了三人，灵性上都不太有趣。他们是：

（1）戈卡勒·马哈拉吉，一名老人，求道者，曾漫游印度，见多识广。此次巴巴联系他时，他住在象窟。奉爱歌曲唱得不错。

（2）卡基巴巴是一名真诚的萨度。

（3）布拉玛查利·马哈拉吉，是一名求道者，住在阿布山上的湖边洞窟里。

日期：1947 年 9 月 29 日

记载：巴巴下阿布山，来到阿布罗德，联系了两名新灵魂。

伽内喜·玛斯坦是一名中级玛司特，中年，身穿麻袋，住在离阿布罗德车站近 2 英里的一棵树下。

查干·达斯·马哈拉吉住在离阿布罗德车站近 3 英里的瑞希克什小村。他是个快活的老人，求道者。

巴巴从阿布罗德返回坪坡岗的中心。

日期：1947 年 10 月 16 日

记载：巴巴离开坪坡岗，驱车前往孟买。从孟买，乘火车赴阿杰梅尔，开始联系高级灵魂之旅。本次旅行，他访问了阿杰梅尔、巴罗达、艾哈迈达巴德、巴罗达（再访）和巴尔伽，之后返回坪坡岗。在各地的联系列在下面。10月17日晚他抵达阿杰梅尔。

日期：1947年10月19日和20日

记载：这两天，巴巴联系了阿杰梅尔的一批玛司特。

本伽利巴巴是一名求道者，老人，在阿杰梅尔的一处坟场住了40年。

巴希尔·缅，大概35岁，处于玛居卜式状态的中级玛司特。若给他钱，他会给别人。他很受尊敬，一些信徒供他食物。

亚尔·穆罕默德·堪，来自白沙瓦。他年迈，颈间戴着一串花环，花环不是用花做的，而是用旧瓷片、铁片及其他金属碎片做成。他是一名伊特法齐型的好玛司特。

丘普·夏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克瓦伽·萨赫伯的圣陵附近坐了近10年。

卡利·卡姆卜利瓦拉，看似45岁左右，求道者，在阿杰梅尔的街巷里溜达。

萨达尔·辛是一名求道者。

布蒂·曼是一名年迈老妪，好玛司特尼，坐在阿杰梅尔车站附近，一棵树下方的麻袋布篷下。多年前，她赤身裸体，依然会呵斥靠近她的人。巴巴很高兴联系她。

帕坦·马朗巴巴是一名老人，住在甘塔-伽特附近的一间小屋。没有特别优点或有趣处。

哈蒂巴巴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在一处垃圾堆上坐了20年。1941年巴巴初次联系过这个玛司特。

夸卜林斯坦瓦拉（库拉·夏）。这位当然是夸卜林斯坦瓦拉，昵称“苏格拉底”，第五层面的玛司特。1939年2月在阿杰梅尔玛司特埃舍期间，巴巴首次联系过他，之后又联系多次。最后这次联系，是在他的旧陵墓附近的小清真寺里找到他的，似乎他现在通常睡在这座小清真寺。第四章里他的照片，就是最后这次联系时，在清真寺里拍摄的。

恰恰无需介绍，因为他是阿杰梅尔的第七层面伟大玛居卜。巴巴在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的圣陵附近他的棚屋里，与恰恰坐了4小时。这一次，恰恰反复向巴巴要水，故安排两名送水工，保证那里充足供水。他真不愧绰号叫“恰恰”，也频频要茶，巴巴还三次给他食物。

日期：1947年10月19或20日

记载：巴巴联系8名穷人，给每人一卢比。

日期：1947年10月21日

记载：巴巴从阿杰梅尔启程，次日凌晨4点到巴罗达。在巴罗达，他联系三名高级灵魂和一批穷人；联系细节见下文。

日期：1947年10月22日

记载：当天在巴罗达，巴巴重新联系两名旧交。首先是查姆布·夏，9月21日巴巴初次联系他。10月期间对查姆布·夏的联系，于22日开始，25日结束，重复七次。这些大量联系在本章正文部分有完整记载，这里不再赘述。赛义德·巴德鲁丁·拉法伊·夏，也在一个月前的9月21日首次联系过，本汇总的对应日期记录中，描写过他。10月22日第二次联系，巴巴

把自己的外套给了巴德鲁丁巴巴，并为他拿着外套，让他穿上。

日期：1947年10月23日

记载：当天在巴罗达联系两人。早晨5点和下午2点，联系查姆布·夏；无需多作评论！纳拉延·玛斯坦是一名老人，求道者，不断地念叨着“Sat bolo（讲真话）”。

日期：1947年10月24日

记载：巴巴仍在巴罗达；早晨5点和下午2点，照例联系查姆布·夏。

日期：1947年10月25日

记载：巴罗达；当天联系查姆布·夏两次，从而最后结束对这名伟大玛司特的联系。

日期：1947年10月26日

记载：上午，14名巴罗达的穷人，由巴巴联系，给每人一卢比。当晚，另16名穷人获得联系，给每人一卢比。

日期：1947年10月28日

记载：巴巴离开巴罗达，前往艾哈迈达巴德。在艾哈迈达巴德，他联系四名玛司特，其中一人是重新联系。后者是悉地克·巴德夏，1947年9月22日联系过，1941年也联系过两次。参阅附录的艾哈迈德巴德下面，对这名玛司特的简要记载。另三人*是新联系。[*译者注：原英文是另两人，根据下文，应为三人。]

阿拉伯·夏是一名老人，坐在帕西客栈附近，公共人行道的一处平台上。巴巴说，这名玛司特是他见过的最有趣者之一。有很多年，阿拉伯·夏就坐在帕西客栈附近的这个平台上，全身盖着一块粗麻布。没人见过他的脸，人们送食物给他，就从披盖的麻袋底下塞给他。除此之外，阿拉伯·夏始终保持一个坐姿；连睡觉时都坐着；正如谁都没见过他未披盖粗麻布，也没人见过他采用任何别的姿势，只看见他坐在这小平台上。巴巴夜间联系他，给他甜食。马依·夏是一名老人，过去30年在一座圣陵里度过。

班窠·夏*在城里流浪，腋下夹着包袱。他会喃喃自语，抽廉价雪茄。他是好玛司特。

联系四名玛司特后，巴巴和随行男子在火车站台上宿夜。这或许是件琐事，但说明巴巴在这些旅途中自愿承受的艰辛。

[*注：不应该把这名玛司特，与第五章和附录中述及普纳的班窠·夏相混淆。]

日期：1947年10月29日

记载：巴巴很早起来，又去人行道，探访小平台上的阿拉伯·夏（参阅上条10月28日的记录）。这次联系时，巴巴递茶给阿拉伯·夏。

日期：1947年10月（?29日）

记载：巴巴返回巴罗达，入住驿站旅舍。关于此次他在巴罗达的工作，参阅下一条目。

日期：1947年10月30日

记载：第二章描写的五个最爱之一，玛司特阿里·夏，从阿美纳伽来到巴罗达。巴巴发电报

指示，把这位优秀的贾玛里型老玛司特带到巴罗达，做特别工作。他随巴巴在当地驿站旅舍住到11月2日，后被送回阿美纳伽。在巴罗达期间，每天两次，巴巴同阿里·夏静坐几小时。离开巴罗达后，巴巴返回坪坡岗时，途经巴尔伽，但在该地未联系到高级灵魂。11月6日重返坪坡岗。

日期：1947年12月5日

记载：当天晚上，巴巴登上坪坡岗中心后方的特姆比山，开始一段重要的闭关期。山上已用石棉水泥板（屋顶铺瓦更凉）搭建两间小屋，一间在山顶，另一间在较低的山肩上。下方小屋旁，还搭了帐篷。阿里·夏（第二章有完整描写的阿美纳伽玛司特），被带给山上的巴巴，住下方小屋。自12月6日开始，到12月17日结束，每天上午6点至9点，巴巴与阿里·夏坐在下方小屋里。

日期：1947年12月17日

记载：上午10时许，巴巴从闭关中出现，下山返回坪坡岗中心。接着两天，12月18和19日，每天巴巴单独同阿里·夏在房间里坐3小时。这样，与阿里·夏完成总共14天的工作——12天在山上，2天在坪坡岗。阿里·夏随后被送回美拉巴德。

日期：1948年1月17日

记载：当天巴巴开始半禁食，每天只吃一餐，喝两次茶。该禁食持续到2月26日上午。

日期：1948年1月18日

记载：阿里·夏又被接到坪坡岗，居住十天，从1月18日至27日（含）。每天上午7点至10点，巴巴单独同这位愉快的玛司特在房间里静坐。1月27日，巴巴给阿里·夏洗澡，28日上午将他送回美拉巴德。巴巴只偶尔给阿里·夏洗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伟大的恰提巴巴会接受大量的日常洗澡。

日期：1948年1月27日

记载：两名男子从普纳被带来，由巴巴联系。一个是弃世者，不是特别有趣，名叫德赛，身患继发性感染疥疮，不堪入目。他不愿居住，故次日被送回普纳。另一个是求道者。他刚到时，模样可怜：一个消瘦老头，头顶和下巴长着稀疏的灰白发须，瘦削的脸上有一种忍饥挨饿、听天由命的神情，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他是一名求道者，真诚渴望灵性事物，对有无食物漠不关心。我不认为他在坪坡岗的那几天说过话，他白天基本蹲在太阳底下。若对他说话，他只笑笑。到坪坡岗那天，巴巴给他刮脸洗澡，穿上新衣裤。这让他外表大变，简直判若两人。巴巴每天上午同他坐一小时左右，晚上坐几分钟，还亲手喂他饭。2月3日他被送回普纳。

日期：1948年1月30日

记载：阿美纳伽街上的一个疯人，被误当作玛司特，带到坪坡岗。他是个安静、呆笨、随和的穆斯林青年，身上长虱。他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巴巴给他剃头时，多名满德里在巴巴的暗示下，问他名字。起初他只说自己是麦塔伯·堪的侄子，又经一番询问后，他肯定地说自己叫马吉德·堪，来自旁遮普。巴巴给他洗澡，穿上新衣裤，当天遣他回阿美纳伽。

日期：1948年2月4日

记载：当天阿里·夏被接到坪坡岗，上午9点至10点，巴巴同他静坐。联系后，他被送回美拉巴德。

日期：1948年2月7日

记载：拂晓，巴巴从坪坡岗启程，驱车前往孟买。一行人下午到孟买，巴巴立刻出发联系玛司特。本章最初几页做过说明，这是自1922年以来，巴巴首次在孟买联系玛司特。

首先联系的是阿里·阿斯伽，马希姆区的一名玛达扎德型玛司特。他属于一个大家庭，除了大哥，其他成员都是玛达扎德型玛司特。本章最初几页，对此次联系有完整记载。

接下来联系的是帕坦巴巴；他是科拉巴区的第五层面玛司特，本章最初几页对他有完整记载，故这里无需更多评论。

当天联系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玛司特，是比利瓦拉巴巴。通常可在孟买郊区班德拉的玛丽山教堂后面，毗邻海边的荒地上找到他。他的特点是，身边总围着猫（billi）——有时几只，有时很多猫，故得此名。比利瓦拉巴巴是一名中年穆斯林，蓄长发，中级玛司特。联系时，巴巴给他一卢比。当天夜晚，在孟买完成这些联系后，巴巴乘火车前往安拉阿巴德，于2月8日深夜抵达。

日期：1948年2月9日

记载：这是巴巴在安拉阿巴德做特殊工作的重大日子。本章最初几页作了简要说明，当巴巴抵达安拉阿巴德时，大壶节（半法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天2月9日是新月节，有着特别意义。黎明，巴巴和男子们去法会场地，7点巴巴开始联系萨度的工作。到10点完成工作——三小时内联系了4000名萨度。尽管那天没有一个随行满德里获准观看他工作，据了解，巴巴逐一触摸了4000名萨度的脚。这意味着，不可避免承受了极大的身体负荷。

完成这项伟大工作后，巴巴在安拉阿巴德市联系了四名玛司特，分别是：

（1）维希瓦纳施巴巴，一名萨度，也是玛司特。他年迈，以善于用人声模仿塔布拉鼓和簧风琴的声音而闻名。唱歌也好。他是好玛司特。

（2）夏·萨赫伯，样子大约50岁，腋下夹着一本书，到处溜达，鼻梁架着一副旧眼镜。他不透过镜片看，而是越过眼镜上方张望。他会打手势，有时大声喊叫。他是好玛司特。

（3）夸姆鲁丁·玛司特，来自阿格拉，不过已在安拉阿巴德生活多年。除腰布外一丝不挂，平常身边总有狗。他是好玛司特。

（4）谢赫·马丹，约8年前从马德拉斯来到安拉阿巴德。他全身赤裸，抽大麻，爱喝茶。他是中级玛司特。

联系过4000名萨度和4名玛司特后，2月9日夜间巴巴离开安拉阿巴德，于11日凌晨抵达孟买。

日期：1948年2月11日

记载：当天早晨，巴巴联系了孟买的四个玛司特。最重要者是乌玛尔巴巴，第六层面高级玛司特，孟买的灵性负责人。本章最初几页对此次联系有完整记载。除了乌玛尔巴巴，还联系

了另三个相对不那么有趣的玛司特。未记录他们的名字。第一个是好玛司特，在本迪集市的消防站隔壁，坐了很多年。第二个是中级玛司特，住在纳格帕达的一个花园里。第三个是中级玛司特，坐在加油站附近。在孟买进行这些联系后，巴巴乘轿车前往坪坡岗，下午抵达。

日期：1948年2月15日

记载：巴巴一行离开坪坡岗，去阿美纳伽，住在鲁斯特姆·杰罕吉尔·伊朗尼家。

日期：1948年2月16日

记载：当天开始巴巴三重计划的最后阶段。本章最初几页有述及，该计划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阶段于1月17日在坪坡岗开始，巴巴对阿里·夏，还对一名普纳的求道者工作。本汇总的前面注释中，有这些联系的记录。第二阶段于2月9日在安拉阿巴德进行，巴巴联系了4000名萨度。第三也是最后的阶段，是给阿美纳伽地区的4000名穷人分发粮食布匹。接下来的这些记录，汇总了在实施计划的最后这个阶段，访问的多个地点。关于巴巴造访的所有这些地方，需要记住两点。第一，提前数日，将印有“帕萨德”字样的票，分发给各中心点的穷人；第二，巴巴访问前一天，会派先遣队到该中心点，为次日的工作做好一切准备。2月16日，巴巴访问科图，该村位于阿美纳伽西北80英里外，比森格姆内尔还远。他在那里的驿站旅舍，给1000多名男女洗脚。他给1010人各发了一包粮食布匹（一码半的白布*和八磅粟米）；给37人各一卢比，给2人各两卢比。巴巴在完全隐蔽中分发包裹。工作于早上8时许开始，下午1时许完成，之后巴巴返回阿美纳伽。此次访问科图，在本章最初几页有更详细的记载。

[*注：布匹为1.5码宽，1.5码长，足够做一件衬衫。]

日期：1948年2月18日

记载：当天巴巴访问阿美纳伽以西25英里外的帕尔纳大村，向穷人分发粮食布匹。该大型村庄位于连绵起伏的乡间，有着古老宏伟的遗风，似乎一度是繁荣昌盛之地。村子的一侧是学校，由两座长校舍组成，建筑材料用本地的黑岩。该校有个宽敞的院子，四周是坚固的围墙，故无论校舍还是院子都有充足的空间，可供巴巴工作。

当天在帕尔纳，巴巴给600多名男女洗脚。他给606人各一包布匹和粮食（一码半白布和八磅粟米），给29人各一卢比，给1人各两卢比。巴巴在完全隐蔽中分发包裹。群众等候洗脚时，一名衣衫褴褛的老人，被听到用英语说（指着工作中的巴巴）：“恰如耶稣基督。”

日期：1948年2月20日

记载：当天巴巴访问阿美纳伽东南70英里外，偏远的克尔达村。此地有着历史重要性，当年佩什瓦的军队，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手下的一支驻军，曾在此激战。

如在帕尔纳，也在本地学校举行洗脚和分发。当天，巴巴给1000多名男女洗脚。他给1010人发了布匹粮食包裹，给98人各一卢比纸币，给13人各两卢比纸币。一如既往，巴巴在完全隐蔽中分发包裹。

本章最初几页，巴巴给人洗脚的照片，就是在克尔达拍摄的。

日期：1948年2月22日

记载：1939-45年的战争期间，在维瑟布尔有一座军营，此地位于阿美纳伽以南25英里的一个灌溉湖旁边。1947年8月15日修宪后，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发生重大而悲惨的移民潮，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维瑟布尔的这座旧军营避难。

2月22日，巴巴前往维瑟布尔的灌溉房，那里已为他做好安排，给1000名难民洗脚，给他们各一包粮食布匹。其他几次，巴巴的身份一直严格保密，故无人知晓谁为他们洗脚，给他们帕萨德。但这次在维瑟布尔走漏了消息，难民们得知有位圣人要亲手为他们洗脚，遂拒绝不让，说他们应当为他洗脚。2月22日早晨巴巴一到维瑟布尔，获悉难民们的态度后，决定取消活动。不过他给难民营基金会捐了款。

日期：1948年2月24日

记载：当天在坪坡岗中心，巴巴给来自周边村庄的840名男女洗脚，给每人一包布匹粮食。巴巴在严格隐蔽中分发这些包裹。

接受巴巴帕萨德的来者中，有一名老汉，自夸有130岁。可看上去约摸80岁，从他说话语气和身体外貌来看，他很可能是自夸的。不过在这里提及，是因为他祝福了巴巴！分发活动结束后，巴巴笑着讲述，他接受这个意外祝福的经过，说很久以来他一直希望有人来祝福他。

日期：1948年2月26日

记载：当天上午，巴巴打破了1月17日开始的半禁食。

日期：1948年3月1日

记载：当天下午，巴巴从阿美纳伽驱车赴普纳。在普纳，他联系了一个叫沙斯特里·科尔的高级行者。沙斯特里·科尔住在普纳市的市场里，吃人们丢弃的脏剩食。联系他后，巴巴当晚返回阿美纳伽。

日期：1948年3月7日

记载：由于维瑟布尔的难民拒绝让巴巴为他们洗脚（见前面的记录），故做了安排，将余下的布匹粮食包裹派发给其他中心点。所以巴巴决定，到阿美纳伽北部15英里外的瓦姆伯瑞村，派发剩余包裹。他选定3月7日举行这场最后的活动。当天，巴巴给近600名男女洗脚。他给583人布匹粮食包裹，给50人各一卢比，给1或2人各两卢比。就这样，巴巴的济贫活动在瓦姆伯瑞结束。故在这里，适宜最后汇总一下，巴巴访问五个中心点所联系的总人数。关于这些统计数据，应当说明的是，一卢比纸币是给很多没有入场票而来到活动现场者的，他们太贫穷了，故巴巴决定给他们各一卢比。两卢比纸币是给少数迟到者的，他们虽然有入场票，却来得太迟未领到包裹，因为包裹已全部分给其他早到者。

科图——2月16日

给包裹的人数	1010
给一卢比的人数	37
给两卢比的人数	2
	1049

帕尔纳——2月18日

给包裹的人数	606
给一卢比的人数	29
给两卢比的人数	1
	636

克尔达——2月20日

给包裹的人数	1010
给一卢比的人数	98
给两卢比的人数	13
	1121

坪坡岗——2月24日

给包裹的人数	840
	840

瓦姆伯瑞——3月7日

给包裹的人数	583
给一卢比的人数	50
给两卢比的人数	1 (或 2)
	634 (或 635)

故全部五个地点的总数为:

给包裹的人数	4049
给一卢比的人数	214
给两卢比的人数	17 (或 18)

增补

美赫巴巴

对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和穷人的工作



1948年3月15日至5月14日

虽然《行道者》最后一章结束于1948年3月7日，但该章已说明，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和穷人的工作，理当会继续进行。当《行道者》交到印刷商的手中时，巴巴所做的新工作自然不可能添入书中；故本册子类似于该书的后记，也是今后诸多工作的预示。

这几页的中心主题，是美赫巴巴前往喜马拉雅山的旅行。喜马拉雅一词的意思是“雪之寓所”，从一端的印度河到另一端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这条世界上最雄伟的山脉绵延1500英里。离山脉北端大约500英里处，坐落着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庞大群山，其对印度教传统来说无比神圣，从这些山峰融化的雪水形成了无数条溪流，最终汇集成印度最神圣的河流——恒河。

恒河（或按其真实名称：恒河母亲）的实际发源地，位于根戈德里上方。这条圣河发源于海拔13800英尺的一处冰窟，流经1500多英里到达孟加拉湾，通过网状河口流入海湾。从根戈德里上方绿色冰窟内的源头，一直到下游约120英里外的代沃布勒亚格与阿拉克南达河汇合，这段河被称作巴吉拉蒂河。

从巴吉拉蒂河的源头到代沃布勒亚格的汇合处之间的大致半途，坐落着乌塔卡西村，其作为灵性求道者、瑜伽士和高级灵魂的中心而闻名。乌塔卡西是本册子的重点，因为它是1948年4月巴巴前往的小村。按喜马拉雅山的标准来说，乌塔卡西的地势并不高，其海拔不到4000英尺；不过旅行者必须从代赫里-格尔瓦出发，沿着多石的小径骑行或步行40英里左右，方能到达那里。

不过，在相当偏远的喜马拉雅山谷中步行40英里，跟在开阔地区的笔直平坦道路上行走同样的路程，完全是两码事。首先，一个人必须考虑行李的运输，因为这些崎岖小径上不可能行驶轮式交通工具，每一盎司的重量都必须由骡子、矮马或人来运载。但大多数旅行者发现，驮畜既麻烦又不可靠，故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支柱（用牦牛的西藏除外），是尼泊尔人或多提亚尔搬运工的脊背。这些顽强的小个子男子，能在极为崎岖的地带搬运重达六十磅的行李，我见过他们在坚硬的雪地上赤足行走数小时而毫无怨言。

要将喜马拉雅山诉诸于笔墨根本不可能，可谓百闻不如一见。无论你是远观这些庞然大物，那时它们看着像夏日的云朵；还是处于山脚下，在涧水劈开的幽谷中前行，蓦然山回路转，你会惊叹地注视着那些闪闪发光的万仞冰壁——不管你怎样观看，它都是不可思议、无法形容的。

此乃喜马拉雅山的浪漫之处，但喜马拉雅山之旅并非全程都那么刺激想象力，介于崇山与平原之间的中间地带有很多的峡谷，那里只有炎热、沉闷与单调。从代赫里到乌塔卡西的小径则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只有当山谷的拐弯处展现新景色，或者路线靠近巴吉拉蒂河的咆哮河水时，路途才变得趣味盎然。

关于巴巴在乌塔卡西当地联系求道者和高级灵魂的记述，以及他的行程日志，读者可参阅汇总。除了在喜马拉雅山的这项工作，可以看到他还做了大量的其他工作，而前往乌塔卡西的徒步跋涉只是一场大范围旅行的一部分，其范围之广几乎远至东巴基斯坦（译注：今孟加拉国）的边境。

最后，读者可以看到，汇总一开始记述了在孟买的更多联系。对许多人来说很明显，巴巴的联系，在某些时候表现为“区域集中”阶段。我用这个令人生畏的词汇，无非是指：在某些时候，巴巴会一遍又一遍前往某个城市或地区，联系那里的玛司特和高级灵魂；往往反复联系同一批对象。这种集中性，于1943和1944年在克什米尔，以及1945年在海得拉巴，都很明显；还有自1947年秋以来，我们发现巴巴将注意力集中于两个新的中心，即孟买和古吉拉特。很难说清，这些区域集中的阶段，是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像许多人的感觉，它们有着远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巴巴对这项奇特工作的意义一概缄默不言。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要么过于个人化，故其性质和意义跟我们毫不相干，要么它的细节太过错综复杂、晦涩难解，即使予以详细解释，我们也不可能领会。因此，既然我们看不到面纱背后的东西，就必须满足于对面纱本身的描述——仅仅记录行程和联系——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进行汇总。

联系汇总

1948年3月15日至5月14日

**=特别有趣

*=有趣

日期：1948年3月15日

记载：美赫巴巴在孟买联系一些新玛司特：

哈吉·奴尔·艾哈迈德巴巴，是一名帕坦老人。多年前，他当过校长，会给学生讲授古兰经和夏里亚特。然而，似乎有一天他变得陶醉于神爱，因为他离开了学校，开始裸身到处流浪。那时候他在孟买一个叫库尔拉的郊区，在那一带居住了近12年。如今他住在孟买本迪集市的消防站附近，一个修表匠哈吉·伽富尔的家。1933年，哈吉·伽富尔带奴尔·艾哈迈德一起赴麦加朝圣；之后，二人名字都被冠以“哈吉”尊称。哈吉·奴尔·艾哈迈德巴巴是一名好玛司特。他现在处于撒里克式状态，受到孟买的帕坦同胞的高度尊敬。

有一名挺好的玛司特（名字未记录），坐在本迪集市消防站的台阶上。这是巴巴第二次联系他。

夏·萨赫伯最初来自（德干）海得拉巴，但据说过去40年一直在孟买。他是高个子，身穿黑色长卡夫尼，显得更高。他在孟买到处流浪，虽然不是著名的灵性人物，实际是一名高级行者*。

有一个衣衫褴褛、蓬头乱发的中年玛司特，在本迪集市的加油站附近。他酷爱嚼烟，衣衫被唾液浸染成深棕色。他的目光却明亮清澈，仿佛心灵被内在喜乐点亮。他是中级玛司特。

度尼瓦拉巴巴是一名好玛司特，会捡垃圾，用来焚烧。然后坐在火前，烤火暖手。除了腰布，一丝不挂。（dhuni表示圣火。）

[*注：对高级行者的定义，参阅《行道者》第一章。]

日期：1948年3月17日

记载：巴巴仍在孟买，继续联系：

艾哈迈德·玛斯坦，腹部围着一只麻袋，他所选择的“家”，说明玛司特不仅毫不在乎居住何处，而且往往喜欢让自己住在令人作呕的环境中（参阅《行道者》第一章），因为艾哈迈德·玛斯坦住在公共小便池附近。他是一名好玛司特。

赛义德·奴尔·阿里夏是一名老人，中级玛司特，手指戴满戒指。他喃喃自语，四处流浪，其持续的念叨，偶尔被大声惊呼所打断。

日期：1948年3月18日

记载：巴巴仍在孟买，继续联系：

奴鲁丁·玛司特巴巴，是一名好玛司特，污秽不堪，四处流浪，随处睡觉。

日期：1948年3月19日

记载：这是巴巴在孟买的最后一日联系。

阿里·侯赛因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关于他，只知道：他在一个地方坐了很多年。

伊斯迈尔·巴巴·玛斯坦，看似 55 岁左右，就像阿里·侯赛因，他也长年累月坐在一个地方。

安拉·迪亚巴巴是一名中级玛司特，仅有的衣物就是一小块麻布。他到处溜达，无缘无故地骂人，有时随处停止溜达，蹲一会儿，再继续行走。

在孟买完成这些联系后，巴巴返回阿美纳伽。

日期：1948 年 3 月 25 日

记载：当天巴巴离开阿美纳伽，前往孟买。古斯塔吉、拜度、卡卡、埃瑞奇和查干随行。当晚一行人离开孟买，前往卡特尼、安努布尔和安比加普尔（中部省邦）。本次旅行的目的是访问一名亲密弟子，其在安比加普尔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未对高级灵魂进行联系，故此次访问安比加普尔的细节与本册子主题无关。这里只需说，巴巴受到热忱衷心的感谢。之后巴巴从安比加普尔出发，往南越过森林覆盖的群山，来到赖格尔，再乘火车赴加尔各答。

日期：1948 年 3 月 30 日

记载：* 当天巴巴抵达加尔各答。这是巴巴对印度东门户的这座大城市的第四次重要访问。第一次重要访问在 1940 年 6 月，当时联系了伟大的贾拉里型玛司特卡瑞姆巴巴；第二次在 1943 年，灾难性饥荒正盛之际；第三次在 1945 年。巴巴在其他时间也去过加尔各答，此处的重要一词，是指他对高级灵魂、饥民或穷人的工作。

本次访问自有其趣味，因为巴巴在加尔各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乘火车去东巴基斯坦的首都达卡。然而列车一到拉纳加特，即进入东巴基斯坦之前的边境车站，巴巴就命令随行者下车，然后他们乘下班列车返回加尔各答，当晚 7 点半到达。批评者会反驳说：“为何无缘无故地改变主意，这是无限能力和无限知识的征象吗？”当然，这样的问题无法明确回答。一个人只能说确信，这种计划的突然改变肯定有意义，这些时候巴巴在制定他自己的复杂计划，而随行者必定被蒙着眼在其中扮演他们的角色。

故在批评者看来，这次旅行可能像一场徒劳无果的恶作剧；但对那些了解巴巴的人来说，他计划的变通性富含意义。支持这种意义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一种发自内心的确信，推翻了批判性智力的抗议。

日期：1948 年 3 月 31 日

记载：巴巴仍在加尔各答，开始联系高级灵魂。

马斯坦·夏是一名皮肤黝黑的玛司特，除腰布外一丝不挂。他在中央大街的综合医院附近闲逛，并自言自语。之前巴巴曾联系过这名玛司特，（很可能）是《行道者》附录中提及的阿里·夏·马斯坦，那里对他没有描述。马斯坦·夏是一名好玛司特。

拉姆达斯·巴巴是一名七旬老人，中级玛司特。

夏姆谢尔·达塔是另一名七旬老者，也是中级玛司特。

苏非先生，1945 年 10 月首次联系过（见《行道者》附录）。他是很好的玛司特，住在帕克马戏城附近屠夫巷的一间小室里。

拉希姆·夏是一名来自卡提阿瓦的老人，中级玛司特，不是特别有趣。

日期：1948年4月1日

记载：继续在加尔各答联系：

凌晨4点，首先联系的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名字未记录，坐在一家苏打水厂外面。

阿卜度雷赫曼巴巴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养着猫和狗。

* * 夏·杰罕是一名很好的第五层面玛司特。他坐在一个昏暗肮脏的房间里，屋里塞满了发霉的书和成堆的垃圾。他用一扇屏风封住门，又没有窗户，因此光线很差。夏·杰罕本人如房间一样脏，衣衫褴褛，令人作呕。传说他曾坐在纳库丹伽大桥附近的一棵枯树下，有一天这棵枯树竟复活了。还据说，警察在一次驱赶乞丐的过程中，曾拘留了夏·杰罕，但有些民众尊敬这名伟大的玛司特，不懈地请愿，警方被迫在几小时内就释放了他。夏·杰罕现住在这间昏暗的小室，是作为一个屠户的客人，该屠户尊敬他。

哈吉·萨赫伯·特尔瓦拉，1945年10月首次联系过，在《行道者》附录中记录为特利瓦拉·玛司特。4月1日再次联系他，他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本次访问加尔各答联系过的最好玛司特之一。他坐在纳库丹伽大桥附近，人如其名，喜爱油（tel），一边喝，一边把油涂在全身和衣服上，因此脏得难以置信。

* 当天晚上，巴巴和男子们乘杜恩特快列车，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哈德瓦。旅途中，发生一起“间接”联系，值得记述。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铁路途经贝拿勒斯，在贝拿勒斯车站，巴巴指出一个身穿赭衣的可敬老者，他身边有三四个同样衣着的年轻人。老者和同伴进入隔壁车厢，巴巴指出：该老者是“很好的灵魂”。他随后派埃瑞奇去隔壁车厢，向老者打听乌塔卡西的圣人和瑜伽士。埃瑞奇奉命前往，惊讶地得知老者正是来自乌塔卡西，现在要返回故乡。老者告诉埃瑞奇，他叫德乌吉瑞。随行者是他弟子，尊称他德乌吉瑞·马哈拉吉，表明他们对他的尊敬。

后文将会看到，巴巴在逗留乌塔卡西的最后一天，联系了德乌吉瑞·马哈拉吉。老者在阿约提亚下车，应一些当地信徒的邀请，在那里待几天。因此返回乌塔卡西被耽搁，在巴巴启程返回代赫里的前一天，老者才回到他的总部。

日期：1948年4月3日

记载：当天巴巴来到哈德瓦，神圣恒河岸边的朝圣者之城。这是巴巴一行前往乌塔卡西前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故查干和卡卡遵令为登山之旅购买供给品，同时巴巴、拜度和埃瑞奇则出发搜寻玛司特。

* 在主河坛，他们发现一个叫哈奴曼巴巴的中年玛司特。他嘴巴奇特，上下颚各有三排（原文如此）松动肮脏的牙齿；不过是个好玛司特，喜欢递钱给小孩子，但无人知晓他的钱从何而来，因为他从不乞讨。因此，当拜度试图给哈奴曼巴巴一安那时，玛司特拒绝接受，反而给拜度一安那。

联系过哈奴曼巴巴后，还联系了一名求道者*。

* * 巴巴和两名弟子穿行在城中的街巷河坛时，他们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坐在街边的木平台上。巴巴示意弟子们去接近老人，表示应该向他打听哈德瓦的玛司特和高级灵魂。简短交流一番后，巴巴一行继续前行，可不久看到老人跟着他们走街串巷。既然他紧追不舍，

巴巴命埃瑞奇去问他，为何尾随他们。老人回答说，他在寻找一位古鲁，并引述卡比尔的话：没有古鲁的帮助，不可能证悟真理。他接着说，他已经老了，恐怕未证悟就会死去。最后他对巴巴直言说：“我觉得您指导我最合适。”巴巴回复，叫他要越来越爱神，爱得像一条离开大海的鱼，其唯一渴望就是回归大海。

不过，这并非最后的会面。过一两小时，巴巴联系过上文所述玛司特后，穿过街道返回时，他突然提起那个老人，称赞起他的爱神程度。谈论几分钟后，看见老人出现在街对面，遂招呼他过来。巴巴下令买三个橘子，他要把这些橘子给老人，祝福他。老人一看要从巴巴手里接受帕萨德，就先洗了手脚，才来到他选的古鲁跟前。巴巴嘱咐他，要怀着不断增强的爱，在内里寻找神，还说如果他这样做，会很快见神。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即巴巴的名字从未泄露，故老人显然没有外部手段知道巴巴是谁。

[*注：对求道者的定义，参阅《行道者》第一章。]

日期：1948年4月4日

记载：当天早上，巴巴和男子们离开哈德瓦，乘巴士前往瑞希克什。一到那里，就雇了九名尼泊尔苦力，把行李运往乌塔卡西。安排停当后，巴巴到布拉姆埃舍，联系了塔坡万·斯瓦米。塔坡万·斯瓦米在瑞希克什山谷一带广受尊敬。

日期：1948年4月5日

记载：巴巴和男子们乘巴士前往代赫里-格尔瓦。路途要攀越两个山隘，景色虽壮观，但对普通旅行者来说，路况太恶劣，不禁会怀疑自己能否走到代赫里，故近乎索然无味。九名苦力也启程去代赫里，但他们徒步，经由数个山隘走捷径，故一天就能从瑞希克什走到代赫里。当晚巴巴一行抵达代赫里-格尔瓦。

日期：1948年4月6日

记载：* 在本册子的引言段落，试图对总体喜马拉雅山——以及具体这一部分——勾勒出大致轮廓。想象一下，这个代赫里小镇，隐遁在一片炎热潮湿的山谷中，浑浊湍急的巴吉拉蒂河，沿着该镇的中心轰鸣流过，因70或80英里外高山上融化的雪水而高涨。你可在想象中看到，上方的山坡被梯田切割得像巨人的台阶，仅被不规则的小块树林、深洼的溪谷或者裸露的陡峭岩石所打断。当你读到地名、各地之间的里程等单调细节时，请不要忘记：脚下的滚烫石子，或者那种口干咽燥，连水壶里的温水都难以缓解。更不要忘记，疲惫的你每走一步，脚趾的水泡都会刺痛，无情的骄阳炙烤着你的后背。总之，要记住：从代赫里到乌塔卡西的旅程，长度虽然只有40英里，却相当炎热、艰苦且陡峭。

因此，巴巴和男子们知道前方的征程极为劳累，4月6日在代赫里休息，以便为未来的几天养精蓄锐。不过，当天在代赫里本地，巴巴联系了两名玛司特：

玛司特·艾哈迈德·苏非·萨赫伯，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以卖肥皂谋生。他在代赫里深受尊敬。

玛司特·瑜伽士，住在代赫里的几间骡厩里，毫不在意身体需要。

日期：1948年4月7日

记载：当天早晨 5 点半，巴巴，他的五名男子，九名苦力，开始徒步旅行，前往乌塔卡西。下午抵达 12 英里外的夏苏森林客栈。

日期：1948 年 4 月 8 日

记载：早晨 5 点离开夏苏，前往 14 英里外的达拉绍。在达拉绍，大家入住卡利-卡姆布利瓦拉客栈。

日期：1948 年 4 月 9 日

记载：离开达拉绍，前往 16 英里外的乌塔卡西——旅行终点。最后这天，景色迷人，路上有很多农民，带着山羊、绵羊、奶牛、狗及帐篷，搬到高地牧场度夏。但道路艰辛，傍晚抵达乌塔卡西时，巴巴和随行者的脚都磨出水泡，很疼。

在乌塔卡西，他们入住博拉旅社，著名慈善家博拉捐建的大型客栈。

日期：1948 年 4 月 10 日

记载：巴巴开始在乌塔卡西联系：

法哈瑞巴巴，只吃花、果和根茎，除了腰布，赤身裸体。他过去住根戈德里，现在住乌塔卡西的马尼-卡尼堪-伽特。他是一名初级行者。

迪伽姆巴·阿瓦度特是一名萨度。

南伽巴巴，也叫罗摩南德吉，全身赤裸，沉默多年。他住在乌塔卡西 3 英里外的拉克希伊希瓦，每天来乌塔卡西一次取食物。

上述三人被请到博拉旅社，由巴巴联系。

甘伽南德·马哈拉吉，是个老人，坐在瓦贾利的凯拉希埃舍的一间小暗室内，阅读一些东西。当地人高度尊敬他，巴巴非常喜欢他，联系他两次。他是一名高级行者。

拉姆吉·马哈拉吉在萨特贝拉埃舍，是求道者。

柴坦吉瑞·马哈拉吉是个老人，求道者。

尼帕利·斯瓦米·马哈拉吉，是一名老萨度，也是求道者。

比尔吉瑞·马哈拉吉，是一名老萨度，住在德乌吉瑞·马哈拉吉的寄宿处。他是求道者。

布拉玛南德吉·马哈拉吉，给儿童做灵性培训。还监管萨度用房的建设和维护；他是理智型、真诚的求道者。

＊＊尼古南德吉·布拉玛查瑞，是孟加拉人，很好的玛司特。年近 80 岁，形容枯槁，精力充沛，衣服很脏。他住在乌塔卡西一座杜尔迦神庙的小室里。巴巴去联系他时已近黄昏，尼古南德吉领着巴巴，进入庙里他的小房间。玛司特随后划了根火柴，在火光中端详巴巴的脸庞，他凝视着巴巴的容颜，满脸喜悦。巴巴非常满意对这名好玛司特的联系。

鲁德拉吉瑞·圣雄（纳伽·潘蒂），是一名老人，求道者，在韦希瓦纳施庙。

锡布普里吉·纳伽·潘蒂，也在韦希瓦纳施庙里联系。他也是求道者。

丹迪·斯瓦米，也在这座庙里，那里的第三名求道者。

马内夏南德吉·斯瓦米是乌塔卡西的玛罕特，官方灵性领袖。

曼伽吉瑞·马哈拉吉，据说有 104 岁，驼背得厉害，身体又瘦，蹲坐时，脑袋近乎碰到脚。

他住在克达尔-伽特上的一间昏暗小室。他是初级行者*。

潘迪拉姆·马哈拉吉是一名萨度。

迪亚尼·马哈拉吉也是一名萨度。

契塔姆巴拉南德吉，是一名求道者，在乌塔卡西附近的科特希瓦。

甘伽普里吉是一名萨度，求道者，在凯拉希埃舍。

[*注：对初级行者的定义，参阅《行道者》第一章。]

日期：1948年4月11日

记载：巴巴在乌塔卡西继续联系：

马哈拉吉·朱格南德吉是一名优陀西派的求道者。

这些都是求道者：尼古纳南德吉、尼希查达斯吉、阿瓦度特·纳伽·潘蒂、普拉吉纳施吉、拉姆达斯吉·马哈拉吉。

罗摩克里希那图书馆里的三名萨度：阿特玛南德吉、戈温达南德吉、纳施吉。

斯瓦米·桑塔南德吉，住在河另一边的焦希马特（Joshimath）。他是求道者。

* 韦希奴·达特·迪伽姆巴，大约80岁，不过容颜年轻得多。他很高级，巴巴说他集三者于一身——玛司特、圣人和儿童；在乌塔卡西联系的最佳者之一。他赤身裸体，沉默多年，只到五户家庭乞讨食物，仅接受他需要的东西。他很高兴联系上巴巴，并向巴巴做“飞吻”手势。他住在提洛特村。

斯瓦瑞夏南德吉医生，是一名年迈老人，孟加拉医生，住在德乌吉瑞·马哈拉吉的埃舍。他是求道者。

日期：1948年4月12日

记载：这是巴巴最后一天在乌塔卡西联系。

南伽·巴巴·罗摩南德吉一直沉默多年，赤身裸体。头发因常年抹灰而呈金色。他被召到博拉旅社，由巴巴联系。他是求道者。

师利·贤卡·阿希拉姆吉是一名萨度。

* 德乌吉瑞·马哈拉吉是一位心界行者*。这是跟巴巴乘同一班列车旅行，从贝拿勒斯到阿约提亚下车的那名老者（见4月1日记录）。他4月12日回到乌塔卡西，巴巴在韦希瓦纳施神庙联系了他。后来听说，德乌吉瑞·马哈拉吉赴贝拿勒斯的这趟旅行，是他很多年来第一次从乌塔卡西出行。此次与德乌吉瑞的联系，是巴巴在乌塔卡西进行的最后一场联系，次日早晨巴巴一行便启程返回代赫里。这三天逗留乌塔卡西期间，还联系了大约25名萨度，但这里未详细列出；他们仅是萨度而已，灵性上不是特别有趣。

巴巴在乌塔卡西买了一只黑褐色的蓬毛小山犬，并给它取名“锅锅”，大致可译为“胖墩”。回阿美纳伽的整个旅程中，巴巴都亲自照料并喂幼犬。

[*注：对心界行者的定义，参阅《行道者》第一章。]

日期：1948年4月13日

记载：巴巴和男子们从乌塔卡西启程，返回代赫里。当晚在6英里外的纳考里歇息。

日期：1948年4月14日

记载：离开纳考里，前往达拉绍；在达拉绍宿夜。

日期：1948年4月15日

记载：离开达拉绍，前往夏苏；在夏苏宿夜。

日期：1948年4月16日

记载：离开夏苏，前往代赫里。凌晨4点一行人在黑暗中出发，提着煤油灯照路。看似此地山谷正在修路，以便机动车最终可以上山，通到乌塔卡西。修路工人四处倾倒成吨的土石，导致原路（它从初具雏形的新路下面经过）多处被堵塞。一行人不得不攀越途中的两堆陡峭碎石——黑暗中的棘手艰险障碍。来乌塔卡西途中，没有这些碎石堆。

抵达代赫里后，九名苦力领薪后被遣离。

日期：1948年4月17日

记载：当天早晨，巴巴和男子乘巴士前往瑞希克什，从那里再赴哈德瓦。当晚抵达哈德瓦，乘首班火车赴德里。

日期：1948年4月18日

记载：离开德里前往阿格拉，当晚抵达。

接下来三天，巴巴联系了阿格拉的玛司特及其他行者：

加里布·纳施是一名初级行者。

法塔赫·穆罕默德，按记载被联系过，但没有记录他的特征。

布拉·夏是一名好玛司特。

穆罕默德·侯赛因是一名苏非徒。

希朗巴巴，1944年首次联系过，在《行道者》附录中有记载。他在一条巷子边坐了很多年。

** 玛居卜巴巴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坐在精神病院对面。他穿着很脏的卡夫尼，不断地自言自语。通常问他什么，他会重复问题，会自称是阿格拉的皇帝。也许这表明，他应该住进所坐之处对面的医院，但巴巴告诉我们：玛居卜巴巴是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

* 哈吉巴巴，几年前去麦加；故被尊称哈吉。他是一名好玛司特，住在清真寺的一个房间里，不断地给人钱。巴巴和弟子跟他在一起时，哈吉巴巴给一名女孩5卢比，叫她还1派士给他。还给一名老妪1卢比，后者向他要些火柴；哈吉巴巴从房间的货架上，取了一盒火柴给她。哈吉巴巴把自己房间称作酒馆，跟人们说他在那里饮酒；但他只饮神爱之酒。联系阿格拉的这些玛司特之后，巴巴一行于4月21日中午前往阿美纳伽，22日下午抵达。

除了本汇总列出的这些人，在到访的各个地方还联系了很多萨度和玛司特，但那些人没什么特色，不是特别有趣，故未留存相关记录。本次旅行结束时，巴巴解释说，他原计划联系56名高级灵魂，这已完成，故对旅行成功结束感到满意。

日期：1948年5月9日

记载：** 马哈拉吉，一名那格浦尔的玛司特，由巴巴达斯带到阿美纳伽的巴巴住所。

自 1939 年初以来，美赫巴巴明显地从事对神醉灵魂的工作，故大多数伴随他生活和工作的
人都有机会观察到，这些古怪行道者的至少某些特征。不过，如果你问一名巴巴弟子，为何
某某人是玛司特而不是疯子，他很可能会简单地答道：“因为巴巴这么说。”换言之，普通
人或普通弟子并没有资格判断这些人，因为他的唯一衡量标准是通过这些人的外部行为来评
估他们。但玛司特身上有一种品质——至少那些跟巴巴有大量联系的玛司特——即不管他们
的行为举止多么奇怪，却会让一个陪伴他们身边的人感到明确无误的快乐。他们一点都不会
发出，精神病人所散发的那种微妙憎恶感，实际上反而会激发一个人自己内里的和谐感，那
种和谐感你也许不会马上意识到，但最终会变得真实而明显。因此，如果你问起美拉巴德的
男子们，他们喜不喜欢穆罕默德和阿里·夏，两位和满德里在那里共同生活的玛司特，我相
信你会发现，人人都自发地感到被他们吸引。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点，即一名真正的玛司特会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触及一个人的生命根基，
那么我们会推测：动物们，对孰敌孰友拥有明确的本能，会不会也受到他们的吸引？答案是，
许多情况下，动物们确实会和玛司特一起亲近地生活，对《行道者》附录作一番研究将揭示
这点。马哈拉吉，这名那格浦尔玛司特的现有例子，也生动地说明玛司特与各种类型动物的
相互吸引，故值得详细记述。

据说马哈拉吉大约 80 岁，但他看起来可能要年轻 10 岁。他除腰布外全身赤裸，一头蓬乱黑
发，白胡须。你对他说话，他会看着你，慈祥地笑一笑，之后继续陷入遐想，或者将注意力
转回到他的动物身上。据说在那格浦尔，他身边总围着近 25 只狗。一被带到阿美纳伽，他
就开始收养各种动物——他会去散步，这些动物会跟着他回家——第一天结束，就有 8 或
10 头奶牛，5 或 6 只狗，来到住处花园里。

马哈拉吉的不倦消遣，就是给这些动物朋友喂食，为了饲料随时可取，住所突然面目一新，
变成了仓库。当时供牲畜的饲料和牛奶的预算是，一天大概 14 卢比。

马哈拉吉为了亲近他的牲畜，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树下度过。他的四周乱糟糟地摆着盘、
桶和陶盆，每天多次往里面放饲料或牛奶，就近的树枝上吊着许多茶托，鸟儿可以从茶托上
啄食。狗和奶牛不进食时，会躺在马哈拉吉的身边，不规则地围成一圈。有一头褐白相间的
公牛热情洋溢，会用舌头舔遍他的全身。脸被舔时，玛司特会紧闭眼睛，或者仰躺在牛的前
腿之间，任牛从头到脚舔遍他的前身。他似乎确实很享受这些粗鲁而亲昵的“沐浴”，因为
整个过程中，他会闭眼躺着，双手枕在脑后。

巴巴说，马哈拉吉是一名“反常的玛司特”，不符合《行道者》第一章描述的八个类型中的
任何一类，不过他也是一名高级玛司特，十分配合巴巴对他做的工作。他从不洗澡，从不自
己吃饭，所以每一口饭都是巴巴喂他的。马哈拉吉的心情似乎完全依赖于他的动物朋友在场，
因为当他处于它们中间并照顾它们的需要时，他就活跃快乐，而当他被带进屋，离开它们后，
就变得无聊又孤僻。他在阿美纳伽住到 5 月 14 日，由巴巴达斯把他送回那格浦尔。

美拉巴德，1948 年

威廉·邓肯



马哈拉吉准备喂奶牛



地图上，有本册子提及的地名

再增补
美赫巴巴
对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和穷人的工作



1948年6月8日至1949年8月1日

内容

引言

第一章 从阿美纳伽和坪坡岗出发旅行的事件及联系

第二章 从阿布山出发旅行的事件及联系

第三章 巴巴闭关期间的联系

联系汇总

引言

与《行道者》同时发行的 15 页小册子，记述了美赫巴巴到 1948 年 5 月中旬为止对高级灵魂及其他人的工作（译注：即增补）。这本小册子接续上一册的故事，记载美赫巴巴到 1949 年 8 月 1 日为止对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和穷人的工作。

尽管本册的内容建立在确凿事实的基础上（几乎全部由拜度和埃瑞奇提供），但我还必须说明，美赫巴巴亲自审核过三章和汇总的内容，有关玛司特及其他行者的灵性状态或阶段的偶尔说明，一直都由巴巴亲自授予。在这种背景下，我应该提一下：用于描述玛司特和高级灵魂的灵性状态或阶段的术语，与《行道者》第一章中定义的术语是一样的。因此若读者想要知道，比方说一个贾拉里型玛司特是怎样的，或者心界行者的术语是什么意思，他可以在《行道者》第一章中找到这些定义。

一开始写这本小册子时，显而易见的是：若以日志的形式呈现整个故事，不遗漏任何细节，将是对巴巴的工作所做的可敬记录——但可读性不佳。因此决定，挑选出在我看来比较有趣的特色部分，并尽量以一种普通读者可接受的方式来呈现它们。不过，为了保证对巴巴工作的记录同时是完整的，有必要纳入一份按时间顺序的每次联系记述——故有了汇总。当然，该汇总并不意味着要通读，不过希望有些读者会翻阅一番，即便只是为了弄清正文有意省略了多少联系。

我很感谢巴尔·讷勒喀先生寄来巴特瓦·夏的照片；还有卡齐·姆尼鲁丁寄来克夏夫的照片；还有 K·N·尼伽姆先生寄来毛甘吉-喀-哈菲兹吉的照片。

威廉·邓肯

美拉巴德

1949 年 9 月

第一章

从阿美纳伽和坪坡岗出发旅行的事件及联系

1948年6月至1949年2月

在酷热的6月首周结束时，巴巴出发赴古吉拉特邦短途旅行，既然我们不必拘泥于正文细节上的条理性，就可以立刻跟随巴巴和弟子们前往艾哈迈达巴德。该城市像一部集成曲，是大杂烩之地，既有古老遗迹、洛可可式别墅、棉纺厂，也有成千上万间棚舍，贫寒不堪、难以描述。

在艾哈迈达巴德的郊区，有一座寺庙，附设一间埃舍。寺庙和埃舍皆资金充裕，建有牛棚，养着200多头奶牛；还有厨房，给萨度、苦行僧和穷人——确切地说，给一切种姓信条的圣人及罪人——提供免费食物。

多年前，一个自称贾格纳特的陌生人，来到这座寺庙，在此安家。对陌生人的这种毫无异议接受，在一个西方人的眼里可能不合常规，我们可以肯定，他先会想打探一番推荐信和证书，然后给人或牲畜提供食物及庇护所。但在印度的道场里，会不加疑问地接受所有人，无论他们一小时之内就离去，还是留居一辈子，可能是因为神的酒肆里，询问客人的详情被视为是不礼貌的。

因此，贾格纳特未经查问，就在寺庙安了家。随着他的居留从数月延至数年，常来寺庙的人们开始明白：他不止是一般的萨度——至少是位圣人——于是开始尊称他贾格纳特·马哈拉吉。我们知道圣方济各，尽管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崇拜，他是如何不让自己的纯朴受染污的。贾格纳特·马哈拉吉，就像阿西西的圣人一样，虽然他很有名气，完全有机会过安逸的生活，却示现出一种简朴生活的无可比拟气节。他有90多岁，多年来每天的食物始终只是：两只巴克瑞*和一个洋葱。[*注：巴克瑞 bhakri，一种未发酵的粗粟米饼。]

一想起这点，着实令人惊叹：尽管他在寺庙或埃舍都没有担任正式职位，实际却是他们的名誉主持，每天给成百上千的萨度、苦行僧和穷人分发美味食物。而且这些饭菜是用精选的食材搭配烹制的，足以满足美食家的口味。

当巴巴过去面见贾格纳特·马哈拉吉时，后者似乎知道（或感受到）巴巴的灵性伟大——虽然巴巴的身份并未泄露——因为他为巴巴戴上花环，并欢喜地拥抱他，后来送巴巴三四条黄围巾，还给随行男子各一条。最后他亲自去厨房，拿来一小袋香普里饼和甜食(gulgule)，递给巴巴。

不过，这并非最后的会面，因为11月巴巴又去看他，并坐在贾格纳特的身边，期间联系了100多名萨度——值得记述的一次联系。

首先讲一下萨度这个词。《行道者》书中表明，巴巴有时怎样联系大批的萨度。西方读者应当懂得：萨度作为一个阶层，在印度名声毁誉参半，其情况和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僧侣修士的类似名声。尽管表面上，每个萨度按理说已经舍弃世界，但绝大多数印度的户主们会谴责他们十有八九是“废物”。当然，也有例外——可谓凤毛麟角——但

这点似乎毫无疑问：对一个因为贫困而变得瘦弱的国家而言，普通的萨度就好比其身体上的可鄙寄生虫。无论如何，不管萨度作为一个阶层是否值得，有时候巴巴会联系萨度本身，不分其灵性或道德功绩。

11月访问艾哈迈达巴德时，巴巴表示希望联系萨度，还说他不仅想要在贾格纳特·马哈拉吉的埃舍里，而且要在位伟大灵魂的面前，做这项工作。巴巴后来告诉我们，马哈拉吉是一名高级行者，而且完全是撒里克式的。所以巴巴和男子们去了埃舍。可贾格纳特·马哈拉吉一开始有异议，但最终被说服，允许巴巴在他面前做这项工作。应当说明的是，贾格纳特不情愿的话语和态度似乎表明，他觉得自己不配坐在巴巴身边，因为尽管巴巴的身份保密，但贾格纳特似乎感觉到（此次跟前次一样）：巴巴是一位伟大的灵性人物。

贾格纳特一同意巴巴的计划，埃舍的执行领导就马上着手安排。启用埃舍的大厅，140名萨度（巴巴定的人数）被邀请来，准备接受巴巴的联系。大厅内摆着一把椅子，巴巴要贾格纳特坐椅上。贾格纳特勉强依从，巴巴本人则坐在他旁边的地上。巴巴不许弟子在现场观看联系这140名萨度，故不可能对巴巴所做的工作进行任何描述。不过，联系期间每个萨度被给予5卢比。

这些与贾格纳特·马哈拉吉的联系就写这么多。现在我们将转而记述，此次6月访问艾哈迈达巴德期间，许多其他联系中的一两次。

穆罕默德·侯赛因看起来40来岁，不管你信不信，他竟然生活在一个公共小便处里。海外读者应当懂得：这些厕所里，到处是肾脏和膀胱排出的尿液，氨味熏人。穆罕默德·侯赛因坐、睡和吃饭都在这令人作呕的地方——你我若可选择，不会在这种地方待上十秒钟。那么他必定有怎样的内在生活，才能抵消这种外部生活的影响？我们还听说，他是通晓多种语言者，据说懂好几门语言。他是中级玛司特。

拜图拉·夏是一名高级行者，也完全是撒里克式，住在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个郊区。有个女弟子，身穿打着补丁的长袍。每周四晚11点至次日下午3点，他会大声读《古兰经》，16个小时期间不吃不喝不睡。他每次祈祷（大概一天五次），会持续两个多小时。

此次联系拜图拉·夏的头天晚上，巴巴和男子们过去想联系他，却发现他很忙。他们走回车站，赶巴士回艾哈迈达巴德时，巴巴的老弟子古斯塔吉，在可怕的几秒钟内，被误当作卡希姆·拉兹维的阿拉伯同伙。那些熟识他的和蔼面容和体态的人（鲁本斯会喜爱画的那种脸型），可能会纳闷，古斯塔吉究竟怎么会被误当作（哪怕一秒钟）寻衅滋事的阿拉伯人。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特别时期，从喀喇昆仑山脉到科摩林角，民众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因为那是在海得拉巴的导火管爆炸事件之前，一段火星四溅的预警时期。

也许这是一次近乎荒谬的历险，但也可能导致一场突发的暴力。我们记得，当时有一起导致数人丧命的事件，就因为一个陌生人抄近路穿过一片空地，那里有些孩童正在打一场非正式的板球赛。

我们讲过，巴巴和男子们正走回巴士站。埃瑞奇和拜度走在前面，先上车找座位，接着巴巴上车，而古斯塔吉走路腿脚不便，落后巴巴大约50码。巴巴看见巴士快要开了，便转

身击掌，并打手势催古斯塔吉赶快。古斯塔吉马上小跑起来，可就在那一刻，一个小男孩迎面走来。男孩误以为古斯塔吉在跑向他，就发出惊恐的喊叫，转身从古斯塔吉面前逃开，一边跑，一边尖叫。旁观者看到，以为一名无辜儿童正遭到一个戴黑毡帽的小个子恶徒追逐，有一两人喊道：“乔司（阿拉伯人）！”——而当时喊这个词，相当于叫“凶手”。

只见那时，古斯塔吉只顾奔跑，完全没注意到：有一伙人正捋臂将拳，朝他扑来。但巴巴，万人万事的主宰者，对古斯塔吉发出迅如闪电的信号，让他立刻原地止步，古斯塔吉马上停下。他一止步，让旁观者看出他不是坏蛋，显然与刚逃离的那个男孩相比，他更不可能对无辜者施暴。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埃瑞奇和拜度尽力解释，古斯塔吉既不是凶手也不是阿拉伯人，只是一个跑去赶巴士的人，从而化解余患。

对这件意外小变故的记述，看似偏离了这几页的主题，但我认为理应将它包括在内，因为它有助于传达这些伴随巴巴旅行的滋味。如你所见，这些旅行并不是沉闷庄严的朝圣，而是由日常生活的琐事组成。而且，像这样的事件表明，一位神圣人物是怎样在你我这样的罪人中间秘密走动的，他是怎样做着最平凡的事情，他是怎样——从表面看来——在我们的生活闹剧和情节剧中扮演最平凡角色的。他对我们的爱，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理解。

那么，关于艾哈迈达巴德就写这么多，我们把它从名单上勾掉，现在可以自由地跳一小步到孟买，7月初巴巴在那里进行一些有趣的联系。

玛尔哈坦·麦，巴巴告诉我们，是一位很高级的玛居卜式玛司特尼。她应该有70多岁，多年来躺在孟买卡纳克码头桥旁的一棵树下。她的头发因尘土缠结一起，巴巴的一名随行者寻思着比喻，以形容它多么结实，便把它比作茅屋顶或箩筐。巴巴早晨去联系她，发现她浑身湿透，因为夜间暴雨如注。她要喝茶，巴巴递茶给她，她先倒入一个旧铁桶，看上去铁桶里仿佛积聚了世上所有的细菌，她却喝得津津有味。

这次在孟买的最后联系——也许我们应该称为“未遂的”联系——是对孟买马希姆郊区的玛司特家庭中，那名很高级的玛居卜式玛司特，阿里·阿斯伽。这位伟大的神醉者在《行道者》最后一章中有记载，那里误称为阿里·阿克巴[译注：译文中已更正]。

7月1日下午，巴巴和男子们前往马希姆区，却发现阿里·阿斯伽在房间里，门关着。巴巴一开始就说明，他要么联系到阿里·阿斯伽，要么等到玛司特允许他离开。玛司特确实走出了房间一会儿，可一看见巴巴，他又转身回屋，关上门。尽管通过窗户再三地恳求他，阿里·阿斯伽仍顽固地拒绝联系，但一个半小时后，他说巴巴可以走了。

巴巴一行随后离开马希姆区，准备返回阿美纳伽。但启程前，巴巴说明，他将不得不再来孟买，最后联系一次阿里·阿斯伽。

他还解释说，阿里·阿斯伽这次不让联系，是因为他处于一个贾拉里型特征大幅加剧的阶段，以至他不吃不睡，故易怒好斗。

巴巴返回阿美纳伽后，过了几天，他发电报给孟买的两名弟子，要他们去阿里·阿斯伽家，找照顾他的大姐打听，他的情绪有没有改变。一旦获悉阿里·阿斯伽走出好斗阶段，就

问他愿不愿意让他们的大哥（指巴巴，因为巴巴的名字保密）联系他。只要阿里·阿斯伽同意联系，他们就应当马上致电巴巴。

就在十天后，阿里·阿斯伽同意让巴巴联系，于是电报发到阿美纳伽。7月12日巴巴驱车前往孟买，午后抵达。他告诉随行者，7月1日打造的链接不能中断，必须采用类似的“路线和程序”。为此他解释，到达阿里·阿斯伽家的时间必须与7月1日的相同，而且除了在市预定地点接上两名弟子，中途也不在任何地方停车。

这些指示被严格遵守，下午巴巴驱车过去，停到阿里·阿斯伽家的外面。起初事情似乎没什么希望，因为他们发现阿里·阿斯伽在房间里，门关着。你可以想象，巴巴的弟子为本次联系做了组织安排，当时很焦急。阿里·阿斯伽的姐姐和巴巴的弟子们，进行了百般劝诱。过了半小时，大家松了口气，阿里·阿斯伽终于同意见巴巴，从屋里出来。巴巴和他一起进屋，两人在里面坐了5分钟。联系完成，巴巴和阿里·阿斯伽并排走出。

几秒钟后，阿里·阿斯伽转身回屋。但不到一分钟，此举原因很快显明，他大步跨出门，手拿一把剪刀，直接走向花园里的一株桑树，剪下七根带叶的小树枝。接着从树上剖下一条树皮，将桑枝扎成一束，送给巴巴。最后他拍拍巴巴的背，就像好朋友一样，对巴巴轻声说：“现在您可以走了。”

那天在场的人们也许常回忆起，从巴巴和他的尘世同伴们身上洋溢的喜悦，后者的身心灵皆处于陶醉中。巴巴不仅对这次联系极其满意，还解释说：他的工作已圆满完成，无需进一步会面。

那么，阿里·阿斯伽给巴巴的这七根桑枝是什么呢？你会说，是一种优雅的社交姿态；一种不值得铭记的琐碎礼节；也可能，最多是一种信物，向巴巴传递本次最后联系的灵性情谊。但那些弟子们（见过巴巴对神醉者做过大量工作）会告诉你，不管怎样，一个玛司特有时给巴巴的古怪物品，具有一种超出正常洞察范围的核心意义，该意义是如此深远私密，其将永远是专属施者与受者二人的资产。

如果你我的爱人赠予我们，比方说一朵樱草花，我们会随身携带半天，午夜前把它永远藏在（也许将它永远遗忘在）一本喜爱的书的纸页间。我们的行为，很可能，或多或少只是出于想要铭记一次浪漫经历的冲动。这可能听来玩世不恭，且离题太远，但它有助于强调这点：即尽管我们可能不明白，一个玛司特赠送巴巴的这些物品之非凡命运背后的深奥机密，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它们与淡而无味的感情无关——我认为，当人们得知阿里·阿斯伽的小束桑枝的后续事件，谁都不会对此提出异议。

巴巴一离开阿里·阿斯伽家，就把那束桑枝交给埃瑞奇，嘱咐他要如保卫自己生命那样，连枝带叶保管好。因此埃瑞奇回普纳家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七根桑枝插到一罐土里。没过几天，叶子干枯变脆，于是他吧土罐放到安全处，以防佣人或外人会损坏它，甚至可能将它扔掉。两周后，巴巴召埃瑞奇到坪坡岗，叫他必须将桑枝带去。巴巴一收到，就命令将全部叶子摘下，碾成粉末，后来他将粉末吃下。七根枝条则保存起来，一直放在巴巴的房间。

《行道者》最后一章中记述了巴罗达的玛司特，查姆布·夏，怎样把他的许多衣物送给

巴巴，巴巴又怎样一度把它们穿身上的。这些旧衣物——请注意，一直未洗过——现在被巴巴保管在一只带锁的铁盒内，和装有其他玛司特所送礼物的其它箱盒一起，并排放在坪坡岗的巴巴房间里。1949年3月初，巴巴前往阿布山时，身边带着这些箱盒，存放在那边他的房间里，5月他返回坪坡岗时，随身将之带回，现在照例放在坪坡岗他的房间里。

同样关于这点，巴巴还告诉我们，后来他在坪坡岗的蓝车小屋内闭关——该闭关从1949年6月22日晚上开始，8月1日早晨结束——第一天期间，将查姆布·夏的脏旧衣服穿在身上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来祈求伟大的哈奴曼神帮助，带我们大步跃至南方，以便我们可以获悉8月赴南印度之旅的一些精彩事件。首先到马德拉斯。卡吉瑞·辟尔是一名玛司特，住在马德拉斯的罗亚布兰姆区，一个帕西人的家里。似乎他习惯把面包送人，因为1945年他送拜度一条面包，1948年这次联系时，他送巴巴两条新鲜面包，用一张着实恶心的破纸裹着。巴巴带走面包，后来全部吃掉。所以这是另一个事例，说明巴巴会如何对待玛司特的礼物——至少那些可食用的礼物，而接下来对马德拉斯的灵性负责人莫尔维·萨赫伯的联系，也是如此。

巴巴首次联系莫尔维·萨赫伯是在1945年7月，当时他的工作被一伙讨厌鬼破坏，那是一群爱管闲事的男女，通过门窗偷窥，想看巴巴在做什么事。但这次联系未被打扰，莫尔维·萨赫伯给巴巴六个芒果，可惜是六个很酸的芒果。联系后，他们离开时，巴巴指出：因为此行是他对很多玛司特的最后联系，所以其中一些人送他小礼物。巴巴后来吃掉酸涩的芒果肉，将皮与核保存好。几天后，果皮变干，巴巴也吃掉。返回坪坡岗后，巴巴亲自将六枚果核栽培在育种箱里。好多天，巴巴亲自往育种箱里浇水，不到几周，六枚芒果种便破土抽芽，并适时被移栽到花园里，至今仍茁壮生长。

在《行道者》第二章中，简短记述了奈伽帕塔姆的一个叫莫提巴巴的第六层面玛司特，首次联系是在1939年。这位莫提巴巴，现生活在马德拉斯，住在一位富裕的穆斯林皮革商家中，拨给他用的一个房间里。他在整个南印度闻名遐迩，房间挤满了那些出于好奇或尊敬来见他的人。而且似乎他的很多特征改变了，因为十年前，他成天在奈伽帕塔姆到处溜达，现在则整天坐在房间里。过去，他爱摆弄比迪烟（土制香烟），如今常用双手洗牌，有时同坐在身边的人玩牌。巴巴十分满意对这位伟大玛司特的联系。

巴巴和男子们从马德拉斯南下，抵达特里奇诺波利，从那里去蒂鲁瓦卢尔。这个静谧小镇离奈伽帕塔姆不远，巴巴来此地的计划是最后一次联系伟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恰提巴巴，1939年至1941年他伴随巴巴做过大量工作。《行道者》第二章中，对这位玛司特有详细记载。

恰提巴巴，喜好流浪，居无定所，但活动范围在蒂鲁瓦卢尔与奈伽帕塔姆之间极为平坦的冲积平原上。可虽然他到处流浪，其行进路线却被街谈巷议所传播，每一天，乃至每小时，都在他自己信众的脑海里，用爱的思念小旗标记着他的行踪。既然如此，你大可信赖遇到的几乎第一个陌生人，指点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虽然面见旧友备感愉快，但对那些昔日熟识恰提巴巴的人来说，最后这次联系却有一种

挥之不去的伤感，因为他现在骨瘦如柴，显得凄惨衰老，他们感到他时日不多了。他们找到他时，恰提巴巴头枕包袱，露天躺着，离马路大约有十五步。巴巴联系他，给他香蕉。他们离去时，似乎巴巴也被他的惨状触动，因为他娓娓而谈恰提巴巴对神的爱，而现在的他孑然一身，没有人定期照顾他。

诚然，确实可以说，玛司特完全不受身体苦难的影响，这使我们想要知道：为何巴巴对神醉者工作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服侍他们的身体需要？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巴巴没有给我们答案。那些协助巴巴做这项工作的人知道，让玛司特接受任何一种服务都是那么难，而尽管他们不愿意，巴巴为了增进他们的身体福祉，是怎样不吝时间、不惜麻烦且不顾费用的。倘若一位完美大师对玛司特工作时，都证明无瑕的耐心乃必不可少，那么不足为奇：普通人（即使他们可能尊重一位玛司特），很少会不嫌麻烦和费用，长期地为玛司特提供住所和食物。这也许说明，恰提巴巴为何未得到良好的照顾。



恰提巴巴在班加罗尔埃舍，1940年

联系过恰提巴巴后，巴巴接着前往阿瓦纳希，那里住着一个叫伊拉义·斯瓦米的伟大瑜伽士。虽然据说伊拉义·斯瓦米有识。这段时期，他正进行为期40天的闭关止语，禁食只喝水，为此在家中一个房间里，用80岁，身体似乎未受岁月侵蚀。遇见他会让人不安，因

为他的外表和习惯不符合小市民的平常观念。似乎他从不洗漱，从不碰水，甚至不喝水。他会吃饭，吃完就把手放在浓密黑发上揩一揩。除了腰围一块破布，他全身赤裸，手脚指甲长达两三英寸，脚趾甲朝脚掌内弯。睡觉时，直接躺地上。从不乞讨，若有人给他钱，或在他面前提起钱，他会发怒。巴巴，是根据内在价值而不是外表来评估人，十分高兴这次联系到这名伟大的瑜伽士，给身边的男弟子每人一个椰子，以纪念会面。

从阿瓦纳希，当天巴巴前往蒂鲁布尔，联系帕若萨纳南德·斯瓦米·古鲁。此人大概50岁，巴巴说他是一名好瑜伽士。他有妻子儿女，但家庭事务安排得当，故其奉爱灵修生活不受影响。蒂鲁布尔的民众说，它举行普佳时，会变得心醉神迷，失去身体意旧帐篷和其它杂物隔成意见密室。他有个少年弟子，在这重大的40天期间，该少年被授权照顾其古鲁。

巴巴和男子们在查找帕若萨纳南德的住处时，恰好向一名滑稽的婆罗门老头问路，其人在巴巴的弟子看来，简直是半疯。巴巴却表现出很高兴遇见他，并邀他跳上贾特卡*，于是老头上车加入巴巴一行，随后来到帕若萨纳南德的家。

[*注：贾特卡（jatka）是一种矮马拉的公共交通工具。它为南印度所特有，空间狭小，极不舒适，常被印度其他地区的民众当作笑料。]

他们一到他家，巴巴的男子们就开始找那名少年弟子商量，劝他安排联系，故无人留意婆罗门老头在做什么。因为他很明显是弱智，不指望也不要求他帮忙，尽管如此，他偷偷溜到帕若萨纳南德的密室旁，潦草地写了几张便条，从门下塞给他。后来才发现，这些便条的要义是：帕若萨纳南德应当准许这位陌生人（巴巴）联系他——之所以称陌生人，因为正如以往的旅行，巴巴的身份是保密的。

这名婆罗门老头忙着他“偷鸡摸狗式”的手书交流时，由于一起更卑劣的分心事件而避免了暴露。巴巴和弟子们身边（在这种小镇总是如此）围着一簇拥挤的民众，像鸽子围着拿玉米袋的人。这些“鸽子”中，有个单臂麻痹的可怜青年，瞅见一名巴巴弟子（让我们称他为X）的上衣口袋鼓鼓的，里面装着钱。X正积极参与游说，希望说服那名少年弟子，要他安排联系帕若萨纳南德的事宜。该残疾青年从侧面溜到X身边，把麻痹的胳膊搭到他肩上。X感觉到胳膊，却以为那人搭他的肩，只是找个方便的支撑。可过了一会儿，X听到口袋上方有清脆的声音，低头一看，有只扭曲的手在偷一张10卢比纸币。

你可以猜到，这成了一场骚乱的导火索，而X呢，你也可以猜到，气得血冲脑门，差点动手揍那名青年或者叫警察。然而巴巴，突然叫停整个事件，坚持要X对小偷什么都莫做。我们得顺便提一句，X口袋里的钱是巴巴的，虽然我们认可X的愤慨是世上最自然的反应，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以什么标准——尤其因为X是巴巴的弟子——如何对待小偷的决定取决于巴巴。如我们所见，巴巴当场就宽恕了那名青年，唯一的惩罚是慈爱温柔地拧拧他的耳朵，并告诫他莫再偷窃。

笔者也许应该克制详述这个琐碎闹剧的倾向，因为有一种得出错误结论的危险，或者更糟，大山临盆生个耗子（译注：出自《拉封丹寓言》，形容表面轰轰烈烈，结果没什么价值）。不过，让我们冒险记下一两个看法，但首先要警告读者，这些看法均非根据巴巴的陈述。

该插曲的最明显特点是，它无可辩驳地切实表明：宽恕是一种非常困难的艺术——而我们必须学会宽恕人，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多么正确。第二个特点，则涉及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反社会行为的问题。心理学家及其他人开始坚持认为：违法犯罪是一种心理疾病的症状，而不一定是罹患该疾病者的过错，并且说我们应当争取治愈犯罪者，而不应惩罚他们。从巴巴处理这名青年的方式来看，很可能，他的世界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当代心理学家观点的。

最后的特点是灵性方面的，涉及这一事实：巴巴，因为他是完美大师，与神圣大地上的一切众生为一。所以巴巴知道该青年手臂麻痹的根源所在，以及他心理疾病的来龙去脉，并且感受到他做小偷被曝光时的痛苦。但虽然巴巴感受到这种痛苦，他也是它的主人，首先让该青年的自负遭受一记狠狠的砍削，然后乘其不备，给他一种超越人类的赦免，一股神圣之爱，足以令他铭记一辈子。巴巴的满德里熟谙这一手法，因为这正是巴巴对他们每一个人屡屡使用的。

不过，现在该回到帕若萨纳南德的主题了。随着巴巴宽恕该青年后，巴巴弟子们的思想被婆罗门老头拉回原来的主题上，因为后者清了清嗓子，悄声宣布：在所有人中，偏偏是他已经与帕若萨纳南德安排好，巴巴可以联系他了。于是巴巴立即进屋，帕若萨纳南德从密室出来几分钟，与巴巴同坐联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联系是由一个有点疯狂、爱涂鸦书写的老头安排的，而他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做他的工作，是由于一个手臂麻痹、爱偷窃的青年引发的分心事件。我们可能不屑于这种信念：即大师之手在无形中引导着这些事；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畸形的碎片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合成一副拼图，创造出最终画面的对称性。

对此次南印度之旅就写这么多，现在让我们再祈请伟大的哈奴曼神，带我们快速安全地来到印度的另一地区，萨乌拉施特拉邦（译注：今属古吉拉特邦）的朱纳格尔，11月巴巴和男子们前往之地。该城市以朝圣地而闻名，主要由于耸立在城区后方的著名达塔尔山。11月4日，抵达朱纳格尔的次日，巴巴和男子们沿着数千级台阶，辛苦登上山顶。该山是以古代成道者巴布扎米尔·夏·达塔尔命名的，他在山顶附近的一个洞穴里采用吉万三摩地。据说有一天达塔尔隐退进入该山洞，再也没人见过，人们相信他在里面采用了吉万三摩地。时至今日，成千上万朝圣者来到此洞，拜谒这位大圣人，他们相信，无论肉身还是灵性上他都在——虽然常人的眼睛看不见。

在达塔尔山的顶峰，还居住着一批近20人的求道者，过着模范的简朴生活，引起巴巴的赞赏。他称赞的要点是，虽然他访问过印度各地和许多外国的寺庙、圣陵、埃舍及隐修所，却从未见过这种集灵性抱负、无私工作和克制物欲三者于一体的完美生活。这些热忱求道者的饮食，比最穷的高地山民的一成不变粥食还要简单，因为只有糊，没有别的——这种糊是用粗磨麦粉放入锅中煮熟后的难吃食物。

巴巴登上达塔尔山的目的是进行闭关，并禁食两天，只饮水。闭关禁食于11月4日和5日进行，巴巴说明，他希望在这两天期间，与首日在朱纳格尔联系过的玛司特芒伽·赛因·玛斯坦工作。此人是一名完全玛居卜式的很好玛司特，近60岁，不跟人说话，不得不由别人

喂他饭。他也喜欢流浪，常在通向城外的路上徒步溜达，时不时被巴士司机带回朱纳格尔城区。11月4日早晨巴巴一行登上山时，同时用轿子将芒伽·赛因抬上山。闭关禁食期间，巴巴亲自给芒伽·赛因喂饭，多次与他静坐，每次一两小时。

完成本次禁食和闭关后，过了两天，巴巴一行登上吉尔纳尔山的一座山顶。吉尔纳尔不是孤山，而是连绵山脉，如慵卧的巨人，离朱纳格尔城不到几英里。自古以来，这些阳光普照的群山被尊为神圣，巴巴对随行弟子解释，每一位在印度出生的阿瓦塔，一生中都会访问一次吉尔纳尔。

在吉尔纳尔山脉的某地，有一处悬崖。古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从上面投崖自尽。不过，从这里跳崖自杀，并不是被个人灾难所激发，那些采取此举者，似乎是渴望死后过上更好、更高级的生活。伴着奏乐，这些勇士被领上山，在极为庄严壮观的仪式达到高潮之际，投崖死去。人们相信，或者至少希望：那些跳下可怕悬崖、抛弃身体者，会直接升至天堂。而且，据说他们的遗体会被狮子吃掉——因为吉尔纳尔山的森林，过去是、现在仍是整个亚洲最后的狮子庇护所。

当天巴巴和男子们登上山顶，有一个以（古代贤君）拉贾·巴尔萨瑞命名的山洞，巴巴单独在里面静坐两小时。

我们现在将离开吉尔纳尔的干旱群山，快速前往德里，在那里巴巴联系了一个极有趣的玛司特。巴巴告诉我们，马斯坦·阿玛努拉·卡布利，是一名罕见类型的爱神者——贾拉里型和贾玛里型的混合，其灵性状态摇摆不定，有时处于玛居卜式，有时变成撒里克式。联系本身——如所有这些联系一样——不为随行弟子所见，但他们都参与了后续小小的愉快场景。首先我们必须说明，联系完成后，巴巴给阿玛努拉·卡布利10卢比。给礼物后，巴巴与阿玛努拉·卡布利之间进行了一番交谈。我用英语把这番交谈重写成对话的形式，尽可能接近巴巴弟子们现在记得的原貌。不消多言，巴巴的话不是他本人说的，其实是通过拜度打手势，由拜度代表巴巴说的。

场景：旧德里的街上。 时间：早晨

阿玛努拉（对巴巴和弟子们说）：“你们要去哪儿？”

巴巴：“阿杰梅尔。”

阿玛努拉：“我要随你们去。”

巴巴：“我会再给你10卢比，你得买自己的车票，自己去。”（又给他10卢比）。“现在让我们去阿杰梅尔吧。”

阿玛努拉（指着巴巴）：“您和其他人可以走，但这个人（指着拜度）晚上必须来见我。”

巴巴：“看在神的份上，让我们都走吧！”

阿玛努拉（看着巴巴，并打手势指着巴巴）：“神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怎么能让他走？”

拜度对玛司特嘘寒问暖，并竭力说服他让他们都走。过一会儿，阿玛努拉让步了。

阿玛努拉：“行，你们都走（看着巴巴）；我会从内在不断给您发‘爱电’，不管您在

东方还是西方，但我的爱电会强大得把您拉回我这儿！”

巴巴：“你拉我，我就来。”

阿玛努拉（从乌尔都语换成波斯语）：“Chashm har su fegandam, dar nazar daram tura.”

（意思是：“无论我把目光投向何处，我只看见您。”）

说完这句后，阿玛努拉又用波斯语说了好多别的话，拜度现在全忘了。之后阿玛努拉深情地紧握巴巴的手，显然差点落泪。事后，全体退场。

下一幕很短，如你们所料，把我们带到阿杰梅尔。从德里，巴巴和男子们直接前往这座圣城，他在那里曾收获很多伟大的玛司特。

在阿杰梅尔的次日，联系了伟大的恰恰。这位恰恰，即1939年巴巴首次联系过，1947年被带到萨塔拉玛司特埃舍的那位玛居卜（参阅《行道者》）。也许我们应该解释下，玛居卜是处于终极法那、终极统一状态者，灵魂在该状态淹没于神，并且享受——虽然不使用——无限能力、无限知识与无限极乐。因此，一位玛居卜完全意识不到浊、精、心界，只意识到自己是神。

此次联系后，巴巴前往巴罗达，在那里联系了我们的旧友查姆布·夏。这次联系时，正如之前多次，也交换了衣服，查姆布·夏向巴巴要了两件新腰布和一件新衣衫。买来这些送给他，他随后脱下自己的脏衣，递给巴巴，叫巴巴穿上。当天迟些时候，巴巴穿了。这些衣服，连同前几次联系时查姆布·夏给巴巴的其他衣物，现在被锁在一只铁皮盒里，正如我解释过的，不管巴巴居住何处，都存放在他的房间里。

那些把所谓玛司特的概念视为一派胡言、认为他们无非是疯子或怪人者，可能会把查姆布·夏视为耻辱，或者谴责他是个伪善或好色的怪人，利用受骗者的轻信。暂且不说对巴巴灵性完美的任何疑问，且不说他就某个伟大玛司特对我们谈了什么，值得记录的是，那些跟巴巴旅行的随行者中，大部分人可能像你们这些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愤世嫉俗，也像最务实的约克郡人一样精于世故。当然，我知道，那些巴巴的随行者决不可能对任何人（更别说对怀疑论者）实际证明：这些伟大的玛司特是灵性高级的。可是怀疑论者自己，就能够实际证明他是人类吗？如你所见，这是一个知晓事实即如此的问题；而且一个人从生命根基处逐渐产生这些确定性之后，智力便被切断，要指望它继续活跃，就好比把一棵橡树砍倒与地面齐平之后，还指望它的上部分继续存活一样不明智。

不过，这些空洞之言说够了，让我们准备行动，赶往萨乌拉施特拉邦的莫尔维，在那里巴巴联系了一位非常伟大的玛司特，名叫玛居卜·阿里·夏。巴巴告诉我们，此人是一名贾玛里型的玛居卜式玛司特，但会表现出贾拉里型的特征。离得稍远，我们看到他身材矮胖，满头灰白的长发，颜色接近的浓密须髯。但走近他时，你会忘记他身材上的缺陷，仅注意到他的伟大人格。他威仪不凡，按一名巴巴随行者的描述，如君王一般——请注意，是古代的大流士和亚历山大那样的伟大君王。他眼睛很大，或者说看上去如此，深陷在骨肉轮廓之内，其扫视令人屏息。

因此很自然，这样的人会声名远扬，萨乌拉施特拉邦各个角落的民众，都纷纷涌来见他。

几年前，他生活在卡奇的首府普杰，故一些民众仍叫他普杰瓦拉巴巴。但在普杰，他吸引了大批群众，当局怕威胁到公民秩序，将他驱逐出城。普杰也许赢得了公民秩序，却无疑失去了一位人物。

就像大多数玛司特，玛居卜·阿里·夏任性无常，住在莫尔维火车站的铁路岔道上，四周是当局似乎认为既不宜使用、又不适合报废的货车。离他坐的地方不远，有个水龙头，他喜欢开着龙头，看着水流到地上。有时他就这样站着，看着水，有时让水浇在脚上。

如同许多玛司特，他很不安分，像汹涌海域上漂荡的一块残骸。他会站起，坐下，走到这里，走到那里，一整天表现出各种姿势。尽管外在不安，他片刻都不会丧失强大的君王气度，那是他的人格本质。这种不安甚至延伸到他的饮食，他会接受人们给他的各种食物，用大量凉水将它们混在一起，拌成大杂烩。通常他只吃一点点，然后分给身边的人吃。

深夜 11 时许，巴巴和男子们找到这名伟大的玛司特。他们走近玛居卜·阿里·夏时，玛司特直视着巴巴，突然惊呼：“他是真正的法吉尔，他是真正的法吉尔！”法吉尔这个词，字面意思是穷人，也是指弃世者；除了这两种意思，在苏非文献和传统中的确切语义，是指灵性完美者，即撒里克-埃-姆卡弥尔——完美大师。

玛居卜·阿里·夏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巴巴和拜度几份少量的掺水大杂烩。然后他照例开始不安地来回踱步，持续走了近两小时。凌晨 1 时许，他终于坐下，叫几个留着的陌生人回家去。接着他对巴巴说，要巴巴买一派士的椰枣，分一半给他。因此巴巴和男子们去买了恰好一派士——大概三四个椰枣。巴巴把一半椰枣给玛居卜·阿里·夏，接着与他静坐联系。

在莫尔维联系过后，巴巴访问了萨乌拉施特拉邦的另一两个中心，之后前往艾哈迈达巴德，当着贾格纳特·马哈拉吉的面，联系了 100 多名萨度。本章前几页对这项工作做了记述，故这里只提及，无需赘述。

由于几乎所有的日期和枯燥细节都被打发到汇总中，故读者尚不清楚，这次 11 月的旅行持续了整整三周，行程包括朱纳格尔、德里、阿杰梅尔、巴罗达、莫尔维、艾哈迈达巴德及许多其他地方。《行道者》的读者可能记得，其中一章有数页，用于描写跟随巴巴进行玛司特旅行的考验与艰辛。因此在这里，我只需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即跟随巴巴一起旅行绝非儿戏。

那么你可以想象，当巴巴的弟子们离开艾哈迈达巴德回家途中，正梦想着四件至福之事：好好洗个澡，换上一尘不染的亚麻衣衫，享用一顿大餐，在干净的床上酣睡一千年。

然而，命运另有计划。一场历史性的气旋卷起阿拉伯海的绿色废物，并袭击了孟买这座大城市，以及该市南北绵延数英里的山丘及河湾，导致巴巴和男子们旅行坐的火车滞留了 24 小时。在铁路边等候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巴和男子们同火车司机聊天打牌，消磨时间。司机是帕西人，从未打听巴巴是谁，或者他为何保持沉默，故赢得巴巴随行者的尊重。这场历史性的气旋是旅行最后的戏剧性场景，之后巴巴返回他的坪坡岗中心“美拉扎德”。

新年过后不久，阿里·夏，住在美拉巴德的第五层面玛司特，被召到坪坡岗。他在那里

待了近一个月，巴巴每天喂他饭，同他静坐。我把这个也许平淡无奇的细节写入正文，是为了弥补《行道者》的遗漏，还要记录一份微小的个人观察。遗漏的是，在美拉巴德等地，阿里·夏通常被叫作巴普吉（Bapji），该名字现在几乎盖过他早期的名字阿里·夏。

该个人观察可能被视为不重要，但它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猜测：巴巴联系神醉灵魂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主因），就是把工作交给他们。上述观察很简单，每当巴普吉与巴巴联系一段时间后回到美拉巴德，他几乎整天隐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持续一周或十天，似乎讨厌被打扰。如果你朝里偷看，他似乎比往常更多地打手势，给人感觉是：他正专注于某种特别的任务。但过了一周或十天，他重新从房间出来，和满德里打成一片，似乎现在可以悠闲地做他喜欢的事了。

第二章

从阿布山出发旅行的事件及联系

1949年3月至5月

1949年3月1日，巴巴率一小批弟子抵达阿布山。此山是树木覆盖的庞大岩体，耸立在拉贾斯坦邦南部的沉寂荒原上。山上风景雄伟，美丑交战，势均力敌，以至于你会犹豫打赌哪方会赢。在美的行列中，我们肯定会欣赏连绵壮观的山脊和拱壁，以及覆盖着的绿树和灌木丛；在丑的行列中，令我们苦恼的是，到处是风化的正长岩磐石，上面布满麻点般的坑洞，我个人常把它们比喻成巨人国的格鲁耶尔奶酪块，或者巨人们的龋齿。

当然这是个人评价，而无可争议的是，它是一个有着极古老历史渊源的地方，一个富有磁力的中心，吸引了所有时代的伟大灵性人物，来居住它的洞窟和寺庙里。它在耆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心目中是一个特殊的圣地，据说你只要在阿布斋戒一日，全部罪恶都会被宽恕，而只要在那里居住一年，你将成为全人类的导师。

在本章，正如上一章，我们可以自由地徜徉于时空之中，因此我的目标是，挑选出巴巴在阿布山总部的三个月期间，他所做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部分。

首先是，在阿布山当地的工作。这里最有趣的联系，是对一个叫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的男子，这名好瑜伽士住在奥瑞亚的小屋，该村距阿市镇4英里左右，离最高的山峰不远。此次逗留阿布期间，巴巴联系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两次。第一次联系时，有个乡民坐在小屋旁，显示其年龄大概40来岁，此人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从小就认识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并解释说：据他回忆，从那时起，瑜伽士一直容颜未改。偶尔有来访者，仅看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本人，不可能判断他的年龄。他又高又瘦，除腰布外全身赤裸，一头乌发，皮肤黝黑。他双目深陷，目光锐利，但丝毫不会令人不安——你会感到那是圣人的注视。其年龄的唯一标记是，他全身皮肤有细皱纹，但非常之细，只有旁人走近他，在几步之内才能看见。

1947年更早访问阿布山时，巴巴初次联系过这名瑜伽士，《行道者》末章中有相关记载。我认为值得把这些后期的联系收录于本章，因为结合上一章对阿瓦纳希的那名瑜伽士的记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冻龄”特质是很多瑜伽士共有的。

我这里要记述在阿布山的唯一另外事件，是对一个叫哈瑞达斯·巴巴·涅槃的高级行者的联系。这名驼背老人，除了一块破腰布，赤身裸体，在纳基湖畔的一处石台上，坐在一把补过的残破雨伞下。巴巴与他坐着联系时，哈瑞达斯流泪不止，称自己是伊希瓦之犬——感动之辞，表示他在神眼里的一文不值。他十分激动，过了15分钟后，才肯让巴巴离开。

关于阿布山就写这么多，现在让我们转向旅行中的一些事件。3月初首次旅行中，巴巴北上阿杰梅尔，再次联系恰恰，还给44名寡妇每人5卢比。

《行道者》中，有很多那种偶尔联系穷人的记述，但我相信，这是第一次巴巴联系并济助寡妇。巴巴时不时给大批穷人的那些礼物，我们可以肯定，并不是普通的慈善行为。巴巴

闭门联系这些人，不过联系期间他做了什么，则不为我们所知，因为我们不可以看他工作。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礼物本身，不管它是金钱、布匹、粮食，还是别的东西，都是一种催化剂，巴巴通过它可以促成某种灵性反应，正如一位化学家会用催化剂促成某种化学反应。我们知道，巴巴，常常赈济不同的个体，表面上目的无非是减轻他们的物质忧虑之负担，但这些礼物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不涉及联系。

不过，对阿杰梅尔就此搁笔，让我们缠着不知疲倦的哈努曼，再次带我们从阿布山，毫不费力地飞跃到中部省份的伯德内拉小镇。4月的一天夜晚，巴巴和男子们从该镇前往9英里外的昌德塔拉村，以便联系一个叫巴椎巴巴的玛司特。涉及如何行走这9英里的问题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租仅有的交通工具——没有弹簧的可憎“战车”：牛车。

想象一下，这辆可憎的破旧牛车，沿着一条更可憎的小路，在黑暗中颠簸行进。如果你敢，能感觉到不仅有无休止的震动，还有车轮撞击大石块或陷入一英尺深的车辙时，那种不可预知的抛起。在萎黄的月光下，如果你目力可及，将看到巴巴和男子们挤在易裂的坐板上，拼命地抓牢彼此，或者抓住牛车侧面的抖动护栏。

你可能会怀疑这一切是夸张的画面，可只要我告诉你如下事实，你的怀疑将彻底消失：当时埃瑞奇的衣袋里，紧塞并扣着一叠价值700卢比的纸钞，被抖出衣袋，丢失了。埃瑞奇的一只鞋也丢了——虽然这可能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最好的路况下发生的。埃瑞奇一察觉那只衣袋空掉了，心想糟糕，就报告巴巴，因为钱当然是巴巴的。

巴巴是怎样回应的呢？他竟然告诉埃瑞奇，先考虑玛司特的事，表示现在钱不要紧，玛司特才要紧。对这惊人回应的任何冗长评论都是多余的，但我至少认为：它让我们有所了解巴巴多么重视他对神醉者的工作，而且它非常不同于你我在这种情形下会做出的回应。

于是大家继续前行，埃瑞奇身上轻了700卢比和一只鞋，（尽管有巴巴的话），心里却因为忧虑和自责，像塞了一块铅似的变得沉重。凌晨1时许，大家抵达村子，首先听到的是巴椎巴巴的高声大笑。随后一段静默，过一会儿他们听到他喊：“巴巴饿了，巴巴饿了”——该声明是指玛司特自己，不是指我们的巴巴。似乎巴椎巴巴不分昼夜随时会喊“巴巴饿了”，甚至刚吃饱也是如此。他还有其他怪习惯。比如，不管他睡觉、溜达还是坐着，会把其中每一件事连续做上两三天。不过他是一名好玛司特，在伯德内拉及周边乡间非常有名。

时值深夜，很自然全村人都已经入睡。巴巴的一名弟子四处奔忙，之后花一卢比，买到一小铜杯的羊奶、一块粗糖和一张粟米饼。巴巴将这些东西递给巴椎巴巴，然后与他静坐联系。联系结束后，2点半许，巴巴和男子动身返回伯德内拉。

由于衣袋里的钱丢失，影响到巴巴同伴们的心情，查干自愿徒步走在牛车前，双手各握一只手电筒，以便寻找钱和鞋子。离村2英里左右，他找到鞋，这使他相信也会找到钱——前行1英里，果真找到。

你会同意，现在是我们向这一小队人告别的合适时机，疲惫却快乐的弟子们伴随着大师，在夜色中一路颠簸返回伯德内拉。不妨祝愿他们旅途平安，在伯德内拉喝上一杯热茶。

从伯德内拉，他们接着去那格浦尔，那里有一名巴巴弟子为他们提供轿车使用。随行者乐观地期望，这辆车会飞快而舒适地载送他们，前往多个分散的中心点做巴巴工作。然而从第一晚出行的记述就可以看出，这是徒然的幻想。

他们出发前，必须把 20 件行李装入轿车，这个问题会难倒最精干的装卸工，而“船长和船员”共六人——被迫挤在剩余的狭小空位里。傍晚他们启程赴塞奥尼，离那格浦尔约 80 英里的镇子。

在那格浦尔至塞奥尼途中的路边，碰巧有一座叫拉姆特克的山，山坡上有间小庙，据说有个年迈的盲圣人住在那里。他们驶近此山时，巴巴要求停车，派男子们上山，看“圣人”是否允许巴巴去联系他。时值夜间 9 时许，尽管他们招呼并重重地敲门，老人——是胆怯还是迟钝我们不得而知——却拒绝让他们入内。故男子们只好下山，再启程赴塞奥尼。

在这倒霉的夜晚，驶离这座背运的山才几英里，就发生了第一次倒霉的冲击，一只后车胎砰的一声巨响爆裂了。拆下损坏的车轮，装上备胎，可拧紧螺丝后才发现，备胎也是瘪的。于是取出手压泵，男子们开始轮流给胎充气，毅然承担任务，与之相比，西西弗斯的辛劳似乎也只不过是一场周六下午的消遣。

但是，切莫下结论说，这番辛苦充气是他们的最后麻烦，因为这实际上是一——至少在我心中，毫无疑问——当晚我们的摩耶女士耍的格外凶悍脾气中的第一次。她从一开始，（如我们所知）就确保备胎是瘪的；尽管大家离开那格浦尔之前，司机保证过轿车的一切完好无损。但摩耶女士所做的远不止这点，她加倍确保了灾祸：某时将一块卷曲的护腿皮置于备胎内部，在黑暗中未被注意到，导致当夜车胎被刺破六次。此外，她还使出凶悍、刻薄或随你怎么称呼的最后一招：确保补胎套装里的补丁已经老化朽烂，故毫无用处。

就这样，装上备胎后第一次爆胎，巴巴的男子们只好无助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人迹稀少的路上开来一辆货车，他们向货车司机借了几片新补丁。每次轮胎漏气，就拆下，靠手电筒的光，用借来的补丁补胎，但最后一次——此时凌晨 4 点，离塞奥尼还有近 7 英里——车胎又漏气，他们发现内胎破碎，无法再修补。事实上，正是最后这一次扒胎时，发现了所有这些卑鄙勾当的罪魁祸首——那块卷曲的护腿皮。

轿车就这样无望地“瘸了”，唯一办法就是大家派出一人去塞奥尼买一套新车胎。于是查干出发，徒步走 7 英里的乏味行程。可他走后半小时许，其他人才惊慌地记起，查干累得迷糊，出发时衣袋里分文未带。于是韦希奴带上必要的钱，出发去追他，在查干到镇后不久赶上他。

查干本人是在破晓前抵达塞奥尼的，进城前几分钟，城里刚拉响抢劫警报。警察在街上到处巡查，很自然他们把这个忧心忡忡的瘦高异乡人当成嫌疑犯，盘问起他。不过查干设法说服他们，自己完全无辜，只是过于疲劳，遂获释去办事。没多久他遇到韦希奴，两人很快买了一套新轮胎。

上午 9 时许，两个精疲力竭的旅者带着新轮胎，终于走向轿车旁，此幕似乎使摩耶认输放弃，因为从那以后，一行人顺利无扰。当天在塞奥尼完成工作，从那里巴巴继续前行，乘

坐该车广泛旅行，几天后在安拉阿巴德最终弃用，从那里车被开回那格浦尔，还给车主。

这似乎很奇怪，一位灵性完人会让他自己陷入这种貌似愚蠢的接二连三事故，而因为我想说明，有时候一位完美大师是怎样让自己陷入这类窘境的，故收录了对这个麻烦夜晚的记述。

巴巴曾多次解释，对他的工作来说，一种或另一种的抵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以此为起点，当然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抵抗没有自行来临时，一位完美大师会故意地邀请之，明知某些情形会给他带来困难，甚至可能带来灾祸，依然会步入其中。当然，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个好主意，可是当我们被告知一些事件，其中大师让自己被羞辱或被阻碍到了荒谬的地步（在我们看来如此），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冲突，使我们怀疑到底什么是灵性完美。至少对我而言，要定义我实际一无所知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无疑可以自问：如果我们承认基督在灵性上完美，他会不会，因为故意让自己如普通罪犯那样被钉上十字架而有损完美呢？

把十字架受难与一个夜晚的琐碎麻烦相比，可能显得不公，但在我看来，两者的共同原理是：一位完美大师会故意让自己在某时、以某种方式受苦，以满足他工作的需要。承受一个特别困难或灾祸的特别原因，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但至少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即所有这些自愿的受苦，不论大小，都是这些成道者为了救赎人类而承担的。

经过这个补胎充气之夜，两天后进行的一场联系，值得简要记述。达达·坦坦·帕尔，住在离贾巴尔普尔不远的朱姆尼亚村。据说他大约 150 岁，现在太衰老，无法行走。人们说，他最初来自遥远的巴雷利市。在巴雷利的一天，有名妇女死了，达达·坦坦·帕尔出于种种原因，将其遗体留在他身边，不许任何人抬走火葬。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此举冒犯了亡妇的亲戚。次日一伙狂怒的暴徒过来，强行将遗体夺走。在这场危机之后，坦坦·帕尔变得不受欢迎，他很明智地离开了巴雷利，后来到贾巴尔普尔附近的这个小村，现居住一个地主家里。

他的名字着实奇特，其缘起值得略加解释。首先应当懂得，据信圣人和玛司特有能满足普通凡人的愿望。因此一个想要孩子的不育妇女会拜访某位圣人，而一个准备创业的男人会请求圣人祝福他的事业。许多人带着这类愿望来拜访达达·坦坦·帕尔，他对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的机敏回答是：“我不接受毗湿奴的任何东西，也不给马哈德乌任何东西；我只安住于和平喜乐，我不在乎任何人或任何事。”最后短语的印度斯坦语发音是“坦坦-帕尔（thanthan pal）”，他的名字由此而来。巴巴解释说，达达·坦坦·帕尔是一位心界行者，虽然他非常慈爱，非常可爱，羔羊般温和，却散发着巨大的力量，你坐他身边时，会感到仿佛面对一头老虎。

在朱姆尼亚做过联系后，巴巴一行驱车经过门德拉，前往卡特尼，那里进行的一场联系有必要纳入正文中。

舒巴玛司特，巴巴告诉我们，是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有时是玛居卜式，有时是撒里克式。正如很多伟大的玛司特，他住在极恶劣的环境里，却身强体健——看上去简直是幸福与活力的化身。可以找到他的地方，是一个最低等的撒莱（sarai，对该词的极委婉翻译是收

容所)后面的院子里,离他几码之外,是几间恶臭至极的公共厕所。不仅如此,他还坐在一堆大约六英尺高的“火山口”上,那是用各种各样能想象到的垃圾和污物堆成的。若我们补充说明,舒巴玛司特连解手都不爬出这个垃圾堆,你可能会更好地了解那地方有多么“壮观”。

既然舒巴玛司特,如巴巴告诉我们的,是一名很高级的玛司特,而且正如任何见过他的人会告诉我们的,从身体的观点来看,他也是一名脏得难以置信的玛司特,所以这是转载巴巴的一段相关阐释的适当时机,虽然它脱离了上下文本身。下面的阐释来自1949年7月对一名普纳玛司特的联系,此人住在公共便池的四壁内。当时未记录巴巴的精确原话,但因为主要是对伽尼医生说的,我(与他、当然还有巴巴合作)翻译了伽尼给我的一些笔记。

“若说我真正喜欢什么,”巴巴说,“我喜欢两样:玛司特和儿童。我喜欢玛司特的坚强,儿童的无助。爱之火无比痛苦,玛司特是对至爱上帝的挑战——因为这种可怕的爱火。”

接着伽尼问巴巴:“为什么这么多玛司特选择肮脏不洁的环境?为什么其健康不受影响?”

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回复:“玛司特,由于其可怕爱火,向至爱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也就是要至爱显现自身,总是伴随着争取彻底我灭或无我的英勇努力;努力可能采取许多形式。居住肮脏的环境,诸如厕所、便池旁边,是彻底遗忘身体存在的一种途径。其美妙在于,由于意识只关注着对神圣至爱的爱,全然忽视或忘记身体时,身体不会败坏,反而自动地照料自己。常人的心不停地忙于照料身体,却发现尽管采取各种预防和保护,衰败绝不可能完全避免。卡比尔说过:

“抛弃身体,它留存。

保护身体,它离去。

由此产生惊人事实:

尸体(被忽视的身体)将死亡吃掉。”

“神的爱者不是人人能做,”巴巴继续,“这样的爱者被爱火吞噬,以致意识不到自己的灵性进步阶段,他们不考虑与神的结合。他们只是‘享受’爱的痛苦折磨,渴望更多更多的爱。这些爱者不考虑与至爱的分离,或如我说过,不考虑与神的结合。他们臣服于自己所处的状态,当臣服臻至顶峰,会是至爱来寻求与他们结合。哈菲兹说过:

“分离结合不关汝事。

但求完全顺从至爱意愿。”

关于舒巴玛司特就写这么多,我们必须承认,巴巴的这一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内在纯洁与外部污秽的表面矛盾。

在卡特尼做了这次和其他联系后,巴巴一行继续驱车到雷瓦,联系了另一位伟大灵魂。毛甘吉-喀-哈菲兹吉是一位心界行者,亦是完全撒里克式,通常住在雷瓦以东40英里左右的毛甘吉小镇,但时不时会到雷瓦居住。据说他年纪近125岁,用一块布绕裹身体,遮住肩膀到脚踝部分。他受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的尊敬,人们甚至从安拉阿巴德过来见他。



毛甘吉-喀-哈菲兹吉

我们现在从雷瓦前往闻名世界的城市贝拿勒斯，巴巴和男子联系过毛甘吉-喀-哈菲兹吉后，于四天后抵达此地。尽管巴巴多次来到这个圣城，并俯瞰恒河的宽阔水面，但我认为，他从未像 1949 年 4 月这次访问一样，做过如此难忘的联系。

不过首先，简单谈谈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场联系，原因只是后续进行的会面很不寻常。先联系的是拉卡瑞亚巴巴。他身材矮胖，看似 50 来岁，衣着相当得体，坐在一间小货摊里，把木片和线当作幸运符，送给找他要的来访者。拉卡瑞亚的外表给巴巴弟子们留下的印象不佳——他们认为，他吃得太好，穿得太考究。巴巴却解释说，他是一名高级灵魂，并吩咐埃瑞奇用纸写下玛司特的姓名住址，等他们回到阿布后，让他提醒巴巴。巴巴于 4 月 28 日抵达阿布，次日埃瑞奇提醒巴巴此人的事。巴巴又叫他用一张干净的纸片，写下拉卡瑞亚巴巴的姓名住址，之后巴巴将这张纸放在床边的桌上。

几天后，5 月 4 日，巴巴从桌上拿起纸，揉成小团，递给埃瑞奇，叫他把纸团扔入水井。因此纸团被扔入一口井里，此井位于几名满德里居住的小巷尽头，巷名比斯提-纳拉，其环境恶劣可憎，让满德里叹服，遂给它改名为“比斯提利-纳拉（野兽胡同）”。

巴巴联系拉卡瑞亚巴巴的后续故事就写这么多，现在让我们转向本次访问贝拿勒斯的突出联系。首先，我们应该提一下，那天早晨巴巴说过，如果他能够对一名真正的高级灵魂做一场满意的联系，就可以圆满结束工作，从而表明此行成功。故你可以想象到，巴巴的弟子们决心尽最大努力，促成可喜圆满的结局。现在来讲述此人。

巴特瓦·夏是贝拿勒斯的一名著名人物，也被叫作朱瓦·夏（Juwa Shah），Ju 的意思是虱子。另一个绰号用在他身上，正如你可以猜到的，是因为他简直全身遍布这种可怕的寄生虫。另据说，巴特瓦·夏出身于加济布尔附近的一个良好家庭。

巴巴告诉我们，巴特瓦·夏其实是一名非常伟大的玛司特，他有时是撒里克式，有时是玛居卜式。从巴巴审阅本章的打印初稿时做的评论中，你也许能更好地判断巴特瓦·夏是一位多么伟大的玛司特。“我坐在巴特瓦·夏身边时，”巴巴说，“感觉仿佛坐在恰恰身边。”而恰恰，你可能记得，是一位成道者——第七层面的玛居卜。



贝拿勒斯的巴特瓦·夏

通过研究上面的照片，我们可以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玛司特的瘦长体型和忧思眼神，不过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猜到，他的脾气处于急躁易怒的阶段。从跟他一起坐着的那个神气活现的小家伙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巴特瓦·夏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他。照片中这个惹人喜爱的调皮小子，实际上刚被巴特瓦·夏喂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带着有点好斗的眼神瞪着摄影者，好像在说：“这是俺的地方，不是你的；这是俺的伯父，不是你的。”

巴特瓦·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管到哪里，他随身都带着一沓纸，有地方坐下，就拿出一根奇特的长铅笔，往一张张的纸上写满字。从照片左下角，有几张纸的轮廓依稀可辨，我们还看到，孩子将巴特瓦·夏的长铅笔一端塞在嘴里，手指握着笔杆，仿佛那是笛子。顺

便说下，这张照片并不是联系时拍的，而是 1949 年 8 月为本书特意委托人拍摄的。

上午巴巴和弟子们去见巴特瓦·夏时，拜度看到附近有座清真寺，觉得是巴巴做联系工作的好地方。为此他对巴特瓦·夏说：“跟我去那座清真寺吧。”

“我已宽恕（原文如此）那清真寺，”巴特瓦·夏反驳说，“所以现在我不去那里。”

其他随行弟子接着设法哄劝巴特瓦·夏，跟他们去清真寺，或者去某个地方，至少让巴巴可以私下联系他，却未成功。不过，当晚他们又回去找他，巴巴派埃瑞奇再三请求他准许联系。对此，玛司特答复：“夜里 9 点来。”

于是 9 点钟，巴巴和弟子们当天第三次过去。他们发现巴特瓦·夏躺在路边的一张便床上，巴巴坐到床上玛司特的身边，联系他。说来也巧，巴特瓦·夏身旁有些食物，是某个尊敬他的民众送来的，他当着巴巴的面吃了一半，之后把盘子递给巴巴，叫巴巴吃掉剩食。巴巴依从了他的要求，没过多久，一名妇人给巴特瓦·夏送来一盘食物。同样，巴特瓦·夏自己吃了半盘食物，接着把剩下的给巴巴，叫他吃掉。整个期间，那妇人一直站在旁边，巴巴即将吃完，只剩一两口时，巴特瓦·夏将盘子拿去，递给妇人，叫她把剩食分给家人。

此后，巴特瓦·夏竟然要巴巴为他挠背！巴巴立即依从他的要求，坐在巴特瓦·夏身边，为他挠背近一小时——必须承认，这是赏心悦目的一幕。最后他用英语对巴巴大声说：“批准且允许。”这句奇异简短的话结束了联系。巴巴离开时洋溢着喜悦，富于感染力，给疲惫却忠实的同伴们注入新的活力。

在力求恰如其分地描写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和其他人的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两难之境。多年前，巴巴开始做这项伟大工作时，它有一种晨曦的新鲜感，足以激发满德里的极大热情。但这些工作已持续多年，伴随巴巴长年旅行的弟子们开始表现出精神倦怠的症状，就像在夏季的某个潮热下午，那种压抑的倦怠感。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除了最特别的联系之外，他们对所有其他联系的描述都倾向于敷衍了事，或者更糟的是，仅仅由一份身体特点的清单组成。这肯定不是他们的错，但它的影响在于，使得将这些事件记录纸上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当然很明显，除巴巴本人之外，无人知道这些联系的真正意义——整个事情是秘密，如生命本身一样深奥难解。这种个人的哀诉仅仅是一半困境，另一半困境是我自己内心的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执念：即美赫巴巴对高级灵魂、萨度、疯人和穷人的全部工作，都应当一丝不苟地予以忠实记录。

在我们结束本章之前，还有另一趟旅行要讲述，对巴巴的随行者来说，该旅行太艰难（暑热、近乎无眠、难得进食），以至于他们除了自己的疲惫不堪，只能描述少许内容——唉，这种疲惫使我深受影响，我发现自己只想写一次联系，不愿记述更多。

从我们上文讲到的贝拿勒斯，巴巴继续前往加雅，从那里返回阿布。足足 12 天后，他从阿布山再次出发，做最后的旅行，本次旅行的细节列在汇总中。旅行始于巴伦布尔的一场良好联系，以海得拉巴的某项一流工作告终，不过我将仅限于描写，亚德吉里附近村子里的一场联系。

提古尔·斯瓦米*是一位成道者。如果我们研读美赫巴巴的教导，将发现（出于实用目的）可以把成道者分成三类：玛居卜；吉万莫克塔；至师。[*注：在《行道者》附录的亚德吉里部分，此人名字被误写成泰卢固·斯瓦米。中译文已更正。]

玛居卜，彻底完全地融入于神。苏非徒把这种状态称作终极法那，灵魂在这种状态中，体验却不使用无限能力、无限知识与无限极乐。这意味着，虽然玛居卜意识到自己是神，却完全遗忘了三界——浊、精、心界。

第二类，吉万莫克塔的状态，我相信，如果我们先略加解释第三类即至师的状态，会更便于理解。

美赫巴巴告诉我们，至师体验并且使用无限能力、无限知识与无限极乐，而且意识到三界——浊、精、心界。我们由此看到，他意识到自己是神，除此之外，他还意识到三界。最重要的是，他有权使用其无限能力，故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迈向终极目标，还能够使某些灵魂获得灵性完美。我们顺便应当提一下，每当吠檀多教徒使用赛古鲁一词，苏非徒使用撒里克-埃-姆卡弥尔一词，它们的意思，或理应的意思，正是至师。

现在回到第二类，吉万莫克塔，其处于的位置或状态——随便怎么称呼——是巴巴所描述的神圣交点。我不希望讲得太晦涩，应当这样解释：吠檀多教徒将吉万莫克塔的这个位置称作图里亚-阿瓦刹，苏非徒则称作法那-玛-阿尔-巴卡（Fana-ma-al-Baqā）；顺带说下，后者苏非徒讲到吉万莫克塔时，会使用阿扎德-埃-姆特拉克（Azad-e-mutlaq）一词。

吉万莫克塔的意识状态，不容易用几句话记下来。不过，最简单的方式，也许先可以这样说：它时不时会变化，有时意识到自己是神（实际上正如玛居卜），而有时意识到三界（浊、精或心界）中的某一界（实际上完全不像玛居卜）。还有必要解释一下，当吉万莫克塔意识到自己是神时，他意识不到三界中的任何一界，反之亦然，当他意识到任何一界时，则意识不到自己是神。尽管如此，不论他处于什么意识状态，即意识到自己是神，还是意识到某一界或另一界，他一直都是，并将永远都是，与神合一者。我最后应当提一下，美赫巴巴曾告诉我们，至师在肉身期间一直有“职责”，而玛居卜和吉万莫克塔没有职责。

上述解释，我知道，要是把它与巴巴的原始清晰阐释相比，简直是笨拙之极。满德里一向感到惊叹的事情之一，就是巴巴对灵性真知的阐释总是简单明了。你可能想知道，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不忠实于巴巴的原话呢？对此我只能回答，巴巴通常会随时随地授述这些阐释，故身边的人很少备有纸、笔或速记知识，来逐字记下他的原话。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作者不得不让自己或者别人搜肠刮肚地回忆一番。

提古尔·斯瓦米，巴巴告诉我们，是一位吉万莫克塔，处于该神圣交点状态的成道者。1945年首次联系过他，在《行道者》附录中可以找到对初次会面的记载。1949年5月第二次联系时，（事实上一开始）提古尔·斯瓦米就热烈地拥抱巴巴，随行者注意到，提古尔·斯瓦米现在赤身裸体·斯瓦米就写这么多。有关这次旅行的完整行程及诸多联系的记述，如果读者渴望了解确凿事实，请翻阅汇总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的简要记录。

第三章

巴巴闭关期间的联系

1949年6月22日至7月31日

一些事物有着不可预测的命运。大约一年前在孟买，我坐在一辆公共巴士的上层，很高兴地看到一名乞丐在用一只旧钢盔做饭。铸剑成犁，化盔为锅——此乃战争工具的命运陡转。

对一篇巴巴闭关期间的联系记述来说，这似乎是奇怪的开场白。不过，当我们发现，巴巴的大部分闭关时间都在一个非战争性质的日常工具——用旧巴士车身做的小屋——里度过，这种开场白可能会被原谅。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那是一辆特殊巴士的车身。

本书的许多读者会记得，在大战前的那些日子，巴巴是怎样乘一辆专用巴士赴印度各地旅行的。车的底盘，连同29.5马力的引擎，是1938年款的雪佛兰，车身按特别设计在孟买定做，并漆成淡蓝色。但在大战的最初几年，因汽油限额配给，结束了这些重大旅行，巴巴将巴士送给萨若希，后者对车做了全面检修，将它作为阿美纳伽的公共巴士。

但终于有一天，车身过于破旧，无法继续服苦役，于是车身被拆下，弃置在修车场，由于日晒雨淋，往昔鲜亮的蓝漆逐渐褪色脱皮。

不过，在废车场是个预备期，直到迎来最后的转折，那时车身被改造成小屋，为巴巴闭关期间提供庇护，该闭关即本章的核心主题。巴巴在2月底前往阿布山之前，就对蓝车的命运做出决定。一天，积满尘垢的旧车身被搬上卡车，运到坪坡岗。

巴巴外出在阿布期间，该车身被运到满德里宿区的两座房子之间的荫蔽角落，安置在四只40加仑的空油桶上。底座用砖和灰泥填满，这个坚固的基底一完成，就开始做大量的技术活儿——由那位不知疲倦的工头，卡卡，监管所有的工作细节。对于所有这些劳动，总而言之，5月底巴巴从阿布返回后，他发现三个月之前那令人沮丧的巴士残骸，凭借卡卡的“炼金术”，变成了极为舒适漂亮的小屋。

我的目的不是描述巴巴闭关的每个细节，我大体上要做的，将是记载他对高级灵魂、疯人和穷人的工作。但如果我们不介绍一下举行闭关的背景，对这项工作的记述就不易理解。因此，有了小屋（巴巴在里面经历大部分闭关）的这些简历，还有后续段落里的一些记录，概述闭关本身的主要特点。

简言之，巴巴于6月22日开始闭关，8月1日早晨7点结束——为期大致40天，分成五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期间（大致8天），巴巴联系了21名穷人，第五层面的玛司特阿里·夏，还有7名疯人——这些联系记载在汇总里。

第二阶段（9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是闭关的关键期。数周后，美赫巴巴用以下的话谈到该阶段：“除了我本人和神，无人知道我那9天的经历。”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被告知，巴巴在此关键时期承受了怎样的内部苦难，但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想象他的身体负担，

因为当时我们获悉，他除了卡卡谁都不见，只吃流质食物*，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每晚只睡几分钟。[*注：但不喝牛奶，该流质食物包括白开水、蜂蜜水、无奶茶等等。]

第三阶段（大致6天），至少与先前阶段相比，是部分放松的时期。因此，虽然巴巴待在小屋封闭区内，他每天吃一顿固体食物，对阿里·夏工作，还从事其他活动。

我们现在来到第四阶段（大致9天），该阶段在普纳度过，我们必须承认，实际上完全没有隐居。关于这点，我们会记起，巴巴曾经自嘲说：“我在不一致中始终如一。”不过，在该阶段，巴巴多次联系过玛司特和其他人，所以这9天的事件和背景，相比他闭关的其他阶段，跟本书更具相关性。但尚有第五及最后的阶段有待描述，我必须先就该阶段介绍几句，然后回来详细讨论第四阶段。

第五及最后的阶段（大致7天），度过的方式基本类似于第一和第三阶段。7月24日晚，巴巴从普纳抵达坪坡岗，再次进入小屋封闭区。他待在封闭区内度过全部7天，基本每天对阿里·夏工作，最后于8月1日早晨7点出关。

上面是闭关的基本框架，我们现在将回到第四阶段，因为正如我解释过的，与其他阶段相比，它更与我们相关。在普纳的该阶段，我们说过，其实完全没有隐居；这听起来像是需要证实的指控。我认为，我们可以先说明：如果巴巴持续闭关的目的在于为他自己赚取更大的灵性利益，就会有理由贬低普纳的这个阶段——不妨直言不讳——视之为缺乏骨气、甚至故意不诚实的迹象。但这样的指控从一开始就无效，因为我们知道，巴巴本人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丝毫的灵性利益的问题。因为他在灵性上完美，不谋私利；但尽管如此，他确实要为他人谋利益，为了坚持贯彻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已经将意识从无限能力、知识与极乐的无岸之洋，延伸到我们这个烟雾重重、悲惨却可爱的地球。

如果我们的造型能力仅限于难得堆个雪人，就不会自以为是地告诉爱泼斯坦，他该如何将黏土捶打成型；如果解平方根就令我们绞尽脑汁，我们也不会胆敢建议爱因斯坦，该如何推导关于相对论或天体物理学的方程式。

可是，当涉及到一位伟大人物，他知晓宇宙的终极秘密并且与之合一，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天才中的天才——正如古老祷文所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诸侯的唯一统治者——我们却把耳朵和尾巴藏在骄傲自满的帽子长袍下，向他叫嚷，他该如何或不该如何做他的工作。

你可能会怀疑这一切都是急性发作的夸夸其谈，因此应该予以澄清：先前的段落是一种感情的而非逻辑的说教——最初从我自己内心的一个部门传到另一个部门。

不过，让我们从讨论回到事实。先回到坪坡岗。经过一夜蒙蒙细雨，7月16日黎明雨停了，不过那是一个灰暗的黎明，没有阳光普照房屋四周的环绕山丘。

7点半，巴巴走出小屋封闭区，坐入别克车前座。卡卡、古斯塔吉和阿里·夏，都将跟随巴巴去普纳，赶紧坐入后座，轿车拐弯驶离埃舍房屋，先小心翼翼地驶过半英里的松软路面，一旦车轮触及粗糙的开阔大路，便提速疾驰。

一驶离环绕阿美纳伽边缘的弯道——这条脏破的道路就像流浪汉外衣的袖口，疾驰闪亮的车影便往西拐弯，轻踩油门就有反应，汽油在脉管里奔涌，风嗖嗖地拂过前窗的旋转面板（swivel-panels）。

这种假日气氛，你应当懂得，不仅是本次旅途的、而且是所有9天的气氛。那几日在一所山顶住宅度过，可以俯瞰市区，55年前巴巴出生之地。普纳人把巴巴住的房子称作“图伯屋”。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虽然景色令人印象深刻，说来挺惨，却任凭风儿摆布。一年中任何时候，德干高原的西边都是多风地带，但7月西南季风的湿润气流，犹如铺设了电话线，像被诅咒的鬼魂一般叹息呜咽，树木则像心烦意乱的姑娘，摇摆着树梢。

虽然这一阶段是计划作为放松的间歇期，而且如我们所述，它充满假日气氛，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麻烦，或许其中最主要的麻烦是：门窗不断地格格作响，即使抵牢也止不住。

关于住宅和天气就写这么多，那么巴巴的同伴们呢？我们提过，卡卡、古斯塔吉和第五层面的玛司特阿里·夏，从坪坡岗跟随巴巴过来，除此之外，还加上平常住普纳的另3人——佳尔（巴巴的弟弟）、埃瑞奇和伽尼医生——所以巴巴的住所里，有6人伴随他居住。

我想当然地以为读者知道，整个7月，巴巴的所有男女满德里都在保持彻底静默，但由于这点可能并非众所周知，最好在这里提一下。因此，为了给巴巴营造应有的放松氛围，三个同伴（伽尼、埃瑞奇和佳尔），获准打破静默封印。

要是我们能把这6名同伴暂时化作一座想象中的房屋及家庭部分，可以先把能吃苦耐劳的埃瑞奇和卡卡，比作地基、墙壁和屋顶，为巴巴提供庇护。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房屋的主要装饰物，是佳尔和伽尼两人；前者由于其模仿天赋，并且是幽默故事大王，后者由于巧舌如簧，俏皮风趣，对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经典信手拈来。古斯塔吉，由于他的友善，十分自然，以及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的习惯，可以比作（愿他宽恕我们这样对比）一只心爱的家庭宠物；而阿里·夏，6名同伴中的最后一位，有着灰白胡须，被尼古丁熏黄的牙齿及手指，则是屋里的孩子。

刚提到阿里·夏，使我们意识到巴巴居住普纳的矛盾之处，因为公开宣告过，这个阶段是放松、以退为进的，以迎接尚须经历的最后阶段，故我们现在必须重组观念，以适应表面上的不协调：即巴巴每天对阿里·夏工作，并且每天在普纳的大街小巷搜寻玛司特和高级灵魂。我们发现，实际上到7月24日巴巴返回坪坡岗那天，已经联系了9人，这些人有着不同等级的灵性成就。

诚然我们知道，工作对应运而生者来说，乃是其生命的气息，他们的高难要求和不可思议的工作时间，对他们的助手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激励。这一切也适用于普通命运者，被自我及行动业相所束缚的人。但伟大人物赢得了永久自由，却再度下降到自愿承受的束缚中，这样做是为了工作而非别的，故不言自明，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服从于工作的需要。

那么，这次在普纳对高级灵魂的工作呢？我们得知，巴巴说过两次联系很不错；但在开始讲述它们之前，我们必须给7月19日被带给巴巴联系的一个滑稽人物纳努拜，快速画一幅漫画。

纳努拜，要是他生活在约书亚的时代，会让七个吹羊角的祭司省口气，以及以色列所有呼喊的民众省口气，仅仅因为他平常讲话的嗓门，就能在 15 分钟之内将耶利哥的城墙夷为平地；当然这是一种荒谬的夸张，不过当我们明白纳努拜的嗓门之洪亮，只有最夸张的比喻方能对它有充分了解时，就会宽容对待这点。而且，仿佛这还不够，他会把圣经文、古典诗歌、日常俗语、胡说八道和下流话混在一起，成为一道难以形容的美味杂烩汤，使每个人——巴巴不亚于其他人——爆发阵阵大笑。

伽尼，在巴巴的暗示下，从记忆中适当地旁征博引，努力抵挡纳努拜的铿锵诗句，好比期望海潮听命于克努特！嗓子嘶哑而疲惫的伽尼退场后，埃瑞奇填补空位，用朴素的问题作为更简单便利的武器，每次趁纳努拜被迫停下喘气时，提问出击。就这样，他让纳努拜经历了一场闲杂话题的口头式考试，而纳努拜，正如你会猜到的，对几乎每个问题，都给出了愉快却不宜发表的答复。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引述埃瑞奇的最后问题和纳努拜的回答。

埃瑞奇问：“安拉或穆罕默德，谁更伟大？”

“当然是穆罕默德，”纳努拜用震耳欲聋的嗓门，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神伸手向穆罕默德乞讨，靠想念穆罕默德，你会夜间有闺女，白天有儿子。”

这种前所未有的娱乐持续近半小时后，纳努拜最终同意，让巴巴给他洗澡。洗完澡，巴巴喂他饭，再一贯的方式与他静坐联系。

我们说过，纳努拜不是好玛司特，不过他有巴巴所述的哈瓦。顺便提一句，他是一名伯尔的穆斯林，看上去有 50 多岁。

对这名令人愉快的人物就写这么多，现在让我们转向两位真正的好玛司特。

克夏夫在普纳，既是公众人物，又是受尊敬的人物；前者因为他住在公共小便处，后者因为他显示出位神醉灵魂的那些难以界定却明确无误的标记。我们应当再次提醒西方读者，这些公共小便处，并不是他熟悉的那种无菌收容所，（说得诙谐一点）而是一种嗅觉上的提示：即微生物，如果放任其不管，能够用人类新陈代谢的最终产物玩得很嗨。

据说，许多尊敬克夏夫的民众曾试图说服他，住到他们自己家，可他拒绝了所有提议，更喜欢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过日子。本册子第二章和《行道者》第一章中，巴巴对我们授述了这些神醉灵魂几乎总喜欢住在污秽场所的一些原因。巴巴授述的原因，正如我们会料到的，基本是灵性上的，我既不打算也没有资格补充或删减巴巴告诉我们的话。

不过，灵性阐释不太会是普通的现代西方人感兴趣的，尽管他随时准备把玩正常及病态心理学的晦涩行话之样本。一个人有时会纳闷何以如此，既然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尤其是我们的好朋友《圣经》，都用简单健康得多的词汇来描述许多同样的事物。

接下来，我似乎要在品味可疑的薄冰上滑行，或者被解读为诋毁普通西方人的品格，暗示其思想令人厌恶。但尽管有这些风险，我相信这样的坦率将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当然道貌岸然者除外。

那么关键在于：由于大多数西方人的精神装备里，都可以找到一些零碎的心理知识，

他们会产生一种相当合理的猜疑：即生活在公共厕所和小便处的这些所谓的玛司特，只不过是性变态者。可能难以获得无懈可击的证据，来证明他们不是性变态者，但也许最令人信服的答复是：印度的成年人跟世上任何国家的成年人一样，对性腺冲动的丰富多彩变化有着健全的认识。



以公共小便处为家的克夏夫



路边的克夏夫

你会说，好吧，我同意他们不是性变态者；但他们难道不是性欲退回——或者从未发展超过——婴儿期水平的样本？你会想到，当然是弗洛伊德之类的。

要对这一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肯定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我一方面既没有精神分析理论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没有直接的灵性知识。尽管如此，即使适当地考虑到这些局限性，我还是得出这个清醒的结论：这些被吸引到公共厕所的玛司特，完全不同于那些性欲被阻碍或退回到婴儿水平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不同于普通的精神病患者。这无疑是个差强人意的答案，可是由于我们既不能证明玛司特是灵性高级者，也不能证明他们不是精神病患者或神经官能症患者，我们不妨姑且达成一项临时协定，对该主题保持开放的态度。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如何，我都会接受巴巴就这些伟大灵魂告诉我们的话，正如我会接受，比方说尼尔斯·玻尔告诉我们关于核裂变的理论。

不过，让我们回来讲克夏夫以及巴巴联系他的故事。稍作哄劝后，让他从小便处出来，坐入吉普车，被送到巴巴住所。他一进屋，巴巴就来看他，邀他到浴室，由巴巴为他洗热水澡——麻烦就此开始。他抗拒，不肯让巴巴给他洗澡，甚至不让巴巴碰他。“我像您的儿子，”他说，“我不会让您碰我的脚。”

巴巴的三名男子试着哄劝他，让巴巴给他洗，可他开始挣扎反抗，要求马上离开。他甚至要求把吉普车开到门口，于是巴巴派埃瑞奇立刻将车开来。埃瑞奇立即照办，克夏夫被领出门，被扶着坐入吉普车的前座。

我们现在看到巴巴耐心对待这些神醉灵魂的又一事例。因为伽尼告诉我们，巴巴和男子们站在吉普车周围近一小时，哄诱唆使克夏夫，应该让巴巴给他洗脚。主旋律，我们可以猜到，是一种超凡的爱，但正如那些现场见证者知晓的，也有荒唐事件的对比复调，哪怕最迟钝的旁观者，内心都会为之着迷。

我们不是见过吗，我们笨拙的穆罕默德，站在美拉巴德的走廊上，将巴巴灵巧生动的手攥在他角质肮脏的“爪子”里，同时眼眶涌出甘露般的狂喜之泪？最初，有种几乎令人屏息的静默，直到（不管愿不愿意），该静默被穆罕默德毫无羞耻、极大的抽鼻声打破，眼泪则从他的鼻子里淌下；又过了一分钟——他要吃土豆午餐！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类似的场面发生在巴巴与克夏夫之间，后者被一股难以名状的爱之磁力吸引到巴巴身边，却不愿屈从之。不过，克夏夫终于说，他坐在吉普车里，巴巴可以往他的脚上倒水；看哪，从那一刻起，这朵无与伦比的花儿就彻底屈服于巴巴的意志，因为水一触及他的脚，他就任由巴巴随意对他怎么做。于是巴巴给他茶、牛奶和面包，克夏夫要了一件外套和一卢比。从屋里取来这些东西，巴巴递给他，最后一起坐吉普车里，联系他。之后将他送回火车站附近，他那臭气熏天的公共小便处。

巴巴对克夏夫的灵性状态，按照百分比做了总结。巴巴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玛司特，75%的贾拉里型，25%的贾玛里型；75%的玛居卜式，25%的撒里克式。最后，我们应该说明，书中的克夏夫照片，是在巴巴联系他后，过了几周拍摄的，拍照后次日，克夏夫便去世。

本章将记述的最后一位，罗摩玛司特，是巴巴称为的一名良好的禅尼玛司特（dnyani mast）。诚然，就玛司特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定义（《行道者》前文没有提过），因此我们必须请求巴巴予以阐明。

巴巴告诉我们，就神醉灵魂而言，只有第七层面的玛居卜，可以真实地宣称“我是神”。一般情况下，其实玛司特并不觉得他们是神，不会说他们是神——这甚至适用于第六层面的玛司特。不过有一些玛司特，他们不一定在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却真心实意地觉得他们是神，从而自称是神。巴巴说，这种情况既不是幻觉也不是欺骗，这种非常罕见类型的玛司特，可以用“禅尼玛司特”这个名称加以区分。

据说罗摩玛司特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住在普纳的罗摩庙。伽尼描述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与克夏夫形成对比，罗摩玛司特丝毫不会抗拒巴巴，巴巴给他洗澡，穿上新衣，给他甜食。联系后，在巴巴暗示下，埃瑞奇问玛司特，罗摩在哪儿。

玛司特回答：“罗摩就在这里，在你们每一个里。”

“你见过伊希瓦（神）吗？”埃瑞奇问，巴巴又给的暗示。

“我此刻就看见伊希瓦在我眼前，”他回答，“伊希瓦无处不在。”

再增补 联系汇总

1948年6月8日至1949年8月1日

我们翻开本汇总之际，会发现巴巴住在他的临时总部，阿美纳伽的鲁西家。6月首周，他出发赴古吉拉特邦做短途旅行，先前往巴罗达。

日期：1948年6月8日

记载：在巴罗达。巴巴重续去年的两次联系；查姆布·夏和赛义德·巴德鲁丁·拉法伊·夏。对这两位伟大玛司特的记述，参阅《行道者》最后一章。

做完这些联系后，巴巴接着前往讷迪亚德。

日期：1948年6月9日

记载：在讷迪亚德。联系简克达斯·马哈拉吉，他是一家埃舍的主持，求道者，在讷迪亚德及周边乡间广受赞誉。还联系了三名萨度，之后巴巴前往艾哈迈达巴德。

日期：1948年6月10日

记载：在艾哈迈达巴德。联系贾格纳特·马哈拉吉，本次联系的记述在第一章。拜度告诉我们，1948年6月的这次会面并非首次，初次联系在1947年9月22日，不过《行道者》最后一章中未提及。

与贾格纳特·马哈拉吉会面后，巴巴联系了不太有趣的其他几人。

卡勒瓦拉巴巴，四肢戴满了铁环，索要一卢比，才允许人服侍或联系他。他通常身边围着一大群的崇拜者和信徒，尽管他是玛司特，却平平无奇。

阿敏·缅，住在一座小圣陵里；作为玛司特很一般。

玛居卜·夏，有90多岁，在一个地方坐了无数年，除非别人喂他，否则从不进食。

赛丹·巴布，住在一座清真寺，将它打扫得很干净，也是别人喂他才吃。

穆罕默德·侯赛因，是住在公共小便处的玛司特，对他的记述见第一章。

阿瓦玛司特，必须被强迫进食，因为你若只是给他食物，他会把它给第一个来访者。他是好玛司特。

纳斯鲁丁·巴布，有很多弟子。

伽利瓦拉·巴布，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坐在一间木炭店里。

日期：1948年6月11日

记载：巴巴继续在艾哈迈达巴德工作。拜图拉·夏，也有人称呼辛伽尔瓦拉，是第一次联系，对他的记述见第一章。

卡希姆·巴布，每天早晨 5 点去清真寺，然后回家，教男孩们读书。他是求道者。
丁·穆罕默德，住在一座小圣陵，日食一餐，中级玛司特。

在艾哈迈达巴德完成这些联系后，巴巴返回他的临时总部，阿美纳伽的鲁西家。仅过了两周，他再度出发旅行，先前往纳西拉巴德。

日期：1948 年 6 月 29 日

记载：在纳西拉巴德。巴巴联系了吉普拉巴巴，这名“反常的”玛司特在《行道者》附录中有详细记述。

从纳西拉巴德，巴巴当天前往贾尔冈，联系了毛拉那·哈祖尔。这名中级玛司特，常腋下夹着包袱到处溜达。

巴巴从贾尔冈前往格利扬，这个布局凌乱的铁路枢纽站，大致位于孟买与西高止山脉陡崖之间的中途。

日期：1948 年 6 月 29 日

记载：在格利扬。巴巴联系了一名玛司特，他不断地念着“卡拉克，卡拉克”，故我们一定会同意，他的昵称卡拉克·玛司坦，取得贴切。拜度说，他是一名印度教徒，不过格利扬的穆斯林声称他属于他们的信徒。除了念诵“卡拉克”，他只会胡言乱语，毫无意义。他是一名贾拉里型的中级玛司特。

巴巴从格利扬前往孟买。

日期：1948 年 7 月 1 日

记载：在孟买。首场联系是与拉姆达斯·卡特瓦拉·马哈拉吉，巴巴说他属于“禅尼-撒里克”型。他住在科拉巴区的一处旧公寓楼，里面有很多信德难民。西方读者可能需要知道，这些难民是来自信德（今属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1947 年 8 月 15 日后，这些信德人逃到印度。卡特瓦拉·马哈拉吉是这些难民从巴基斯坦来到印度时，被他们一起带来的。

玛尔哈坦·麦，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尼，在第一章有记述。

阿里·阿斯伽，马希姆区的伟大玛司特，是下一场联系，或者按第一章所述，是下一场“未遂的”联系。详情参阅第一章。

在孟买的上述工作结束后，巴巴返回阿美纳伽的临时总部。仅过了 10 天后，他再度驱车前往孟买。

日期：1948 年 7 月 12 日

记载：午后巴巴抵达孟买，最后一次联系阿里·阿斯伽；对本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一章。

从孟买返回阿美纳伽途中，在塔纳附近的路边，看到一名玛司特。把他塞入车，带到塔纳驿站旅馆，巴巴在那里联系他。此人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尽管他自称农民，却从未见过他持犁，而是在塔纳及周边地区徒步流浪。

联系过后，巴巴返回他的临时总部，阿美纳伽的鲁西家。近一个月后，他出发赴南印度旅行，先前往马德拉斯。

日期：1948 年 8 月 10 日

记载：在马德拉斯，巴巴首先联系一个叫卡吉瑞·辟尔的玛司特，对本次联系的记述可在第一章找到。但我们应该提下，这个玛司特也叫韦洛尔瓦拉，《行道者》附录中（马德拉斯下面），韦洛尔瓦拉的名字被错记为卡利·卡姆卜利瓦拉的别名，后者名字就在卡吉瑞·辟尔的下方[译注：中译文已更正]。

莫尔维·萨赫伯，马德拉斯的灵性负责人，对本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一章。

伽富尔·萨赫伯，是一名好玛司特，玛布比型和贾拉里型的有趣混合。《行道者》附录（班加罗尔下面）有对他的记述，那是 1939 年他首次被带给巴巴联系。

接下来的两场联系不怎么有趣；第一，安萨里·穆希德；第二，比薇·玛司特尼——当天的最后联系。

日期：1948 年 8 月 11 日

记载：巴巴继续在马德拉斯工作。当天的首场也是最佳的联系，是对伟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莫提巴巴，1939 年巴巴在奈伽帕塔姆初次联系过他。对最后这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一章。当天的其他联系不算有趣，我们可以简要罗列。

卡拉·玛斯坦，有哈瓦。

阿夏克·缅，1945 年首次联系过。那时他养狗，但这些年间肯定过了爱狗阶段，因为他现在没养狗。他不仅模样滑稽，还是好玛司特。

阿卜度·卡迪尔·阿丹·辟拉，无更多记录。

莫尔维·乌玛尔·贾哈尔（勒克瑙瓦拉），是一名老人，常手持焚香到处溜达。在一座清真寺睡觉，给他食物才吃。

奴尔·夏·帕坦，从外表上看 80 岁左右，在一处走廊坐了多年。他被尊为圣人，是初级行者。

日期：1948年8月12日

记载：这是巴巴在马德拉斯工作的最后一日。仅两场联系，都不太重要。第一个是辟尔·玛斯坦（纳戈雷瓦拉），年复一年坐在一棵树下；第二个是阿卜度·夸迪尔·帕夏，玛司特腋下夹着包袱，到处漫游。

从马德拉斯，巴巴和男子们前往特里奇诺波利。

日期：1948年8月13日

记载：在特里奇诺波利。仅联系了一个叫赫兹拉-埃-堪·帕坦的好玛司特。他大约80岁，嗓门之大，连斯腾托尔都会嫉羨（译注：斯腾托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嗓门战士）。他还喜好冰，爱吸吮冰，最享受的莫过于将夏巴特倒入整杯冰块，喝上一口。夜间他睡在坟场附近的路边。巴巴夜晚联系这名玛司特，而韦希奴（V. N. Deorukhkar）有理由记得，因为找到玛司特的那条小街上漆黑一片，在忙乱中韦希奴不慎失足，猛地往前摔倒，致使一颗牙齿脱落。

上述联系后，巴巴和男子们前往蒂鲁沃卢尔。

日期：1948年8月14日

记载：在蒂鲁沃卢尔，更准确的说，是在蒂鲁沃卢尔与奈伽帕塔姆之间。就在这天，巴巴最后一次联系恰提巴巴。对此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一章。

从蒂鲁沃卢尔，巴巴和男子们乘火车及巴士，前往阿瓦纳希。

日期：1948年8月15日

记载：在阿瓦纳希。巴巴联系一位伟大的瑜伽士伊拉义·斯瓦米，该联系在第一章有完整记述。从阿瓦纳希，巴巴一行当天前往蒂鲁布尔，在那里联系另一名瑜伽士帕若萨纳南德·斯瓦米·古鲁，也在第一章有记述。

从蒂鲁布尔，巴巴和男子们启程回家，但由于必须经过马德拉斯，巴巴利用机会在那里又做了一次联系。

日期：1948年8月16日

记载：在马德拉斯。拉姆达斯·斯瓦米是一名好玛司特，据说多年前从安拉阿巴德而来。他在马德拉斯的一棵树下坐了 30 年左右，从不乞讨。

上述联系后，巴巴一行返回阿美纳伽，再度住在临时总部，即鲁西家。9 月，巴巴离开鲁西家，搬到美拉扎德，即坪坡岗的中心。11 月首周，他出发做另一趟旅行，先前往朱纳格尔。

日期：1948 年 11 月 3 日

记载：在朱纳格尔（朱纳格特）。巴巴首先联系芒伽·赛因·玛斯坦，次日还将他一起带到达塔尔山上。对他的记述参阅第一章。

第二场联系是对基纳·赛因。著名的达塔尔山脚下有一组圣陵，数年前此人在圣陵当厨工。但有一天，他离开厨房，开始过一种白天流浪、夜间静止的生活，因为他会通宵站在水里。几年后，他回到达塔尔圣陵的厨房，但不是搅拌大锅，而是躺在地上过了多年。因此似乎那几年，他处于玛居卜式状态。一天他又走出厨房，前往达塔尔山脚的一棵树下，一直躺在树下至今。他是一名好玛司特。

日期：1948 年 11 月 4 日

记载：巴巴和男子们登上达塔尔山，同时用轿子把芒伽·赛因·玛斯坦抬上山。巴巴上山的目的是进行闭关，并于 11 月 4 日和 5 日两天禁食，只饮水。因此巴巴一到山顶，就开始闭关禁食，还与芒伽·赛因·玛斯坦工作。

日期：1948 年 11 月 5 日

记载：巴巴继续闭关，与芒伽·赛因·玛斯坦工作。当天巴巴还联系了居住圣陵里的 18 名穷人，给每人 7 卢比。

日期：1948 年 11 月 6 日

记载：巴巴和男子们，一起带着芒伽·赛因，下山到朱纳格尔。当天巴巴还联系古拉姆·纳比·南伽玛司特。他一丝不挂坐在房间里，是一名玛居卜式的好玛司特。

日期：1948 年 11 月 7 日

记载：这是在朱纳格尔的最后一天。巴巴和男子们登上吉尔纳尔山的一处山顶，上面有个以君王巴尔萨瑞命名的山洞。巴巴单独在山洞内静坐 2 小时。

从朱纳格尔，巴巴和男子们前往德里。

日期：1948年11月11日

记载：在德里。第一天巴巴的联系不太有趣，可以扼要记述。

穆罕默德·哈菲兹·玛斯坦，是一名老人，昼夜躺在一条毯子下。他喜爱嚼烟，如果你给他一份新鲜嚼烟，他会露出脸来足够久，让你看着他折叠的烟叶塞嘴里。

纳妮·玛司特尼，是一名老妪，住在贾玛清真寺对面的路边，一间你可能见过的最小棚舍里。她独处时喃喃自语，遇到陌生人，则会骂他们。她是一名贾拉里型的中级玛司特尼。

哈吉·哈菲兹·撒里克，裸体在街上闲逛。

阿帕·玛司特尼，是一名50多岁的妇女，穿着男装。在德里受到许多妇女的尊敬。

日期：1948年11月12日

记载：巴巴仍在德里。当天的首场联系是对马斯坦·阿玛努拉·卡布利，对这次有趣联系的记述可参阅第一章。

当天的另三场联系不太重要。

提卡·纳施，是一名萨度，据说有105岁，住在印度教火葬场。

帕巴特·普里·纳施，据说有115岁，全身赤裸，住在河边的一间埃舍。传闻他曾在丛林里苦修了60年。

罗摩·马斯坦·萨度，敲着一只铁皮桶，到处溜达。

日期：1948年11月13日

记载：巴巴仍在德里。当天的联系，坦率说比较无趣。

祖雷卡·玛司特尼，是一名老妪，靠茶和嚼烟维生，在城区溜达；中级玛司特尼。

奴鲁·马斯坦，当他饿了，就站在某餐馆外，有些人尊敬他，知道他为何站在外面，会给他食物吃。

悉地·玛斯坦，是一名流浪者。

巴布·艾哈迈德·玛斯坦，由一家餐馆主人照料。

从德里，巴巴和男子们乘火车前往阿杰梅尔。

日期：1948年11月14日

记载：当天，巴巴从阿杰梅尔出发，经过纳西拉巴德5英里，到比提亚尼村。巴巴联系绍卡特·阿里·毛拉那·玛司坦，他住在一个房间里，喃喃自语。他是一名中级玛司特。

日期：1948年11月15日

记载：仍在阿杰梅尔。当天的唯一联系——然而重大联系——是对成道的玛居卜，恰恰。这位伟大灵魂在《行道者》中有完整记载。

从阿杰梅尔，巴巴和男子们前往巴罗达。

日期：1948年11月16日

记载：在巴罗达。唯一的联系是对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查姆布·夏，他住在巴罗达的红灯区。对本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一章。从巴罗达，一行人当天继续前往坎贝（坎巴特），在那里做了两场联系。第一个叫拉赫曼·夏·玛斯坦，高级玛司特，每天早晨绕着坎贝的城堡围墙溜达。巴巴说，这名玛司特有60%的玛居卜式，40%的撒里克式。第二个是巴布·卡劳瓦拉，他坐在房间里，里面养着很多猫和狗。

从坎贝，巴巴和男子们前往维勒姆加姆。

日期：1948年11月17日

记载：在维勒姆加姆。进行两场联系：哈吉·艾哈迈德·玛斯坦，住在池塘附近，夜晚会在池塘里玩水。若人们给他衣服，他会穿一段时间，但经常被发现裸体。第二场联系，哈吉·卡瑞姆，独身禁欲70年，在一处楼上房间生活多年。他是求道者。

从维勒姆加姆，巴巴和男子们前往莫尔维。

日期：1948年11月18日

记载：在莫尔维。巴巴联系了很伟大的玛司特，玛居卜·阿里·夏。对此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一章。

然后前往拉杰果德。

日期：1948年11月19日

记载：在拉杰果德。当天巴巴联系150名穷人，故他们被召集到驿站旅馆。他给75人各10卢比，给另75人各1卢比。

日期：1948年11月20日

记载：仍在拉杰果德。联系两名中级玛司特：讷基·玛斯坦和马依·玛斯坦，两人都坐在树下。

从拉杰果德，巴巴和男子们接着去艾哈迈达巴德。

日期：1948年11月21日

记载：在艾哈迈达巴德。巴巴的首项工作是在贾格纳特·马哈拉吉的埃舍联系 140 名萨度，对该事件的记述可参阅第一章。之后巴巴进行以下联系。

普朗·斯瓦米，只记得他是一名斯瓦米。

哈瑞哈尔·马哈拉吉，是一名高级瑜伽士，如睡眠的鸟儿，单足站立。据说他不分昼夜这样站着，脸遮面纱，身边站着一名陪伴者，摇着小铃铛。

克里希那南德·萨度，是一名萨度。

马依·玛斯坦，是一名老人，好玛司特，在一座圣陵里住了 30 年左右。

赛义德·纳比·玛斯坦，是一名好玛司特，在艾哈迈达巴德很有名。过去坐在城里的一座桥上，但现在居住甘吉·艾哈迈德·夏的圣陵里。巴巴对这名老人很满意。

从艾哈迈达巴德，巴巴和男子们经孟买返回阿美纳伽。时逢飓风来袭，巴巴乘坐的火车滞留巴尔萨，又在博里沃利耽搁，故晚点 24 小时大家才抵达孟买。从孟买，巴巴返回坪坡岗总部。

1949 年 1 月，阿里·夏（巴普吉）被接到坪坡岗，居住一个月左右。巴巴照例每天与他工作。

临近 1949 年 2 月底，巴巴率小批弟子前往阿布山，3 月 1 日到达。首周结束时，他出发短途旅行，先前往阿杰梅尔。

日期：1949年3月8日

记载：在阿杰梅尔。当天上午，用轿子把第七层面的玛居卜恰恰，抬至达拉格尔。他在那里待了 8 小时，巴巴与他同坐，喂他饭，给他递茶烟。之后巴巴说，他对恰恰的工作已完成，把自己的外套给他，恰恰穿上。巴巴还给他一块毯子和一条新头巾，随后恰恰又被抬下山，送回克瓦伽·萨赫伯圣陵附近，他的棚屋。

日期：1949年3月9日

记载：巴巴仍在达拉格尔，该古堡俯瞰阿杰梅尔。当天巴巴联系 44 名寡妇，给每人 5 卢比。似乎这些寡妇生活在达拉格尔，皆是什叶派穆斯林。

日期：1949年3月10日

记载：早晨 5 点，巴巴一行从达拉格尔下来，到阿杰梅尔乘火车去吉申格尔。但他们发现，本希望在吉申格尔联系的那名玛司特死了，于是乘巴士和火车前往索杰德。巴巴在此联系了一名伟大的玛司特努鲁巴巴，在《行道者》附录（索杰德下面）对他有详细记述。

从索杰德，巴巴和男子们前往阿布罗德，位于阿布山脚下的小镇。

日期：1949年3月11日

记载：在阿布罗德。库达·巴克希，1941年巴巴首次联系过他，在《行道者》附录中有记述。最后这次联系时，他给巴巴一条缠腰布。巴巴立即穿上缠腰布，后来把它添加到巴巴时不时收藏的其他玛司特赠送的礼物中。

当晚，巴巴和男子们从阿布罗德返回他在阿布山的临时总部。近一周后，他再度出发旅行，先前往艾哈迈达巴德。

日期：1949年3月17日

记载：在艾哈迈达巴德。巴巴再次联系赛义德·纳比·玛斯坦，给他六根雪茄。对这名玛司特的简短记述，参阅本汇总1948年11月21日的条目。

当晚，巴巴和男子们在毕比的摇晃尖塔清真寺过夜，次日早晨启程赴坎贝。

日期：1949年3月18日

记载：在坎贝（坎巴特）。重新联系两名旧识：拉赫曼·夏和卡劳瓦拉·巴布。对这两名玛司特的简短记述，参阅1948年11月16日的记录。

从坎贝，巴巴返回阿布山的临时总部。

日期：1949年3月26日

记载：巴巴前往阿布镇外4英里的奥瑞亚村，联系一个叫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的瑜伽士。对这名瑜伽士的记述参阅第二章。

日期：1949年3月27日

记载：巴巴乘巴士前往阿布罗德，联系一个叫甘帕特的玛司特，他住在镇外的一棵树下。他被领到附近的水井，巴巴为他洗澡，给他一条新腰布和一些钱，还把自己的丝质上衣给他穿上。1947年9月首次联系过这名玛司特，在《行道者》最后一章称之为伽内喜·玛斯坦。巴

巴对这次联系很高兴，当天下午返回阿布山。

日期：1949年3月29日

记载：巴巴步行到阿布镇外2英里的迪瓦拉村。联系一个叫本伽利巴巴的年迈老人，其在迪瓦拉附近的山洞住了40年左右。他是一名很好的瑜伽士。

4月11日，巴巴又出发旅行，经孟买前往阿科拉。

日期：1949年4月14日

记载：在阿科拉。在此联系多人，首先是对恰姆那·麦·玛司特尼。1944年初次联系过该玛司特尼，《行道者》附录中有对她的简述。

卡里尔·玛斯坦，是一名好玛司特，在阿科拉流浪。

普朗·拉尔，据说有70岁，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他住在一间花铺的隔壁，店主会照顾他。

维希奴·玛斯坦，曾是一名汽车司机，现成为玛司特，不过只是中级的。他有时穿衣，有时裸体，据说他在阿科拉有个兄弟，是一名全科医生的配药师。

保德夫·巴巴，是一名好玛司特，大概60岁，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他受到棉价赌徒们的追捧。他给巴巴一个西瓜和几只橘子，叫他吃。他对巴巴说：“我已造就伊希瓦；现在您照顾穷人吧。”

从阿科拉，当天巴巴和男子们前往伯德内拉，联系了卡利·卡姆伯利瓦拉巴巴。此人是1944年联系过的好玛司特，对他的简短记述，参阅《行道者》附录。

当晚，巴巴和男子们坐牛车去联系巴椎巴巴，他是一名好玛司特，住在离伯德内拉9英里的昌德塔拉村。1944年巴巴初次联系过这名玛司特，后来他住在一个叫朱纳的村子，拜度说，该村离昌德塔拉约1英里。对最后这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二章。

联系过巴椎巴巴后，巴巴一行返回伯德内拉，从那里前往那格浦尔。

日期：1949年4月15日

记载：在那格浦尔。据说埃米尔·侯赛因，最近从塔塔纳伽来到那格浦尔，他是一名好玛司特，住在伯尔-纳拉采石场附近的一个警官家。

在那格浦尔，巴巴借用嘉尔·科罗瓦拉的轿车，当晚一行人驱车前往塞奥尼。对本次行程首晚的记述，参阅第二章。

日期：1949年4月16日

记载：在塞奥尼。高斯·缅，曾在印度部队当一名军官（类似准尉）。他现坐在一座清真寺

里，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读古兰经，他有哈瓦。

从塞奥尼，巴巴和男子们继续驱车去贾巴尔普尔。

日期：1949年4月17日

记载：在贾巴尔普尔，联系三人。

马古·缅，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肩扛一根长竹竿，到处流浪。

拉吉·玛司特尼，是一名年迈的好玛司特尼，把旧锅及其他废品装在一只篮子里，顶在头上随身携带。

马伽·夏，是一名老人，随身带着一捆破布，爱抽雪茄。他到处流浪，有个老姬陪着他，照顾他的需要。巴巴告诉我们，他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

从贾巴尔普尔，巴巴和男子们驱车去门德拉，途中在朱姆尼亚村停留。

日期：1949年4月18日

记载：在朱姆尼亚。巴巴联系了达达·坦坦·帕尔，在第二章有完整记述。联系他后，一行人驱车赴门德拉，在那里联系一人。达尼·拉姆·马哈拉吉，这名玛司特在《行道者》附录中被记作罗赫瓦拉巴巴。最后这次联系时，他问巴巴：“这些日子您在哪儿？”接着又说：“我知道您是谁。”

从门德拉，巴巴和男子们继续驱车到卡特尼。

日期：1949年4月19日

记载：在卡特尼。梅赫塔布·夏是一名跛足的中级玛司特，住在一个裁缝家。据说，他曾住在门德拉，全家人都“有灵性”。照顾他的裁缝说，玛司特初到卡特尼时，是骑马来的。到卡特尼，他就放走马，让它原路回门德拉，距离约100英里。裁缝还说——我们不知有何证据——几年前梅赫塔布·夏在一个叫帕纳格尔的村里去世，三个月后复活，回到他的店里。

舒巴玛司特，是很高级的玛司特，住在一处撒莱（Sarai）的后面。第二章有对他的记载。

萨姆迪·玛司特，住在那名裁缝的店里（上文所述，裁缝让梅赫塔布·夏住家中）。萨姆迪·玛司特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的手臂和腿上，戴着不计其数的铁或铜的圈环及镯子。他是一名中级玛司特。

在卡特尼进行这些联系后，当天一行人继续驱车到雷瓦，联系了毛甘吉-喀-哈菲兹吉。对本

次联系的记述，参阅第二章。

从雷瓦，巴巴一行继续驱车到安拉阿巴德。

日期：1949年4月20日

记载：在安拉阿巴德。几次不太有趣的联系。

卡玛尔巴巴，有哈瓦。

印纳雅·赛因，大约60岁，是一名苏非徒，懂波斯语。虽然如此，他也是印度教徒，自称帕拉姆罕撒。他受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的尊敬。巴巴告诉我们，他是一名撒里克式的好玛司特。

从安拉阿巴德，一行人驱车到吉德勒古德，此地因圣人而闻名，以至在图西达斯的著作中都有提及。它位于安拉阿巴德西南110英里外，通向它的道路——委婉地说——脏得完美。可他们一到吉德勒古德，巴巴就对随行男子说，他不喜欢那里的氛围。巴巴去吉德勒古德是为了联系萨度，却未进行联系，一行人随即返回安拉阿巴德。从这里，将轿车还给那格浦尔的嘉尔·科罗瓦拉，嘉尔的司机已乘火车到安拉阿巴德，将车开走。因此，本次旅行的剩余部分是接着乘火车，一行人随即前往法扎巴德。

日期：1949年4月21日

记载：在法扎巴德，有两场联系。萨赫伯·阿里夏，大概70岁，据说多年前从仰光来此。现住在一座清真寺，是一名中级玛司特。

哈吉·阿卜度·拉希姆·夏，大约90岁，也住在一座清真寺，在法扎巴德备受尊敬。巴巴说，他是一位心界行者。

从法扎巴德，当天巴巴前往阿约提亚。首场联系是对一个叫本伽利巴巴的男子。他也叫艾司鲁丁，备受尊敬，是一名好瑜伽士。

联系本伽利巴巴后，还联系了104名萨度；话说来简单，实际并非容易任务。

从阿约提亚，巴巴一行乘火车去贡达。

日期：1949年4月22日

记载：在贡达。巴塔瑞·玛司坦，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在城区流浪。

努洁罕·玛司特尼，是一名好玛司特尼，1942年巴巴首次联系过。那时她住在一个从良妓女

的家，这次联系却发现，她坐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垃圾堆上。为便于巴巴联系，拜度试着劝她，跟他一起去她早年住的家。她一开始拒绝跟拜度去，但最终被说服，和他坐上人力三轮车。她的那堆垃圾也被带上车，之后把她送到从前的房间，巴巴在那里联系她。

从贡达，巴巴当天前往巴赫赖奇。罗赫巴巴，也叫谢赫·艾哈迈德，是一名中级玛司特，1942年巴巴首次联系过。《行道者》附录中有记载，他全身挂着铁片。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他把大部分时间耗在火车站，拿着一本登记簿，在里面记下机车和列车的进出站时间。巴巴去火车站后，要把罗赫巴巴请到候车室，以便可以联系他。可就在此时，一列火车停在站台，机车驶离加水。罗赫巴巴被催着尽快到候车室时，他抗议说自己很忙，居然等到机车加水完毕后驶回。他然后仔细查看，仿佛自认为是机车检查员，在他的登记簿上匆匆写几个字，最终慢吞吞、倨傲地走向候车室，让巴巴联系。

巴关·丁·玛司坦（卡切瑞瓦拉巴巴），也在1942年初次联系过。他由一名妇女照顾，她是唯一能管住他的人。他的别名卡切瑞瓦拉巴巴，其由来是因为他坐在地方法庭（kacheri）的地界内。似乎他有时会进入审判室，据说会骂法官。那天，发现他走出法庭，联系期间，他向巴巴要一件多蒂。还给他甜食和一些钱。巴巴告诉我们，卡切瑞瓦拉巴巴是一名很好的玛司特。

玛司特尼·麦（罗荷瓦隶），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尼，1942年巴巴初次联系过她，那时她常坐在公园里的一座钟塔基座旁。而今，她住在法庭的地界里——该法院实属独特，因为有两位神醉者生活在它的地界内。

古玛尼巴巴，是一名玛居卜式的好玛司特。联系期间，巴巴给玛司特食物，他却不肯吃。巴巴随后表示，这给他自己招致负担——当玛司特不愿依从巴巴的意愿时常见的反应。故一两个小时后，巴巴派韦希奴和查干回去，看食物是否被吃掉。他们看到，古玛尼巴巴将其全部吃光，于是把好消息报告巴巴，巴巴随即宣布感到满意。

从巴赫赖奇，巴巴一行乘火车返回阿约提亚。

日期：1949年4月23日

记载：在阿约提亚。此次仅联系三人。

阿高尔·萨度，是一名中级玛司特，坐在秽物中。

商卡尔吉·萨度，是一名好萨度，到处溜达。

伽富尔·帕坦，住在一座清真寺的房间里。据说他曾在丛林裸身流浪约25年。现在近60岁，是一名中级玛司特。

从阿约提亚，巴巴一行乘火车前往贝拿勒斯。

日期：1949年4月24日

记载：在贝拿勒斯。露希·玛司塔尼（玛司特尼·麦），是在火车站附近找到的。她只在腹部围一大层破布，近一英尺厚，除此之外赤裸。她是一名好玛司特尼。

师利·韦希瓦纳施吉·玛司坦，坐在一棵树下，念着“我是神”。他是好玛司特。

拉卡瑞亚巴巴，是第二次联系，对他的记述及本次联系的后续故事，参阅第二章。

斯瓦米·尼希卡拉南德吉，是一名老人，求道者。

布拉玛查瑞·桑雅士，是一名求道者。

拉尔普瑞吉·玛斯坦，是一名求道者。

伊特瓦吉瑞是一名求道者，基纳拉姆·马哈拉吉也是一名求道者。

接下来的联系——本次访问贝拿勒斯的最后联系——是对非常伟大的玛司特巴特瓦·夏。既然巴巴对他的联系在第二章有完整记述，在此无需重复。不过我们应该提下，他的故乡是离加济布尔 6 英里的帕赫尼亚村。

从贝拿勒斯，巴巴一行前往加雅。

日期：1949年4月26日

记载：在加雅。在该城市的联系不太有趣，可简要罗列。

帕奴·玛斯坦，是一名好玛司特，躺在排水沟里。

萨度·玛斯坦，是一名求道者，头上顶着一篮垃圾。

圣朗格塔巴巴、圣拉尔巴巴、圣瓦苏里亚巴巴，都是求道者。

夏·雷玛图拉·辟尔，是一名老人，大约 70 岁，有很多弟子。他最初来自莫拉达巴德，巴巴告诉我们，他是一名初级行者，100%撒里克式。

从加雅，巴巴和男子们返回阿布山，4月28日晚抵达。

日期：1949年5月2日

记载：巴巴步行到阿布镇外 2 英里的迪瓦拉，再次联系本伽利巴巴。

日期：1949年5月4日

记载：当天巴巴指示埃瑞奇，把写有拉卡瑞亚巴巴的名字地址的纸团，扔入井中。于是纸团被扔入阿布山的比斯提胡同尽头的一口井中。

日期：1949年5月6日

记载：巴巴驱车到阿布镇外 4 英里左右的奥瑞亚村，再次联系马特拉吉瑞·马哈拉吉。该瑜伽士在第二章有记述。

日期：1949 年 5 月 7 日

记载：为了联系萨度等人，巴巴访问阿布山的纳基湖四周山坡上的一些洞窟。联系了 6 名萨度，其中最佳的是一个叫毛尼巴巴的男子。

哈瑞达斯·巴巴·涅槃，是一名高级行者，坐在纳基湖边的一顶雨伞下。在第二章有他的记述。

5 月 12 日，巴巴离开阿布山，再度出发旅行，先去阿布罗德。

日期：1949 年 5 月 12 日

记载：在阿布罗德。巴巴联系了甘帕特和库达·巴克希，两人在别处都有记述。

从阿布罗德，当天巴巴前往巴伦布尔，联系埃米尔·夏·玛司坦。此人大概 35 岁，在巴伦布尔极受崇敬——甚至本地纳瓦伯*的伯父，都提供房间让他入住（译注：纳瓦伯是穆斯林王储）。许多人来到该房间，留下食物，可埃米尔·夏对身体环境没有意识，狗、羊和奶牛会进入房间，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吃掉大部分食物。

巴巴和男子们先打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名玛司特，却听说他当天死了。不过，几分钟后，他们从一名萨度身边走过时，巴巴指示一名弟子向此人打听埃米尔·夏。萨度回答，这名伟大玛司特去世的传闻纯属胡扯，因为他本人刚见过他，从那里来。于是巴巴找到埃米尔·夏·玛司坦住的房间，联系了他。巴巴告诉我们，此人是一名很好的玛居卜式玛司特。

从巴伦布尔，巴巴一行经孟买前往古尔伯加。

日期：1949 年 5 月 14 日

记载：在古尔伯加。巴巴一到古尔伯加，就出发到坎达尔村，以会见一个叫古鲁·阿帕斯瓦米的伟大玛司特。1945 年首次联系过这名玛司特，《行道者》附录（古尔伯加下面）有对他的记述。拜度说，古鲁·阿帕斯瓦米现居住一个叫坎达尔-伊特伽的小村，比坎达尔还远 1 英里左右。巴巴过去联系古鲁·阿帕斯瓦米时，后者一开始犹豫，后来被哄劝，允许巴巴与他同坐。巴巴给他甜食，古鲁·阿帕斯瓦米随后要茶。他喝了一些，还给巴巴喝一些。他拥抱了巴巴，显然很高兴会见他。巴巴离开前，买了一条床单和小块地毯，送给古鲁·阿帕斯瓦米。巴巴一行从坎达尔返回古尔伯加。

日期：1949 年 5 月 15 日

记载：在古尔伯加。拉尔·穆罕默德，也叫菩提·曼。1945 年巴巴首次联系过他，《行道者》附录中可找到对他的简短记述。最后这次联系，巴巴给菩提·曼几根香烟。

从古尔伯加，一行人前往亚德吉里，从那里去图姆库村，以联系提古尔·斯瓦米。对这位吉万莫克塔的记述，可在《行道者》附录以及本册子第二章中找到。我们也应该再纠正《行道者》中的一处错误，更正此人叫提古尔·斯瓦米，也叫伊希瓦·达如·斯瓦米，而不是伊希瓦达斯·斯瓦米[译注：中译文已更正]。

从亚德吉里，巴巴一行前往（德干）海得拉巴。

日期：1949年5月16日

记载：在海得拉巴。在德干心脏地带的这座城市（1945年巴巴在此做了大量工作），做了许多联系。

迪纳·夏，是一名阿拉伯人，据人们说，过去他曾在尼扎姆的军队服役。他带着三根竹竿到处溜达，若给他钱，他会交给一家餐馆主人，后者供他食物。迪纳·夏看上去大概70岁，是一名好玛司特，有时撒里克式，有时玛居卜式。

纳扎·阿里·夏，最初来自遥远的蒙哥马利，现在海得拉巴居住多年。他习惯收集纸片，将其放入麻袋。他告诉拜度，他只捡那些带乌尔都语文字的废纸，目的是防止神名被行人不慎踩在脚下。拜度说，1945年初次联系过这名玛司特，不过《行道者》附录中没有提及他。

哈瓦达尔·玛斯坦，住在一座清真寺，据说他在部队当过中士（havaladar）。你若跟他说话，他会告诉你，他会做饭，还把饭给别人。

日期：1949年5月17日

记载：巴巴继续在海得拉巴工作。

埃米尔·艾哈迈德·萨赫伯，在城里溜达，酷爱吃嚼烟。他在海得拉巴很有名，被尊为瓦隶。拉吉阿·玛司坦，1945年初次联系过，《行道者》附录中有完整记述。最近这次访问海得拉巴时，发现拉吉阿在铁道路口附近，显然要跑去吃午饭。不过他被说服，坐入三轮车，被送到监狱旁的坟场。巴巴在坟场的一个小房间里联系他，期间拉吉阿给巴巴一把碎瓷片。之后用三轮车将他送走，到城里某处，让他下车。他走后，巴巴命弟子清点碎瓷片，发现共70块。全部用手帕包好，交给韦希奴，让他暂时保管，最后将其带回阿布，添加到巴巴收藏的诸多玛司特礼物中。巴巴对这次联系很满意。

贾讷·緬·玛居卜，成天在城里流浪，有时坐在某座清真寺里。几年前，他住在公共厕所附近。他是中级玛司特。

卡拉·堪·玛居卜，联系方式不同寻常。巴巴和男子们正打算乘巴士到该市的某区，巴巴对拜度指出一个衣着颇为得体的男子，让他向此人打听，他们该坐哪部巴士。于是拜度跟那人搭话，向他打听，可他不回答，转过脸去。拜度又提同个问题，一个路人无意中听到，解释说这人是一个叫卡拉·堪·玛居卜的神醉者。于是把他带到一家叫“阿普卡”的餐馆，巴巴在那里喂他饭。联系后，巴巴解释，卡拉·堪·玛居卜完全是玛居卜式的，毫无身体意识，给他喂食时必须十分小心，不然他会噎到。此人是一名好玛司特，显然得到当地人的照顾，因为他

体格健康，衣着整洁得体。

阿夏克·缅，是一名中级玛司特，1945 年首次联系过。

日期：1949 年 5 月 18 日

记载：巴巴继续在海得拉巴工作。前一天，以及当天拂晓前，巴巴都去试图联系海得拉巴的灵性负责人赛义德·姆依奴丁，1945 年联系过他多次。但这名伟大的玛司特现在拒绝让巴巴联系。巴巴解释，他身负一项灵性重担，只有通过与其他玛司特进行一次良好的联系，才能卸下负担。故当天的问题是帮巴巴找一名好玛司特，以解除该负担。他们先去联系一个叫瓦隶·萨赫伯的中级玛司特，接着去找一个叫阿南德·斯瓦米的心界行者，据说他住在海得拉巴市的卡奇戈达车站附近。众所周知，每天上午阿南德·斯瓦米还会去路边的某个水龙头处，用一只小陶罐盛水，并用这罐水做净礼，然后扔掉。他也在水龙头旁洗澡，用尘土当肥皂，一边洗一边玩水。

巴巴和男子们前往该处水龙头的途中，注意到马路对面的另一个伟大灵魂，夏斯特里·布阿。夏斯特里·布阿过去住在塞康德拉巴德（距离大约 7 英里），1945 年联系他多次。《行道者》附录中有对他的简短记述，大致备注他是一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

就这样，在这吉祥的上午，巴巴在阿南德·斯瓦米的水龙头附近一间撒莱里，先联系了夏斯特里·布阿，然后联系阿南德·斯瓦米本人。会见这两位伟大灵魂后，巴巴说，他承受的该负担已经卸下，工作完成。

从海得拉巴，巴巴和男子们经孟买返回阿布山，5 月 20 日晚抵达。5 月末周，巴巴和全体人员最后离开阿布山，返回坪坡岗。不过返回途中，巴巴在孟买逗留一两天，做了几场联系。

日期：1949 年 5 月 28 日

记载：在孟买。波拉，是一名年迈的好玛司特，住在芒格洛尔大街，一个用废纸箱、牛皮纸片和旧麻袋搭的遮篷下。

接下来的联系是对一个好玛司特，他坐在山德赫斯特路的科伽公墓外。他是中年男子，衣衫褴褛肮脏，坐在人行道上。无人知晓玛司特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不跟人说话，但相貌堂堂，目光极为明亮——“眼睛是爱的先驱”。

芒萨吉·马哈拉吉是一位心界行者，1944 年 8 月巴巴首次在达曼冈联系他。《行道者》附录中有对他的记述，还有他的照片。芒萨吉·马哈拉吉现居住孟买的一条主要大街、教堂门的纳金宫内一个公寓房间里。

从孟买，巴巴返回坪坡岗中心。

自 6 月 7 日至 17 日，阿里·夏（平常住美拉巴德的第五层面玛司特）居住坪坡岗，巴

巴照例每天对他工作。

6月22日晚，巴巴进入坪坡岗的小屋封闭区闭关，再于1949年8月1日上午出关。这40天期间，巴巴对玛司特、穷人及疯人做了工作，我们现在分别按日期列出这些联系。

日期：1949年6月26日

记载：21名穷人坐巴士，被接到坪坡岗，被逐一领入小屋封闭区，巴巴在里面给他们洗脚，给每人一张10卢比纸币。我们在嘉尔·科罗瓦拉的日志中得知，这些穷人似乎各种类型都有——婆罗门、昆比*、穆斯林等——而且来自各行各业。虽然似乎没有乞丐，全都表现出贫穷的迹象。[译注：昆比 Kunbi，一个种姓。]

日期：1949年6月28日

记载：阿里·夏被带到坪坡岗的巴巴小屋封闭区，巴巴先与他静坐，然后喂他饭。联系后，阿里·夏被送回美拉巴德。

日期：1949年6月29日

记载：7个不同类型的男子——其中仅2人是玛司特——被带到坪坡岗的小屋封闭区，由巴巴联系。巴巴给他们剪发，接着洗澡，穿上新衣，给一包甜食。嘉尔·科罗瓦拉这样描写这7人：

巴布，来自丙伽。他失去左手，似乎爱打瞌睡。

哈提，来自阿美纳伽，对嘉尔自我介绍说，他叫赛义德·奴尔·赛义德·埃米尔·塔提·达罗加。（致歉西方读者，这个美妙的名字无从翻译！）

帕尔万，在阿美纳伽四处溜达，1947年1月曾被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埃舍。《行道者》第四章有对他的记载。

巴关，来自尼瓦布尔。他身材肥胖，面容快活，无忧无虑，是中级玛司特。

沙德巴，从阿美纳伽外30英里的帕塔尔迪村带来。此人是中级玛司特，是阿迪开自己的车，把他从帕塔尔迪远道接来的。

蒙希，是一名老人，来自阿美纳伽的萨尔杰布拉。

穆赫特里，是个年轻人，却非常虚弱，似乎无法正常走路。

日期：1949年7月10日

记载：当天阿里·夏被接到坪坡岗，在此居住到8月1日，后被送回美拉巴德。（7月16日至24日）他还陪同巴巴去普纳，在那里巴巴照例与他工作。

日期：1949年7月17日

记载：巴巴在普纳。当天联系了克夏夫，对他的记述参阅第三章。

日期：1949年7月18日

记载：巴巴仍在普纳，联系的两人不太有趣。第一个是哈希姆，大约50岁的疯癫霍加派穆

斯林。另一个是安拉·巴克希，大约 35 岁的男子，有哈瓦。联系期间，给他们洗澡、喂食、穿衣。

日期：1949 年 7 月 19 日

记载：巴巴仍在普纳。另一个叫安拉·巴克希的玛司特被带到巴巴住所，他有哈瓦。当晚，纳努拜被带来联系——这名奇人在第三章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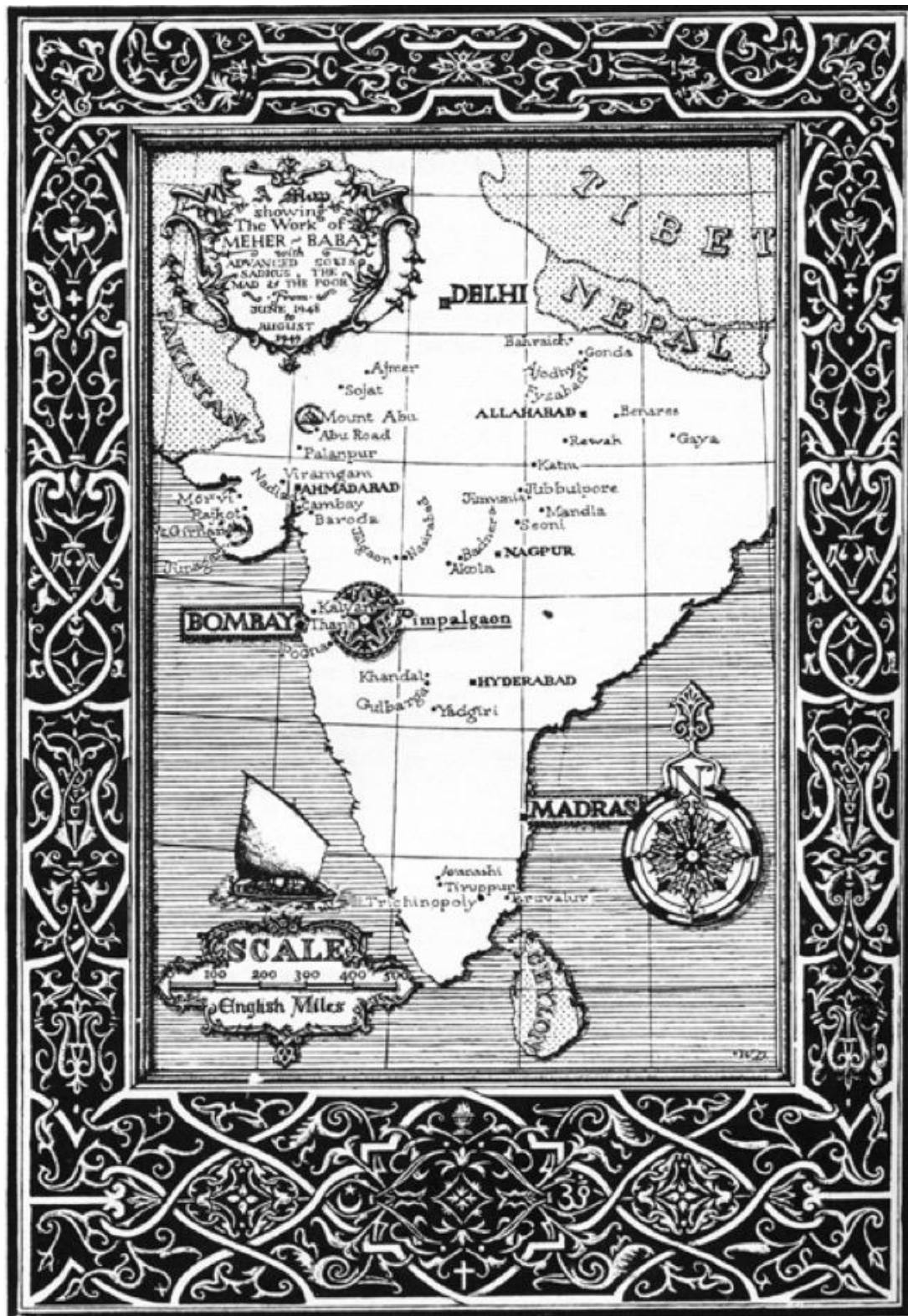
当晚，巴巴驱车外出，短途兜风，在瓦迪亚学院附近，看到路上的一名弃世者。巴巴命令停车，派埃瑞奇去问他是谁。埃瑞奇汇报，他是一名弃世者，过去 7 年一直保持沉默，还旅行走遍印度。卡卡说，他认出此人是几年前巴巴在哈德瓦联系过的毛尼巴巴。因此他可能就是《行道者》附录（哈德瓦下面）提及的，1942 年 4 月联系过的毛尼巴巴。他被邀请坐上巴巴的车，带到印度教火葬场，巴巴在那里联系他几分钟。

日期：1949 年 7 月 20 日

记载：巴巴仍在普纳，一名萨度被带来联系。该萨度是寺庙主持，此庙位于通向一座山的路旁（巴巴的住宅坐落在山上）。

当天迟些，罗摩玛司特（第三章有对他的完整记载），被带来让巴巴联系。

7 月 24 日晚，巴巴从普纳返回坪坡岗，在小屋封闭区内闭关，直到 8 月 1 日早晨 7 点。在闭关的这一最后阶段，他每天与阿里·夏工作。



本汇总提及地名的地图

全书完

(其中四篇：前言第一部分、灵性高级灵魂（前半部分）、那些见证者、美赫巴巴的玛司特之旅，采用田心译文)